

Quantusum



James Mathu

The story of an ancient plan
and a modern man who collide
in the mystery of life's highest purpose.



上ノ部ノ字書 $\text{wunsngnvn} \textcircled{II}$

(a)	James Watson (UK)
(b)	James Watson (UK)

量子之和

Jamie Mathis (美)	(著)
ZSLGP / 主編	(譯)

288 GP / 主板插槽

150

加什住在一個荒島上幾天，
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也沒有記憶的記憶……
可是，加什沒有明證計劃能征服人
或能拯救世界的事情！
外人人口——時人滿嘴的孔可稱
極科學家說。

《量子之扣》讲述了一个古奇计谋和一个现代人生存智慧较量基础上产生的曲折冲突、悬念发生的一系列扑朔迷离故事。而某些情节设计则失败的令我们叹为观止。(同陈维、陈维强合作的稿件……)



昆腾萨穆-量子之和

译者：Z. SI. GP&主权玫瑰 公众号：造翼者们

一、破题：

1、小说英文名为《Quantusum》，这是一个合成词，quantum（量子）+sum（总和），故小说意译为“量子之和”。可以理解所有可能性的总和，这种生物是无限的，并为整个行星生命撑起了自由意志的空间。

2、与玛呼有深度合作的心脏数理研究所旗下，有一家公司，名为 quantum, 官方中文名为：昆腾。故小说音译为“昆腾萨穆”。

3、庄子《逍遥游》有鲲鹏之变。造翼者小说《多尔曼预言》和本小说也提到了不同行星上或化身巨鸟或化身龙的昆腾萨穆。又，庄子《齐物论》中直接谈到过造翼者的另一个概念“灵性中心”。庄子是造翼者的一员。

名称指代对象而言，庄子之“鲲”即本小说之“昆”，即中国龙。它在其他行星则会化身凤或者鹏。

综上：《Quantusum》译为《昆腾萨穆-量子之和》

二、梗概：

所罗门是位艺术类大学教授，顶尖的摄影家和独立动画家。37岁时，他心脏衰竭，幸运地移植了一位白化病女孩的心脏。手术期间及术后，他失去了记忆，意识不断切换于各个意识次元。遭遇了善意和邪恶的各色势力：科学的、宗教的，物质的、以太的，地球的、宇宙的。这些势力拉扯着他一步步逶迤向他的终极使命：主权积分态和伟大入口。

宗教和科学是对立的...

但是这种对立就像我的拇指跟食指的对立一样--而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一切。

——威廉布拉格（1915年诺贝尔

物理奖获得者）

第一章 独自醒来

我的第一个知觉是水声，我的干渴如此强烈，那就是我身体苏醒的唯一理由：喝水。我睁开眼，看到一个被银色光雾笼罩的黑暗的世界。我仰面躺着，凝视着一个充满闪烁的，黄色跟银色放射状亮点的天空，那些亮点不断以不确定的细微的频率脉冲般波动。

我抬起头环顾四周。波浪在拍打着横卧着的岸。我的衣服不堪的挂在我身体上，掺杂着金色的沙粒。空气温暖而带着咸味。我的脑因为被几个问题迷惑而开始清醒。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将我带到这个怪异的地方？当我们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纯粹的恐惧在我内部升起。我目前独自一人--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在自己头脑里寻找答案，但是大脑一片空白。我找不到任何记忆。我，我...无论那个曾经栖息在我身体内的是什麼，它现在完全不在了--至少如果用一个过去或记忆来定义它。当我认识到这个事实，我立刻开始头痛，并将这有节奏的疼痛传播给我的双臂，内脏，双腿。这是那种最没有任何装饰的悲凉感觉。

我立刻开始恶心，然后就是一种极度绝望的情绪袭击了我。我知道我如果不喝些水，就会死掉。我听到一个最深自己内部的声音，你只能活几分钟。我将那种绝望感的打击暂时放在一边，挣扎着让身体爬到水边，那只有十五英尺。当我来到水边--我做到了--就用颤抖的手掬水入口，我的手肘沉陷在沙粒中，我如动物般疯狂喝水。沙粒混合在水里，但是我还是吞下它。

拍打岸边的水的旋律，和远处的波浪撞击不可见悬崖岩石的声音，是这个怪异世界里唯一的声响。我没有发现任何熟悉的事物。仿佛我是唯一的人类，或生灵，是活着的。我又喝了一些苦涩的，难以下咽的水，深知这不是我身体需要的那种，但这不是我挑拣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死亡的门槛，仿佛一个温暖房间里的一个冰冷的物件。

我的名字是什麼？我喝水的时候，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难道我在噩梦里，所以我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我在自己脸上泼了一些水，希望这可以帮助我唤醒我那沉睡的部分。我的双手在低暗的光线里，看起来很陌生。我显然是个男人。但是多大年纪，我不知道，但是那时我感觉很老，非常老。

这对于我而言，太难以理解了。我被抛弃在一个空无人迹的海岸，现在的身体条件，连野兽都难以生存，更何况作为人。我是的男人，对吧。这是我再次失去知觉后的最后一个念头。

第二章 日出

我被不知什麼唤醒了。那不是干渴。那是光亮。有个光芒转化了我的世界。一个发自觉醒太阳的强烈光芒，正在充满我的新世界，于是我的双目开始聚焦在我躺着的沙滩上。我确实独自一人。除了在我眼前，永不停息的向岸边伸展的，编织着荧光闪烁的湛蓝和青绿的，巨幅织锦般的不断变色的海水，没有其他的声响。

在近距离处有一个很小的救生艇，现在已经成为皮筏。那破旧的样子有种熟悉感，无疑正好跟我目前精神状态的不堪相吻合。它看起来是和归属大海，而我正好归属大地。也许我乘坐它来到了这里。我一边挣扎着站起来，这个念头就在脑海里闪动。我迷迷糊糊的来到这船跟前，向里面看去。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工具。没有食物。没有水。我目光瞟过一个折断了了的桨，一个被太阳褪了色的空塑料瓶，还有些吃剩的骨头，看起来像条鱼，但是不能确定。

我走过那艘船，在海岸远处看到一个东西。那看起来像木制的，但是也破碎了。那里面曾经盛有的东西，也已经成为海水的所有物。当我走近它，可以看到些字母。那时一种我看不懂的语言，但是公平的是，我不干确定我是否会一种语言。

我能做的就是踢它一脚，但是那已经足够将那东西翻过身来。那个也是空的。我将它拉到树丛附近，以便能够派上用场。至少我可以坐在上面，猜测我的命运。我痛苦的知道，我的下一个动作，会决定我的生死。

太阳开始升起。阳光普照在沙滩上，我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来判断我的所在。

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是谁，我怎么了，以及其他那些跳动在我脑海的疑问需要等待。我需要先搞清我在那里，观测环境，找到淡水，食物和避风雨的地方，或找到另一个跟我一样的同伴。

站立在海岸线上，我第一处注意到我在一个被遮挡的海湾里，周围长满茂密的植被和高高的树木。那些树背后，有个上坡，一直通到一个面向海湾的，约三百英尺的高崖。我立刻知道我需要去那里。只有从这个崖上，我才有可能观察我的环境，对下一步行动做出合理的决策。我是在一个岛上，还是在一个荒凉的陆地海岸？也许在高崖的另一边有城市。我需要发现这些。

第三章 攀崖的旅途

在不知道自己的过去，没有工具，没有地图，没有道路，甚至没有鞋子的状态下，我出发去攀登那高崖。可能占领是更好的词。我需要知道我在哪里，这目的成了我的着迷目标，即使那会杀了我也要实施。这时，我没有名字，没有关于之前生活的记忆，在一个沙滩上醒来，这些似乎都变得相对不重要了。实施这个路程，成了我的着迷目的，这压倒了我其他所有的需求，那些似乎都成了神秘的次要因素。真诚的讲，我无法用逻辑的语言，在这里给任何读者描述这个状态。

我的一部分，可能是正常那部分，在不断呐喊着让我留在沙滩上，建造一个棚子，找到淡水和食物，将自己身体恢复强壮，但是我当时却决定需要找到另一个认识角度。我需要从那个崖顶的制高点，俯瞰观察自己的状态。

我没有对这个路程作任何计划，而是相反。如一个极度少见的偏执变态不会通融的人一般，我走入了围绕着那月牙形海湾的茂密的植被。我没有登山镰刀，就如蜘蛛在高高的草丛里一般，小心翼翼的在茂密的植被里摸索前行。我只知道高崖的方向，那方向就成了我的焦点。

有个寂静而聚焦源点。那是唯一的目的。唯一的目标。其他一切--饥饿，干渴以及其与上千个课题--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我的注意范围。它们不再能够分散我的注意。当我整个存在聚焦在登顶时，那些曾经分散我注意的力量就减弱了。我控制了我的注意力，我相信了我自己目前运作的那个鲜活的部分。每次我感觉到一种拖曳，那是分神，恐惧，或疑惑，我知道那都是来自其他的，那更小的，不确定的，脆弱的来源，我决定不理睬那些干扰。

在我登顶高崖路程中，我的第一个发现是，那巨大的，漏斗形状的叶子里，有很深的雨水积累。我很偶然的发现了它们。我绊倒在一些树根上，摔在地上，当我抬头时，从底部透过那透明的叶子，看到了叶片上方的水迹。我轻柔的摘下一片叶子，尝到那是淡水。一分钟内，我附近的大约有三十个叶子，每片的水都被我喝干了。

我的干渴终于被治愈了，我的健康也就很快恢复了。我注意到那种植物，后来被我称为漏斗草，在森林地面生长了很多。重要的是，只要这里经常下雨，就会有溪水流过这附近。于是我的耳朵变成了搜索的雷达盘，开始搜寻溪水或瀑布的叮咚声。

在进入密林十分钟之后，我注意到一种树上，长着金黄色的莓子，只是比莓子大得多，像小苹果一样大。我摘了几个，尝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味道或是否可以吃。我很吃惊而高兴。那些都像掺着蜂蜜的琼浆一样好吃。我贪婪的吃着，当我吃完时，我变得一塌糊涂。果汁如糖浆般，从我破碎的衬衣流淌下来，我的双手跟脸都沾满了粘稠的浆糊。

我结束美餐后，我感觉很不舒服，仿佛有人在监视我。我舔着手指，半分真诚的叫到，“这里有人么？”没有回音，但是，说实话，没有回音倒没什么，是我的声音吓了自己一跳。我知道那是我的声音。因为有种确定性的熟悉感，但是也听起来很怪异，陌生，特别是在这个地方。

突然我发觉在这里看到的昆虫很少。或鸟类也很少。事实上，这地方感觉不自然的缺少动物，这跟那些茂密的植被比较很反常。然而，缺乏动物声响，并没有让我那被监视的感觉缓解。这里太寂静了。

我找到更多的漏斗草叶子，用那里面的水清洗了自己的脸和双手。我没有镜子，所以只能观察自己的身体和整体条件。我好像并不像我刚苏醒时感觉的那么老。我的皮肤有弹力，估计年级大约三十左右，我的皮肤黝黑，应该是接近黑人，我的手指，双手和小臂上，有很多刮伤。

我没有带戒指，也没有明显的胎记或纹身。我很苗条。可能有些偏瘦，但是我认为那是因为没有吃太多东西。但是我的身体苗条而健壮。我感觉很强壮。我的能量层级开始向新的高度上升，我因为自己的饥渴都得到满足，并且知道在这个地方可以有足够的生存条件，而感觉良好，

我在全新的活力支撑下，继续走上自己的路程，乐观而敏捷。我的焦点回到了占领那高崖，那地点不可避免的被其陡峭警卫着。当我走近那悬崖的底部--从那里开始上坡明显变得陡峭--我开始注意到那些突出来的褐灰色的岩石。它们以

有趣的姿态排列在那里，有时伸向天空二三十英尺，仿佛城堡的尖顶。它们仿佛警卫着通向高崖那陡峭途径的哨兵。

引起我注意的第一块石头，让我想起一个抽象派的，一个男人寂静站立的雕塑。石头上没有雕塑工具的痕迹，或被人类雕琢的迹象，但是我却感觉那是被一个智能创造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它的表面被岁月的风雨磨砺，依然可以看出那粗糙的印记。我猜想那可能是火山，或古老的熔岩流的痕迹，但是它的形状太像人类了，让我感觉不太舒服。

最后，在我发现第一块之后，一些高耸的岩石相继同时出现在我眼前。如果我顺着高崖底部平行的前进，也许我会发现更多的这样的岩石，但是我不想探索。我想攀登。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攀登里，我艰苦努力的超越接受克服着我征途上的各种阻碍--那些松散的石头，树根，仿佛在嘲笑我刚刚建立起来的直觉适应性；那垂直陡峭的悬崖上只有纤细的，刚刚够我手脚的落处的凸起，那些巨大的粗糙岩石，则考验着我的平衡感觉和皮鞋的强度。

当我接近高崖顶部，我感觉必须休息。我刚才涌出的能量，现在被攀登替代成了极度的疲劳。我的身体尽头在汗水里，我的干渴再次开始袭击我。我在攀登途中没有看到那些漏斗草，也没有听到流水声，也没有找到可能有水的迹象，只有那围绕着我的茂密的热带枝叶。

岩石从我头上落下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内脏立刻因为突如其来的恐惧而抽搐。我立刻站起来，抬头观看，扫描悬崖顶部，看是否有动静，生命的迹象。古老而饱经风霜的树木，以寂静的漠不关心回复我惊恐的凝视。我自己观察了几分钟，再崖顶搜寻，希望有动物出现，但是没有任何生灵向下看着我。我告诉自己那时自然侵蚀。

刚才的恐惧给我打了强心剂，我恢复了攀登悬崖的路程。坡度越来越陡，我开始担心自己在没有水和鞋子的情况下，是否有体力再爬下来，回到沙滩。我的脚已经因为这路程而发软并发酸。我唯一的希望是在崖顶找到一条途径，让我逃离这个地方，回到我自己同类身边。这个希望是我目前所能够找到的唯一力量源泉。

接近崖顶，我开始注意到风变得更猛烈了，已经掩盖了悬崖下的涛声。我回头，靠在一棵树上看了一下海面。那是个很美丽的地方，震撼而美丽如画，但是我却感觉恐惧，因为我当时独自一人，没有记忆可以让我推测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只剩下二十英尺就到达崖顶，于是我让自己慢慢挺起腰，观察我这个可以接壤另一侧的新立足点。

在峰顶，我小心的爬过那最后的岩石屏障，和遮挡了我对整个世界视野的高草丛。我满怀期待的看向崖顶的另一侧。我在一个岛屿上。大海从全部方向向外伸展，形成一个灰蓝色的海平面。我的心沉了下去。我的身体开始在一种无法控制的愤怒和悲哀中颤抖。我的孤独感随着每次吃力的呼吸而扩散着，虽然当时我很疲劳，脚很疼，很干渴，但是那种第一次知晓我处于什么境地时的孤独感，成为第一焦点了。

我从崖顶可以看到整个岛屿。岛很小，可能周长少于十五英里。我估计我沿着沙滩绕岛一周，只需要大约一天时间。岛的内部是茂密的树林，但是我可以看到一个靠近岛中央的地方，像是有个寂静的小湖。阳光闪烁在岛上空，形成一层薄雾笼罩着岛的内陆，所以我不清楚那湖的细节，但是我可以确定那是个湖，因为我可以辨认阳光透过迷雾反射的水影。

我判断，那岛中央，隐藏在浓雾里的湖，距离自己大约三到四英里。高崖环绕着湖，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与其他方位的悬崖比，是最高的一处。然后我又发现，我站在一个古老的火山口边缘上。这是唯一的解释。那湖，毫无疑问就是由从火山口峭壁流下来的雨水，进入内陆形成的。这个岛，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草。

我立刻知道我需要继续我的旅程，探索那个湖，找到淡水，但是我的身体立刻开始感觉疲惫而虚脱，我需要睡觉。我在悬崖顶上，蜷缩成防卫姿势，枕着手臂，感觉那温暖的微风吹过我，这风跟那些岩石一样，感觉有上千年的岁月沧桑。我满含泪水，虽然深深的恐惧笼罩在我内核，但是因我当时太疲劳，立刻就睡着了，就像清风带着一粒种子，将它从崖顶散进海洋。

第四章 闪烁的湖

这次又是水将我唤醒，但是这次是不停息的雨水打在我脸上。雨滴很大粒，是暴雨。我快速沿悬崖的陆地侧斜面前进，来到了一堆石头旁，那些突起的石头可以为我提供个避雨处。

当我后退着凑近那些巨石，我感觉到有清凉的气流从我背后吹来，我发现那里的岩壁上有个缺口。我挣扎着挤进那缺口，像杂技师般将身体塞了进去。我看不见那洞的深度，但是我不安的感觉那洞很大。我停留在洞口处，看着风雨，因为找到了避风港而舒了口气。

我伸出双手，就可以从暴风雨里掬水解渴。倾盆大雨持续了大约三十分钟就突然消失了。在最后几滴雨水落下几秒之内，太阳就带着温暖露头，仿佛在表明，风雨已经被宽恕了。我从我那狭窄的门户，看不到彩虹。我挣扎着出了那洞，告诉自己记住这里需要过后来探索，因为现在，湖是我的新探索对象。

从悬崖内侧斜坡进入中央内陆的路程，比刚才的我经历的，知晓了我身处一个孤岛的那个攀登容易多了。首先坡度很缓，还有就是有被雨水冲刷出来的小路。我只是简单的跟随那些向下伸展的小路，刚刚的雨水已经把他们变成了柔软泥泞的地面，这对我的脚无疑是恩惠。

一个小时以内，我就顺途穿过茂密交织的树林，来到了一个围绕湖水的空地上。这个空地是什么原因形成的？我发觉那空地很显眼，甚至很恐惧。为什么密林在这里突然消失？那看起来很像一个围绕着湖面的分离带。距离湖岸十五英尺的范围，只有光秃秃的地面。水应该支持生命吧？几条小溪将淡水带入湖内，我可以正确无误的看到，那奔流的水很清澈。

我保持在密林内移动，来到一条小溪的岸边，将手浸入快速流淌的溪水。我检查那些捧在手掌里的样本水，不知道是否可以喝。我那时不是非常干渴。我已经将在来到湖岸的途中，喝了很多漏斗草里积的满满的水，我只是出于好奇而以。我决定先闻闻。

那水没有气味。我没有闻到任何怪味，但是那围湖岸的死亡地带，在给我发射这不同的讯息：清晰而无辜。我小心的将水捧到林子里的一簇野草这里。那是种很纤弱的草，水珠正顺着那柔弱的叶子边缘滴落。我将水直接滴在那上面，等待。那野草成了我无辜的测试品-它将为了尝试水是否安全。

在野草旁边端坐，我对于这个荒岛的状况进行进一步的猜测，我感觉岛的中央有些毒素聚拢在这里。可能是那个活火山，释放了一些有毒的化学元素，影响了那些植被和树木。或者围绕湖水的突然因为永久潮湿而形成沼泽，而那些植被和树木都被淹，而没有生长起来。

休息了几分钟，我就低头看了看那野草，看见它没有变化。如果水有毒，现在就应该开始产生影响了。我决定接近湖面，测试一下水质。环绕湖岸的空地是皇冠形状的，我走向它跟密林接壤的周边，发现植被残缺不全。有什么动物或生灵，啃咬过那些植物和树木的叶子。除了啃咬，没有其他什么能导致这样突如其来的痕迹。

沿着周长我走在密林和空地接壤的边缘，在叶子上又看到一些牙印。我抬头，看见十五英尺高处的树叶，也有那说明问题的齿痕。我独自一人。无论啃咬那些叶子的是什麼，它不是很大，就是会爬树或飞翔。

我找到一个跟自己面孔一样大的叶子，察看那齿痕。那牙齿巨大，几乎跟我的拳头一样大。它一定不是爬树或飞翔的那种。因为太大个了。我目光向空地深处搜寻着，我看到一些凹陷，就是巨大身体在地面打滚造成的那种。没有脚印，只有些扭曲的印记和偶尔的划痕。

这时我的心智开始耳语，催促我回头，回到沙滩去，但是我的身体却向前行进着，来到空地里，仿佛被什麼附体，或耳聋而听不到理智心智的警告。

当我拖曳着脚步走过那空地，我如此频繁的转头环顾，以至于来到岸边时开始有些头晕。我首先发现是脚下的泥土很坚实。坚实的不能让植物生长。这是我的直觉在发言，因为至少我自认为不是个植物学家。我还发现那些凹陷很像水渠或脑的前头叶皱褶，足有二十英尺宽。我推断如果这是动物造成的，那动物可以大得一口就能吃掉我。我的膝盖立刻开始发软。

赶紧逃跑的念头一直在脑海里呐喊，但是我感觉到有个怪异的目的。我需要看到那湖。我需要了解我的对手是什麼。我继续前行，但是我的身体语言在呐喊“小心”。可能那些水渠只是雨水冲刷出来的，我给自己解释着，但是心智拒绝这种理喻。那些齿痕不可忽略-它们显然不是雨水造成的。一个跟我拳头一样大的牙齿，在我的想象里恐怖的跳舞。

我终于站在岸边，可以越过护岸看到湖水了。水是清静而呈绿萤石的颜色。那颜色跟我想象的水面下的怪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滑下护岸，将注意力极力聚焦在湖水里。柔软的轻雾悬浮在湖面，被清风吹拂斡旋，仿佛要隐藏其神秘。

离湖岸越来越近，我可以看到湖水下，发现湖底斜面非常陡峭，消失在那深深的湛蓝里。与其说是个小湖，不如说是巨大的充满水的巨大孔穴。

湖岸是水晶般黑色的沙粒，闪烁在柔和的阳光下。我跪下来触摸湖水，一刻都没有将目光离开过水面下。水感觉很温暖。我掬水在手闻味。那水跟溪水的一样，没有气味，但是比溪水温和。这时一个感觉笼罩了我，我打了个冷战，因为我在静止的水面发现了自己的影子。那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自己。我，一个瘦男人，黑皮肤，长长的黑色头发纠缠在一起，几乎无法疏通，宽鼻子大嘴，浑身穿着乞丐的衣服。

我嫌弃的撕掉自己的衬衣；也嫌弃自己孤独中，连记忆都没有。我感觉自己像头仔鹿，生存在另一个故事里-而我没有能力窥视那里的情节。我如此嫌弃自己，那情绪让我竟然忘了恐惧。一种突如其来的愤怒笼罩了我，我不再恐惧是否自然或那些怪兽会消灭我，淡然，说实话，这种念头只停留了几秒钟，但是那种感觉却在当时很有帮助。

我眼睛的余光看到清澈的水底有动静，大约在三十英尺深处。一个巨大，阴暗的物体在移动。我第一念就是对自己耳语，那是个鲸鱼，但是这里？那黑色阴影大得可怕，那种优雅的移动方式告诉我，那是一种没有天敌，在食物链最顶端的动物。我一点点后退，看着那影子，不安的发现自己的心跳是那岛上最大的声响。

我一直盯着它看，目光脱离不开。那阴影生灵对我的感觉器官有磁力，正当我感觉到它看到了一切时，另一个阴影，在比第一个更深的水域里骚动着。有两个-也许更多-这时我发觉自己已经撒腿朝着密林的方向奔跑着，仿佛腿在带着我跑。

当我身体接近密林的安全地带，我脑海里依然闪现着那些巨大动物的图像。它们的脖子真的那么长么？它们那闪烁的双目真的像我看到的那么明亮么？它们看到我了么？它们如果看到了我，它们会干什么呢？

在茂密林子的隐蔽下，我不安的将头依靠这一个光滑的树干，探出去看那些生灵是否跃出水面，或更糟，是否来追我。我没有看到它们的踪迹。我心跳开始慢慢恢复真正常。我深呼吸了几次，我决定回到那个曾经避过雨的洞附近去，看看是否可以将它作为避难所。显然那地方离我新发现的危险邻居足够远，我从那里可以同时看到岛的内陆，并可以观察悬崖背后是否有船来。

水看起来很充足，只要继续下雨，关于食物，我想这那些小溪，期待里面会有鱼。即使没有，我也感觉有自信找到足够的可以食用的果实和野菜。那个洞口在吸引我回去，我内在又涌出了关于火的念头。我如何才能找到火呢？我的脑海不断提出这个疑问，但是没有希望找到答案。

于是我在那个瞬间决定，如果没有很适当的理由，我停止用问题来折磨自己。那些问题只提醒我一件事：我在一个仿佛试图戏弄我的时空里。我没有得到其他更合理的结论。我决定再也不去湖岸了，永远。

第五章 洞窟

根据太阳的位置，我判断我是正午返回到那个洞口的。那洞口显得比我记忆中的更小，我奇怪刚才自己怎么蜷缩进去的。我猜测可能是因为我在爬上那内陆斜坡时，吃了太多的金色浆果得缘故，但是我还是想尽办法钻了进去，并且断定如果我将这里作为家使用，就需要找个工具，将洞口扩展一些-减肥决定不是的好选项。

我决定给自己双目一些时间，适应这里的黑暗，于是我背对着唯一的光线涌进来的出口方向坐下。洞内很奇妙，有两个角度：黑暗对我的双目是个解放，即使在洞口几英尺附近，这里也比外面至少低十度。

当眼睛开始适应洞里的光线时，物体出现了。一堵巨大的墙最先进入我的视线。墙大约在三十英尺开外，看上去呈弧状，使得其消失在了洞穴的黑暗中。为了避免打扰任何人，我大声喊了一句，有人吗？既然我已经看到了湖中怪物存在的证据，所以就提醒自己，在黑暗和不祥的洞穴里如果发现怪物也毫不奇怪。这样也显得有礼貌，因为这个地方不象湖，就像家一样封闭，但是还有另一个科学的原因：我正在用我的声音探测洞穴的大小。

我用自己内部的全部注意力聆听，自信的确认到这里没有怪物，因为只有寂静是对我的回答。我对洞的大小没有这么自信了，本能告诉我这洞很大。感觉它极大。我的声音几秒后才听到回声，我感觉到一个向下的通道。我再次呼喊，聆听自己的声音，仿佛那是雷达信号。我感觉那个弯曲的墙有个开口，因为我朝着自己右侧发出的声音，没有反射回来。而在我左侧，和正面，我的声音正常的反射回来了。我决定向右侧移动。

离开入口只有二十英尺，我就感觉脚下触到了一个从墙上伸出来的物件。我的脚踝撞到一个尖锐的东西，我咧了咧嘴，马上开始用双手像盲人一般摸索着，用手指代替眼睛在不可见中寻找。

我的双手触到一个大石块一样的东西，大约三英尺直径，挡在我面前。我在石块上面，发现一个意外的东西：一个小盒子。我皮肤应为那个发现而发麻，我的身体因为涌起神秘的希望而热血沸腾。我不是独自一人。还有人-或许不是人类-在这里出现过。唯一的问题是，多久以前？

那是个很小的盒子，但是毫无疑问是人造物。那是个纸盒，当我摇动它时，有东西在里面哗哗响。我偶然推动一侧，它竟然打开了。那是火柴！我已经闻到大微弱的火药味。我双手颤抖着拿起一棵，在盒子侧面擦磨。我的双手因为激动而摇动，我停下来用几次深呼吸稳定情绪。我擦磨第一根火柴，但是它折断成两截。失望带来了长长的叹气。我抽出另一根火柴，直到它们有多珍贵。我再次小心的在盒子侧面擦磨。我动作如此小心翼翼，我自己都感觉吃惊。

找到合适的角度、速度、力度，第二次终于划燃了，洞穴内室一下跃升成了一种金赭石色和浓重褐色的生命。我最先意识到的就是山洞的规模。山洞延伸消失在火柴光亮不可处。一条走廊向下延展，蜿蜒进无法洞穿的黑暗，挣脱了光亮和视野。我留意到的第二件事是各个墙体上的文字和绘画。绘制这些的

是有着巨大天赋的人，在他们的作品上投注了巨大的心血，而我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古老的艺术走廊。

火柴燃尽了，烧到我的手指，我因疼痛而叫喊。我提出需要个火把或蜡烛，但是不知道在针对谁嘟囔。下面我听见的，更加超出想象的吓坏了我。一个人声。毫无疑问是人声，有些模糊，轻微的回音，夹带着这人声摇摆回荡着传向我耳朵。它就这样找到了我的耳朵，将一波惊恐洪流传遍了我的整个身体。

我本能的跪下来，东张西望，仿佛一个怪兽就要突破黑暗的内室来将我吞噬。可能那些湖里的怪兽在我脑海留下了印象，但是这看不见关联的声音，让我感觉到的恐惧更加深层。仿佛我的整个世界突然间内外翻转，任何形式的常态都被驱除了出去。我竭力遏制住自己身体的声响，在这寒冷的黑暗里聚合起理智。

这里有人，这很好，对吧？我安慰自己，说另一个人会帮助我，但是同时，另一个负面的想法，就是任何住在这样一个荒无人烟山洞里的人，在这样的黑暗里，应该不是我希望遇见的类型。这就是感觉不对劲；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开始一点点向洞口移动，尽可能不发出噪音，我用双手摸索那潮湿的石头地面寻找方向。我用自己全部力量聆听，但是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紧张的呼吸声。这时我发觉那火柴盒掉了。一个国骂词脱口而出，“草！”。

那个声音静静地，但异常清晰地流淌着。于是我再次听到了。到我这儿来，它以命令的口吻说道。这是女性的声音，但却非常坚定。这声音远远地传来，带着萦绕不去的力量

回荡在山洞里。我清晰地看到两个选择：以我腿脚的最快速度逃出山洞，或，跟那声音沟通，找到它的来源。后一种选择召唤着我，我的一部分自己跟着自己的话语声而抽搐着。你在哪儿？你是谁？我声音沙哑地设法说出这话。陌生而脆弱的声音悬浮在黑暗里，如同被脱离躯壳的灵在寻找着同伴。

仔细聆听我留给你的声音，跟随它，你就会找到我。找到我，你就知道我是谁了。那声音开始唱起了一种旋律，而我只能将其描述为非现实的。我没有关于这音乐或其旋律的记忆，但是这歌声让我平静。邪恶的生物有可能发出的这样的声音么？我缓慢的站起来，被那音乐迷着了，朝那纯粹声音的方向挪动身躯。

洞内的墙体是迷宫状的，先转向一个方向，马上又会再转向另一方向。我用脚步摸索着，跟随那歌唱的声音，梦游般走了大约两分钟。我的双手抓紧走廊的墙壁，感觉自己像个在失去方向感的迷宫里的老鼠，每走一步，都感觉自己的记忆在被一个内在的黑雾吞噬。没有可能再次追踪我的脚步。于是我发现那走廊开始陡峭的下降。当我开始走下那台阶时，感觉下面一盏非常暗的灯被点燃了。我一识别那灯光，那歌声就立刻停止了！我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寂静而吃了一惊，但是因为我感觉到了下面的灯光，我聚拢自己的勇气继续向下走。

跟随着下降的螺旋走廊，我感觉自己正在盘旋而行，但在几次转弯后，我进入一个死胡同。我在一堵挡住我去路的发着光的墙体上用双手四下摸索着寻找出路。光以一种奇异的方式从墙内漫射出来，就仿佛我能看到一个一个的光子，如同细微火苗般地，从墙内跃进寒冷、潮湿、黑暗的内室里。

虽然对着这光线，我依然很难看清我面前的双手。我害怕那声音是自己幻听--很可能这整个的经历，都是我的幻觉。是的，一定如此，我想，我在体验幻觉。因为发生的一切，太不可能是现实了，我到底做了什么，才会产生如此的疯狂？

一种念头扫过我：我迷路了，现在已无路可走。在黑暗里，我不可能找到返回的路。没有光亮，我像个物件被错放了位置而又被遗忘了，那唯一的光线--虽然不知道那么一个是否可以被称为光线--那光极度暗弱，仿佛在嘲笑我，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安慰，也不能在这个环境下引导我的洞见。我处于生命的尽头，只有些许光子在斜睨着我，一种深深的静默，以绝对的贪婪的漠视吞没了我身体的所有声音。

“你告诉我跟随你，”我哀求，“所以我跟随了你，但是这里没有去路。你在哪里？”

我聆听着回音。只有静寂。完全的静寂如浓雾笼罩着我。我将肩膀靠在墙上，看是否可以撼动它，但那是坚硬的岩石，虽然我无法解释光怎么会从强力辐射出来。我提醒自己：这是幻觉。疯狂。我希望用一种超时空的语言大声回答自己。我很想谩骂上帝，谩骂人类，谩骂所有那些上帝与人之间的存在，责备他们让第一天来到这里的我--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遭遇如此不可理喻的状况。但是我不会讲任何外语，并且我深深知道，用尽我最后的能量，责骂上帝或其他所有形式的生灵，只会是个在我时间所剩无几境遇下的浪费。

我在地面上滑着步，怀疑自己是否能找到出去的路。沮丧是描述我心智状况的最好方式。愤怒可能是另一个。虽然我没有投票评估，我非常确定，厌恶已经胜过了适合描述当时那种悲伤状况的所有同义词。在那个时点我大概应该哭起来了，但我是如此的精疲力尽，既没有力气又没有欲望。

这不完全是放弃的感觉，当然其中一部分是的。这种感觉比较是我应该臣服于所在境遇。顺其自然。不再试图坚持自己对于结果的任何意志或关切。我只是单纯地闭上眼睛，聆听自己的呼吸，它是这洞穴深处唯一的声音。

非常奇怪，这么做了一两分钟后，我开始感觉到好些了。没有特别的理由，我却有一丝希望的感觉，感觉我能找到走出山洞的路，或者至少我需要试试。无论是什么让我经历这幻觉，应该并没有作为必然性定义，我不可能寻着自己脚印的痕迹回去。

我站起身来，端详了一会儿散发着无名光线的发光墙体，结论是：光一直在透过墙体，而非从墙体中漫射出来。墙体上有着很多极其微小的孔眼，容许光亮穿透过来。从我所在的黑暗这一侧，能看到一些个光子散发着些许的光。我需要工具来扩大这些孔眼。如果存在着孔眼，墙体就不可能那么厚或坚硬

当然，我在一个漆黑的洞窟里，没有任何工具的现实，不需要太长时间，就可以对我产生其负面影响，即使我出于疯狂状态，但是我还是记得自己在走下这台阶时，曾经踩到几个大石头。也许我可以用其中的一个，打通我穿越这墙壁的出路。值得一试。

我搜寻一块大石头的行动，被自己发现的一个词句终止了。我没有穿鞋，当我的脚撞倒一块大石头时，一个词句来到了我的口边，那对于我而言，感觉很像

个憎恨的诅咒。我现在记不得那个词了，但是它当时冲出了我的口唇，话一出口，它立刻释放了我那所有的聚焦于圣洁的感觉，所有愤怒的想法和所有分毫的能量，但是最让我迷惑的是，这愤怒居然引起了狂笑。我在笑自己这种悲惨遭遇——当时我单脚点地，因另一只伤脚的极度疼痛而不停蹦跳。

在一片漆黑里，我捡起那石头，我的笑声如同疯牛般地翻滚在山洞里，回荡在不提供丝毫安慰的周遭墙体间。奇怪的是，我是个欢乐的回声，寻找着唯一的栖息地，那就是我的记忆，关于我是谁，为何身在这遗弃孤岛的记忆。我举起粗野的石头斧子，准备击打那黑暗洞窟深层中心的墙壁。当我开始觉知这些，我立刻停止了狂笑，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理智在评价自己这怪异的行动。

当我找到那墙，就开始寻找一个有最大量光透过的区域。并不是很容易找到，因为那些孔太小，透过的光线太微弱，我只能粗略估计自己的石锤着手点。那不是主观可以做的判断，所以经过简短的分析我决定，最好是先开始行动，根据效果决定下一步。所以我就简单得开始了。我开始砸墙。

于是我开始行动，我手里的石头有椰子那么大，我砸了大约两分钟，石头就被我砸得凹陷了橘子那么大，但是，那墙也开始出现被砸破的痕迹。我用手拂拭墙壁，细小的碎片纤维落到了地面，孔洞变大了，光线变得亮了一些。虽然那孔洞还依然没有大到，让我能够窥视到墙背后的情景，但是我看到了进展，我的注意力聚焦了，我开始感觉一种奇异的兴奋，因为我现在真的有可能发现，这个阻碍的另一侧的真相。

我又砸了大约五分钟，随着每一下挥动我的洞窟野人石斧，我的胳膊和手开始感觉不断的疼痛。我歇下来清理着碎瓦砾，我跪下来从那个已经有鹅卵石那么大的孔洞里看进去。我将眼睛靠近那孔洞，凝神瞭望，希望能够看到另一侧。

那光源不是立刻就清晰，但是我可以看到一个物件在我往里看的洞口处遮挡着我的视线。我恐惧的将目光离开那里。我没有被允许窥视。我感受到了。有什么试图遮挡我的视野。它具有智能以及毫无疑问的刻意性；我可以确定。

我站起来，我的心潮澎湃，因为恐惧和疲惫，并且决定这次不被自己的恐惧和疲惫打倒。我继续用自制的锤子一下又一下的砸击墙壁，愤怒开始从我内在升起。我恼怒，因为一个存在将我引诱到一个黑暗的洞窟里，让我面临着是否可以生还的危机。我很快发现自己像个被附体的人，被一种不是来自自己的能量驱动着。我退到了一旁，不再试图串联起这点点滴滴，或是理解自己的境遇，不再寻找指责对象，不再感觉被上帝诱陷或怠慢，取而代之，我某个沉静部分里的一种简单的、秘密的镇静，被一种巨大的能量和力量的支撑着，我——在我之为我的这暂短生命里——则彻底惊讶地体验着。

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觉察到一种湿润。墙壁在我手里有光滑感。我因疼痛而咧嘴，我的手在流血。孔洞越来越大，但是我的注意力现在集中在恼人的手上了。我推后，靠在走廊上，后悔当初不应该扔掉那衬衣，就可以用来包扎手伤了。我终于失败了？这个问题徘徊了比我希望的更长的时间。我用尽了剩下的全部力量，跟这个认知搏斗，但我身体唯一的回应方式却是哭泣。我任

由自己哭泣着，为了某种奇怪的被遗弃感，那是种人们在知道了完全的孤独压倒了自己后才会产生的感觉。

这孤独的感觉如此得具有统治力，我感觉自己就像一片小小的叶子，浮沉于汹涌河流的浪尖之上。我想，那时我应该因为焦躁于自己的可鄙境遇而大声咆哮起来，斥责着那我只能将之标记为不公正的无名力量。我是个记忆不超过几小时的疯子，非常不明智地--这正符合疯子--让自己陷入一个只有微弱的斑驳光线嘲弄着他的黑暗洞穴。

我泪眼模糊得看不清了那面墙，但无论如何，我还是用脚踹踢向它。这一脚惊人地有力，战抖传遍了我的全身。于是我听到了碎石落下的声音。我仰面躺在冰冷的岩石地面上，稳定住自己，这样我就能用双腿踹向墙体。我的手已经血肉模糊了，但我的脚还完好，我双腿并用踹出了又一次全力一击。更多碎石落下，我能感知到光灌注而来

第六章 珍妮丝

眼泪模糊了我的视野，关于此我很确定，但那堵墙不再对我构成障碍了。眨动着双眼，去极力试着适应这新的光亮，我向里面看去，看到令人惊讶的画面。在那里，背对我站着的，是一个有着绝美外貌和身形的女子。虽然衣衫如我般简陋粗糙，但她干净、沉静，完全和谐于她所在的环境。看上去，她并不担心于我的闯入。

我只能用模糊的逻辑推测，我的声音因为刚才的奋斗而嘶哑。"我非常抱歉将这墙推倒了，但是你知道...我迷路了，并且没有其他路可走出去...然后我看到了这里的光亮。请宽恕我。"

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这个女子转过身来面向着我，带着完全的镇静，看进我的眼睛。"你的道歉是不必要的，因为召唤你的。"

"为什么...你为什么召唤我？"我结结巴巴地说。

"为了见面，当然，也为了讨论一些重要的话题。"她说话时眼睛半眯着。你能够谈论这些重要事项的，对吧？

我站在那里，怔住了。我依然站在外侧的走廊里，从哪个坍塌的洞口向内，看着这个相对而言很大的石室。那里有很多蜡烛照亮着，那些蜡烛的方位很有策略性，正好可以照亮这个巨大屋子里的每个角落，虽然那光很微弱。

房间的中心是一个圆形石桌，可容二十人舒服地围坐，却只有两把椅子。桌子表面铭刻着我无法识别的繁复雕饰，看上去像是超现实主义的幻想或清明梦里才能看到的种种生物。这张桌子在整个房间里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且显然是由某种黑色大理石，甚或黑曜石制成的，因为其磨制得如同一面镜子，如实地反映着上方隐约可见的钟乳石。

这个内室至少三十英尺高，其周长，估摸着至少有一百英尺，尽管其形状并非正圆，要我说，比较是椭圆，但这只是个猜测，因为我完全被面前三十英尺远处的那个女子迷住了。

"你是谁？你叫什么？"我听见自己问到。

"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进来，"她说。"我的名字，尽管对你们物种而言拥有这些很重要，但对于我而言并不重要，所以我还没选择名字。如果你需要我有个名字的话，可以叫我珍妮丝。"

"至于我是谁，那是我们将讨论的话题的一部分，因为我没有办法用寥寥一两句话来揭示出我自己。比起一个问题和短暂的听取回答，那需要你更多地投入。"她停顿了会儿，那纤细的双臂和雕塑般的手，如同芭蕾舞者般地示意我进去。

我跨过剩下的残垣，走了进来。我环顾石室的四周，期待着看到其他人，但是她独自一人。

"你受伤了，"她平静地观察道。"你感觉不舒服吗？"

我恍惚的摇头，"没有。"

老实说，从我用脚踢墙的那一刻开始，我对我流血的手就没有一点感觉，等到她问时，我才开始感到它火辣辣的疼痛。

"让我看看你。走近些，"她指示道。她的声音圆润而富于韵律，有金属的透彻性，没有因我的临近而表现出丝毫的紧张。她从所有方面来讲都是非凡的，如同一位女神，而我则是个近乎裸体的男人，流着血，绝望从身体每一个毛孔渗溢出来。我闯入了她的家，可她却正在欢迎我，叫我进去。这真的很奇异，但是我提醒自己，自从我在这个岛上醒来，发生的一切都很奇异，我自我解释，这是因为我没有记忆告诉我什么事正常，也许这些怪异的状况都属于正常。

"你来自哪里？"她问。

"我…我不知道，"我回答说，立刻意识到它们听起来很没礼貌。"我没有记忆。我昨晚在海滩上醒来，爬上了一个高高的山脊，最后来到了这个洞穴。我真的不知道我从哪来或者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所有一切都非常非常奇怪。"

我低头看着地板，第一次注意到内室里的地面是由跟桌子同样的材质制成的。这是一种磨制得镜面般的美丽的黑色地板，上面的繁复雕饰是各种的动物，以及各式各样的我毫无记忆的生物，一些看起来很可怕，一些则很和蔼。

"你熟悉蜘蛛吗？"她问。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是的，我知道。我的记忆丢失的只是那些关于个人特性的部分。"

"你还记得其他人吗？"

"不。"

"我明白了，"她几乎是自言自语道。

"让我看看你的手，"她说，以手势示意我上前。

我听命地来到距她几步远的地方，整个过程都注视着她的脸。她的双眼没有完全开启，要我说，比较是半睁着，仿佛她是同时存在于这个世界和一个梦里。她的皮肤是象牙色而非完全白色的，她的头发有些微的黑色调，但大部分是奶油色的。她的长相精致，但我在她的临在里却感知到一种深邃的力量。她极致的美丽，却因着某种原因，让我感觉惊愕。或许，就像我一样，她也不属于这个地方。确实，她这样绝妙优雅的人儿，不应该被藏在荒岛深洞里。

她探出手臂查看我的右手，我则看着她的双臂。上面有着精细的纹身，纹着和那些看似悬浮在地板和桌子上的生物一样的生物。我的好奇心激发了起来。"你手臂上、地板上...和...和桌上纹饰的这些生物是什么？"

"有太多需要谈论的了，但现在我们的时间有限她轻柔地叹息道。保持静止一会儿。"

珍妮丝，虽然这么称呼她感觉很奇怪，稍后我会返回到这个主题，取出了显然是她手臂一部分的什么东西，仿佛她正在pinch自己，然后将它waveover我手上，然后将她从自己前臂上取下了什么，滴到我手上。我的手立刻感觉好多了，而我则因着惊愕抽开手臂。

"你怎么做到的？"

她微笑着，双眼避开了我不受控制的凝视。"我能在很多层面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她的声音动人地渐渐散去。"

"也许就在最简单的层面解释下吧，"我说，用尽全力表达谦卑，我当时真的很谦卑。当你不知道自己名字时，是很难有自大情绪的。

"我理解，你有着很多、很多的疑问，但这些问题现在不得不先等一等。这儿是我的家，而你是我的客人。作为我的客人，在我回答你之前，你该首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微微耸肩，我不知道自己的回答能否让她满意或感兴趣。我在她附近很幸福；而且，她治好了我的手，所以我感觉毫无疑问并且完全高兴满足她的愿望，无论那是什么。

"你希望知道什么？"我问。

她带着否定的表情瞥了我一眼，举步走开去。"还在问问题...让我们坐下来，我会沏些茶。你饿了吗？"

饥饿这个词到达我耳边之前，我的胃就开始用一个剧痛表明存在感了。"是的，很饿。"

"那就跟我来吧，我也给你弄点吃的。"

当她从我身旁走开去，我呆站在原地好一会儿，被她的美丽催眠了。我坦率地承认，除了自己的形象——在那湖面看到的倒影——之外，我对人类的身体，没有任何记忆，我的参照范围很少，但是，美丽作为一种原型并不需要参照，而她是，因为缺乏更好的描述，是人类形态中的美丽原型。

她走过石室尽头的一个入口，消失了。意识到她不见了，我从催眠状态中惊醒，快步跟了上去。相邻的房间，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甚至比上一个更大，令我惊讶的是，它还包含了一个圆形水池，看上去如此诱人，我几乎不加思索、无法抑制地跳进去。

"它很安全，你可以进去，"她说道。"之后，你会感觉到好些，当你恢复精力的同时，我会准备好一些食物和茶。"她对我点着头，仿佛一切都安排好了，接着转过身去，走进了远端的房间。

我走到池边，向下望去。水很深。深不可测。水是深邃的蓝紫色，那种当星星慢慢探出头分享出它们第一道光时的黄昏天空的颜色。我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水，不确定在期待什么。水冰凉而提神。我无法描述我的感觉，当然不是指我的满意，但尽管害怕那些之前在湖里看到的怪物，我还是跳了进去，顷刻间，我整个的存在都变得欢愉起来。这是种狂喜的体验，旧有的所有层级都开始剥离开去，仿佛这一释放时刻，是由一只你并未有意识控制的不可见的神圣之手所命令着。我浮出水面深

吸了一口气，感觉到了所有齿轮、所有机械，以及我不那么机械的面向都得到了重置。这感觉好极了。这太棒了。

我上来呼吸时，感觉珍妮丝仿佛集中精力在准备食物，于是我睁着眼，再次潜水，这次更深些，想看看在水下有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屏息多久，或不知道自己双目需要多长时间来适应那黯淡的光线，但是当我的耳朵开始感觉到压力，我就转向各个方向，看看我能做什么。水里很黑暗。向上望去，可以看到那潜水孔，和上方内室里烛光的摇曳。估摸着我正在水下四十英尺处，这时，我注意到一些连接着潜水孔的水下通道的模糊轮廓。

那水清澈无比，稍微有些咸味。我没有看到任何鱼类或其他生物，这让我很高兴。我只希望在这明晰的水里，体验这种失去重力的感觉，感觉自由，即使只有几分钟。于是我感觉到有个东西触碰我的腿。那是很微弱的触碰，但是千真万确。我的整个身体立刻竭尽全力向上窜，我的身体再次充满了生命力，仿佛被没有局限的力量泵进来的。我往下看，确认是否有什么在追我，但是我只能看到黑暗。

我没有再往下看了。我的所有心理波长都在计算自己在接近表面是，如何才能以一种流畅的动作，弹出水面。当我射出水面，落在围绕那池口的大石头上，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我喘着粗气，从我这个安全角度，在此往下张望，寻找是否有我在湖里见到的那些怪兽的踪迹。

"你在找什么吗？"珍妮丝一脸茫然地问。

她就站在我身后很近的地方。我因为急于确认是否有什么在追我，没有注意到她。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我感觉到了。我可以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膛里狂跳，她正盯着这里看。她猜想她是否怀疑我得了急性心血管疾病。

"我没事。只是有些吃惊而呼吸不稳定了。"我解释。

珍妮丝对着我身后的一个盒子点了点头。"那里面有条毛巾，你可以用来擦干自己。这会有助你保持暖和。如果需要干衣服，你在那里会找到些，不过它们或许有些不合身，或是不合意。"

"谢谢你，"我回答。

我知道如果我打开那个盒子，但是发现那些衣服还没有我现在的合适，那会是对主人的一种伤害，所以我犹豫了几秒。我也知道她的衣服，根据我先前观察的结果，是一种很，好吧，我直说，用褴褛来描述最合适了。

盒子是木制的，闻起来有香柏味。我将这看作一个好兆头。里面有个白色毛巾，清洁而柔软；另一个好迹象。毛巾下面是套折叠好的破出毛边的裤子和衬衣，但是还是可用的。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被奖励了。"感激你准备这些，我说着就开始用那毛巾擦自己身上。"

她微笑着点了点头。"我留你独自一人，这样你可以换衣服。"

她转过身准备走开，又停下来伸出手臂道。"我准备好了些食物和饮料。你准备好了，就顺着路走进那扇门。我们就在那里吃东西。"

"我们？"

"当然，你跟我。"

"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我问。"

"关于疑问及谁提问的问题"她说。"我想我们已经谈过了。"

她注视着我道。"耐心些。匆匆忙忙的是无法了解我了。得失忆症的可不是我。"

一丝微笑意浮上她的脸庞，我则接受了这她亲切传递来的责备。

第七章最初的晚餐

我进入的内室显然是这个奇异的地下洞穴群中的餐室。更多的烛光斑斓地映射在餐室的金黄褐色墙壁上，提供了一种令人愉悦的光。在墙上我看不到任何的图案，烛光也持续地揭示着这个事实，因为它们的光很少跳跃。

珍妮丝正坐侯在一张小桌子旁，从那儿可以俯瞰这个我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最大洞室。桌子设在一处突岩上，俯瞰着下方一排排的——我只能假定为——某种植物。我几乎问道这是什么，但当看到这主人时，决定还是想想就算了。

桌上只摆着一支盘子，和一些模样奇怪的杯子，里面倒满了一种芳香的茶。这香味天堂般美妙。我并非草药专家，无法说清茶是由什么草药构成的，但我勉强遏制住了自己去询问茶的构成。我的盘子里盛满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植物；带有淡红色围边的褐色半透明的叶子。看上去有点像大鱼的鳞片。

"它们就生长在这里，"她说道，头向着下方植物的方向点了点。"它们只在这个岛上才有。"

我坐了下来，寻找着叉子或类似物。没有找到。

"尝尝那茶，我想你会喜欢的。"

我立刻喝了口，因那美味而露出了笑容。茶温热、干甜、有一种鲜活可爱的味道。一喝下去，一种沉静的感觉扩散遍了我的整个身体。"这太棒了，感谢你。"

她微笑着，很高兴我喜欢它。"给我说说你到这岛上后最初的经历。"

"没有太多可以讲的，"我开口。"我在一个沙滩上醒来，干渴，我猜处于意识狂乱。我没有任何自己如何到达那里的感觉，但是我知道我需要找到水，否则我会死。我将自己的身体拖曳到海边，喝那些我唯一能够接近的水，然后又失去了知觉。"

"那是在白天还是晚上？"

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有些奇怪。"晚上。"

"你有前往这岛上的任何的记忆..."她停顿下了，接着迅速补充道。"在你刚恢复意识时？"

我想了一下，搜寻自己的大脑，看是否有记忆会浮现在表面来，但是没有。我摇头，又喝了一小口茶。

"吃东西，"珍妮丝突然说道，仿佛她主人之义是因为对话的失掉，然后一阵突然而至的内疚感抓住了她。

我发现她只喝茶。我没有叉子，不知道是否应该用手抓起那些叶子，塞到嘴里。我犹豫了一会儿，观察四周看是否有叉子。

"你在找什么？"她问。

"叉子，如果你有的话。"

"噢，"她以吃惊的语调说道，"我没有进食餐具，因为我不吃东西。你可以直接用手吗？"

我再一次开始发问，而又将自己的提问压了回去。"会，可以，只要这不让你不舒服。"

"你不会冒犯我的，别担心。"

我从那盘子里拿起一片叶子，左右端详了一会儿，然后将它折叠成一种可以顺利入口的形状。质地非常有弹性，味道...完全没有。它完全没有味道。起先我以为，需要过一会，滋味才会呈现出来，就像微妙的香料那样慢慢地creep upon身体，可这个，没有前味，也没有食味，也没有后味。

尽管需要大量额外的咀嚼，但当我咽下第一口后，它对我的身体而言却很美味。我的嘴对它没有任何积极的感觉，但我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却在品尝它，而身体喜爱嘴巴接收的这东西。我带着极大的热情狼吞虎咽掉余下的叶子。叶子下面，放着一根复根，应该就出自我刚才吞食掉的植物。它躺在我的盘子里，就仿佛我刚刚消灭掉的叶子的残骸。

"这些根特别有能量，"她解释道。"它们能让整个身体和心智都精力充沛。或许它们会帮助你回忆起你是谁。"

我看着这条根，我的食欲已经完全满足了。它是浅白色的，浑身环绕着粉色的纹络，就外观而言，对我毫无吸引力。毕竟招待我的主人各个角度都非常礼貌周到，我还是被她的劝说打动了。

我将它拿在手上，翻转着，仔细地检视。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它是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形式。感觉起来很柔软，质地则几乎是胶状的。我注意到，它比它长出的叶子更为精美。我用手将它掰成两半，发现有银色的物质流出到盘子里。

我快速瞥了珍妮丝一眼，看她是否会对那汁液给与解释，但她只是点头，仿佛在鼓励我吃掉它。我将半块根放进嘴里，立刻感受到了一种只能被描述成极乐的感觉，可那并不是极乐，因为那是一切情感感觉，一切的心智状态；那是每种东西。亿万个画面倾泻而出涌过我的心智，如此急速地演替着，以致我没办法完全理解它们。它们就像正试图涌入一个小瓶子里的海潮。

"你相信救赎吗？"我听到自己的声音问道。那是个遥远的声音，因为我至少存在于两个世界里。就仿佛我的灵魂觉醒在了两具身体里，2具身体被一个古老的空间分隔开来，那空间如此浩瀚以至于时间根本无从以任何相关形式而存在。我最多不过是某种事物的回声，而它如此浩大，如此强有力，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粒微尘，被卷携在那塑造着各个宇宙的风中。

"我相信救赎。"她说道。"你问到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听到了她的声音，但却不能确定那是谁的声音。我感觉自己的视野模糊在泪水中，无法说清是源于悲伤还是喜悦。我存在于某种神圣的狂喜中，它以最温柔的紧拥，抱持着我。我只知道，我被抱持着不是作为囚徒，而是作为一个被渴望拥有的存在。我是必需的，甚或不可或缺的。

说不清这个间隔期间时间过去了多久。当我重新睁开眼睛，珍妮丝也在同时睁开了双眼，笑对着我，这样的微笑使得我恢复了自己的人性，只好移开目光。

"为什么你对救赎感兴趣呢？"她问。

"我不知道。"我缓缓地摇着迷晕的脑袋，。

"你想吃另半根吗？"

我低头看向那块根，发现它已枯萎，浸泡在自己溢出的银色黏状物里。"不了，"我更使劲地摇着头道。"我相信，今天就这么多就足够了。"

第八章 湖怪

"告诉我你经历了什么，"她道。

我告诉她我可以用语言描述的一切，语无伦次而断断续续，可能像个疯子。无论如何，她仿佛听懂了，对于整个过程似乎感觉很平常，仿佛那些事在她的世界里，并不稀奇。

"你是否愿意尝试另一种找回记忆的方法？"她问。

"我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在设法达到的。"我的回答里，带着不快的影子。于是我立刻明白了，她并不急着给我吃的，而是在试图达到其他的目的：点燃我的记忆。这并不是我不愿意的事，需要提醒的是，我希望她实施前让我知道。

"也许没有身份的人，也会有自我。"她微微一笑评价道。

我就这么看着她，第一次没有对她如之前那样拯救我、疗愈我、将我至于她的羽翼之下抱有任何想入非非的希望和印象。相反，她是一个纯粹的谜。我不该对这个人报以任何设想，我告诉自己。她能想法。她知道的比她在语言中所表达的要多得多，而且显然地，她想要掌控我们的互动。

"你打算用什么方法呢？"我故作自然的问。

"我会展示给你看，"她说将双手放在我的双手上，紧握着。"闭上双眼，放松得聆听我的声音。"

彼时彼刻，我最深的内里，有一种本能想要逃离她，抓起根蜡烛，顺着来时的路逃出去。有了光，我非常确定自己能找到出去的路，但接下来呢？见识过了她的美丽后，我会永远懊悔于自己逃离了而不是信任了她。再说，她的触碰如此有魔力。听着她的声音，逃离的本能立即消失不见了，如同一个顺从的孩子，跟随着她的指引。

几秒内，我就看到一个图像进入了焦点。那就像流动的梦，随着我更深地看入它的轮廓而逐渐显化出来，突然间，所有细节都浮现出来。我正站在一个巨大湖泊——冰封湖泊——的堤岸上。湖冰很清透，看上去很坚实，大概有两英尺厚。这是个夜晚，天色朦胧，有薄雾里滤透着月光，微微的银光洒满了视野所及的景象。

起初我没看到，但某种不断袭来的光似乎在讲我的注意力拉向湖的中心。

"如果你愿意，我们能够到那里去。"她说。

说话的是珍妮丝，我意识到自己并非一个人。她的临在overshadow缓和了这一切令人不安的景象。

"抓住我的手，"她说道。

我们俩手牵手慢慢地走在湖上。那儿应该非常冷，我想，但身穿着厚重的风帽长袍，我感觉舒适。珍妮丝则穿着件小号袍子，不过不像我，她没戴上帽子。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宁静。我有种感觉，这里没有其他的动物或人。只要我们俩。

"那是什么？"我指着冰湖上光芒四射的光源，激动地问道。

"它们是你的记忆，以光的形式被捆束成集。它就是创造出你之存在性，你之人类性的知识。"

"如果它们是我的记忆，我要如何重新收回它们呢？"

"你必须触及它们。你必须拥抱它们。你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去将它们揽入你的怀抱，并将它们吸收进你的身体。"

每往前一步，我的脚步就越发谨慎，当来到距离光源两百英尺处时，我能看到它悬浮在湖上，下方是大片的水。我开始感觉一股微弱的热浪从它那儿散发出来。

"它的热量在融化冻层，"我观察道。"我怎么才能到达它那儿？那水一定冰冷刺骨。"

"水的温度不是你应该担心的，"她指着冰层之下回应道。

之前走过冰封湖面时，那闪耀的光一直是我的焦点，但现在，听了珍妮丝的话，我开始更留意地观察冰层，尤其是冰层之下的状况。

让我惊恐第一件事是冰层破裂的声音。出自一个安全距离之外，但是，那不单纯只是一种声音。那是个振动。什么东西正在击打着冰层，引发了冰层的破裂，我四下张望，寻找着是什么在击碎冰层，可什么都没看到，所以我不得不推测，那来自自己于我们的脚下。冰下的什么正故意地击破冰层。

"如果你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什么在干这一切... 就说出来。请不要对我保密。"

马上就会发生了，她说道，声音则因着我们脚下冰层的又一声冲击而颤抖着。距离我们仅20英尺处，一次巨大的破裂形成了，当我看过去，看到了一个黑影滑翔于冰下。至少有60英尺长，形态，看不清，不过单单它巨大的尺寸就足够令人恐惧。

"我们怎么办？"我好不容易尖叫道。

"我们来这里有一个原因：你的记忆。去取回它们！"她指着漂浮的光团喊道。

就在这时，那怪物再次浮上来撞击冰层，而我能感觉那距离我们的挤身处如此之近。我能感觉到水喷出了冰面，我的呼吸因这寒冷而冻结了。我望向脚下，能看到怪物正在深潜，以便准备冲出冰面来捕获它的食物：我们。

"跟我来！"我喊着抓起珍妮丝的手，以冰上所允许的最快速度奔跑起来。我知道怪物会再次撞向冰面，如果停留在原地，我们必定灭亡。不管是不是梦，我都不允许我们成为如此可怕怪物的食物。

当我们来到距离那源三十英尺处，我突然停下来。首先，湖怪没有冲上冰面。它离开了吗？再者，环绕着我的记忆——那光团——的水的周围全是薄冰。我得说，那些冰已经裂成碎片，无法支撑我们的重量，尤其是还有个怪物在下面撞击着。

"我要如此接近它呢？"我几乎无法呼吸地说道。

"当你看到怪兽时，会做什么？"她问。

"跑！"

"不，"她摇头道。"将它揭示进光中。"

"好吧，那边就有大量的光，我指着我的那些记忆道。你是说怪物不会过来，是因为这光？"

珍妮丝点了点头。

我环顾四下，转动着耳朵，看看是否能听到破冰的声音。一切都很平静而安定，就如我们刚到这里时那样。

"但我要如何取得它？这儿没有船。冰会破掉的，我会掉下去，不是淹死或冻死——"

"你不会死亡，"她纠正道。"你在你所控制的梦中世界里。你是它的创作者。你是木偶的操作者。去创造，去诱导。"

"那我如何诱导那团光接近我... 来这儿... 现在？"

她走近我，拉下我的风帽，凝视进我的眼睛，如同一个女王深看入一个男人的眼睛，去判断他的品性是否可以成为骑士。以决心意愿它。"

"以决心意愿它？"我努力让自己听上去少些怀疑，但话语如此快地蹦出了我的嘴，我怀疑那努力彻底失败了。

她只是点了点头，仿佛这个回答对于任何一个有些头脑的人，都是如此简单的逻辑。哦，可能我找到了我不幸的原因。我不是太聪明。而且，我没有自己的记忆。可能，因为我的愚蠢，我将自己的记忆忘在某个地点了。我问题的原因无论是什么，显然缺少头脑可以解释这一切。

第九章一个问题

当我恢复了意识，珍妮丝的脸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事物。她正俯着身看着我，而我则在桌子旁的地上。我试着说话，但无法开口。她给了我些茶，帮助我有些费力地坐直身来。我的身体疼痛，头也在痛，整个人都是疼痛而失序的。我处于如此混乱的状态，都无法确定自己是回到了一个梦里，还是我已经出离了一个梦。

我喝了些茶，希望找到些宽慰，却蹙脚地将茶洒落到下巴和衬衣上。那一点点进入嘴中的，无法带来满足。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房间已经变成旋转的原子团，突然间，我感觉自己被卷入了这漩涡里，仿佛我是自己实相里一枚慢动作的电子。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吐了一地，就好像我的身体需要驱除刚才的经历，而呕吐，尽管令人讨厌，却是唯一的实现方式。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孩子——愚昧、讨厌的孩子。"原谅我，"我挣扎着说道。

"试着深呼吸，"她忽略了我的道歉说道。"缓缓地...缓缓地。"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体验了一个新次元。"

"我知道你不会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但是我必须问，请回答我。"

"如果你跟我来的话，我会回答一个问题。"

我同意点头，非常缓慢地站起身。我抓住椅背寻求着支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走动，但是晕眩看起来消失了，我多少稳定了，至少我已经能双腿站立了。

珍妮丝握起我的手，以肩膀撑起我。"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问问题了。"

"那就走吧。"

她的语调带着一种挑战，我走了一步，然后又一步，仿佛我正在学习着使用双腿。我无法解释什么comeover了我，但我真地感觉到我的身体并不是我的身体。

她搀着我走下段台阶，来到下面的植物区，穿行到大洞室另一端，进入了一个新房间。这个内室很小，环形墙体，没有家具。这只是个等候室或连接间，另一端则是个更大的洞室，不过那里几乎是漆黑的：只有根细小的蜡烛提供了一点点光线。

"试着自己走走看，"她说说着移开了肩膀。"我想你正在逐步恢复腿脚的功能backunderyou。我有些东西想给你看，然后你可以问你的问题。跟我来。"

我嘟囔着同意，用一只手臂撑墙支撑着自己。她走向那个黑暗的房间，我看着她几乎消失在黑暗里，但是我的双目已经适应了黑暗，我还是可以追踪她暗处的身影。

我疑惑着，在黑暗里她能向我展示什么，就在这个想法浮现出来时，一种光出现了。她开启了某种开关，一种光如同急速的闪电灌满了整个洞室。传到了这边，击中了我，可我没有察觉到丝毫的热量，更让人吃惊的是，我没有因它的突然出现而恐惧。

"那是什么？"我问。

"这就是你的问题吗，我答应你回答一个问题哦。"

我摇头，不想直接回答她的尖锐问题。

"现在我情绪很好，"她在长时间的停顿之后说道。"所以我会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一项疗愈人类电磁场的种种内在失衡的技术。这些失衡是一些稠密性，就沉坠在那于精微层面构造出你的能量场里——这个层面太过精微，是你的眼睛无法看到的。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些稠密性的存在，而事实上，你已经变得完全习惯于将它们携带于自己左右，就仿佛它们是你天生的一部分。"

她走到我眼前，以手臂将我调整到一个特定的位置。在这里站一会儿。

"我注意到这儿正是那道闪电球几秒钟前所通过的位置。你不是打算用我为射击练习吧？"

我可以感觉到她在微笑，虽然我看不到。

"不，不是你暗示的那样。"

我看着她渐渐变黑的身影走开去，又一次听到了那开关声，一道闪电吞噬了我。这光如此的强烈，甚至我闭着眼都感觉到了，当睁开眼来，我无法视物了。我猜，我的整个身体像个巨大的、扩张的瞳孔，瞬间淹没在了光丽，紧跟着又陷入了黑暗中。

毫无原因的，也没有我可以持有来作为合理解释的任何理由，我开始了哭泣。或许是因为精疲力竭，或者是来岛上第一天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件吧，无论什么原因，我感觉泪水流淌过我的脸庞，却我感觉不到悲伤或孤独。我感觉到解脱。感觉到释放。感觉到了什么东西，或许是这道闪光吧，已经涤去了某种沉重，那沉重吞噬着我，在某种程度上，耗尽着我。

"感觉怎样？"珍妮丝问。

我能看到她的形态就像悬浮于空气中的黑雾。数千计的光粒子舞蹈在她的周围——这是光留下的残像，我告诉自己。我感觉好多了...轻松多了。我深深吸了口气，缓缓地吐出去。"我感觉更能掌控自己了...我感觉自己拥有了更多的...意识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无论你在自己的身体，心和心智里铭刻了什么范式，它们都已经变成了阻碍，阻碍着你对当下一你所临在的此刻一的探索。正是这些稠密性，将你的视野局限在那些阻挡使得你从自己的使命上分心的事物上。"

听到使命这个词，立刻感觉我的心松绑了。我的心一直被紧扣着，牢牢保有着某种我无法压下去的什么，但就在这个简单词语的发音中，因着某种奇怪的理由，我的心，就像握着的拳，松开手指，展开来了。我估摸，这感觉只持续了几分钟，可那感觉太美妙了。我感觉仿佛我的心同步于我的创造者而搏动着，无论他是谁。就是这种连接到自己创造者的感觉，感觉太美妙了，我只希望沉浸在这种感觉中，祈祷它永不结束。

当我恢复了人类感知，发现珍妮丝已经点起了一支蜡烛，我能更容易看清石室内部。一个看上去很像巨型望远镜的东西直指着我。其后有一面墙，看上去是金属制成的，大概银，而墙后面是另一个房间，不过我无法看到房间的内部。这个洞室有着科学实验室的感觉，因为我还能看到其他一些显然是机器或技术设备的東西。

"这个地方是作什么的？"我问。

" 这就是你的问题？ "

我摇着头。" 我的问题是关于我所作的那个梦的，但现在，看起来其他的问题更为重要些。你只会接受一个么问题？我能多问些吗？ "

珍妮丝因为我的显而易见的进退两难而笑起来。" 每回答你一个问题，我都需要你的一些东西。 "

" 什么东西？ " 我说着摊开手臂，强调自己的显而易见的一无所所有。

" 我迟些会决定要什么， " 她说。" 你同意吗？ "

" 你的要求是合理的吗？ "

" 当然。 "

我点头。" 那么，同意。 "

" 很好，我们有了一个约定，但是在你问问题之前，让我们去观察室，在那儿我们会更舒服些。 "

第十章 窗口

观察室在一段满布钟乳石、不停滴水的蜿蜒绵长的下行走廊的尽头，这是个小房间。延着长廊下行时，我能闻到新鲜的空气。

" 这些洞室有着通往外面的出口？ " 我问。

" 观察室的一个特征，是它有着扇小小的窗口，能俯瞰这个岛，所以叫观察室。 "

当我们到达观察室，海的味道从墙上的一个小小的开口处吹送进来。往大了猜，估计它大约二英尺高，一英尺宽。大概是因腐蚀而形成的，但是当更仔细地查看时，我发现它的底部是被凿过的，大概应该是人手和某种工具。

闻到新鲜空气并看到自然光线，感觉很好，虽然我的双眼费了几分钟才适应了那明亮的光线。我发现珍妮丝毫无困难的适应了这光线。

房间的一侧放着两把木制椅子，一把被放置得能看到窗外；珍妮丝就坐在那儿。另一把朝着反方向，面对着上有无法解释的黑色标记的赭色岩石。

" 你在这个观察室里观察什么呢？ " 我坐下来问道。

" 主要是气候变化，有时是鸟儿，有时... 甚至是访客。 "

" 今天早晨，我攀爬那座山时，你也在观察我？ "

" 是的。 "

" 你知道关于我的什么吗？ " 我问道，因为我们的约定而变得大胆了。" 关于我的身份，我来自哪儿，为什么现在在这个— "

" 当然， " 她说。" 这个岛吸引来那些像你这样的人。它是一张网，有时候，你们这类人会穿透过去，另一些时候，他们会粘在上面，而我，嗯，我是那检视访客的蜘蛛。 "

" 为了什么目的？ " 我怀疑地问道。

" 当然是为了帮助他们。 "

" 你刚刚将自己描绘为蜘蛛，可会杀了访客然后吃掉。为什么会将自己描述为蜘蛛？ "

" 比喻，只是比喻。 "

我直视着她道。" 关于我，你有什么知道的却没有跟我分享吗？ "

我得说，这是第一次，珍妮丝因为我的问题而显得不自然。她扭动着，椅子也随之嘎嘎作响。我感觉到，她的一部分在谨慎地试着聚合及整理思路，就我看来，这只能意味着，她只打算告诉我部分的事实。

"我会告诉你的，"她开口道。"你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她停顿了一会儿，就如那些fine-tune记忆并完善措辞的人那样虚起了眼睛。"在你们行星上，人类存在，实存为一个意欲进化为不朽的种族。他们是按设计，靠自己来实现这个目的一通过一些适当的选择，那是基于他们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与生俱来的理解所作出的。

"在这个计划里，一个裂缝出现了，以感情处理失当的形式。就仿佛人类无法通过理性来掌控自己的感情，因着这种情况，他们变得破碎、消弱，变成了那些决定培植人类该黑暗面的人的爪牙。

"你看，人类存在一作为一个整体一拥有着善良和道德美好，但他们同样也有着某种缺失，或者可以称为缺失灵魂。人类的灵魂缺失，就是那顺从侍候的角色，侍候着那些挥动命运之指来界定着人类是什么和将会成为什么的人，尽管一直以来，人类始终知道自己是什么，就在他们内在深处，就是这里。"珍妮丝将手抚在心上，停顿了一下。

"当人类存在决定放弃自己的权力，交给所谓的神明、皇帝、国王、女王、牧师、总统、议员、以及那些位于他们与自身心脏内的简单真相之间的其他所有的变奏时，他们就变得迷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远离了自己的真相，而且越走进未来，越迷失道路，直至最终忘记了自己的迷失。

"当人们在迷途里走得如此之远，以至忘记了自己的迷失，唤醒他们，提醒他们自身的处境，就非常必要。所以，你们世界的创造者，会派出阿凡达或神仙来提醒人类存在，他们已经在那些以贪婪和魅力统治他们的人的指令下，不知不觉走进了一个监狱。"

"你就是阿凡达之一...但你失败了..."

当她的话音消失进静默中，我意识到她所说的是真实可信的。让我的创造者失望了，这是自我来到这岛上后，一直无意识感觉到的重压。

"如何地？我如何失败了的？你能告诉我这个吗？"

"我能展示让你看。"

我的心悸动了几下，差点跳出了嗓子眼。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准备好了体验自己在这使命里的失败过程。如果我有什么可以确信，那就是珍妮丝可以让神奇的事发生，在我的实相之外作很多事情。当她说她可以让我体验，我相信她会的，但是我不知道她怎么做到。

第十一章基座

珍妮丝坐在椅子上探身过来，像在餐室里那样，双手放到我双手上。"聆听我的声音，跟随我在all所说的一切。"

她的声音发生了些许变化。具有了更为音乐化的音调变化，以及一种更纯净，聚合的语调。在合上眼几秒钟后，我开始看到，她已经将我带到了一片森林。树木开始显化在我的心智里，而我正呼吸于一片有着巨大树木、潺潺溪流、以及丰富野生动植物的森林里。

这儿给我伊甸园的印象，感觉伊甸园就该有如此的感受和视觉。这里非常美丽，像是数千年都未被打扰过，自然和谐从未打破的。我环顾四周，希望看到珍妮丝，但是我一个人。

我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在这里很多天了。这种疲倦感，是跟珍妮丝交谈时从未感觉过的。我发现，随着时间一秒秒地过去，我与那个岛之间的连接正在衰减。就仿佛我的实相正在变形切换成一个原始森林，而我又一次地完全没有了如何到达这里的记忆。

到达森林的十分钟内，我就完全不记得孤岛、珍妮丝、甚至关于我作为神仙失败的对话了。我的唯一的念头就是在寻找着什么，可那个我在寻找的目标或人，对于我来说却是未知的。我看到了鸟儿、鹿，没看起来可怕的东西，可是我却感到恐惧。

我的恐惧跟我的寻找有关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行走。我走着的那条路，我根据拿环境判断那是一条路，带我在森林里穿行，绕过那些巨大的树木，那些树干大到要十二个我手牵手才能合抱。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个声音从远处发出来。那听起来很像一个警告。我想象如果一个人在那声源附近，一定会感觉它很大声，但是这声音不知道为什么仿佛在呼唤我。

我确实没有任何方法来理解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动机，自己的情趣，或任何其他的。我再一次显化在另一个我没有上下文记忆的时空里。我感觉到唯一的确定性，就是这个怪异的声音的源头在呼唤我，我需要找到它。那是我感觉到的唯一目标。

最后我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在远处我可以看到山峦点缀着天空边缘，可以想象出来所有色彩的花朵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随风曼舞。那个声音变得更响亮，加入了神秘的编码。我眼角余光，越过原野，可以看到一个显然是几何机构的建筑。它在很远的地方，可能两英里之外，但是我的眼睛可以看出它的棱角，只有人类才能造出来那种。我决定将那里作为我的目的地，因为那里是那声源的唯一可能地。

草地里挤满了野花和高草。在这野地里穿行了十分钟后，我留意到一种振动，如同断断续续的尖啸风声。感觉就像一种尖锐刺耳的振动，充满了我行走其间整个野地。我思考着逃走，但往哪儿逃呢？这是种低频振动，几乎听不到，而我有了种被监视的不快感。

我蹲伏下来，双眼与花、草齐平，缓缓地转头四望。什么东西正在空气里移动着，但其如此高速，无法再比看见蜂鸟振翅更清楚地看到它了。我极力斜视，仿佛这样就能使它现形，可它就是个幽灵。这时，在眼角余光里，我看到了只能描述成光球的东西，带着一种威慑感逼近我的位置。它耀眼的核心约三英寸，但却带着几乎两英尺的光晕，这可是白天的开阔地。我感觉自己就像个侵入者，逃跑的本能响起了警报，但已经太迟了。我的唯一希望就是潜行。我僵在了原地。

接下来的2分钟是我生命中最长的2分钟，至少感觉上是这样。我保持着不动的姿态，仿佛一座人体铜塑，这个悬浮的光球则在我脑袋周围两英尺处盘旋着，查看着我。当它慢慢来到距离几英寸的地方时，我能感知到一种微弱的电场。它显然是在评估我，而我的一部分想要惊叫，吓得这个光球屈服，然后将它送回那黑暗、肮脏的地方——那个它没有出来恐吓失忆症患者时所栖息的地方，但是，我还是保持着静止不动。

当这光球盘旋在我的头部，探视进我的眼睛时（对我而言它感觉上就是在这么干），我深深地看入它的光里，可以看出，它不是个有限的物体。它深不可测。我不明白一个只有三英寸直径的东西，怎么可能看起来却有着星空的深度，可它就是这样的。

就和来时一样迅速，它消失了。它嘶嘶作响地飞向空中，不超过一秒钟，就完全消失了。我惊讶而不知所措地搔着头。也许在这个世界，这些都是正常的，我说不好，但是我可不想遇到另一个了，因为它们确凿无疑是侵犯性的且令人不安。

远处那声音突然停止了。当我第一次听到了自己世界的安静，我的心颤抖起来。我直起身子到刚够看到我要前往的建筑，估计它就在约1.5英里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向它跑去。这就是身体有时会做出的没有征询大脑容许的决定。

当我跑得离那个人工建筑越来越近，我得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家——我无法说它是什么的家，但是，它有个门，看上去是某种闪亮的金属材料制成的。当我继续接近时，它进入了焦点中。那不是家，而是一个巨大的基座或平台，由金色的金属造成，可能是黄金，尽管就其规模而言，黄金看起来不会是其材质。

基座非常巨大，耸无立的柱子有三十英尺高，支撑着一个圆形平台，直径无疑有七十英尺。基座底部是的地基是方形的，支撑柱则是多边形的，或许是五边形，我无法确定。圆形平台的边上围着圈装饰性的围栏。我能看到接近底部处的一扇门，我推测这是唯一允许进入那导向平台的楼梯的入口。我决定进去，就算没有别的缘由，至少我能拥有对所在环境的更好视野，从那儿我可以决定自己的下一步。

进入那道门后，我感觉到里面的阴冷黑暗。一座以同样的金色金属制成的旋梯向上通向那个平台，aswellas也掉进了一种应森恐怖的黑暗中。我走上楼梯，向上望去，不知道什么在等待着我。我感觉到一种临在。一种使我皮肤发麻的临在。这是一种被撕咬的感觉，就仿佛什么东西正从我内在攻击我。攀爬楼梯的某个时点，我向下望去，我敢发誓自己看到了下面有一双眼睛在闪烁，其身体则隐藏在黑暗里。冲上楼梯成了我唯一需要做的事。

一扇门开着，我连滚带爬地闯了进去，就仿佛在冲出监狱。

"看来你找到我了。" 一个低沉的声音，几乎是咆哮道。

第十二章使命的转变

我转过头，看见一个巨大的生物坐在金色的王座上。这个生物是最为丰富的想象力才能想象出来的最古怪的组合。雷鸟般的但却巨大的翅膀，公牛的身子，人类的脑袋，双腿则只能是变形于人类及大猩猩的一种混合体。它看上去充满力量，阴险狡猾，且毋庸置疑是这个领地的主人。

我环顾四周，发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我说不出来。我很想说些什么，但是太惊诧于它的样子而无语了。我只能缓慢地撤步后退，被某种类于敬畏感的，但更像是恐惧的东西驱动着。

"我是你的主人，" 这个生物道。" 你是我的客人。"

他开口后，我稍微松了口气，终于可以出声了。"你说你在等我。我没有记得我们有约定。"

这个生物发出一种充满空间的大笑。"哦，你是个有趣的家伙。现在我看到一点了，来到我面前的人，有些相信自己是老大。有些则带着如此根深蒂固的恐惧

战栗，以至于无法声音不打颤地站在我跟前。有些则根本没有登上楼梯，而宁愿呆在下面，他们在那儿才感觉到天生的归属感。"

"可是你，你会是个有趣的家伙，因为你不属于这些级别中的任何一种。你就是我的世界称之为索玩脱的家伙。"

"那索玩脱是什么？"我避开它的眼神，故作镇静的问。

"他们是合一者，是在某种断裂的社会秩序中——在某些稀少的实例中，甚至是在整个种族里——建立起种种通向一体性的道路的人。"这个生物停顿一小会儿。

我的头脑依然在评测我面前这个巨大的，令人惊奇的，不可想象的，怪物的现实。

"拜托，拿你的眼睛看着我，"这个生物说着站了起来。"当你将我放进你眼睛了，让我知道，这样，我们才能有一场值得我花费时间的交谈。"

这个评论带着刺。我能感觉到那回绝如同一击掌掴掠过我的脸。这个可不是我希望惹怒的家伙。"我请你宽恕我，"我轻微低头说到。"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生物。你...你是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是你的主人。这个生物的声音里已经不只是有一点点厌烦了。你从未见过我这样的存在，仅仅这个事实就足够证明我是独一无二的了。我就是位于一切之上的父神。我就是被选定来统治普通人的一体者。"

"你是人，还是神？"我问。

"我两者皆不是。我是一个新的实存性等级。我是最终聚集到一处而合并成一个实存体的亿万想象的外在显现out-picturing，我这个实存体结合了一切大、小生物的力量。他们，他们全体，创造出我来作为他们的主人，而我，因为具有着无限的力量和慈悲，就同意了他们的希望。"

我再次环顾四周，认为一定会有其他人在附近，"但是只有我们。你统治谁？这个世界里好像没有一个人。"

这个生物有一次放纵的狂笑。"我为了见你，特意将所有的干扰都排除了。我可以打个响指，百万计的你的同类就会立刻来到我们周围。你希望那样么？"

我摇头。"不，我还是希望现在这样。"我竭尽所能显得不经意，但是我的语调似乎满足了他，他又坐回王位上。

"我可以给你任何你可以想象的东西。你只需要请求。"

它是我见到的最自大的生物。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回答。我降低要求。"如果可以，我想要一杯柠檬水。"

我感觉自己的话音还未落，已被柠檬水就已经悬浮在我右手附近几英寸处，带有红色吸管跟冰块。

这个生物笑道。"我喜欢你谦卑的天性；这是索玩脱们的惯有的特点。"

"你真的知道我是谁？"我问，好奇而放松的喝着柠檬水。

"我如果是你的主人，那么我知道你是谁会是很奇怪的事么？"

我故意点头。"是，我承认。那么请告诉我，我是谁。"

"就如我已经说过的，你是个索玩脱。你的使命是defile毁灭我，"这个生物微微一笑道。"不过，就如我马上会向你展示的，你不会成功，因为你会成为我最好的奴仆之一。"

"我的任务为什么是毁灭你？"

" 这就是你被设计的方式。 "

" 被谁？ "

" 被你的创造者， " 这个生物说。

" 你不是我的创造者？ "

" 我不是你的创造者，我是你的主人。 " 它提醒道，然后压低声音耳语着什么。

我第一次观察了他的脸。脖子以上他是人类。面部特征被扩大了许多，仿佛将巨人的脸移植到了普通人的头部。前额非常小，看上去几乎总是布满了皱纹，连着那时刻挂在脸上的从下巴到整张脸的狞笑皱纹。眼睛，尽管巨大，却没有颜色，如果必须选择一个颜色来描述，就是毫无光泽的普通橄榄绿。皮肤的基调是淡红色，上有很多的麻点，跟他那不成比例的眼口鼻竞争着观者眼睛的注意力。尽管看起来如此奇特，他的头，真要说的话，却是他身上最缺乏吸引力的部分，因为他的猿猴般的腿和公牛的身子，就事论事的说，确实不是什么美丽的东西。

他不是我的创造者，真的让我感觉到松了一口气。 " 你如何证明你是我的主人呢？ "

" 哦，九十九个词，你就已经找到了关键点！他开始调侃的拍手。你是第一个；真的第一个！我对你的判断是正确的。一百个词以内，你就找到了正确的问题。我知道如果你成为我的奴隶，会很有趣的。是，真的会很有趣。 "

他发出哼哼的喷鼻声，打个响指，接下来这一刻，他变成一个高贵的中年男人，淡灰色的头发，修剪得紧贴着脑袋。就任何人的标准而言，他都是个帅气而整洁的男人；是我刚刚见到的那位的极端反面。

" 我还是同一个... 好吧，当然的，外貌不同了，但在其余的所有角度，我还是我。你比较喜欢这个形象？ "

我迷迷糊糊的点头，竭尽全力说出了个是。

" 他们总是这样， " 他大笑着回应道。 " 我唯一无法改变的就是我的性格，但是我相信，你会发现跟我的相处之道的。我的一个弱点就是，喜欢改变外貌——让我的访客们保持失衡。 "

我往前跨了一部，感觉好多了。 " 我可以坐下么？ "

" 有把椅子才舒服， " 他道，突然间，一把带着红色天鹅绒垫子和金色镶边的美丽椅出现了。 " 或许还需要个小桌来放柠檬水？ "

我还没有机会回答他咬文嚼字的问题，一个小木桌就在挨着那个新椅子的正对面显化了。

我因不知所措的感激而点着头，坐了下来，将杯子放在身旁的小木桌上。你一定可以想象，当时的感觉有多么怪异。我在那里，一个我不知道任何状况的世界里，坐在一个俯瞰着美丽而孤寂的世界的金殿里。我在跟一个可以随意变化成任何外表的生物对坐。它仿佛具备没有局限的力量，和同等级别的自大人格。我被这一切震慑了，我开始搞不清自己存在的意义了。为什么这么一个生物，会对我感兴趣呢？

" 让我们回到你的问题上，他打断了我的沉思道。我的证据非常简单。看看我所能做到的，告诉我，你还见过谁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

他从宝座上站起来，变出一个由金子做成的，圆润而平滑，简朴的圆桌，悬浮在距离地面三英尺高处，突然，微缩的人类开始出现在那桌子表面上，五个，十个，

然后二十多个，从各个角度而言，都看起来极度完美。走过去，拿起来一个仔细检查一下。

我摇头。我不想参与他的巫术。

" 有时候是尺寸问题。太大了，就没人想要拿起他们了。 "

那些人形大约有五英寸高，但是他突然将他们缩小了，可能低于一英寸了。来吧，拿起一个。" 你会发现他们在所有细节上都绝对完美。大小刚好... 一口一个。" 他再次爆出那特有的轰轰狞笑，不过在这个新身体里，却显得空洞。

" 我不想参和你的巫术， " 我说， " 拜托，我接受你的证明了，立即停止这一切。 "

那景象立刻从视野里消失了，他坐回到王座上道。" 你的确是个快速的学习者。或许我可以不只将你作为奴仆— "

" 你有如此的力量，却为什么需要我这个奴隶呢？我能为你作什么你不能做的呢？ "

" 如果你是我的奴仆，他的语调变得无情地回应道。你就无法服务于你的创造者。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我只是需要确认，你没有为那个创造你的家伙做了什么。这就足够了。 "

" 你知道吗，我没有关于我创造者的记忆？我没有关于自己的任何记忆。我就是毫无希望的家伙—无论对于你还是我的创造者。 " 当这些话离开我的嘴，我感觉自己听上去是如此的可怜，但这就是事实。我让这些话语悬浮在空气里。我不再将我所拜访的这位看作一个造物了，但要将他看作我的主人则更难。诚实是我面对这个实存体时唯一的防卫，无论他是什么。

阳光和煦，一阵微风吹过平台，带来天堂般的花香。那一刻，就在那个短暂的瞬间，我感觉到自己的心，随着一种突然bysuiprise抓住了我的深度移情而开启了。或许这个生物只是很混乱。他的所有这些惊人的力量使他感到厌倦乏味。他的产生渴望的能力被破坏了，因为他没有苦难或阻碍需求去战胜。没有什么能锻造他的心的渴望。他是空洞的。

" 我知道关于你的每一件事，他半咆哮道。你是我一直在等的那个索玩脱。就是你，因为记忆的缺失，会将一种新药带给你们行星和种族。 "

" 什么药？我可不是医生？ "

" 我所说的不是医学意义上的药，他答道。那是亿万星星的能量，是一整个宇宙的光，是爱的最核心部分，是那被称为合一之物的美丽。你看，这些全都属于你使命的一部分，美妙之处在于，你对其却一无所知。你没有理解，什么正从你的内里涌现出来。

" 我的解决方案就是一个：不要执行你的使命。代之以，跟我合作。你的创造者在这儿吗？你的创造者关心你的失忆吗？他或她或它有曾跟你对过话吗？你的创造者将这个沉重的负担压到你肩上，却没有给予你任何帮助，你甚至都失去了记忆。你被告知要去，不，你是被强迫着去帮助你的同类，但为了什么？你的创造者真地关心你吗？ "

他停顿了一会儿。" 身为索玩脱，你会将所有这一切带入你们行星，却不知道它们正在被释出——正在被共享。你不会得到任何的关注。没有一本书上会提到你的名字，说你是发生于行星之上的这场革命的贡献者。你不会得到任何回报... 事实

上，你会失去一切，甚至你的生命。这一切都为了什么？一个没有使命交付者签名的使命？为什么你会想要接受它？"

我从未见过这个生物像说这番话时这么阴郁过。他说话时对我的内脏有一种引力。我感觉自己的心和心智慢慢地凋谢在了他的话语里，如同被难耐高温窒息了的花朵。我的心沦陷在了混乱中。

"如果你说的是事实，"我说，"就是说我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么无论我是否知道它是什么、如何展开，是否会因之得到公认，都无所谓。如果我真地是一名索玩脱，我就必须履行我的使命。此外，你关于作你奴仆的报价，远没有你想像得那么有诱人。"

"好极了，"他说，"你已经在我们的对话中发现了下一个关键。"他再次高兴地拍手说道，如同一个疯子。"我建议你接受自己的使命，并倒置它。替代的作法，则将你那特殊的训练提供给没有鉴别力、没有记忆的人类，这么一来，你将成为曾在你们行星神圣层面施教过的最伟大的弥赛亚。你说出关于自身使命的条款，命令你的创造者跟进，而第一个命令就是恢复你的记忆。如果被拒绝了，你可以在我的世界得到庇护，而我将满足你能够想到的每一个欲望。"

我立刻看到了这个生物是多么有力量。我必须警惕的不是他的巫术，那些只是他世界里的客厅小把戏，而是他利用人们的自我和情感作为其帮凶进行诱惑的能力。

"如果我的使命是帮助我的同胞们，而且是按照我的创造者所意愿那样去进行，那么我就必须这么做。怎样才能最好的服务于给予我生命的那位，不是我所决定的——"

"为什么？为什么是你的创造者扮演着决定者的角色？你不是有自由意志吗？我有自由意志。我能现在就单以一个念头指令杀死你。你觉得你的创造者会阻止我吗？"

我摇着头道。"或许不会，但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求你了，别动任何念头指令。我希望自己已经避开了他的恐吓。你会为我对你的忠心提供些什么？"

他以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索玩脱不会轻易被说服。你这个问题没诚意，只是为了分散注意力。你觉得我会这么容易被误导吗？"

再次地，"我抱歉。"

他的凝视令人不安。"我能结束你的生命，也能让你的生命变成一个安逸、快乐的现实美梦。如果你选择安逸和快乐，你将作为我的世界里的一个神仙而生活。如果你选择作为一个索玩脱去服务于你的创造者，你会死在我的世界里。这就是我为你对我的忠心所提供报价。这是个简单的议题，对吧？"

"你说，我会在你的时空里会死掉，但在其他世界呢？我在那里也会死掉吗？"

他坐在王座上探出身来，扬起那指挥棒般的眉毛，几乎是耳语道。"我会seetoit想办法做到的。"

第十三章最简单的道路

终于清楚了。我了解这个生物了。他是一个恶棍，尽管我无法确定地说，但很可能，他就是魔鬼。我正在被诱惑着去取舍自己的使命，尽管被问到的话，我甚至无法告诉别人我的使命是什么。

我喝了口柠檬水，坐直了身体，深深地吸了口气。"如果绝弃了我的使命，我的生命意义就熄灭了。我会像一只蜡烛，被吹灭了烛火，抽走了烛芯——毫无意义。我会只是占据着空间而已。"

"完全正确！"他兴奋地说道。"你会非常平凡。你会适应的。如果你喜欢生活在我的世界作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完美存在的命运，我也会同意。我只给你一次机会来选择接受这安逸快乐的生活，这个机会就是现在。你接受我的提议吗？"

我发现自己的头在前后摇晃，仿佛它是个完全自主的附件。"我无法绝弃创造者让我去做的事。你告诉我，你是我的主人，但是你唯一的证明是恐吓跟巫术。你没有真正的证据——"

"你胆敢在自以为是地抱怨我缺乏证据，你那受人尊敬的创造者遥坐在宇宙某处的王座上，完全不知晓你的困境？他的证据又是什么？你没看到你这个赌注的荒谬吗？"

"我看到了，我的赌注是停止跟你的交易。我的决定是信任我那不可见的创造者，而不是信任我跟前的这个想要征服我或是将我变得无用的魔鬼——"

"我从没有说过无用——我说的是普通，"他纠正道。"你能拥有家庭、钟爱的妻子、美丽的孩子、伟大的工作，所有的物质享受和成功符号。我能让这一切发生。对你而言，这些听起来像是无用吗？"

我耸耸肩，主要是因为我无法清晰的思考。我对这报价没有任何实际的回应，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我的创造者留我独自面对着这魔鬼，像这样完全无助地被诱惑着。难道我的创造者想让我就这么毁灭掉？

我合上眼睛，祈祷着。我不在乎这个魔鬼看到我的脆弱。我不在乎自己是否处在他的监视下。我只想送出一个祈祷给创造我的那位，请求其帮助。任何帮助都可以。

"我的时间有限，"魔鬼宣告道。"你有三个选择，一、最明智的选择，你已经拒绝掉了。所以现在，你剩下两个选择还有效：作为一个人类的平凡生活，或者作为一个被创造的存在而死亡，从我发出念头指令那一刻起就永远不再实存。选择哪个？"

钳子已经夹得如此之紧，我几乎只能看着自己求助祈祷，盘旋没有回应的浩瀚空间里，如同一片小小的叶子陷入了深海漩涡里。

魔鬼清了清嗓子。"在你做出选择之前，我要最后一次提醒你。就如我刚才说过的，一些索玩脱曾经设法来到过我这里。大多数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但是偶尔地，某个像你一样的，也会拒绝我。对于那些拒绝者，出于仁慈，我有一个标准的惯例，让他们跟同类中的一个见见面。第一个拒绝了我提议的索玩脱还依然活着。我将他变成愚昧选择的范例，这么一来，像你这样的拒绝者，就能看到等待着自己是什么了。"

一个类似屏幕的半透明的东西突然出现在我俩之间的空间里，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突出了屏幕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平台上，他赤裸着身体，全身各处的伤口还流着血，整个肉体都完全败坏了，在地上喘着，扭动着。屏幕立刻消失了。我不假思索地跪到他身旁，设法舒缓他的痛苦。我没有认出他是谁，但他看起来有种模糊的熟悉感。

他的皮肤是暗淡的黄色，积满了一层层的血迹和泥土。他身上的气味非常令人厌恶，他的头发凌乱地彼此纠结着。

"告诉他，你是谁？"魔鬼俯看着这个发出咕噜咕噜声音的无助男人，命令道，显然他被自己的血呛住了。

我抓起了柠檬水，可当我递给他时，水消失在了空气里。

魔鬼对我摇着手，笑道。"别管他，他一会儿就好了。"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男人开始编排调整起自己来，大口大口地深深吸气，一点一点达到了一个相对平和的点。他带着茫然的惊异环顾着四下，当他转过头看向我时，我看到一种沮丧的表情充满了他的脸。

"我说...告诉他，你是谁。"魔鬼字斟句酌地严厉说道。

这个男人以那双看到过太久痛苦，渴望一死了之的眼睛看着我。"我就是他们所说的寰星。"说完这句话，一口血喷到金色的地上。

寰星就是那个三千年前消失在山野里的中国人。他是个传说。传说中他曾经在山野里与上帝沟通了将近两年，那期间不吃不喝。他曾经写下了那本最伟大的教义，但是某天，传说中，他在将自己的著作带回寺院的途中，被一个乞丐拦住，那乞丐认出了他，向他乞讨。寰星因为没有食物可以给那个乞丐，就告诉乞丐，如果他跟自己回寺院，他可以让寺院给他吃的。

乞丐跟他来了，但是那天夜里，他偷走了寰星的著作，因为相信他可以拿它到皇宫或大臣那里换钱。那个乞丐开始了向皇宫的旅途，他开始好奇，就读了那些他偷来的文字，那些文字太有力度，以至于将乞丐转化了，于是他试图将著作还给寰星，但是一场暴风雨来了，将所有的书稿都吹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寰星听说了自己著作的下场后，就来到沙漠——一个从来没有人回来过的地方——寻找自己的书稿。据说他找了很多个月，但是找到的不超过几页。就剩下的这几页，后来已经成为了灵性追寻着的指导手册，它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一本对人类灵魂成长思考领域最有影响的作品。

此刻，寰星就在我脚边，如同落水狗一般地仰望着我。我无法确定这就是他。"你能证明你是寰星吗？"我耳语道。

"我无法证明任何事，"他极其平静地回答道。

"那些传说都是真的？"我问。

"什么传说？"他回答。

"就是你在山野里跟神沟通了两年，写了一本最伟大的灵性知识的著作，后来又消失沙漠里，因为一个乞丐从你那里偷走了它们？"

他以如此失神的双眼看着我。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直视，必须得看向别处来保持自己的神智清明。我非常确信地了解到了一件事，比起寰星所承受的，死亡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寰星无法自控地咳嗽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望向天空，仿佛他之前没有留意到它的存在。

"他的问题？"魔鬼道。"回答他！"

寰星的头保持着后仰，看着天空的方向。"我正在祈祷，等我祈祷完了就回答你。"这话说得就像一个无可失去的人，完全不关心自己的安危。

"是啊，祈祷吧，"魔鬼斥责道，"因为我很确定，你的创造者会感兴趣于你的祈祷，还有你那关于我缺失仁心的偏颇报告。"

冥星保持着祈祷的姿势，坐在那里像个坏损了的、提线搅作一团的木偶，但在他的皮囊之下，存在着一种平衡镇静的秩序，没有恐惧，正亲密交谈于创造他的那位。我想去拥抱他，要不是他在祈祷，而魔鬼在看着，我已经去了。这是一个人能想象到的最没有真实感的场景，可在我所看到的这一切里，存在着一种奇异的、光辉的美丽。我看到他合上双眼，于是也闭上眼睛，一起向我们的创造者祈祷。我感觉到我们的心，以一种我无法描述的方式触碰在了一起。语言太过苍白，无法传递出这种不可分离的共享感。

一分钟后，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实相。那儿如此的精微，以至我睁开眼睛，看见冥星正以那带有一种新的能量的双眼看着我。"内在的创造者已成熟在你的内里，但只有当你无视这个魔鬼时才会盛开。我是什么，曾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什么，你将成为什么。我们是兄弟，你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我要如何抵抗他？"我问。

"别抵抗，简单地无视。"

"你说，无视，是什么意思？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个问题的强度，将我拉出了刚刚所在的实相变化状态，我再次坐在了平台上，冥星则位于魔鬼跟我之间。他的头依然保持着上扬的祈祷姿势，但不久就睁开了双眼，挣扎着站起身来。

"你的赤裸让我恼怒，"魔鬼抱怨道。突然间，一件风帽长袍悬浮到了冥星跟前，他无视它，看着我仿佛在说，就是如此简单。

魔鬼一挥手抹去了长袍。"回答他的问题。"

"魔鬼想要我回答你的问题，"冥星开口道。"但是他不知道我会回答哪一个，所以仔细听好了。我跟上帝在荒野里亲密交谈这事，是真实的，但只有三个月，而非两年。传说总是倾向于拉长时间、扩大空间。"

"你提到的那些手稿就是我跟上帝交谈内容的全部内容。从来没有。根本没有没什么乞丐偷走了手稿。手稿被设计得就这么简单。它们是如此的简单，字数如此之少，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坚信，不是上帝对他们有所隐瞒，就是手稿的大部分被偷或遗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传说必然不断地演化，来作为一种理解为何文字如此之少的方式。"

"以最简单的表达，你就能达成无视。看着我。"他背对魔鬼，掌心上翻，伸开手臂，凝视进我的眼里。冥星默然地说着唇语：他无法杀死你，我就是证据。

我感觉到魔鬼的眼睛盯着我们，一种极易察觉的挫败感正在他的方位酝酿着。我能感觉那显而易见的力量越发膨胀，仿佛一种无意识的暴风雨积云。

我希望确认下，冥星是真的，而非这个生物为了迷惑我或影响我的决定而用巫术造出的人工制品。"你为什么还要祈祷？"我问。

"我祈祷找到通往我创造者的最简单途径。"

"什么途径？"

"那就是爱。一直就是爱。从来就是爱。将来也是爱。爱，无条件的，不曾雕琢的，纯净的，未被过滤的，自然而然的，不住流动的，没有负担阻碍的，纯真无邪的，自由——"

"哈，"魔鬼打断他，"可你并不自由，所以你的爱是受污染了的，你的途径不易理解，因为它是复杂的。"

寰星，依然面对着我，从额上擦去一道血痕。"你是捕食人类不完美性的撒旦，人们的崇拜是被限定在痛苦的操纵行为和恐惧性祈祷之下。你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报。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这次对话，或其他任何提及爱字的地方增加哪怕一丁点价值。所以，拜托，闭上你的嘴，闭上这张污秽圣地，永远别再说这些神圣的词汇。"

魔鬼站起身，长袍闪耀在阳光下，他大步走向寰星，怒火中烧于寰星的英勇指责。一把刀出现在魔鬼的手中，他从后方砍向寰星的脖子，砍开了一道大口，鲜血哗哗地激喷而出。就在刀砍开寰星的脖子之前，我能读到他的唇语：爱就是途径。

一切以慢动作发生着。他的身体前扑，蹶倒在我跟前。我不记得自己听到了什么。我根本不记得有声音。那是个缓慢无声的动作，我看着人类最伟大的无名导师中的一位，倒在了我跟前，如同一个提线突然被切断了线的木偶。我知道接下来自己必须做什么了。一切都清晰了。

魔鬼因着对寰星的暴力杀戮而兴奋不已，他的脸在邪恶狂笑中完全扭曲了。他弯下腰来，将刀插在了寰星的胸口。"这就是我一直提到的meanto要送给你的礼物。"

寰星喘息着，我以为那是他最后的喘气了，但我错了。他凝视着恶魔的眼睛。"你是被爱着。即使是你...即使是你。"一阵痉挛让他的双眼回转看向他的脑内，最后的一口气离开了他的身体。

魔鬼的情绪突然地起了变化。他沉默而茫然。如同一个陷于沉思的人。他站起身来，瞥了我一眼，以读取我的反应，可我是难以读取的。我的感觉如此深藏着，没有人能理解或看透我正在感觉和想着什么。

"我会怀念有他作为范例的日子，"魔鬼承认道。"他非常好地履行了他的职责。或许你想要递补他的角色？他的位置空缺了，正如你清楚看到了那样。"

"我接受一个普通人类的角色。"我毫不犹豫地。说。

我看着那血的溪流，顺着金色的平台流淌。我赤足，我看到那溪流在向我的放下本来，仿佛试图触到我。可能它就是那么想的。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寰星的本质还活着；在跟他共同祈祷时，我触摸过它，但是这个流向我的红色幽灵却不真实。当那些血水开始触到我的脚，我的时空开始逐渐消失，我失去了知觉。

第十四章接口界面

我睁开双眼时，看到黑暗。那洞窟的气味，是我唯一熟悉的实相之根，它给我带来安慰。我在完全黑暗里躺在一个床上。我可以听到远处的滴水声，还有，聚焦凝视后，可以看到我所处房间的空旷轮廓。可能有个走廊连接着一个遥远地方，那里有一盏灯，它的光线飘进来了。我的头有些痛，嗓子干燥。我需要些水。

我刚开始思考水的瞬间，我的脑立刻想起那柠檬水，于是跟魔鬼的整个故事，以全部的细节，以时光旅行速度的和精度，流了进来。我坐起来，立刻渴望找到珍妮丝，告诉她我的经历。

我在这儿，她说道。欢迎归来。

我转头看见珍妮丝的背色身影，坐在我床边的一个椅子上。一个火光闪动，仿佛擦着一个火柴，她点亮了附近的一根蜡烛。她跟以前一样，即使在这烛光的暗淡里，她的美丽依然溢满整个房间。

"现在你理解自己为什么放弃使命了吧？"她问。

我揉着眼睛，希望看得更清晰些。"我知道了，虽然很难让人相信，对于简单如我这的人，这样的状况会存在。"

"简单里拥有着力量。"

"我没有了普通为何物的记忆，我还是个普通的人类吗？"我问。

"你在所有方面都很普通，除了一点：按照计划，你的使命会改变世界，而通过改变这个世界，你将改变整个宇宙——"

"请原谅我打断你，"我说。"但是我见到的每个人仿佛都知道我的使命，除了我自己。为什么？"

"我们认出了你。我们知道那就是你——那个将按计划去启动革命的人。"

"什么革命？"

"这场革命是你将发现的一个接口界面所引发的结果。"她回答。

我将双脚放在地上，坐在床上面对她。"接口界面？"

"曾经有个时代，一个很久以前的时代，这个岛上有着上百种独一无二的生物，在这整个银河系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都是些试验性生物。它们的创造者是一种庞大的科学性心智——一个群体心智为了非常特定的目的，发明了这些创造物。

"其目的，我不能揭示，但我可以告诉你，将会有个接口界面被创造出来，以容许跨种族的交流。我们，人类，就能够跟那些生物对话。"

"所有的那些生物？"

"是的，"她点头。"所有的。他们在几乎所有方面是我们的类似物，在某些实例中，他们就智力才能而言是我们的长者。有一个种族拥有着难以置信的具备的头脑能力，使我们相形见绌，完全就像人类会让田鼠的智力变得相形见绌。"

"这个群体心智来自哪里？"

珍妮丝顽皮地笑道。"当然，他们来自跟你、我同样的地方。"

"这跟我发现一个接口界面有什么必然关系吗？"

"我只是试着帮助你去理解，我说到接口界面时所指的意思。三十七年之内，一位有着杰出才能的科学家，按计划将会发现一种方式，去建立起一个人类接口界面而连接上一个新的次元。将这个次元想作一种更精微的实存性频率，就类似于你现在和我所在的这个。"

她伸出手放在胸前。"它真地就实存于这里，就在此时此刻，可你能看到它吗？"

我保持着沉默，知道这是设问。

"人类的感官系统没有能力看到这个频率，所以就需要一个接口界面，以允许一个人类存在体验这个本质的世界。自从生命出现在这个行星以来，这个本质性的世界，就一直在人们体验中缺失着。"

"为什么一直缺失呢？"我问。

"它被人类的身体-心智系统给关闭、解调了。我们的身体是如此过度地调频于我们的三次元世界，以至于无法调音接收其他任何的频率的光、色、声、能量。我们的感官系统一直阻碍着我们的心智去理解实存于真实世界的真正本质的能力。"

"你提到的那个科学家，就是未来某个时间的我？"

珍妮丝点点头，叹了口气靠回到椅背上。"应该是你，但你在自己的过去做出了，一个放弃该使命的决定。告诉我你的经历吧。"

我解释了全部细节她偶尔会问个问题来确认自己的理解，但是在那接下来我讲述自己经历的二十分钟里，我的情感保持着沉重，特别是当我提到冥星时。

等我说完了，珍妮丝递来一杯水，我一口气喝干了。"你这个经历是一段记忆，而非一个梦，"她宣告道。这样的话语对我耳朵感觉就像一声惊雷。

"怎么可能？那显然是个梦。说那是关于真实事件的一段记忆太捕风捉影了。那样的魔鬼，是我幻想出来的，他们根本不存在，不是吗？"

我知道我的声音很防卫而迷惑，我可以自己听出来，但是我的深层自己却有些相信，她说的可能是真的。那是段记忆，但何时何地，我不清楚。

"极其少数的人，"她答道。"或许亿分之一的人吧，会遇到撒旦，并以你那样的方式跟他互动。作为所有魔鬼中最有力量的，他能遍观整个时间线，并在一个种族开始增长对于我刚才提到的本质世界的知觉时，观察他们。你看，在最基本的层面，只存在着两个地方：本质世界和种种印象世界。种种印象世界是本质世界的影子或回声。"

"撒旦有着一定的凌驾于种种印象世界之上的力量，但本质世界不是他能闯入的地方，他也没有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的力量。但是，他知道，当人类开始感知到这个本质世界，它的力量和权力很快就会受到侵蚀。这种权力的被侵蚀是他所恐惧的主要事件，他会以他那相当大的力量去做任何事来避免其发生，或至少是延迟其发生。"

"当人类的先驱们体验到这个本质世界，哪怕惊鸿一瞥，他们就开始写下它，谈论它，将他们的经验分享给那些没有调准于这种精微频率的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通过科学推理的能力，开始创造出技术来帮助自理解这个，可见印象世界之下的更深结构，可这些理解被卷入了秘传理论和数学里。"

"那个时代，被知晓为伟大纪元，那被预言为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印象世界的旧方式，必定释放掉对本质世界的紧握。自从时间在这个行星开始运行以来，我们一直等待着的，就是这个揭露。"

珍妮丝停顿了一会儿，仿佛正在将特定的念头放牧到唇边。"你按计划要去创造的这个接口界面，是这两类世界间的桥梁，而它将使得渴望的人们看到这个本质世界，并越过影子引发的怀疑而了解到，本质世界是真实的，是他们身为鲜活存在时的身份及目的的真实源头。这个接口界面是扩散工具一将所有渴望仰望本质世界的人带入一个新的认知中，认知到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象。"

"这么说，我放弃了我的使命，因为我恐惧撒旦的力量会毁掉我？"

"你选择了在那样的环境下能选择的唯一道路，但环境可以被操纵和改变。你到这个岛上来访问我，就是实例。"

"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个岛？"

" 它被守卫着。撒旦无法找到这个地方。这儿超出了他的权限。这种安全性允许我们像这样谈论而不用恐惧被窃听... 无论那是谁。 "

我仔细的聆听她的词句。我承认，我在她的临在下确实感觉安全，无论那是因为她的美丽，还是我的失去记忆，或这个岛屿的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但是我开始理解我为什么在这里，和我需要做什么了。

我深呼吸，想起了一个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围绕这我的问题。 " 你是谁？ "

" 我是个向导... 我是你的向导。 "

" 那你正将我导向何方？ "

珍妮丝看向了别处一会儿，仿佛是被远处墙上的什么打扰了。 " 可能向导是个不太合适的选词。代之以，我们使用催化剂这个词吧。你是自己的向导。我只是打开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以便你可以决定属于自己的道路。 "

我站起来，手掌向上，伸开双臂。 " 你认为寰星向我展示这个姿势是什么意思？ "

她看着我，如同一个人在凝视一座有趣的雕像。 " 这是个古老的手印。它意味着向那些永恒的力量敞开自己。它也用来形成一个自己跟敌人之间的屏障。 "

我疑惑为什么那个姿势没有生效，来保护他避免被那个魔鬼切断喉咙，刺穿胸口。那个记忆让我颤抖，我唯一希望做的就是停止去想它。

" 我一直没有机会问你关于我在餐厅那个幻觉的含义， " 我说。 " 我爬到那个火山的高之后，我去到那个湖边，看到了那些深水里巨大的怪物。我在我的视象里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洞的地面和桌面上，也有它们的图纹。它们是否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实验动物的幸存者？ "

她点头。 " 你希望跟其中的一个谈话么？ "

我被那个问题惊呆了，我的脑僵住一两秒。 " 我向自己保证不再走近那个湖，在我的视象里，那些怪物仿佛性格很残酷，因为他们显然试图将我变成它们晚餐的。我跟那样的生物有什么可说的呢？ "

珍妮丝笑着站起来，抓住我的手，将我从床上拉起。 " 让我们去看看，它们对你说些什么。 "

在她拉我起来时，我能感觉到她的力量。一瞬间，我们彼此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贴近，她整个临在都在我上方，虽然只是朦胧一瞥，我的身体颤抖起来。我能感知她看着我的温婉双眼变得愈发明亮。我能感觉身体正在giveaway显露自己的本能，但我无力去停止这种反应，它是如此的根本，真真正正统治着整个宇宙的。

第十五章昆腾萨穆（量子之和）

珍妮丝领着我来到我早些时候我游泳过的洞室，然后进入了一条隐藏在水池后的走廊，走廊陡降着蜿蜒而下。几分钟后，道路恢复成水平的level off，我能见到些看上去是人造的小房间；因为要说是自然建筑的话，它们太过平滑，且造型完全相同。

珍妮丝解释说， " 这个地方曾经是座实验研究所，但是多年前设备就被搬走了，现在它只被用于通讯。 "

" 被留下来荣耀着这个小岛的生物只有六个， " 她语调庄重地说道。 " 它们被知晓为昆腾萨穆（量子之和），正如你见证过的，他们非常巨大。它们的智能是...

与众不同的，正是他们帮助我们的科学家理解了。你将利用的那个接口界面的构建方法。"

十几个问题同时涌现于我的脑海，我的心智试着整理它们，找到最易提出的问题。"在这岛上创造的数以百计的各式生物中，为什么昆腾萨穆（量子之和）是唯一被留下来呢？"

珍妮丝没理会我的问题，示意我进入了我左边的jetoff的小屋子。一扇厚厚玻璃窗口，从房间开向水池深处，池水非常清澈晶莹，但光线如此幽暗，使我无法看到任何事物。一个小苹果大小的奇怪机械装置，悬浮在房间中央。我无法看到任何吊线或支撑平台，而它正在轻微振动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我有种怪异的些许不舒服感，感觉这个东西是有生命的。"这是什么？"我指着那个悬浮物问道。

"仔细看，"她回答。

她将手靠近那球体，它立刻被激活并开始发光，仿佛在与珍妮丝的身体共振。它的运动或振动，也同时在加速，就这么继续着直到——变得就像飞旋的扇叶——我几乎无法看到它，特别又是在房间里如此昏暗的光线下。

一种非常微弱的呼呼声能被听到，但球体精确地保持在原来位置，房间中央的地面之上约五英尺处。我看到珍妮丝走向玻璃窗口，看入另一侧那神秘的黑暗水域。

"这就是我们召唤他们的方式。"她低语道。

我想问，她所说的我们是指什么，还未来得及将问题组织成话语，就看到，一个有着模糊的冷光轮廓的巨大影子，向玻璃窗靠近来。珍妮丝示意我站得更近些，可是，当我看到如此巨大的生物游弋在水里，我的身体因为恐惧而根本无法挪动。

我得说，它至少八十英尺长，身体是深灰色的，带有蓝色斑点，整个身体上都有分散发着冷光的椭圆。它就像一条海蛇，但是非常美丽、庄严，我甚至想到了神圣这个词。它整个身体都带有呈线状排列着的发光圆体。它巨大的头部簇生着令人惊讶的各式鳍、角、和须。下巴上的那条奇异的附生物只能被看作室冉须。更仔细去看，能看到它的身体上有着许多微小的光点，看上去正不断变化形状地移动于这个生物的全身上下。双眼是一种金色的、深不可测的光，以一种微妙而奇异的方式散发。

珍妮丝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拉得更近些。"今天你很幸运，我们见到的是昆腾萨穆（量子之和）的备受尊重的一家之主。她的名字叫翠希。她的行事方式总是非常有趣。"

我对这珍妮丝的眼睛凝视片刻，当她耳语时，感觉到她的呼吸触在我的脸上。"你为什么耳语？"我以自己能够发出的最轻微的声音问。

"来，"她抓起我的手臂，将我带到旁边的一个有门的房间，里面只有一把椅子，看上去是由早前看过的那种黑色材料凿成的。珍妮丝指着那个椅子，暗示我坐上去。椅子触感冰凉，形状更像马车chaise沙发而非椅子。上面有着大约五十个小孔，散发出微弱的黄色光线，当我的身体盖住了光线，感觉椅子非常轻微地振动起来。

"将手臂放在这儿，"珍妮丝指示道，接着又将我腿放好。房间里几乎没有容下两个人的空间，但珍妮丝还是尽力帮助我轻松地达到适当的姿态。令人惊讶的，

椅子非常的舒适。我以越45度的倾角靠在椅背上，能够舒服地透过玻璃窗看到翠希。我感知到她也正在观察我。

我的心因期待而狂跳着。" 这是如何工作？ " 我问。

" 它们让翠希来，一定有什么原因， " 她说。" 她总是有点出人意料，所以对到来的一切保持开放吧。 "

" 但我到底如何... 跟她交谈？ " 我指着玻璃窗外悬浮着的巨大生物道。

" 我离开房间时，门的关闭会触发通讯接口界面。我要将这个放进你的耳朵里。她递给我两个物件，看上去像缩微蘑菇，只是它们带有一些光点构成的矩阵。这是聆听设备。说话时就正常的说，房间本身就是个广播系统，会将你的声音，以翠希可以解码的振动形式传给她。而且再说了，她理解我们的语言—或许比我们理解得更好。 "

珍妮丝从我手里拿起耳机，将它们放在我耳朵上，每边一个，小心的将它们合适的放进我耳里。" 它们感觉合适么？ "

我不安地点头，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翠希。

" 你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我离开之前还有最后的提问么？ "

" 你为什么离开？ "

" 昆腾萨穆（量子之和）是非常重视隐私的生物。她们一次只跟一个人沟通。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为了什么，但这是它们的要求，而我们一直都尊重。好好享受你的交谈。 "

我听到门在身后关上了，房间突然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中。耳朵里的聆听设备，只是加重了我的隔绝感。我聆听着。什么都没听到。或许我应该开口，而就在我准备说话时，一种细微的噪音抓住了我的注意力。那听起来像电流。非常微弱—几乎听不见，但是带有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复合性的声音。

出自这电流噪音，我听到一个话语声浮现出现。那是人工合成的声音，但是带有一种韵律—一种流动—使得这声音变得柔和了。

" 生命，只有在被结合上一种允许智慧进入的扩展性空间时，才具有了意义。所以释放开你内在可能存在的任何局限。容许我们成为无限。你同意吗？ "

我的某部分被激活了，这是某个休眠了非常长时间的部分，但是我知道，这是我的那个部分比一切更经久的部分，而我只能以一个名字来标记它（灵魂）。

" 我同意。我完全同意。 " 我答道。我的声音在这个房间里听起来非常不同。我几乎认不出那是自己的。

" 在你们世界，你的名字是什么？ "

" 我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我患有失忆症。 "

" 所有人类都有。你要么是个有智慧的人，要么你是在谈论医学状况。是哪一种呢？ "

我笑道。" 很遗憾，是后一种。我来到这个岛，没有关于我过去的丝毫记忆，包括我的名字。我今天稍早的一个视象里，我听到一个名字被叫到，但诚实地讲，我不知道，那是否是我的名字。 "

" 那个名字是什么？ "

" 所罗门， " 我回答。（译注：所罗门，古以色列国王之子，以智慧著称。常喻，大智慧的人）

"那么让我们约定，至少现在，你的名字是所罗门。我得名字是翠希。"

这个巨大的生物停顿了一会儿，我则等待着，不确定该如何继续。

电子噪音看上去先于翠希的话语进入了我的耳朵里。"我在这个行星上生活了1212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伟大的天空及其五彩的光斑。可是，我理解，伟大的天空是存在的。这如何可能呢，所罗门？"

"我不知道。"

"那是因为我这个世界的自然本性。如果它具有深度，就会具有高度。如果我生活在深处，我知道，就会有其他存在们生活的高处，因为生命充满了这个宇宙。这是一个被所有智能生命所理解的常量。"

"记忆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他们知道它依然存在。将人们拉进此刻此地的那些经历，从来没有不忠实unjustly地起效过。记忆是欺心的falsehearted，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了将人的注意力保持在此时此地？"我试探着说。

"完全正确。如果记忆完全失去了，就如你这种情况，这会使得你得以清晰地看见你眼前的事物，而没有上千张的面孔和万亿个词语带来的混乱。你看到了眼前的是什么呢，所罗门？"

我张开嘴准备说话，可接着却停在了震惊的静默里。我无法再看得见翠希。她消失了。那个散发着冷光的轮廓，她刚刚还可见的实实在在的身体，消失不见了。"我看到空无一物的水。你在哪儿？"

"我依然在这里，就如你的记忆一样。"翠希回答。

开始我以为她在跟我玩游戏，但是像她这样的高度智慧的生物，会跟一个陌生人开玩笑，撮，仿佛很值得怀疑。

"你知道一个我这样身形的生物，怎么能消失吗？"

我摇头。"我猜不出来。"我说，努力聚焦看入那水域，但是我看得越仔细，就越证明她确实消失了。

"我是没有限制的。没有一个牢笼或束缚能够将我局限在一个不变之处。我是没有界限的。我可以变化，迁移，蔓延，转变，因为我没有被束缚在一个服务于我的东西上，我的身体是为我服务的。因此，我能够将我的身体变成和水一致一拥有一切物理特性。这样以来，对你的身体感官而言，我就完全不可见了。"

"你是如何得到这种能力...或体认的？"我问。

翠希那巨大的身型慢慢的又出现了。我惊异的看着她再次物质化。她巨大的身体平滑而轻盈的悬浮在深水里。

"我们种族的数量非常少。我们的基因构造不是在自然秩序中进化的结果。我们是被伟大天空的存在们创造出来的，这些存在们本身是无限的。他们将这种可能性带给了我们种族，来看看我们会如何运用它。举例而言，他们想要知道，我们会渴望变得多智能，我们是否会保持我们遗传基因模板所预设的大小和形态，以及我们是服务于我们所在的世界还是控制它。"

"但如果你们是有限的，你们的创造者为什么会思考：你们会成为什么，而不是你们想成为什么呢？"

"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无限的，"翠希说。"事实上，他们对我们隐藏起了这知识，而我们需要自己去发现它。某种意义上，我们没有关于自己真正天性的记忆，所以说，我们和你们比你所以为的更相像。"

我凝视着那神奇的生物，它悬浮在只距离我二十英尺远的水里，因为她的临在而感到不可思议。我感觉在跟一个无邪的女神对话，只是她的形状不是我们在精灵故事里常描述的那种。

"你们如何发现自己是无限的呢？"

"就像所有伟大的发现那样，那是试验的产物。我们试图找出，我们栖息于海洋最深处——生活在这完全黑暗的无声水下世界——的原因。我们有很多眼睛；个人而言，我有242个，但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眼睛。它们能看见不同频率的光，因为这一点，我们有能力遍观时间和空间的所有次元，甚至包括非-时间和非-空间。"

"这种看穿时间和空间所产生的层层幻象的能力，是我们最好的才能，而我们就如何运用这种感知力进行了大量实验。我们进化出了复杂精细的技术来，去越发深入地看入和理解那创造出了诸实相的实相。我们发现了一层又一层，每当感觉自己终于彻底找到了一切的意义，找到了我们称之为的那诸根之根时，我们却发现自己的旅程是永无止境的。"

"你看，拥有着所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必须去感知真相，可真相却总是岔入了更深、更广、更高的种种螺旋实相里，这些实相如此精微，如此地充满爱，让我们根本无法进入。我们因为自己渴望知晓的欲望而被排斥在了其外。这就是我们的限制——渴望。"

"我们练习了很多世代，去使自己摆脱这种终极而巧妙的限制。为了去除这些细微的欲望之须，我们创造了一整套技术，这成为了我们的神圣作品。关于这智慧性身体的知识被教授给了全族的每一个成员，这样一来，我们就基于我们的信仰而变得统一了。我们也创造出了各个旅程的地图，并教授它们。"

"我们整个种族都聚焦在了这项工作上，我们又想到，其他的种族可能也会对我们的神圣作品感兴趣。但是，我们从未跟这个行星上的任何种族互动过。我们是个隐居的群体，而在那个时代，我们只有约四千名成员，所以，我们派出我们最好探索者中的一位，去搜寻出一个，可能会对我们在其他实相次元的那些发现感兴趣的种族。"

我努力尝试着去理解她这个故事里的范畴。"怎么找？他怎么建立上联系的？"

"考塔瑞写下了我们神圣作品中诸多最为意义深远的章节。他就是我们最好的精微领域观测者，在全体昆腾萨穆（量子之和）中，正是他，最为坚定地要分享出我们的洞见。我们族类从未有人冒险去到过海洋表面。"

"为什么？"我打断道。

"那非常危险。我们想象水面是我们这个时空的屏障和界限。"

"但是你刚才说，你们有能力看穿时间和空间——"

"是的，但是这是不同的概念，因为我们将我们的世界体验为一种有着不同能量混合体的实相，而物质光不是这种能量混合体的一部分。哪怕只是接近水面世界，我们都会暴露在灿烂的阳光下，而这种光对我们的眼睛而言，太过粗糙刺眼。不

过考塔瑞有个计划。他为自己的眼睛发展出了一种多层的护套，这可以保护他。这样他就可以升到海洋表面，尝试达成接触。"

"跟谁接触...或者说跟什么?"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翠希说。"我们知道，我们上方存在着其他生命形态，但从未与之互动过，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是否能找到可以沟通的其他种族，但我们感觉到一种责任去跟这个行星上的其他种族分享我们的神圣作品。"

"为什么?"

"这是个合乎情理的问题，我却只能提供一个不合情理的答案。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冲破了幻象牢狱，看到了无窗围墙外的那些领域。我们是到自己已经拥有了特别的洞见，因为甚至在旅行到那些更精微的实存领域时，我们所遇见了实存体们都相信自己之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旅途中遇见的每种实存体都相信，他们的实相就是唯一的现实。他们总是惊讶于我们旅行于他们世界之外的故事，并且断定立，我们不是在编造故事，就是单纯地疯掉了。"

"昆腾萨穆（量子之和）因为这样的事实而确信，绝大多数实存体都已经将自己的身体进行了适应性的改编而调音到了他们领域的优势实相，改编和调音如此地彻底，以至于他们无法感知到他们世界之外的一切了，这降低了他们的自由感，从而使得他们更易于被控制。我们感觉到一种道德义务，就是告诉任何愿意倾听的存在，宇宙被分成了如此错综繁复的层级，以至于为了得到自由——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必需去经验其他的领域。我们的神圣作品使得任何实存体都可以通过正确而勤勉应用而实现这个目标。"

"考塔瑞成功了吗?"

"不似我们希望的方式，他能够与人类达成接触，但却没能做实现沟通。他因着巨大的身体，太被人们所恐惧了，而且，至少就人类的眼光而言，他外表很可怕。他被视成怪物，而非什么解放者，人们不是逃跑，就是竭尽所能地围捕和杀害他。"

"经过几年的尝试后，他返了回来，放弃了。我们都放弃了。我们觉得，我们世界的其他生物，不是没有准备好接受我们的神圣作品，就是喜欢活在单一世界里，贬斥哪怕一丁点的频率变迁。唯一且已知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才是舒适的，甚至才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决定放弃我们那单方面约定的使命。"

"这一切又是怎么被改变的呢，我是说，你现在正在，对话于人类...我。这是怎么发生的?"

"在考塔瑞娜寻找人类沟通的旅程中，他来到了这个岛上。你知晓为珍妮丝的那个女人，我们则称之为聆听者。"

"珍妮丝两千年前就活着了?"我脱口而出道。

"是的。她是这个岛、这些海洋、这整个行星的监护人。"

我听到了翠希的回应。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但是同时，这些内容没有被我的心智完全吸收。一个如此美丽的，衣衫褴褛的，住在火山里的女人，怎么可能是整个一个行星的守护人呢？这根本不靠谱。

翠希，仿佛感知到我的困惑或怀疑，又说道。"你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看上去是人类，但她远不只是人类。她是一种行星规模的意识的代表。她是这个行星的声音，正是这位聆听者，帮助我们通讯于其他种族，并分享出我们的发现。"

我缓缓地摇摇头，试着理解所听到的。这不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信息，但却有着什么压着我。"这怎么可能？"我几乎是自言自语道。

"跟你一样的，行星也不只是物质性的东西。它们也拥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是一种集体能量的意识，这种意识以生命——气候系统，河流，树木，海洋，矿物，和动物——灌满了这个行星。这种能量被编排成了一曲交响乐，去同时支持和演进着所有生物。想象下，使得你和我能以我们现在的方式沟通的复杂事件链锁。人类会说，他们通过科学和技术建立了这些，但事实上，却是这我们称为，那个聆听者。"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所有的发现，只要是产生于这个行星的，就有着一根绳索，将它们连接到这个行星中枢灵魂，而无论所发现的是引力、电力、还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最微小粒子。人类喜欢认为自己是做出发现的人，但事实上，却存在着一种不可见的力量，秘藏在这个的隐匿岛屿上，这才是所有真正发明的缪斯，没有它，发明根本不可能。"

"但是人类发明了毁灭地球的技术，比如挖金子，或砍伐整片森林造纸。为什么地球的靈魂会帮助发明如此毁灭性的技术？"

"有时候，在狭小时间范畴里看起来是毁灭的行为，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去，事实上对于创造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催化剂。你看，这位倾听者，不属于你们时代。她看起来三十岁，事实上，我向你保证，她超过四十亿岁了。她拥有着意识连续性，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纪元，因此，她理解一种远为不同的韵律。她观看、倾听、回应、感觉，并行动以一种你们或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

"对她而言，这行星是时、空之海里的一个小岛。她是这岛上所有一切的监护人，她也了解构成了她真实形态的那所有生命和所有物质的种种能量，她只有显化成珍妮丝，你才能对她的灵魂有着直观的感知。这就像通过看一块石头来理解一座山。"

翠希正在解释的概念如此难于理解，我无法接受它。这太抽象了；一个行星会有个灵魂，而这个灵魂会从虚无里显化成珍妮丝，这太不可能了。这些都太难于相信了，我开始怀疑，我是否在一个梦境里？我是否精神失常了，所有这些都是我想象出来的离奇情节？

"请不要误会，"我开口。"但是你说的这些的范畴，已经超越了我可能相信的能力。即使我出于失忆症状态，你说的对于我而言，还是不可能。"

"无论你感觉如何，事实依然是事实，这就是真相，"翠希实事求是地宣告道。

"为什么地球会有一个生活于遗弃荒岛上的年轻女子的角色形象呢？"

"这个岛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是被遗弃了的，而对你而言她是个女人这个事实，无关于是她化身为人形态的地球代表的这个更宏大实相。她实存于这种方式，是为了理解人类是什么，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促成人类大家庭里的一些人去发现那些神圣作品。"

然后是长时间的停顿，我寻找什么来说，但什么都没有。我的心智如同一口无用的呼气喷了出去。

第十六章最初诞生者

"关于你，珍妮丝说了什么？"翠希问。

因着她的发问声，我恢复了自己的焦点。"她告诉我，我的使命是发现一个接口界面，连接上一个人能将自己体验为灵魂的次元。"

"现在我懂了。你就是人类的考塔瑞。"

"这是什么意思？"

"总是存在着两种通向灵性次元的途径，一种是主观经验的旅程，由一些神圣作品的热情追随者达成；另一种是则经由科学一种种技术的镜头。主观总是先于客观，就像密传教义总是先于世俗宗教一样。"

"我们种族的考塔瑞及其他人，带来的那些简单却深刻的真理，是我们从采掘自灵魂的那些更高领域和更精微振动中的。我们将这些洞见精制成可以进行分享的形式，寻找了多年之后，我们终于找到那位愿意聆听和接受的存在。"

"珍妮丝早已知道我们所发现的那些次元，但她还是接受了那些资料，将之分享给了她能影响到的那些人类老师，而我们的神圣作品就开始扎根在人类意识中。"

"但你们的世界里存在着如此多的分心和干扰，无论那些教导或老师在精神上如何有力，个体都会被拖拽住，被幸存性的现实，文化规范的压力，以及他们人类身体那非常实际的种种限制。"

"在我们的神圣作品中，有一个预言，提到这种能看到灵魂的技术。它被称为伟大入口。它是个最精粹的发现，能够在作为进化中种族的人类轨迹中，催生出最广泛彻底的转变。如果你是发现这个入口的人，那么你就是你们世界的考塔瑞。你会和这位聆听者一道，共同发明那内观望远镜，就是在这内里，所有人都能看到灵魂的星辰。"

翠希晃动着她那巨大的尾巴。出现了长长的停顿了，接着她说道："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太可能，甚至太牵强了，但如果珍妮丝这么说到你，那这就是真的，而你就必须相信它，因为她可没有犯出错或说谎的功能。"

一种奇异的情感涌到了我的舌尖。感觉就像愤怒混合了骄傲。"可即使这是可能的，至少对于我而言，更大的问题是，人们是否会真正地关心？如果人们关切于将灵魂知晓为自己真实的存在状态，他们为什么不去经由那些神圣作品找出它？你自己也说，昆腾萨穆（量子之和）旅行过了很多领域，生活其间的实存体都没有尝试旅行到超越自身世界之外的更高国度。自由意志该怎么办？即使我能制造出这种接口界面，人们依旧需要有愿意去看它...去使用它。不是吗？"

我等了一小会儿，看看翠希是否有什么评论，但听到的只有静默。"没有技术能制造出去看的渴望，"我继续道。"想想望远镜，有多少人会用望远镜去欣赏夜空奇观？他们缺失的是意愿。没有技术能制造出了解内在的渴望。"

我释放掉了，自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与我有关的所谓使命起，就一直没被尊重过的东西。人类的意志——这就是我感觉到的，在我被设定去达成之事的等式里一直被漏掉的一环：人们去理解自身实存性的更深层次的意愿。

最长的一次停顿接踵而至。翠希看上去陷入了自己的思绪里。这时，微弱的电爆声涌入了我耳朵。

"你很智慧，问到了人类的意志，人类意志被证明已经被一些势力控制了，这些势力渴望维系更低的实相，以便确保其奴役制形态之繁荣。即便如此，难道我们就选择什么都不做？如果人类的意志被破坏了，难道你就不想设法修复它吗？"

"伟大入口是一项等价于自我体认的技术。它是人类和灵魂间的接口界面。如果人类能够将自己视为灵魂，每件事都会改变。监狱围墙会倒塌。监狱警卫会废止。一种看入人类及一切生物的深处的全新途径，会成为新的范式。首先，它只会使很

小比率的人，看到自己内在的灵魂，之后，它会一浪又一浪地波及到行星的其他人。一旦它被发布，就没有东西能停止它。"

我故意发出了一声幽幽的叹息道。"你是说，人类意志会转变？突然之间，人们就关心起自身内在了？为什么？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科学。"

"科学？就是科学？"

"这不是惟一的原因，但它是主要的原因。正是这个原因，让人们去看，一旦他们去看，他们就会看到那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们看到了自己内在的灵魂，他们也看到每个人内在的灵魂。看这个动作变得无比诱人，因为看到事实在这个行星的几乎所有家庭里都能轻易实现。你发明的接口界面就是改变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的预言所描述的。"

"这个预言出自哪儿？"

"我们所有预言都生自同一个地方，"翠希说。"它来自我们的创造者们。"

"我能看看这个预言吗？"

说出这个问题后，绝对的静默随之而至。我突然感觉到无法抵抗的疲倦。就仿佛一团浓雾进入了我的心智，我却无力阻止。当其增长着规模和影响力，我别无选择，只能闭上眼，当双眼一合上，我就开始看到了光，那光渐渐转变成了弥散着的种种形状，进而开始显现成种种实物。

突然间，我出现在一个大教堂或是某种大房间里。那感觉就像教堂或庙宇，但是它很简洁，无论感觉上还是视觉上都带给人无限的愉悦感。一种清明感正在我的内里激起，仿佛想要爆发出来，好让我发现它。我环顾四下，但看起来就我一个人。

"有人吗？"我试探性地问道，转着身观察着这个巨大房间的内部，房间有一些巨大的拱门，而且每个方向都有些繁复的石雕。

我的问话丝毫没有回应。只能听到轻拂过屋外树林的风声。吸引我注意力是一扇灰色岩石砌成的开启的拱形窗口。外面是掘入天空的摩天大楼般的巨大树木。叶子是明丽的翠绿和深沉的海蓝，有着宝石般的色调和透明性，每一片都有餐盘那么大。

一个人清了清嗓子，我转过身，看到一个穿着飘逸蓝袍的男子。个子很高，温和的蓝眼睛，银白色的头发。他的外貌从每个方面来讲都如此沉静。"需要我帮忙吗？"

最开始，我完全没有说出话来。完全被自己所看到的迷着了。他的皮肤，就如那些树的叶子，是半透明的，透散发着一种内在的光。我...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到这来的，我结巴道。"我是在哪儿？"

"告诉我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他说。

"我正在交谈于翠希...她...她是个昆腾萨穆（量子之和），我们正在一个岛上对话。而...而她告诉了我这个我属于其一部分的语言，我问她...是否...是否能看看这预言，然后我就变成如此疲倦...接着就睡着了..."

他抬起示意我停止说话，"这正是我非常乐意做的。因为我觉察到，自己正毫无条理地乱语。你是的朋友with friends，所以你应该放松些。我们跟昆腾萨穆（量子之和）非常熟悉。翠希将你带到这儿，以向你展示一个预言，如果这是她的意愿，那我十分乐意顺应她的意愿。"

他带着欢迎的微笑，示意我走近去些。

"你是谁？这儿是什么地方？"我走向他时问道。他的目光如同探照灯般地落在我身上。我感觉自己如同穴居者，第一次走到了洞外，置于一位光芒四射的天使的检视下。

"我的名字叫菩提树，他回答时微微鞠着躬。我是中央种族的一员，是我创造了昆腾萨穆（量子之和），这个地方是我的家。"

"你是说，翠希将我带到了这里...如何...她如何做到的？"

"你是想我解释你抵达的过程，还是想看看你感兴趣的那个预言？你的访问很短暂，所以我建议你聚焦在最初的关切点上。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每件事都与你们的世界不同，紧随着每个问题，会有上百个问题形成在你的心智里。聚焦是这个世界的关键，否则你会迷失的。"

他微笑着俯视着我。他比我高太多了，而且无疑也比我沉着，我意识到，他的指点是对的。"感谢你的忠告。我想要看看那个预言。"

"哪一个？"菩提树回应道。

"我不知道称它叫什么，不过，它涉及到了一个被称为伟大入口的事件。翠希说，这是他们神圣作品里的一个预言，而且我在其发现的过程里扮演了一个角色。"

as usual跟平时一样，我的心智里出现了上千个问题。中央种族是谁？他们是如何创造昆腾萨穆（量子之和）的？如果他们能创造出昆腾萨穆（量子之和）这样高阶的生物，那他们还创造过别的什么？这个地方在哪儿，为什么感觉上如此熟悉？

"如果你跟我来，我会向展示这个预言。"菩提树转身走入了一条走廊，走廊两侧都点缀着无玻璃的圆形窗口。我能听到下方溪流的潺潺声，但却看不见水。我有种感觉，这条走廊是一座横跨于河、溪之上的廊桥。

来到走廊的尽头，进入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八个空空的基座，每一个都距离地面四英尺高。房间那高耸的各面石墙上，都覆盖着绚丽的织锦，光被充满了一种美丽温暖色，看上去它们正散发着自己的光。

菩提树走到一个基座前，触摸之后说了一个指令。那是一种我无法识别的语言，但是我能感觉到房间的某种变化。基座上方，一块约莫8英寸厚的黑幕缓缓降下，在其黑暗里，一个天使的形象，以完美的色彩和细节浮现出来。不完全是通常被描绘在文学和艺术作品里的那样的天使。首先，它的皮肤是蓝色的。另外，尽管它有翅膀，却相对小些。它显然是类人生物，但我有种感觉，它可以变成它所选择的任何形体。

"这是谁？"我听到自己在问，完全被自己所看到的迷住了。

菩提树看了我一眼，说出一个指令定格了我们正看着的这个图像。"它是最初诞生者。我们的已知宇宙里，存在着七个宇宙，每个宇宙里有一位最初诞生者，收录着该特定有感知种族的原型。这位就是我们的，但还存在着另外六位。我们只知道这些存在们的这个头衔，因为它们没有别号。正是他们持有着他们各自宇宙内中央种族的遗传基质。他们是我们的创造者，通过他们，我们成为了行星范围内的物质生命的创造者。"

"那么说...它是上帝？"我问。

"不，还存在着创造最初诞生者的那位，又或许，那位之外还有另一位。我们不知道，这种创造行为延伸了究竟多远。我们相信存在着初始的创造者——一个我们

称之为第一源头的单一点，但是它是一个谜，而我们相信这个谜在扩张性的领域会永远保持下去。"

"上帝不存在？单一的全知上帝是虚构的人物？"

"我们不知道是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创造者，还是存在着运作为一体性存在的多个创造者。我们不了解那所有生命的源头。有人宣称他们知道，宣称他们自己见过或是对话过那一即一切者，但我们只知道我们宇宙的最初诞生者，而大多数种族称之为上帝的正是这第一诞生者。"

我指着那个定格了的蓝色天使图像。"那我的同胞，人类种族呢，也信仰这位是我们的上帝？"

"不，他并非你们信仰的上帝。你们的行星历史中流行过很多神。只有一个行星的全体居民通过了伟大入口，最初诞生者才会第一次被见到，这恰恰正是最初诞生者要在这个预言里提到的。你准备好聆听了么？"

我点了点头，将全部的注意力转到蓝色天使的耀眼图像上。

菩提树说了个词，最初诞生者的形象就再次开始活动起来，它的翅膀在精巧地移动着，仿佛在直接对我述说，尽管我知道，自己正在观看一个电影的等同物。当话音响起，我因其声音的纯净而颤抖起来。这不同于我所听过的任何话音，不幸的是，我甚至找不到方式去尝试描述它。

"我现在提到的这个预言，是正在倾听的你将参与其中的，否则你不会听到我的话。我们是这个通往灵魂之入口的创造者，没有它，任何一个种族就会整体地在无知中走向灭亡。这是我们不会允许的状况。它不是一个可能性。一个种族会坚持着走向该入口的门槛，他们眺望过亘古以来心智的那些空间虚构物，他们会看到那存在于这较低幻象内里的伟大真相，他们会欣喜于，真相就是毫无限制的自由，就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整体则存在于一切浩大与渺小之物中。

"我所谈到的这个入口是一个接入点，使得一个种族体认到其最内在的本体，该部分涵括了个体灵魂的所有经验，个体灵魂又通过移情感受性积整合于每一个遭遇到的生命形式，个体灵魂涵括了无所限制的爱之传递。这就是主权性积分的意识状态。

"主权积分态是一个化身灵魂能够追求的最高意识。它是个体的倒数第二种视角，在行星范围内，只有极其稀少的个体能够以自己的意愿从生命中萃取出这种生态。这是因为较低幻象的重力场太过强大，以至于只有少数人冲破其掌控，爬过围墙，获得了关于自身领域的全景视野。

"甚至那些注意到了另一侧的人，也依然可能陷入另一层幻象的捕食，那会显得是最高实相，尽管事实上那仅仅只是较低频幻象的另一层级而已。存在着很多的层级。这整个宇宙是一个迷宫，被一群有着近乎无限多样性的人格所创造，他们一直在宇宙合一的外貌之下寻求着私人利益。这是生命与那形成较低幻象的势流之间形成的交织振动。

"如果你是我提到的这个入口的建造者，你就无疑是个一直追求着宇宙合一的人。你已经发现（前述的所谓）更高意识在其精微处是令人激怒的，在其耳语声里是虚幻的，在其所观察到的专横进化潮流的视野中是发人深省的。你已经目睹了时间和空间的构建学，以及它如何形成了种种围墙去侵犯自由感与无限感。你一直等待一种演变，结果却换来了不耐烦和失望感。

" 这个入口是一个途径，一个种族借以能重置自身的意识，将其轨迹更新到对自身真实本体的更高理解上。一个种族就是一个集合体。一个集合体有着一条底线或共同基础，来确立其常规和文化。它就成为一个种族的实相场域，而它可以成为探索发现的催化剂，也可以成为防卫的盾。在大多数种族中，它两者皆是。对于那些存在于正孵化着主权积分态意识的行星范围内的生命而言，这条底线就是主战场。

" 这两种基本势力一发现与防卫一正在较量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正在创造着意识的边界，并不断地将之推进那入口。那么，这入口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科技接口界面，被连接着行星上的通讯系统，而允许个体们去将自己看作灵魂，完全不受护套、身体、或任何覆盖物那较低幻象的妨碍。

" 这种接口界面将微小的人格汇聚进一个视野，去看到那支持和滋养宏大灵魂——我之前称为的主权积分态意识——的种种不朽结构。它只是惊鸿一瞥。不是全部的体验。它作为一个途径让个体看到，他们之前从未看到的：他们是灵魂。他们居住在使得灵魂得以进行体验的身体里。灵魂是真正的本体。这个入口确使这个真相压倒低频幻象。它证实了，个体都首先是不朽的灵魂，然后才是心智和身体。

" 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入口？为什么需要每个个体都获得这种视野或感知呢？个体早已拥有这样的感知。它不是一个需要被习得的东西，因此，一个人不需要挣得对这种状态的接入权。它是对记忆的惊醒。它是一种唤醒。

" 在时间里的某个点，一个种族被那些寻求私利胜于宇宙合一的人隔离在了自身知识之外。这道隔离墙建造得让这个种族甚至不将其视为围墙，而视为一个需要的对象，信仰，防卫和保护。而这堵墙有一个地基，那个地基就是无知，这种无知并非灵魂的故障，也非是显化生命的缺陷。它是创造时的设计。它作为一种方式，使得宇宙向外拓展，向内扩张。如果存在缺陷，我一这个大设计的创造者——就存在缺陷。"

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最初诞生者看上去在聚合一些新的念头。我无法移开自己的眼睛。我本想去看看，最初诞生者的后面是什么，它是在哪儿说话，附件是否还有其他人，但是，我无法将目光从它脸上移开。

" 这个入口不只是存在于物质化身期间记忆恢复的解答。它就效果而言还是最佳的传播方式，因为它会俘获整个种族的注意力，置于我的领域之内，置于那所有行星性存在所起源的的次元。它是一种连接上一种新知觉的直接链接，以知觉创造物和造物者，以及创造物间的关系。

" 我是，这就足够了。我将是，那就太多了。我曾是，那就太少了。这个入口要做的全部，就是将这个种族转变向一种知觉，将其自身觉知作为我之世界的一种创造性的，被授权的延伸。它会摧毁被构建在该种族和我之领域间的围墙。其发生需要比大部分人所想象的长得多的时间，而这只是因为围墙构建于时间节奏之上，尽管事实上，时间的箭头和节奏都是较低幻象的一部分。

" 当一个感知性种族于行星范围内展开最初的进化时，这个入口并非是基于技术的。它是基于心的。心是个体们的感觉中心，它们能感觉到与我之世界的这种连接，但很快，一些围墙被那些寻求以私人利益的人建造起来，而接下来我则被混淆于较低幻象。这之后，在种族文化中，我被降低成了仅仅是一个回音，很多人冒充成我，希望其他人会跟随他们，交付给他们权力。

"我知道如果我召唤他们，这个种族将会来到我这个领地次元的边界地带，并且当他们足够接近我，他们就会用他们的头脑建立一种可以将他们聚合连接在一起的技术。这正是蓝图设计中的一部分。这不是偶然事件。当他们有了合一在一起的能力，这个接口界面的概念就会被吸引到他们身边。这个概念会被以语言，图像，编码的音乐，及其他各种灵魂唤醒技术的形式揭示出来。

"在这些最初的表现中，它会吸引来那些准备好了以更具象的格式看到该入口的人。他们将是传导该入口的基础性体系构造的人，这个体系结构，其核心就是心。自始至终，心都是这个入口的监护者和维持者，所有，这个入口，在某种程度上讲，将会由心产生。不存在别的途径。

"这个入口的楔石，就是心的场域，以及如何以技术来对它进行解释。该技术会像一面反映出种种更高意识状态的镜子，一旦个体凝视进镜子里，就会看到一个新的形象反映出来，如此地光辉灿烂、绝对纯净。它不会再身穿那些沉浮于极性对立波涛中的化身载具；相反，它将表现出显而易见的灵魂视野。

"当围墙继续伪造着更大的次元时，这个入口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个体会开始看到和感觉到围墙的真正目的。其中有一些人的心智会被教导启迪的砂石磨砺得更加敏锐，另一些人的心，则成为了照入那些隐藏领域的强大探照灯。他们会协同合作，来建立我提到的这个入口，然后，他们中的一个，会站上前来，完成这个技术。

最初诞生者的双眼转向了我，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它凝视的目光透入了我，进入了实存性的某个，至少对我而言，从未浮现出来或展现出来过的深处。它就像一只手，在抽屉里搜寻着什么被遗忘了的东西，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这只手在我内里搜索。

"你就是那个，将使连接我之世界的接口界面得以完成的人，最初诞生者说。你就是那个，将留意到其他人无视之物的人。我知觉到，你因为属于你的原因而遗忘了这些，但永远不要怀疑我会胜出，no matter 无论要聚集多长的时间，无论其展开是经由那条道路，它都将被实现；即使不是由你，也会由另一个人。我永远不允许以我为肖像的种族沉沦在无知中。"

我转向菩提树，看看他能否解释下发生了什么，但他不在那儿了。事实上，我也不在那里了。我一直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被转移到了别的某个地方——一个我无法拥有足够的记忆来描述的地方。我只能说，那里就像一种能量场，但我无法记起任何特别的色彩、形状或声音——除了最初诞生者的话音。

接着我感受到了爱，可那远不只是爱。那是一种合一，一种汇聚——一个某种早已注定的东西，作为事件，而不是被编制成一种体验。我感觉我所有的部分聚合起来。我存在过的每次生命；我心智和身体的每个行为；我灵魂的每个渴望；全都聚合起来，就像一千条支流汇入了一条大河。我能看到。令人惊异。这是迥异碎片们的完美整合，它们被时间和空间分离着，但现在，突然间，被交织起来了，如同精准的马赛克被描绘在一个主题上：爱。

"你就是那个人，你将会发现，这个回路是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的，这个回路就是一直被较低幻象围墙阻隔着的東西。而那个入口将会成为你现在所见之事的证据。"

就在这个时间点，我的视界紧缩了，仿佛有人将它压缩到了我眼前几英寸处。超出这个范围我无法看到任何东西。再次地，我的视界进一步压缩到了更小的范围，而且这个过程继续重复了二，三，四，五次。每一次我都感觉，我的视野范围正在变为更小的一个数量级。而当我感觉它无法表的更小时，它又变小了。只是现在，我不是向外看，而是在向里看。我正在我猜是我自己的内里，但这个我，也感觉就像宇宙。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矛盾。空间正在变成非空间。要描述这种状况我只缺乏一件东西，遗憾的是，我所缺乏的就是词汇，当然，没有词汇，作为读者的你，就没有办法来理解，但如果我能找到词汇来描述这种状况，我一定会好好描述一番的。我能说的最多就是，我的内在视力就像一台疾驰过时间和空间的望远镜，可是我又没有感觉到任何运动。当抵达了我之所是的那个点，抵达了我自身所有面向的精华或本质时，我发现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又被纠缠在你之所是的那个整体里，纠缠在我们族类每一个人之所是的整体里。

当我说到我们族类时，我不是指地球上的人类种族，我是指我们宇宙里横贯所有时间里的所有类人种族。我感知到了我们全体，无论我们外表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我们全体，都统一在同一个创造者之下，同一个目的之下。我们是诞生在这个宇宙里的某种东西的熔合体of sth，这个宇宙的目的正于时间里展开着，但在非-时间里却非常清晰地作为一个途径而将物质宇宙连接上了那能够引导所有生命通向更高和谐及意义的智能animation。

我以无比的细节观看着这一切。在每个面向都是绝对清晰的，甚至是构成了我所穿着的诸个身体的物质粒子层面。我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了这种连接，以至于它成为了我在自己内在所持有的唯一念头或知觉。我被连接到了这种运动，这所有过程中最宏大的运动。这是一种设计好了的进化。每个人也都被连接于此，无论他们知道与否。

我能向下俯瞰，看到了层层相叠的稠密，看上去如同迷雾，并彼此征战，竞夺着至高霸权。每个层次都奋力变得labor比别的更重要。我能看到一个因为某些原因而pit他人的个体，是被卷入进了幻象和绝对愚昧的范式里。我看到了人类全体的不一致和不调和都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故事愈发深地不断掘入极性对立和黑暗里，也愈发远离了全体合一的明晰。

在这对极性对立的不断深掘中，我感觉到一条隧道维护了它自己，而我能感觉到自己因着某种被推到我身上的不平衡的负担而蹒跚着，我跌倒了，滚进了这隧道。twist in the lightest of grips，我感觉，就仿佛一只巨大的手正在将我引导向一个单为我所准备的地方。因为我感觉到自己能看到散布strew about的星系，如同黑暗的空间海滨上的沙粒。但我无法将任何一个认领为是自己的。望向任何方向都没有熟悉的东西。

接着，在非常遥远处，一点微小的光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失去了意识，然后又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那小小的聆听室里。我看了看翠希是否还在，但眼前那模糊的黑暗熄灭了我的希望。我移动双腿椅子边缘，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马上就坐了回去——或跌了回去。揉着双眼，抱怨着。

专属的自我厌弃了几分钟之后，宽容仁慈从宇宙最纯净空气里的那个存在那儿到来了，接着突然间找到了一座火山的某个黑暗内室里的，或者鬼知道什么地方的

自己，穿上了一个我甚至没有信心叫出名字的身体。我唯一高兴的是没有镜子，要是它欢迎我，我已经very well跟它玉石俱焚了，真希望终结这2侧的画面。

第十七章睡眠

我不确定自己何时会重新开口说话。我离开了聆听室，珍妮丝大概看到了我的表情，知道最好别试图用交谈打扰我。她只是陪着我回到了卧室，留下我一个人，告诉我，她会拿些食物和水给我。

我没有办法谈论自己的经历，甚至天已经转黑了，我还是能感觉我的记忆，鲜明而细微，正一点一点地消退，如同被退潮的浪花带走了的沙粒。我的大脑没有能力保有这样的图像和声音。我没有储藏室能容纳下自己经历的广度。我感觉自己就像山巅，在所有方向都和周围的山间隔着遥远的距离。我从未感觉到如此的孤独。

我睡下来，希望一个梦能澄清，下一步该做什么，该如何前行。我只希望跳进自己那深深的内里，然后在一个那里没有魔鬼或隐藏岛屿的新世界里醒来。我希望看到，哪些路是充满光明的，哪些路被墙堵住了，那些墙高得让人在其黑暗的阴影下颤抖。我想要看到没有地平线，没有俯冲或拉升。我渴望看到我心的场域。

在睡眠来临，伸开那仁慈的翅膀包裹起我之前，这就是我最后的愿望。

第十八章荆棘

当我终于从一个无梦的睡眠中醒来，我决定到观察室看看外面。我需要返回洞外，到岛上去探索下。我一直感觉被所在的环境压倒了，因为某种原因，跟珍妮丝说话并不是我想做的事。我决定回到沙滩，看看是否有更多的碎片被冲上来了。我推测在沙滩上，我能找到比在这黑暗火山里更多的关于我身份的线索。

我知道，当地球的女统治者能随叫随到a call away时，到荒芜的沙滩上寻找线索，看起来像一个古怪的选择，但是我想到的渴望如此强烈，根本无法抗拒。

当我到达那个观察室，我可以看到已经是白天了，我推测那是清晨。远处波浪的声音，再次成为很受欢迎的征兆，提醒着我那再次访问那个沙滩的计划。我小心的目测那窗口的大小。很不幸，它比我记忆中的小多了。我缩小我的身体，尝试我的肩膀是否可以通过。

有个更简单的路径。珍妮丝轻声地说。

几个理由让她的声音吓了我一跳，主要是因为我感觉仿佛我在逃跑途中被捉到了。

即使你可以透过那窗口，那里的悬崖很陡峭，你会摔下去。她解释到。你想试试更简单的那条路么？

我点头。

一言不发，珍妮丝转身走出了观察室。我跟随着她，进入了从观察室外的一面墙后蜿蜒出的一条走廊里。她手里擎着火把，我却没看到她是怎么拿到手上的，不过，她选择的这条走廊显然没有一丝光亮。这条路是如此狭窄，我只得走在她身后几码处，跟随着她手中那微弱的火光。通道蛇行着，在洞顶悬着的光滑突兀的红灰色钟乳石间疾驰着。

这么默默地走了几分钟后，珍妮丝停在狭窄走廊的一侧，指着道。走到这条路的尽头，你会看到一扇布满了浓密藤蔓的门——那是从这个溶洞网通向沙滩的唯一出口。到了沙滩，左转，我相信你在那儿找到你想要的。

我点头。感谢你，我会在天黑前回来的。

现在你知道路了，珍妮丝简略的凝视我一下。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你知道到哪里找我。

说着，她将火把递给了我，转身走进了来路。我站了一会儿，因为手里这火光而暂时性地什么都看不到了。一个念头浮现出来，或许邀请她跟我一起去才是明智的，但是我的嘴依就没有准备好说话。我只想独自呆着，就如我渴望她的陪伴一样强烈。

道路陡然地下降着，而且更加的狭窄了。十分钟后，指向外面世界的迹象越发显著，因为海洋那与众不同的气息开始触及到我。我知道已经很接近了。几分钟后，我发现了珍妮丝所说的藤蔓丛。不过，藤蔓上满布着荆棘——非常尖锐的荆棘。

一缝缝的光从另一侧透出，流过出口上那悬瀑般的茂密纠结的藤蔓。我只能想像，在另一侧，这些进行了战略性部署的茂密藤蔓，生长在洞口上，盘绕成巨大的丛，垂在洞口上，阻挡了所有入侵者。

好走的路？我大声自语。我看着不是。我看那窗口更容易些。

我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是否该转回去呢。那就等于是没有上战场就认输了。首先，我需要试试是否可以穿过这些荆棘丛障碍。当我环顾四周，寻找一个可以帮助我的工具时，我一边纳闷为什么珍妮丝没有告诉我这些荆棘如此全副武装。我需要一个登山用的手杖，或类似物，我就可以将那些荆棘拨开，至少一小块让自己通过。

我还想到我可以用火把烧它们，但是我不知道那烟雾会召唤来什么，还有我担心可能会引起岛上的火灾，这应该作为最后的手段保留。不，手杖或木棍是最佳选择。

于是我看到了它，那是一根钟乳石，长度刚好适合我的目的。我一手抓起它，使劲拉，但是它纹丝不动。我把火把放在地上，用两手拉，但还是没有效果。我后退几步，跑过去用我整个身体重量，用右肩膀抵着它，双手握紧。我撞到它时，听到了一声很响的咔嚓声，感觉到它脱落在我手里——一个四英尺长，大约三到五英寸直径的石柱。它惊人的重，几乎像锚一样将我拉倒在地面。

我立刻将那钟乳石柱插进藤萝的纠缠里，捅出了一个大约二十英寸的洞口，正好容纳我走出去。我虽然很小心，还是被荆棘划破了两支手臂，但是我因为挣脱了火山而感到如此兴奋，我当时竟然没有注意到那些伤口。

茂密热带丛林的味道，从茂密树冠中透射下来的日光，都在欢迎我。我抬头望去，却感觉了眩晕。怎么回事了？被袭击了？我四下环顾，寻找着突然晕眩的原因。头晕接管了我，别无选择只能瘫坐了下来。就感觉一条隧道抓住我，我却无力推开它。我只知道自己只剩下一个动作可作——扑倒在眼前的柔软地面上。

不知道昏迷了多久之后，感觉有人在摇晃我的手臂，我生出一丝好奇，想看看那是谁，于是眨开了一只疲惫的眼睛。这是个奇怪的生物。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去描述，它看起来有点像小精灵——不过它有一张更像是鱼的脸，两只眼睛分置于在狭小脑袋的两侧，还有鸟嘴般一样的鼻子。

看到它的样子，我双眼立刻都睁开了。我聚拢自己的有效能量努力坐起来，揉着眼睛。那一秒我坚信，当我再次睁眼时，那个生物一定就消失了；那只是我的想象而已，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我睁开眼时，它离我更近了，凝视着我，我们瞳仁四目相对，仿佛它有什么东西失落在我眼睛里了。

"你想要什么？"我喊叫。"你是谁？"

那生物后退了，显然被我那，我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反应给吓到了。"我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但是你，我的朋友，你需要我的一些东西，可不止是我的名字，虽然我也正打算给你。"

"给我什么？"我无力地说。

"我的名字，"这个生物轻踏着脚板说道。

"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尽量装作感兴趣的问，但是其实我很生气，因为我不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再次的。

这个生物非常矮小，或许只有两英尺高。它看起来像是雄性，但它的头发却非常长，几乎到了腰际，大部分是金褐色的，接近耳朵的地方有几缕红色的。它的耳朵相较于它的身高而言确实非常之大，大小很和脸一样长。我必须说，它毫无魅力可言，比例完全失调，至少以人类的标准而言是这样。

"我被知晓为坎透。我是你刚刚穿越过的这座火山的监护人，能看到我，这个事实就是你穿越了的证明。"

坎透坐在我对面的树枝上。我的头依然很晕，远离着聚合感如同远离家的醉徒。"我怎么能够看到你的...怎么...怎么回事？"

坎透扬起了脑袋，揉着肚皮，哈哈大笑起来。"你是个好玩的家伙。高高的、褐褐的、穿得像个海盗，还这么孩子气。没错，你是个好玩的家伙。我会很享受这场评估。"

他的语气变得更严肃尖锐地说道。"你冒犯了这座火山。你穿过了它的秘密之门，而藤蔓则在你身上留下了它们的印记。坎透指着我那有着微小血痕的手臂道。"

"藤蔓的荆棘有着一个目的，不只是简单的划伤你，引发疼痛，尽管那也是部分目的，它居心叵测地笑道。更重要的目的是将一种特别的化学复合物释放进你的血液，以容许我们相见—在我的世界里。"坎透伸开双臂道。我在他的手上数出了七根手指。

"你的世界看起来跟我的一样，"我说，看着四周，绝对没有看到什么不同—当然，除了这个看上去就像属于某个阴暗的地底世界的矮小的生物。

"你说你想要评估我。为什么？我不是入侵者。我的船昨天遇难，我落在这个岛上，那段时间我看到了很多描述不出来的事物。我见到了地球—珍妮丝，我跟魔鬼斗争。我看到了所有这一切的创造者，我还跟他们的创造者谈话。所以告诉我，你—一个森林里的小生物—能够用什么方法来阻止我去那个沙滩，去寻找任何可以给我线索，告诉我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我必须承认，我的怒火已经上升到了一种快要爆发的程度。当我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字，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我无法控制愤怒。我感觉孤军奋战，而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被这个弱小的生物评估，而它仿佛发现我只是一个它那枯燥一天里的消逝。

"我必须评估你的意图，"坎透说。"这就是我将要做的。这是我的工作，如果你认识珍妮丝，那你就认识我的老板，我的老板让我干什么，我就必须干什么。而且，不要以为，仅仅因为你的身高，你就莫名其妙地比我优越。我能够不诉诸任何物质力量，就阻止你的前进。你不是已经在我的世界了吗？"

"你又来了，"我坚持。"我没有在你的世界。你侵犯了我。看，我不需要你的评估。我不介意你对我是什么或我的目的是什么的想法。我只是希望去沙滩，找线索。"

我开始起身，表明我的耐心——那耐心很小——已经到头了，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的平衡感觉没有了。我倒在一侧，挣扎着想重新得到坐姿的平衡。

"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化学复合物，"坎透说，"还有些副作用。你越动得厉害，它在你血液里循环得越快。甚至你的脾气发作也会加速其释放。明智的话，就平下来，细细地呼吸，完全的静止。"

坎透跳起身来，尽其所能地帮我重新坐直，但我生怕倒下去，压碎了他。尽管它很矮小，但是它非常强壮，我得说，他帮了大忙。

我再次坐直后，头脑开始清晰起来。"你想知道什么？"我问，我声音里带有防卫。

坎透回到它的树枝上，翘起二郎腿，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只能想像自己的当时看上去的样子。我尽力不去想那个。

"你是个人类？"

我叹气。这个评估看起来不会很短，我告诉自己。"我是。"

"你是你们种族的雄性？"

"我是。"

"你的名字...？"

"所罗门，"我撒谎，希望缩短我的故事。

"那么你为了什么目的来到这个岛，所罗门？"

我希望缩短故事的愿望立刻渺茫了起来。"我不知道。"

坎透叹气道。"你在试图对我隐瞒什么？我在这儿是为了帮助你。我是你的朋友。我所服务于的正是邀请你来到这儿的那位，所以拜托，直截了当地和我对话。我不会伤害你。"

"为什么你相信，我是被邀请来的？"我问。

"注意，是我问你问题。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被邀请到这个岛上，那你就正在经受着失忆症的折磨，我能想象得出来，这在你们种族并不少见。"

"真地？"

"一个失忆症患者，在一个孤岛上醒来，却发现自己成了美丽的地球女神的客人，可是，你似乎打算着在恢复记忆之前就离开这个岛。你想去哪里？"

"我告诉你了，沙滩。"

"对了，去找线索，"坎透看着地面，摇着脑袋说道。

坎透开始变得比我起初想象的精明得多。他的举止就像个微缩版的福尔摩斯。他心智并不像人们对小生物的预期那样原始。他身上只穿着一件用草精心编织成的褂子，这使它显得卑微。从领口处探出的斑斓花朵，呈现着丰富的色系，如果觉得有一点点做作的话，看上去非常的美丽。

坎透直截了当地看入我的眼睛里。"我觉得你隐瞒什么，不是对我，就是对你自己。你刚才说，你在岛上遇到过魔鬼。我不相信你，因为魔鬼们无法进入这个地方。"

"从技术上讲，那不是在这个岛上，"我开口。"那是在另外的领域，但是发生在我身体处于这个岛的期间。我还看到了那个伟大的预言者，冥星，他，我最恐怖的经历，被这个魔鬼杀害了。"

"为什么你会相信有邪恶？"他问道。

"所有人不是都相信吗？"我回答道，无法想象他会将这场评估带往何方，但只要对话无关于我个人，我就放松了。

"并不存在邪恶，"坎透（词本意是乐章，篇章）宣示道。"只存在着一种对移情和理解的缺乏。"

"好，你爱叫它什么就叫它什么，"我说，"但是当看到有人被杀死，你就会相信有邪恶。所以对我而言，邪恶是存在的，我不想在这件事上咬文嚼字...无论是跟你，还是和谁。"

坎透的叹气强调着他的不耐烦。"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评估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得和我谈论它，否则我不会让你通过测试。"

"通过？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职责就是不让你进入沙滩，或岛的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你轻蔑我的评估，或者以任何方式对我隐藏真相，那么，好，先生，你将被扣留在火山里，等待珍妮丝的处理决定。清楚了吗？"

"我唯一清楚了的是，我是个囚犯。"

"你是个客人，但作为客人，你依然必需遵守主人的规则，就现在的情况而言，珍妮丝已经明确指定我来引导这次评估——"

"你到底是谁？"我打断道。"你在这岛上扮演着什么角色？"

"我已经解释过了这件事了——"

"还不能令我满意，我不知道你想对我做什么。本质上讲，是你麻醉了我，将我囚禁在这个岛上，而现在你又在恐吓我。我想知道你意欲何为，我想现在就知道！"

"你又在将一切work up情况变糟，所罗门，你不会喜欢情绪带给你的回报的。平静下来。"坎透站起来，专注地看着我。他就像艺术家在仰望一座猛犸象雕像的半成品，试着决定，如何才能让自己渴望看到的形态呈现出来。

"为什么你会相信有邪恶？"他问我道。

我思路着我的答案，坎透开始来回踱起步来。我不想玩这个游戏，但是候选项对我也没有诱惑力。

"因为人们如此残酷，我缓和语气道。他们杀戮、折磨、操纵和毁灭着善良美好与纯真无邪。这难道还不是邪恶？"

"如果存在着一种文明性的探索，以探索对情感性理解的消除和削弱呢？如果大脑可能受到了影响呢，因为其理解他人感觉情感和处境立场的能力被损坏了？如果邪恶——或者你称之为邪恶的所有那些行为——都仅仅只是一种移情的缺失呢？"

"并没有一个幕后操纵者存在于邪恶行为的背后，并不存在如你所说的那样的魔鬼，扮演着人类种族的傀儡师角色。善与恶并没有被锁定在永远冲突的舞蹈中。那并非你所存在其中的世界。邪恶并不实存。移情的缺失，因着一系列特定而明确的原因，则是实存的。"

"我干嘛要关心这个？"我厌倦地问道。"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 这需要你自己去发现了，因此，你会发现的。 "

坎透伸开了双臂。在我看来，他正在从天空中召唤着什么。我们周围树上的叶子，开始渐渐地脉动出多样的色彩。在鲜艳的蓝、红、黄、橙、绿间不断变幻，但逐渐同步向一种绚丽的紫色。一分钟内，就全都闪耀出一种耀眼的深紫色。

坎透站在那儿，双眼闭着，仿佛处于深度冥想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这时，叶子开始纷纷落下，一片一片地聚集到坎透的身后。几秒钟内，我就看到这些叶子正聚合成翅膀。身附着这双被不可见智能构造出的翅膀，坎透看起来无懈可击，晶莹炫目。整个场景令人兴奋，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屏着呼吸。

" 一个遗传特性被给予了你，坎透说道，他的双臂依然伸开着。那是一份礼物，而非诅咒。整个人类已经学习着使自己适应了分裂性，因为人类一直忽视着种族中弱小者的困境。如果不是因为你，这种分裂将会是人类毁灭的祸根。你所创造传播的是一个途径，整个人类能够藉此成为源自地球的诸神，成为就这个词组最高远意义上的那种人类。 "

" 看着我。我指挥着我的世界，它则响应。我就是我的世界。你于此看到的一你称为坎透的矮小生物—仅仅只是我之世界的一个象征符号，我的世界被浓缩成了三次元的小小动画，以容许你跟这个岛进行互动，而这个岛才是我真正之所是。 "

说完这些，坎透的脚立即开始变大起来，不久，他的整个身体也开始扩展，但其扩展得越大，变得越像一棵树。他的双腿开始像根一样沉入土地，他的脸变成了没有面部特征的树皮，太荒谬了，一棵巨大的树出现在那里。高擎在我头顶，急速生长的声音，爆发于整个树冠间，将临近树木的枝条挤到了一边；这一切足以让人心生敬畏了。

对我而言，这种敬畏状态还包括了passing out。我失去了意识。看上去我已经找到了那无有一物的地方：无有之乡。

第十九章洞穴

不知道我们身处的确切所在，我猜，我们一直不知道我们在哪儿—无论有意识时还是失去意识时。我不知道自己在不省人事的状态里飘荡了了多久，但当我醒来时，感觉天色就跟我走出那藤蔓覆盖的洞口时一样，仿佛在时间完全没有流逝，但我却记得这发生的一切。

我的头脑感觉不错。那些荆棘里的药物无论是什么，那些作用已经失效了，仿佛我从一种深度休息的睡眠中醒来了。没有药性的影响，没有疼痛的感觉，而且，让我高兴的是，没有坎透临在德感觉。并不是我感觉他惹恼我，它只是有些太超常，而不太适合我的口味。一个岛屿的小精灵，变成大树？我不太感相信。这个念头让一抹微笑爬上了我的面孔。

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感觉自己的能量足够走路了。我找到自己的方向，向沙滩走去。这里有个道路的痕迹，所以我感觉我基本可以确定自己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可突然间，没有能够察觉的原因，我的心的开始狂跳不止。我环顾四下，没看到什么。我集中自己全部的意识器官去聆听，唯一的声响是远处那打破了森林寂静的涌浪的声音。没有一丝风，没有能看到的动静，可我的心，却像麻雀的翅膀般扑腾个不停。

后来感觉我的警觉是没有根据的，于是我继续沿着那条路前行。我有种不确定的感觉，一个魔鬼正在寻找我。我回忆起了关于冥星的梦，真希望自己能够救下他。

就在我眼角余光处，一个树枝动了一下。我惊回身面对它，但是看不到那是什么在作怪。我开始怀疑自己跟坎透的邂逅，并不是个简单的，药物中毒的幻觉；可能它在跟踪我，但是在我的觉醒状态，它只能像个幽魂一样接近我。

这条路，就是它，在一个茂密的林区蜿蜒延伸，脚下是柔软的，甚至有些像海绵，所以更加难走。每当我遇见一棵大树，就会立刻有个念头涌出来，怀疑它就是坎透，然后我又会微笑着安慰自己，说坎透只是一个怪异的虚幻，至于它为什么出现...我从来都无法完成这个思路。

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沙滩。波涛声变得震耳，仿佛一个罗盘的指针，将我引向那无边无际的喧嚣的水域。可是，当我冲出了森林，却发现自己在海岸上方约九十英尺高的石灰岩崖顶上。我需要跳下去，我眯着眼看到那高度可能是个挑战。

那天很暖，可能是上午中段的时段吧，太阳跟几抹白云在作游戏，那些白云仿佛在故意调侃天空的耐心。我寻找着是否有山路一类的途径，但是没有找到，我决定卧倒在地，越过崖壁look over向下望，看看最好走的路在哪儿。当俯瞰向海岸时，能够看到一个凹陷进石灰崖里的洞穴，海水延伸着切入洞里。看上去那是个很深的豁口，深得无法看到尽头。海潮已经退去，即使从我所在的高度，也能一瞥看见螃蟹在下方的沙滩上觅食。它们身置于海洋环境里，而我则站在高处观看着如同它们的神。

我无法摆脱一种自己正错失了了什么——什么重要的东西——的不安感。我感觉到了一种自己无法解释的临在。它不断地侵蚀着我，以上帝式的全知尾随着我，将我拉向某个我并不真地想去的地方；可那个洞穴的什么却在召唤着我，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去探索它，尽管珍妮丝建议过，到达沙滩后就左转。

悬崖壁很陡峭，不过谢天谢地，石灰岩的松软质地提供足够的落脚处，向下爬去的过程比我预想的容易些。这个洞穴是被海水侵蚀而成的，但我没有意识到，海水在这儿变成了一条深探进岛内的暗河。就仿佛这个洞穴庇护着一个地下咸水洼。蓝绿的海水和红黄的石灰岩是一对惊人的色彩组合，它们混合在光里，形成了新的色彩，金琥珀色和炫目绿色。咸水洼那抚慰心灵的水声，被这自然的圆顶剧场器放大着，而我就坐在洞穴开口内几英尺处的一块石头上，将这一切带入内里take sth in，任周围的一切完全地盖过了我自己。

当我第一次向洞穴内部看去，这个水洼洞穴的深处消失在了黑暗中。我的身后就是沙滩、阳光、可能的食物，以及我一直希望的关于身份的线索，可此洞穴的黑暗处却吸引着我，因为某些我无法解释的原因。我宽慰自己说，我只是做一次简短的探索，这时，我听到了洞穴深处的什么声响。

我无法说，那就是人的声音，或者那声音正说着一种我无法理解的语言，但是洞里的确有什么，它，或他们，正在交谈。是否他们是跟我一样的人呢？可能他们也来自跟我同一个船，被冲上海岸...这看起来是个符合逻辑的结论。我几乎大叫起来，但是随后决定保持沉默，一点点接近那谈话的声源。如果我对这个岛有任何了解，那就是准备接受不可接受的情景。

我越向那个洞窟的内部前进，那些破碎在远处崖壁上的波浪声就变得越不明显，而那些话语声就随之变得更加可分辨。我沿着洞壁摸索前进了几分钟后，在一个瞬间，我听到了一个嘶哑的声音提到结束一词。那听起来像是来自更深的洞内，但是

那词语确实清晰，准确无误的。洞窟里覆盖的晶莹剔透的海水，不再传导海岸那种波纹。它现在完全静止；如我。

我靠在洞壁上，朝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试图看到看些看不到的。如果这里有同伴的旅行者，那么他们就可能认识我，或者至少他们可以告诉我我们的船怎么了，我们为什么翻船。我决定向他们接近，寻找机会。

有人么？我说，不是很大声，以我所能做到的最平静的口吻。

沉默的回答。

我叫所罗门。我翻船了，昨天漂流到这个岛。你能听懂我么？

我感觉我听到了一声回应，或只是一个动静。然后就听到水拍打洞壁的声音。我开始犹豫，不知道该留在这里还是逃走。如果他们很友好，他们不就会回答我么？一分钟过去了，突然我看到一个物件缓慢的从水里冒出来。我僵住了。

在不足二十英尺远的地方，能看到一个浮在水面上人类脑袋，盯着我看。在微弱的光线下，无法辨识出外貌特征，但是我确定，那是个脑袋，浮摇在水里，而且无疑是人类。这时，头消失了。我蹲下身来，希望能够视角更好地观察这个游泳者，可是，唯一能看到的是水光和阴影。

"我没有伤害的意思，"我说。"我只是希望沟通。你在那里么？"

也许因为那种沉默的鼓励，我决定进入洞窟更深处，看看刚才在我眼前浮出水面的到底是谁。我立足的凸起在水里的岩石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水里。我很恼火，正要转身离开，这时我再次看到了那人头，飘浮在水面上，朦胧在外面照进来的微弱光线里。

"我叫娜姆。"（Nammu那姆的名字，来自苏美尔人的神话，其名字的意思是原始海洋的人格化女神，根据神话，Nammu是原始的女神，所有天堂和地球的众神的母亲。）

这是个女性的声音，声色清晰而尖锐。

"你为什么在水里？"我问。

"你为什么站在狭小得不容自己回旋的突岩上？"

我得承认，这是个合情理的问题。我在这个岛上看到过巨船大小的生物，我不确定自己想要跟它们一起游泳。

我停顿了一会儿，看着她的头在水里缓缓摇晃着，问道。"你从哪儿来？"

她伸出长长的纤细手臂往上指了指。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来自这里之外，来自星星们居住的地方。"

"那你怎么来这岛上的呢？"

"即使我告诉了你我怎么来这儿的，你也不会相信我。"

"那你为什么来这岛上，待在一个黑洞里？这儿还有你的同类吗？"

"我来是为了见你，"她答道，语调缓和下来。"这个岛上没有我的同类。这是不被允许的。"

"你怎么会认识我？"

"我认识你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在寻找你，以便跟你对话...私下地。"

我再一次无言以对。这个岛上遇见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知道我被期望去达成什么，可是我，达成者本人，却对于如何可能发明出人类通向灵魂的接口界面，没有丝毫的记忆。

而现在，我又在黑暗洞穴里跟一个在游泳于海水暗河里的陌生女人谈着话，仿佛我们只是邂逅于大街。因着某种原因，我那些似乎有些暧昧念头，turn to her comfort。

"你在水里还好吧，"我问道。"我是说，你想上来到外面的沙滩去聊聊吗？"

"我这样子非常舒服。我喜欢水。在某种意义上，水是我第二故乡。"

"你说想要私下地跟我交谈，为什么要私下地？"

"我有个想要给予你的建议，我希望它只进入你的耳朵。私下见你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你是，让我这么说吧，你是个被非常小心地守护着的财产。"

"为什么你会用被守护的财产来描述我"。

"你不是珍妮丝的客人吗？"

"我...我猜是的，但诚实地说，我没有被邀请的记忆——"

"同样的情况被来这岛上的所有人说起过。他们不记得被邀请。他们只是出现在这儿。这就是珍妮丝的运作方式。"

我在突岩上坐下来，双脚悬浮在水里。娜姆则默默地看着我。

"你究竟是谁？"我问。

"我是娜姆。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全部。我是个古老的存在，你们世界最伟大领袖们的血统就出自我，而他们，甚至现在，依然掌控着权力，虽然除了极其少量的人类外，他们对于其余所有人都是不可见和不可知的。"

"作为权利之母，及人类目标的创造者，我会将你从责任和奴役中解放出来，那些将之加诸在你身上的人，是误入歧途的，他们已经将你诱拐出了正常生活，现在还要求你成为你所不是的什么人。"

"什么人？"

"科学家。"

娜姆说话时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这抓住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她身上存在着某种令人敬畏的东西。尽管正在黑暗的洞穴里踩着水，她却让自己如同皇室。她说话时，声音里带着一种重量，被那只能是来自统治者种族的支配性意志所驱动着。

"你是说，帮助我的这些人都是误入歧途的。你是基于什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说话的口气已经像个科学家了，但是，你并不是科学家。不要让搅乱了你自己。你是个简单而普通的男人。你称为帮助者的那些人，事实上，都是你的敌人。他们虚构了build up一个你，用高深莫测的使命填满你的脑子，可是，他们为你的幸福贡献过什么？你有了记忆吗？知道妻子是谁吗？还记得孩子们的名字吧？"

她话语里那灼人的权威感，如同龇露着獠牙的凶猛捕食者，扑到了我身上。我迷失在了她的劝说中。

"我有孩子...还有妻子？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非常地关心你。我想要你像从前一样回到你的生活里，想要帮助你离开这个珍妮丝为你建造的监狱。"

听到我有妻子和孩子，震惊在我的心智里回荡着。我如此混乱"...你怎么知道我有孩子...妻子——"

"我告诉你了，我已经守望你很长时间了。"

"可如果我是个普通人，为什么？为什么你，或是其他人，会监视我？"

"因着一个原因：为了减轻敌人们合谋强加给你的那个使命所带给你的不幸。他们声称，这个使命是你的，那不是真的。这就是谜底。"

"为什么？"

"迄今为止他们告诉你了什么？"

"我被期望去发现一个通向人类灵魂的接口界面。他们称之为伟大入口。我猜我是去发现所缺少的那个链接—使得伟大入口得以...工作的技术。"

"好的，这么说，你对他们的邪恶计划的了解，已经足够多到你完全明白他们都是疯子了。人类怎么可能看到自己并不具有的东西？"

"可我自己，已经看到。"

"是在这里其间看到的，对吗？"

我点了点头。"对。"

"那全是被捏造出来的。那仅仅是梦里的一种被构造出来的全息影像。根本不存在什么人类灵魂。那是被强加给人类的巨大谎言。人类是被进化的巨手给予了一个大脑的水之载体，是不透光的、稠密的。如果说人类有什么希望，就只能投注在人造人transhumanism这个赌注上，那会将真正的技术智能带给人类身体。如果你想涉足科学，就将雄心置于这里，因为这才是人类的未来。那些想要傻傻盯着一个想象中的灵魂的人，他们只会以信仰去将他们的宗教棱镜擦得更亮一点点，但他们永远看不到到那根本就不存在的洞穴。没有谁会将他们拉向一个的makeup制造出来上帝。"

她的话带着如此绝对的说服力，我以我存在性的每一颗原子聆听着。我的一部分一边听着一边害怕，怕她说的是对的。我能感觉到自己正在退缩，正在逐渐被说服。也许我已经被拒绝于智慧之外太久，久得不知道出现眼前的何时会是谎言，但我发现自己相信了她话里的一些线索。

"说说我的家人吧。"

"你和一个跟你一样的简单的教师结了婚。你们共有两个孩子，在一个叫新天堂的小镇上，那是一个朴实的家。你们的孩子们非常漂亮，他们爱着你以及你那可爱的妻子。你过着很棒的生活，所罗门。你应该取回这一切，而不是被一个相信自己是整个行星的监护人的骗子，关在这个虚幻世界的监狱里。"

"被囚禁在这儿期间，你看到过其他什么奇怪的东西吗？"她问道，声音仅仅算是耳语。

我陷在震惊中摇了摇头。"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你是说你的家人？"

我点了点头。

"噢，让我想想，你的妻子叫德雅，你的大女儿，叫玛瑞萨。你儿子，长得非常像你，叫乔恩。"

当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我竭尽全力地试着去看到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可是没有什么从那堵被记忆包裹着厚厚黑墙中穿越过来。我想象自己的记忆，在巨大的暴风雨中，围成了一小团，如同挤着一团的下人，等候着被放逐的严厉处罚。我极其想要推倒那些墙，再次醒来。

"你能把将我从这个岛上带走，送回到家人身边吗？你有这个能力，和这么做的打算吗？"

娜姆停顿了一会儿，瞟了身后一眼，仿佛在找着什么。在她回望的瞬间，我能看到她的侧脸。她看上去就像神话中的美人，肌肤光滑而紧实，头发顺直，湿漉漉地贴在面颊两侧。这是雕塑家们一直在他们的大理石雕塑中寻找着的，却永远无法确切地描绘出来的古典美。

"可以。"

"那就做吧。我回到家人身边，回到我的家。"

"会如你所愿的，所罗门，但有个需要些决心的问题..."

"什么？"

"我的报酬。"

"我没有钱——"

"我对钱没兴趣；我需要一个帮助favor，就像我正在给予你帮助一样。事情总是需要对等和平衡。"

我虚起眼睛。"你想要什么帮助？"

"我无法以我来到这里的方式，带你离开这个岛。我也无法以撕裂你的家庭，将你放到岛上时那样的方式，将你送回去。我只有在你同意了我的约定后，才能送你回去。"

"那么，约定是什么？"我问。

"依旧做你自己。"

我不敢相信地皱起了眉。"就是这个。这就是你想要我做的全部？"

"这就是全部，但你必须承诺我，你将继续走在你已在走的道路，生活为一个忠诚的丈夫和父亲，以及学生的老师。引导你的简单生活，容许它按照计划的方式演出。"

"为什么？为什么要我承诺这个？"

"你拥有自由意志，不过，一旦一个协议被达成，你就放弃了自由意志以交换我所给予的自由这一礼物。我们之间的一个协议被完成后，你就重获了自由去修养和做回你自己。我们的达成协议了吗？"

"如果我没有...如果我决定改变职业、与妻子离婚，或者这类似的任何事呢，会发生什么？"

娜姆划着水来到离我更近的位置，就在几英尺外，而我严肃地思考着，将双脚从水中抽出，因为怕她会抓住我，但是她抬起头pull up，继续轻松地踩水。

"一个承诺就是你我间的一个协定，如果你玷污了这个承诺，如果你决定改变主意，你就会受到惩罚，而惩罚的严厉程度将只取决于一件事。"

"什么事？"

"如果你向珍妮丝放进在你头脑里的疯狂使命靠近哪怕一英寸...即使你仅是在考虑这个方向，哪怕只是一时兴起，我都会知道，而我会——"

"你怎么会知道？"

"所罗门，我已经告诉过你几次了，我一直在看着你。我会继续以那些你永远不会知道的方式看着你。你必须自愿地接受这个价钱；否则，我不会送你回家的。"

说完最后一个字后，她触到了我的膝盖，在这触碰之下，我看到了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孩子、家，所有这些关系着一个人核心的事情，在这个瞬间都全部鲜活了，这时，娜姆抽开了她的手，这一切就如同图画般无声地渐渐褪去了。

我认出了妻子—微弱地。我的孩子们...他们对我而言更显得陌生。我感觉到如此的空洞和绝望。我想要呼唤call out珍妮丝，得到她的建议。我的混乱彻底地同化了我，而我的心则跳动在有着铁栅栏的冰冷牢笼里。那是个糟糕透了的地方。

"我需要时间思考下，"我愁眉不展地低语道。

"多长时间？"

"一天。明天同一时间，我会回到这里，然后给我你的答案。"

"我同意，前提是：不要对任何人提及我们的会面。如果你那么做了，我的提议就撤回。"

"我不会什么的。你放心。"

"还有个细节，"娜姆说。"你不能在跟我之外的任何人的交谈中，提到这次谈话中的任何内容。这也清楚了吗？"

我点着头。"是的"

我清了清嗓子，示意还有个问题。"离开之前我还有个问题。你说你就一个人，可我刚到时，我听到了你们在交谈。你在跟谁交谈？"

娜姆沉默地潜入了水下。几乎没有波纹显示出她刚才就在那儿。我好奇地看着，觉得这问题惹她不高兴了，她决定结束了这次会见。一分钟过去了，我几乎准备离开时，她的脑袋再次破开了平静的水面。她拿来了什么，如同战利品般地将之高高举起。在微弱的光线下，我无法看得非常清楚，但当她靠得更近时，我注意到那是一个小小的脑袋。那是坎透的脑袋，湿漉漉的，呆滞的眼睛转向脑后，露出眼白。with the glint of white showing and little else.

我因认出他而喘起气来，心如此强烈地沉了下去，我不得不转过头去，强忍住恶心。

娜姆将头颅抛向身后，仿佛在抛一块垃圾。我听到了水溅起的声音。"他想要阻止你。他想要妨碍你的离去。我别无选择只能杀了他。非常抱歉，或许我的示范太过...直率了，但是我想让你理解，我会帮助你到怎么极致的程度。没有人可以阻挡你安全地跟家人重聚。"

我石化了。我知道她的示范是被设计来恐吓我就范的。坎透是有魔力的。如果如果能如此凶残地杀了他，我又怎么可能做出什么抵抗？

我站了起来，双腿微微地打颤，我靠在洞穴壁上，在尝试走向沙滩前，先稳住自己。光召唤着我，我和她都一言不发，我就这么走开了。感觉娜姆容许了这样的沉默。也感觉到她的眼睛在看着我离开洞穴。我甚至听到她的念头进入我的心智，我会一直看着你的。

第二十章 风暴

我不记得自己沿着沙滩走了多久，可能十或十五分钟，但是终于开始注意到远处地平线上出现的暴风雨迹象。我可以感觉到太阳的温暖在减弱，光明在向黑暗渐变。整个岛屿都变成了一种黑暗基调。我直面那酝酿暴风雨的云层，可以看到闪电开始爆发，几秒后，它们那深沉的轰鸣交响开始触及我的内脏，激起一种共鸣，让我更加感觉到不安。

不过，这场暴风雨不是我真正担心的角度。娜姆是我的心病。其实我应该说很欢迎这场暴风雨。我感觉我是希望它可以清理我。可能一场及时地甘霖，是我目前最需要的，但是，它月接近，就越看起来可怕。它的云层聚集在最高频的天空，仿佛天堂在将他们拉近，让他们远离地球，但是我知道云层聚集的越高，暴风雨的力度就会越强。

这个沙滩的一个特征是，没有任何避风港。我环顾四周寻找可以为我提供一个避风雨的天堂，但是好像除了椰子树和稀疏的灌木外，没有任何其他的。

风来得很迅速，波浪立刻变得像个狂怒的暴徒，挥舞着刀剑。我作出了没有人在这个境遇下会做的选择；我坐下来，望着那风暴在成熟自己。我决定既然没有避难所，我可以好好体验这个剧情。这时，一个闪电爆裂在距离沙滩大约二百码的地方，那立马传来的雷电轰鸣，让我耳朵发疼，它太震耳欲聋了。

我不敢确定，是因为那震耳的雷声轰鸣，还是耀眼的闪电的效果，总之我发现自己无法移动。这是另一个闪电光球打在我如此之近的距离处，我可以闻到放电的焦糊味。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自己没有动静。我归纳决到一种无法解释的被麻醉感，更奇怪的是，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在说一个我无法理解的字，“明了。搞定了！”慌张情绪的声音陪伴着这个字，我相信那个时刻就是我晕倒的瞬间。几乎同时。

当我闭上双眼，没有再看到其他的最终图像，只看到了那个让我目眩的光，我只有一个解释：一定是一个闪电球击中了我，将我电死了。

第二十一章另一侧

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有人在啜泣。我只睁开了眼睛一秒钟，而我感觉一个意识刺入了我一我的身体--就像光被棱镜分解成了许多，然后其中一道光进入一个完全黑暗的目标。过程就像这样一再地重复。有时候会有梦或记忆轻掠过我的心智，但它们进入得太快，我无法追上它们，迫使它们揭露出它们的故事。

我记得的第二个记忆是，消毒水的气味。那时一种带有清理目的的味道，就是让全部细菌死亡。我记得自己渴望说话，但是我的身体和脑太虚弱，让我没有能量聚拢一个词语，或活动一块肌肉。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面朝天空的躺在那个沙滩上，聆听着自己外部--那个看起来是我之当下临在的部分--但是我只是听到了自己的呼吸，我再次失去知觉。

第三个记忆，是来自一个至关重要的语言来源。我听到词句被抛撒在我身上，仿佛一根我可以握紧的救命绳，但是我虚弱的没有握紧它的力量。我没有听懂那词句的意思；他们全都跳入类似性和可能性中。我感觉有什么在刺穿我的手臂，一个模糊的疼痛感进入我，但是我无力，我只能期待娜姆没有再握这个最虚弱的瞬间找到我。

第四个记忆，是一只手。它触摸我的手。握着它。我感觉它很温暖，柔软，轻柔。我用念力睁开双眼，于是看到一张脸的模糊轮廓，还有个抽鼻子的声音，那是在一个房间里，一个白色房间。我躺在床上，跟一个我有种朦胧熟悉感的女人牵着手，但是想不起她的名字。

他苏醒了！那个女人说。

我没有确定她是否在说我，而其他的人，所以我试图环顾那个房间，但是我的头有一百磅重，我感觉有些像加里福被小人捆绑后的样子，只是我的绳子是那些连接着医疗设备的管子。

那个女人的面孔在靠近我，亲吻我的脸颊。

珍妮丝？我问。

我说出那个词后，就无比清晰完整的记起那岛上发生的一切，那些记忆灌满了我，仿佛在亢奋狂躁的手控制下的钟乐曲上不断发出了提醒性的乐符。这些都发生在一瞬间，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将我带回这个时空的字。

我是德娅，你的妻子。

德娅？我说，我的声音嘶哑，我自己听不出那是自己的声音。我感觉像个探索者，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

对，对，是我。哦，上帝！我马上回来，我去喊医生——

我用尽力气抓住她的手。我这是在哪里？

你在集中监视室，索尔。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两整天了，你刚刚从——

我叫什么？

德娅的面容变化了一些，她沉默了片刻，她的行风表情从脸上消失了。你叫所罗门。你不记得我，是吧？

我闭上双眼，摇头。

它会回来的，宝贝，现在我去喊医生。我马上就来。

几分钟后，我听到一个新的声音。

看到你苏醒太好了，透纳先生。我是肯德尔医生，你记得我么？

我看着他的脸，没有看到我熟悉的部分。我的头脑还在跟那个岛上的记忆较劲，所以那里的那些事件都比在这一侧苏醒更被排在了前面。

知道了，肯德尔医生说。他转向我的妻子，仿佛我不再这里。有时当患者从昏迷状态苏醒，特别是在经历了心脏手术这样重大的处置后，他们可能会有暂时的记忆丧失。但是不用太担心。我们会监视它。他苏醒了，这是个好消息。他的生命数值已经变得好多了。

心脏手术？我尽力叫到。

这里，肯德尔医生说。这里有些冰片，你可以舔一舔，润润你的嘴。

他喂给我一些冰片后，就坐在一个我身旁的椅子上，翘起腿，开始在他的怀里的图上填写什么记录。透纳先生，你经历了一次心脏移植。就在两天前。不幸的是，新心脏被排异的程度超出了预测，免疫抑制剂没能免除掉如此巨大的排异反应。我们以为会失去你。我们需要对你进行2次抢救，否则现在我们就无法交谈了。

我需要什么方法帮我梳理下发生的这一切，拜访过的世界里，交流过的存在们，接收到的知识。我怎么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世界？

我闭上了眼睛一会儿，医生完成了他的笔记，妻子在走廊打电话。我的心智聚焦回小岛，疑惑着哪个世界真实的。当时的我不知道，哪个世界是梦，哪个是真实。我知道正在读这里的你，一定会不相信我，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体接受了很多药物鸡尾的污染，那些药一定会压制我的正确判断。我发誓耐心些，于是，我再次被睡眠拉回去，失去了知觉。

有谁在捅我。我醒来。房间里很暗，只有那个科技带来的灯光，忠诚的照亮着我，仿佛是一些硅芯片造的哨兵，他们用蜂鸣和数码在监测我。

我没有想要将你吵醒，透纳先生，一个声音说到。我叫玛莎，是你的晚班护士。你感觉怎么样？

我看着那个模糊不清的玛莎面孔的图片，试图微笑。混乱。

我懂，这很正常，你不要介意。玛莎拍着我的腿说。

她是个大个头女人，可能五十多岁，穿着一件薰衣草色的制服，那制服可能五年前就太紧而不符合她穿了。

为什么我需要一次心脏移植？我呻吟着问道。

哦，这是个最好留给医生们的问题，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如果没有新的心脏，你就只剩几天日子。你的旧心脏得病了——一种非常罕见的心肌病——病得随时都可能停止跳动。那是个奇迹，一个捐赠者从我们的雷达幕上跳了出来，而且十分匹配。你是个幸运儿，透纳先生。一个幸运儿。

现在我需要给你测血压，我可以卷起你的衣袖么？

当她卷起我的袖子，我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皮肤。我是白人。我几乎喊叫起来，但是我没有那么多力量。在那个岛上，我毫无疑问曾经是黑皮肤的非洲人。

怎么了，透纳先生？

我点头，闭上双眼。几点了？

凌晨两点过一点。玛莎回答。

我妻子在这里么？

不，我接班后她走的，十二点左右。可能回家照顾孩子了。她和两天一直睡在这里。你有个好妻子，透纳先生。是的，你确实是。

她松开血压绷带，将他们绕城一团。你的记忆还是有些迷雾么？

是我的记忆在迷雾里，还是所有其他一切都在迷雾里？可能我神经是否正常应该是更重要的提问。我不知道我现在的头脑状态，能够容纳什么样的记忆。

我只是想睡。

好，你可以先在就睡。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你的BP指标比先前好多了。我会在一小时后回来看你。你是否还需要什么？

我用尽力气摇头，几秒内就睡着了。

第二十二章查丁博士

康复费了很长时间——两周半——但是我终于强壮到可以出院回家了。更大的问题是，当然如果比刚刚完成的心脏移植手术更大的问题存在，就是我的记忆问题。我依然处于失去记忆状态。我在重新学习如何跟妻子和孩子们相处，但是那真的是种烦恼的挣扎。我感觉到负罪感，因为自己无法对他们产生爱意，他们挣扎在假装理解我的负罪感里。但是我们的人和努力，都不能改变我其实不认识他们。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我无法说出我爱你这个字。

在我住院期间，特别是上一周，我将自己所有的睡眠外时间都用在了肉体康复上。我更喜欢自己在那个岛上的身体。那个比这个健康条件好。医院的肉体康复室有满墙的镜子，我发现自己不知一次看着自己的镜像，感觉到很陌生，仿佛在看其

他人：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戴眼镜，大约超重二十磅，沙粒色头发，苍白的面孔，甚至有些病态。

总而言之，我是个显然几乎不接触阳光的白人。

大约四天前，我发现自己在那个岛上的经历并不是自己的实相世界。那是个想象，因为那些药物，麻药，和那重大手术带来的压力等经历，引起了头脑里突如其来的幻觉。对，我发现自己在一所大学里教电影和媒体专业。我是个教师。我住院期间，曾经有几个学生来探视我，但是毫无以外，他们没有一个我看起来熟悉的。不过后来，我猜当大家听说我得了失忆症，就再没有人来看我了。

不会有人愿意来探视失去记忆的人，即使是陌生人。整脚的谈话一般走向沉默。那会让大家不舒服。这让大家意识到，原来记忆是将我们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线索，如果这些记忆不在或不被分享了，见面的场景就成为一种很伤害的经验，没有其他好处。反正学生们也太忙，都被自我中心捆绑着，就不太希望在他们的行动一览表里，加上些伤害的经历了。我没有怨他们。

当我的康复开始显示好转一周以后，医院的医生们也明显降低了对我的兴趣。他们的不忠诚毫无掩饰。我的完全记忆丧失被归结到拒绝反应的副作用，这是对于他们而言，剩下的唯一不解之谜。我的其他状态，对于他们而言如那图表上曲线表明了，他们睡眠中都可以画出来。我的状况变得可以预测了。

我跟我的外科医生讨论过拒绝反应的问题，我问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危机——几乎两次要了我的命，但是他好像快速的忽略这个疑问，说那是一些不可定义原因的偶然事件，因为如此仓促的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而发生了。显然我的手术准备期，已经成了最仓促记录。他们告诉我，我手术前当时命在旦夕。我不能做任何事，因为心脏会随时停止跳动。我手术前已经成了一个离开尘世生活的人，躺在一个病房里，等待死亡。

但是也有种选择是使用人工心脏，但是有很多课题，我显然当时选择拒绝这个办法，因为使用人工心脏的平均寿命是1-18个月。而且我的医生告诉我，我当时没有选择人工心脏的唯一理由就是这个。

于是一个住在离我住的医院只有几英里的年轻女人突然死亡。我不知道任何关于她的背景，姓名，年龄，或死亡原因。医院一般对于捐赠者的信息都回很敏感的保守秘密。我只知道医生们需要紧急准备，于是我得到了一个很接近的相容性试验。在我的捐赠者死亡后三个小时内，她的的心脏就在我胸膛里跳动了。

出院是我的一个期待。当我们到家时，我很吃惊。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自己家有这么棒。首先，房子很大，傲然屹立在一个种有美丽松树的宽敞的转角地带。很多花园点缀着院子的空地，每个花园都被仔细挑选的石头围绕着。

我为了以防万一拄着拐杖，但是我决定进来之后就不用它了。通向家门的通路相对很平坦，但是那是石子路，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对于我这不太灵便的腿脚，就不太和蔼了。咱们家的院子谁设计的？我问妻子。

你。她说。你在夏天总是在寻找新的装饰物件。

德雅来自一个很浪漫的国度，从她名字就可以看出。她父亲是土耳其的一个富商，经营着一个很大的进口公司，特别是进口小麦。他拥有他们那个半球的几乎所有的面包房，而土耳其人，与其它食物相比，最爱吃面包和甜食。我通过她带来医院的那些相册，认识了她的所有亲戚家人。她总是花费几个小时，给我讲解相册，

期待其中的一张会成为激活我记忆和感觉的钥匙。那很难受，都我们两个都是，只通过这些我根本认不出来的照片编织我们的婚姻。

德雅的眼睛是她最大的优点，虽然我确信如果她有意，那双眼也可以戴上面具，我很喜欢那目光里的关怀，我还可以感觉到她如此深深的关心我。她非常直率；她的目光回答她的心灵的呼唤和耳语。我很喜欢她这一点。她仿佛可以聆听遥远的信息，而她的双目，不是嘴，可以将那些信息翻译过来。

我们走进了家门，点了灯我就看见了墙上的照片开始被照亮，就像一些被吓了一跳的孩子们。

你曾经是个摄影家，后来也拍电影。她微笑着说。

这些是我拍的？

全都是。你还自己洗这些照片，按照古老的方式。

这种邂逅自己创造的东西，并欣赏它们的感觉很怪异，但是却没有任何曾经创造它们的记忆。

真的是我？我问，目光在那各种各样的照片中漂浮。他们都是人物；是那些来自全球的，日常中的普通人的写照，美丽，感性，被抓拍在他们那简单平凡却深感荣耀的工作中，还有一些孩子，在玩耍，曼舞，创造，探索，而几乎所有照片都是我认不出来的地方拍的，看来我曾经经历过全球

我感觉德雅在注视着，正在研究自己作品的我。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我曾是个摄影家？

我只是想展示给你自己看。

我感觉到她有一种我看不到的感性。她安排我们的孩子到一个朋友家过夜，以便我可以毫无干扰的适应自己的家。我开始反对过，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她的坚持是有道理的。

我什么时候拍的这些？我看着一张约翰和玛瑞萨，在一个漂浮在很像亚马逊河上的船甲板上吃午餐的照片。

大约三年前，德雅说。

我们的孩子多大了？

约翰七岁，马上八岁了，玛瑞萨十二。

我们经常旅行？

我认识你之前，她说。你是个著名的摄影家。二十岁时，你就被称为是Eisenstaedt（可能是个著名摄影家）的后继者。很多人预订你的作品，于是你工作的那个媒体公司就让你走遍各种地方。你为了能够多留在家里，就找了一份教授的工作。那是两年前。

我伸手触摸一张一个儿童坐在垃圾山上，仿佛从一个山岗瞭望着一片沼泽地的照片。那个孩子面孔看起来像印第安人，很脏，双膝间夹着一个描绘着一个公司商标图纹的塑料购物袋，但是我没有认出那个公司。那购物袋现在装满了食物残骸。那个孩子很漂亮，但是他的童真已经消失，这就是那张照片的力量。

我感觉到一种失落，这是我自从在那个医院苏醒之后，第一次感觉到如此强烈的失落感，我开始啜泣。德雅安慰我，抱着我，但是我无法忍住瞬间捉住我的感情波涛。可能因为孩子们不在的缘故，或可能因为在医院时我没有允许自己表达自己

真正的感觉。在自己的客厅里，被这些自己旅行途中创造的图像包围着，一种深层的情感浮上表面，我就被裸露在这种情感里，像一片秋叶漂浮在湍急河流的波浪上。

我小声哭了很长时间，德雅一直抱着我。她一句话也没有讲，只是简单的轻拂我的后脑勺。我知道自己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攀登旅程，找回自己失去的记忆空缺，我知道德雅会帮助我，这就是唯一的一个，让我终于再次找到平衡，并开始冷静下来的原因。

抱歉我这样，我抽着鼻子抹着双眼的泪水说。

没关系，阿所，没关系。她拉着我的手，带我来到厨房，给了我一盒面巾纸，然后给我们俩各倒了一高脚杯红酒，而我正在擤鼻涕。我知道这不会很容易适应，她安慰我，但是爱的全部关键就在于，它不容易做到。爱不是毫不费力的滑下山坡。她停顿，递给我一杯红酒，凝视我满含泪水的双眸。我会用自己的爱，让你回到我这里。回到我们这里。无论发生什么。干杯。

我们碰杯，这是我第一次可以说，我在自己内部某个角落，开始感觉到爱在萌芽。

你只能喝一小口，她善解人意的微笑。你还是患者。这是医生命令。

我们喝了些红酒，我开始回到一些正常的过程里。

现在，让我看看咱们家其他区域。

于是她抓住我的手臂，带着我穿过家里的每个房间，提醒我注意那些兴趣点，在入口背面墙上的孩子们的照片，我们那个俯瞰后院花园的主卧，带有石头壁炉的家庭起居室，最后她带我来到了地下室，给我看我的书房。

这里有一面挂满了计算机屏幕的隔板墙，像是用黑色瓶塞做成的。

你曾经在这里编辑你的电影。

我打开书桌上的那些抽屉，向检察犯罪现场的侦探。我在医院时，德雅就已经告诉我，我是个拍电影的，她还提出给我看一些我拍的作品，但是那时我不太想看那些电影，而现在，我想法变了。

哪部是我最人气的电影？我问。

那部电影叫杰牟尼。很人气，但是阿所，你的电影不是那种在主流剧场上演的人气类型。它们一般在大学沙龙上演，但是杰牟尼得到了评论界的赞赏，因此，那影片为我们的银行帐号作了很大贡献，包括支付这房子和其他开销。

我可以看看那电影么？

现在？

我的好奇心不知为什么很强。如果你不介意。

我们还是先睡吧，阿所。已经很晚了，接下来这一周，你会有非常充足的时间欣赏你全部的作品。那会给你些有期盼的充实感。孩子们会去上学。我会回去工作。你会有全部自由时间在你手里掌握。好么？

我同意的点头。好的。很晚了，反正我可能也很累了。如果我的影片只够格在大学沙龙上映，它们可能也不会太有趣。

德雅笑着靠在我手臂上。来吧，我告诉你去主卧的走法...或你还记得主卧在哪里么？

我马上就去，再给我几分钟让我到处看看吧。可以么？

德雅微笑着转身走开，然后停了一下。阿所，真高兴你回来了。别太久。

我会很快上去。我答应你。

当她踩着舞步走上楼梯，我四周探索着我的书房，饶有兴致的仔细观察每个物品。在我的书桌上有一些有序摆放的资料，天棚直通地面的书架，整齐的摆满各种书籍和黑色分类文件盒。分隔房间的隔板，显然是DIY的成果——可能作者是我——我猜测。一个门洞被黑色窗帘隔开，我推开窗帘走进去。我摸索着寻找，终于找到一个电源开关，打开了光源，照亮了一个跟我书房一样大的房间。

（下面划线部分是网上不知名伙伴翻译的，感谢，请你看到后联系我，为你署名）

两张下面带柜子的长桌子将房间分隔开来，使它看起来像一间科学实验室。在一边有一个水槽，远处墙上的一个架子上整整齐齐摆放着一些化学瓶子。这是我的暗房。我制作照片的地方。我打开其中一个柜子，看到更多的瓶子和一卷卷的纸。房间里有一种熟悉的气味，基于房间里大多数棕色的瓶子上都写着硫代硫酸钠，我感觉气味来自它们。

在其中一个柜子下面有一堆照片，我蹲下来将它们放在其中的一个柜子顶上。我想看看更多的照片，我认出我的孩子们的脸；还有德亚的，短短的头发，比现在年轻两三岁。这一堆照片的底部塞着一个黄色的信封，就像放错的地方一样。

打开信封我看到印刷字体的电子邮件。最上面的一行写着是给我的，如果不是为了第一行，我可能已经把它放回原来的信封里了。当我开始读时，我的手开始颤抖起来。

发送：星期5/ 25/2021 10:29 A.M

主题：盖米尼（Gemini）

亲爱的托纳，

我的名字是珍妮丝·夏丹。我在法国南部工作，与比利斯顿大学合作的一名考古学家，

三天前，我非常偶然地看到了您的电影，盖米尼。它启发了我。差不多在两年前，在一所高校的帮助下我发现了一个洞穴体系，里面充满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动物的图像。洞穴在靠近多伦多渥附近，但是它不是拉斯科洞窟壁画体系的一部分。它比它古老得多。我们在洞穴里发现了星图，描绘了存在于我们天空90,000年以前的星座。我们对那些日期十分肯定。

那些描绘在洞穴墙上的主要动物中有一种跟你在盖米尼中创造的动物极为相似。它们在任何学术文献中都没有被记载，然而您近乎完美地创造了它们的形象。这个可能性是极大的。

由于来自学院方面特别是比利斯顿大学的压力，我不方便公布这个发现，因为预测它会招来嘲笑。我愿意私下将图片发送给您。也许您可以告诉我您是怎么创造出这种你称之为盖米尼的生物的。

请证实您是否感兴趣，然后将图片发给您。我非常敬佩您的作品。相信您会亲自和私下处理我的请求的。

诚挚的，

珍妮丝·欧·夏丹，PH.D.

考古学系，

比利斯顿大学，伍德兰路43号，

比利斯顿 BS8 1UK

还有更多的电子邮件。我们的通信接近有四个月那么长，然后三个星期前中断，可能是由于我的健康问题。我数了一下，我们之间前后来往了九封电子邮件。我将她发送给我的图片打印了出来，一看之下，它们非常清楚地是昆腾萨穆。

你没有迷路，是吗？德亚在下面喊道。声音在这里听不清楚，但将我带回到现实里。

是的，我很快就来，我叫道。

我将电子邮件塞回到信封里，像之前那样，将它们放回到那堆照片的下面，然后将它们安置在我发现它们的柜子的下面。我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像两个世界在某种持续的互换里，而我处在它们之间就像一个接线总机。我以为我的荒岛经历已经结束了，但现在我看到它跟随着我进入到我的新生活里。

我要好好睡一觉，没有护士在一旁时不时地戳醒我。等明天，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会看盖米尼，然后，也许我会给夏丹博士打个电话。

第二十三章杰牟尼

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吃惊的感觉状态很好。我睡了一整夜，那种深沉而无梦的睡眠，当太阳照进我们的卧室窗户，我已经准备好起床，没有任何懒床的迹象。咖啡的香味让我知道到哪里找德雅，于是我穿上睡袍就走下楼梯自来到厨房。

德雅给我留了一个手写的纸条，放在吧台上，咖啡机旁边。

索尔，

没有叫醒你。我需要早些出去，接上孩子们，送他们去上学，然后我自己去上班。我烤了一些咖啡蛋糕，放在微波炉里，热十秒钟，再加上黄油，就可以吃了。咖啡也准备好了。

这里提醒你，给你父亲打电话，记住，别-开-车！

可以看你的电影了。我已经将它们按顺序整理好，放在起居室的电视里等着你来观看（起居室就是那个墙上满是孩子们照片的房间），只要按下遥控器的放映按钮，他们就会按照顺序自动开始放映——杰牟尼在第一个。

我午休时会给你电话。

爱

我吃了早饭，回了几个电话，给父亲打了电话。他现在也因为臀部移植手术而住院。我告诉他我回家了，在自己床上睡了一夜感觉很好。我父亲住在南非。他是个退休的空军将军。我在移植手术后跟他打了几次电话，但是总是发现我们的对话很尴尬，充满了停顿和吞吐。他是个很务实，低调的人，执着于各种应该不应该，比如我们的谈话总是立刻转向我是否很快可以回去工作，我的婚姻恢复的如何，我是否跟孩子们顺利重新建立了亲密关系？当我挂断电话时，这些内容让我感觉很累，不知道合适才能够完成这个作业。

我终于坐下来看杰牟尼。动漫片真的很神奇，它们已经如此方便制作，但是可以借这种先进的技术来创造作品的人却很少。过去十年计算机发展的如此强大，所以任何人，只要使用正确的软件，都可以简单的制作自己的动漫片。

二十年前，这样的动漫电影会需要艺术人才，花费上百万美金才能制造。根据德雅的介绍，我仿佛是这个星球上最受欢迎的，新一代的独立动漫制片人，但是我坐下来按下遥控器的演播按钮，我真的不知道我将会看到什么。也许，因为我没有记忆，我可能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恐惧。当那影片开始时，我几乎屏住了呼吸。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音乐。其旋律和乐器选择上都是亚洲风格的。演职员表很短，基本上就是我的名字及其他几个人的，当然，都是我记不起来的，但是我感觉，那令人萦怀的音乐却非常地熟悉。字母后的第一个场景，是一个孩子坐在一个村庄的几乎无人的街道中间。这是个男孩，约莫十岁大。镜头在他上方摇动，我能看到他正用树枝在土路上画一些符号。

这些符号自有一种美丽，它们从他手指流淌而出，仿佛他是在写下音符。一群孩子走上了街道，看到这个小男孩在路中间写写画画，就开始讥笑他，毫无理由地推搡他。很显然，这个男孩是个不合群的人，并且有某种特别的天赋，但却因为这而遭受着嘲笑。

场景变了，这个男孩子还是在户外，这次是在一条平静的河里。他游到河中央，仰面浮着，凝望着天空。起初，我以为他这么干会淹着自己，但我看到，他只是简单地顺其自然，容许河的水流和浮力将他带往下游。

再次的，一群孩子发现了漂浮着顺流而下的他，又开始朝他扔石头。这个男孩子看上去甚至没有注意到，直到一块击中了手臂，他才痛得咧起了嘴。他看到了躲在桦树丛里的孩子，但只是继续顺流而去，不久就离开了石头或孩子们的射程。

男孩放松下来，看上去在顺流漂浮时他睡着了。河岸的树丛和灌木不断变化着；树木更加茂密、高大，灌木则变得更为异域。河道变得更宽阔。镜头切换，呈现为鸟儿或云朵的视角，我们能看到，河正在分成了两条。

岔流向左侧的河通向了下游约一英里处的河滨村庄；河岸港口边泊着密密麻麻的小船，如同村庄的指甲，在试图抓住这条河。岔向右侧的河更小一些，因为两岸蔓生的植物，几乎都看不到了；疾驰于长满了巨大蛛网般的青苔和藤蔓的巨大树木间。这显然是一条未被开发过的河流。这个小男孩，幸福地熟睡在自己的水床上，被河水拉向了右边的河。

镜头降得更低了些，于树枝的高度俯看着下方这漂浮着的男孩。他的双眼终于睁开来，看到巨大的树枝拱守着上方，他立刻意识到了自己身置于的新世界。就仿佛旅行到了原始的地球。他的注意力立即变得深入而专注，因为他看到了让他因恐惧而战栗的岸边景物。

接着，镜头切换，一群孩子在街上玩足球，一名男子询问他们是否见到雅戈。其对雅戈（译注：圣经里以色列人的祖先）的描述，显然就是那个在河里顺流漂浮的男孩，而现在他已经失踪了。孩子们摇头，继续踢起了球，假装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这名男子看上去很失望，走进了街边的小咖啡馆。他询问店主是否见过他描述的男孩，咖啡店主承认，前一天看到过这个男孩在街上画东西。村民们认为他被邪灵附身了，所以都远远地躲着他。甚至他的父母也遗弃了他，店主说着摇头宣称道。这个男孩是个被遗弃的人，人们不惜代价地躲避着他。

男子询问在街上什么地方能找到那些图，咖啡店主指了指几条街外的一条土路。男子走到那个地方，镜头摇开来，展显出一幅由延伸了至少一百英尺的符号构成的精心绘制的图案。这些符号绘制地如此精心，那只能是某种语言——也许是数学语言，也或许是某种如此原始的语言，以至于其来源已经失落在了时间里。

这时门铃响了，吓了我一跳，因为我正完全沉浸在那影片里。我按下暂停按钮，来到前门口。可能是一个来祝福哦出院的邻居吧，我想。当我打开门，一个美丽的女子和一个很老的男子等候在门廊里。女子穿着牛仔裤和白色套头毛衣，男子则穿着破旧、宽大的牛仔裤和格子衬衣——衣裤都是松垮地挂在他消瘦的身体上，仿佛那是了别人的衣服。

"透纳先生？"女子问道。

"是。"

她伸出手。"我是珍妮丝·查丁，非常抱歉这样来打扰你，但我刚好到城里去出席一个会议，就想借这个机会见见你。我的邮件看上去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你收到了吗？"

第二十四章图帕

珍妮丝高挑而挺拔。明显的法国口音。染了些淡红的齐肩黑发。架着厚厚眼镜的双眼，给了她学者的外表，可是却潜伏左右的，则是无法被书虫装扮抹去的漂亮女人形象。

"见到你太好了，"我语无伦次，依然握着她的手。"不...不，我没有收到你的邮件，因为我上个月一直住在医院里——"

珍妮丝轻微吃惊。"他们找到了个新的心脏？"

"对。"

"做好了？"

"是。"

"都很顺利？"

我耸肩。"发生了一些复杂状况。"

"但是你已经在了家里了，那么这就是个好兆头，对吧？"

我瞥了一眼他沉默的同伴，点头。

"恕我失礼，"珍妮丝说。"这是提娄帕la ma，就是我在邮件里提到的那位...或许你从未收到过那邮件吧。"

我同这个矮小的男人握着手，惊讶于他握手的力量。"请进。"

我请他们来到客厅，指着一对皮椅子。"请坐，请随意。需要喝点什么？"

"水就可以了，感谢你。"

珍妮丝偷瞄了提娄帕一眼，他带着热情的微笑，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的新客人们坐了下来，看起来很舒服。我依然在搔头，因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坐在我的客厅里。我到厨房，找了两杯水回来。

我在网上看过这些照片，珍妮丝几乎喊道。"亲身看时，它们更棒。你有双令人惊讶的眼睛。"

"谢谢，"我回应道。"不过，关于我，还有些事你需要了解。"

我走进客厅，每只手拿着个装水的玻璃杯。"我提到的复杂性...我的新心脏排斥反应很强烈，导致了记忆丧失。我不再有任何记忆。我不记得拍了这些照片。其实，我没有任何关于自己的手术前的记忆。"

我把杯子子地给客人们，坐下来。他们都如看着个鬼魂一样看着我。

"什么也没有？"珍妮丝问，她的面孔因关心而变暗。

我摇头。

"那么你不知道我是谁，或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我昨夜出院回家，因为偶然的幸运，我碰到了那些我几个月前打印出来的邮件。那是你发来的。我没有读完全部，但我的理解是，你发现了一个山洞，里面有些远古的图案——"

"事实上，是绘画，"她纠正道。"而这个九万年前的画廊中的明星，就是一种看起来非常像你称为杰牟尼的动画生物。"

"是的，我看到你的照片了，"我说。

"在邮件里，你说自己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为你的电影创造出这种独特的生物。"

她瞥了眼提娄帕，看上去他已经睡着了。"这就是我带来提娄帕la ma的原因。他跟这种生物非常熟悉，但是在我们深入之前，让我给你些我这位朋友的背景。"

"提娄帕la ma是位极受尊重的大师，来自Ladakh的Thikse寺院(Thikse。北印度的一座佛教寺庙。类似西藏的布达拉宫)。他来自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但不同于他的兄弟姐妹的是，他决定运用自己的财富用来从事灵性研究，于是，他在北印度和西藏广泛地旅行，面见这些地方最伟大的老师们，最后驻在了Thikse寺院，十二年前，在他师傅去世，他成为了那里的领头la ma。"

我向这位奇怪男人点头敬意，他看起来如此的谦逊，而尽管他眼睛是睁开的，我却只能双条缝。他的胡须又灰又长，而他的头却是光光的。

"提娄帕la ma在心理学和意识的诸多领域都是专家。他一直是多位布里斯托尔的心理人类学家的研究同行，我也是这样遇见他的。第一次见面是一次短期会议上，我给他看了邮件上提到的那洞穴的照片。他立马就说，他知道这种动物，并称其为昆腾萨穆(量子之和)。"

一提到这个名字，我的皮肤就起了鸡皮疙瘩。一个与世隔绝寺院里的某个人怎么可能知道这种动物，还以我在梦到的相同名字称呼它？

"也许他看过我的影片？"我无力地说道。

遗憾的是，你的影片从未他那个地区上映过，他们寺院里也没有网络连接。我让提娄帕la ma自己跟你说。

提娄帕清了清嗓子。很高兴见到你，他双手合十，微微一鞠躬。"我知道昆腾萨穆(量子之和)，他们是我们图帕的一部分。"

"什么是图帕？"

他在椅子上微微地移动下身子，整了整衬衫领。"我们相信，心智传递着眼-世界的全部交互作用。这张椅子、你、这些墙壁、外边的树；它们都属于眼-世界的一部分，但还有着另一个心智无法传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昆腾萨穆(量子之和)存在为光的负载者。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金刚萨埵，邀请他们来成为了我们世界的一部分，因为在我们的传承中，我们将他们看作最高知识——真正的知识，

会诞生出爱并消除分离的知识——的探索者。他们是我们灵性上的祖先，但是我们不告诉那些不相信这些的局外人，因为他们不需要更多理由就会忽视掉我们。我只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也一定见过他们。"

我双手放到膝上，怀疑地直起了腰。感觉一种能量在我内里构建着，但却无法弄清着能量的目的和来源。

"我怎么可能见过他们？"

他直视着我，眼里是毫无防备的纯真。"跟我们同样的方式，他们进入我们的世界。"

我感觉到，无论掩盖住我思想和情感的是怎样的护套，它突然变得透明了，而提娄帕，带着温柔的坚定，以某种自我发光的方式，看入了我的内在世界。

"你看，提娄帕说。心智创造出了眼-世界，它从无有一物的世界里创造出了所渴望的对象。昆腾萨穆（量子之和）知道如何以一种显得像梦的方式将他们的意识投射进我们的世界，尽管事实上那压根不是梦。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图帕—将意识投射过亚次元的实相。它是个非常有力的知识传递工具。"

"因为昆腾萨穆（量子之和）选择了你，还是未经邀请的情况下，你一定让他们非常地感兴趣。非常巨大的兴趣。你上一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

我看着珍妮丝，无疑地，脸上满是困惑。一场争论汹涌在我的心智内，争论着是否该告诉他们我在岛上的经历，或者说一部分，甚至完全不提。

珍妮丝察觉到了我的两难。"你不仅仅是以想象画出这种生物的，对吧？你见过它；交谈过？是吧？"

"你相信所有这一切？"

"现在我相信。"

"为什么？"

"因为有道理。"

"那证据呢？"

"他内在就有足够的证据。"她指着自己的西藏同伴，他恬淡地坐在他硕大起皱的格子衫和牛仔裤。他的超凡魅力，如果这是正确的用词的话，有着一一种能引发信任的，冷静却又焕发着光芒的智能。

我往前坐了坐，将全部注意力转向提娄帕。"正如我解释过的，我患了失忆症。我不记得之前我跟昆腾萨穆（量子之和）的任何对话，虽然我承认这是可能的，因为我最近有过一次还记得的对话。"

我顿了顿，瞄了珍妮丝一眼。她的眼睛明显地睁大了，仿佛在要求更多的信息。

我的声音变得更轻，如同一条幽径蜿蜒于茂密的植被丛中。"在医院里时，我有大约2天都在一个...一个平行实相里，或...或者梦中世界里。"

我继而以鲜明的细节描述，解释了我在那岛上的经历，途中回答着他们的问题。我解释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冒险，岛内和岛外的。我告诉他们珍妮丝的，作为介绍我见到昆腾萨穆（量子之和）的角色，还有那认定我就是那个发现伟大入口的重要角色的信息。

这些总共花费了近两个小时，德雅的电话将这过程突然打断。她按照约定，给我打电话看我过的怎么样。我告诉她我有客人访问我：一个查丁博士及其同伴，他们来这里开会，顺便来拜访我。

德雅很高兴我做的不错，没有在家里胡乱打转。她告诉我她会接了孩子在回家，大约下午五点，我们可以在后院外头烤鸡肉。她还邀请我的客人在这里吃晚饭。

接到电话后，我回到珍妮丝和提娄帕这里，他们正在聊天。

你们谁饿了？

提娄帕首先回应道。你这儿有水果吗？

我想我们家一定有，我回答，转向珍妮丝。你呢？

再来些水就可以，谢谢你。

但我回来时，我将食物和饮料放在咖啡桌上。房间里很安静，那种不舒服的静。那么你们怎么看这些呢？我问。

珍妮丝看着提娄帕，显然在寻求意见。

" 昆腾萨穆（量子之和），提娄帕说道，已经将你承认为那个，将使得灵魂入口具有可操作性的人。这个入口并不太为我们的人民所充分理解。我们相信它...就像帮助人们骑好自行车的动感单车。但我们却非常理解迫害，在很多方面，你都会被你们世界的权势者所迫害，在这种迫害中，你已经忘记了如何骑自行车。我们理解。存在着如此多的眼罩。 "

" 昆腾萨穆（量子之和）为你创造了这个梦世界，以便你能接收到他们的信息。他们选择了在你接受新心脏时来作为传递信息的时机。这不是意外事故，因为他们希望新的心脏存在于你体内—— "

" 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提供了这颗心？ " 我打断他道。

提娄帕微微抬起了右手道。 " 我不能假装自己，有着关于他们目的的知识，但这颗新的心脏，意义重大得不可能只是巧合。不，它非常重要。关于这颗跳动在你体内的这颗心脏，你知道些什么？ "

我在椅子上深坐了回去。 " 事实上，不太多。它来自一个住在我所在医院附近的女人。这几乎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了。 "

提娄帕眼睛虚得细细的，我甚至说不清，他这样是否还能看见。他陡然站起来。 " 你这儿最黑的房间在哪儿？ "

" 地下... "

提娄帕径直走向我。 " 我们现在就去。 "

" 为什么？ "

" 在黑暗里我能看得更清楚。 "

他转向一旁望进远方，仿佛他的心智被make up，而我别无选择只能尊重他的愿望，即使他的评论对我而言毫无道理。他的某种热情与专注，迫使我站了起来，带他来到了我的暗室。我能听见珍妮丝也跟来了，但是我的心智处于轻微的休克状态。幸运的是，我还记得路。

第二十五章生命的算法

暗室就是我的工作场——我在那里创造图像。那些关于在上千英里外遥远距离的野外，某些古老部落正在被伐木的毁灭性机械替代的照片，我在现场捕捉初步影像后，最终都是在这里完成制作的而诞生的，就是在我家里这个最黑暗的地方。

刚进入暗室时，提娄帕静静地站了会儿。他纵览了这个房间，然后看向我。 " 你能躺在这张桌子上吗？ "

他指着一个柜台，而我则点了点头。"你能告诉我，你要做什么吗？"

"我会看看你的心。"

"怎么看？"

提娄帕耸了耸肩微笑道。"我意愿去看。"

我的一个部分，并不满足于他的神秘答案，想要刨根问底，但是另一个部分却并不真正想要知道。我爬上工作台，仰面躺下，仿佛正在接受医生的例行检查。

"我看着不关系吧？"珍妮丝问。

"放松，透纳先生，"提娄帕说，忽略着珍妮丝的提问。"请关上灯。"

珍妮丝轻轻地关掉了上方的暗室灯，房间里立刻由柔和的红光变成了完全的黑暗。我能听到提娄帕的呼吸，而他的一只手则吓到我一下。

"我只会将手放在你心脏上一小会儿。想象你自己是我的孩子。想象我是你的祖父。我们是家人。我理解你感觉到了什么。我理解你在恐惧什么。我理解你所有的这些关切。不过现在，此刻，单纯地和我一起深呼吸。"

我听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并感觉微微的下压感从他手传到了我的心脏，仿佛是在示意我，我也该深深地吸一口气。将我的呼吸同步于他的过程，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我做到了。不久后，他再次说起了话，但这次是耳语。

"当一个人的心脏被移植到另一个身体里，它就像孤儿。它栖息在你的胸口，执行着它的功能，可它是隔离的，甚至孤独的。我看到了这一点。你的新心脏和你的心智之间没有连接。"

"你怎么看这个？"我问。

当他将手从我的胸口抬起，他的声音则变得更加的遥远。"你所拥有的这颗心，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它告诉了我很多事情。它来自一个年轻女孩，她被送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她希望你找到她的双亲，并且见见他们...让他们安心。"

房间变得寂静。我听到了呼吸声，但听不到别的声音。片刻间，我感觉到脑袋里的一种奇怪的嗡鸣声，一种明亮的感觉，我内里的什么看上去正剧烈地翻腾，要不就是在激烈地向外探伸，如同一只巨人的手在抓取什么想要抓住的东西。我称为所罗门的那部分，感觉到无可遏止的无力感。没有意志，没有渴望。

这时，突然间，没有我这方的任何邀请，提娄帕的意识出现在了内里。我没有词语来描述这状况，或是它发生的方式，但是他就和我一起存在于我身体里。在某种意义上，那就仿佛，他即是我。

"为什么你在这儿，在我内里？"我问道，这些话语如同一千个耳语声回荡在我的心智里。

"为了连接起你的新心脏和旧心智。"

"怎么做？"

"我会敲击心的那些琴键，这种和弦将会调谐你的心和心智，它们将合一。你必须停止这种锁困了你一辈子的不明智的怀疑。带着2个心智，你徘徊进了睡梦里。你变得就像块醒着的石头。当围绕着你的每一件事都被重新再创造时，你的双眼将不断被聚焦去看向你的内里，而你别无选择，只能去相信你新的心脏。但这一点，这种信任，正是此时此地正在诞生和锻造的东西。"

"你就像是一条绳索，我已经将你系在两山之间，绷得紧紧地。你可以俯看下方的深谷，也可以看向布满云朵的天空，但你是就通达你自己的道路，既不恐惧深

谷也不担心天空之穹。爱无法在极性对立的痛苦挣扎中被学会，更何况它根本无法被教授，虽然你无法理解我的话语，那就去理解我的意图吧，现在而言，这就足够了。"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桌子上绕转起来。我知道自己平躺在桌面上，可我却有着毫无怀疑的印象，自己正绕转着，就仿佛我躺在电转烤肉架上。它越转越快。我并不晕眩，但被惊到了，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停止它，甚或让它慢下来。

从这种绕转中，一道光柱出现在我内部，从我的头通向双脚趾，这光柱一直延伸其长度，我则绕着它旋转着。我看着它穿越房间的地基，进入了地球，在反方向也这么运行着。我是一条光索，正环绕着整个地球，在这光的内部，是一些我能真真切切看到的能量粒子，它们变幻成各式各样的某类公式、符号、和编码，流入我，流经我，流出我。

" 这些是生命的演算式，" 提娄帕说。" 这些秘密编码界定着：什么系统基模从未生状态传递给生命；什么被容许幸存过时间而什么被摧毁；什么又被创造为全新的。这些演算式现在已经被调整了，从这一刻开始，你会感知到转变。"

提娄帕话音刚落，我就感觉到绕转慢了下来，我的意志也回来了，并正在构建着足够的冲量，来让我能够再次睁开眼睛。我抬起头来，能看到光球漂浮在房间里。

" 请开灯。" 提娄帕要求道。

我坐起来，在这崭新的光亮里睁不开眼。珍妮丝不小心打开了大灯。

" 抱歉，我并没有故意打开那些大灯。" 珍妮丝说。

她又关上了那些灯，打开了安全灯，这对于我们的眼睛更容易适应。

我看着提娄帕。" 你对我做了什么？"

" 我将你的心和心智带入了和谐。它们现在啮合了。它们被连接上了。"

" 这是好事吗？" 我问。

提娄帕大大地微笑道。" 嗯，是的，非常好的事情。"

" 它会怎么改变我呢？"

" 现在还太早，无法说清，" 提娄帕回答道，" 但它只会向好的方向变化。"

珍妮丝走过来，触摸我的肩膀。" 你没事吧？"

" 我想是的。现在我真地感觉不到任何的不同，但这是个疯狂的体验。我千真万确地感觉到提娄帕进入了我身体，就仿佛他跟我共享了它。这是一种非常怪异超自然的感觉。"

" 完成了。" 提娄帕点着他的头，仿佛在强调，他对我做的无论是什么，都具有着无可更改的特性。

珍妮丝转向提娄帕。" 我想我们该走了。我们下午和晚上会很忙。她转向我，眼睛看着我。我确信你也一定有很多事要追赶，或... 或需要休息。你真的很友好，让我们进入你的家。"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讨论，我反对。你们离开前，我们可以再次见面么？

明天我们的会议在下午四点结束... 你是否可以来我们酒店？我们可以在酒店大堂吧见你，然后一起喝东西。

哪个酒店？

夏洛顿，在第四街和中央街角附近。

好，我会在那里找你们。

我把客人们送到门口，跟他们一起走到他们的停在院子路上的租车那里。走向车门时，提娄帕停下来看着我的眼睛。"记住我告诉你的。找到她父母，让他们安心。"

"我不确定，我能做什么..."我开始发牢骚，但提娄帕的眼睛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在无声地挑战我。"...但是我会试试。我向你保证。"

他点头以示确认，微微鞠躬转身上车了。珍妮丝挥了挥手，然后车就开走了。我本能地将手抚到胸口，希望自己能更多理解刚刚发生的这些。看上去，早晨才开始的那条路刚才就这么无影无踪了一完全撤销了一而现在，我不得不找到给我心脏的女人的双亲。

提娄帕说过的话自然地浮现出来，带着2个心智，你徘徊进了睡梦里。就在我开始思考这些话时，我又记起了娜姆的话。我需要认真地对待她的话吗？她的恐吓出自一个梦，但就如我正在发现的，梦里的一切，并不都只是梦。

我进屋，给我医生的办公室打电话，留下了一个几乎不可理解的声音邮件一就是关于需要跟捐赠者双亲联系的依赖。我没有说出个理由。我知道他如果听了我的理由，一定不会相信我。

第二十六章承诺

我不知道一个人如果一口气观看了自己制作的六部动画片，是否可以被称为自恋狂。鉴于我失忆了，我不觉得我是，虽然我很清楚如果有人看见我的话，他们可能会不同意。不管怎样，我看了德雅放在播放表里的每部电影，并且我发现我喜欢这些电影里的一些东西。以及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不喜欢其中的一些东西。

其一，我的影片缺少了我摄影里那些人类现实。我喜欢摄影的现实主义，尽管在一些例子中，其主题事件是令人痛苦和压抑的。它们都接地在光与影、尘与美的真实世界，而且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命定感。我的动画电影都是古怪奇异的，外围边缘的，形象惊人的，但都发生在平行地球。它们是快乐而有趣的带着2个心智，你徘徊进了睡梦里。至于意义性？我无法确定。

我周围铺满了纸条，多数是关于杰牟尼的。我看那影片时，写下了六页注释，希望整理自己的思路，真被一些提问给珍妮丝，以便明天在她酒店见面时问她。我还进行了一些检索，关于复合宇宙，灵性，这样我对自己的提问就会拥有一些背景知识。查丁博士是个世界公认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所有我很容易毫无意外的，看到她的信息出现在我的检索结果屏幕上。

她的学术背景很有印象。她在牛津学习了六年，获得了宇宙论的博士学位。然后她跟又开始另一个博士学位的追逐，那是关于相反方向的：考古——她在布里斯特大学两年就得到了这个博士学位，她后来就在那里成了全时教授。珍妮丝每年在欧洲和非洲的各种野外，工作大约四五个月，然后在远古宇宙学里，进行几个重要的发现。

她的专长看上去集中在在造物-神话故事和多贡及闪族文化的宇宙论洞见。她写了几本关于隐藏真相主题的书，一本叫隐藏在多贡和闪族传说中的灵性神话交集，其中包含着决定性的学术感觉，不过我还没有准备好深潜进如此奥义的领域。

我正忙于编辑那些纸条和检索结果时，电话响了。来电显示告诉我那是我的医生给我回电话了。

喂，肯德尔医生，谢谢你给我回电话。

不客气，所罗门。嘿，我收到你的语音邮件，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只能去咨询我的法律顾问们，看他们是否可以给那父母们写封信。

你以前做过这样的事么？

涉及心脏移植的捐赠者？

对。

你瞧，我知道有几个事例，不过这很不寻常，特别是...手术后这么短时间。

如果你真的做到了，我会真诚的感激你。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如此强烈的希望见到他们？这可能对进展有帮助，你知道...如果原因很特殊，我可以在那信里写好。

没有特别的，我只是感觉我需要如此。可能我希望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我不清楚，我只是认为这是该做的事。

我懂。我会尽我所能从我的角度帮你。如果他们同意了你的请求见面，你需要自己去安排约会。医院不会卷入这样的情况里。可以？

我也希望那样，真的。

好。那么我就试试是否可以做些事。还有什么问题么？

...不，我想刚才这是唯一的疑问了。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很正常了...肉体上。不过，依然没有记忆，这有些令人恼火，但是我保留希望。

我们有些心理咨询医生可以帮忙，你知道的。

如果我几周后还没有关于记忆的进展，我会在做其他尝试。我刚刚出院一天。

我没有试图催促你，所罗门，只是希望你知道我们医院还有其他资源可用。但是不用着急...只要这状况没有太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或工作，几周时间应该不是问题。现在我认为你应该聚焦在你的肉体康复上。记得多出去走走...首先要放松，但是到了下周，我建议你每天至少走两英里。好么？

好的。

很好。

好了，再次给我会电话，医生，如果你得到捐赠者的任何回音，请通知我。

我会的。

好，祝你好运。

也祝福你。

拜拜。

我挂断电话，有一种如释重托的感觉，因为进程启动了。真诚的说，如果提娄帕没有坚持，我知道自己不会去寻找心脏捐赠者的双亲，并希望见面。我会很恐惧他们会恨我，或至少会让我有罪恶感，因为我是因为他们女儿的死亡而活着，但是我答应了提娄帕。有时承诺能掩饰掉我们的恐惧。

我体内的能量在迅速减低，于是我来到后院，找到了一个舒服的沙发坐下来。太阳感觉很好，鸟儿在歌唱，将它们的旋律编织在整个近邻区域，这些都足以让我松缓进入一种深沉的睡眠。

第二十七章那个约定~~

我以为弄醒我的是我的女儿，玛瑞萨。我出于一个梦境状态，正在飞越一片宽广的农田，突然感觉到有人捅我的肩膀。

噢，是你啊，我含混的说，但是当我睁开眼，我明显知道自己不知道那是谁。

我认识你么？

坐在我身边的是个女人，大概跟我同龄；那是一种如此居高临下的临在感，我只能说，自己有那么几秒说不出话来。我摆动头部，确认自己是否在梦中，但是我的后院场景正常的出现在那里没有变。

她将手放在我手臂上。你认识我，所罗门。我们在你失去记忆后认识的，在一个并列时空的岛屿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我相信你只看到我的脖子以上部位；可能那是你没有认出我的原因。记得我？娜姆？

她穿着件金色调的丝绸长袍，上面以深红色绣着繁复纠结的古老符号。袍子是透明织物的，衣服下的身段依稀可见，朦胧却性感。她翘着二郎腿，双臂则卖弄风情地搁在距离我几英寸的藤编椅扶手上。

告诉我我正在做梦，我嘟囔着，不知道对谁说。

你还没有给我你的回答，她说。我很耐心，等待着观察你如何适应你的新生态，这是我提供给你的机会，这是我们的约定没有达成前的试用期。

我仔细的望着她；满眼疑惑。看，如果你是你所声称的那个人，你就知道那个你将它的头切断的动物的名字。它叫什么？

你需要证据，是吗？

我点头，皱眉。我的新心脏跳得如此之快，我生怕它会跳到我邻居的院子里。

你要小心了，别让你的某位亲人，跟坎透遭遇同样的命运。

她的词语一个个有力的蹦出来，它们如魔鬼的诅咒般砸在我身上。

我真地没生你的气，她说着语调柔和下来。或许我们弹出了个坏音符，但你真地想要你的证据。

娜姆转过头，面朝着我。聊些愉快的事，你喜欢我的样子吗？我合你的意吗？

我扭头不看她，不知道如何对付。那是娜姆，正如她在我梦里说的，她会找到我。我可以逃跑，但是那又会怎么样呢？我能跑到什么地方，她可以找不到我呢？我决定顺杆爬，看看它会将我带到哪里。

你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我说着小心的瞥了一下她的方位。

感激你真诚的夸奖，所罗门。你看，这不就是一个更好的与我相处的方式么？我观察了你最近的行为，发现你给了我很多希望。告诉我，你的决定是什么？

什么决定？

你跟我伪装记忆丧失？

不，只是再次确认你的提问。

娜姆的微笑喊着忍耐。你是否同意，毫无非分之想的，作为一个简单的教师，可爱的丈夫，受尊重的父亲生活？你要求一些时间考虑我的建议，而且我以自己最

慈善的做法，给了你我做得到的证据，所以你回到了这里。现在，我来听取你的同意与否的决定。

不过，你却用了超过期限两周以上的时间，并且，最严重的是，你今天接待了两位将你拉向危险方向的客人。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什么危险方向？

我告诉你了，只要你有原子，向着你那个虚构的关于伟大入口的角色的方位倾斜，我就会给你一个提醒，让你知道，我给你的，也可以随时收回。她打了个响指，就这么简单的动作即可。

可是你给了我什么？

我没打算说这话；那句话像毒蛇的舌信般，本能的跳了出来。我瞥了娜姆一眼，观察她的反应，**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所能想象到的最短暂瞬间，她整个样子，闪变成了可怕的黑暗实存体。**我闭上双眼，又慢慢睁开，眨了几次，但是她已经变回到她那异域风情的原始美丽形象。

第二十八章联系方式

我跟珍妮丝还有提娄帕的后继会议永远没有实现。我取消了它。我解释说我太疲劳，我需要跟家人呆在一起，后者是真的。自从娜姆来找我之后，我脑海里全部都是关于一旦我的孩子或德雅发生意外，我将感觉到的负罪感。我决定将自己的时间聚焦在他们身上，通过一起度过愉快的时间，试图重新构建家庭纽带。

我那个跟娜姆的没有约定的会见发生之后一整周过去了，我那些持续性的担心开始减退。我早晨会出去散步很长距离，一般跟德雅一起。我们依然一起寻找一个记忆，那些曾经让我们深深感动而流泪的感情，希望那可以激活我，但是还后没有记忆回现。我变了，她感觉到了。那不只是因为记忆丧失。有些更加基本的东西变了。她通过遮掩的词语提到那些变化，在那些底线边缘试探，但是无论那变化是什么，它藏的如此隐蔽，我们两个都无法精准认出它。

我从来没跟德雅提到过我的那些梦境，或我跟娜姆的会见，当我跟她说关于珍妮丝和提娄帕的拜访时，我用那些跟老同事叙家常的色彩装饰过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跟她谈那些内容。我害怕德雅会认为我疯了，我已经开始担心这个角度了。

有时候，一种新的认知，可能像海洋的巨浪一样将我们完全覆盖并将我们抛到一个，距离我们以往所爱的人如此遥远的地方，以致我们不再知道怎样才能跟他们恢复原有的亲密感。如果我告诉德雅所有这些我看到的事物，她会不知道如何跟我相处。我会变成一个更加陌生的人——一个狼人老公——活在一个被如此遥远距离围绕的时空，让她无法找到我。

如果有一天，勇气在我耳边耳语，让我能够被武装到可以揭示我这些经历的程度，我就会找到一些大脑的宁静，但是现在，我别无选择，只能将这一切秘密保存在内在。可能我并不是生来为了揭示这个被提娄帕成为灵魂接口界面的玩意儿，可能娜姆是对的，我需要将注意力聚焦在家庭和工作上。我的健康状况在不断进步，每经过一小时，我就感觉有更多的正常的感觉在我这里扩展。途经已经被设置好而启动，开始变得熟悉的这一切，让我感觉越来越舒服。

周四早晨，在德雅和孩子们去上班和上学后，电话响了，我将肯德尔医生显示在厨房吧台的视频屏幕上。早上好，肯德尔医生。

早上好，所罗门。你感觉如何？

很好，感谢你。

我记得你被计划在周一来复查一次，所以我不是为了康复的事给你电话。我们收到了你捐赠者家长的回音，他们真诚而兴奋的同意了你们的见面，当然条件是如果你能够去他们接拜访他们。显然他们在纽约州北部拥有一个农场，他们无法开车来这里。

那没问题，我说。你是否可以把他们联系方式发给我，以便我可以跟他们约见？

可以，我可以做到。还有一件事。

嗯哼。

捐赠者留下了一个遗嘱，希望你继承一些东西，他的律师希望安排跟你见面，接下来几天的某一天，如果你愿意。

当然可以，我迟疑的说。

那好。我会给你发联络信息，然后就把一切交给你。

好的，感激医生。

那么周一见，肯德尔医生说。

再次感谢你让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没问题。很高兴能够帮忙。

再见。

拜拜。

当我将视频的屏幕关闭后，就开始矛盾。我不是真的想开车去纽约州北部。那至少需要开六小时，但更关键的是，去见我心脏的挚爱之人，是提娄帕的主意。是否娜姆会认为我已经朝向那个被误导的使命之方向靠近了呢？她是否会攻击我，给我的教训？

这可是真正的纠结。

另一个让我迷惑的角度是关于那个遗嘱。为什么我的捐赠者会除了给我一颗心之外，还留下了其他的让我继承？她一定是前知道自己将要死去，才有足够的机会立遗嘱并将接受自己心脏的人指名为继承人。她想要我得到什么呢？

但我正在反复估量这些奇异状况时，来自肯德尔医生的关于联络信息的邮件来到了我的油箱，我打开了它。我心脏的父母和她的律师的名字和信息，整齐的排列在那里。我决定针对这些名字检索以下，看看能找到什么。**捐赠者的名字叫瓦内莎·隆勒，她的父母是纽约，里斯本的农夫**，他们有个带些池塘的家庭农场，从我的古歌地图上，看不出来他们的领地有多少公顷，但是作为家庭农场，面积算大的。

我从卫星图像上可以看到一些猪。不过家畜不是很多，可能只是作为作物收成不好时候的补充收入吧。我找到了几张照片，他们看起来是很善良的六十岁左右的老夫妇。

瓦内莎，我感觉曾经是个纽约大学的学生。我用纪念瓦内莎隆勒检索，却没有找到结果，那其实很奇怪。我又在脸谱facebook里检索，结果也是一样。一个大学生没有在网上留下痕迹，确实很奇怪。没有网页，没有提到她的。只有一个内容提到她进入NYU，所以我就不能确定那个是否同一个瓦内莎·隆勒她的信息。有几张照片，但是都是不同的女人，所以我无法确认其中是否有一个是我的心脏。

看着这些图像感觉很神奇。我似乎知道跳动在我身体里的心，会认出瓦内莎的照片，但却只是感觉到一个很朦胧的期待，没有变成任何我可以确认的真实或确定性；当感情在行动时，我正运作为盲人。

那个律师很容易找到：有公司官网，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连接入网LinkedIn，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数码性媒体途径，都在被用于去找到他们的下一个客户。他叫丹尼尔·阿彻（译注：射手座），他们的官网介绍说，是个曼哈顿律师事务所的共同经营者，那个事务所主要承接公司并购和商务法案子。这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他们的网站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遗嘱执行等服务内容。

怀着些许的紧张不安，我拨通了丹尼尔阿彻的电话。我决定了不是等着他打给我。我更好奇了。等了近五分钟后，一个温和而精力充沛的声音接了电话。

我是丹·阿彻（译注：丹，以色列12部族之一）。抱歉让你久等了，透纳先生，我刚刚接待完一个客户。

没关系，我回答。

我正打算打给你，所以你帮我省去了从我桌上那摩天大楼般的文件堆里挖出你号码的麻烦，他轻声笑道。感谢你采取主动。

不客气；你是否知道我为什么给你电话？我问。

瓦内莎的遗嘱。我猜是医院将我的名字和号码给了你。

对，但是我是想说，这很不可思议，就是我会在她遗嘱里。这是否可以通过电话解决的内容，还是我需要到你办公室去？

把你的邮寄地址给我，透纳先生，我就可以将那些她留给你的资料什么的快递给你。我们不必为了这些见面。我需要你给我签一个收条，还有一些常规的法律手续签名，你可以将它们签好，几天内寄回给我，我将把那些都放在我寄给你的邮包里。喏，你的邮寄地址是什么？

我将自己的地址给了他，等着他示意我已经记下了。

好，记下了。

你何时给我寄？我问。

他停了几秒。我现在就把你的地址给我助手，可能在大约二三个小时就可以到你手里。

丹看起来又突然忙了起来。我感觉一种继续谈话似乎不太可能了的沉默。我感激了他花费时间，对话就这么突然而有些笨拙地结束了。

然而我还处于打电话的心境下，于是就拨通了杰森隆勒夫妇的号码。医生没有告诉我瓦内莎母亲的名，但通过搜索，我已经确定了，她叫珂瑞隆勒。

电话响了大约六次，我正准备挂断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出现了...有些气喘吁吁。我的心，跳如此之快，只得深深地吸了口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急切，但听到她的声音，我的皮肤爬满了鸡皮疙瘩。

喂，我是珂瑞；抱歉这么久才接电话。

...隆勒夫人，我是所罗门透纳—

噢，太好了，我们一直期待着你的电话，透纳先生。

我停顿了一会儿，再次深呼吸，我的心脏依然在狂跳。但愿这没有打扰你。

天堂作证，没有打扰带着2个心智，你徘徊进了睡梦里。，过去一两天，每当电话铃响起，我就以为是你。我非常高兴你打来电话。我刚才正在外面清扫露台。

你们那里天气还好？我问。

有些凉，但是太阳出来了，风也很平静，她说，停了一下。

透纳先生——

请叫我所罗门。

好，所罗门，你就叫我珂瑞。我们是乡下人，我们也不会假装。她因为喜悦而断断续续。

我有上千个问题，珂瑞说。现在正在飘过我的脑海，但是我知道我需要勒紧缰绳，以便我们在你到达这里时可以留有机会。我猜医院已经告诉你我们还不能旅行。我们的农场，让我们很难出门，加上我们刚刚搞定了所有关于葬礼和处理好了她... 她那些个人私有物。

我懂，如果这对于你们来说太麻烦，我们可以延期到几周以后见面——

乱讲，我们不是那么忙，如果你可以开到这里来。

好，这就是我打电话的目的。我在下周周二或周三都可以开车上去，如果可以？

当然，当然，那很合适，珂瑞兴奋的说。那么就周二。

好的，我回答。我如果草鞋出门，我想我中午就可以到那里。可以么？

当然，那很好，所罗门，珂瑞说。我会为你准备好午餐，你就别在路上吃午饭了。你到达十分钟前给我们电话吧。可以么？

一种奇异的感情笼罩了我。我记忆的某个领域很想啜泣，希望我刚才在跟自己母亲谈话。我妈妈十年前就去世了，而珂瑞的声音里，有着那种母亲的关怀才能有的质地，简直就是天堂的入口。

好，那很好。我回答。

那么我们就周二午饭见。珂瑞说。

我很想谈起关于对他们失去亲人的安慰话题，和我如何感到感激，因为他们女儿的优雅奉献而继续活着，但是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我告诉自己这最好面对面跟他们说。好，嗯，感激你那么希望见到我。我真的很感激。

不客气，你有兴趣希望见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音乐啊。

好，太好了。那么我们周二见。

好。我们都很期待，所罗门。先再见。

再见，珂瑞。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自己面见隆勒夫妇是我的责任，之前关于后果的担忧已经凋谢了，克服了，因着我所感觉到的一种想要去理解我这颗新心脏的奇怪的紧迫感。无论什么界限远远地阻隔开了我们——我新的心脏和我的心智，它们同时也创造出了强烈的啮合渴望。我能感觉到，这渴望因着跟珂瑞的通话而增强了。而现在，既然没有理由相信那些几乎看不清指引的路标牌，我决定就跟随自己的心。

第二十九章瓦内莎

门铃响了，吓了我一跳。我的心好像偷停了两下，但是我很快就稳定下来，将目光聚焦在门口道路边的快递白色面包车上。那是律师事务所快递来的包裹，就是瓦内莎隆勒留给她的继承人的。我快速来到前门，签收了包裹，将它放在厨房桌子上，盯着它，仿佛那是通向一个迷宫的入口。

那是个很大的封好的信封，淡桔黄色，坐在我的厨房桌子上，上面的邮戳跟收件人信息拥挤在一起——我的名字用永久的黑色墨迹手写在上面。我紧张的打开它。

发现几个法律文件，我很快读了它们。又找到另一个信封，写着日记，使用坤包交待封好的。那下面有个引起我注意的物件；那是一个DVD盒子，贴着一个纸条。那纸条，用美丽的书法，简单的写着：

从这里开始。

只有继承人才能看。

瓦内莎

那张盘，奇怪的是，封装在一个塑料盒子里，用一个不可开封的蜡印封存着。很显然，瓦内莎只希望她的继承人看见这个，无论那是什么。我用一把刀打开盒子，撕开蜡封，抓起盘走到起居室。当我把盘放在播放器里时，我的手开始轻微颤抖。我坐下来，按下播放按钮，我的求知好奇心被这显然的神秘感加速了。

一个自制视频，开初是昏暗房间里大书桌前的一张空椅子。一名年轻女子出现在了画面右侧，但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她正左手拿着领夹麦克风的线，小心地绕过摄像机的三脚架。等到她坐上椅子，直视着摄像机，她看上去如此不寻常，而且，从任何的想象延伸角度，她都不符合我之前对其的想象。这是位小个女子，身型瘦小，白色短发，厚厚的眼镜，和一张和蔼却坚定的面孔。我的第一念头就是，这是位白化病人，尽管视频的暗淡光线让这一点无法被确认。她在椅子上移动会儿，调整了下麦克风线，然后深深地凝视进镜头里一会儿，一言不发地。

看着这位将她的心给予我的人，感觉是如此的奇异。我变得激动异常，于是奋力找到了暂停键，以便能够平静自己，可已经太迟了。看着这个透明的人类开始讲话，泪水滑下了我的脸庞。在她聚合自己的同时，我感知到自己那层层自控帷幕揭开了。

瓦内莎的表情扣人心弦。她的双眼看上去在无意识地不停动着，如同眼球正在眼帘下的做梦眼动。她的肢体语言里，存在着一种将我吸引向她的天真无邪和自我意识。

她清了清嗓子，作为准备就绪的最终信号，然后凝望进摄像机镜头。"如果你正在观看这视频，说明你已经拥有了我的心，拥有了我唯一没有走向死亡的部分。"她对镜头挤出一丝笑。事实上，"这是我唯一被允许捐赠的器官。"

"我想要跟你谈谈我自己，这样你就能理解你的新的心脏。我会让这个视频就这么不间断录制，不做编辑或任何处理，所有，如果你厌倦了我的声音，只管按暂停键。"她组织起淡淡的一笑。

"如你所言，我是个白化病患者。我患有一种遗传性的紊乱，我那些医疗团体的朋友称之为oculocutaneous albinism眼皮皮肤白化症—白化病里最为严重的。The side effects有很多附带如症状...好吧，让我们这么说吧，它们在本质上不完全是医学性的。因为出生在一个四处荒凉的农场里，我一生都在家学习，除了医生来访期间，我从未真正与任何人互动过。"

"我的这种状况，称之为nystagmus眼球振动，它比我的其他所有怪症都更吓跑了我的伙伴，因而使得，交友不在专家们给我的意见范畴内。在我八岁前后，外科医生校正了这个病的最坏那部分，但它从未真地彻底远离，正如你大概已经看见的。无论何时，出去外面，我都不得不被包裹起来，惯例太阳镜...所有那些东西。我理解孩子们为何远远躲着我。"

"但就如人们说的，密密的积云里，总有着银光的内衬（译注：太阳照出的），我的银色内衬就是我的想象力。我有一整群想象中的朋友。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神经分裂症，我只是很孤独，又没有朋友，于是我造出自己的朋友——至少是其中大部分。我非常善于此道。"

"还是让我们接着说回为什么要给你这个视频...她深深吸一口气，看上去在整理思绪。我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已经大约12年了。现在我刚满28。在我16岁时，我有了这个...这个预兆感应。在那次视象里，我被告知，我能去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嗯，它会变成一份遗产，而使得我的存在意义深远，甚至必不可少。"

"我以为自己不会有孩子、结婚、拥有重要的事业，或是类似这样的任何事。她的目光直直地穿透过摄像机，如同凝望进充满希望生命的神秘所在时的人们那样。"

"最初，当被告知应该准备好我的心时，我以为这个教导是指向一种清洁、单纯的生活，大量的运动锻炼，注意自身饮食，诸如此类的，但是我错了。那是关于滋养我心中的种种爱之频率，将之保存在心里，并在任何我能的时候，释放出去。"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以食指指自己的头，直视着镜头道。"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隔绝于一切事物之外，又怎么去知晓任何关于爱或滋养爱的事情？"她身体微微前倾，放低了声音。"你看，事实一定是，灵魂有着某种神秘的方式去知晓自身的不朽。事情...它就这么发生了，悄悄地接近了你，只需要你去留意，而因为我没有通常的那些分心物，我就留意到了。"

"我一直并非一个特别灵性的人，即使现在，我也并不真地认为自己是灵性人士，我只是一个将自己大量的自由时间投资来发展自己的心，因为它是我的遗产...我的使命。"

"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有些疯狂，我能理解；或许你认为我就跟我看起来那样的古怪，而你甚至还怀疑你体内的那颗心会以某种疯狂的方式传染你。事实并非这样的。如果我看起来太过怪异，我表示歉意...可这就是我。试着lookpast看透进你所见到的这个外表奇异的人，只是聆听我的话语。我无法单是用音频来完成所有事，又无法免除我这角色外貌带给你的全部影响，可我希望你了解真实的我。"

瓦内莎转向身后，从身前的桌子上拿起一杯水，喝了口，调整了下黑框眼镜，然后双手叠放于膝盖上。房间里的光线很弱，但还是看出来，她正闭上眼睛。她头发蓬乱，似乎刚刚起床，懒得梳理，穿着件宽大的蓝色长袖套头衫，一条宽松的灰色长运动裤。

她所在的房间非常简朴。除了书桌看不到太多东西，但在书桌上并排着一台笔记本和一台平板电脑，还有些书堆放后面，镜头的右侧远端，我想我还能makeout几张照片，大概是她的父母的。

看上去瓦内莎正在走向死亡，但她显然不是在医院，甚至不是护理机构。我猜这就是她的房间。

她看向镜头继续道。"无论如何，你看见了我，也多少了解了我的情况。当然，我不知道你的任何情况。不知道你的名字，你住在哪里，或是关于你个性的任何事情。对我而言，你是完全神秘的，除了一件事。我的心知道你。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想象一下，如果十年来，你每天花上四到六个小时，来擦亮你的心，擦亮，

我是指训练它去变得纯净、感性、聚合、鲜活、有节律，富有美感、勇气、理解、慈悲、善于表达，谦逊，充满爱，以及所有那些使得心成为灵魂栖息地的特质。"

"如果你的心具有了这样的条件，灵魂就会完全地进入。它会居住在这颗心里，耳语很多东西。这就是我的灵魂所做的。年复一年的擦亮我的心，最终我得以一瞥灵魂的真正观察方式，而当我这么去看时，我能看到你。"

她的一根手指指着镜头，可我感觉它是指着我。当我看着她时，颤抖感在背脊上上下下穿行，完全被她的故事迷住了。

"我不是在说作为一个人的你，一个带有名字、性别、人格、证书及所有这些的物质身体。我是指作为永恒之存在的你。这才是我所说的，因为这就是我现在所服务的对象，否则你现在就不会看着这个视频了。"

"你是某个极其重要恢弘之物的创造者。出自你的一些东西将会改变每一件事。我看到了这情形。每一件事...这个宇宙里的每一件事都会被影响。我不知道其方式，但我知道你会做到—我们...我们会做到。"

瓦内莎停顿了一会儿，低头看着地板，然后右手抚在心上。"这不是一个礼物。不仅仅是简单延续生命那么简单。它是吸引你最高部分的吸引子。你的这个部分，在生命的种种虚浮幻象里，既盲又哑，但它将在我留给你的这颗准备就绪的心脏里走上前来。"

"你或许在抗拒...或许在怀疑我所说的每个字。我没有证据，但是你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证据，只要你阅读我的日记，练习我所开启了的那些练习。这没什么难的。难的是，你是那延展过浩瀚时空的链条上的最后一环，你会被分心，侵扰，恐吓，而且是的，可能会被那些希望这个宇宙事件偏离正轨的势力所压制，踌躇于怀疑和幻灭中。他们将尽其所能地使其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是邪恶，也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更大画面而不喜欢其结果，只是因为他们是有权势的势力，自私，且缺乏移情的勇气。改变，你正在带来的这类改变，从来不合这些势力的心意。"

她再次停顿下来，在椅子上调整着坐姿。瓦内莎看上去有着一一种令人萦怀的超自然的奇特美丽，而在说话时，她变得更加鲜活。她有着一一种谦卑的态度，而非流行杂志里那种做作的美。她的手纤细而柔美，她在交流中如同指挥棒般地运用着它。

瓦内莎瞥了身后一眼，仿佛正在deflect引开某种干扰，接着转回向镜头。"如果你信任我们的心，就没有什么伤害能加诸你。如果你倾听自身存在的这个最核心部分，就没有人能阻止你。我已经看到了这一切。恐吓...会来找你。分心...会欺骗你。坚持练习我在日记里留给你的那些技术。请相信我。那不是疯狂。那是最高类型的神智清明。"

她将双腿盘到了身底，而我留意到她打着赤足。"如果你见到我父母，他们可能会告诉你，我并非有着神秘主义倾向的人。我从未读过圣经或古兰。我从未研究过这个世界的任何宗教...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兴趣。我代之以聚焦于自己的心。我研究它。倾听它。我发现了它所共鸣于的所有频率，我学习着这些频率如何才能被编织进实践中，去创造出心脑间的和心智身体间的连接。"

"一些人有着深切的情感—不是那类脆弱、感伤的，而是那种明晰的，融合自一种深切而持久的爱，毫不情绪化或者说基于安逸平和—这样的人能够唤醒他们的使命，甚至是你这样重要的使命。心，就是为使命提供动力的燃料。"

她转过头去了一会儿，仿佛正在回忆过去的某些事情，当她再次开口时，声音更加轻柔，更为字斟句酌。"当你接受了我的心，会发生的事情之一就是，你会被重启。我不知道那对你具体意味着什么，或是那将如何影响你，但我还是看到这件事。我的心，会重启你的系统，而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我能告诉你的全部就是耐心。这不是一种药物或生物层次的排异反应，而是一种量子能量层次的。你的医生们不会知道原因，他们可能会给你开药方来缓解它。我祈求你，不要吃那些药。"

"我再一次意识到，这听起来很疯狂，我很抱歉，但坦率是我所理解的唯一的交流角度，所有，我必须告诉你我所相信的，即便我无法向你解释，我为什么相信它。"

"我创造了一个鲜活的器官，灵魂能够以它全部的壮丽栖息其中。你的心现在正在吸引一个更高意识进入你的身体，当这不朽的自己走上前来，你将感知到一种全新的权能赋予，就仿佛整个宇宙突然变成了你的同盟或伙伴。"

"看着我；我看起来像个成功的、充分社会化的、健康的人吗？她轻轻地摇头微笑道。就如你能看到的，我完全不是这样，可是，宇宙是我的同盟。这怎么可能？这是可能的，因为我的心现在就存在于那个将改变一切的人的体内。我是你火箭的燃料。你明白么？没有我，你永远无法脱离地球引力。你的使命永远无法按照它被设计的轨迹呈现出来。"

瓦内莎的声音变成耳语。"有时候最强大的结盟看起来却是所有同盟中最弱小的。"

"当心服务的人格渴望在人类意义上变得强大和成功时，心的空间就会萎缩。能扩展心的是谦逊的灵，因为它在万物中看到了一体，并且理解，合一并非一种志向或目标——合一就在当下，并且永远都在当下。关键就是去意识到这一点。我相信这就是你使命的所在。这就是我看到的。可能，当你看这个视频时，你已经知道了这些。"

"我了解，怀疑会悄悄潜入。我就曾经这样过...相信我...我曾体会过每一种怀疑的味道。怀疑可能会如此强扯人的注意力，以至于会说服你拒绝你的践习。怀疑会说道：没什么发生了啊，为什么要练习？因与果在哪里——你练习的回报在哪里？它们的诱惑非常可怕。它们的声音无处不在。就像一合唱团的蹩脚歌手，淹没了唯一的好歌手。"

她的手指修长而纤细，在她说话时总是在动着。它们有着一种创造性的特质，就仿佛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语言。"如果你坚持看到了视频的这一段——尤其是没有暂停过的话，那至少在某个层面，你可能就已经知觉了你所肩负的使命了。你可能还见到过我。我会尽力探触你，我保证。我会尽我所能以所有的方式帮助你。当遭遇了怀疑、分心，感觉到使命在消退时，你可以呼唤我。我在日记中留下了呼唤步骤。"

"有一个东西你可以永远地依赖，无论你的外部发生了什么，我都在这里，她温柔的将双手放在心上。我不会抛弃你。"

瓦内莎凝视进镜头，如同之前所看到的那样。她的表情——她的身体语言——是我所见的最不寻常的。她的动作里有一种诗意的克制，一种博大天空的温柔和优雅。我的心感觉到沉重，因为想起她已经离开人世了，而她如此努力工作所创造的那颗皇冠宝石，此刻正在我的体内搏击着那不可知却熟悉的编码。过去这三周已经将我

准备好来看这个视频，尽管其中的一些部分让我感觉不易理解，但大部分我都理解了。

"我的日记，她继续道，是过去这十年历程中，我所学到的各色思想及灵感的合集。将其看作跳动在你内在的这颗心的用户手册吧。这颗心，不只是运作于时间皮鞭之下的组织和肌肉的集合体。它是通向集体性智能的入口，这种智能会将我们——我们全体——合于一于生命的更大目的和天命上。"

"有时，这更宏大的目的失落了，某个人就会出现，来重新发现它，但并非简单地指着它说：我们的天命是这个或那个。他们使得该目的发现对所有人都成为可能，则是通过体验——直接的体验...最强有力的那类体验。那是一个种族自我转变的途径。这就是你被连接着的东西，尽管我无法确切地说出连接的方式。"

瓦内莎的视线离开摄像机一会儿，停顿了下。"医生告诉我，我只剩几周的生命了。我不愿自己的医学复杂性使得你烦恼。事实上，医生早就告诉我，我能活这么久完全是个奇迹。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都在预测着我的死亡，直到现在，但我知道，自己接近终点了...我能感觉到。我自认是个幸运的人，所以请不用对我感到丝毫的遗憾。通过坚守对于自身使命的忠诚，我拥有了一段具有回报且意义深远的生命。"

"我理解对幸福的追求，也理解人们为什么会通过外物的获取寻求幸福。可是幸福，对我而言，就是当我感知到对自身使命的校准时。我无法以其他方式解释它。我意识到，对一些人而言，这看起来是自私的，可它就是我来到这里成为一个人类存在的原因，尽管其他人感觉我是冷漠或疏远的，更真实的说法是，我将专注并献身于我的使命，而我的使命绝对不自私。"

"我要对你的意见是，爱是一种意识状态。我知道这听起来太抽象，是很抽象，但是事实就摆在这里，因为爱虽然是被视为一种情感或行为，但它首先是一种意识。它是一种甚至存在那些之前的智能，这种智能无关乎脑或心智，而是关乎心-心智，这就是说，心和心智被调谐起来去表达灵魂。"

"现在，你拥有了我的心，你的心智会慢慢同步于它。这需要花费多长时间还是未知的，所以保持耐心。你或许在此期间会感觉自己似乎在爱这件事上没有了掌舵者。如果你有妻子和孩子，你或许会感觉到对他们的一种空无感，直到我的心和你的心智见的调谐得以完成。我的日志在第63页，有个技术可能帮助你。只要你认为它有用，就尽可能频繁的练习它。"

她双手相扣，轻轻鞠躬道。"我爱你，我会在我的力量范围内，做一切事来帮助你。我之所是的这个意识，会一直存在于你的心的左右。我希望你能欢迎它，这就是我所请求的全部。"

"瓦内莎，结束。"

她略为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我看着她从镜头里走开去，几秒后屏幕变成了黑色。我按下停止键，无声地哭起来。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我能感觉到泪水流过脸庞，可我并不悲伤。那是某种我无法命名的其他情感或感觉。我感觉非常幸运能拥有瓦内莎的心，但同时，也对位于我前方工作的一种更为敏锐而强烈的感受正在发展着，这个工作就其规模而言是令人生畏的，如果瓦内莎和提娄帕的评估是完全精确的话。

一副更为清晰的画面正在我的未来浮现出来，就仿佛我的过去被拘禁了起来，如同囚徒被囚禁在了一处无窗、隔绝、无法突破的所在。我闭上双眼，手抚在心上，感觉着它那温柔而有节律的跳动。我能感觉到了手术的伤疤，但在更深处，在某个神圣的内室，迟重的砰击声宣告着它的临在，我想象着，爱流出我的手，深入到我的新的心脏，而我带着一种洋溢而出的感激，欢迎着这颗心。

第三十章警告

第二天是周六。德雅和孩子们都在家，我犹豫着是否跟德雅分享瓦内莎的视频。德雅在穆斯林家庭长大，很虔诚。我被卷入的一切，显然是不可否认与伊斯兰的主流教义抵触的，但是到底会有多么反感，是个未知数。

另一个担心就是娜姆——那个时空外的存在，以明确的恐吓胁迫这我的忠诚。于是，我对第一个担心采用了顺其自然，毕竟他们是西方化了的伊斯兰。对另一个担心角度，我...我真的不确切知道我了解娜姆多少，但是此刻，她似乎站在伊斯兰，教会，寺庙或所有其他宗教角度的反面。感觉我被夹在岩石和一个坚硬地点之间，那只巨手又紧缩了。

我们刚吃完早饭，孩子们跑到外面后院去玩耍，于是我听到了乔恩在呼喊，老爸！老爸！

我从厨房跑出去，心已经因为焦急提到了嗓子眼。乔恩和玛瑞萨指点着地上的什么，当我打开露台的落地门，我看到我们的一棵松树倒地，还萎缩到了它原来大小的三分之一。我们的树不是简单的死了；它被什么疯狂的力量杀害了，那只能是娜姆。

德雅紧跟在我后面，她因为无法相信而惊呆了。会是什么能让树变那样？

我摇头，试图保持冷静和淡定。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清理它。

你清理它？德雅吃惊的问。我们需要叫防疫站...或...或其他政府的人来看看。这看起来有些不正常。树木不会毫无缘由的呻吟之间就萎缩了。

德雅回头看着孩子们。孩子们，你们现在就立刻给我回到屋里，她命令到。

玛瑞萨和乔恩如被斥责的小狗，走进露台门然后将门带上，然后坐在玻璃门旁边，满脸背上的望着外面。

德雅抓着我的手臂将我拉到距离那棵树二十英尺远的地方，严肃的耳语。你看，我知道你失去了记忆。但是相信我，这不正常。我们需要叫那些政府的人来看看这个。可能是毒药...或...细菌攻击，政府需要知道这个。我们不能简单地清理掉，将它倒进垃圾桶。好吧？

我点头。好的，我知道了。我们给谁打电话呢？

这是周六，我不知道市民课是否上班。咱们试试警察那里，看看他们如何说法。警察？我反对。

对，警察。已经严重到够叫警察的了，索尔。

就在这个点，这个单独的点上，我知道我可以华丽转身，给德雅解释所有一切，然后让她了解，我在自己的心脏移植以来所经历的这一切的梦境，幻觉，来客，和恐吓。有那么一瞬，我开口，让自己的舌头准备着词句，但是没有词句出来。它们蜷缩在我嘴里，保持沉默，仿佛只有宇宙可以让它们开启，而宇宙还没有准备好。

好，我现在就给他们打，我说，转身向家里走去。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她明白。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解释，孩子们在看着我们，一个邻居正在清理露台，仿佛也在注意我们，并且显然我感觉娜姆也在她那低次元的时空里在观察我们。我能够感觉到她的临在，而我绝对不希望将德雅卷入这里面来。我很气愤，不是因为一棵树被毁灭了，而是因为那显然是娜姆在发出一个警告—她将会把我的家人卷进来。她将会让我对自己接近瓦内莎和她父母这个不忠诚的行为，品尝代价。

为什么反作用会如此严重？每当我向那个我感觉自己该去的方向倾斜，就会有那个恐吓来惩罚我。我感觉自己像个拴在极短绳索上的很小的狗。

我抓起一个手提电话拨打当地警察的号码。我寻找着合适的词句描述这个场景，尽量避免自己听起来像个本地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号。报警号码的受话员没有被我的故事打动，但是她尽职责的告诉我，很快会有些警官来到。

我电话的十分钟后，一辆警车到了。两名警官跟着德雅和我，来到后院，我们在一起在那里将那棵变了形的树指给他们看，那棵树几分钟后的现在看起来更加奇怪。那些松针全部脱落，树皮以非常怪异的图形，被从树干上剥落，但是最奇怪角度是，它们的气味。那气味就像死亡本身。一种黄褐色的液体，从树干底部折断处流出来，可能就是它引起了那不快的气味。

警官们拍了几张照片，问了几个问题，写了个似乎将这个毁灭归档于邻居孩子的淘气，或一种很少见的树木疾病的报告书。我附和他们的推理，希望能够将他们的怀疑见到最少，不过我感觉德雅并没有被说服。

他们答应德雅会有一个市政的树木检查员来验证。警察在树上贴了标签，并用黄胶带将它倒地的范围警戒起来。

他们建议我们不要出去，在树木被检验之前避免到那附近去。他们还答应德雅让一个消防局的化学药品专家来检验那树和其周围的地下水。

因为我的记忆丧失，德雅回答他们关于树木原来高度，我们何时买来的，我们是否有园丁等，所有他们需要用来写报告的信息。我一直点头，装作很关心，还偶尔跟耐心的从露台门内张望的乔恩，玛瑞萨招手。

我开始寻找光明面，我提醒自己至少娜姆精准的按照我要求她的那样，给了我一个警告，虽然这个警告也将我推倒了一个决定性的尴尬境地。我怎么可能简单的忘记我刚刚从瓦内莎那里得到的一切？我怎么可能抛弃自己的使命？如果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存在，一个神圣的存在，创作了所有这一切交响，他不是会保护我和家人么？也许娜姆的能力范围只是毁灭那些树。

我们在公园和本地的购物中心度过了那个下午剩余的时间，希望得到一些正常的感觉。我们回家时，留言电话里有个留言在等我们。那是消防局打来的。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杰若美海格。我们不在家时他来检验树了，将检验报告留在了留言里。德雅启动了播放按钮，示意我来听。

透纳夫妇，我叫杰若美海格，是新天堂消防局的。我对你们的松树做了个检验。我们有在近处环境里发现任何化学药品痕迹，所以我认为那不是化学攻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状况，我们的数据库里也没有类似的例子，或在网上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让我参考并找到一个具体的可能原因。我取样了树液，松针和树皮，我们会检验它们然后将结果告诉你们。我还取了一些地下水样本，所以需要在树根旁边钻个小洞，随后我们会负责修补好。

还有，树检验员验证后，我们会负责清理它。所以在我们将树清理掉并把那个我们挖的洞填平前，请你们避免接触这个区域。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我的电话号是203-787-6734。感激你们，祝愉快。

德雅叹口气转向我。你给他打个电话，在问一些详细信息，我去做晚饭。

更多详细信息？我问。

树检验员什么时候来？我们何时可以进入后院？我们需要离开那个区域多远？我只是希望有更多信息。她指着那棵树的方向。那很吓人。这不是平常事件。有什么不对了...我可以感觉得到。我希望知道所有我能够得到的关于那树的细节信息。好么？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我说。

德雅俯身吻我的脸颊。感激，索尔。等你打完电话，我会倒好一杯红酒等着你。这是杰若美的号码。她递给我一个小纸条。

我走到楼下我的书房，坐在我的书桌上，拨号。一个愉快的女性声音接了电话。下午好，第十三消防站，有什么可以效劳？

是否可以帮我找杰若美海格先生？

很抱歉，海格先生已经下班了。你需要跟其他人说话么？

不...不，他给我们留言，关于我们后院的事--

噢，知道，你是树那家人。她打断我，我听到背景里的纸张翻动声。透纳先生，对吧？

是。

我可以处理这事。她回答。你有疑问？

太好了...太好了，嗯...你知道树检验员何时来我家么？

周一上午8:42，她毫无犹豫的回答。

我的表情变成了皱眉。有什么不对...我突然感觉到了。仿佛一个阴影从头上飘过，时间将它自己切换成一个绕着我旋转的欲望的镜子。

还有其他问题么？她问。

海格先生是否说过我们何时可以再次使用我们的后院？我问。我的脑海里开了锅，猜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各种可能性。

她笑了，我瞬间明白了一虽然我精确的不知道我怎么明白的--我在跟娜姆讲话。我的皮肤开始发麻，仿佛一个蚂蚁大军已经占领了我的身体。

透纳先生，她说。我不会太担心你的后院。只是一棵树吗，这还是个很小的。我不认为会有其他的树再死掉。

你是海格的同事么？我问。

不是以很有意义的方式，她回答。...还有其他问题么？

我几乎要放下电话，因为开始否定自己对这个女人的怀疑。我还没有问你的名字，我说。

对，你没有问，但是你不问也知道。她温柔的轻笑，不露痕迹，但是显然是娜姆。

我犹豫着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所有有一个长长的沉默出现了。我的自然本能让我淡定的按下我这个电话的关机按钮，但是在我书房的保密空间里，我决定面对她。也许通过电话可以更容易些，我告诉自己。

你为什么成为我每个行动的阴影？我发问，小心的保持小声。你为什么有意将我的家人卷进来？

别装傻，所罗门，你知道我为什么监视你... 不要跟我装无知。你的第二个问题，我只是在保护我们约定中规定的自己的利益。你说需要各警告... 我就给了你警告。你应该感谢我才是。

嘿，如果你伤害任何我认为重要的人，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合作。如果你再这样一次，我就会毁约。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不想那样。

你刚才恐吓说你将会不履行约定？娜姆问，她的每个字都含有尖锐的狠毒。

我没有想回答她，但是我调整呼吸，张开嘴，希望词语自己可以冲出我的口唇。如果你以任何方式将我的家人卷进来，是的，我将会寻找实现我使命的方向... 或其他你不希望我做的，我会用我全身每个细胞去实现它。我会召唤宇宙里所有的神圣力量来帮助我，而你—

我怎么样？你真的认为只是因为呼唤了一些想象中的力量，你就可以能够有力量将我甩掉在一旁么？娜姆温柔的对自已笑，仿佛被我的焦急逗乐了。

请只用一小会儿，她说，想象一下你后院的那棵树是个人，不要太离奇的人，比如... 你的一个家人... 可能德雅... 或乔恩。

我的心狂跳。她听起来如此冷静，仿佛是个在跟自己的同伴谈论天气的女王。我想挂断电话，但是我害怕那将带来的后果。

我听到一声柔软的笑声，然后沉默了几秒，然后她的声音分解成了一种纯粹的，没有包装的，无形的恶，那听起来既不属于女性也不属于男性。我会扩大范围，毁灭你所爱的，如果你敢损坏我们的约定。你，此刻，在你楼下的书房里，而你的家人在楼上... 你不在。你希望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力量，让你不再有任何疑问么？还需要一个警告？

不！我纯属本能的呼喊。

那就不要装作你可以战胜我，因为你不能。我在这里是主人，你是仆人。我将不再继续跟一个，傻到让自己家人处于危险之中的男人过家家。那棵树是对不忠诚的警告。如果你再次怀疑我的力量，我就会给你一个打击，让你后悔余生。

我开始讲话，但是只听到被挂断电话的信号声。娜姆结束了对话。我在出汗，颤抖，被恐怖的冷战笼罩着。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我的书房里来回踱步，希望找到一个找到一个脱离困境的方法，但是我总是着陆在同一个动作上：放弃。她是对的；我在让我的家人处于危险。我需要回到工作里，恢复家庭生活，将我这所有关于使命的想法放在一边，那应该是另一个人的宿命。

我看完瓦内莎的视频后，曾经一度变得如此确信的一切，现在都系统性的被删除了。当我得出了回到平常自己的决定时，我可以感觉到那一切都飘散成虚无。那根过去一个月曾经控制着我的缰绳，被放开了。我处理自己理智头脑的话之外，不会再聆听任何其他的声音，并且只作那些可以保护家人的事。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唯一的使命。

我来到暗室，打开橱柜，找到瓦内莎的信封。我拿着它呆了一会儿，在一种象征性的，恐惧的冲动下，将它扔到了垃圾桶里，这好比一个神圣的仪式让我的方向发生了转换。我不再是那些人类伟大试验的主角。会有另外的人站出来，扮演这个

角色，因为我没有希望，保护，并且已经确定没有能力，来战胜娜姆这种上帝一样的力量。

我的世界，像一个海洋里的睡熟的罗盘，突然进入休息状态。我走到楼上，怀着一种重新进入自己人生的新感觉，那是我原来的人生，我再一次变成了自己。

第三十一章医生

接下来的那个周一是我看医生的日子。德雅和孩子们回到了他们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中。我打车来到医生这里，因为我还没有被允许开车。那里程不是很长，但还是费了二十八美金。

我挂号后就被带到一个肯德尔医生的一个诊室，做一个术后例行检查。护士们很有干劲——因为是周一下午——通过他们在我房间外面楼道里的闲聊听得出，其中的一个将要结婚。（墙很薄。）

我被按照所有那些标准的过程检验过了，包括血压，验血。我如插图钉的海面团一样，逆来顺受的接受他们的触摸，按压，揉捏后，就被带到了——一个更大的，更愉快的房间，肯德尔医生在这里跟患者讲解病情。我望着窗外，等待着。每当在这种瞬间，我大脑就会漂游到那个被禁止的使命那里，那时一种来自某些深层扩展的呼唤，但是自从我跟娜姆的电话会谈后，我变得更慎重。我不再鼓励那些想法；我用一些其他的念头来躲避它们。

我知道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不是个英雄。我是个脆弱的心脏移植患者，身体对新的心脏起了拒绝反应，现在正在恢复。我是个停职的，教新媒体和电影的教授。我是个丈夫和父亲。如果我的人格有一个独特的素质，那就是我又创造性，但是那素质已经随着我的记忆一同消失了，现在，我不知道怎样拍电影，更不知道怎么去教大学生如何拍电影了。

我在肯德尔医生的真实来回踱步，那是为了不想那些事。随着一声短暂的敲门声，肯德尔医生进来了。下午好，所罗门。抱歉让你等待。今天好么？

很好，谢谢，你呢？我回答。

跟往常一样忙，他说，坐在他书桌背后的椅子上。他打开他的平板电脑看着里面，然后抬头看我。

我希望做一个全图XG测试，以便找到拒绝反应的原因。

我还有拒绝反应？

ACR已经很好了，但是距离我在康复的这个阶段的期待还有距离。我想我们最好搞清楚这拒绝反应的原因，XG是我们知道的最好的办法。

还要我做什么有关的？

没有，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你的血样，我们会用它们进行那些化验，然后告诉你我们的发现。你看可以么？

我微微耸肩当然。

关于记忆是否有进展？他问。

那部分依然没有希望。我伤感的说。

我的建议还有效。我可以为你介绍心理医生恰同。他是个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帮助了很多各种各样有头脑疾患的人，也包括记忆丧失。想试试？

我点头。好，对于我自力恢复的可能性，我已经等待了足够长时间... 那看来没有效果。

那我就给他办公室打电话，你正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调整第一次约见时间。

好。

肯德尔医生扫了一下他的平板电脑，恰同医生的办公室。他拿起遥控器，放在耳边，还在哼着一个小调，我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歌。喂，泰勒，我是肯德尔医生。我想给我的一个患者跟你约个诊疗时间，他就在我这里。考安本周有空余时间么？

嗯哼，什么时间？

我确认一下。

肯德尔医生将耳机消音。他正好有个取消，所以现在就可以见你，你想去么？

我再椅子上紧张起来，寻找着可以推迟的借口，但是没有找到。好，他在这同一幢楼里？

就比这里高三层。你可以走楼梯，为了锻炼。他眼睛闪烁的说。

好，我会的。

肯德尔医生恢复了消音钮，将耳机又放在了耳边。他马上可以上去，我会将病例发给你。他走楼梯，并立会比他先到。

好，他会的。肯德尔挂断电话，在他平板电脑上按了几个键，站了起来。我认为你已经做了个正确的决定。你会喜欢恰同医生的。

他的名字是什么？我问。

考安是印第安人...我记得是赛欧斯族。他曾经有一次告诉我那意思...鸟儿...可能是鸢，我不记得了，但是他不是那种典型的心理医生，你马上就会发现。

肯德尔医生送我到楼梯口，跟我握手，给我指明了去恰同医生办公室的方向。我缓慢的爬楼梯，不知道自己将自己搞到什么情况里来了，还在后悔自己没有说不。

第三十二章白水牛女

一分钟后，我推开了毫无特征的办公室门，走进等候室，墙是深褐色的，九张面具以一种预期中的喘息 star out。灯光装饰让那些五颜六色的面具很醒目，仿佛巧克力河流上漂浮的宝石。一个穿着考究的四十左右的非洲裔美国男人坐在接待柜台，和蔼的微笑着。“欢迎，你一定是所罗门涛那。我是泰勒，恰同医生的助手。”

他指着一组椅子。“请在那里稍候。你是否需要一杯咖啡或一瓶水？”

“水吧，感谢你。”我坐在一个巨大的红色皮沙发里，说。

泰勒背后有个冰箱，他拿出一瓶皮埃尔矿泉水。“你需要玻璃杯么？”

“不，不，不用麻烦，我可以从瓶里喝。”

他倒了一杯，那看起来像香槟，然后递给我。“用被子喝，会感觉味道好一些。不麻烦。”

“感激，”我说。“你已经做恰同医生的助手很久了？”

“大约四年，”泰勒回答，“但是我现在既是他的生活伴侣，这工作，只是一个尽量在他附近的借口。”

我微笑，不知道该如何评论，然后决定改变话题。“你认识肯道医生么？”

“嗯，认识，肯道医生是我们这座楼里最受欢迎的医生。如果你不介意我问，你是不是进行心脏手术了？”

“是的，嗯，我做了心脏移植--”

“真的？最近？你看起来如此...正常。”

“嗯，现在大约有一个月了。”

“哇塞，那一定一个很有趣的体验。真高兴你的手术如此成功。”

门开了，一个穿皮夹克，白衬衣，牛仔裤的高个男人走进房间。“嘿，所罗门，我是恰同医生，但是就叫我考安吧。”

我站起来，准备跟他握手。他足有六英尺半。直发披散肩头，黑得如乌鸦一般，侧面夹杂着些银色发簇。他身形异常魁梧，大概接近 280 磅。看起来像个温柔的巨人。带着老花镜，半挂在鼻梁上，走路时缓慢而谨慎。

“肯道医生高度评价你，感激你这么快就见我。”

“很高兴我们可以见到，”考安说。“我正在阅读你的病例。跟我来我的包公室吧，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考安转向泰勒温柔的微笑。“可否请你给我一些咖啡？我想昨夜的欠债终于开始找上我了。”

泰勒善解人意的点头，闪入邻近的一个房间，那里应该有个咖啡机。

我跟着考安进入了他办公室，他请我坐在一个舒服的，破旧的，红色橡木真皮的，扶手跟椅子腿都布满复杂木雕的椅子上。他走到窗口，看了外面一会儿。

“我只会说一次，所罗门，就是当你在我办公室里，你就在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这里地方，只有一种沟通方式：直爽。你可以告诉我一切，我也会一直告诉你真相，尽我所能。我不会关心你是否喜欢我说的内容，我也不会关心自己是否喜欢你说的...只要那是真相...只有真相最重要。你同意么？”

“我...我同意，”我简单的点头。

他回身，依然站着，他铁塔般的身影，挡住那个巨大的落地观景窗。“你的回答本身，就有些轻微的犹豫，表示你不太确定，为什么？”

我的心理医生还没有坐下，我就已经感觉自己被放在了明亮的透视光下。我等了一会，没有立刻回答，小心的选择着词语，趁这个功夫，我快速环顾他的办公室。这里很大，但很舒服。一面墙上满是书籍，另一面墙上有些美丽的，关于印第安首领，和高原风景的艺术作品。那里有四个椅子，环绕着一个皮咖啡桌，有个巨大的地毯铺在桌下，上面的图案是复杂的，褐色，栗色，淡蓝色，和土红色，土黄色的建筑图纹。

我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看着他的眼睛。“我们是否可以从其它角度开始？”

“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呢？”他问。

“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何成了心理医生...或你的背景是什么...我不知道...这类的吧。”

这是有一声短暂的有乐感的敲门声，泰勒走了进来，拿着个银托盘，上面有两个咖啡杯，一个咖啡壶，一些曲奇，一瓶新皮埃尔。“我不知道你是否需要咖啡，所以我还是多拿了一杯，以防你需要。这些曲奇是自家做的--家传方法，所以我建议你在那边那个曲奇怪将它们全部吃掉前，你先尝一些。”

“感激，泰，我们很感激。请你在后面一小时不要电话打进来。”

“没问题，”他说，然后转向我，边倒咖啡。“你希望我给你也倒一杯么？”

“不，谢谢，我还是喝水。不过，谢谢。”

泰勒拿起那个空咖啡杯。“好好享用，”他小声说着就走了出去。

考安坐在一个椅子上，在我的上风头，喝了一口咖啡。从个人角度，我感觉不太舒服。这整个状况很怪异。我感觉自己像个在沙漠里迷失的人，还有个巨鸟在绕着我盘旋，而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我看了你的资料，”考安说，伸手拿曲奇，“不是全看了，但是看了关于你记忆丧失的那部分。我们从这里开始？我的背景，和我为何成了心理医生，不是你来这里的原因。你是来让我帮助你找回记忆。对吧？”

我点头同意。“嗯，你知道，我大约四周前进行了一个心脏移植。从我醒来的那个瞬间开始，我就失去了我手术前人生的记忆。”

“什么都没有？”他问我。

“没有。”

“你记得你妻子的名字么？”

我摇头。

“孩子们呢？”

“我总是认为我因该记得，但是他们对于我没有任何熟悉感...我指我的家人。那多么奇怪。”我长长的叹了口气。“现在也是。”

考安有喝了一口咖啡，他把如此小心的将杯子放在桌子上，竟然没有弄出声响。“我感觉你在隐藏什么--”

我纲要开口说些反驳的话，但是他抬起手臂仿佛告诉我安静。

“记着我的规则，”他说，伸展手臂。“神圣的地方。你必须开诚布公的讲话；这是心理治疗唯一的要求。有时候人们首先需要将脚趾泡在水里，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什么能够让你放松下来。”

他停了一下。“你手术后是否做梦？”

我看到自己的眼睛在跳。天！我瞥了他一眼，看他是否在观察我的脸，但是好像他对放在我们面前咖啡桌上的东西更感兴趣。

“泰关于曲奇的话是真的，”他目光接触我的。“如果你不吃，我会吃，我才尼已经发现我的胃口很健康。我不会为此说抱歉的。”

它们看起来是很好吃。“只要一个，我不是很饿。”我说。

“你一个，我三个，那个比例我可以容忍。”他真诚的笑着说。

“那么，你做梦？”他问到，伸手拿他的第二块曲奇。

“哦，梦；嗯，我做了一些。”

“那么你为什么挑一个给我讲讲。”

我嘟囔着寻找回答。“可能梦境并不是那个可以将我的脚趾放进水里的开端。”

“为什么？”

我不安的环顾四周。“我的梦境吓坏我自己。”

考安的眼睛眯了起来，仿佛他找到了通往香格里拉的入口。“噩梦就像近距离武器--比如打黄豆的枪。如果你距离它们很近，就可以伤得你恨严重，但是如果你在梦跟自己之间，空出足够的距离，它们就无害了。”

“那些不是无害的梦，”我说。“那些梦...我不知道那些是否可以叫做梦。”

“你在说什么？”考安轻声问，靠在椅背上。

考安很强壮，但是声音和礼貌却很淡定而平静。他内部有着一一种显然的武士气质在闪烁。我可以感觉那气质在包裹我，催促我打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真实。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些，”我含混，摇头。

“你作的很好，继续就可以，那些词语会自己出来。”

我深呼吸。“从古哪里开始呢...我手术期间做了个梦，在一个荒岛醒来--只是那荒岛并不空无人烟。我在那个岛上也有记忆丧失症--”

“有意思，”考安点评。

“我爬到一个火山的外壁上，那好像是那个到的主要构造，发现了一个淡水湖，形成于那个到的中心。我来到那里，看到这些巨大的生灵在深水里游泳。我很害怕--”

“为什么？”

“我才因为它们...巨大，并且几乎全部隐藏在深水里。我无法靠近它们；我只知道他们可以离开水面，因为这湖周围是一圈被毁灭的痕迹，那时它们出来吃环绕湖的树木和灌木时造成的。”

“但是那会说明它们是草食的；你是否有任何理由认定它们会吃你？”

我再次呼吸，感觉很好，因为我找到了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方法。“不确定，但是任何如此大的生物，应从深深湖水里抬头看着你，会让你不舒服--草食与否。”

“我理解，”考安说。“讲讲你在这个地方的感觉。”

“我不清楚...我很混乱，恼怒，迷失，不确定自己的下一个动作。我在寻找一条回家的路，但是我没有家的记忆，所以我怎么找到家呢？我感觉非常孤独。”

“继续，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考安鼓励我。

“那时我认为，找到从这些要素和那些生灵的可能伤害防护自己的方法是个好主意。于是我就找到了一个山洞的入口，走了进去。这个山洞的奇怪之处是，我在里面发现了火柴，那证明有人曾经在我之前来到这山洞。我不记得怎样，但是我讲那火柴丢了。我丢失火柴前，擦亮了一根，所以我看到了墙上的壁画--我想那也是那些海洋动物的画。”

“然后，在那个黑暗的山洞里，我听到了声音。那像个神话里的声音，就是古老的水手们讲到的那种，海妖将他们引入--”

“海妖，”考安说，“将人们引导向死亡。”

我看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提到这个。

“我只是用那个词打了个比方，”我回答。“那是个美丽的声音，呼唤我走进了山洞的更深处。”

“真的是那声音将你引进山洞的，或它只是你听到的歌声？”

“不，它将我引到山洞深处...它开始时跟我说话，后来就开始歌唱，让我好用那歌声作为黑暗中的一个航标。总之，我来到了一个终点，但是我可以看到一些细微的光束，从一堵石头墙透出来，于是我开始用一些我找到的大石头砸这堵墙。终于，经过了我个人艰巨的努力，我打通了那道墙，那里...那里有一个天使般的女人在等着我。”

“为我描述她。”

“她皮肤闪光，其实是苍白，银色头发，但是很年轻。很...她在外边上很完美，但是她的穿着像个流浪汉。她穿的跟挂毯一样。她邀请我进去；她住在一个复杂的地下室系统里，我作为客人来到那里，至少我感觉是那样。”

“我在第一个石室里潜水进入了一池深水里...噢，顺便提一下，那里的地面和桌面，都画满了我在那个湖里看到过的生灵的图像，还有其他样子很奇特的动物图纹。”

“你说你在这个水池里游泳。你有没有害怕你会看到一个那种生灵？”

“我不知道...我不知为什么感觉到被保护着。珍尼，这是那个女人的名字，邀请我游泳并清理我自己。我那时因为自己挖洞穿越那走廊的墙而很汗臭，肮脏。”

“是这个女人告诉你她的名字，还是只是你简单叫她这个？”

“不，她告诉我她的名字是珍尼。”

“那真有意思，”他观察。“后来怎么了？”

“我那时很饿，她答应给我吃的，但是她给我的食物...那是某种她在山洞里种植的植物的根，并且它们味道不错，但是它的效果是引发幻觉的药物。”

“怎么那样呢？”

“我作了一个梦...或幻想，我跟珍尼在一个冻结的湖上，然后我在冰冻的湖上，看到这个强烈的光，飘浮在冰上。珍尼告诉我这些光里面有我的记忆，而我当时只想去那光所在之处，但是我听到了那些深层水面下的震动，仿佛有什么在过来抓我。”

“这是你对那些声音的解释--你认为那是来抓你的什么东西？”

我点头。“我感觉到那些动物在冰下，它们在将身体撞击冰面而试图破冰而出，让我落水，然后它们就可以抓到我。吃了我，无论它们是什么怪物。总之我感觉非常无助，于是我跑向这个光脉冲，仿佛它会救我。”

“那些动物越来越近，它们的到来将我周围的冰打碎，而我尽可能快跑向那飘浮的光，但是当我接近时，我可以看到那光在发热，这热量将它周围的冰融化了。所以我无法接近它了。如果我尝试接近，我就会落入湖里，那些生灵就会吃了我。”

“这是出现了一个状况，我不能精确记得细节，但是我看到一些记忆。我好想触及到它们了，于是我听到了那个女人说了我的名字。”

“谁？”

“我不记得...可能是我妻子。”

我快速瞥了一眼考安的方位，看到他细仔细的聆听着我的词句。“之后我就在山洞里醒来，精疲力尽而意识不清。珍尼在照顾我--噢，我几乎忘记提到，她在那之前已经治好了我的伤。”

“怎么治的？”

“那很奇怪...她从自己手臂扭出些什么，让后撒在我手上--我砸墙时那里被擦伤了。不一会儿，我的手就感觉好了。”

“这个珍尼...是否你感觉像个母亲？”

“不，我感觉更像个引路人或老师，但是回头我会在将这个。”

“我在自己冰湖经历后，稳定了自己，珍尼告诉我她可以帮助我找回记忆。她将我引到进入了一种类似恍惚的状态，于是我又有了另一个梦游。这次我在一个森林里，我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它将我吸引到一个在一个原野中间，巨大的黄金做成的平台上。我走上那平台的楼梯，一个恶魔在等着我--”

“你怎么知道那是个恶魔？”

“他看起来很凶恶，虽然他的性格在开头...很老练而体贴，但是随着我们的对话进展，他变得显然不是他开始时我感觉的那种性格。然后他告诉我他希望我作的事，并且威胁我不能抗拒他的命令。”

“他让你作什么？”

“这会听起来很奇怪；他希望我过的平常。”

“怎么个奇怪？”

我在椅子上扭捏。我怎么会告诉他这些？他会认为我疯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还有关于纳姆的角度。她是否会认为我在脱离路线而导致一些后果呢？

“这是关于你的记忆的，”考安提醒我，感觉到我的担心，虽然他不知道这些不安的原因。“这些都是为了你跟你家人。请自由的说吧。”

“我不能说。”

考安俯身向前。“你能。”

“好，但是请记得我告诉你的这些的背景。这只是个梦，我不相信这些。”

“我同意。”

我闭上眼，搜集着正确的词句。“它们告诉我，我将要作出一个重要的发现，那会导致人类--所有人类--可以通过这个被发明的新技术镜头，看见自己的灵魂，而这技术就是我将要发现的。我不是发现整个技术，而是发现让它完美生效的一个关键的角度。总之，那个恶魔，不知道为什么知道这个未来的事件，所以他希望阻止我走向这个方向。”

“他如何尝试来阻止你的呢？”

“那个恶魔在我眼前让寰星显身，并将他作为一个例子。我们都被他称为索玩脱；显然那是个创造者的一个血缘，他们轮回进入我们的时空，是为了执行特殊的，唤醒人类的使命。寰星被那个恶魔杀害了，是作为让我服从它的警告。”

当我回忆跟寰星的经历是，我的身体开始痉挛，我哭了起来。我无法停止这种释放；我越拼命抑制，那感情就越冲破一切，一浪又一浪的涌出来。我对那些在我身体里流淌的感情完全无力控制，过了一会儿，我不再压抑而放下了，

因为已经没有了回头路。已经不再有可以躲藏的地方了。我非常感激这个神圣的地方。考安时而给与一些鼓励的字或句子，除此之外他就只是简单的让我，将自己那个满是伤痕颜色的灵魂晒出来。

当我回到淡定，考安站起来，给了我一些面巾纸。让我吃惊的是，当他递给我面巾是我看到他自己的眼睛也潮湿了，我看到他在某个角度被我的故事感动了。

“还有么？”他问。

我点头。“还有很多。”

“我会跟泰较短说几句回来，你还有多少时间？”

“我没有别的预定。”

“好，我马上回来。”

几分钟后，考安回来了，轻声的关好身后的门，脱掉夹克，将它挂在门把手上。“你开头时问我的事，是的，我的背景。我想你需要知道了。”

他坐下来，在他的几乎空了的咖啡杯里倒了更多的咖啡，喝了一口，看着我，仿佛他在确认我是否准备好听他的故事。“我在南达考达的一个印第安部落留居地长大，我从来没有见过--没有任何记忆--自己的父母。他们在我只有两岁时，被一场汽车事故杀害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事故里幸存了。于是我就被一个长辈养大的--就是我叔叔--他是个在各个角度都非常传统的人。”

“非常传统是指什么？”我问。

“那意思是说他住在居留地的最远离现代的区域。保守派。他是个医生，但不是那种公认的医生，因为居留地里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能力和知识。居留地里有平面直角电视，有线，互联网，天啊。那是个吸引游客的游乐园。没有人愿意跟一个老年的，说疯话的医生混在一起。不过，我这一代人认为那是一种不科学的灵性角度。”

“但是你就是被他们中的一个养大的。”

“是的，所以结果就是，我被多数自己的同伴疏远了。”

“只是因为你叔叔的影响？”

“不是，是因为他不允许我接受并融入白人的文化，居留地多数人认为我叔叔是个放浪不羁的人。我们居住在一个完全孤立的地方。他驻守在我们最古老的居留地内，作为看守者，整个达考达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地点的存在，或被允许来到这里。”

“在哪里？”

“我无法告诉你。我需要带你去，”他目光炯炯的说。

我听了他的故事感觉好多了。“你怎么成了个心理医生呢？”

“我首先变成了我们族内的医生，然后成了白人的医生。我原来就想成为两个族的医生。居留地被分成新旧两个世界。能够同时融入两边的人很少。多数人跟随着新文化。那更加容易些。那所需要的努力少些，还看起来能够得到更多--至少从舒适的物质需求和便利的角度而言。”

“我在一种我同伴们无法理解的文化里被养大--”

我的手机响了，我不假思索的抓起它就关了电源。“抱歉。”

“我父亲的家族代代是医生，每代人都会有一个，有时两个。我叔叔为了养育我，克服了很多艰难。我有个住在居留地之外的姑姑，在法沟，她当时也祝愿抚养我。我的叔叔则在我父母的葬礼后，立刻就将我带到那个举行神圣仪式的地点，我在那里期间就决定，我将成为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医生...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将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的人。我是个合一引导者--索玩脱。**”

他让那个词语停顿在他办公室的寂静中，过了好几秒。而我，再次的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开口讲话，仿佛一个干涸的河床，在向上帝们呐喊着祈雨。

“你在梦中用过的那个词，索玩脱，是个古老的词。我叔叔曾经用过它几次，但都是以尊敬的态度讲出来。他告诉我--我可能当时只有十岁--我将会在生命旅途中，邂逅一个需要我帮助的索玩脱。他会成为那个将一个宇宙合成为一体的人。我那时只有十岁，所以基本上满怀疑问的听着他的话，但是当我长大，并开始练习灵魂的咒语，我接取到了同样的传信。”

“于是我开始寻找并等待着这个邂逅...等待我遇见这个人的那一天来到。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人会通过何种方式找到我，他们会是谁，何时会来到，或其他任何信息。我只知道它一定会发生。”

考安用双目看着我，那是一双见证过命运之印记，而从来不会被命运之箭动摇的眼睛。“谁将恐惧栽种在你之内？”

那是个很奇怪的提问。它径直的倾泻在我身上，仿佛已经在那里等待了许多年，只为了被说出口。我坐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来回答而动摇着。我跟娜姆的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消耗了我全部的勇气。我成了一个空壳，虚弱而枯萎失去了希望。我知道这个男人不是普通人，但是什么人才可以跟娜姆抗衡呢？

“你为什么认为，是有人将恐惧栽种在我之内的？”我问。

“你在梦里见到的恶魔...你后来又见到它了么？”

“没有。”

他俯身向前，将体重大部分放在他椅子的离我最近的这个扶手上。“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了解那些恐吓，黑暗能量会进入那些携带黑暗光谱的个体内。这里是个神圣的地方。没有我的邀请，谁也无法进入这里。你可以自由自在的讲话。”

他的声音变了。他整个人不同了。考安已经召唤了他那古老的智慧，而不再作为一个治疗白种人的心理医生跟我讲话。他变成一个热带的灵性医生。

他感觉到了我的犹豫，说道。“我长大的地方，像个浩瀚的岩石和被烤焦的土地之海洋，但是我们在那里，发现了被我们成为昂特基拉的生灵的骨骼。我们族内的多数人认为，那是一种海洋怪兽，但是我们知道，它们不是怪兽，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园是它们的家园--我们都来自海洋。海洋是所有生物的第一诞生故乡。”

“昂克特吉拉，对于土著医生而言，是神圣智慧的携带者。”

“你为什么相信这些？”我问。“你只是拥有那些骨骼化石而已。”

“我们的神话必然有来源。我们族内的一个医生，曾经在很多年前，在白种人来到我们家园之前，发现了第一个昂克特吉拉的骨骼。他研究了它们；他读那些骨骼的信息，用于医疗。昂克特吉拉的灵魂非常有力量。比他以往感觉到的所有灵媒都强大。我认为你在梦里见到的海洋怪物，可能就是昂特基拉。”

他结束话语时，我们目光交汇。

“在我的梦里，他们被称为昆腾萨穆（量子之和）。”我轻声说。

“你知道它们的名字？”他兴奋的问。

“在我的梦里，我跟其中一个谈话了。”

“不会吧，”他叫道。

我点头，开始告诉他，详细的讲述我跟翠希在聆听房间里的经历。考安听我讲这个故事时，目光里流露着愉悦。有那么一刻，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双眼。我一直讲述着，直到他在想象着自己临在于那个故事里。

我尽最大努力，描述了它们的外边，它们的感觉，它们的思想，和翠苏告诉我的内容。当我讲完，考安睁开了眼睛，在自己椅子上坐直，看着我，就像一个人用手遮住眼睛面对强光时的姿势。

“我叔叔曾经有过一次通灵，看到了昂特基拉。他告诉我它们依然在那里，但是我们见不到它们。它们编排了不同人类的合一。它们会在人们的梦里召唤他们，激活其灵魂觉醒，就像有人点亮了一盏电灯泡一样，照亮并活化人们。看来它们已经在你这里打开了那灯泡的电源开关。”

考安咬了一口他最后一块曲奇，用一口咖啡将那曲奇漱了进去。“有很多被隐蔽的所谓神话传奇，从来没有被公开在网上或印成书。那个土著医生也没有将这神圣的信息，以种种公开的形式发布或专递给其他人。那些信息在我们的血管里，和内心深处鲜活。我们从一张嘴到一只耳朵，单线的传递那些信息。它们总是被轻声耳语着。有时候，会出现一个人，他们可以接取那些灵讯。他们天生就直觉的理解灵魂的语言，或天空的文字。”

“我见到了将自己心脏捐给我的女人，”我说。“这一切像连环一样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其驱动力是什么。”

“你是说在你手术前？”

“不，之后。她给了我一盘她自己的视频。她说她知道我的使命--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使命。”

“...怎么知道的？”

“她在死亡十二年前，有过一次视象体验。她是个白化病人。她用尽毕生时间，来准备她的心脏...为了给我。她说那是她被允许捐赠的唯一的器官，而她不知为何，直到我能够得到它。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这是她告诉我的。”

“她是个白化病人？”

我点头。

“你是否听说过关于白牛仙女的故事？”

“不，我想我没听说过。”我回答。

“人们--包括我们居留地内的人--相信这个传说的不同版本，但是去掉那些相异之处，剩下来内容的就成了我们灵性文化的基础。在拉寇达土著医生血统里，我们传递着一个，跟你可以在互联网或人气书籍及电影内找到的内容，有所不同的版本。白牛仙女是个白化病人。白化病人至今，在拉寇达民族里，还是很少见--可能十代人中有一个--而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诞生了，就会被自己的父母抛弃。记住，因为我们的医生早在几百年前，就预言了白种人会来到我们的家园，所以生来皮肤就白色的孩子，被看作那个预言的显现。”

“我们猜测，白牛仙女，就是那些被父母抛弃者中的，一个挣扎着活了下来的人，人们认为她被一个白牛群抚养长大，但是无论她怎样活下来的，那个白化病的女孩子，成长为一个成年女人，她渴望着回到自己的同族里去。”

“当奶牛仙女最初跟我们的一些猎人讲话，那些猎人在搜寻食物的过程中遇见了她，他们认为她是天堂来的女神。她告诉他们让村民准备好，迎接她到来。她告诉他们她给他们四天时间，准备一个欢迎宴会。当那些猎人回到村里，整个部落沉浸在不安和兴奋中，因为他们可能有幸请一位来自天堂的女神做客。”

“第四天来到，根据承诺，神秘的女人进入了村庄，所有人都聚拢来，瞻仰她那奇异的美丽。很多人相信她是鬼魂，就逃开了。有些人相信她是恶魔，向她扔石块，而她举起双手，用一个简单的挥舞动作用，就阻止了暴力，让那些攻击者进入了睡眠状态。保持清醒的那些人，在她周围形成一个大圆圈，崇敬的看着她，希望理解她的意志。”

“她以非常有影响力的语言，开始讲述宽恕和关于灵魂时空的信息，甚至连医生们，都接受了她的智慧。她告诉他们，她的生命正是因为以这种特殊方式，被引导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向，才让她有机会理解了，那些以往已经逝去了的所有的人，甚至医生们，都没有觉察到的真理。”

“当她跟那些聚拢而来的人群讲话时，一个老人仿佛被磁铁吸引般走上来。她展开双臂，用隐藏在呼吸内的声音，一遍又一遍的呢喃着一个名字，她说的极轻声，没有人可以听见。这时白牛仙女停止了演讲，呼唤这个老人，展开手臂拥抱了她。那位老女人在喜悦的泪水中哭泣，因为她跟自己分离了二十年的女人重聚了。”

“那位母亲孤身一人，她丈夫已经在多年前去世了，他们从来没有再试图生孩子。白牛仙女宽恕了她母亲，聆

听她啜泣中讲述着自己如何将自己的独生女，抛弃在林子里。她拥抱着母亲，仿佛她是母亲，在安慰自己的孩子，所有那些围观的人，都可以看出，她的行为是出于真诚，他们开始崇敬她。”

“在后继的四周时间里，白牛仙女被村民接受了，她将自己的智慧跟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分享。村里还有一些人，依然不信任她，他们利用白人侵略者的预言维持他们的偏见。有些长老发现，她的知识，有些跟古老祖先传下来的不一致。他们就认为，她来到这里，可能是为了在他们的信心里，播种疑问的种子。”

“这个小集团派了两个武士，将白牛仙女绑架，驱逐出村。他们在黑夜里，将她唤醒，绑紧，堵上嘴，蒙上了她的双眼。他们朝着拉寇达边境最远的方向，骑马跑了四天四夜，来到了临近的敌人领地，现在那里叫做阿妮石内波。”

“在他们跑马期间，武士从来不跟她说话也不看她。他们得到严格的命令，将她当成女巫对待，不要靠近她，免得着了她的魔法。当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就将白牛仙女放在一个巨大的森林里，那森林围绕着他们家园的，长满低矮牧草的平原，没有给她留下任何食物和水。”

考安停下来，喝了一口咖啡，将最后一块曲奇放入口里。他在托盘里揉搓双手，并偷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

“她就是那个进入我们这个时空里来，将崭新的，可以帮助人类回忆起自己灵魂的智慧带给我们。”他停顿了一会儿，仿佛在回忆什么。“在那里，阴影不再是唯一的道路；到那时，分离不再有能力遮挡灵魂的光芒，宇宙的合一就会开始。”

“她在近二千年前，来到了我们的家园，她预言说，她会再回来，当时间成熟，人类终于可以觉知自己作为灵魂的身份，回忆起智慧是一种用来分享，用来相互服务的手段。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家族。”

他用那种如此温柔的目光看着我。到一束温柔的光，射向我所在的方向。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这回找到了一个真正可以帮助我的人。（泪！）

“你看，”他说，“那次她将灵魂的呼唤法留给了我们。我们至今依然遵循着那些方式...至少在那些认真遵循真理之道的学生范围内。”

他直视我。“你看到其中的联系了么？你的珍妮是个白化病人。你的心脏捐赠者是个白化病人。你所邂逅的，都是这同一个意识。你可以用你喜欢的名字称呼她。我们叫她白牛仙女--”

这时门被尖锐的敲响，泰勒将头伸了进来。“抱歉打扰你们，”他说，转向我。“你的妻子在找你，她通过肯道医生办公室，在这里找到了你。她在电话口，说有急事。”

我的大脑同时飞向了几百个不同的方向。我开始慌张。“我在哪里能接电话？”我站起来问。

考安也站了起来，指着他写字台上的电话。“你可以用我的电话，多久都可以，我去添些咖啡，抽根烟。你完事就告诉泰勒即可。好么？”

我点头。

“只需要按下正在闪烁的按钮，拿起电话即可。”泰勒告诉我。

“好，谢谢。”我急忙来到电话跟前，在考安的写字台背后，看着考安和泰勒走出去，并随手将门代上。我深呼吸一次，希望我可以将自己的恐惧，编排成更接近勇气的波纹。按钮那闪烁的光，跟我的心跳同步在同一个频率中。

第三十三章回家

当我将电话贴近耳边，我可以听见德雅在跟什么人说话。我打断她。宝贝儿？出什么事了？

哦，你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找你...等一下。我听到她跟另外的谁在说些什么，仿佛同时在打两个电话。她听起来所有能量都被抽干了，她在抽鼻子，仿佛刚刚哭过。

你到哪里去了？她再次追问。

我决定接受心理咨询...你知道，那是肯德尔医生的建议。怎么了？

内兰去世了。她声音悲催。那些词语，就像桌上的插花一样，悬浮在那里。

什么？

她死了。她的声音因为受惊吓而没有了感情色彩。

怎么...什么时候？

就这么死了...一个小时前。她心肌梗塞...他们还没有确诊...就是...就在工作中的猝死。她就那样倒下，等急救人员到来时，已经死了...感觉不可能就那样发生...

内兰是德雅的姐姐，十年前从一所法律院校毕业以来，就一直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居住。她长得很像德雅，但是比她更加有棱角，并且更加职业化。她没有孩子，两年前离婚了。从此她仿佛将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了她的律师事务所跟工作上的客户身上了。

抱歉，宝贝儿。你在哪？

在家。我立刻回家来了。她的办公室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这个状况。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你能回来么？

我马上回去，但是我需要叫出租，可能多花五分钟左右。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

回家来就可以了。我真的很需要你。

我尽可能快些到家。

好的，她说，声音里有种空洞的感觉。

我会马上到，我答应你。

感激...她的声音越来越弱，然后电话就断了。

我依靠在考安的写字台上，将电话放回去。我麻木了，感觉压力很大。一个名字不断在我脑海里重复出现：娜姆。可能我反应过于敏感，但是我还是感觉到娜姆是这件事的黑幕，她只是给了我下一个警告...这次，按逻辑而言，距离目的地已经很近了。

泰勒用他的标签方式敲门，并将头探了进来。你需要帮忙么？我看到电话的灯灭了。

出租？

没问题，我马上给你叫一辆。他旋转出门，将门在背后关上。

我当场就开始祈祷。我按照冥星的方式，将手伸出来，祈祷着。我将爱发给德雅，内兰，和他们的父母们。然后我祈祷这些都只是一个偶然巧合。这并不是娜姆作的手脚。我竭尽全力祈祷着，请，上帝，让这件事就是纯粹巧合，而没有其他的背景。

于是传来了另外一声敲门声，泰勒又探头进来。出租车十分钟左右会到达外面正门口。是个蓝白出租。你还需要我帮忙么？

我摇头。不，没有了。感激你的帮助。

不客气，泰勒说。他将门再打开宽一些。考安几分钟就能回来。他正在上楼，他希望跟你道别。

我想我需要这就走。我回答。

你走前是否希望约下一个时间？

我回头会打电话。

好的。我会告诉考安你很急，走了。他退回门廊外，给我留出空间向外走出去。

你真的确定你不需要帮助？泰勒问，看起来很关注。

嗯，只是我的大姨子突然去世了，我需要立刻回家。

泰勒将手臂放在我肩膀上。我致哀，朋友。那可是个噩耗。如果你需要我们帮你，请告诉我们。什么都可以。

我点头，不自然的微笑。感激。

我走出办公室，感觉被剥掉了所有保护我的护套，还感觉脑海里有一个警钟，在呢喃一个古老魔鬼的名字。当我回头看着泰勒，回收告别，我感觉娜姆的临在进入了墙上的那些面具内。它们看起来很主动，开放并且自我蒙蔽，用它们那空无德表情，在瞪着我看，它们只有一个要求：让我成为那个光线聚焦不到的自大狂阴影。

我翻看着日记，看着那些引起我注意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或图，但是我感觉到...我无法描述那是什么，但是我感觉到好像我还没有准备好。我需要先去什么地方，或先做些什么，但是去哪里，作什么呢？

我来到楼上，感觉坐卧不安而烦躁。我想做点什么。几个朋友曾经答应，如果我需要，可以接送我去超市或购物中心，但是他们对我而言，完全是陌生人，我知道自己不会给他们电话的。德雅和孩子们会出去一个星期，而我已经开始在自己家里，感觉到了疯狂的征兆。

在附近散步似乎成了目前最合理的事。也许那可以让我安静下来，给我带来一些见解，并满足我医生要求我锻炼的需求。两公里之外有个咖啡馆，我决定走路去那里，喝一杯茶，或许加个奶油面包，然后看看报纸。我抓起手机和一件薄夹克，就开始了我的奔向咖啡馆的征程，那点叫做爪哇中心。

当时大约上午八点。当我离开家门，开始沿着门前的小路向外走时，我手机响了。来电显示告诉我我是个我不认识的号码。

喂？我说，继续走路。

所罗门？

是谁在叫我？

是我，考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上次跟他讲话的时候，死了个近亲。娜姆的临在，像个黑暗的雷霆，突然笼罩了我，我立刻准确无误的识别出那个阴影。

我知道你可能忙于葬礼的事宜，但是关于这件事，我必须跟随自己的本能。你是否可以见我？

今天？我说。

越快越好，考安回答。

我正在朝一个叫做爪哇中心的咖啡馆走。我将在十五分钟后到那里。你知道那里么？

第二街上？

就是那个。我说。

我...二十分钟左右之后，在那里见你。

那么待会儿见。

拜。

这并没有按照我计划的进行。我只考虑一件事：不要激怒娜姆，但是发生的却跟我的意愿相反。我在干什么？见考安非常危险。我的家人在我保护不到的地方。我保护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缩在我那个小盒子里，不激起任何浪花。连阅读瓦内莎的日记都很危险。我怎么了？

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翻滚，仿佛一个虚幻的刀刃，割开那些看不见却能够感觉得到的伤口。我练习着见到考安时的台词，让他不要再纠缠我。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任何非日常的状况。

纠缠我。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任何非日常的状况。

第三十四章百万照片

接下来的三十六小时，陷入了忙乱的地狱。德雅一直在通过电话跟她父母商量葬礼事宜，跟亲戚联系，预约她和我们的两个孩子的最快旅行票务。因为我不能开车，德雅叫了几个我们的朋友来帮忙，于是朋友们带来了旅行必须的备品，还有那些最后关头想起的细节，比如为孩子们准备太阳镜和路上无聊时给他们读的书籍，还有上百的其他细节。

我还不能旅行海外，因为我的医生认为我的身体条件太不稳定，所以我必须留在新天堂，待在家里，主要围绕着我的康复，饮食和锻炼来消磨时间。我们的孩子们被这一连串的事件搞得很不安。他们某种意义上很兴奋，因为将要跟随妈妈去土耳其，但是特殊的环境要素，稍稍减弱了他们的兴奋。首先不需要去上学了，而他们，故意装作很不情愿。

还有，在这期间，树木检验员处理了我们的树，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引起这奇怪死亡的原因，不过这件事，因为内兰之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混乱，而显得不那么被关注了，这正好是我所希望的。

德雅和孩子们将在次日早晨出发。我接受德雅的要求，正在乔恩的房间里帮他准备行李箱，而他则在用很多关于飞机，机场，土耳其，以及他那卓越的外公外婆一显然，他自从上次去土耳其以来就没有再见过他们，所以已经忘记了一的提问，纠缠着我。当然，我的多数回答里充满了大概也许可能差不多我也不清楚这个需要问你妈等范式，但是这并没有停止他的提问。

老爸，你记得内兰么？乔恩问。

不记得，说真的，我没有关于她的记忆。

什么也没有，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

天！但是你得记得关于飞机等。为什么不记得人，特别是家人呢？

我正在叠他的衣服，停了下来，跟他并排坐在床沿上。我没有关于我们一切谈话的记忆...或在我手术前我们一起玩耍的记忆。你上周告诉我，我们曾经一起投棒球玩，但是我知道什么是棒球，也知道如何投球。我不好意思地追加，当然...不是投的很好。

乔恩笑了。他比同龄孩子矮些，有些害羞，语声柔和，很容易相处。他的褐色头发跟我的一样长，但是有着更多的弯曲。他很聪明，这我已经发现了，但是似乎他的智力没有聚焦在学校的学习上，而是集中用在了他自己的阅读内容上面。他很喜欢读书...那是他的一个热衷。

不过，我还是搞不懂，乔恩承认。

大脑本来就是很奇特的器官，我说，而我的脑，还处于混乱中。

为什么混乱？你只是得到一个新心脏，并不是新大脑。

我微笑。对，不过脑和心，像是朋友。他们跟对方聊天，他们有一种关系，当心被换掉了，我猜测脑有些想念那个旧心脏。

这就是你无法记得我们的理由？

我不知道这是否那个原因，但是可能是。

那么爱呢？乔恩安静的问。你是否记得爱，还是你的脑关于爱也混乱了？

没有什么印象，乔恩。那就像...更像一种感觉，在我心底的一种觉察。我可以感觉它，但是不记得它。

妈妈说你爱我们，但是因为你不得记得我们，那就不是同一种爱了吧。真的么？

他如一颗太空的星辰般望着我。我们单独在他房间里。这是第一次，我们真的谈到了感情，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心——跟我根植于不同的历史之上——在寻找一种重新聚合；我们曾经共有那些，将我跟他连接在一起的上千个鲜活的记忆。我渴望感觉到那些记忆，有那么一会儿，我开不了口，我在努力回忆。我真的在尝试，将那些记忆晒在自己眼前，巨响一个科学家将观察对象放在显微镜下，但是我无阿找到那个焦距。

我搔首。想象一下，我们在公园里，周围有上百万的照片摆在地面上。每张照片都代表一个我们共享的时间上的点。有的你记得，有的你不记得——

我为什么不能记住那所有的记忆呢？虽然我没有患记忆丧失。

当你是个婴儿时，你没有关于我的记忆，对吧？

我想没有。

所以，你也忘记了一些我们共享时间里的记忆。但是你不像我，你至少记得七年的，而我只记得四周。在某种意义上，你拥有我，比我拥有你更多。

那真奇怪，他说。仿佛我是爸爸，你是孩子。

我点头，微笑。你说得对。所以你需要对我有耐心。

但是如果你永远无法找回那些记忆怎么办？

我们可以建立新的记忆。你等着瞧吧。

乔恩扭头看着别处，沉思着，然后就转向我，抬起手臂拥抱了我，以那种只有一个孩子才有的温柔感觉。我爱你，老爸，无论你记得多少照片。

我也爱你。这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真诚的说出这些词语，并且真的感觉到那重量。我的心因为爱而狂跳着——那是一种强烈的，纯净的，不掺杂任何念头，欲望或记忆的爱。我感觉到了我心脏的雷霆般的悸动，我想象着瓦内莎在微笑。

第三十五章旅程

德雅和孩子们在次日早晨六点就出发了，那时太阳正在升起。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卡提将他们送到机场。我在我们家门口跟他们道别，然后就走进这个黑暗而空旷的房子里。我抓起我的手机，给乔恩和玛瑞萨发了短信，告诉他们我已经开始想

念他们了。我打开电视驱赶孤独，启动一台放在我接触放桌子上的掌上电脑，察看邮件。

一封来自考安恰同的邮件吸引了我的目光。它到达时间是凌晨1:34，题目也很简洁：见面？

我打开那邮件，轻声读着，想象着考安那低沉而聚合的语调。

所罗门，

我知道你因为葬礼事宜和可能的旅行计划而一定很忙，但是我还是希望等你稳定一些时，就跟你见面。我有些需要告诉你的重要事项。还有，我希望看一看那盘你提到过的你心脏捐赠者的视频，当然是在你肯允许我分享它的前提下。

我会给你电话，确认我们下次何时可以见面。

我希望你的家人都安好，都平安度过这测试性的悲伤时期，找到新的纽带和爱之感觉。

你的朋友，

考安

我本想回复。已经按下了回信钮，但是我找不到词语，或，其实是勇气。我不知道是否我缺少勇气。我认为那更像是一种对家人的保护感情。我不希望再有人死在我手里。即使那时各巧合，我也有负罪感。救灾那个瞬间，我站起身，在厨房里踱步，对着天堂方向挥起了拳头，用我最大的声音叫喊。你希望跟我作对吗？我在这里，来吧。过来！我在等待。来！

我手机的短信通知打断了我的发泄。那是乔恩给我的。堵在路向。我也响你。我会给你发照片。爱乔恩。

我跌跌撞撞坐下来，关了电视。早晨的新闻如此的无意义，即使只看了一小会儿，就开始惹恼了我。

我对娜姆的挑战，显然没有被发觉，因为还没有出现任何现身或她那恼人临在的迹象。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内兰的死讯，让我感觉自己更加需要心理治疗了，但是考安又不是个真正的心理医生。他是另一个角色——一个自信的保护者，甚至是个导师什么的。但是他想将我导向哪里呢？更重要的是，如果我跟随了他的导引，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我整个人都被缠绕在这唯一的纠结内。我开始想到瓦内莎，她的心在我内部跳动。我已经延迟了去拜访她双亲的旅行，虽然我依然不确定是否这个拜访会有意义，但是我已经给瓦内莎的母亲，考瑞打过电话约定了，就不能取消。当我告诉她我不能再上周二去时，她听起来失望极了，于是我们就约好周四去——就是明天。

我决定拿出瓦内莎的日记，看看，看是否那里会有什么有趣的内容。我记得她建议我看第三十二页，并使用她在那里写下来的技术。也许我可以在日记里找到一些我可以在见到她父母时，作为话题分享。我不知道她妈妈和爸爸知道多少关于瓦内莎的使命，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是否认为她精神正常。

我将日记放在暗室的柜橱里。这本日记带有真皮封面，用金色书法，写着“日记”二字，下面是手写的《心的探索》，我猜那是瓦内莎的笔迹。日记很厚，超过两百页，本来空白的页面，经过许多岁月后，变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观察，谚语，实践，技术和范式。有的页上有日期，有的没有。

在每一页的最上方边缘处，都有用各种颜色墨水写出的页号，有时是铅笔字。我毫不费力的找到了第三十二页，不过我需要仔细眯眼才看得清，因为我没有带着老花镜。在那一页的上方写着：心的重置。

我开始饶有兴致的读起来。

心的重置

任何复杂的有机体，甚或机器，都需要休息时间。休息是将系统所累积的压力进行清零重置的方式，这些压力源于不断增殖的信息超载和身体能量的流失或衰减。在整个清醒时间里，心都在通过心智和身体这样的感知镜头累积着这些压力。这些压力将稠密性增加于心的区域，那就象浓雾，能够模糊掉心的理解性视野，进而遮蔽掉它所有品质中最为珍贵的慈悲性表达。

心是心智—身体的一个处理中心。它吸收着人类情感中的压力因素和稠密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需要重置自己。它需要重新收回它的明晰，聚合和慈悲。心不仅存储和积累着能量，也通过一种不受束于线性时空的电磁场传递着它们。

重设心的最好的技术，就是允许中立性流动于你所临在的一切空间里。下面是方式：

闭上你的眼睛。集中于呼吸上。当你吸气时，想象那个环抱着心的空间变得活跃起来。你可能会在这个区域感觉到温暖。你可能会将手放在你的心上。无论你是被如何引领的，都去将这温暖感觉成一种具有清洁性的能量，如果可以的话，保持住这种感觉，即使只有片刻。如果你能做到的话，给这种温暖赋予一种生机勃勃的绿色——你在深深的原始森林中看到的那种。

现在，当你感觉到这种绿色的、温暖的能量时，允许它向上漂移进你的头部，然后，睁开你的眼睛，来通过你的心看这个世界。看着它，就如同你是用你的心在看，而不仅仅只是用你的眼—脑系统。这就是重置。这就是你明白自己已经做成功的方式，因为你看向自己的外部世界时就如同那是一面反映着慈悲的镜子。

我决定试试。我能够感觉到我心之领域的一种温暖的存在。我也可以想象—用心理学家的方式—那绿色，甚至感觉到它向上漂移进入我的头部，但是当我睁开眼，我没有感觉到那个慈悲的滤镜。

可能是因为我太紧张了。可能这需要练习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可能需要很多的练习。我想起瓦内莎曾经有很多时间用来练习，她曾经对这个使命有异常的奉献精神，并且，她也没有遇见我目前的这许多纠结状况牵扯精力，我不认为她也跟我一样，有个娜姆，一直在旁边在恐吓她亲人的生命安全。

我翻看着日记，看着那些引起我注意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或图，但是我感觉到...我无法描述那是什么，但是我感觉到好像我还没有准备好。我需要先去什么地方，或先做些什么，但是去哪里，作什么呢？

我来到楼上，感觉坐卧不安而烦躁。我想做点什么。几个朋友曾经答应，如果我需要，可以接送我去超市或购物中心，但是他们对我而言，完全是陌生人，我知道自己不会给他们电话的。德雅和孩子们会出去一个星期，而我已经开始在自己家里，感觉到了疯狂的征兆。

在附近散步似乎成了目前最合理的事。也许那可以让我安静下来，给我带来一些见解，并满足我医生要求我锻炼的需求。两公里之外有个咖啡馆，我决定走路去

那里，喝一杯茶，或许加个奶油面包，然后看看报纸。我抓起手机和一件薄夹克，就开始了我的奔向咖啡馆的征程，那点叫做爪哇中心。

当时大约上午八点。当我离开家门，开始沿着门前的小路向外走时，我手机响了。来电显示告诉我我是个我不认识的号码。

喂？我说，继续走路。

所罗门？

是谁在叫我？

是我，考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上次跟他讲话的时候，死了个近亲。娜姆的临在，像个黑暗的雷霆，突然笼罩了我，我立刻准确无误的识别出那个阴影。

我知道你可能忙于葬礼的事宜，但是关于这件事，我必须跟随自己的本能。你是否可以见我？

今天？我说。

越快越好，考安回答。

我正在朝一个叫做爪哇中心的咖啡馆走。我将在十五分钟后到那里。你知道那里么？

第二街上？

就是那个。我说。

我...二十分钟左右之后，在那里见你。

那么待会儿见。

拜。

这并没有按照我计划的进行。我只考虑一件事：不要激怒娜姆，但是发生的却跟我的意愿相反。我在干什么？见考安非常危险。我的家人在我保护不到的地方。我保护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缩在我那个小盒子里，不激起任何浪花。连阅读瓦内莎的日记都很危险。我怎么了？

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翻滚，仿佛一个虚幻的刀刃，割开那些看不见却能够感觉得到的伤口。我练习着见到考安时的台词，让他不要再纠缠我。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任何非日常的状况。

第三十六章爪哇中心

让我吃惊的是，当我到达爪哇中心时，考安已经在那里排队了。我看到他时，心跳加快。他穿的很休闲，皮夹克下面是件运动靴子，这给他本来就很雄伟的身材又增加了三英寸。

他看到我立刻伸出手。早，所罗门。你要点什么？我请客。

哦，就一杯热茶...加一个奶油面包，我说，指着商品柜。

搞定。你找个桌子吧，我拿东西过来。

我环顾四周，一般是恐惧见到娜姆坐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用她的目光蜇我，但是这里很安静，只有几个客人，聚焦在他们自己的平板上，正在吸毒般被每天必看的新闻和邮件毒害着。

我最喜欢爪哇中心的后门外的露台。那粗重的铁桌椅并不舒服，但是那里有个雕塑公园和花篮，鸟儿。那清凉的清晨空气，与热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因为刚

走完路而身体温热，这让那令空气感觉很舒服。加上，不负我的期待，那里空无一人——这里因为太明亮，看不到电脑屏幕。

几分钟后，考安找到我。我有那么一秒钟，以为你不辞而别了。他笑着说。不知道这里有个露台，不过这还真是个好地方。

我微笑。我为了锻炼走到这里，再补充卡洛里用于散步回家。这成了我最近几周的日常循环行为。

他善解人意的点头。我帮他放下咖啡托盘，茶和面点，他坐下来，脱下夹克，披挂在椅背上。

很高兴你选择了露台，他说。呼吸些新鲜空气感觉很好。他的双眼微阖。你夫人怎么样？

她还好。我想这突然性，让她很难接受。德雅跟她姐姐关系很亲密，她们前一天还通话了。

你大姨子...住在哪里？

安卡拉，土耳其。

是吗？那么葬礼是在那里举行？

我点头。德雅和孩子们今天早晨出发了。

你去不了？

医嘱。

我们也是为你们好...他微笑，轻微耸肩。

他们会在那里呆多久？

一周，我说，也许更久些。

我喝了口茶，感觉其温热在充满我全身。很幸运没有刮风，所以冷空气只感觉清爽。我今晨看了你的邮件。你说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

考安稍微向后靠了靠，目光正对着我。"我需要你去见我叔叔。"他喝了一口咖啡，仿佛为了给我时间消化他的陈述。

"为什么？"

"他很久以前就告诉我，如果我遇见那个索玩脱，而他，我叔叔，还活着，我就需要立刻带着这个索玩脱来见他。"

"为什么？"

"我叔叔有需要跟你分享的信息。"

"你看，我做了个梦。我正在服用强烈的镇静剂和多种其他药物。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对于这一切，持有太多信心——"

"那不是个梦，"考安庄重地轻声说。"那是个视象。你跟神圣的昂克特吉拉对过话，你见到了白水牛女一天，你得到了她的心。怎么会是梦？这是实相，因为是实相，你就会同时体验所有那些，所谓索玩脱需要遭遇的压力。我叔叔可以用我做不到的方式帮助你。他有些很古老的方式...我只会新方法。"

"而这就是那个，就住在南卡罗拉的一个荒野里的土著居留地的那个叔叔。对吧？"我试图隐藏嘲讽的语调，但是可能没有做到。

考安掉头，将无奈和微笑表情合一。"我叔叔可以帮助你。"

"你知道他会如何帮助我吗？"我倾身向前问。

"不，并不精确知道，但他会的。我知道要求你相信我很难，但如果你是个索玩脱，我相信你就是，你就需要见我叔叔。他毕生都在为这个目的在训练他自己。"

我突然感觉茫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考安在试图帮助我。我了解。并且，想到一个人坐在我自己家里，呆一周或十天，并不让那么我兴奋，但是那很安全。

我不能接受你的邀请，我温柔的说。

为什么？

我不希望担风险...

什么风险？

我不能说。

有人恐吓你？

我看着他，我的双目背叛了我，在流泪。我站起来。这不是你的问题。谢谢你的关注...也谢谢茶和一切。我需要走了。

我走了出去。我听见考安在呼唤我的名字，但是只叫了一次。我继续走路，我的眼睛有些发烧，但是在我内在某个角落，我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我怎么能去南卡罗拉？明天我需要去见瓦内莎的父母。我感觉有自己在见到他们时，将话题聚焦于敬意和模糊。我不去提到任何跟娜姆关注的使命有关联的内容。考安的叔叔，于此相反，会只对那些敏感话题感兴趣。这样就对了。

十五分钟后，我到家了，发现一辆陌生卧车停在我家门口。考安看到我回来就下了车。抱歉，我并不想让你不舒服，他说。

你看，你想要什么？我不能跟你去南卡罗拉。那不会管用的。

考安靠在车上，叹口气看着自己的靴子。我曾经经历过你现在的状况，朋友。我也遇见过各种可能角度而来的恐吓。我也知道一个人的抛弃使命不去执行时的后果。那会开始从内部腐烂。一个人如果不履行使命，就会功能不全，如果你背离使命，那会将你撕碎的。

你可能不想面对它，但是这个使命落到你头上，是有原因的...并且请一分钟也不要想，说你并不在意这件事。你已经每一步都卷入了这个路程——从你作为受精卵出现，到你生命的最后一次呼吸。这不是别人强加在你头上的，所有不要只是因为有人恐吓你，就逃避。我叔叔可以帮你。

我抱膀，凝视他。他的话说动了我，虽然将我吓了个半死。真的需要见你叔叔？唯一的途径。

何时？

明天。我可以让泰勒安排一切。我们会为你准备好行程的一切。我来接你...只带必要的轻装行囊——鞋，仔裤和几件衬衣...需要结实些的鞋，如果有可以带些书。

我咬着嘴唇搔首。我不知道...

我们明天出发，你可以在你夫人孩子到家前回来——

我们何时回来？我问。

可能周六，最晚周日。

我拿出手机。给我你得号码。

我们交换了号码后，我走上前门台阶，回过头。如果你有那地方的坐标，给我发一个。我明天会准备好，但是我保留改变主意的权利。可以？

可以。

我打开正门，又关上它，靠在门上，搞不清楚自己刚才为啥作了这个决定。那决定跟我所有的理智思维都相反。我可以罗列一百个不去的理由，然而，我还是要去。我需要给考瑞打电话，将这个我需要再次推迟行程的坏消息告诉她。然后我又开始想，怎么跟德雅披露这个，我将要跟我的新心理医生去南卡罗拉的消息。天知道，我如何解释这件事呢？

我考虑过不告诉德雅，但是我知道那只会让状况更复杂。我最终需要告诉她所有一切，但是目前，我计划在将我的旅行在两个层级的康复角度来解释：一，我跟自己的心理医生在一起；二，我去拍个关于印第安居留地的影片。这个旅行将会带来我恢复自己制作艺术的开端，当我这样想着，这说法听起来越来越完美。我计划带上我的摄像机。

我几乎立刻起身跑下楼去撞摄像机。那曾经是我旧生命中的最爱，开始找到了重新浮现在我生命里的机会。我抓住这个线索，就像在凶猛海浪里抓着一个救生圈。

第三十七章高速公路-BIA41S

作为一个周四上午，新天堂机场算是很忙碌。刚刚清晨六点半，机场就开始人声鼎沸。虽然我认为一我没有关于这个机场的记忆一作为一个很小的地方机场，它看起来有些过于繁忙。

通过了安检，在我们登机口附近找了个座位后，我发现考安穿着有些变了。他中指上是巨大的银戒指，衬衣上也有银纽扣和领链。他戒指上装饰有很多象征图纹，但是我一个也看不懂，认不出来那类东西。

我们需要乘飞机到底特律，然后换乘飞机到南卡罗拉的高速城，我们从那里开始租车，开到一个位于松峰印第安居留地内的一个神秘地点。我只知道这么多了。考安没有期待我们在晚上八点前到达他叔叔那里，即使假定我们所有的换乘都按时顺利完成。

你叔叔知道我们要去吗？我问。

他摇着头。他住的地方没有电话、电脑、甚至邮件收发箱。所以，不，他不知道我们要去，但再次地，你永远无法了解他know with。考安微笑着指了指我的背包。

别对拍摄他保有太高期望。

他不喜欢摄像机？

如果白人发明了它，他可能就不是其爱好者。我就暂且这样说吧。记住首先征得许可。

我会的。

后来的旅途很平淡。我们的换乘稍有波折但基本都按计划完成。我们晚六点到达高速城。租了一辆吉普，就向松峰开去。

居留地有多大？

西欧克斯族在南卡罗拉拥有20万公顷面积一

我指人口？

在松峰？

嗯哼。

两万多一点。

有赌场？

当然。

你赌过么？

没，不是赌徒，也不是赌场的粉丝。

随着我们开车前行，地形越来越奇怪。我们现在来到告诉何松峰之间的地点，除了路旁的台球室霓虹灯和高速标牌，还有偶尔驶过的卧车或卡车，这里感觉很空旷。

印第安人在居留地做什么？

不做什么。那里其实没有什么可做的。除非你参与赌场运作，贩毒，或试图从居留地搬走，就没有其他事可做了。我们那里有个比萨饼店，还有几个快餐店，但是赌场是几乎所有活动的中心。那些赌场的主人都是那些离开居留地太久，而迷失在白种人世界里的印第安人。他们中有些人试图用捐赠报答土著的社群，学校，或其他需要金钱的角度，但是这里也需要，那里也需要... 仿佛一个园丁在用唾液浇灌自己的植物。

我可以感觉他的忧虑。我们离松峰越近，我越感觉到他的变化。你上次见你叔叔是什么时候？我问。

大约九个月前。我给他送东西。他总是独自呆在野外。

" 他多大年纪？ "

" 六十八，不过他看上去更老... 除非你和他一起工作。这时他看起来就像三十岁。考安大大地微笑起来，仿佛唤起了一段特别的记忆。他很老派。他可能不会立即接纳take to你，所以别自我防卫。他只是质疑白人及其动机。 "

" 你看，目前，我就有一个动机，为了见到他，看他是否可以帮助我搞清楚怎么活着，才能不引起麻烦。 "

考安笑出声了。

" 有什么可笑的？ " 我生气的问。

" 你是个索玩脱。按照定义，你就是会引发各种麻烦。 "

" 还需要确认我是否是索玩脱... 包括它意味着什么。 "

" 噢，你是个索玩脱， " 考安嘿嘿笑着回答。

我瞥了一眼里程表，发现我们开始进入一条车道很窄的双向高速。我将遮阳板移到我旁侧的车窗边，遮挡阳光，因为侧面辐射的阳光比上方垂直辐射更强。

你叔叔是父亲一边，还是母亲一边的？

都不是。

但是你说他是你叔叔？

那只是个名头。一个像他一样的医生，不希望人们叫他们别的。你也叫他叔叔。

" 他真名叫什么？ "

" 住在云端。 "

我思考了一会儿，喜欢上了这名字。 " 你们的名字看上去总像具有着故事。 "

" 的确有的。 "

" 那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

" 他来自于跟黑麋鹿和疯马同样的血统。他祖先非常有力量。一些灵经由他而工作，那些灵甚至更加有力量。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只有六、七岁时，他有过一个视象，在其中，瓦勘探卡对他显身，将他带到了云端之上高空，在那儿他能从非常

遥远的距离看到地球。他能看到地球的能量流动得如同巨大的风，舞蹈于她的整个表面，这些能量来自太阳、月亮、甚至其他恒星。在这风里，他能看到巨大的灾难、飓风、洪水、火灾、地震全都同时发生了。这些都是瓦勘探卡对那些试图以贪婪驾驭地球的自我中心的征服者们的回应。"

"我叔叔能够与瓦勘探卡密切联系...那是他的天赋—那是他带给我们人民的治疗。他们对他谈到了一个索玩脱。谈到了你。"

"什么是瓦勘探卡？"

"我们用以命名那伟大神秘的最接近说法。"

"伟大神秘又是什么？"我问道。

考安的目光盯着道路，但聚集在很狭窄的视野内。"在基督传教士设法改变我们的信仰之前，我们的人民一直被一群神秘的实存体所引导着，他们不可见，但又总是临在着。我们管他们叫伟大神秘—对我们而言，他们能显现于一切生命形态中，小至蚂蚁，大到山脉。"

"你的叔叔就交谈于那些...实存体？"

"嗯。像我说过的，强有力的灵们与他一起工作。"

我偷看那个工具箱上面的电子表—这是个通向我所熟悉的那个实相的标志。时间是下午6:57。我想到了德雅和孩子们，察看我的手机看是否有短信。只有一个。玛瑞萨给我发的，告诉我她想我，还跟表亲们去过海滩了。我回复了她，不知道这么远处是否会有信号连接，但是我发现它顺利的发出去了。

我们依然可以八点按时到达？

我们现在按照印第安时间行事，考安说，微笑着转向我。你可以将你的手表放起来了。我们这里不用它。

他确实不一样了。我开始怀疑，我是否真的了解这个男人。我看他现在很像一个印第安年轻浪人，开一辆老旧的福特卡车，后窗处放一杆来福枪，时常拉出枪来，在高速档板上，新增一些弹痕。

我24小时前跟德雅在电话里聊过，她竟然很鼓励我跟考安来南卡罗拉的行程，我很意外。我猜她只是因为听到我重新对拍电影—就是创造些什么—感兴趣而高兴吧。虽然她可能并不认为一个印第安居留地听起来很有趣，但是她将我的兴致敢作一个正向的征兆。

葬礼在今天举行，但是应该已经结束了。我在我的市区应用程序里查找过，知道现在安卡拉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德雅的家族式很有身份的人，在当地社区里很受欢迎。我确信那葬礼和随后的招待会，会很很有规模，但是家人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就寝了。我决定给她发个短信，告诉她我们马上到达，一切顺利。

我怀疑你可能在我叔叔那里接收不到手机服务，所以你最好让他们知道，你随后几天不太容易联系上...免得他们着急。

我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还有三根信号呢，你确定他那里没有？

我能告诉你的只是，我从来没有在他那里收到过电波信号—围绕他那里二十公里方圆内。

我听从他的话，虽然自己还保留怀疑。我给每个人都发了最后一个短信，告诉他们我谨最大可能看短信，但是如果他们随后一两天找不到我，不要着急。

我的眼皮越来越沉，大概是公路的单调嗡鸣声所致吧，于是我闭上眼睛，靠在车椅背上，可睡眠并未到来。不过，在我们飞驰过公路时，休息下眼睛，听听当我们飞驰而过是公路旁的蟋蟀声，也非常不错。

我想着所听到的如此之多的关于考安叔叔的事。我想象着他必然是如何生活着的，他的住处可能会像什么样子。突然，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被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吞没了，听到的是绝对的寂静。我睁开了眼睛，可是我并不在车上了。我在别的什么地方，是野外，一个平顶山的平顶上，天色已黄昏，我则非常疲倦。疲倦得仰面躺在地上。我能感觉到胸膛的起伏，心脏强有力的跳动。

向上仰望，可以看到星星浮现出了深沉的蓝紫的天际。我的感官恢复了，能够闻到脑袋上方漂浮着的强烈的狗尾草（译注：双关语，又有圣人之意）花香。温柔而神秘的声音正咏唱于在透明距离外的某处，伴奏着鼓点深沉的重击，寻找了进入我耳内神殿的入口。我微笑着进入了梦乡。

第三十八章三个使命

一个急停震醒了我。

"我们到了，"一个声音说。

我的眼睛必须连续眨动了一百次。我们的吉普停下来，发动机熄了火，面朝着沉入落日的余晖。

好时候啊，哈？考安微笑道。他下了吉普车，说了些奇怪的话，接着躬身鞠躬。我环顾四下，寻找着任何看上去哪怕有点像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家，可什么都没看到。

我下了车，伸展着两腿，观赏着落日。空气新鲜，足够舒适，带了丝茉莉的香气。他家在哪里？

噢，我们还没到那儿。这里是吉普能到达的最近处了。我们还有一英里徒步旅程，对了，我为你带了手电。

"为什么他住在野外？他在野外如何生活？"

"如果你想知道，可以问问他。我们不久就到那儿了。"

他指着朦胧的山峰轮廓道。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告诉你少带行李了吧。这个摄像机包有多重？

不那么重。

好。那么你可以背的动，如果你认为叔叔会允许你用它来摄影，我愿意输给你五美金赌他不允许。

我愿意担着五美金风险，我说。一英里应该不太艰难。

这是非常长的一英里，相信我。

他大笑着将手搭在我肩上。多喝水。这附近的空气很干燥。我去小便下。

他走进近处的黑暗里。只有落日的最后光线在照耀着大地，触摸着远处高原的肃穆山顶。

我们现在离那条高速多远？我大声喊道。

大约十五英里。

离松峰呢？

向南大约三十英里...几乎正南。

他从灌木里回来，边拉上裤子拉链。"我发现你已经睡了一会儿。"

" 嗯... 不可思议。我无法睡着，接着就被绝对寂静吞没了。那如此地奇特... 我仰面躺在一个山顶，仰望星星。我感觉到精疲力尽。还能听到咏唱和鼓点... 我不知道... 看起来就像我旅行到这个地方，而且睡着了。我被充满了。幸福... 非常奇怪。 "

考安瞥了我一眼，保持着沉默。无论他感觉到了什么——怨恨或挫折——都没有说出口。

几分钟后，我们聚拢了行囊，开始爬山。我跟着考安，用手电照亮两侧。考安将他的灯光，一直照亮前面的山路，那山路很狭窄，有些地方很陡峭。那里地形很奇怪，特别是夜里。我的光线时还会照着一双凝视我们的红色而晶莹的眼睛。

" 那只是兔子， " 考安会说，但是我怀疑那也可能是更大的动物。

" 这里是否有蛇？ "

" 你指响尾蛇？ "

" 就是任何会咬人的。 "

" 有一些，但是他们会警告你。动物一般先警告你。 "

那以后，我的耳朵一直保持警觉。我仔细聆听看是否有响尾蛇或鸣叫声。

离开吉普车之后，我们一直在向上爬，然后又开始下坡。我们显然翻越了一个山脊。更多的松树出现在手电筒的光柱中。天空还保持着深红色，几道航迹云被点亮于35000英尺的高空，提醒着，我们并非留在行星上的唯一人类。

" 我们快到了。看到光了吗？ "

他关掉电筒指向前方。我也关上了手电，聚焦在他指向的方位，能够非常确定地看到几百码外微弱的光。

" 那就是他。看上去他好像还没有睡。 "

走得更近后，我像我能看到一个男人的轮廓。当我们进入了喊声能传递的距离，考安停下来，喊出了一声问候，我猜那是拉寇塔语。他的叔叔喊着回应。尽管有些模糊，我依然能听出一种欣喜的语调。

考安转过头来对我说道。" 他说一个小时前他就一直预计我们该到了。 "

我不明白他如何会知道，但没有不必要地显示出惊讶。我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赶上考安，因为他加快了步伐，而且很显然，就算闭上眼睛他也知道这段路。

他叔叔的房子是个粗伐过的木头砌成的小屋，看上去像个单间，带着个穿出屋顶的黑乎乎的简易金属烟囱。一条小门廊围在小屋前，剥皮松木支撑着屋顶。看上去不太坚实，但却舒适。

距离他叔叔的小屋约一百英尺时，考安转过头来：" 他的英文有些粗糙，但我向你保证，那只是伪装。那全取决于他的心境。 "

" ... 好的。 "

考安几乎跑着走完了最后五十英尺，我看着他熊抱住叔叔，就像一只熊在拥抱一个小孩。他们交谈以一种我只能描述为美丽的语言。音调柔软，富有韵律。语调如此的微妙雅致。我等待于十五英尺外，观看着他们的重逢，自顾自地微笑着。我瞥了一眼星星，在爬山的短暂时间里，星空已变得如此得璀璨，我激动得几乎喘息起来。

" 所罗门，到这边来， " 考安说。

我走上前去，向考安的叔叔微微鞠着躬。我不确定是否应该握手，所以就单纯地站在他的面前。叔叔身材不高，瘦瘦的，穿着宽松下垂的牛仔裤和一件蓝黑长袖T恤。右腕戴着3串珠子，左腕戴着朴实的生皮手镯。头发长而直，几乎全黑，头上戴着串编成复杂图案的珠子。

他凝视进我的眼睛里，面无表情，但没有不高兴。他转向考安，以拉寇塔语说了好一会儿。考安聆听着，偶尔点点头。

"他说他认识你。他想为你展示些东西，让你跟他去。他希望我留在这里，准备我们的帐篷。"

在这些话记录进我的心智时，我的心脏跳得更快了。"我们会去哪里？"外面现在已经一片漆黑，而月亮还没有升起。蟋蟀们弹奏它们的乐器，除此之外，大地安静而神秘。我点着头，尽管我的心智，希望我们可以就这么简单地睡下。

叔叔抓起一件打着各式补丁的花格呢外套，示意我也这么做，我顺从的从背包里抽出了一件运动衫，系在腰间。然后伸手去拿手电，但他朝手电挥着手说道，"没必要。"

我微笑着，感谢他对我说英文，并试图从考安的眼睛里得到确认，但并未成功，他正翻看着自己的背包。

一分钟内，我们就出发了，沿着一条岩石路而行，再次的，又是陡直的攀登。叔叔迈着轻快而舒适的步伐。在我们攀过通往山脊的松林幽径时，我几次回望，看到小屋越来越小了。

十五分钟后，我们到达一处高地，他坐在块大石头上休息。我停在他身旁，看着他望向的方向，保持站姿和沉默，猜测着我们是否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太多摩擦力了，而我变成了一只老木蚤。"他站起身来，拍拍我后背。"还得走呐。来。"

叔叔很强壮。我能感知到。他的临在是某种我依然在试着去熟悉warm up的东西，但他的某些东西让人感觉非常好。他是我之前从未遇到过——就算见过，也没有印象——的一些东西的混合体。我记得年轻时拍的那些照片，知道自己曾跟他类似的人hang up交往过。就是那些被边缘化的一被置于公司世界的边缘地带的——人们，他们是赚钱动机的失败者。但考安叔叔的不同之处是，他看上去是自己选择活在这里的。

我们又默默地走了几分钟。没有电筒光，我的眼睛适应了微弱的光线，事实上，要跟上他我没有太大问题。月亮也开始升起来了，几乎是满月。我们来到了一处断崖，他go over越过去，消失不见了。我走近断崖，往下看。

"没问题。简单地放松跳下来。"

崖壁陡降而下，高度足以杀死落下去的人。这是我的估计。叔叔却仿佛觉得很容易，但是对我而言，高处一点都不容易，尤其又是晚上和不熟悉的状况下。我犹豫不动。

"老人到这儿来拜访过我——甚至女人。你能做到的。"

"是晚上吗？"我问。

他高高地伸出手臂。拉住我的手臂。

我抓住了他的臂膀，能感觉肌肉的弹性。我缓缓地试探性将左脚探下断崖，寻找着落脚点或任何坚实的支撑，可它就一直这么滑下去。我右脚，还有右手，依然

在断崖顶上，其余的部分则在崖壁下滑。我感觉他用力地拉着我的手臂，于是我落了下去，幸运的是只下落了几英尺。下面有块约莫一英尺的突岩，而我站在上面，吓呆了。

"跟着我，但小心。"

我的心智，在当时的状态下，唯能构造出三个字：请慢些。

他发出一声不寻常的咕噜声，我们伴着月光在这狭窄的突岩上一寸寸的挪动起来。我能说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我不再有丝毫的疲倦感了。我的眼睛睁得如同茶碟，每一条肌腱，每一块肌肉，每一颗意识原子，都聚焦在多活几秒钟上。终于，突岩变宽些了，能看到树根从崖壁上穿透出来。这些都可以攀住作为支撑。我抬头上望，能看到树木高耸在我们上方，下方则是更多的树，但树冠看上去小得就像蘑菇冠。

一个洞状的豁口抓住了我的目光，我看到叔叔走了进去，深入进黑暗中。突然，火光一闪，我看到叔叔点燃了一束树枝，是用看上去像苔藓或某种细根绑扎而成的。柴束立刻燃起火焰，他将其放到洞口边缘的一圈大石头中间。"你可以坐下。我们可以谈谈。"

他从夹克里掏出些什么递给我。"这是鹿肉—黑尾鹿。很棒的小吃。"

他从留给自己的那片上咬了一小口，开始咀嚼。"这会让你口渴。我去拿些水。"

我在火塘旁坐下身来，咬了一小口鹿肉。有点硬，很咸，有种我不熟悉的香料。不一会儿，他拿着一壶水走回来，将水放在我俩之间的地面上。接着，他坐下来，双腿盘在身下。

"我叫住在云端，不过你，你可以叫我叔叔。我以你们的方式受过教育。我了解你们的世界。我甚至了解你们的政府和社会。我了解你们的音乐。我了解你们的互联网。我了解你们的电影、书籍和文明。"

"住在野外，你怎么知道这些呢？"我问。

"电视，"他咧嘴笑道。"我调出一个模糊的频道。对我而言，这就足够了。"

他又咬了一口鹿肉，将剩下的放回外套口袋里，然后给火里添了些小树枝。

"你们的世界是复杂的。如此多的分心物取悦着你，如此多责任需要处理，而地球上那些荒凉地带，那些无人认领、被人抛弃的地方，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发言权。树枝当你去拜访那里—那些荒凉地带—你也是去游客中心买吃的、喝的和礼品。地球的教程，从未被真正地看或听。"

"我终其一生都在聆听和观看这些教程。我通向地球的频道并不模糊，我也不只有一个频道。"

叔叔举起双臂，向身后探去，动作流畅地扫过四周道。"这是我最为钟爱的频道。这个山洞代表地球的嘴。我一次次坐在这里，次数多到无法说清，但我还是总能听到新的信息。在你们的电视里，我只一遍遍地听到一个信息：你是脆弱的。几乎没有例外，这就是它一直在说的。"

他发出温柔的哼哼声，仿佛正回忆着一件令人愉快的特殊经历。"是的，作为物质身体，你易于受到死亡的攻击。是的，你易于受到物质身体的疾病的攻击。那又怎么样？这就是生命。这并不意味着你是脆弱的，应该活在恐惧里。"

"这里的，"他指指自己的头。"这里的，"他指指自己的心。"这些并不弱小或脆弱。甚至对时间而言也不。地球的那些频道教导着这件事。它们的信息是，你在本质上并不是无助无能的一只是这本质的影子是脆弱的，就像树的影子在黄昏

死去，树木却健在。人们还说大自然显示出了我们的弱小，但是这只是发生在我们脱离大自然而生活时。大自然教会我们弹性恢复能力和适应改写能力一弯曲并带着新智能弹回来的途径。"

"信息是我们活在物质身体里时所被灌输的东西。以这种方式，我们要么被人要么被地球所教导。如果是人，通常是关乎身体的。如果是地球，那就是关乎心和灵魂的。"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他笑了笑道。我被称为医疗者，但我医疗不是针对身体的，可来到我这儿的人们想要被疗愈。我看着他们，看到了他们生活其中的那恐惧，他们状况里的痛苦和不公正，而我提醒他们，他们不是这个身体，就像树影不是树。他们点着头，他们听我说，是因为我的医疗者身份，然后他们又回到他们的电视里，重新学习人类的信息。"

他咏唱了几分钟，用棍子翻动着火塘，杨起向上飞去的火星，如同充满希望的星星被释放回了天堂。"一个新的频道正在被构建。设计它的意志都是瓦勘探卡，不过，需要人类之手来完成它。你就是那个将亲手构建起这个新频道的人。"

他没有特定对象地点了点头，压低声音用拉寇塔语说道。"我不是在为我的心代言。我是在替瓦勘探卡说话，而他们耳语着你的未来，你会将这个频道带给全人类，并拿走人们感觉到的这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这样他们就能存在为彼此及地球的服务者。他微微歪起了头，看着我。他们告诉我，你也感觉到了脆弱。你所置身的这个身体是人类信息造就的。"

他合上眼睛，摇起了头，又开始咏唱一段简单的旋律。他身后的山洞跟他的咏唱引发了共鸣，而将这旋律带入了夜晚的空气中，带向了满布星辰的天际，那银色的象形文字则如此轻盈地探下身来。我看着他，疑惑着，我甚至还没说一个字，他又怎么能如此快地对我完全敞开。我合上双眼，想要随他而唱，可我的嗓子不知道他之世界的音调或发音方式。我聆听着，注视着，火花高高飘扬进空中，消失在等待着的黑暗里。

这感觉太完美了。为了这一切，我甚至愿意在那突岩上带上更长的时间。我置身于某种我从不知道实存于这个行星的事物的临在里在这里邂逅了一种临在。这是可信的、简单的、自然的；这既古老又属于未来。这是人类灵魂的精华本质。就是这样。这是自由于身体了的人类灵魂的精华本质。就仿佛他的灵魂没有面具或覆盖物；没有生活于防卫工事之后。

当他结束了咏唱，他让我们周围空间的寂静重新返回，就仿佛一个高贵的临在，在短暂的中断之后被carry on。"没有方式能改善自然本真。"叔叔低语道。"我以咏唱尝试了，但当停下来，我留意到寂静又回来了，星辰倾泻着自己的能量，创造出了这充满了天际的音乐，有时候，听着它的旋律，我只能流泪。说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我任他的话静置了一、两分钟，但有个问题正浮现到我的心智表面，无法抑制。"给我讲讲瓦勘探卡吧，我说。考安告诉我了一点点。"

"哦...我正在讲，"他回答道。"瓦勘探卡是很多东西，有人会说，它是每一个事物。对置于身体中的每个个体，伟大神秘对其揭示出自己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这就是它之神秘的一部分。对我而言，可能对你而言也同样：瓦勘探卡是个古老的

灵性实存体种族，他们根系的延伸，完全超过了我们成为家的这个小小的太阳系。他们是具有翅膀的势力。"

"他们投资于地球及其上万物的灵性准备上。他们悄然工作着，没有光打到他们身上，但他们却带来了光。他们这些存在，将灵性和药带给任何变得透明的人。"

"你所说的透明是指什么？"

他思索着我的问题，继续捅着火堆。"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一些人隐藏着他们的动机和野心。他们稠密得如同这泥土。他抓起一把泥土，任其滤过指缝落到地上。他们以自身的稠密来掩盖事物，因为他们相信一种贪婪和野心的虚伪权力。存在于腐败、不公、战争、黑暗的心之后的就是这种稠密。"

"透明就像空气。它会传导光。那些透明的人，只有一个动机：传导光。他们带来了光——他们自己的光——以他们自己那联通于集体性之光的个人方式。他们是扩展性的外设。而那些像泥土般行动的人，则寻求着剥夺和掩盖。"

"当人们决定变得透明，瓦勘探卡会看到。他们以一些神秘的方式，找到这些人，培育他们，使得他们觉知他们前来所要完成的使命。有时候，这种透明性，必须先到来，使命才会到来，而有时候，使命会先到来，然后才是透明性。"

他略为费力地站起身来。"我马上回来。"他的头朝水壶点了点。"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还有些温啤酒。"

"不，水就很好，谢谢。"

他哼着歌，走进洞内。我不明白他在那里怎么能看得见东西，但是两分钟后，他再次现身，依然哼唱着。等他坐下来后，我开口问准备另一个问题，他却抬起了手臂。

"生命在流动。一些出去，一些回来。你问了个问题，得到了个回答。现在，我问个问题。好吗？"

我点着头，感觉到一丝负疚。"当然。"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预想了一百个不同的问题，可当这个来到耳朵里时，我一时愣住了take back，不确定该如何回答。"我...我不确定如何回答你；我甚至不确定，我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叔叔保持沉默。我察觉到他是等我找到正确的词句。而他的沉默以某种方式给了我信心。

"我想知道，这个使命是否是真的。"我冲口而出。

"为什么？"

"它需要我付出如此多...包括我的家庭。我不想走错任何一步，而给我爱的人制造问题。我猜这就是我来这儿的主要理由。"

他发出了一声介于哼哼和叹气之间的声音，点了一下头。

"看着天空，"叔叔说。"我会让一颗星为了你落下。"

我抬头望向他指着的方向，几秒内，真地看到了他预测的事情。我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你怎么做到的？"

"我十分钟前注意到那儿有一颗流星。我知道更多的会落下，我说我将使它们落下，而你有那么一刻相信了，是我造成它。我有着伟大的力量，但是我唯一的力量在这儿。"他指着自己的眼睛道。

"人们相信他们的使命具有伟大的力量。他们相信因着这样的力量，他们有时会承担巨大的风险。但是宇宙提醒我们谦逊。你需要花些时间呆在星空下。它们会给予你洞见。"

"你是说，我的任务并不是重要或必不可少的？"

他缓缓地摇着头，同时微微笑道。"瓦勘探卡的方式是一种对承诺的奉行。没有什么会让他们气馁，因为如果他们在奉行承诺时软弱不堪，黑暗势力就会闯入，将他们拉进怀疑，而一旦怀疑悄悄混入，就会不断向你扔泥巴，希望你在黑暗中加入他们。"

"使命是需要奉行的承诺，被存在于你心里的那些最基本的东西所回火锻造着。无论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在侵蚀你的安全感，你对承诺的奉行都是你骑乘的马匹。正是通过这个承诺，瓦勘探卡才能支持你。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

"你使命的跨度并不是最重要的。你是一个工程的顶石，这项工程自从人类踏上这颗行星起就一直被建造着。这项工程就是创造出身体与灵魂间的桥梁。当科学力量和灵性力量碰撞在一起，就没有人能无视不见。没有人说它是伪造之物、巫术、或超自然mumbo jumbo。没有人能质疑它，而这包括了牧师、政治家、科学家、学者、商业领袖...所有人。"

"宇宙并不依赖于一人一事。宇宙是万物组成的马赛克。没有一个使命被预言说是高于另一个的。它就只是使命，我们全都是它的组成部分。我们都在工作于这个使命，一些人比他人有意识而已，可甚至那些熟睡的人也是这使命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激发着醒来的人们。你看？每件事都被连着这单一的使命。"

"现在，有人会说，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铺叠着三个使命。第一个是我刚刚说到的。第二个就是试图去延迟或中止第一个使命。第三个是生存、受教育及获得成功的个人使命。这就是三个使命，每个人都移动于其间，有的人优雅，有的人笨拙。"

"你不可能属于三个心智—三个使命。你必须选择。这就是你的生命正在告诉你的。看着我，有人会说，我是在白人世界里是个可怜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艰苦、孤独的大自然世界里，但我奉行承诺，来成为地球母亲的一部分，来向她学习，并将学到的传递给寻找它的人。当我选择活在第一个使命里，其余两个使命如同老鹰盘旋在我左右，等待我遭遇困苦，在失败中举起双手，但是这从未发生，因为我使得自己变得透明，并使得我对承诺的奉行钢铁般坚硬。"

"你是个没有经验的新受命者。它们会对你产生巨大的兴趣—就是那些扔泥巴的老鹰。它们很不高兴你跟我交谈。"

他咧嘴笑道。

"你听说过一个名字叫娜姆的人吗？"

他摇了摇头，并以奇怪的方式挥动着双手道。"名字并不重要，他说。我了解这类实存体的振动，他们是无心的魔术骗子。现在让我们不去谈论他们，明天还有时间。我已经在接近山洞尽头的地方给你铺好了床。我希望你今晚睡在这里。我们早晨就来接你。"

叔叔站起身，侧着头看了看夜空，低语着什么，轻声地我听不清楚。他抓起一根树枝，点上了火。跟我来。

我跟随他进入洞内。洞口大约二十英尺宽，最高处却只有约六英尺，所以我不得不弯着腰走进去。

你可以睡在这里，如果喜欢睡在星空下的火塘边，你也可以拿个睡袋到外面去。他指着躺在山洞地面上的睡袋。那边有更多生火柴，如果需要食物，那边有些干果和一点鹿肉。他指着靠在洞壁上的一个木箱子道。

"我点头。好的，感激。明天早晨你什么时候来。"

他拉着我的手臂，一起走到洞口，指着天空中的一个位置道。"太阳到了那儿，我们就来接你。再次见到你会非常好，"他微笑道。叔叔将火把递给我，转过身去，朝身后的我挥了挥手，哼唱着，走上了那狭窄山道。我挠着后脑勺，思考着他这样身材和年纪的人，怎么可能在黑暗中，爬上那崖壁。

我转过身看着火堆，惊讶于我将自己揽入了什么中。我被独自留在一处突岩上，底下很深的地方满是黑暗的阴影。没有手机；几乎没有食物。我有一堆火，一个睡袋，一些干果和一罐水。我再次在火堆旁坐下，开始做第一的决定。我将在这星空下的火堆旁睡觉，但是我会在自己和悬崖边缘之间，放一些大石头，免得我睡梦中意外的滚下去。当然那是假设我能够睡着。

叔叔说再次见到我会非常好，是什么意思？我以前见过他，我却没有记得么？

第三十九章熊

我胃里的蠕动可不是个好兆头。夜里的空气也在分分钟变冷。独自一人在这个荒凉悬崖的露天过夜，这整个决定太迅猛的抓住我，让我没有机会拒绝。这发生的如此快速，而现在，现在我需要忍耐孤独，寒冷，饥饿，和处于一个完全陌生地方的恐惧感。我喜欢叔叔，他非常容易交往，但是在他离开后两分钟内，我就开始嘀咕他是否可信任。

他为什么会将我拉到这里，然后离开我？

没有指令，只是个简单的，我希望你今晚睡在这里。

为什么？很想知道原因。是我让他生气了么？他需要一些单独跟考安在一起的时间？他在测试我？很多问号从我脑海里游动出来，于是我听到了悬崖那边传来一个爬动的声音。一个小蜥蜴正在穿越悬崖边的空地奔向火堆。可能它是为了取暖，我想。我处于一种深度的寂静，我想我可以听到花开的声音一有这么的安静。

那个蜥蜴打扰了我。我坐在火堆前，向外遥望着那展开在我眼前的黑暗的深渊。看不到任何光量，没有人类存在的任何证据。只有头上方，在天堂的领地，我才可以发现一些光，那光用其寂静的习以为常环绕着我，而对我的生命没有任何影响。我回头看那个蜥蜴，它已经离开了。那是不属于这个地球的古老种族。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被卷入了这些灵性的闹剧？这一切怎么可能是真的？我站起来，自己的情绪。无论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今晚可能不会想明白的。我很疲劳，我的情绪因被迫露宿在荒凉的悬崖而被破坏了，这不是个思考任何策略的好时机—于是我选择让自己处于尽可能舒适的状态而熬过这一夜。我从洞内抓起一个睡袋，将它放在火旁。我拿了另一个睡袋，卷起来做枕头，然后把最后那个睡袋叠放在第一个上面做垫子。

然后我抱了三次柴，码在火堆旁边。我感觉不需要那么多，但是总决多得多益善，特别是现在冷多了。那干果看起来很丑陋，还有一种仿佛发霉了的亲强烈气味。我没有看出那是什么水果，在那样的光线下，几乎不能确定那是否水果，其他可能性也跳出脑海，但是我还是没有能够给它们定位确定的分类。

我的自我怜悯又持续了几分钟后，我回到火旁，我的暂时居所。夜里的空气很凉，所以火的温暖感觉不错。我家进去几块小木桩，终于接受了自己的状况而因为安排好了过夜的计划而感觉好多了。于是我听到头上有个动静，落下了几个小石子，着陆在近处。那里有什么在动，但是因为火光的闪亮，让我很难看清楚任何物体。我站起来，从火堆旁移开，蜷缩在悬崖墙壁向上看，试图定位那声音的来源。

三十英尺上方，有一对红色的眼睛简洁的闪了一下。来自营火的光反射着它的明亮的瞳孔。那不是兔子的眼睛（除非那兔子有六英尺），也不是人类的眼睛——太圆，太大。接着我听到一声沉闷的响鼻，然后是一声低音的咆哮。我感觉有个动物在我上方来回走动，企图下来，可能要将我做晚餐。

一方面，我感觉相当安全，因为任何生物从上面下来，到我所在的这个夹道上，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向下跳三十英尺。而我确信没有那么愚蠢的熊，特别是这悬崖栈道如此狭窄。如果那只熊不能落在我这个夹道上，垂直的直接落到地面会至少再加上七八十英尺。没有容错的空间。另一方面，那是一只饥饿而暴躁的熊，它可能比我更熟悉这个地形。我祈祷没有其他通道可以通向我的夹道。

我的逻辑部分开始自动评估：一只熊看到了一个营火，那可能意味着，如果是只比较聪明的熊，附近会有食物，而那只熊——因为饥饿——一会希望来看看。它在吼叫，咆哮，因为它知道没有其他通道下来。它很恼火。我决定结束它的烦恼，就跑到火那里，抓起一根大火棍，在自己头上方挥舞，同时用金自己的力气喊叫。一声长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停息后，我停止了木棍的挥舞而聆听着。

寂静。纯粹，美丽的寂静。我赢了。那只熊认输了。它知道这里是一个疯子在防卫自己的食物，风险战胜了报偿。它走了。

那营火再次呼唤我，我坐了回去，因为我领地防卫站的压胜而兴奋。我的内分泌被激活，我彻底觉醒毫无睡意。我到来后第一次感觉到，可能来见叔叔是个明智的决定。爬动的声音再次将我的目光吸引到一个灰色小蜥蜴身上，它看起来毫无敌意。我竟然因为它的陪伴而感觉愉悦。你迷路了么，小家伙？

我知道那会是单方向对话，但是听到自己的声音打破那深深寂静，确实感觉不错。因为那山洞的洞口，这声音成了完全不同的质地，一个新的基调，更深沉，更共鸣。我开始咏唱，模仿着刚才我听到叔叔的那样。这感觉也不错，当然，我不知道我在咏唱什么，但是却有一种庄严开始笼罩我，一种包容一切的感觉——浩瀚，确信，于是我周围的世界开始失去形状。它们开始消退成一种宁静的空无，然后我再一次听到了这个绝对寂静的声音，我突然躺在了某处一个高原上，没有呼吸，抬头凝视着星辰。我可以听到遥远处的咏唱声和鼓点。

于是一个响鼻声在我左耳边响起，吓了我一跳。我试图站起来，但是我太累了。刚才我还可以看到星辰，现在它们消失了，被一个巨大的熊挡住了，它哟个后腿站立，低头看着我，它那巨大的身躯仿佛跟铅一样稠密。我感觉完全的无助，所以别无选择，只好跟它开口请求慈悲。当我开口说话，一种我不熟悉的语言出口了。那只熊依然半坐着，低头看着我，然后它将自己的前掌放在我胸口。我等待着它用熊掌撕开我的身体。一个快速的撕裂动作就可以让我在一分钟内死亡。这种死法不错。

它没有撕开我的肉体，但是依然将巨掌放在我胸口，仿佛在安抚我让我平静下来。我非常确定，它当时可以感觉到它掌下我的心跳——即使是一只粗糙的熊掌——我猜测它是否因为我的内部鼓点如此疾速而好奇。

我保持这样，感觉自己像一个玩偶，在一个巨人的手心里，但是我的声音继续在讲话，而那只熊只是简单的看着我。我的一个部分知道，我正在被初始化成为一种不平常的生态，因为我依然活着。后来，那熊非常温柔的，将它的掌从我胸口移开，添起来。我本能的知道，那只熊在试图品尝我，但是这个词用得不准确。更像它在尝试感觉我；为了理解我的特点。

我听到自己背后出现了耳语声音。我试图回头，但是就在我开始移动时，那熊的掌再次压住我，提醒我不要动，我就听从了。我听到有人叫道。你没事吧？

我不干大声说话。我深呼吸，让自己淡定，那种淡定只能是当一只巨大的熊半坐在一个人身上时，所能够达到的最佳水平了，然后哟个一个平静的声音说话，不知道我的朋友是否能够听到我的话。嗯。这只熊是个朋友。我极轻微的对这熊点头，它仿佛在听我说话。

那只熊低头，来到我面孔几英寸的距离。我可以感觉到它的呼吸，有着大草原的味道。它嗅着我，我可以感觉到它身体向我辐射的热量。不一会儿我们的目光触碰了。我感觉一种只能进入了。我不知道怎么用其他语言来说明。我感觉它征服了我那渺小的灵魂，我缩小后，进入了那只熊。我感到灵魂进入它。我看到自己的灵魂进入它。我透过熊的眼睛在看，于是我看到了一个黑色石头造的避难所，我的朋友们蜷缩在那里，有的拿着瞄准我的弓箭，有的因为太恐惧而不敢看我。

我回到自己的身体，着急的说。不要射！不要射！

那熊退后了一些，坐直身体，它的掌依然放在我身上，然后缓慢的，惊人优雅的，用四条腿站了起来。它最后一次看了我一眼，然后以一只八百磅重的熊可能的速度，缓步走开了。

我感觉朋友们跑向我，他们明显的很兴奋。我的一部分依然在那头熊内，而那头熊的一部分留在我内部。我可以感觉到这种神圣的联盟，于是一种巨大的平静笼罩了我。我记得自己看着那毛茸茸的低头俯视的脑袋，那面孔太类似让我无从记得，但是那些毛一在星光下闪烁的乳白色一如清风里飘动的风铃在向我招手。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一个名字。今后他就叫不敢大声讲话。

第四十章螺旋

一点光触及我的眼睛，我仿佛跳入了自己的身体——至少我感觉是那样的。我吓了一跳，坐了起来。发生什么了？我无法相信我居然睡了一整夜。火已经熄灭了，空气很凉，睡袋已经冰冷了。太阳正在远处的地平线醒来。

我怎么了？我忆起自己坐在火旁，然后我就失去了知觉。怎么搞的？我记得昨夜一只熊低头看着我；我抬头瞥了一眼我上方那排树木。它们无言而静止。

现在我可以真正看到我造访的这个世界了。悬崖的墙壁几乎是有堆积的硬土层和泥巴组成，类似奶油色里点缀着黄古铜色的斑块。仿佛一块奶油色的画布上，分布着暗绿色的斑点，那是些矮小而扭曲的松树。这里还生有香草灌木，大片的香草丛，在下面的低处荒原或草原上，我还可以看到没有树木的绿色原野。野草被一些白色干涸的泥土圈围起来。

我让自己的目光欣赏了我所处世界的美丽之后，就把念头转回那头熊。我吓跑了那头熊后坐下来，然后...开始咏唱...然后感觉到那种深沉的寂静...然后，突然，一切都在一个回光返照里，我看到了那一切。那整个与熊遭遇的梦境经历——不过，说真的，我不敢确定，那是否真的是个梦，但若不是梦那又会是什么呢？

更加奇怪的是，我曾经体验过这同一个梦境，或至少其一部分。当我跟考安开车来松峰时，在吉普车里，我有过类似的被从身体里拉出去，躺在某处的高原上的经历，但是那时我在熊找到我之前就醒了。为什么是熊？那意味着什么？是娜姆变成熊的形状来恐吓我？但是这个解说的可疑之处是，与我跟娜姆的关系不同，那熊没有吓唬我。它更像个同伙，或大胆的说...老师？

感觉轻风开始更冷，我拉起体格睡袋围绕在身体周围，开始在火里拨弄，试图找到一些火星，但是那火已经完全熄灭了。我站起来，走进山洞那洞开的口，去寻找火柴或打火机。我从那堆木头开始寻找。

光线好多了，因为太阳光正好处于合适的角度，照亮着洞内的黑暗，让我可以更加清晰的看见洞内。第一个让我心有余悸的是我的影子，它出现在山洞墙壁的一侧，但是当我进入中段，那影子就消失在一个更大阴影里面，山洞内部看来很深。

那堆木头上没有火柴，我继续在那个食物的盒子里搜寻——叔叔说那是干果和肉干。还是没有火柴。我记起了自己在那个岛上的第一个梦境；我正好处在同样的状况，试图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寻找火柴。那些并行的体验还是没有离开我。我决定放弃生火的念头。我决定只是拥着所有睡袋，蜷缩在山洞内的墙角。这样就可以让我远离风儿，我就会得到足够的温暖，特别是太阳已经开始升起了。

五分钟后，我到位了。两个睡袋围在我周围，而我坐在第三个上当作垫子，将那个几乎空了的水罐放在身旁。上帝，我怀念清洁。我希望刷牙，剃须，洗脸，或更贪婪的，洗个长长的热水澡。此刻我坐在一个满是尘土的坚硬土质地面上，靠在一堵石头墙壁上，被空气不流通气味笼罩着，这些需求就是流过我大脑的念头。

我注意到洞口有脚印。到处都是。有的是路皮鞋的，因为很光滑，有的我认出是旅游鞋，还有少数的光脚的印痕。我没有看到熊伙其他野兽的足迹，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山洞的地面有很好的尘土粉末，忠实而精确的保留着那些印记。

太阳的光线开始触及我的位置，虽然那些光线带来的温效很微弱，但是能够与这些光线共舞，依然让我感觉舒服。这时我听到一阵细细簌簌的噪音，从山洞最深的内部发射出来。然后又突然停止了。几秒后，我就听到了柔软的脚步声。我聚焦目光，希望看的清楚些，于是我看到一个身影从山洞的深处向我走来。当我立马认出娜姆那摇曳的臀部，我的心跳加速了。

你真的很喜欢洞窟，她来到视野内，就开口说。

她从二十英尺距离处，向我脚下扔了一条巨大的响尾蛇。我立刻蜷缩着身体，以防卫姿势站了起来，但是那是一条死蛇——头没有了。那仿佛是她习惯。

娜姆停下来看着我。你到底在干什么，所罗门？我只是离开你几天而已，你就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山洞里出现了，还抱着那些睡毯，它们看起来好几年没有洗过了。你在干什么？

娜姆有些不同。她语调比以往放松多了，所以如果她没有向我扔那个无头的响尾蛇，我甚至会评价她为，更加友好。我提醒自己，她一般都是开始和善，然后再我们交谈的尾声部分，她那狠毒的言辞，就会找到它们在她口唇处的驾驶席位；因她对自己恶习的抑制，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

她穿着带有珍珠刺绣装饰的鹿皮坎肩。脖子上戴着手穿的项链。她的裤子是简单的黑色，但是很紧身，她光着脚。她的头发紧紧地梳在背后形成一根辫子，戴着一条简洁的头链，由红色珠子组成，只有中间那一颗是金色的。

她走过我，来到那个俯瞰悬崖下深谷的边缘。如果你想要逸世，这里真的是很美丽的原野。她转向我。为什么，所罗门？告诉我你为什么如此不珍惜你所爱的那些人？

我扔下睡袋，尽我所能快速的向娜姆跑去。我处于极限。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将她推下悬崖，让她死——如果她具备死亡的能力。

当我接近她，她伸出左手，缓解着我冲向她的疯狂力道，将我脸朝下摔倒在地上。她用高跟鞋猛力的踢我的肋骨，让我窒息。她弯腰，抓住我的头发，用头发拉着我仰头。我可以如掐死一只腐烂蟑螂般弄死你，剥了你的皮，将你扔下那丑陋的荒原，你在哪里立刻就可以成为蛆虫的培养基。那就是你想要的么，所罗门？

不。我咕嘈着，咽下怒火并艰难的喘气。

她将我的头摔在坚硬干涸的泥土地面，站了起来。我可以感觉她的怒火在沸腾，我知道自己走错了一大步。她再次踢我的肋骨，但是这回不那么坚决了，她推后，坐在离开我8英尺左右的地面上。我曾经给你一条直路，但是你却一次又一次的偏离航线。我已经为你证明了如果你偏离，会发生什么，但是你的蠢牛头脑，让你的常识钝化，仿佛你生活在并行世界的实相里。

她缓慢地呼吸了一次，让自己平静下来。那么，现在你是个印第安人？是么？我对那些人很同情，真的，但是请看清楚，那些医生只是些普通人，因为没办法赚钱，他们就装作知道一些其他人缺乏的信息，然后用这些索取收入。如果命运挑战他们羸弱的后背，他们不会产生任何灵性念头。请你珍惜自己，现在就离开这个地方。

我的头很痛，鼻子在流血。她说的话我只听到了一些，多数都没有触及我，因为我的脑正因为刚才的震动而晕眩。哪里...我怎么能去？

我不知道，用你的腿。我不是个神仙。走出去。你以为，你只要伸出你的拇指，让人看着可怜，我就会给你派不太可疑的交通工具了么——这好像变成了你的特技。

她低头仔细看着我，仿佛在观察一件她将要拍买的艺术品。你没有自尊么？你不珍惜你的妻子和孩子们么？说话！

我缓慢的坐起来，从衬衣上撕下一块布，塞进右鼻孔里，大量的鲜血正从那里流出来。我的嘴里有自己的血味。我偷偷瞥了娜姆一眼，她似乎对我的状态无动于衷。

你好像不明白，我说，我不信任你。你是恶。你是这个世界里的那些恶的侧面，所以让我听从你，我毋宁去死。

真的？你愿意死。你真的确定？

我点头。

那么可能我可以尊重你。让你死的容易些。

你也许可以。我说。如果你能杀了我，你以前应该早就做到了。有什么角度在阻挡你，是吧——？

你很有趣，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想死。我猜老弗洛伊德说的对，人类有隐含的求死愿望，特别是当他们得妄想症时。

我挑战你，杀了我吧。来啊！我喊叫。我站了起来。你或者杀了我，或者我杀了你。我不再被你恐吓！

娜姆紧张的站在那里，慢慢后退。你需要冷静自己，否则我会行动的，我也想避免那个状况。

那又是什么呢？我问，我的言辞里滴着蔑视。面对它吧，你无法杀我。你无法杀死任何事物，除非我后院里那可怜的松树。

那么你大姨子怎么回事呢？娜姆回答，她在向娜山洞伸出撤退，我如被搅乱的身影一样紧追她。

我一直按着自己的鼻子，并且卡一感觉到血在顺着我的手臂流淌，但是我感觉很自己很强。娜姆在山洞的入口处停下来，伸出手臂。你需要证据。我明白了。我会给你个证据。我不会结束你的生命——

为什么？

达到我的目的，并不需要那样做。

那么你关于我跟我家人的目的是什么？我问。

所罗门，我以为那已经清楚了：防止你开始在地球上制造混乱。

我推后半步，我的大脑突然麻木。什么？

你将要卷入的那个项目，会造成无政府性的混乱。想象一下，整个世界的人们，都可以在自己内部可以看到灵性的光芒。你认为他们会干什么？老实的交税？周日去教堂？为他们喜欢则政治家做宣传？

她笑了。不会的。他们会变成天堂的灵魂防卫犬。他们会放弃自己作为人类的责任，开始寻求他们的灵性角色。整个世界会崩溃到一种停滞状态。经济失衡。政府会被那些新近得到灵性赋权的学者们夺取，他们会像游荡在街上的野狗群一样，寻找更高的目的，而抛弃现在的被称为求生和文明市民责任的生命目的。

这就是你的发明将会带来的未来，它将——

我不相信你，我打断她。记住，你是个恐吓我的人，杀了坎透，也可能杀了我大姨子，现在又在编造你杀人犯风格的故事。我再说一遍，如果你现在不杀了我，那就只是因为你杀不了我——

她再次举起手臂。证据？你希望证据，还是希望犯这个你可能想象不到的错误？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种深沉的宁静笼罩着我们周围的空间。你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让我相信你呢？

我可以将你带到上帝那里。这够有效吧？

好...你认识上帝。

是的。

可是我不相信你。

那就是证据。一旦你见到他，你就可以得到你的证据。你可以向他提问任何你想问的问题，他会...如果他认为你相信他。

如果这个上帝可以实现你的愿望，它就不是上帝。不要再试图用你的诱惑骗我了。你说的那个上帝，可能是你的儿子...或一些捏造的存有。如果你刚才答应我去见撒旦，我也许可以相信。

我看错你了。如果你需要撒旦，我也可以安排那个会见。你看，不要在宇宙力量面前，搞那些小把戏。那对状况无益。

我到处寻找武器，只看到一个可能的候补，那是一根大约十英寸直径，三英尺长的松树枝。

不要。

不什么？我问。

不要试图伤害我。我会自卫的，一旦我生气了，我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你们人类太弱小了，有时我会忘记这一点。她微笑。还有，你没有对付我的办法。我的力量不属于你的时空。

娜姆转身背对我，面向山洞墙壁。你看到这些了么？这是拉寇塔的古老图腾。那些土著医生会告诉你，它们在保护着这个地方，只要它们在这里，就没有人可以侵入这里。而古老的图腾被夸大描述了。那些是一个印第安艺术家在1348年画的，他为了赚钱为一个宗教领袖画的。那个宗教领袖给这些艺术品，授予了强力的保护功能。那以前没有人见到过这些图腾。

她以一种恳请的表情看着我。如果这些符号有效，我为什么在这里？

这些人很简单，没有受过教育——可怜，所罗门，他们多数宗教领袖是醉汉，杀人犯，他们因为对自然之灵的信仰而灵通。他们相信瓦勘探卡翱翔在灵性时空里，鼓励那些无法适应这个时空之实相的人们的灵魂。你看，不太好。并不存在牙神，也没有任何带翅膀的力量。人们需要长大。

她停下来，仿佛在评估她的话对我的效果。我已经答应给你证据，但是你拒绝了。我没有恐吓你。我只是在自卫，并且严肃的告诫你，如果你试图用那个木棍算计我，我还是会恐吓你。她对着那木棍点头。我对你很有耐心了，而你却试图杀了我。我解释了我的目的，而你选择了不相信作为你的防护。

娜姆叹口气，看着远处，因为太阳的光线而眯眼。你已经得到我的建议了，远离这一切吧。回到你作为教师的生活里。重新去挣钱。跟你的家人一起，作为父亲和丈夫生活。将稳定性带入你和那些你爱之人的生活。这些就是我的建议，而你却一直想背离。

娜姆走近我，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我用自己衬衣的另一个部分，用另一只手替换着按住鼻孔。

你气味刺鼻。你看着像个苦行僧。你没有觉察你已经变得多么不正常么？你变成一个疯子，被囚禁在一个炫目幻觉的顶灯里——那个幻觉会催眠你，让你认为自己的宇宙。人不是宇宙！人是个局限的机器，有效期限少于一百年。这就是宇宙法则，你无法改变它。你只会在地球上带来混乱，互有百万计的人死于此，而他们的血债——就像你自己现在的一样——会在你的手里。

她给了我最后一个蔑视的目光，就转身走向她来时的方向，那山洞的腹内。我坐下来，然后仰头躺在山洞的地面，我的脑海里重复着她的话，仿佛录音机。我恨她，但是这次跟娜姆的见面跟以往每一次都不一样。她的话居然在旋转着，找到了它们进入我大脑的途径，我的心智在聆听并估量着它们的含义。我完全搞不清楚了。

现在我没有压力了，我的头因疼痛而跳动，但是当我开始凝视山洞的天棚的瞬间，我注意到了那些我以前没有看到的符号。那是个旋转着通向紧锁中心的螺旋，可能因为艺术家的手的失误，一条线，穿越了所有其他线条，从中心发射出来，沿着曲线奔向一个新的时空。可能那个符号是我。

第四十一章第七道门

我在意识朦胧中听到了声音。那是叔叔和考安在交谈。我感觉颈下有只手，在拍我的头。然后清凉的水被浇在我脸上，还有个人在轻轻拍打我脸颊。

我听到一个声音很像考安。熊袭击？

如果是熊，他会死掉，这里也没有痕迹。也没有爪痕。

我恢复意识后，他们正在喂我喝水，我贪婪的喝着。

发生了什么？考安问，协助我坐起来。

我瞥了一眼山洞内部，不知道娜姆是否依然在那里，从阴影里看着我们。考安也回头看着，可能认为我看到了什么。

扶我站起来，可以么？我声音嘶哑，仿佛有一百岁。我身体也感觉同样苍老。我只是想走出山洞，接近外面的火塘。悬崖边反而显得更安全了。

叔叔和考安一起帮助我来到火堆旁，我又坐下了。我的肋骨因为疼痛而跳动着，不过头好些了。

考安检查我的脸。你好像刚参加了棍棒打架...可能鼻子骨折了。叔叔，你看呢？

叔叔忽略他的问题，看着我身体的侧面。鼻子没问题。他指着 my 左侧。欧瓦锡察。帮他把衬衣脱掉。

考安站在我背后，帮我缓慢而小心的脱下衬衣。一条约五英寸长三英寸宽的，紫色斑驳淤青，纵垮过我的左半身。没有流血，但是那整个区域都很酸痛。

这是什么造成的？叔叔问。

娜姆。

噢...他吃惊的回应道，你昨晚问到的那个黑暗实存体。她来这个山洞里了？

我点头，我祈祷自己没有因为我导致了娜姆的临在，而将叔叔最中意渠道给搞的不再神圣。

叔叔检查着我的伤势，他将手指置于挫伤正上方，并仿佛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而开始说起话来。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医疗者。坦率地讲，我甚至不喜欢这个词。它是白人发明的，这就是足以让我永远不使用它的原因，何况还有种观念说，我们所运用的治疗是错误的。我们运用药草和能量一有时2者并用。

他非常轻柔的触摸那青紫处。你肋骨可能断了，但是我感觉没有。我去去就马上回来。

考安让我用手臂作些动作，还让我深呼吸几次，检查我的疼痛反应。你前额上有几个不轻的擦伤，而且我认为你鼻子骨折了，但是这些都很容易治好。你身侧的那块青紫，有些麻烦。我确定，叔叔会找到一些药草帮你缓解疼痛。

叔叔从洞里走了出来，仿佛on cue。有时喝得太多了，有人就会宿醉，而我们放了些拜耳阿斯匹林在这地球的嘴里，这样一来她也能产生疗愈。事实上，这只是柳树皮的混合物，只是更容易分配。来，吃了这些。

叔叔给了我三个白药片和一罐清水。那水味道好极了，我因为不好意思才终于停止了牛饮。

我如果有，下次一定给你真的。他抱歉的说。

叔叔坐下来。现在，揭秘吧...发生什么了？

接下来的三十分钟里，我细细说了这不寻常的夜晚和早晨。他们问了些问题，最让我惊讶的是，几乎都是关于那只熊的梦的。娜姆看上去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尤其是叔叔，每当我讲到故事的这部分，他多半都会皱眉表示不赞同。当我说到关于保护符号那部分，他们都大笑起来，发现那非常有趣。

"那不是用于保护的符号，"叔叔纠正道。"她搞错了。那是力量的符号，但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力量，人压制人或人压制野兽的那种力量。不，这种力量被聚焦在接收创造者的信息。他停顿了一会儿。现在我在想，这些符号可能就是依然活着的原因。"

我以如此的方式凝视他，使他完全明白了我即将冲口而出的问题。

"所有人都会掩饰自己邪恶的部分，叔叔说，一些人比其他人掩饰得好些。但是有一些实存体则毫不掩饰。我们称之为控制者。控制者设计了白人的世界，但这么说时，我不是按肤色在划分。白人世界，只是我们医疗者们用于标记控制者世界的俚语译名。控制者们想要控制—地球、人类、动物、植物、石油、水、健康、黄金、稀有金属、和其他任何稀少进而被需求的东西。"

"因着一些我们不清楚的原因，控制者，或至少他们种族的造物，被允许进入了我们的世界——"

"你是说，他们不是我们世界—地球的？"

"嗯，他们不是源自地球的，但更准确地讲，他们甚至不是源自物质宇宙。他们运作于其他的次元，那不是我们能看到或触到的次元。"

"你说他们中的一些能进入地球，你觉得娜姆就是其中之一吗？"

他点点头。"按你的描述，她确实是其中之一，因为她能移动于你的梦里和醒时世界之间。只有控制者和瓦勘探卡能做到这一点。她必需是个强有力的实存体，才能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

"为什么？"

"因为索玩脱就是化身于地球的瓦勘探卡。没错，他们是人类，但他们携带着接取创造者精微智慧的天生能力。娜姆没有杀你，是因为她知道这么做的惩罚。她只能寄望于说服你，这是好听的说法，这是好听的说法，说白了就是就欺骗你成为她的木偶。"

"我能杀掉她吗？"我问。

"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让我们期待你不需要去知道这个答案吧。"

"你刚才说，索玩脱们具有接取创造者精微智慧的天生能力，是什么意思？"

叔叔移开了目光一会儿，凝望着远方的大草原。"正如我所说的，索玩脱是人类，而所有人都有能力与创造者沟通—我是指他们灵属性的创造者...他们不朽的灵魂。而索玩脱化身进这个世界就只为了这一个原因。他们被安排来传讯那些最简单的真理，这些真理能够随即就被表达为校准于创造者的品行。他们不感兴趣于智力上的复杂性。他们没有兴趣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只是知道，通常是从年幼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进入人类身体的目的，是为了分享一种简单但至关重要的信息。"

"这种信息可以以多样的形式来到，但有个特性是一致的：它不是属于任何人的。没有俱乐部、兄弟会、组织机构，没有等级系统的所惯有的封闭性。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东西，它就不是来自索玩脱，那或许是索玩托的一个误入歧途的跟随者，希望攫取自我满足或权力，但不是索玩托。这就是你能将他们跟控制者区别开来的方式。"

"在我的世界，我们所知道的好医疗者，会住在简单的棚屋里，有个好家庭，对于财物很慷慨，甚至在在进行仪式时也穿得毫不矫作。他从不以治疗或好事来获取声望，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创造者的导管，自己是瓦勘探卡而非别的任何东西。"

"索玩脱们沉思着那伟大的神秘，但不只如此，他们并不简单地读书，而从他人那儿接受知识。他们阅读大自然，阅读能量...他们阅读第七方向。"

"什么是第七方向。"

"你通常有六个方向：东西南北。还有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大地，这就是六个方向。第七个方向是内在。它是最为重要的。控制者聚焦于控制六个方向，而索玩脱则聚焦于将人类开启向第七方向。"

"为什么"

叔叔微笑道。"因为那是一个控制者无法控制的地方。"

"如果他们能控制其他六个，为什么不能控制第七方向？"

"因为这第七方向是神圣的道路，创造者—伟大神秘经由这里移入了物质宇宙。这种移入总是一对一的。创造者对个体。一些人已经允许控制者替代了自己关于上帝的形象，结果，就以微小的信仰取代了伟大的神秘。这与其说说控制不如说是像扑克游戏那样的魔术形式。全关于分散注意力。"

"控制者非常擅长于两件事：一，制造分心物，这样人们就渐渐变得可预测而容易管理了；二，给真实提供替代品，随着时间推移，那就变成了多数人的真实。"

"我不懂，我说。为什么人们不阻止他们，将他们从我们的行星连根拔起；或是封锁掉他们用以进入我们世界的通道？"

考安轻轻地碰了碰我的手臂。"娜姆告诉你的一件事是真的；他们是非常古老的种族。他们运作于不同的时空里，而我们最古老的记录将他们表述为我们的诸神...他们了解我们的一切，因为是他们创造了我们玩着的这个游戏，自从我们踏上这个行星，他们就一直在观察我们。我们无法简单地将妖怪塞回它的瓶子，扔进太空里，擦掉手上的残余。"

"控制者们或许一直创造着人类所玩的游戏，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游戏，在超出一个行星和我们称为人类的一个种族中进行着。在这个更大的游戏里，存在着更大的玩家，赌注也大得多，而这就是我们要聚焦的地方。我们并不试图跟控制者战斗，我们尊重他们和他们的角色，我们避开他们的分心物，我们从他们身上撤回我们的能量。"

"你怎么能够尊重他们？如果他们像娜姆一样，他们就是一群事故狡猾的暴徒。"

叔叔清了清嗓子，仿佛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尊重是我们的用语，意思是承认和接纳。如果跟他们争斗，我们就正在试图控制控制者。我们就变得跟他们一样了。我们不想控制任何事物，甚至第七方向。"

"可如果他们创造了这个游戏，我问道。难道这个游戏包括的战争、地球资源的破坏，种族灭绝...就是不断重复的唯一选项，并让他们继续着他们的邪恶？"

"这不是唯一的选项，"叔叔答道。"一些人会跟控制者那些人类面孔的走卒进行战斗，但这些并非真正的控制者。真正的操纵者，我们根本无法与之作战。他们是不可见的。他们存在于我们的延伸范畴之外，所以，为什么我们何必跟他们的走卒争斗呢？我们只能讲授第七方向。这就是我们来此的目的。"

"听起来如此消极。"我低声道

"只有当你以战斗来思考in term of时，这才是消极的。考安说。语调中带着些许的怒气。我们积极地讲授。我们积极地向人们展示出如何校准于自然而生活。我们积极地演示如何连接上我们的创造者。人们必须拥有渴望觉醒的意愿；我们无法强迫他们醒来。"

"他们从哪儿获得这种渴望？"我问。"你提到的关于控制者的一切都在说，他们已经欺骗了我们，并使我们保持在注意力分散的状态。这样一来，人们从哪儿获得哪怕只是思考第七方向的渴望？"

考安一脸平静挫折感地看着叔叔。

"我们的创造者是智慧的，你同意吧"叔叔问道。

"如果某种智能创造了这宇宙我答道，它必然有着一种完全不同规模的智能。所以说，没错，如果我们宇宙存在着一个创造者，它必然是智慧的。"

"如果我们的创造者是智慧的，叔叔说。那它的智能会创造一些指向第七方向的吸引物，是讲得通的吧？"

"是...我没把握地说。"

"这些吸引物就存在于神话，宗教，哲学，诗歌，艺术，大自然，甚至科学和技术中。这些吸引物在每个地方，就如控制者们的分心物在每个地方一样。它们是竞争性的力量，争夺着一个人心智和心的注意力。。"

"那灵魂呢？"

"灵魂不会被分心。灵魂等待着。"

"等待着什么？"

"等待着看看心智和心会选择什么。"

"要是它们选择了吸引物呢？"我问。

"那灵魂就会啮合于该个体的心智和心，成为该个体的活跃伙伴。"

"要是它们选择了分心物呢？"

"灵魂就等待着显现自己的时机。这就像森林里的一个人和一面镜子。这个人在森林里走过了一百条不同的路，有一天，他从余光里留意到了一些动静，回过头去，看见了一个自己的镜像。如果他往前或其他方向走哪怕一步，镜像都会消失。只有当这个人处于精确的位置时，他才会注意到自己的镜中映像。"

"这就是通往第七道门的道路。"

"你用门替代了方向这个词。"我指出道。

叔叔点点头，却保持着沉默。

"这个精确位置是什么？"

"对每个人而言，它是不同的。创造者吸引每个个体的方式本身就是伟大神秘的一部分。那可能是一个梦，一片夜空，一个人的故事..."我感觉叔叔深深地看了我眼底。"那也可能是一头熊...但其达成的方式，没有公式或具体明确的步骤。那是有机的，一刻又一刻地演化着，被轻柔地引导着，每一步都是一种准备。"

"森林里的这个人，路过了那面镜子一千次，却没有留意到自己的镜像--或许他瞥见过几次，并疑惑着那是什么，接着就走过去了。因为他的信念是如此强大，相信自己孤身独处于这片森林里，以至对于看到的任何动静，他都将其看成是自己

过度想象出来的幻觉。"叔叔停下来，缓缓地摇着头道。"心智如此容易略过第七道门的那些吸引物。"

"索玩脱，他们来这儿就是作为吸引物？"

"我们全都是，"叔叔说。"就如我说过，那对于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伟大神秘的吸引物，会擦亮心智的模糊双眼，开启心之眼。一旦这发生，无论其如何发生，灵魂都会被吸引而啮合进来，就如森林里的那个人终于停下脚步，注意到了自己的镜像。他受到吸引，走近过去，不再无视，直到面对面地看到自己的镜像。他甚至会抬起镜子，随身带着，这样无论去哪儿，他都能看到他自己，甚至让别人看到他们自己的映像。"

"可索玩脱们在这一切中的位置在哪儿？"我问。"我知道森林里的人代表个体，森林代表控制者制造的分心物，镜子则是伟大神秘的吸引物。但索玩脱在哪儿？"

"镜子的尺寸就是索玩脱。如果这个镜子只有邮票这么大，森林里的人就必须到几英寸内才能留意到。如果这镜子有房子那么大，能被注意到的角度就扩大一百万倍还多。森林的规模和复杂性随着每个世代而增长——如果镜子不增大，第七道门对于最认真的寻找者之外的所有人，事实上都缩小和消失了。"

"索玩脱如何去扩大镜子的尺寸呢？"我倾身向前问道。

"他们将创造者的频道带给人们。"

我耸了耸肩，瞥了眼考安，然后看向叔叔。我没理解。

"你会用蜡烛来寻找太阳吗？"叔叔问。

我摇摇头。"不..."

"你会用心智的逻辑来寻找创造者吗？"

我再次摇头，相信这可能是正确的回答。

叔叔因我的不确信而低哼了声。"那些是控制者提供来寻找我们创造者的工具。去运用心智。去运作你存在性的逻辑这一面，因为那才是可靠的，才是真实的，才是...实际的。唯一的问题是，在寻找一个人的创造者这件事上，它却是不起作用的，于是控制者又允许信仰加入搜寻中来。信仰填补了逻辑的真空。"

"信仰和逻辑都不是找到第七道门的工具...它们是忽略掉它的工具。"

叔叔停顿了下，搓着手道。"索玩脱是一长列的灵性建筑师，构建着从个体到创造者的频道、通道。他们是以示范来扩大那镜子的，通过话语，通过图像，通过故事，通过被称为人类心脏的那面鼓的节拍。他们揭露了逻辑和信仰的欺骗性，取而代之，他们鼓励着简单的心之美德，合一性心-心智的想象力。他们将主权积分态的概念带到了表层，在那儿心智能看到它，心能触及到它。"

"主权积分态意识，是我们的天命——当我们没有了稠密性覆盖着我们时，就会回到那里。没有皮肤...没有面具。那不是一种能轻易实现意识状态——控制者防备着see to it。"

"然而，索玩脱们会展示出，它能如何被达成，哪怕是几瞥和几个极短瞬间。"

"如何？他们如何展示？"我问道。

"他们提供了工具，帮助人们活化直觉以及沉思性的想象力。这就是人们探入主权积分态的方法。没有想象力，不存在其他途径来产出必要的力量去移入进这种高层意识状态。那是关键。但想象力就像初生的小鹿，不知道以自己摇晃的腿该奔

向何方。索玩脱提供工具来帮助通向镜子或第七道门，然后跟这个个体一起工作去扩大那镜子，这样它就不会隐没在控制者森林的分心物里。"

"他们提供了什么工具，哪里能找到它们？"

叔叔从衬衫口袋里抽出一张纸。纸是折着的，而且显然因为年代和使用而很旧了。这就是该类工具的一个实例。

他将纸铺在地上，压平边角。纸上是一个图案，一个巨大的单点在正中央，周围是另外六个点，围绕着这六个点的每一个又各有六个点，以此类推地拓展开去，直到点变得如此之多，无法再看清或计数。

"这些点的每一个都是一种品行。我们将这叫做心之六美德，它们由通常是由如此这样一些品质构成的，被称之为赞赏、慈悲、宽恕、谦逊...叔叔看向考安。塔酷得库？"

"...理解..."

"哈，对，还有勇气。"叔叔微笑着看我。"你看到我真是老鹿蚤了？不过谁关心那名称和记号呢？单纯地练习就足够了。"

他指着正中央的点说道。"这就是创造者。你看，创造者是我们称为心之六美德的这些频率的初始来源。它们出自这个最中心的源头，然后连接成为了（创造者的）临在性。"

"临在性？"

叔叔点点头。"这就是创造者延伸于整个宇宙的方式。其临在性显化在物理特性里，如光，引力，空间，振动，等等等等，而后者这些如我们人类临在性一样——它们是物质性的。当然也存在着一种灵性的临在性，无法被看到，但却是物质的致因。而创造者的临在性既有灵性的，也有物质性的特征。"

"一个人要如何感觉这种临在性或运用它呢？"我问。

"跟你感觉任何非物质的事物同样的方式。感觉它。"

"怎么感觉？"

"通过练习并提升你的觉知水平，直到你能感觉到，某个你正练习的心之美德，比如宽恕，被感觉为了一种具有持续性的行为。"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练习着对他人的宽恕，即使它没有被回应，它将会从创造者那里来回应你，而你将以细微的方式感觉到这一点，而为了感觉到这种细微，你必须寻找它。你必须在你的生命里向它的体验敞开你自己。你必须运用你的想象力。"

"所有这些个想象，感觉就像编造make-up的体验...就像是我在创造这体验...那并没有真实地发生——"

"你所经历的就是你的，叔叔坚定的说。如果你选择去通过你的想象力来创造，你的世界就会反映这个选择，你就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创造了你的世界，不同于那些容许控制者去创造他们世界之人的方式。你的想象力，就是你触及那临在性的触须、天线。那临在性就是你与你创造者之间的连接。这种连接使得主权积分态得以实存于在人类状态中。"

叔叔移动着位置，找到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指着面前纸上的一个点说道。"这只是一张铅笔画的图，但当我和你谈论它时，它就跃出了这张纸，开始盘旋在你的想象中。它正在那里被检视着。你的心智和心正在处理这个图像。它们疑惑着，它

怎么可能有用；它有什么实际的价值。这些都是合理的考量，但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以这种方式来看着这张纸吗？”

我摇着头道。“...不。”

“因为容许控制者来掌控，比容许你自己创造要更为容易。”

叔叔任这话语悬浮在洞口的清凉、寂静的空气中。

“索玩脱讲授运用想象力的方式，这跟扩大镜子尺寸是同一回事吗？”我问。

“部分而言，是的，但是那全都关乎于创造，以及创造所立足于的源头。如果源头是那临在性，创造物就会反映这一点，并扩大镜子，或者说扩展第七道门的开启度。如果源头是控制者的世界观，没有连接到那临在性，就会扩大森林，使得第七道门更难以找到。

“那临在性的创造物，不仅仅包含在绘画或语言里，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可以用来表达出来的。他们通过我们的行为——不只是物理行为，还有我们心和心智（译注：心智用的单数）。这个行星上数百万的人知道这一点，并实践着，无论控制者及其下的傀儡们铺陈着怎么的范例。”

“我们心和心智的行为，是什么意思？”我问。

“正如我给你指出的，这个图变成你心智内的一个星图，这样一来，它也就存在你心里了，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感官系统。这就是一个行为，而这个行为通向了宇宙。沉思、想象...这些都是行为...至关重要的行为。你在自己心-心智系统里所能生出的，是没有界限的。它向外移动，连接上其他人，形成新的回路，并开启第七道门，在此，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他们灵性自己的解放，以及他们存在为一个人类能如此完全地获至到的跟那临在性的连接。”

叔叔的双眼缀满了晶莹的泪滴，可他并未转过头去，即使一颗泪滑落下他的脸庞，那是一颗天空之重的心甘情愿的献身者。这个男人看起来对整个人类如此地充满了爱，我只能疑惑他如何变得感觉到这种感情的。我爱人类，但却是以一种抽象的方式。确切地说，我是在忍受人类，或者更糟，不时想否定和逃离。

“你是怎样如此深地产生出这些心之美德的？”我问。

考安假笑着引起我的注意。他不会告诉你的。美德之一会让他无法告诉你hold back，但是我并不这么容易安静。考安咧嘴笑道。“我给你讲个故事，如果叔叔允许的话。”他停下来看着叔叔，他随意地抬起右手，微微点了点头。

“大约十年前，一个人类学家来到了我们的居留地。她感兴趣于我们的神圣遗址及仪式。想要写一本关于我们灵性信仰的书。她首先接近我，因为我生活于白人世界，我同意带她到居留地，并将她介绍正确的人——叔叔就是其一。

“一个寒冷的夜里她和我来到了这里，而叔叔那晚正好感觉不舒服，可我不知道。跟一个高大的印第安人驾车到荒无人烟的野外，而且她知道我正带她去见一位真正权威的医疗者，我能察觉到这个人类学家有某种害怕。这可不是多数白人会舒舒服服去做的事，因为他们预计会见到的是个蛮荒不羁、喋喋不休、口吐旱烟，身裹鹿皮的疯子。”他瞥了眼叔叔。“没有冒犯的意思。”

“有那么一阵，这样的描述也差不离。”叔叔说。

考安卷起了衬衣袖子。“到了叔叔的驻地，我能察觉到叔叔不是往常的他，可他从未细说，只是拿出温暖的坐垫，让我们坐在他的火炉旁。这个人类学家开始问

她的问题，问题遍布了整张地图，我得说，叔叔导航她的问题时有些吃力，一或者是他的物质身体不支持的缘故。

"any rate, 回答她某个问题的过程中，他举起一只手at one point, 一种沉默笼罩了房间几秒钟，甚至炉火都安静了。然后，我们听到了远方的一声狼叫。这如此美丽而哀伤的叫声，就这么倾泻而出，进入了我们耳朵。我们全都入了迷。整个过程，叔叔都举着他的手，仿佛一个保持安静的提醒物。

"当他放下手来，这个人类学家滔滔不绝地问起叔叔，他是怎么提前知道狼会嚎叫的，而叔叔再次举起手来，于是，人类学家停止了讲话，我们全都聆听着，可没有任何声音出现。整整一分钟就这彻底的有几分太舒服的静默过去了。当叔叔放下手臂后，他开始说话。他告诉人类学家，他听到了她的灵。它告诉了他跟那匹狼同样的故事。

"她很孤独。她活在恐惧中。她疲倦于被压抑。她的灵在等待被看到。被再次发现。被容许有机会去再一次地爱，但存在着一个阻塞。那位人类学家不能释放某些东西。那是关于一个伤害过她的男人...一段关系开始于如此完美的希望，却慢慢落进了怀疑和恐惧。

"叔叔站起身，握住这个女人的双手，将她拉起来。这个时候，人类学家还惊愕于叔叔所说的话，她的表情说明，叔叔说对了。他拉着她的手，将它们抚在她的心上，告诉她闭上眼，想象一件事，一件女孩提时简单的事：母亲因为她是孩子而原谅她时，母亲的那种触摸。这位人类学家按指示照做了，不久我看到她身体颤抖起来。叔叔告诉她，握住这种感觉，送给那个伤害她的男人，然后去感受，就仿佛那错误，无论当时曾感觉多么残酷，都已经被解决了。

"约莫三分钟后，她睁开了眼睛，给了叔叔一个大大的拥抱。那之后的整个晚上，我们都在脱稿闲聊，她则不停地大笑。她写出了自己的书，但不是关于拉寇塔灵性的。它全是关于人际关系中宽恕的重要性的。她曾征求叔叔的容许，想写下他及那晚他所做的事，但叔叔委婉地谢绝了。

"在我最后一次核数时，这本书已经售出了十万册，被翻译成了约十二种语言，而我们这位人类学家正在写下更多的关于心之美德的书。

"三年后，她给我电话，询问是否能再拜访叔叔...以朋友的身份。我告诉她几个月后我会去，如果她愿意可以一道。在那次拜访时，她跟叔叔细细地说起了那次经历后所发生时，并询问叔叔是否都知道。叔叔点点头。她问他是否知道，她的书触及了多少人。他再次点点头。她一直试图表明，那次简单会见所引起了涟漪效应是多么得巨大，而叔叔则一直轻描淡写，仿佛那不是什么大事，我觉得着这样的反应令人类学家有些困惑不安。我能察觉到到，而我知道，叔叔也能。

"会见结束时，我正准备离开，叔叔将她带到了户外，去散了会儿步。他们只走了三十分钟，当她回来时，整个人完全不一样了。到了车上，开始驶离时，我问她，叔叔带她去哪儿，她告诉我，他们到了个神圣的地方去向感激创造者的分享。

"她解释道，拜访叔叔的整个旅行就是被安排来表达她对叔叔的感激之情的。感激他并显示出他的行为对她有着怎样的意义。他托起她的生命，将她引入了一条全新的轨迹，可当她来到这里传递出这些信息时，却感觉到了叔叔的冷落——不是他粗鲁；他只是没把这当什么大事。

"她告诉我，他带她去了夜里狼聚集嚎叫的地方。他告诉她，狼才应该得到的感激，因为是它们带来了最初的信息，他只是简单地阐述了下而已，就如她写下书来所做的一样。是这些狼将她的故事带给了他。

"她说，叔叔向她演示了如何联系它们并送去感激的祈祷。而它们，那些狼，也连接上了她，而她would understand in time。

"大约一年后，我接到一个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用了卖书收入的一部分，在所在的城市帮助建立了两个动物保护中心—她当时住在费城，这些保护中心就是她感觉那些狼希望她用以表达感激之情的方式。

"第一所保护中心启动后仅仅几周，有人送了条患有疥癣的流浪狼狗，她一听说，立刻去保护中心收养了它。

"她比任何人所能做到的更爱这只狼狗，它也成了她的忠诚伙伴。她发了些照片给我—它是只美丽的动物，但是，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个故事，是因为这样一来，你就能理解，叔叔的关爱为什么如此深切...那是因为宇宙在关爱，因为创造者在关爱。当宇宙和创造者如此深切地关爱着，而你又看到了这种关爱，这种创造者之心的表达，你就会很乐意成为这种表达的一部分，因为你知道，你只是一—这种表达的一个部分。

"人们只是太忙碌，太分心于控制者的世界而没有注意到创造者在透过所有通道，将心之美德带给所有人，不过，人们需要聚焦在第七道门上去看到这一点。这就是叔叔在说的全部。当你看到了创造者在透过一切事物深深地关爱着，你就很容易去关爱了。你必须具备通过理解和慈悲来诠释人们行为的能力，以便看到创造者的这种关爱，然后扩展它，这会增长你的人类触及touch。"

我被吸引在这个故事里。甚至忘记了饥渴和疼痛。

叔叔轻柔地触碰我的膝盖道："你看，索玩脱必须不将这个世界视为控制者拥有和操纵的混乱森林，而是视为唤醒路人的镜子之地。将人们带入你世界的境遇，或许看起来是一种情况，其实却是另一回事。"

"这是什么意思？"

"那位人类学家是来写一本关于拉科塔灵性的书，但她前来的真正目的，是帮助人们学习宽恕，以及构建出更好人际关系的结果。我理解这一点，因为她的灵告诉了我。这就像两个不同的人在与我见面，一个人，是学者，渴望着自己的成名，另一个，是深层的灵性个体，希望与人类分享她的心，增进我们这个世界对宽恕的理解。这就是你将遇到的几乎每个人的情况。他们都是2个不同的人。一个是次元性的，受制于控制者的世界，寻求着达成什么。另一个，本质上是灵性的，一直寻求着将生命过成一种创造者世界的扩展外设，而创造者的世界充满了爱、谅解、慈悲、宽恕、以及一切存在于心—心智系统里的丰盛。"

"这需要你透过表面次元去看—"

"对不起..."我插话道，"什么是表面次元？"

"我将专注于森林的人类，称作次元者。表面次元处于第一层—就是人们所戴的面具。正是这种面具阻止了他们看到镜子。表面次元相信他们拥有着自由、知识和成功，相信这些会支撑他们。这些东西就足够了，他们需要做的全部就是得到更多的这些，过上好生活。对一些人而言，这就足够了，但大部分人，当他们来到我跟前，他们的灵希望获得更多。"

"更多什么?"我问。

"更多意义。更多深刻的情感。一种更强的连接感。更多的爱。更多的亲密。对于自己生命中发生之事的更深洞见——在那些最深的层面的。他们想要臣服于存在于自身内里的灵魂，以它的方式走进生活。让灵魂在他们的生命中宣示它自己。"

"那他们怎么做到这一点?"

叔叔抓起一根小树枝，在泥地上画了个方形。这就是表面次元——考安称它为自我人格，我明白，它有上千个名字，但它的存在是控制者世界设计的结果。它就是这个的反映。叔叔在第一个方形外围画了个更大的方形。

"这些是次元的分心物。这些是遮盖物。它们遮蔽了光。他用树枝指着两个方形说道。然后他在小方形内画了个小圆。这就是心。接着他在两个方形外围画了另一个圆。这就是灵魂。叔叔又在两个圆之间划了一条线。这就是想象力。心必须想象灵魂。"

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当叔叔在说这些话时，我突然变得头晕，感觉仿佛正飘出自己的身体。我有种本能的感觉，我在自己身体的头顶。我是那个，那个使得身体移动，呼吸，有活力，活着，惊讶，观看，听取，感觉，触摸，希望，爱的存在。身体之墙不再是尽头，而我，我能感觉到自己正在转离向一个更广大的范畴。我看向下方，可以看到叔叔和考安围在我的身体旁。甚至很可能我已经晕过去了，可是我毫不关心，因为无论怎样的，以娜姆的形态围捕我的食肉者阴影，在这个新地方都已经被释放了。我去到了更高、更广、更深、更远的内在。我感觉自己就跟宇宙一样大小。不再有稠密的限制性包裹着我，我被解放出了一切事物之外，包括自由，因为我能够感知到某种意志，有着如此强烈敏锐的智能，以至于它就鲜活地存在于一切事物里。

没有办法保持这种状态，但它却是我唯一渴望保持的东西。

第四十二章 镜子

我完全意识到了心脏移植后所发生一切的确切解释，这一切就好像我一直昏迷不醒，失去了意识。我意识到，这看上去必定像是弱点，而我也以为那就是，但我真正发现了自己处于这种状况的原因，因为就算不是随时随地，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需要利用到自己的这种遗忘的——这是某种知觉和信息的超载的结果。举个粗糙的例子，我就像台计算机，三星期都没有启动的，这时却突然被要求处理一高分辨率的长时电影。这台计算机，一般情况下，就会掉入黑暗的深渊，就像如我那样。

在这深渊里度过一段时光是非常奇异的。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曾经昏迷和失去了意识，就会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如果你掉入这深渊是因为极度喜悦，而非身体虚弱，氧气缺失或持续发烧，就是另一回事了。首先，你醒来后会注意到这个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感觉不寻常了。它更加远隔，仿佛你进入了一个电影布景，而某人刚喊了句开始。其次，也是个更为决定性的区别就是，那个导致你掉进入深渊的东西，那个导致了信息与知觉超载的东西，成为了你能虑及的唯一东西。

因而，当在叔叔的帮助下以及考安洒在脸上的水的刺激下恢复了五感时，我立刻感觉到一种失落感，接着是一种渺小感。我有种不合适的感觉，感觉被装在一个远远比小于自己的东西里。我立刻开始担忧，自己要如何幸存于人类身体这微小的、

被压缩的住所里。当我看向叔叔，我觉得他理解，他只是带着移情的眼神点了点头，协助我站了起来，仿佛走路会以某种方式将我重新连接上身体和地球。

"站起来，我们会帮你的。"考安说。

起初我有所抵抗。我正在返回自己的身体，我认识这些人，但较之于刚刚体验的，他们毫无吸引力，至少我能感知的非常少。我环顾四下，看到焦白的岩石，混杂着干燥的黄土，感觉就像沙漠，毫无生机，只有三个人类存在，如同宇航员，沉重地走过这荒凉的环境。

"我们这是去哪儿？"我茫然地问道。

"回我的木屋，"叔叔回答。保持聚焦于脚步上。他指着前方道。"狭窄的突岩，你需要聚焦。"

我听着他的话，但聚焦这个词仿佛无法与我相容。为什么一个人要聚焦在这个世界？我开始纳闷，感觉到那浩瀚在自己内里再次醒来，结果绊到了些松动的石头。一双手有力地抓住我，而我感觉到自己在摇晃。我的一部分知道，自己正晃悠悠地悬在危险的绝壁边，另一个部分却依然想象着我其他自己那难以置信的浩瀚。

有人，我猜是考安，将我推到了那条窄路的安全一侧，将我靠在悬崖壁上。于是我感觉到脸颊被有力的打了一巴掌，我出于本能，因为疼痛而蜷缩。

"聚焦！"考安喊道。"你差一点杀了自己！聚焦！你懂了么？"

他的脸距离我只有几英寸。我感觉他的呼吸触及脸颊，还有微弱的烟草气味。我脸颊火辣辣的。在给我一些疼痛吧，我想，太好了，因为痛可以将我带回自己的身体和我周围的时空里。

"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吧，"叔叔放松的叹了口气提议。"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没事了，"我说。"现在我可以走了。我感觉好多了。"

你确定？考安问。

我点头，感觉重新与自己的身体混熟了。一个原来的觉知回来了，那觉知让我重新恢复了对于当前任务的值得感激的谨慎性。我低头看脚下越来越窄的悬崖夹道。叔叔在我前面，考安在我后面。我很难相信自己在夜里走过了这条路。可能当时我看不见这危险的高度，更有益处。现在我看到这危险，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仿佛另一巴掌打在了我脸上。

我感觉考安的手放在我肩膀上。抱歉我打了你，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回到你的身体，有时这种刺激是最好的办法。

我勉强微笑。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应该向你道歉。感激你在那里救了我。

这就是心理医生的职责...至少像我这样高大的医生。他真诚的笑着说。

叔叔已经开始前行，小心的选择方向。跟我来，他命令道。

我们缓慢但是安全的前行，朝向那个我们需要去的地方，爬上崖壁，登上那个在我们头上十英尺高处的更高的屋顶。这攀登很短暂，但是如果失足就会导致灾难，因为这里的下层夹道只有一英尺宽。光明面是，那些可以让支撑手脚的凸起，在光下看的清清楚楚。

看着我的动作，模仿我，叔叔说。我会慢慢爬。

几分钟后我们三个已经在崖顶坐下来，欣赏风景了。

"你们所有神圣的地方，要去的话都是如此危险么？"我问，先看看叔叔，再看看考安。

"形式不同而以...是的。"叔叔明确的点头，仿佛在强调自己的确认。"我们去搞些吃的喝的，然后好好的包扎伤口。那些阿司匹林会在大约半小时后失效。"

我们齐齐站起身来，按着同样的顺序，排成一列，走上了狭窄的小路，巨大的岩石、苍虬的古松、飘撒着白色粉末的山艾丛不时地探进路中。

当时，我感觉重新恢复正常了，只是肋骨还有些疼痛。存在为宇宙的体验也开始消退去了，就像在一层皮肤在地球的嘴巴里——叔叔对那山洞的称呼——被褪去了。我感知到这种体验正在一点点地随着我的每一步而失去。在最深的内里，我听到一个记忆或声音浮现出来对我说道。"没有谁是宇宙，宇宙是我们全体。"

这声音吓了我一跳。我停下脚步，回头看考安，他也停了下来，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

"你刚才说什么了么？"我问。

"没有，"考安道。"你听到什么了？"

"噢...没什么...没什么，"我摇着头敷衍道。我又开始行走，试图跟上叔叔，他以一种狼的活力走在远处的前方。

走回叔叔木屋的剩下的那段旅程很安静。我感觉仿佛最后一次看到了镜子里自己的镜像，我已经不再是一小时前的自己了。我此刻虽然走在没有地标的荒原里，带着伤并且很饥饿，我的家人在地球上世界的另一边，可我却正在试着回忆一个探伸出来触及了我的神秘源头。我没有语言来描述汹涌于皮肤下的这源头力量，但我知道，改变正在我的内在发生着。我能感觉到它。它一闪而过脸已经看到了我那比时间更经久的部分。它就是我等待着去发现的那面镜子。

第四十三章诱惑

当时，浮现出来每一个词，都多少失去了含义。我无法说，含义都跑哪儿去了，只知道语言的含义改变了一也许一切的意义都改变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大部分时间，这感觉很好，但有些时候，也会感觉到自己就像正移入了一个孤独的所在，一个禁止他人进入的地方，我被允许进入，不是因为我是更好的，而是因为存在着某种我需要这种经历的原因。

有时候，我们会被一个不认识的声音呼唤进一个地方，我们来到这声音处，相信或者希望，它会向我们展示一些别人无法揭示的东西。我们想要看到一道光在闪现于眼前的晴朗天空中，或是听到将我们感动流泪的音乐鸣奏于我们的内里。无论那是什么，无论是谁在召唤，我们都会跟随。我这么做了。我不断地跟随着召唤者我将我拉向前方的东西而走向我的未来。某种透过考安和叔叔——甚至娜姆——而运作的力量正在将我锻造回火，正在将我塑造成对它有用的东西。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古老智能手中的箭，贯穿过光明与黑暗的广阔光谱，我被削成了某种东西，径直地飞行，准确地命中了唯有那些手才知晓的标靶。

我怀疑起了自由意志。我怀疑自己来到这个地方时心智里是否真地带着那目的——扩大镜子的索玩脱。是我创造了这样的蓝图，还是别的什么人？如果是别人，那又是谁？更关键的是，它们为什么从这行星上的几十亿人里选择了我？为什么是我？

大约一周前，听到我女儿在浴室唱起的一首歌。我会记住去回忆你，我记得你写下的文字，我记得你做过的一切，因为我握着遥控器。如果你以为远离开我了，如果你敢转身不理，我就准确按下一个按钮，你会返回待在原地。

我惊讶于自己还能记得这些歌词，但感觉它们以某种方式恰合我的处境。我就感觉某个人拿着遥控器，正按着按钮，每按一次，一个闪现到眼前的新频道就将我唤回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并不是称为松峰的印第安居留地。它不属于这个地球。它甚至不属于这个时间。我甚至不确定，它是否是一个空间意义的地点。或许它不符合人类所知的次元的定义——一线的交叉处我们就称之为一个地点——因为它是独立于其他地方之外的。或许它是如此的古老，以至于对我的身体和心智而言，它属于未来。

我坐在一个带有异域特点的地方。松树，仿佛因为地球的重力，分布在这个区域里，像因战争而扭曲的士兵。我在一个离叔叔木屋五英尺的木桌前。叔叔已经包扎好我的伤口，还给我上了些草药，考安叫它鸡尾草药。叔叔刚才试图教我说那些草药的名称，考安礼貌的打断他说：简洁的说就是鸡尾草药。叔叔哼了一声，假装失望，但是我知道他被考安的评语逗乐了。

叔叔放好他的药袋子，回来时带了一些干果和咖啡，还有我取名叫砖头面包的主食。我太饿了，那些都感觉不是一般的好吃，并且确实比它们的外观印象好吃多了。考安拿出一些他自备的能量饼干，分享给我们作甜点。

吃完饭后，叔叔看着天空。快中午了。"你感觉可以在走路了么？"

我瞥了一眼考安，不知道这次他是否一起来。"还攀崖么？"

叔叔摇头，考安笑了。"没有悬崖，但是要走很长距离。"

走吧，我说。我们都去么？

叔叔点点头。他穿着一件新的红色T恤，前面有白羽毛构成的和平图案，挎在肩头的挎包带有珠子串成的长长流苏，脚下是一双老旧的碾鹿皮软靴，我不禁担心，那踩在坚硬的岩石上是否会舒服。

考安抓了个双肩挎，我走在被他们夹在中间的通常位置，叔叔在头前带路。我们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穿过一片松林，而这整个里程里，我只听到极少的几声鸟鸣。

"动物们都哪里去了？"我问。"这样的野外...我以为应该有些鹿，或者至少有野兔或狐狸在附近奔跑。"

"这个区域就像个圆形剧场，"考安说。"声音很容易传达。动物们会在十五分钟前就听到我们，于是他们就都逃开了。看那里。他指着一棵松树，树皮被剥落了，露出黄白色的依然湿润的树干。那时鹿角搞的，你还可以看到这些痕迹。这里有很多动物，只是它们害怕人类。"

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一片拔地而起的巨大石山，由一块块灰色的岩石砌成，其间零星的灌木，绘制出了一条幸存于坚硬岩石间的道路。

"我们将往那儿走，"叔叔回身指着背后那一座座巨大的岩石道。"这里很容易迷路，所以跟紧些。如果你被分心了get distracted，确保让我们知道。"

"我点点头。好，我明白了。"

我们进入了这堆巨石，七绕八弯地艰难跋涉，因为这些岩石都以不同的角度堆砌于地面，仿佛倒成一团的巨大多米诺骨牌。

"我们这是去哪儿？"我问。

"去我们最神圣的地方，"考安说。"只有索玩脱能拜访去这个地方。"

"为什么只有索玩脱？"

"你会看到的，"考安回答。"你非常幸运，能够拜访那里，你将是第一个白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喜欢你这种表述方式。"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它，所以我故意用了它。"考安声音里满含笑意的说。

我们停下来喝水。天气正在变热，我们都口渴了。这是个奇特的地方，巨大的岩石四下环侍，蜿蜒其间的狭长小道则如同一条白线。

我看着叔叔，他坐在一块石头阴影处的地面上。"是什么使那个地方如此特别？"

"昂克特吉拉，"叔叔安静的说。"你在视象中见到的生物。"

"你称它们叫昆腾萨穆（量子之和），"考安插话道。"名字不同，但我们相信是同一种。"

"你们有他们的骨头？"

叔叔点点头。

"那这整片区域曾经是海洋？"

叔叔又点点头。

"多久以前？"

叔叔耸肩道。"没人真正知道。"

"什么人见过那些骨骼？"

考安坐到叔叔身旁，仿佛他断定了这次补水小憩还会持续一会儿，因为我正在问问题。"水下生物的骨头和外壳曾经被发现过，但并非那些骨头。那些是特别的。如果我们展示给考古学家看，他们也不会相信我们。"

"为什么？"

"你很快就会看到。"考安回答。

我依然站着，但靠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昂克特吉拉这么让你感兴趣？"

"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连接。我们医疗者的世袭，即索玩脱，拥有跟有瓦勘探卡沟通的能力，这容许我们看到昂克特吉拉的灵，并理解它们的目的。"

"但是它们已经死亡很久了...高原上的骨头...你们跟这会有什么连接呢？"

"我们有，"叔叔纠正着慢慢站起身来。"走吧，我们前面的旅程还很长。"

接下来的四十分钟，我们埋头赶路，偶尔地谈谈炎热的天气、天空翱翔的老鹰，或是叔叔给我指认某种药草。我们在一个阴凉处再次停下来喝水、歇脚，分享了些叔叔小垮包里掏出来的鹿肉。空气里是鼠尾草（译注：sage有圣贤的意思）和松树的芳香，地面累积了数世纪的松针甸，被岩石围住，风无法吹散它们。我看着叔叔将松针聚拢成堆，像坐垫子般地坐在上面。于是也我这么干。

叔叔从我们共享水壶里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你曾交谈过的这种生物，你称之为昆腾萨穆（量子之和），它告诉你了什么？"

我想了几秒。当试图回忆谈话的线索时，心智一片空白——线索如此之多，还全都交织在一起，我无法找到一个词。

"你拜访了最初诞生者，"叔叔静静地说。"他告诉了你什么？"

"你...你怎么知道的？"我不敢相信地问道。

" 一头熊告诉我的， " 叔叔说。

我凝视了他一秒，然后望向考安，他只耸了耸宽阔的肩膀。我不确定该做什么。我开始感觉到轻盈和光明又回到了我的意识，但这次我对抗着它。我不想去任何地方。我只希望坐在我的松针垫子上喝水。或许可以谈论关于棒球或政治，天气等话题。我不想再谈论那些关于熊，蓝色人种和其他有关的一切。那感觉很愚蠢。那不真实。

我不知为什么决定站起来，但是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会在五十步内迷路。我甚至没有辨认方向的能力。一种很怪异的情绪在穿越我，我无法用词语定位那些情绪，它们都太瞬息万变了。

叔叔和考安也站了起来，又开始在沉默中走路。我像个小狗一样跟随着。我们又在完全的沉默中走了二十分钟。我失去了说话的欲望。我感觉自己脑海里有一种怪异的空虚感，仿佛有人来清空了那里面所有的愿望，甚至不想说一个字。

叔叔是个怪人；那毫无疑问。他知道一些我自己不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我可以感觉到。我认为他在故意让我处于轻微的不安里。让我感觉他在我脑子里，读着我脑海里的一闪而过的新闻字条。一头熊告诉我的！说谎。那句话已经越过我很久以前在沙子里画的界限。我的理智美誉完全消失。我依然相信无力法则——相信对于表面层级看起来超自然的事物，如果放在科学下面检验，也都会有个合理的解释，有个理性的基础，那一般基于大脑。

可能这些索玩脱太蔑视脑的功能了。他们被局限在旧的世界观里，认为超自然的事物组成了这个世界，他们编造出那些超人经历，而将他们作为神圣的权威一索玩脱，而区别于一般人。

可能我不希望失去自己的理智。我有个博士学位！是的，虽然那是关于电影和媒体学科的，但是我依然是个学者。我的书柜里的上千书籍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学习过自由主义艺术，记者学，科学，认识论，人类学...我旅行了全球，跟所有那些边缘人类生活在一起，记录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住在他们的住处，我知道他们的故事埋藏在我DNA内某处，虽然我现在回忆不起来。

我越想这些越感觉一种对于叔叔和考安的怒火。关于我，他们在错误的假设一件事：认为我希望成为一个索玩脱。认为我希望了解所有这些超自然的东西。也许我内部的一个部分希望那样，但是我的另一个部分怎么办呢？那个部分就可以被忽略么？我需要全面的聆听自己全部的念头和选择，然乎自己得出结论。如果我允许那些美国土著影响了我，我可能就需要离开自己的家人，住在这个只有白色石头和野草的荒凉地方。不，谢谢。

超自然的世界感觉就像一些空房子，在它们继续深层的进入我的生命之前，我希望它远离我。我开始越走越慢，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感觉这那些奇怪的恼怒和气氛情绪。我几乎叫停了考安和叔叔，让他们将我送回西欧克斯机场，但是当我抬头看着前方想呼唤他们时，他们已尽消失了。他们走在我前面，没有等我。我更加生气了。

" 祝贺， " 一个声音说道。 " 你终于恢复理智了。 "

娜姆从一块岩石后显身，操弄地拍着手。她穿着件银金色收腰外衣，脸上蒙着一层薄纱。看起来美丽而诱人。每根手指都带着枚镶有不同色彩宝石的戒指，甚至

脚趾闪耀带着耀眼的宝石光芒。她来到我面前，拉下面纱，亲吻我的脸颊，并且停留了比通常的问候之吻长些的时间，让我开始感觉不舒服。

就在她拉开面纱的瞬间，我竟然感觉到了明确的被她诱惑了。按理说从我的跟她的关系经历而言，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竟然被她吸引，特别是上一次我见到她时，我希望杀了她。现在，不知为什么，我居然从她那里感觉纯粹的男女之间的吸引力。我给自己找借口，因为她是个无论身材还是面孔都完美的女人。从一切物理角度而言——她是完美的。

当她触摸我的手臂，欢愉开始流淌在我内部。这种感觉无法描述。我希望更多。我希望探索她。她将手放在我的上臂处，看着我。"你应该被嘉奖，因为你抵制他们的诱惑而恢复了理智。"她抽回左手，解开了她右肩上的一个衣带结，于是她的坎肩脱落了，露出了她那丰满的乳沟。她抽回右手，又解开了左肩的坎肩带子，坎肩再次脱落到全部敞开了。她轻盈的后退几步，开始妩媚的摇动身躯，然后靠近我，温柔的触摸我身体的左侧。"我来为伤害了你的肋骨道歉..."

接着她我温柔的抚摸我的鼻子。"还有鼻子..."

然后她在我前额上挥舞手指。"还有你那英俊的脸。"

她异常温存而同时又充满诱惑。我为了提醒自己还活着而深呼吸。"你在干什么？"我吃力的问道。

"你不知道？也许这能够帮助你判断，"她调侃的说。她将坎肩脱落到臀部上方，然后再次靠近我，将自己贴紧我。

我不想走的更远，就推开了她。罪恶感开始充满我的脑海，而我需要用脑行事。"我不能...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娜姆向上拉起坎肩，用手拉住遮挡在胸前。"男人，但是我给你太多嘉奖了。"

她开始系衣带，而我的一个部分希望她停止系带子（我需要诚实描述）。

她的目光触到我的。"你被那些野蛮人搞昏了头，因为你允许他们用索玩脱和更高目的和救助人类的话题控制你。这些话题总司能够让弱者兴奋起来。"

"我是弱者？有多少人曾经跟你抗争过？"

她停顿，用怀疑的目光掂量着我的问题。"你并不弱，我同意。宽恕我。"

她留下一个带子没有系上，又触摸我的手臂。"那些草药治好你了么？你是否需要我现在给你治好？"

"那些草药很好，"我说。"你想要什么？你为什么跟踪我？我走到哪里，你就在。我的余生都会是这样了么？"

"我的临在让你不高兴了，我的主人？"她调侃的说。

"你的临在...让我混乱，"我凝视着她说。

她回过身让我看到她的后背。Luo露着直至腰部，而她后背和肩膀的美丽，吸引了我。"你妻子是个好女人，对吧？"

"干嘛问这个？"我问。"不要在我们的对话里，提到我的家人，否则我就离开。"

她旋转身躯。"你能够你哪里呢，所罗门？"

我去找叔叔和考安。

"你看看四周，"她说。

当我跟随她的指令，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聚焦在她身上，竟然没注意到我们已在一个不同的地方了。那些岩石和树木依然在，但是光线不同了，天空变成布满了灰色阴云。"我们在哪里？发生什么了？"

她拉起我的手，让我跟着她来到大石群背后的低洼处。我毫无感觉的跟随她。我知道她需要什么，并且我知道那不对，特别是跟她。她是最高级别的敌人。她是恶的定义，然而我还是跟着她，因为我——正如她指出的——是弱者。当她脱掉我的衣服放在一旁，我感觉自己是弱者。当她脱去自己的坎肩，用我从未想象过的激情亲吻我，我感觉到自己是弱者。当我们纠缠在一起，而我却没有气力说出停这个最简单的字，我感觉到了自己是弱者。

做 ai 的整个过程，她一直深深地凝视着我的双眼。如同热恋情人般所有方面都极度绝妙，我并不是个做 ai 专家，但是我毫无疑问的知道，她技艺精湛，是顶级的做 ai 专家，那无可抗拒的动作，叫声和那一直等待姿态的唇，犹如贪婪等待的温柔乡，直至我倾尽一切的喷薄自己。快感绝对是强烈的，可同时又存在着一种空洞感。她隐藏的动机总是笼罩着我，如同房间里的大象，单单一个简单的失足就会将我压碎。

第四十四章 灭绝

当我醒来时，惊呆了。叔叔正在咏唱，我的头疼得就像剧烈的宿醉。天色已是黄昏。"发生什么？"我问叔叔。

他没有停止咏唱，完全忽略了我的问题。我环顾四下寻找着考安，可他不在。我站起身来，依旧赤裸着身体，四周探望寻找我的衣服，但就跟考安一样，它们也消失了。

突然，我感觉身体升上了天空，仿佛我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鹰。我向下望去，看到叔叔似乎聚集于自己的咏唱。我大声喊着，"叔叔！叔叔！发生了什么事？"他依旧忽略我，仿佛我是不存在的。当我升上天空时，能看到一道银色的光如同脐带般地跟随着我，我的身体飘浮过空中时，身后留下了这道银色的轨迹。我看向前进的方向，看到一道摇曳的黄色光柱在下方跳跃。那是某个拿着手电的人正在奔走。我甚至觉得我能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呼叫着，然后突然间明白了是考安在寻找我。

接着我听到了一声尖叫，然后就立刻存在于自己身体里了，但不是跟叔叔在一起。我进入了身体，长长地喘出一口气。当我睁开双眼，娜姆正在喊叫，我则眨着眼睛，试着理解我所看到的。娜姆赤裸着，站在我面前，被什么巨大的东西抓着...那不是人类；那是别的什么我没有语言描述的生物。在黄昏的光线里，我无法看到太多细节，但对我而言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人都会称其为怪物，所以我就以这种方式指代它。

怪物抱着娜姆，满目愤怒，低头盯着我，就像人踏下暴烈一脚前的检视小蚂蚁那样。

"接下来呢？"我条件反射地问。

"接下来就是你的死期，"怪物以居高临下的语调答道。这是彻底令人信服的恐吓，因为我能看到他如此力量之大，一只手就抱起了娜姆。

"放过他吧，"娜姆说。"这是我的错。如果你想要惩罚谁的话，只应该是我。"

"你是谁？"我问。

怪物将娜姆推到地上，大笑起来。" 惩罚他？我不会惩罚他；我会让他死bring about。我将取走他的衰微的灵魂，将它碾碎到彻底淹没在尘埃中，甚至不会人记得他的名字。他的血统将终结在我的双手上。"

怪物走近来。我能看到他手上又尖又长的黄色指甲，皮革般的一不，是带有鳞甲——皮肤就像某种蜥蜴，但却有着人类智能。他突然停下来，低头俯视着我。" 你认为我具有人类的智能？" 他爆发出低沉厚重的狂笑。" 之前我已经杀了很多你这样的，不过你，我想我会特别享受杀死你的过程。"

" 等等！" 我说。" 为什么？为什么你想要杀我？至少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他已经离我如此之近，我能感觉他的临在。这是个古老的魔鬼，扩散过来的力量千真万确地让我的胃犯呕，这时，一种奇怪的反应突然从我的内在深处一冲而出，我感觉到愤怒，一个他这样令人恶心的东西，就不该有任何力量，甚至不该存在。我想要毁灭他。

他笼罩着我，如同一条十英尺高的巨型爬行动物。我知道这描述听起来难以置信，但这是对他超现实的外貌做能做出的最贴切描绘了。

" 我将同意你的请求，因为it will do well这样会让你的同谋也听到我的解释。"

" 没有什么阴谋，阿努，" 娜姆说。

" 住口！你应该以我的话塞满你的心智并且听从。如果你胆敢在说话，你的命运只会更糟，我向你保证。" 接着他开始说一种我无法理解语言，但我知道这不是人类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振动在我的肠子内脏里轰鸣，每个字都让我越来越犯呕。

他转回身来，而且令我悲叹的是，他靠得更近了。" 你确定自己想要知道？那将会是你灭绝前听到的最后的话语。"

" 我需要知道，" 我声音因恐惧而断断续续。

他转身捡起了什么，扔在我身上。" 在我反胃呕吐之前，穿上衣服。"

我快速地穿上裤子和衬衣，过程中还发觉侧肋不痛了。我摸了摸鼻子，感觉这儿也好了。我是在同一条时间线里吗，要不就是娜姆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痊愈了我？每件事都感觉是超现实的... 我是做梦吗？

让我先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将死。不只是因为这怪物以其绝对的庞大和力量而拥有了灭绝我所需的手段，而是因为我能感知到这种邪恶形态在履行他的承诺。我没有疑问。丝毫没有。我提到这个，是因为这会解释，为什么我面对它如此大胆。我感觉自己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在我穿衣服时，怪物也抓起娜姆的衣服，扔给她，命令她穿上。在我们穿上衣服，让自己镇静下来后时，在我看来他似乎也稍稍冷静了些。

" 娜姆是我的妃妾，" 他伸出长长的爪子指着我道。" 你弄脏了她... 一个... 一个不能再低级了的人类。" 他巨大的脑袋左右摇晃着，我能察觉到，沸腾的愤怒涌到了他的舌头。" 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感觉自己不可图及，但我在这儿，就是来打掉你这有恃无恐的权威感。你是不是索玩脱，我都将毁灭你。你玷污了阿努家族，越过了这条线，你让我别无选择，只能将你打入地狱之门，在那里你不可生命会腐败烂掉，如同一陀屎在我的愤怒中变成化石。"

" 这就是你要杀我的原因，因为你的妃妾引诱我去——"

"如果你在暗示我的理由不充足，省省你的呼吸，"怪物道。"我的理由是完美的。我将你打入地狱的责任是完美的。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以这种完美来编码的。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我是你的主人。我就是你们在神圣书籍里称为上帝的角色。我制造了你们物种，随便造就了你们的弱点作为产品的附件。因为确保了我之行星的富饶，我才能扩展我的王座宝，去囊括渴望着上帝来拯救其弱点的其他种族。正是完美，容许了我的统治。"

"杀戮和利用的完美性在哪儿？"我问。

"当它有正当理由，它就是...完美。"

"这种正当理由，只有你来定义？你是唯一的法官？"

"只存在一个上帝；周日学校没教过你吗？"

"你不是上帝。你是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魔鬼。你是上帝的反面！"

我能看到怪物在品味我的话语，仿佛他正在吸收它们，来作为杀我所需的燃料。

"是这样吗，我亲爱的渺小而瘦弱的人类，"魔鬼的嘴因愤怒而颤抖起来。他走得更近，审视着我。"我知道你有些朋友。"

"什么意思？"

他转过身去，伸出了手，仿佛在抓取什么，我看到考安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拖向我们这块小空地。怪物将脚抬到考安脖子上方，回头看着我。"我要踩断他的脖子，除非你愿意承认我是你的上帝。"

"我承认！我承认...你是我的上帝！"我冲口而出。开始跑过去救考安，但是怪物向我发了一个留在原地的强大念头指令，我的身体瘫倒下去，仿佛木偶突然失去了提线。仅仅能振作意志抬起头来，看着接下来的景象。

考安开始仰面飞起来，仿佛正在飘浮进空中。他如此惶恐地看着我，但是有那么一瞬间，我看到他口型刻意地说出着"冥星"两个字。我大声叫出他的名字。"冥星。"

我站起身，感觉到一种全新的力量进入了我。我转过身背对着这怪物，伸开手，祈祷。我向某个对我而言未知的所在祈祷着，所说的话语感觉就像粘土流向地底的钻石。我能听见身后的怪物，咆哮着愤怒的话语，可它们够不着我。我祈祷着更多的爱。我祈祷着，爱会找到这个自称的上帝，使得他的邪恶凋谢成光秃秃的枯枝，终将崩溃腐朽。我看到了关于怪物的这样的画面。

突然，我能感觉到脖子后面的气流。我能听到一些话语——一些气急败坏的话语，充满了憎恨与愤怒。它们冲击着我后颈和后脑勺，我感觉到了一支邪恶军队的攻击。我转过身来，面对着它，毫无情绪，唯有爱。爱，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定义，但我知道它不只是一种情感。我理解这个怪物。我感觉到对他的慈悲。我对他毫无畏惧。我知道我并非这爱的源头，而只是它流经的河床。我看着怪物举起手来，准备着挥出致命的一击，接着，眼前一下变黑了。

一种黑暗如此厚重，就像流动的煤被倾泻到了我身上。我一下放松了，依旧感觉着爱的感觉流过我。周围的每个东西变得静止了。没有声音。没有情感。没有光。没有任何的画面。甚至我的念头也正慢下来，而一个问题隆起进了我的注意力中：这就是结束？我被灭绝了？

第四十五章球体

你们正在读这些文字这一事实，就是我被灭绝的证明。所以，你可以因这个解释的放松了。当我重新恢复了意识，首先知觉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正在唱

着一曲美丽的旋律，那种能立刻将你的情绪变得好些的旋律。我睁开眼睛，看到一片蓝天白云的美丽天空。我坐起身来，看到一堆小小的篝火和一个男人，他就是唤醒了我的旋律来源。

冥星看上去很显眼，蓝色的衣衬，宽大的灰裤。长长的黑发以一条简单的头巾扎起。看上去他似乎应该三十几岁，非常的健康。他坐在我的正对面，赤脚盘坐在地上。一个小火堆燃着愉悦而温暖的火，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事物。感觉当时像是清晨，空气清凉而新鲜，太阳还没直晒到我们。

"真的是你吗？"我问。看到他如此的健康、自由而安全，我的兴奋无法自控。他停止了咏唱，对我微笑道。"是的。"

"我以为你被那魔鬼杀死了。"

"很多时候，看上去是一回事，事实却是另一回事，尤其是跟魔鬼有关的地方。"

"这是什么意思？"

"它们是魔术师。它们用它们的魔术去激起恐惧，而在恐惧中，爱无法持续。没有爱，人们就诉诸于更低的本能，在那儿魔鬼们能成为诸神。"

我揉着眼睛来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我在哪儿？"

"你在我的实相里。"

"它有个名字吗？"

他非常缓慢地说道。"我的...实相。"

"我怎么来到这里的？"

"你呼唤了我，我就赶来援助你。我将你的灵带到了这里，因为它就是你在我的实相里的全部。"

"我的身体呢？"

"你的身体被其他人照顾着。我的关切是你的灵魂。"

"那么说，我死了？"

他轻笑着摇头道。"不，只是一次世界转换。"

看到冥星还活着，我是如此地高兴。我对这个人有着如此的钦佩，不过我对他的真实事迹却知道得如此至少。关于他，存在着很多神话，但是我认为真实的是，生活于3000年前的某个人写下了关于灵性生活的有决定性文本。从医院回家后，我曾研究过他的生平，但此刻，在我的眼里，他是跟我所读到的那个人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在他自己的实相里，他看上去更加像是一个神话。我喜欢这样的他。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问。

"你想来点茶吗？"冥星忽视了我的问题。

"好的，麻烦了，听起来不错。"

火堆上有只金属水壶，银色的，非常古旧。我观看着他將一些切好的草药放入水里，充满地浸泡。他看上去正在仔细地摘选，以决定那些被放在壶里，哪些抛进他身后的篮子。

冥星安静而沉稳地继续准备着茶，将浓稠的金褐色的液体，倒入白色的瓷杯，既小心又娴熟，没有散落一滴到地上。

他递过来一杯，杯把对着我，仿佛这就是合格的主人应有的礼数，接着他将自己的茶杯高高地举向空中。"我谦卑地敬给...那些能达成无视的人们。"

我回忆起自己对那怪物所做的，为他这评论而微笑起来。与娜姆有关的经历开始以生动的细节浮现回来，让我怀疑他的敬茶或许是一语双关。我喝了平生最美味的一口茶，希望将关于娜姆的记忆转移到茶上来，这茶的层次感和温润感都是极致的。

" 这茶非常可口，感谢你。 "

寰星点点头以示确认。

" 你在这里， " 他开口道。 " 是因为我有些东西要给你。你已经很好地源于心智阅读了你的世界，但现在是时候源于心来阅读了。 "

" 为什么要源于心？ " 我问道。 " 心是软弱、感伤而脆弱的。为什么我会选择源于我的心来阅读我的世界呢？ "

" 心，尽管确实是柔顺甘下的，但因着它的灵活性和弹性，它是强大的；尽管它或许柔弱，恰是它的柔弱保持了它谦逊和慈悲。 "

" 一个人要如何源于心来阅读世界？ "

" 心就像是灵魂的一块镜头，灵魂利用它看入了外显世界，精确无误地观察着周遭事物的内在目的。灵魂透过这个镜头阅读着这个世界，以便是界定出适当的表达，去带入外显世界。如果心是清澈的，且熟练于对自己周围世界的阅读，那灵魂就能够带来精准的疗愈和补救，去提升并扩展任何的境遇。 "

" 这事——源于心来阅读世界——具体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

" 它是一种校准和结盟的关系， " 寰星喝了一口茶说。

" 校准结盟于什么？ " 我问。

" 第一源头的文明。 "

" 对于某种我甚至无法彻底了解的东西，我又如何去校准结盟呢？ " 我的声音因质疑而颤抖着。

" 第一源头的文明并不那么遥远或不可知。它能在心里被发现。我们创造者的文化就是以理解的形式而存在的，跟个体、大自然和群体之间的任意一种连接——双向连接，并始终在设法去一致于更深的下一层连接。正是这种理解性的文化，建筑起了慈悲和爱。心是镜头，帮助着灵魂去理解，而心智和身体是工具，被用来将这种理解传递进外显世界。因而，心智-身体并不阅读世界，而比较是灵魂表达其智慧的工具。 "

" 你说只要心清澈并娴熟于阅读世界的，这就会起作用，那一个人又如何确保心是清澈的呢？ "

" 你如何确保一扇窗户是清澈的呢？ "

我看向他，确认他不是在嘲讽，而他看着我时那洞穿一切的眼神证明他是认真的。

" 我透过它去看。如果看到污渍或灰尘，就清洁它。 "

寰星点点头。

" 所以我... 清洁自己的心？ "

" 如果你想要一颗清澈的心，那么是的。 "

" 怎么做？ "

" 怎么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意愿去这么做，然后去做你的意愿引导你去做的事情。 "

"那么一个技术跟下一个技术一样好？那不会是真的吧？"

"这从来不在乎技术。冥星说道，眼神完全静止地聚焦于我的眼睛。而是技术背后的意愿。"

"那么，如果意愿是关键，什么是产生最大意愿的方法呢？"

"你总是在寻求最好的方法，最有力的解决方案，最快的途径，最高效的资源利用。这些对于灵魂或心这个镜头而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意愿。为什么你会希望，以更大明晰性，去看到你周遭世界的内在目的？如果能够更明晰地去看，你意欲以这种新增的明晰性做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就是那个唯一的技术，如果你愿意将问题称作技术的话。"

我聆听着他在区别那些细微的不同之处，感觉自己又产生了疑问。"当你思考这些问题时，你的答案是什么？"

当我的提问出口瞬间，我就感觉到冥星不会回答如此隐私的提问，还有更重要的，我是否有能力不再提问，但是问题还是冲口而出。

冥星抬头仰望着天空，仿佛正在思考我的问题，或者可能在满足我的期待。然后他慢慢的喝了一大口茶，双手合拢捧着他的茶杯。"你看，我的答案会影响你的答案，如果我分享了我的答案，你或许会将我的答案变成你自己的，只因为我是冥星。这是一种个人性的探索，而且是持续推进的，它从来不是静态的。答案随着时间而变化着。它们变得越发断然、精确、情景化。这是一种成熟的过程。从任何不属于你自己的地方起步，会解除了旅途的过程，而终究来讲，正是这趟旅程在界定着你。"

"不存在唯一的答案。不存在正确答案和错误答案。只存在着答案或提问。对于那些不经常定期问这两个问题的人，他们一直在错失着以灵的形式生活于这外显世界里的精髓本质。他们理所当然地认可着那些，他人捍卫着的东西，栓住他们生命的东西，被扭曲到否认的东西，被扼杀至掩盖住的东西。所有的秘密，所有的最伟大的魔法师，曾被发明出来的每一种技术和咒语，与这两个持续界定着个体的简单答案相比，都变得苍白无力，哪怕这个个体会相信它们就是全部的且完美的真理。"

"为什么？为什么这一点会具有塑造一个人生命的如此了不起的力量？"

"因为保持一个人的心的清澈，依赖于意愿的明晰，以及他对该意愿所感觉到的确信度。如果你想要将这个世界看作一种交互连接的能量之流——一种创造出阴影的光之舞蹈——那么你也会希望去理解，正是这些阴影将你引诱进了关爱与慈悲里，释放了灵魂一直带给光之舞的那些东西。阴影没有抑制你的意愿，它们照亮了它。它们增强了它。"

"一些人相信，这些阴影是有罪的、邪恶的，是被构造出来限制和操纵人们的，可我会告诉你，没有这些阴影，心就没有了目的。而没有了目的，灵的鲜活存在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外显世界里。"

"有些人希望建立一个公正的、相互尊重的世界。他们希望每个人都是正义的、宽容的、充满爱、慷慨的。他们希望完美世界的秩序和平衡出现在外显世界里，而这要么永远不会发生，要么永远不令人满意。"

"为什么不会呢？"我问。"如果候选项是战争、仇恨和不公，它又为什么不令人满意呢？"

" 因为外显世界并非真实的。它是灵魂的沙盘。灵魂能够进入来，建造一些东西，存在一分钟，然后就溶入进了别人的足迹里。这个沙盘，尽管看上去很大，却被包含在永恒世界的一枚原子中，而那个世界无法容身进沙盘里，可一些人却相信，沙盘应该和永恒世界一模一样。

" 外显世界被创造来同时包含了光与影。这是容许灵魂得到机会去活化更深层次的移情和理解，去完全地赞赏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在那无尽环链里的交互连接。 "

" 可如果这个外显世界不是真的， " 我问道。 " 又何必去改变它、改善它，使它对所有人而言更加正义、公正？那不是毫无意义吗？ "

" 这就是生活在外显世界里的悖论， " 冥星低语道。 " 一方面，你有一个灵魂沙盘，它是暂存的且始终变化的。这个沙盘进化着。它的动态是被其源头——它终极的创造者——所夹带着的，而它穿越过层层的时间和空间，被慢慢带往它的源头。 "

" 黑暗变少时，光也会变少。源于心来阅读的方式，就是去将这种二元性理解作为一种联盟，而不是对你灵性的降低。

" 这全都始于心，因为那就是灵魂的观察途径，而当灵魂观察时，它透过心智-身体来表达。如果心智-身体被启发鼓舞着去表达爱，那只是因为使得这成为了可能。将爱表达进外显世界就是灵之鲜活存在的目的。出自这爱里的一切，都是由第一源头的更大设计所决定的。它不是被传递进这个世界来使得这个这世界变得完美，没有阴影的，或是彻底征服二元性的。 "

通常情况下，我会听着这些话，点着我的头，感觉着自己的眼睛因为沉闷困惑而呆滞着。可是，我理解冥星告诉我的。这就仿佛，自从心脏移植后苏醒以来，我的世界或许是第一次变得清晰起来了。但依然，某些编程在我内里的东西，想要得到一项技术或某种工具去练习，能将我引导向恰当的成果。

" 你用到灵的鲜活存在，这个词， " 我说。 " 它是什么意思？ "

" 它意味着爱， " 冥星回答。 " 就这么简单。不简单的是，一个人如何去产生爱的动态过程。 "

" 产生爱，是什么意思？我如何去产生出爱？ "

" 就如我刚才说过的，你的心必须是清澈的，以容许你的灵去看到你周围世界的内在目的，而无论它将自己显现成什么形式。外显世界显示着源于同一个奇点的多样性。那只是对你的感官显得是纷繁多样的。那可能是一只动物，一棵树，一个昆虫，一种气象系统，一个人类，或一个来自其他世界的实存体。也可能是上述这些全部同时出现。无论在某个当下，世界以何种方式对你显示着它自己，你都能够容许你的灵去解码跟前这个世界的内在目的。 "

" 好的， " 我点头道。 " 可我怎么去解码呢，为什么产生出爱如此重要？ "

冥星极其轻微地叹了口气。 " 如果你去抓取灵感，它们就会逃走。如果你容许它们来找你，它们才会悄悄溜进来，带来明晰。试着对你渴望更多理解的欲望报以耐心。这是种微妙的平衡——渴望更深、更高、更广的理解，但同时，容许这份理解以它终极的步调来进入你。 "

"爱是最顶点。它是由很多特质编织而成的，诸如感激、勇气、慈悲、谦逊，等等，但爱的这些不同面貌依然根植于爱的天然状态中，那就是无条件以及永恒性，而这个特质是一种理解，理解一切事物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连接着的。"

"如果真正看向了外显世界的表面之下，你就能看到这种连接性的光辉，但为了穿透表面一打开那个包裹你的蛋壳—你首先必须抛现在的世界观，你被父母，社会，媒体，老师，书籍所教导的世界观。你必须空掉那些纠缠在教育、宗教和社会程程圈子里的偏见和判断。你必须变得独立自主...在对外显世界的诠释中变得独立自主。"

"一旦你达成了这种自立性，你就能够开始源于心来阅读。这之后，你感知世界就是在透过你的心与第一源头文化那与生俱来的连接感。你会看到心之美德在你的生命找到起表达途径，而你会观察到，这些美德是如何扩展了你的世界的。"

我开始问及另一个问题，而寰星抬起了手臂，然后闭上眼睛道。我想给你...

当他的声音快速地摇曳进寂静，我开始看见自己的世界正在转变。寰星及其周围的一切，树木、天空、地面都正运动，并且转变成了新的形态和色彩。我被传送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最初，眼睛因着突如其来、未经解释的一切而困惑地猛眨。我变成了独自一人。我呼唤着寰星，但声音回荡着消失进了荒野里。这个地方让我感到熟悉。我站在一个湖岸边，璀璨的繁星，在漆黑天幕下，燃放着狂野的银色火焰。

接着我看到了。在湖的中央，一个球体，开始以看似磁阻的方式闪烁起光芒。我立刻想起跟珍妮丝在一起时的梦境，感觉这就是那同一个湖和球体，只是这次没有冰层—最幸运的是一没有怪兽。这球体悬浮在水面之上，每一秒都变得更加得明亮，照彻了无法视物的黑夜。我无法移开我的目光，感觉它也正观察着我。

它很像一轮微型的太阳，将光芒散发给了整个森林，直到森林亮如白昼。这时，我听到心智里的一个声音说道。去吧，你将会被改变。

我四下环顾，确认了没有人在说话。无法看到任何人。谁在催促我游向那球体，又是为了什么？我穿着衣服，水可能会很凉。再说我能够游那么远吗，水下应该是有怪兽？所有这些念头在我心智游荡者，这时，我再次听到那个声音。去吧！

这一次，声音有了更为命令性的口气，我开始脱衣服。我想要到球体那儿去。我将这种光视为我的记忆的钥匙，难道珍妮丝不是这么告诉我的吗？我脱得只剩下了内衣，战战兢兢将脚浸到水里。让我意外的是，水让身体感觉到舒适，甚至宽慰。我离开湖岸，涉水到了齐腰深的地方，感觉到脚趾间沙粒的挤压。

我第一次环视了下四周，来估摸这块湖的大小和形状。借着球体的光，我能看到湖水水晶般剔透，零星地环侍在湖岸四周的巨大松树，如同一位位斯多葛学派的监护人。这块湖呈圆形，而球体看起来恰好在它的正中心。如果粗略估计下的话，这块湖直径大约两英里；游到球体那里，并不容易。

我正打算潜入水里开始游泳时，球体开始缓缓地下降。太奇怪了，我想道。它应该无法进入水下吧，可当我望去时，球体却真地在这样干。它自控而从容地沉入了水中，突然间，森林黑成了一片神秘的剪影。湖水洋溢着深邃的宝石般的蓝绿色，某种东西迫使我屏住呼吸，投入水中，睁开了双眼。

随后我看到了所曾见过的最令人惊异的情景。球体的光照亮了整个湖底，我能看到水下的整片湖，湖水透明得几近于空气。球体开始非常缓慢地旋转起来，同时

还散发出一些金光构成的符号，大约十秒后传到了湖岸边。我看着一些符号来到我在水下的位置附近——它们仿佛活着的，在穿流于水中时，还改变着形状。

为了继续观察，我必须唤口气，上浮换气之前，我确认了下，没有符号处于会撞上我的航线上。我将头伸出水面，快速地四周看了看，深呼吸一口气，重又回到水下。

球体旋转得越来越快，在它加速的同时，释放出的符号数量则呈指数地增加着。更多的符号向我袭来，躲避它们的努力越发变得徒劳。其中一个擦身而过，距离我只有一两英寸，我既能感觉到也能听到它所释放的轻微电荷。

接着，我留意到一个符号击中了脚踝，我感觉一阵能量振动疾驰过脊椎进入头部，同时听到了一个声音，仿佛那种慢放的叹息声或者口齿不清的说话声。

球体继续加速着，符号在急涌过我身旁，一些则击中了身体。我想要离开湖水，上到安全的岸边，但却没有办法移动。更多的撞击被感觉到了，每一次都经验了电流的振动，并听到一个发音，就仿佛一个单词正努力被说出来。

被十几个这样的符号触及后，我开始听出了一些能将之理解为单词的发音。

" 主权... 积分... 格式... 扩展... 被激活... 源头... 智能... 接口界面..."

我听到这些单词轰鸣着回响在我的头脑里，发自头脑的内里，每个单词都回响得如同一面巨大的锣正在被强有力的锣槌所撞击着。就仿佛这些符号，在击中我身体时，就将一个单词的发音传递给我的脑部，浸透进我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我听到这些单词就像一个个独立的音符；它们的意思我完全不明白。

我的身体渐渐变得麻木，我感觉自己正滑向湖底深处。感觉到身体将会溺水，我变得惊慌起来，可不知怎么回事，我却能在水下呼吸。当慢慢沉向湖的深处时，我看到球体也以同样的步调下降着，仿佛它正在跟踪或监视我。它的光暗淡下来，旋转也慢下来，无法再看到任何的符号从它流出来。它看起来和我感觉到的一样疲惫。

当身体悬浮向湖底，我注意到，湖底的中心处有个巨大的竖井。竖井的直径至少有五十英尺，我看着球体降入了其中。顷刻间，光黯淡了，一道光束射向了上方约八英尺的湖面。当球体消失在竖井里，我感觉到一种刺痛般的惊慌，反应则是迫使我的身体的跟随上它。意外地是，当我游动起来，体能竟恢复了些，于是我深潜入了竖井。球体依然发着光，但光却正在变成蓝色调，照亮着竖井的侧壁，上面布满了某种我一无所知的语言的雕文和符号。当我看向竖井侧壁，这些符号正在移动并变换着形状。我感觉自己能听到一种模糊的复合话语声，但却没有能理解成将一种语言的东西。

球体在这充满水的竖井里越沉越深，我则跟随着。保持在它上方三十英尺处，这是我推定的安全距离。我无法探测那竖井的底部，甚至当我此刻写下这些时，依然惊讶于自己那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恐惧。当时我所拥有全部就是本能，而它们告诉我，紧跟着球体是关系重大的。

在我们下沉的过程中，那些含糊的话语声一直继续着。我多少确切地感知到，声音出自竖井侧壁——更具体地讲，出自那些符号。随着我们潜入得越深，球体发出的光也越发变成了紫色，而且光本身也越来越细微。因为光暗淡了下来，我也游得更近了些。

我们继续下降着，不知道我们下降了多深，这时我注意到球体停下了。它释放的光如此微弱，我几乎无法察觉到它的光了。我抬头上望，只看到一个黯黑的深渊。竖井口都看不见了。我是身在湖下数百英尺处。这时，球体变成了黑色。四下里没有了一丝光。

那些话语声依然在呢喃着，但甚至它们也在这完全的黑暗里变得更为轻声，慢慢变得完全静默了。有几秒钟时间，我就独自身在一种绝对的空无中。这时，一星闪光在球体中心处亮起，我能看到它的内部。它是个多层球体，每层球体都不断运动着，看上去是半透明了，感觉就像迷宫。这些球层以一种异常复杂的方式错综在一起。

球体看上去就像正在在重启它自己。一星闪光引燃另一星闪光，接着又是一个星，不久，球体内的光再次变得明亮起来。不过这次，它正在将自己的光聚焦在竖井的地面上。我们已经到达了底部，起构成是闪烁着金琥珀色和些许淡红色的沙粒。

当光线越来越强，沙粒明显地运动起来。起初我疑惑着是沙地下的什么。大概这光已经唤醒了某种生物，从而引发了沙子的搅动，但这些沙子看上去正在被光所编排着，开始聚集成一个活动的形态，不久就吞食掉了球体。

这个形态开始发展处附加物，先是双臂，接着是双腿。一个头开始形成于顶部，很快地，我看到了一簇有着模糊人类外形的沙，但几乎没有特征。球体处于这个沙粒生物的胸部区域，它这拥有了生命力的形态持续地演化出更多的像耳朵和手指这样的细节。我默默而敬畏地观看着。球体依旧保持中心处，当沙子慢慢变成了一种透明肉体，覆盖住那个类人形态时，球体的光线也逐暗淡下来。

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这个半人类的形态就是球体本身，并在努力变成像我。通过它所创造的这个肖似我的形体，球体正在接触和联系我。事实上，我越是看着这个...这个...东西，它就越变得像我。它持续地进化着，它的眼睛翻动着睁开来，指甲长出于指尖上，头发开始生长于它的头部，我的所有特征开始形成在这个惊人的复制品上。那就像观看一个拍摄花蕾绽放的延时电影，只不过这不是花。这是我的复制品。

我依旧悬浮在这个生物的上方，俯看着它，疑惑着它是否拥有意识。它知道我在这里吗？它还从未看向过我这个方向。它看起来精力集中，就仿佛，那个在湖底深处转变成一个人类存在的力量，得需要它全部的能量和注意力。我看到它正看着自己的双手，触摸自己的胸部，接着是头部。我的克隆体就在我眼皮下变得觉知到了它自己。我没有办法描述出，观看着另一个自己觉醒时我的感受。

这时我再次听到了那些话语声，我环顾向竖井的侧壁。它们正在移动——准确地说，正在压缩。竖井正在像老虎钳一样向内收缩，我和我的克隆体（如果它真的是的话），很快就会被压扁。我发现克隆体正抬头看着我。我们的目光锁在了一起，我能感知到它的困惑，我假定他自己也能感知到。竖井的墙继续收缩着，很快，竖井的直径就小于了十英尺，并继续缩小着。

没有时间上浮了，而这里又无处可去。我看着我的克隆体，看到了恐惧，我决定走近他，这样我们至少能死在一起。我向下游去，双脚接触到竖井底面，开始说话。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做到这些的，更不用说讲话了，但是话语自己出来了。你是我？

克隆体的额头急剧皱起。我是我，只是我。你是谁？

我是... 这时什么东西击中了我。我全部的记忆一股脑子涌了进来。全部的。我记起了结婚日，孩子们的第一个吻，大学的办公室，母亲的眼神，一切都进来了，如同记忆的超新星诞生，我则哭泣着，大笑着，彻底地震惊于这尖锐而强有力的记忆集合体的清晰。

与此同时，我察觉到那竖井墙壁已经如此接近，我伸出双臂都能触到了。我看入克隆体的眼睛里，看到它们已经枯靡。它们正慢慢地变得空洞，仿佛生命力已经离开了它们。我感觉到一种慌张感，就好像克隆体的死亡就预示着我自己的死亡。我晃动他的肩膀，但他的肉体重又变成了沙粒，他缓缓地消失在我的眼前，散落成了地面上的亿万颗粒。

只有球体还在；它的光在暗去，却挣扎着保持着发光。墙壁也停了下来，但竖井只剩四英尺直径了。之前我没有注意到，那些话语声也已经停止了，我处于一种阴郁的静默里。我抬头向上望去，尽可能地远望，看到竖井侧壁上的符号开始亮了起来，接着从竖井顶部开始，它们渐次落下来。我能看到它们雨点般地落在我身上，数以千计的符号飘落下来，仿佛飞舞的雪花，一片片有小孩手掌那般大。

从竖井顶部开始，这些符号一列列地从井壁上剥落，上望去，我只能看到这些金光闪闪的图案向我飘落来，它们翩翩下落的同时，我感觉到了一种极乐感。我身体毫无痛苦或不适，但是当那些符号开始累集在我四下，我也开始感觉一种幽闭的恐惧，我发现竖井又一次收缩起来—变得越来越小。我能感觉它压到了身上，就伸出双臂想去阻停它，但无济于事。我的力量不是它的对手，于是我臣服于了我的命运。我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念头：球体在哪里？

我低头看去，它正在掘入地底，仿佛正在逃离这些符号和收紧的竖井。它正在沙地里挖出一个洞，突然间，竖井底部裂开了，我看到了一个黑暗的井渊，里面的球体正在我下方漂离，就像块发光的石头掉进了深井里。感觉到竖井的挤压在肩膀处收紧时，我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跳下去！

第四十六章后来

除非是梦里，空无是个我不想进入的地方。我不太记得跳下去后发生了什么，而我的下一个记忆，是正抬头看着考安，他正带着喜悦的表情低着头冲我微笑。他的双手放在我的胸口，人则跨坐在我身上。我看向左右，看到了昏暗光线两侧的大岩石，我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一团浓雾注满了整个身体。

" 感觉怎么样？ " 考安兴奋地问道。

我无力而困惑，加上考安又跨在我身上，困惑就增加了很多倍。 " 你在干什么？ "

" 你失去了意识，并且心脏停止了。我以为已经失去了你。你出去了超过五分钟了。 " 考安掰开我的一只眼睛，借着电筒光专注地察看着，我则立刻记起了那个球体。

" 发生什么了... 我出去了，是什么意思？ " 我询问道。

考安站起来，低头看着我。 " 朋友，你不记得？这失忆症有时真的也可以利用... 我知道我也希望忘记刚才看到的一切。 "

他走到我侧面，伸出手。 " 你感觉可以坐起来了么？ "

我摇了摇头。真地感觉不到自己还能移动。整个身都在刺痛，我感觉自己就像某种暂停了的动画。

让我看看你动一动手指，考安命令到。现在动脚趾。

他的手电光柱照向我的脚趾，我感觉脚趾轻微动了动，但是那已经是我尽最大努力了。

我为什么光着脚？我问。

我会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但是你要答应相信我，可以？

我为什么会不信你？

先答应我。考安固执的说。

我...我答应。

考安在我身旁坐下来，靠在一块大石头上。

叔叔在哪里？

听我从头说起，考安回答，然后清了清嗓子。当我们走在通向目的地的最后那段路程时，你缓慢的走在我们后边，拖后一段路。我们猜你情绪不好，就让你有自己的空间，但是当我们到达地点后，等了一会儿，就发现你迷路了，或至少那是我们的推测。我们没有太警觉，因为你很聪明而资源丰富，那段路也基本很清晰，我们判断你会找到自己的方向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出去找你，而是进行了个仪式，吃了一些东西，然后等待。

我失踪了多久？我一半在自言自语。

很久...当天开始黑下来，我们有些着急了，叔叔用他的巫术去看你...

怎么看？

就是去看。他能呼唤一只鹰，将你的画面描绘在鸟的脑内，告诉鸟去找你，鸟就会去找。如果那鹰找到你，就会飞回来将地点描绘给叔叔。我不知道全部细节，但是它很灵。

你就是这么找到我的？

不，我只是搜寻，喊你的名字，于是我听到了一声喊叫——从远处传来一声女人的喊叫。

一切开始闪现回来了。我见到娜姆了。我们还...噢上帝。那是真的！那不是个梦！那是娜姆！我大声耳语，主要对我自己。

"无论那是谁，你仿佛纠缠在一个家庭关系的纷争里，只是那个对手不是来自这里的。他们是拥有很强力量的实存体。我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那样的力量。这个巨大的一"

"他看起来像个..."

"巨型蜥蜴，"考安说。

我用手蒙着脸。"噢，上帝，噢，上帝，那不是个梦啊。我怎么办？我现在怎么办？该死！"

"你看，我不知道我到达那里以前发生了什么，我听到的是愤怒的恐吓。我走近后，停下来藏在大石头背后听着。我还看不到那个野兽，但是我可以通过那声音知道，他不是我没有武器时愿意面对的对手，而我当时没有任何武器。于是我试图接近，这样我就可以看清那局势，嗯，看看怎么救你。于是我突然感觉到这种..."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像是一种全身都麻痹了，我感觉身体被拖向这个怪物，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抬头看着这个极度邪恶的动物的脸，他仿佛在吞食我的恐惧。"

"然后我看到了你，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你告诉我的关于塞星的故事，在那个魔鬼跟前，他告诉你的，如何去无视，这就是当时我对你说的，而你做到了。你转过身无视，当你这么做时，那生物被激怒了冲向你。我确定他会杀死你，但当他抬起手臂去击打时，娜姆跑过来，以她的手臂作了什么...然后...然后就是刺眼的亮光一闪，他们两个就这么消失了。空气里留下了一种浓重的金属离子的味道，可是没有了他们的踪影。"

"你脸朝下躺在地上，没了意识，检查你的脉搏，一点都没了。我将你翻过身，开始作胸部急救...大约五分钟，没有停过...有那么几秒我都要放弃了..."

考安坐在那里摇头。看看我的双手，它们还在抖动。我不能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你需要告诉我，这个野兽为什么对你如此生气，你跟娜姆在干什么。告诉我。你必须告诉我。

我凝视天空，感觉有些像一个被脱光了衣服的木乃伊。我害羞而不好意思。我不想告诉你。

你需要说。

我知道你认为我是你的患者，你是我的心理医生，但是我需要些时间恢复，才能说出这件事。我只是需要更多些时间。可以？

考安对踢自己的靴子，表示不满，但是他感觉到我的歉意。我不会讲出我跟娜姆的故事情节。

那件事发生了，我说。

他迷惑的看着我。嗯？

一个开怀的笑荣挂满我的面孔。我找回了记忆。

真的？

我点头。

全部？考安吃惊的问。...儿童时代，工作，家庭？

我再次点头，依然笑着回忆起总一些情节，我凝视着那缀满星辰的，明亮的黑暗夜空。

太好了，所罗门！嗯，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我内里的什么想要离开这个地方。我感觉到临在sway over我满满的阻碍和憎恨。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方，在哪里？我问。

向北三英里。路不是很好走，特别是夜里。我不知道是否该让你试着—

我感觉好多了，我说着站了起来，我的头突然感觉晕眩。自从考安坐下来以后，这是我第一次敢看他。他看起来很疲惫。感激你救了我的命。

不客气，但是如果不是娜姆过来，我没有机会救你。所以，我已经感激了你的女朋友。

娜姆救了我，这整个概念如此不合条理，我听到考安的点评，几乎笑出声来，但是我勉强忍住了。在我刚刚体验了这一切之后，已经没有资格议论什么是可能或不可能的了。

我看着自己的表。我们今晚走吧。我们可以在十一点到达那里，我们可以扎营并睡在那里。

叔叔已经立好了营地，靠岸说。但是如果你可以走路，我们就走吧。我们快些离开这里较好，我感觉。

你认为他们会回来？

考安站起来，将手伸给我。我们不要等在这里发现答案吧。

走向叔叔的这段行程非常艰难。我没有感觉到任何胸痛了，这让考安听到后很惊讶，但是我有令人不安的疑惑，我的心脏不是因为心肌梗塞而停止跳动的，而是跟我那视觉的什么有关。我不知道那怎么会发生，但是我暗自接受了这个解释。通向叔叔营地的旅程，我们谨慎地步行了略一小时，大多数时间，我都花在去探索关于德雅的、我的儿时的、及孩子们的记忆上。

我希望这些记忆长久的留存，但在我心智深处的某个地方，我害怕感觉它们会再次溜走。而我唯一希望其溜走、熄灭的那个记忆，就是娜姆一跟她相关的任何事，可现在一片黑云将永远悬在我头顶：我跟那个来自其他次元的狡黠、邪恶、凶残女性的代名词做爱了。

我如此易受诱惑。我恨我自己。

我在旅途中展开和浏览的每一幅记忆，都投射在娜姆躺在我身下的投影幕上。我不是个索玩脱。如果需要证据，我已经有我的证据。它就包含在这令人不安的图像里，我的折磨会永远高悬在我头上，俯身凝望着，将它伤痕累累的阴影投在我生命的每一个角落...过去及未来的。

我恨自己。我恨成为人类。我恨自己的软弱。我恨那些坚强的人，因为他们更让我显得是弱者。

我心智里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一个预留空间，让我能将这些黑暗的事件扫进某种存储间，将其如同放射性物质那样封存隔离。或许叔叔知道个这样的地方。这是我拥有了唯一一星希望，我就死攥着它。

第四十七章诱惑的苹果

考安和我找到了营地。叔叔就在那儿，熟睡着。篝火减弱成了鲜亮的余火，依然温暖，但却快速地衰褪着。我们放入些柴火，它立刻复燃了，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及火光将叔叔从睡梦中扰醒了。

"你们回来了，"他眨着眼说道。"你俩看起来都累了...可能也饿了，是吧？"

"如果还有食物，我肯定能吃下些，"考安说笑着，将注意力转到在背包里找吃的去了。

营地突显着一种神秘。这是一块小洼地，夹在两块拔地而起、顶端相抵的，仿佛在争夺霸权的岩石之间。松树和云杉，还有树脚下的鼠尾草丛，所有这一切被战略性地放置于此营造出一种亲密的效果。虽然已近午夜，置身于月光、火光和白色岩石之间，我却能看到这环境的美丽。

"你多久来这儿一次呢？"我在篝火旁坐下来歇着腿，问叔叔道。

他不动感情地看着我。"感觉你在沮丧。"

"或许有些吧，"我轻声承认道。

叔叔看着我。"很高兴看你从你的测试里生还。"

"我的测试？如果那是个测试，或许我生还了，但我非常确定，我该死地没有通过测试。"

"有些测试...生还就足够了，"叔叔笑了一笑，轻点着头说道。

"对我来说，感觉并非这样。"我回答。

"给它些时间。"

"为什么你会称它为测试？"我问。

叔叔清了清嗓子，从他衬衣下面解下一根项链，小心地递给了我。"这个吊坠是山狮的一颗牙齿。不是某一天在地上捡到的。也不是买来的。我是从我的大腿上，就是这儿拔出来的。"他指着右侧大腿，膝盖上几英寸处说道。

"当时，我同样是走在这条去拜访那地点的路上，独自一人。那大约是二十年前，我的体格比现在健壮，可我没有注意到，一头山狮在追踪我。他可能以为我迷路了，而且很弱小。"

"他很大，大约五英尺长——这只是身体部分，没有计算尾巴。他从我后面扑向我，用他强有力的前爪将我拖倒在地。第一口就咬在这里，而我如此猛烈地挥肘一击，他的一颗牙齿被折断在了我的大腿里。肾上腺素如此激烈而快速地泵送出来，我没感觉到任何事，唯一知道的就是，他被打得失去了知觉，但依然有呼吸，而我则多了颗牙齿——这颗牙齿一嵌在我腿里。"

"我没有武器，但是我留意到几英尺外有块大石头，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在这野兽恢复知觉，下决心结果我之前，先杀掉他。这不是个普通的山狮，他很巨大，而一般的山狮长不到这么大时因为他们都是蹩脚的猎手。于是我举起石头——可能得有二十磅重——而就在我打算击打他的头时，他的眼睛眨动着睁开来，四肢也开始抽搐。我大声叫道现在动手，但是我知道，杀了这只巨猫并非答案。这是个测试，杀了他我就失败了。"

"通向昂克特吉拉地点的道路总是一个测试。我走了上百次，每一次会有一个测验——如果不是测试我，就是测试陪我来的人。"

"你是说每次来这里，都有动物试图杀死你？"

他大笑起来。"不，测试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到。但我要说的要点是，测试总是会来。这里是我们所有地点中最为神圣的一个。没有通过严峻的测试，一个人无法不到达那里。"

"如果你没有通过你的测试，会怎样？"我问。

"当做出决定不杀掉那只猫时，我知道自己通过了我的测试。我看着那只猫有些晃悠地站了起来，看着我，那类眼神像是在说我完成了我最棒的攻击，你也完成了你最好的攻击，让我们说，都扯平了。他就这么走开了。"

"他没有再骚扰你？"

"没有，但那经历之后，我看到过他几次，他也认出了我。我们彼此尊重，保持着距离。"

"大约三年后，"叔叔说，"我正走向那个地点，又是独自一人，而这只山狮就站在...那里。叔叔指着五十英尺外的一个地方。这只大猫是这个地点的警卫。当我看到他，我不知道该期待发生什么。他看起来很健康，依然缺了颗牙齿，我已经将它戴在自己脖子上了。叔叔笑道。他只是看着我，嗅着空气中的味道，然后大步走开了，仿佛他批准了我在此处的显身。"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将项链递还给叔叔。"你的那些测试，你总是能通过吗？"

"并不总是，但是通过的多于失败的。好比例。"

" 那你失败的那些次，发生了什么？你对那个地点的拜访会有不同吗？ "

" 我会像你一样沮丧。我知道自己在测试中失败了，感觉糟透了，但是我依然会去那个地点，依然会进行我的仪式。我会继续前进。 "

叔叔望向四下，他的头绕了整整一圈，然后抬头望着天空道。" 这是个神秘的世界，而我们是生活在其中的神秘的存在。你可能以为，失败会持续萦绕不去，但它们并非这样的。它们会改变你，而且如果你从中学习的话，它们总是将你变得更好。看清这个世界里转瞬即逝的事物是一种渐进的技巧，而经常的，我们的功课则是这些事物最为流动的。 "

我抓起火堆里的一根树枝，调整了下位置，这样它会燃烧得更旺。" 你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吗... 我的测试？ "

叔叔静默了一会儿，考虑着我的问题。" 我知道得足够多。你的测试不同于我的。走在这条路上，我从未遇见美丽的女人来诱惑我，所以我无法判断你或提供真正的帮助，但我可以告诉你，尽管你或许感觉自己很脆弱，可你正在跟非人类的势力打交道。娜姆不是人类或动物。她是个强有力的实存体，而这些实存体能够以一些你甚至无法觉察的方式来操纵你。 "

" 当他们对你非常感兴趣时，就像娜姆对你那样，他们就会找到你的弱点并利用它。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攻击你，先试用一种，然后再换一种。他们会不断尝试，直到他们找到那个对你有效的方法，然后他们就会用那个方法将你摧毁。这就是他们的力量... 的一部分。 "

" 那我该做什么？现在，我应该狂喜于失忆症痊愈了，可我甚至无法去享受恢复的记忆，因为我在每个画面背后我都看到娜姆。她变得纠缠不去而我感觉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 "

" 伴随着测试总会有疤痕。甚至你通过的测试也会留下疤痕，就如你在我的故事里能看到的。这些疤痕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可这又怎么样呢；你就应该是个完美的人？谁定义的完美？谁会傻到认为自己是完美的；应该通过每一次测试？！ "

他语调激烈，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将声音放低到了几近耳语。" 对索玩脱而言，生命很可能就是个迷宫，从一个测试导向另一个。看起来不公平，我知道，但是这是善与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索玩脱会被黑暗势力测试，他们希望释放索玩脱们人格的黑暗侧面。这某种程度上赋予了他们人性—提醒他们，他们是人类— "

" 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提醒我这个。 "

" 哦... is that so, " 叔叔道 " 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批判是如此的严厉，以至于错过了包含在测试里的课程。 "

我平复着自己道。" 那么，我错过的课程是什么呢？ "

" 你的测试将会是复杂而艰辛的，因为你已经被鉴定出来，是那个将完成伟大入口的索玩脱。你会将整个类重新连接上他们真正的创造者们。像娜姆这样运作得仿佛地球及人类诸神的实存体，不希望这件事的发生。这是个聚焦的问题。他们将你至于聚点上。所以，你会成为他们的关切点和兴趣点。 "

" 他们试图无止境地操纵你。你必须学习这一课，理解与他们的每一次互动，无论那看起来多么文明或人性化，都仅仅只是欺骗。他们不关心你作为人类存在的任何状况，他们只关心你没有在你的使命里成功。 "

" 就是这个？这就是我的课程？ "

叔叔点了点头。"娜姆清楚地知道，她需要做些什么来让你纠缠在她的世界里。她一直都在这么干。现在，你必须保持足够的警觉，不容许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是减轻测试的失败程度的，也是通过测试的唯一方式。"

"所以，你是说她会继续诱惑我？"

叔叔无奈地叹气道。"这不是我设图指出的要点。我是在说，如果从测试中学习，你就能通过它。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提到的那种纠缠不去，就不会再有。"

"我怎么来确保这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你知道她会试图做什么——她会从什么角度来欺骗恐吓你...转身无视。"叔叔心照不宣地笑笑，然后看进了火堆里，仿佛在强调他说到的这个要点。

考安趁着我们暂停走了进来，坐在火堆旁，递给我们一盘食物。有些砖头面包，肉干，干果，让我意外的是，还有苹果。

"你带苹果来了？"我看着考安问。

"嗯哪。"

"我想先吃它。"

"你不是刚吃完么？"考安坏笑。

我刚要问他什么意思，突然明白了，那个笑话，就是不那么隐晦的，关于蛇跟诱惑之苹果的圣经故事。"我会宽恕你这句话，因为你刚才救我的命。"

整个晚餐我们都是在笑声中度过的，主要因为，在通往昂克特吉拉地点的旅程中，迄今为止，我们都幸存着，而根据叔叔的说法，这是不小的成绩。是的，我依然易于被左右，面对娜姆势力依然是初级水平，这些弱点的撕咬还存在于我的心智背后，但现在，我也准备得更充分些了。而且我还有叔叔和考安跟我在一起——两位我在余下的旅程中不会远离的伙伴。

那晚，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我记忆的话题。我的生活很丰富而多彩，还有那些我接受移植前，已经在接受的那些测试，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那都是测试。觉知那是测试后，它们现在又再次给我带来更多的力量。

那晚，晚餐后，当我尝试睡觉时，我看到了一个记忆闪过，那是在周日教会学校里学习关系亚当和夏娃的功课的情节。我记得当时我读到，他们曾经很晶莹剔透——几乎没有人的弱点，只想着寻求他们的神圣知识。诱惑的苹果其实就是关于善与恶以及如何超越它们的知识。知识树则是我寻求使之对所有人变得可见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我就是那条蛇。

第四十八章伯翰

松树，鼠尾草和木头烟熏的芳香，在空气中徜徉，组成了一个美妙的气味的旋律，进入了色界，寰星经常这样描述。我无比清新的醒来，食欲旺盛并充满期待去探索那昂克特吉拉的圣域。当我环顾四周，叔叔和考安都神奇的不见了。我想起刚才仿佛听到过动静，但是当时我太累了就没有睁开眼来看。可能他们出去找水或吃的了。

我站起身来，拍去身上的灰尘，抓起水壶，喝了长长的一口。再倒了些到左手，抹在脸上。感觉好极了。我用袖口擦干了脸，当我再次睁开眼睛，一个陌生人正坐在四十英尺外的一块大石头上。"你是谁？"我吃了一惊，即刻警觉地问道。

"你是谁？"对方回应道。

这个人长得非常古怪。我不确定该称呼他什么——人类，我可不这么认为。小精灵，或许吧。他约莫四英尺高，非常瘦小，背是驼着的。

"我是所罗门，"我说，"我和两个朋友在一起。"

"真的？...你的朋友在哪儿？"

既然他的回答看上去不太合我的口味，我决定忽略掉这个问题。"你还未自我介绍。"

他从打那块石头座位上下来，走向我，他打量着我，很自信的悠然朝着我的方向走来。

"我名字叫伯翰。我知道你是谁，所罗门，我也知道你的敌人们是谁。虽然，看到你后，我完全不明白你是如何让你的敌人们——"

"谁派你来的？"

"这不重要，"他轻蔑地挥了手说道。"你说你跟朋友在一起..."

"是的。"

"那朋友们..."他小小的身体转了一大圈来环顾了四周。"...走了？"

"我刚醒来。他们一定是找水或吃的去了。"

"你想要什么？"看到他飘忽地走近了我在火堆旁的东西处，我发问道。只见他慢慢悠悠地走向背包，翻看起来。他拿着根类似棍子的东西，看上去像是被刀削过，他则用它当作探针，而非拐杖。

"我想要什么？"他平静地自言自语，一遍又一遍。

"我就是你们世界称为信使的实存体，不过不在天使sense of the word。不——，我当然不是天使。"他笑道，露出了锋利而尖锐的黄牙。

现在他距离我十英尺。我能更清楚地看见他的眼睛，它们是银色的，有着金属光泽，但它们富有表现力且充满了能量。他的头发又黑又直，散披在双肩肩头。有一个非常鼓凸的鹰勾鼻，不过跟他的头非常相称。衣服是带有黑色风帽的纯灰色长袍，系着条细细的红丝绒腰带。

"你有个口信送给我？"我问。

"一分钟内我就会提到它。耐心些。"他慢慢地屯出最后一个词。

我不喜欢他——他的所有方面。我开始暗自准备着逃跑的各种选项。从他的身材判断，我感觉自己不是跑得过他，也是在搏斗时打得过他。他唯一的武器，对我而言平淡无奇，就是他的棍子，看上去并不构成威胁。他继续随意地查看着我们的营地，仿佛正在找什么。

"你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大概是回家的路吧？"我操弄地问道。

他立刻停了下来，轻蔑地看着我。"不要给我玩自大。我要咬起人来，可就越喊叫时糟得多，我向你保证。但是幸运的是，至少在你的情况下，我来这儿不是作为刺客，而仅仅是信使。"

"说重点，你想要什么？"我的挫折感在加剧。

"看起来吗，某一位存在，一位极其强大的存在...不...不，那不对..."他的手——没拿棍子的那只——以一种戏剧性的姿势笔直伸向天空，"那位人类所知的最大的存在，已经要求我，伯翰，找到你并告诉你，在他安排的时间，他将捕捉你，并毁灭你。"

" 他想你知道，你还活着，只是因为你对他无关紧要，当更重要的工作结束后，他会... 而我打算引用他的原话... 将你撕成不可见的碎片。 "

在他传达了口信时，我能看出，他在全神贯注地观察我的反应。我试着看起来平和而无惧。但我的演技，我很确定，是糟糕透顶的。

" 你说你是个信使，对吧？ "

伯翰点了点头。

" 那么给你的委托人带去下述口信。我会祈祷他学会宽恕，我会呼唤最初诞生者，那统治我们世界最高天穹的蓝色天使，而且我一 "

" 我不能把这样的信息带给我的委托人！你疯了吗？我的头将会飞到一百英里外的。 "

" 那么送给他一封信。 " 我向他的方向走了一步。你是时候离开了。

伯翰没有移动一英寸。他只是瞪着我，就像人们看到巨大的愚蠢之事那样。 " 如果你有那么一刻以为你可以收买我， " 他几乎不动嘴唇的说道，银色的眼珠死盯着我的眼睛。 " 你就真地是疯子傻瓜的代名词。 "

他走离我更近了些，算计的眼睛抬望着我。 " 我会告诉我的委托人，当我传达了他的口信，你恐惧得哭了。你哆嗦得如此厉害，以至无法站立。你用全部的呼吸祈求他的宽恕。这是我会带去的唯一口信。我的委托人因为我的回报而微笑，甚至可能会格格地出声笑。未来几周你就好好想想吧。我确信，你不必等更久。 "

我低头看着他，感知着他的能量。他是个寄生虫。自身利益就是我在他身上能感知到的全部，而他感觉自己被自身的混乱所诱捕，就像邪恶的镜像，变得害怕它自己。我单膝跪下身来，以便能处在他的高度。我握住他的手臂，开始被拒绝，一种好奇让他服从了。 " 为什么你从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中得到如此的愉悦感？ "

" 难道所有人不都如此？ " 他傲慢地答道。

我摇着头道。 " 不，有很多人会感觉到他人的痛苦，理解他人的不幸，想要减轻他人的重负。有些人如此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以至于他们会分担那痛苦和不幸，而在这么做时，他们将爱带给了这个世界。 "

" 爱！你打算跟我谈论爱？省省你的呼吸吧。仙女不会将吃的、喝的放到我桌上，不会把金子放进我的地窖。你可以拥有所有你想得到的爱，我会把我的爱置于金子和银子上。 "

" 你的地窖带给你了什么？ "

" 安全... 保护。 "

" 你从未渴望过某人来理解你？真正地理解你？ "

他看了我一会儿，我能看出他在思考我的问题，但紧接着，我看到一种机械的反应袭满了他整个人，就如同着火的干旱地。 " 不要自称理解我， " 怒火从他的嘴里冒了出来。我能闻到那怒火，那是发自内里的。他摇晃胳膊挣脱我的抓握，我毫无抗拒地放开了手。

我开始张嘴说话，但却不知道我的话音来自哪里。 " 这是一切存在们的方式，我们希望被理解，因为我们行走在善恶之间。一些时候我们掉入恶一边，但我们想要他人去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什么迫使我们。当我们接收到这种理解，哪怕只是针尖大小，我们都被拉得更接近了中间道路。 "

" 甚至你，伯翰，你说你不想要我的理解，可无论你要不要，我都对你都有着一
些理解。它就在这里。我没有刻意请求它，或是召唤它出现，或者假装我知道你的
黑暗，我的安排里没有这些，但我知道一件事，我们都是最初诞生者的孩子。还有
什么比知道这一点更应该去引发理解的呢？ "

伯翰退后了几步。沉默了几秒钟。他环顾四下，仿佛是确认依然只有我们俩，
然后走近我了一步，举起他的棍子。" 你看到这个了吗？ "

" 嗯，当然。 "

" 仔细看看它， " 他激动地说道。

我跟随了他的指令。棍子上到处是血迹，尖细棍梢附近则粘满了发丝和皮肤。

" 我来自的那个世界， " 他低语道。" 每个人都必须带着根这样的棍子，这样，
那些监视我们的人就能用我们的棍子来打我们。大部分人每天都挨打，有时压根什
么都没干，也挨打。如果我们的棍子在被打期间断掉了，下一次就会被打得更狠，
而且我们会被告知去准备根更粗的棍子。我们被告知永远不能清洗它。那些拿着干
净棍子的人会被打得更狠。我的一些同类，因为棍子如此之脏，他们被感染上了疾
病，仅仅是因为拿着它，他们就引来了死亡。 "

" 在这类世界里，要到哪里去寻找爱，更别说关心什么被理解了？ "

" 为什么监视者会虐待你们？ " 我问。

" 因为我们违反了规则。 "

" 谁制定的规则？ "

" 你称为委托人的那位。 "

这是件奇怪的事，自从跪下来和伯翰说话时起，我就感觉到心脏区域的一团聚
集性的力量，当它增长时我能感知到它的释放即将来临。

" 将你们种族贬低成恐惧和仇恨之人的那些规则，并不是规则， " 我说。" 它
们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操纵。 "

" 什么目的？ " 伯翰问。

" 将你们贬低成奴隶。 "

" 即使你说的是真的，我又能对它做些什么？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成为最强大
的那位的一个有用的奴隶，得到金、银的奖赏。我不知道其它道路。我的唯一真正
的技能就是在你们的世界追踪人们。这是我一直擅长的。我一种追踪这些的感官...
一种认知力，我因此而变得幸运。 "

" 或许你是对的，你无力改变你的世界。但你仍然能将理解带给周围的人。你
能给予他们理解，即使他们拒绝它。 "

" 最后的结果呢？ "

" 我不知道结果， " 我说。" 我只知道，存在着一个源头，高于你的委托人，
而这个源头无关乎那些贬低、惩罚或散播恐惧种子的规则。那些这么干的人，无论
他们声称自己多么神圣，他们都根本不神圣。他们模仿着他们所以为的凌驾于他人
之上的力量，但真正的力量是平等性振动。 "

" 真正的力量？监视者们拥有着杀死我们的力量。我的委托人有力量单凭一个
字就杀我们所有同类。爱能战胜这些吗？爱能保护我免于这些吗？ "

伯翰拿起棍子，平举在伸出的双手上。" 看看这个，告诉我，爱栖息在哪儿？
爱从哪儿来影响包含在这棍子里那历史中的一个原子？ "

我看着这根子，觉察自己的手在移过去感觉它。伯翰将它抽了回去。"你不可以碰它。"

我将手伸上前去，无视了他的话，将手指放在棍子那满是血迹一段，然后从我的手，向他倾泄出那我感觉聚集于我内部的爱的感觉。我看着他，看到他的眼睛盯着我的手。"你不是我预期的那种人，"他低声说道，头微微地前后摇着。

我感觉眼泪闪动在眼里，这时我听到了远处的声音，一个听起来像是考安。伯翰突然焦急地看着我道。"我不知道因为这事会引发什么，但你向我显示了一些没人显示过的东西，我不会忘记的。我不会忘记的。"

说着，他慢慢地消失了，在他身后，我能看到叔叔和考安沿着通往营地的蜿蜒小路缓缓走来。肩上挂着水壶，正在朝我挥手，没有察觉到我跟伯翰的相遇。我也向他们挥着手，但是我的心，当时却在别的某处。无论伯翰屈从于怎样的镣铐，无论他行走的道路多么边缘化的艰辛，无论他多么怨恨和恐惧的主人是谁，我心的一部分现在都在他那里。

第四十九章深谷

在古代，他们借用自己对一体性的感觉制造出某种东西，以通过因诞生而形成单个身份感的实存体去感觉到分离、个别化、自我拥有和可操作性，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去学习唯一的一件事：生存。

我不知道这些念头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正在以一种稳定的流的形式得到它们。在我跟伯翰的经历里，一些东西转变了；就在我跪下身于他面前时，一种新的临在性进入了我。

在叔叔跟考安走到我这边的暂短时间里，我感觉就仿佛上千个答案找到了通往我内在的道路，它们现在只等待着被排列和组织进一种关系——一块关于意义的马赛克。我第一次体认到，我并非有着自身意志和自我利益的人类存在，事实上，我感觉情感、洞见、灵感的储藏库，而这些并非是我的，它们是共享性的矿藏。

我是个索玩脱网络中的一个集线器。这个念头，对你们读者而言，就如看起来那么奇怪对吧，但竟然对我而言却是讲得通的。

作为一个集线器，我开启并利用我自己去进行连接，不知道为什么，伯翰提供给我了那钥匙。为什么？从失败于娜姆的诱惑下，到与伯翰互动时显见的成功，到底是什么在发生着？我说成功是指我新找到的这种接取信息网络的能力；这个网路，看起来似乎就漂浮于我们之间，却只有如此少的人能够触及，或者更为重要的，能够将自己拉入其中去有意识地运用它。

考安用一袋淡水问候我。喝了吧。你的身体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快速消费水。

感激，我说，喝了几大口，又递回给他。那水冰凉而感觉美妙。

这是给你的，他说，你还后渴的。再说，我不想背着它。

叔叔站在远一些的地方看着我。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吃饭么？我问，做出一种期待的表情。

叔叔挥了一下右臂，手掌朝下，仿佛一个跟地面平行的镰刀。今天早晨不吃东西，只喝水。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感。

考安用手肘拱了我一下。喝饱水吧，他微笑着说。那也会很好的支撑你。

那样的话，我猜我准备好了，我说，拿起自己的背包，并将那个睡袋背在肩上。

那么跟我来，考安说，最后还有几英里了。

我以为那地点在这里？

考安嘿嘿笑。这个是最后一个营地，前面还有一个暂短的攀登。而这一段很复杂，所以你要小心跟紧。考安干笑。我会慢慢走...我自己初次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

为什么我现在得到了一个，我们将会热煤炭上面走路的印象？

如果是那么容易就好了，考安被逗笑了，抓起他的背包，走上了那个刚才遮在我们头上的石柱。

叔叔等着我跟在考安身后。这次我走在你后面。我希望在这字后一段，走的悠然缓慢些。

你们真的让我不安，我说。不会再有（指环王那样的）龙或熔岩窟，对吧？

我感觉听到了他们脸上的微笑，但是他们都没有作声。

几分钟后，我们站在了那块构成了我们营地天顶的高耸岩石的顶端，我能看到数量惊人的螺旋状沟壑和小规模峡谷，如同巨大的迷宫般地蜿蜒在眼前。

我看不到任何迹象，我轻松的点评。

考安平静的看着我。噢，他们就在那里，只是用土著语写的。跟我来，保持在我位置的三十英尺以内。如果你开始落后，就叫我一声...同时也保持看得见叔叔。

我们来到了陡坡的边缘处，考安抬起手说道。我们将错开一段距离来下行。我第一个走，所罗门，你第二个，但等我到了那时你才开始。叔叔...你知道怎么办。

我们刚开始下行，当考安将体重放在一个篮球般大的石块上时，它滑落了。他几乎也掉下去。有些石头很不稳定，于是考安命令我在太多压力放上去之前，先试试其稳定性。如果他们撑不住了，就向后倒，将头保持向上，然后找些稳定的东西抓住。他说完这些话就不再开口，开始继续下行于陡峭的下坡上，集中全部注意力。

在全心全力的挣扎和几个不安的笑声里，我们三个都终于完成了那段下行，来到了谷底。延展于我们眼前的是沟壑和溪谷，如同岔道口，从我们所在的位置蜿蜒着蔓延开去，除了我们身处的这条，还有九条。考安毫不犹豫地走进了一条，我随上前去，立刻感觉到了深壑的幽闭空间，看上去它非常适合作为导流泄洪。枯树的曲根杂乱地填塞在峡谷两侧陡峭的崖壁，板结着干燥泥巴的巨大白岩可怕地悬在上方。有些则有小汽车大小，看上去所置位置非常不牢靠，仿佛会因为最微小的振动而从高处坠下来。

我尽可能小心的走着。

偶尔我们会遇到一些伫立在谷底的大石头，清晰的昭示着那种振动失衡的结果。

考安停下来，看着一块挡住了我们去路的大石头。这块是新的，你说呢，叔叔？

叔叔抬头看了一下左侧，再看了一下右侧。它从那里掉下来的。他的手指指向峡谷侧壁的一个缺口。你可以看到痕迹。

我去察看一下，考安说。

我沉默的跟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对岩石从哪里落下会如此感兴趣。

这就是我们找到第一个的方法，叔叔说。

第一个什么？我问。

昂克特吉拉德骨骸--那是块椎骨。

考安第一个来到谷壁那个缺口处，俯身仔细的检查它。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什么。他用手拍打着那里的泥土。地面看起来很坚实。

叔叔蹲下来，检查那些被践踏的草丛。可能几周前掉下来的。

你们上次什么时候来这里的...来那地点的？我问。

将近一个月前，叔叔说。我们继续前进。

又花了几分钟我们通过了深峡，来到一条就这么直接陡降了约100英尺的又陡又狹的深壑前。我无法看到通过它的道路。考安已经停了下来，从自己的水袋里喝水。

怎么...这后面你朝那里走？我问，看着这我们眼前看似不可能的路途，感觉兴趣盎然。

这里就是最艰难的那一段了，考安嘿嘿笑着，擦拭着下颚。

叔叔跟上了我们，喝了一口考安献给他的水。他转向我奇怪的微笑。如果一个像我这样的老木桩能做到，你也能的。只是跟随考安，并完全模拟他的方法做。我会紧随在你背后，照看你。

我只是看不出，你们怎么才能通过这片underbrush。路在哪儿？

考安指着上方。那些树木。

我抬起头来，只看到一张树枝交错纠缠而成的庞杂大网。那些树木？

只要跟着我，你就会明白了。

我曾经说过，考安是个大块头。现在，在我的想像里，他爬树——特别是如此错综交织的树丛——几乎是不可能的。

考安将自己的背包扔在地上。我们将背包留在这里，包括水袋。还有脱掉那些不紧身的衣物。

考安脱掉了他的衬衣，叔叔也脱了。我环顾四周，仿佛在这树丛的某处，应该有个公正的裁判站出来，将一个理智的念头注入他们，来维护人类的自我保护本能。我不只有高度恐惧症，还回忆起了自己的最后一次爬树经历——大约三十年前。我当时滑落在地面，摔的很重，导致昏迷了二十分钟。我的恐惧，换句话说，是有基础的；这不是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觉。不幸的是，我的记忆在这个瞬间服务很周到。

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可以做到。我耳语。

考安冷静的看着我。脱掉衬衣；它会挂在那些树枝上。

我像个无思维的机器一样脱掉衬衣。

考安看着我身体侧面。你的青紫没了。感觉如何？

很好。我回答。

这就是我们，三个光着上身的猛男，凝视着眼前脚下的深渊，它仿佛被那些树枝和倒木的无尽混乱警卫着。那就像是凝视着一个，为了羞辱你而祈求你进入的，危险的深渊。

考安深深吸气，再呼出，然后看着我。你准备好了？

没有。

他短暂的微笑着瞥了我一眼。那我们也出发。

考安走到一棵大树前，开始攀爬。我吃惊的看着这个大块头男人如此轻易的在树枝上滑行。你知道人类跟猿猴几乎完全一致...在DNA层级。你跟随我时，只需要想着这个念头即可。

我感觉叔叔的手放在我肩膀。他一直沉默的站在我身后。关键是在你感觉目前的位置稳定之前，绝对不要开始下一个动作。明白？

好的...

叔叔指着考安。用你尽全力跟随他。如果感觉他太快，就告诉他。

我爬上了那棵树。我的心在狂跳——我想象——正好跟猴子一样。我接受叔叔的建议，做到每一步动作，都在确认稳定感觉的前提下进行。我爬上到了树上离地面大约二十英尺的高处。一些树枝刺痛着我的皮肤，我感觉当我们完成时，会全身遍体鳞伤。

避开这个树枝，考安说，指着一根粗枝。

我点头，试图恢复能量。

我将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上面去，考安说。我们换乘树木时，是最需要技巧的时刻。你这时需要利用自己的平衡和本能。我现在立足的这根树枝在距离树干这么远的这个位置还很结实，但是不要在向外走了，即使你比我轻些也不行。抓住上方的树枝，将你的部分体重分散在上面。不过不是全部体重，使之大约一半吧。这就是我们走到树枝的更外侧，以便从这棵树切换到另一颗树上的方法。懂了？

我点头。嗯，我懂了。

我已经开始口渴了。我在将自己的水袋放在地上之前，忘了喝水。然后，为了让状况更加具有挑战性，我突然跳出一个念头，就是我们回程也要再次经历这个同样的过程。此刻很难保持任何乐观的念头活跃。

一旦我们度过了这第一段，就会变得容易容易些了。考安说。仔细的看着我，然后完全按照我做的来做。

考安抓住他头上的树枝，半吊在上面。他用手抓着这根上方的平行树枝，慢慢向那脚下树枝的边缘移动。当你走到这么远，就需要非常缓慢的移动。仔细聆听。这树枝会告诉你，你是否需要回退几英寸。如果你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就可以一英寸一英寸的向外挪动。

他移动到那根树枝的更外侧，回头看着我。现在，将有移动到上面这根树枝的外侧尽可能远处...用脚尖支撑，然后尽可能轻盈的荡到另一颗树的枝上去。你的体重会将那树枝向下压低一些，但是你这样就可以轻松的滑翔到另一颗树上...就这样。

他展示了他的技巧，并且完美的成功了。他恢复平衡后，着陆在另一颗树的树枝上，并且马上抓住了上方的树枝，来稳定自己。先用脚，感觉你下面的树枝，然后将注意力转向头上那根。我在这里，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就会抓住你。准备好了？

我不知道。

好，至少你很诚实，考安鼓励的说。

叔叔干笑。拿出自信，即使你没有自信的理由。

我回头瞥见叔叔的微笑的面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模仿考安的动作，抓住头上的树枝，开始向考安在另一颗树的位置方向走。我接近了那个跳跃点，就瞒下脚步。我的手在出汗，甚至还有些抖动。我试图不怎么往下看，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个高度，虽然不是致命的，但是会很疼，而这些足以让我感觉自己不可能做到了。

这时我听到了脚下的树枝在作响，我立刻停了下来。

退回几英寸，将更多体重放在手臂上，考安建议。

我跟随他的指导后退。

好，你准备好了，现在向前移动两英尺，但是要及其缓慢的—每次大约一英寸。好，在那里停下来。脚尖着地，向前倾斜...荡起来，走！

我的身体，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聆听着考安的指导，执行着他的命令，仿佛是个调频完美的机器。而在另一个角度，我的脑，却在呐喊，你无法做到！

我在着地时有些许失误，却终于放松下来，并感觉到自己手臂被考安有力的抓紧了，我知道自己已经安全的飞跃到了另外一颗树上。我们一起快速的向那棵树的中心树干方向挪动。叔叔一分钟后，跟了上来。

在大约30分钟内，我们继续重复着这个基本过程，侧移在填塞于峡谷壁上的繁复交错的树木枝蔓上。在进入更深的区域后，我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高度的陡降，就像是矿工进入矿井里。尽管已是上午，阳光依然被阻挡在我们的视野外。我从未见过搅结成丛的植物被塞得如此密密匝匝过。我们两侧的陡峭崖壁，都有两百英尺之高。虽然没穿衣衫，空气也很凉，但是奋力地爬树攀爬却让我保持着舒适的温暖。

攀爬了十分钟后，我开始冷静下来，对于自己正在创造的奇迹感觉极度兴奋。这是一种极为稀少的体验，我们在陆地上空，借用树枝做通道前进。当你将自己全部的人性和命运，跟这些树木捆绑在一起，就会有一种愉悦的，明快的清醒觉知感。

我们来到了旅程中的一个点，树木变得太小，而无法安全地行走在其枝桠上了，所以，考安爬下树去，落到一处没有灌木、浮木和树枝的空地上。

当暴风雨异常凶猛时，考安说，落雨创造出了激增的洪水，将所有这些残骸冲进沟壑里。这条深沟，因其深度而积累了如此多的残骸，它们事实上扮演着我们最圣域地点的屏障。

"最初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个地点的呢？"我问。

考安抬头看向叔叔。"问他。"

我转过身来期待地看着叔叔。

"在十二岁左右时，我在一次视象中看到了这个地方。我多次看到了这个视象，但每次看到它，都无法推断其位置。我看到了这些树。也看到了所有这些残骸。我知道这讲不通，可我的视象非常清晰...我需要找到条路。"

"当我告诉其他人我的视象，他们认为我疯掉了。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人来过这里。这里被看成我们土地的污水坑，是自然垃圾的汇聚地，是邪灵之地。"

叔叔和我依然在地面之上十五英尺处，各自站在同一棵树的2根树枝上，俯看着考安。

叔叔的声音变得向内："但是我却反复地说起着，因为我看到过它——"

"看到了什么？"我问。

"我们远亲...昂克特吉拉的骨骸。我告诉愿意听我说的医疗者们，雨水将包裹骨骸的岩石冲刷掉了，如果听我的去勘探这个地方，他们会在那儿找到巨型鱼类的骨骸。经过了一年的劝说，一个人终于被打动，并跟我跋涉到了这里。他被称为跛鹿，我们最好的医疗者之一。他看了这个地方，说这儿难以进入。我告诉他，道路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我们花了一年，跋涉到这里，四处寻找下到这里来的入口或道路。有一天到了这里，我们又泄气又饥饿—神啊，我们很饿。"

"我随身带着副弓箭，跛鹿看到一只松鼠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于是一个念头浮现出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树。我正准备射那只松鼠，跛鹿按住了我的手说，

我们不能射这只松鼠，是它教给我们一条进入谷底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的恰好是忽略掉饥饿。”

我们走了一条类似于刚才的路...我们的技艺还不成熟，但我们一起弄清楚了这技术。尽管比现在更难，但因为我很小，所以不算太糟糕。一次我只是掉下去——

你掉到了那里？我指着刚刚经过的区域道。

我掉下去过很多次，叔叔回答。我的血流在那儿了不少...

考安哼哼笑道。这些年来或许得几加仑了吧，嗯，叔叔？

可能。

走吧，考安说，凝视我的眼睛。我们马上就要到那里了。

他从树根处退后，只要吊在那根树枝上，落下来即可，但是你跳下来前，向树枝外侧移动到离树干六英尺左右的位置，免得你掉到树根上。他指着那些错综交织的树根，它们看起来象是被时间冻僵了的蛇。我们不需要任何扭伤的踝骨。

我跳了下去，叔叔也跳了下来，什么都没发生，然后，我们三人走上了一条被刀劈斩出来的、非常狭窄的小道。我注意到考安的西裤上有血迹，于是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消退的那道顺润的液体，是汗还是血迹。感激上帝给的荷尔蒙，我对自己很满意。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什么的。

不要跟的太紧，考安指导我，否则你会被我带动的树枝打到。

接下来的五分钟，我们彼此间隔10英尺，排成一列，默默地走着。峡谷正变得不那么杂乱，但更凉了些、暗了些。我能感知到空气里的潮湿，甚至脚下的泥土也似乎因潮湿而有些软绵绵的。我也注意到，绿色苔藓富集于这条临时小道的周围。

当我来到小路的一段弧弯处，看见考安正拿着刀跪在地上。我们可以吃这些。

他给了我六只蘑菇。记忆恢复的反讽就是，你也记起了并不希望记得的事。就比如，我有个讨厌蘑菇味道的独特记忆，尤其是生蘑菇，可现在，我手里就拿着六只，还附着不少泥。

我应该吃掉这些？我问。

考安笑了，递给走在我背后的叔叔一些。你不饿？

我饿...但是蘑菇？

叔叔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拿起一个我手里的蘑菇，擦掉那些土，看着我。无论你跟蘑菇有什么过节，这些很对你很有好处。吃了它们。

他竟然将那个蘑菇放在了我嘴里。我只是处于对叔叔的尊敬，才让那蘑菇入口，但是一旦入口，我真地喜欢这味道。它有股熏人的味道。质地则比我预期的更松软。

不错？叔叔问。

我点头。意外...嗯。

蘑菇生在在阴暗处，但它们是彼此连接的。这就是考安要那样割下它们的原因。这样，它们会重新长出来。它们是一个我们无法看见的更大有机体的一个部分。他倾向我道。而且，它们很古老，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在这儿有多久了，从我还是个男孩时起，我就在吃这些蘑菇的果实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蘑菇，不论我多么努力的尝试，都无法将它们看成水果，但是我明白那是叔叔的方法论。我将剩下的倒进嘴里，然后跟上了考安。因为某种原因，生吃这些长自我们所在的深壑里的食物，看上去是适合的一几乎具有启蒙性的意义。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具有一种有魔力的临在性，虽然我无法说出那是什么。我唯一知道的是，它给了我怎样的感觉，而我感觉到了生理和心理上的更新。我的能感，感觉上用之不竭。唯一需要的只是水。

第五十章 骨骼

在快要到达那个地点时，叔叔喊道。“伊纳基。”

考安突然地停在了我前方，转过身来。“什么？”

叔叔追上我们。“我想让所罗门先去。我们可以在这里等一等。”

叔叔有些喘息地转向我，道。“就跟随这条小路...只剩大约一百码了。我们会在这儿待...十分钟左右。好吗？”

我点着头，不确定他为什么想让我独自进入那个地点，但我没有问任何问题。我开始向前走，在狭窄的小路上侧行过考安身旁。灌木依然茂密而纠结，而我开始感觉到一些忧惧，忧惧于接近那个地点。一个念头浮现出来，我甚至认不出那个地点。尽管这似乎很奇怪，但我从未有过问过考安或叔叔，昂克特吉拉的地点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走过考安后，我开始聚焦于距离上。叔叔说大约一百码，所以我变得非常留意自己走过的距离，数着自己的步数再乘以3。到了一百码处，我停了下来，看向四周。更多的繁杂灌木，还有些巨大的树干，这就是吗。或许叔叔在距离里太乐观了。我又迈开了步子。

又走了五十码，我来到一块空地，峡谷侧壁则在这里汇合到了一起。崖壁陡直，得有两百英尺高，上面除了偶尔突伸出来的坚强松树，什么都没有。谷底有一些巨大的岩石，推测应该是长久以来不断从崖上跌落下来的，看上去就像是天堂跌落的椅子。陡峭的崖壁几乎是90度的，整体呈象牙色，有些地方则是赭石色的。丛生的墨绿鼠尾草布满了崖壁的较高区域。不过崖壁在接近地面处，则全是叠生着壮丽纹理的石灰岩。

一处纹理豁开了一条深深的裂缝，看上去就像崖壁被劈裂开了。这是条纵向的狭长裂缝，而我被吸引着走了过去。走到豁口处，我开始不安地四下张望。我一直在疑惑，叔叔为什么要让我独自来这个地点。我的心智担忧着，但这个地方的规模，它的绝对隐秘，赋予了它一种神圣的境界。

走进了这道裂缝，我注意到这与其说个洞穴，更像是掘凿而成的廊道，事实上，2侧立面几乎是垂直的。可能是经历了数千个世纪的雨水冲刷而成的，我不清楚，但感觉着这种水晶的美丽，仿佛是进入大自然建造的小小圣殿。在最顶端处有一些孔洞，柱状的阳光从那儿倾注进静待的洞腔内，彷如明亮光子构成的一道道悬瀑。

洞室仅有十二英尺宽，但高度高于一百英尺，抬头上望，能看到一些骨骼——巨大的骨骼——突伸于内壁上。突然间，我感觉到渺小。我的头顶上方，悬着段索状脊骨，大概四十英尺长，浸透雨寂静中，这寂静已经一至少部分地——将它从岩石头里解放了出来。它非常庞大，我伸长了脖子仰头观察着这个壮观的画面。这些骨骼被包裹在石灰岩里，看起来就像焊接在岩石表面的一样。大多数的骨骼都埋在岩壁下，但是这根脊骨则清晰可见，呈弧状地悬在我上方，就像一条网格状的巨蛇。

我原地转了个身，去观看另一侧内壁，注意到了另一组骨骼，更小也更不起眼，马赛克般地散布和包裹在岩石中，如同发完言后安静待着的信使。更仔细地观察时，更多的骨骼就被看到了。仿佛它们正合唱着从这岩石要塞里复活过来。对于它们这

有所保留的临在，我充满了敬意。现在，我理解叔叔为什么让我独自来看这些了。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提示物，提醒着我关于翠希的梦。

就在抬头仰望时，我拌到了地上的一个突起物，然后注意到了更多的骨骼。他们无处不在。看得越仔细，越看到更多的骨骼；有时候就只有孩子的手指那么大。

一感觉到这种联系，我就想到了我的孩子们。我的心突然因他们而疼痛起来。在这印第安保留地的秘密凹洞深处，置身于这些科学完全不知道的种族的骨骼骨骼之间。我甚至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在这里。孤独和悲伤的感觉如此强烈地袭来，让我别无选择，只能坐下来，闭上了双眼，一这么做，我就哭起来。这可不是我预期会在这神圣地方该做的事。

我说出了几个精心挑选的自我诅咒，主要是针对我所有了而且太过于多了的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喜欢哭泣，这时，我听到了接近中的缓慢脚步。

"很难去忽略这样的体验，对吧？"叔叔先于考安走进了石灰岩廊道。他看着我，压低声音道："你感觉怎么样？"

那个瞬间，我感觉被大量棘手的人类情感束缚住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抹去眼泪，设法让自己看起来平静而聚合，但在我调整好自己的反应之前，叔叔抬起了他手。

"先别说什么，还有很多需要看的。"

考安和叔叔都坐下来。考安靠在我背后的墙上，因疲劳而大声喘气，然后开始调息放松。叔叔坐在我对面，好像在兴趣盎然的观察我的情绪。

因着我这突如其来的情绪曝露，一个问题跳了出来。"这是什么地方？我是说，我们来的这个？"

"有些地方会有一种特殊的临在性。这儿就是其中之一。这临在性在此处就非常有效力。它能以意义深远的方式转化能量。它能引起视象。"叔叔将锐利的目光转到我身上，然后搓了下双掌。"它能把深层的情感拉到表面来，净化它们。"

我知道他在直接说我，但是我假装没有被他的评论影响，顾左右言他。"这个地方存在着，却没有人知道它，这怎么可能呢？"

考安清了清嗓子。"我以前也没有来过这里，但是地球上最大的洞窟系统，也只是十二年前才初次被探索了。那个在越南，叫做航桑洞。即使世界上最大的洞窟，也有那么亿万年没有被找到而探索。"

叔叔清了清嗓子。"这些地方会保持未被探索，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知道如果我们人类学家带到这里，会发生什么后果。我们居留地的这个部分，会被隔离成科学考察专属。我们就会不再被允许来这里。那些骨骼会被从我们手里拿走，而这个地方的特殊能量也就会消失。"

"谁知道这个地方？"我问。

"只有五个左右。"

"即使你们族人，也只有这么少人知道这个地方？"

叔叔耐心的点头。"有很多居留地内的人，会在一分钟内，将这个地方的卖掉，只要他们认为那会给他们带来财富或名誉。我们把那带到这里来只为了两个理由：你见过昆腾萨穆（量子之和），并且你是个索玩脱。"

"你多次告诉我，我是索玩脱，但是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多数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个普通人——可能比其他人多收了些教育，但是在各种重要角度，我很普通。是什

么让我如此特别，导致你将我带到了这里，而没有带那些你自己的族人来？这感觉不太容易理解。”

叔叔开怀的笑起来，洁白的牙齿闪耀着难以捉摸的光。”仅仅因为你是索玩脱，并不意味着你就不普通。看看考安。他也很普通。某种意义上，低于平均水平。”

“注意哦，”考安我身后咕哝道。

“索玩脱并不被分类以不同的衡量标准；他们依然身为人类而生活和死亡。他们有着他们的弱点和愚昧。他们只是比大部分人更明白如何导航于风暴动荡中，但风暴会找到他们，赋予他们人类性。”

当叔叔说的最后一个字进入了心智，我突然感觉仿佛自己变聋了。我的耳朵里千真万确地突然开始砰然作响。我瞥了眼身后，看到考安的眼睛是闭着的。再看回叔叔时，他的嘴半张着，他被冻结在时间里了。我意识到什么东西转变了。时间停止了。我独自存在一个时间片段里，考安和叔叔却不在其中，尽管他们共享着我的空间。我迷惑了，一种奇怪的恐惧感抓住了我，仿佛一场噩梦即将开始。

为什么我在这个空间里能够移动并观看，他们却不能？这时，我感觉到一只手搭到了肩膀上，我转回身去，恐惧则猛捶于我的胸口。

“以这种方式见面是必须的，”这个陌生人说道。

我右侧的站在一个身影，一个老女人，大概七十多岁。有着友善的眼睛和瘦长的脸颊。她是人类，但同时又不完全是人类。她身上的某种东西让我感觉到熟悉，但是她的样子对我的心智则是完全陌生的。我吐出了声欣慰的叹息，还好不是娜姆。

“你是谁？”我问。

“我是你。”

“我是我，你是谁？”

“我真地是你，不过，我存在于一个不同的身体里，目前，现在我生活在一个不同的行星上，好吧，技术上而言，那是颗小行星，但它非常类似于你称为地球的这个地方。”

“既然我是我，你又怎么可能是我？”

她伸出手来，再次触碰到我的肩膀。”我也可以问你同样的问题。”

她的手在空中随意地挥动了下，仿佛这就抹去她刚刚的评论。”我能和你坐一会儿吗？”

我看向周围，确证了考安和叔叔依然被冻结在他们的时间里。我必定是点了头，因为她坐到了我的身旁，握起我的右手，放到她的手中，饶有兴趣地检视着。”你度过了一段有趣的人生...”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为什么会认为你是我，但是，你能解释下接下来要干什么吗？”

我抽回了手，转身更直接地面向着她，这么做的同时，快速地瞥了眼叔叔，注意到他的嘴这时闭上了。事实上他并未冻结在时间里，看上去他和考安被悬置于极致的慢动作里。

无论她是谁，这个女人看起来并未被这一切吓到，而即使叔叔和考安迷失在了他们自己时间感知里，让人感觉安心的是，我知道他们就在几英尺之外。

这个老年女人有些害羞，还带着某种程度的不安和尴尬，她将手肘放到膝盖上，看着我，道。”你看起来完全不像我期待的那样。”

"为什么你会有任何的期待？"我怀着真诚的疑惑问道。

她微微地摇下头，仿佛在试着清除心智的蛛网。她的头发是纯白色的，发丝垂直，几乎齐肩，只有发梢有些微微的外翘。她的头上ku了条纯红色布质饰带。穿着件破旧的灰袍，上面的图案让我想到了那些纯朴而美丽的洞穴壁画。当她说话时，未带戒指的手指，在空气中勾勒出优雅的表现力。她皮肤黝黑，饱经风霜，体型看上去瘦小，却不虚弱。

"我叫达礼步，"她举起手说道。"我知道你是谁，所罗门，你不需要对我客套。我们属于那赋予生命给很多身体的同一个灵魂，而数百个我们就散布在这些风里。她的手指着我俩之间，仿佛那是个单独的实存体。"

"我是个卑微的女人。在我的世界，我是约十万名被知晓为萨米托的人中的一员。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小行星上，大小只有地球的十分之一。如同对比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时非常奇异。"她停了下来，目光郑重地环视这个洞室。

"在我的世界，我是个流浪者。没有固定的家。我们像一群动物那样四处漫游。我们偏爱这种方式的生活。固定化不是宇宙的方式。我们拥抱变化，因为那就是一切事物的方式，那也是我们保持年轻的方式——虽然我看起来一点不年轻。"

达礼步的目光越过了我，似乎是在检视叔叔。"他看起来比你更像我们中的一员。你确定，你就是所罗门吗？"

"看，我不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你怎么来这儿的...我又怎么能与你说话，既然你声称自己来自另一个世界...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无法移动——"

"他们无法移动，是因为我激活了你的一个部分——灵魂这一部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一场对话。灵魂这个部分运作于时间的不同时间频率里。灵魂依然有时间，但不同于作为一个人类所体验到的那种时间。我只借用了你的一部分。我确信当我们完成了交流，你会宽恕我的。"

她抬头望着昆腾萨穆（量子之和）的骨骼，然后转向我，道。"如果你不相信我，就看看你自己吧。"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当我低头看向自己，发现我事实上是两个存在。一个我是在活动；另一个我被冻结在时间里，正在眨着眼睛看着叔叔。我被裂开了，分成两个存在：一个有意识的幽灵，另一个则是石像。我突然感觉到胃部不适。"你干了什么？"我质问道。

"我告诉你了，我激活了你的一个部分，那使我们得以对话。如果我向你显示我的真实形态，你们行星的重力会挤碎掉我。你会无法理解我的语言，我也无法理解你的。那可不是好的交流方式，你承认吧？"

正如你们，阅读了我对自己人生的难以置信的描绘的耐心读者们所清楚知道的那样，无论你相信与否，我一直被一些奇怪的事物围绕着。但是这个，却是所有中最令人困惑的。就是在那一刻，那一秒钟，我断言自己疯了。如果附近有疯子收容所，我会立刻将自己送进去，请求他们将我关进幽闭室。我不希望自己祸害到他人。

达礼特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你没有疯。你就是我，而我们绝对没有疯。她对我微笑着，如同孩子刚刚抓住了平生第一只蝴蝶。疯子是那些，当贪婪和剥削的巨鼓被捶得震天响时，还安睡着的人。那才是愚蠢。"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设法低声问道。

"我们所共是的那灵魂，就像个轮子的毂心。我们则位于轮子的边缘，辐条就从毂心向外扩散到了这里，但是我能够旅行到毂心，这么一来，我就能进入到共享着同一灵魂的其他身体的实相中...如果去尝试，你也能做到。要我说，这是种眼界大开eye-opening的体验。"

我听了，也听进去了，可我还是对她说的毫无概念。"为什么你想来访问我，为什么是现在？"

"哦，非常好的问题，"她指指上方，道。"他们以某种方式邀请了我。"

"昆腾萨穆（量子之和）？"

"你们以这个名字称呼他们？"

"是的，你们以不同的名字称呼他们？"

"我们称他们为非计划者——不过我们用的正式名称是范柔克哈拉德。"

"非计划者？"

"这是一些流动性的存在。这些存在们创造了我们神圣信仰。他们是跨领域和次元运作着的存在。"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不理解哪部分？"

"...跨领域和次元？"

"噢。好吧，在空间里，星系丛集在一起。它们彼此束缚、永无完结。这些星辰系统是一种复合体，稀薄地充斥着生命形态，但即使是如此稀薄，也有亿万亿万感知性存在，生活于流动在扩展性空间里的星辰系统里，而且还存在着数量无法想象的领域。没有人真正知道其数目。"

"星辰系统内是众多的星系，星系内是众多的恒星系统，恒星系统内是众多的小行星和行星。在这些最小的天文单位上则是我们这样的感知性存在。感知性存在被自由意志所引导，被贪婪和权力所剥削。非计划者们就是将自由意志带给我们的领域的存在，不仅仅是这样，他们将自由意志带给了所有的领域。他们就是一我们已知的唯一——能从一个领域穿行到另一个领域的存在。"

"他们基本上就是海蛇——灭绝了的海蛇，"我怀疑地说道。

达礼步再次仰望起那些骨骼，然后看回我。"他们是你需要他们成为的任何事物。非计划者们运作于时间之外。他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显现出来。如果你将他们认作海蛇，仔细想想自己的幸运吧。在我的世界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知道他们。"

"可是海蛇如何能从一个领域穿行到另一个在不同里呢？"

"它们在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显化。在我们的世界它们看起来像大鸟。它们在我们世界也绝迹了，但那只是因为它们安装了某种东西在行星上——在集体层面——那使得行星上的感知性存在们有了自由意志，然后它们就离开了。"

"为什么他们要离开？"

"自由意志就是自由的意志。"达礼步轻轻挥手道。"你不可能将这类教义带给一个种族，然后去口述其应用方式甚或去保护它。这就是自由意志。非计划者之被称作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明白，真实之物、真理之物、永恒之物都是不可知的。如果一切万一的创造者是不可知的，那一个人要如何计划什么去达成更真实、更真理、或永恒？这就是我们称他们为非计划者的原因。"

"所以说他们带来了自由意志，这就足够了？"

达礼步步点头道。"这就足够了。"

"那些剥削者呢，他们全都逃脱了惩罚——这也是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并不关乎你想要毫无后果的做无论什么事情，它关乎选择。它关乎选择的力量。在我的世界我们有一个仪式叫存在之路。存在，对我们而言不关乎我们在生命里所达成的，或者我们有多少朋友，或者我们的家庭如何快乐。存在是明晰。"

"那你们如何定义明晰？"

"那就是，我们做出选择去归属于灵魂，去荣耀那未知的创造之源，正是它为我们的灵魂提供燃料，并通过（灵魂）这种力量将我们连接上彼此。"

"你们如何荣耀这种力量呢？"

"通过真诚地将自由意志给予给身边的人。"

"我不理解。你怎么给予自由意志？"

"我们的存在之路是这么说的，你只能有意识地生活在当下，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信任未知创造源头的那些力量之流，无论那些转变发生在我们内在还是外在。"

"你通过在生命中实践这一点来给予自由意志。你学习去流动，使自己适应那些改变的力量。你学习在你的世界去发现慈悲，你跟随它，支持它，而以这同样的方式，你学习去发现剥削利用，并拒绝它，远离它。本质上而言这就是自由意志。它非常简单，不是吗？"

我点了点自己的幻影脑袋。再次看向叔叔，能看到相较于上一次看时，他的身体有所移动——小小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变化。我自己的身体也移动了，而我越来越感觉到，那是我的一个疏离的外壳。

"在我的世界，我深思熟虑地平静说道，我们理解自由意志，但是我们仍然受到剥削，被那些手握权力和——"

"那么你就没有真正理解自由意志...至少没有足够的人理解。自由意志不同于自由。自由意志就是容许你自己做出一个选择去单单只相信你心里所搏动出的东西。自由意志就是容许所有部族合一。自由意志就是那无判别的将人们连接起来的力量。自由意志就是容许人们去学习如何和谐相处的东西，哪怕曾经存在不和谐的历史。它全是选择的问题。"

"你在你们行星上是什么角色——领袖，祭司？"

达礼步步咯咯笑起来，就像一个在校女生。"我不是什么角色。我没有宏大使命。我的存在，就是去学习并分享，这就足够了。那就足够了。"

我第一次看进她的眼睛里。深深地凝视着。她的话语、她的举止、甚至她的眼睛里，都存在着爱和谦逊。我希望变得更加像她。

"还存在着更多的我这样的人，"她说。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贴近来，触摸着我的手，道。"我们灵魂的辐条存在于这个领域的每个地方，生活着或死去着，流动得如同洋流里的鱼群。你不是一个人在努力。我知道你此生必须去做什么，如果可以，我很荣幸能提供服务。"

"为什么是现在？"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你在现在显身？"

她靠了回去，环视着这个洞室。"这个时空使得它成为了可能。我感觉到了进入灵魂之轂的推力，于是就看看它会将我带往哪儿。它将我带到了这儿...你跟前，另一个我，我们。我知道它看上去不可能，但那是你心智在对它根本无法相信的事情进行判断。"

"事实上，所罗门，每件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事情，都存在于心智的理解之外。甚至包括你将协助发现的那个发明，它也不会将光照在心智上，它会将光从心智上移开，去照亮别处，终于地，你们世界的人们会看到一个新事物被照亮了，当你达成了这件事，人们将认识到，他们不非活在一具身体内的一个存在。他们是浩瀚的实存体，主权独立，且又积分整合于那不可知的创造源头，他们包容着一整个领域。一整个领域！"

达礼步慢慢地站起身来，指着叔叔，道。"我喜欢这个男人，他是谁？"

"他是这个神圣地点的看守者，他叫住在云端，但是我们叫他叔叔。"

"和他待在一起，所罗门。他...以某种强有力的方式连接着这个地方。"

"你要离开了？"我问。

是的，她温柔地点点头，然后作了最后一次的环顾。"这里的频率非常强大。你能够非常地确定，非计划者们就在这里。甚至现在，我都感觉到，他们温柔的眼神在看着我们。她停顿了下，带着不断加深的微笑合上了眼睛。我们来自于从寂静，离开时有返回这寂静。当我们置身于这里，置身于这枚细碎的卑微尘土之上时，我们能够舞蹈、交谈、喊叫、调情、大笑，还有上千种事情。永远在爱中迈出你的下一步，所罗门，在这样的路上，你永远不会迷失在噪音里。"

她消失进了一个光膜里，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自己正凝视着叔叔的眼睛，听到一个慢放的声音在不断加速，仿佛是在编辑一段电影音轨。在几秒的跨度内，我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但是我不是同一个人了。现在我知道了，我还有着另一个我，存在于我灵魂的储藏室里—可能还有更多的，就像达礼步说的那样。

一个领悟浮现了出来：我患有的失忆症比我最初以为的严重得多。我因这见解而微笑着，叔叔也回应以微笑，他的眼神充满了探究。他有可能知道我离开过这个实相吗？我再次微笑，add to the pattren，因为一个微笑会引发另一个。

第五十一章头骨

叔叔站起身来，以手示意我跟着他。"我想向你展示些东西。"

我走在他的影子里，因为我们在往洞外走，沿着崖壁走了约三十英尺，来到了另一个入口—这一个更加地隐蔽。里面是类似的洞室，不过洞顶只有约十二英尺高。叔叔继续走着，我则左顾右盼着，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探索这个洞室。

"别发愁，迟些时候，你有的是时间来探索。"叔叔回过头说道。我听到答的一声，看到他手里拿着根笔式手电。"进入洞穴深处时，光线会变暗。"他低头看着小手电。"它无法提供太多的光亮，但我认识路。跟紧我。"

"这个洞有多深？"我问。

"只有几百英尺，不过我们要去的地方只有一半的距离。"

叔叔沿着一条狭窄蚀岩走廊而行，走廊看上去就像被水凿刻出来的。空气有股子金属味，但是并不难闻。走廊侧面的纹理是层积的岩石，每层越十英寸厚。我们小心地挑选着道路，默默地走过这狭窄的走廊，这时，叔叔停下来，回身面对着我问道。"刚才我们谈话时有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蹙脚地吞吞吐吐道。"我...我在...在一个...一个...我不知道...如何去...我感觉...那...那真地是——"

"好了，"叔叔将手搭到我肩头说道。"有时候，舌头会旅行到身体之外的世界。"他转回身，继续行进，没有再说一个字。

一分钟后，走廊豁然开阔成一个圆形洞室。在其右侧，叔叔正俯身看着岩壁上突伸出的什么。那是个巨型头骨，约八英尺长，最高处则高达三英尺。它破裂成几块，但就其余的方面而言，被完美地保存着。跟先前那个洞里所看到的昆腾萨穆（量子之和）骨架一样，有着包裹着石灰岩limestone-encrusted的骨骼的颜色。

"好巨大！"我叫道。

"你认出来了么？"

"当然，你怎么找到它的？"

叔叔指着洞室的入口道。"跛鹿和我第一次勘探这个区域时，我发现的...或许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我注意到了这个小小的突出物，就在这儿。他指着那头骨前方道。它只露出了几英寸，最初我以为是个贝壳，但用刀子刨碎它周围的岩层时，我们意识到它可比贝壳大多了。"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刨。"

"你们是怎么将它挖出来的？"

"我们懂一些考古学。考安在学校里学考古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买了些工具。"他指着远处的岩壁，微弱的手电光扫了扫，照出一个简易桌子，上面放着各色工具，包括提灯。

"这持续了接近二十年。每次我们会来这儿呆上三天，有时是五天，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所需要的耐心超出了我自身的，但它一直是位好老师。"

"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令人吃惊的事物。"

叔叔点着头微微一笑。

"那没人看过它们？"

叔叔摇头道。"只有考安，跛鹿，而现在你已经看到了。"

叔叔递过来手电。"仔细看一看。"

我跪下身来，看进头骨内部。我看进这巨大的脑腔，曾经包含于其内的那颗大脑足有一个大块头男人那么大，一种极其强烈的临在性几乎让我窒息。

"有件事困扰着我——"我说，"如果这是你们最神圣的地点，怎么会没人知道它？"

"每个文化里都有一些人知道什么正在发生——什么正在真实地发生，也有那些不知道的人。在我们民族里，昂克特吉拉被恐惧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民族不再知道他们。他们被相信为是邪恶的水生爬行类，最终被雷鸟消灭了。"

"他们怎么会如此地被诋毁？"

"跟伊甸园的蛇被定义成撒旦一样的方式。"

叔叔停下来，轻轻地拍了拍眼前这个巨大的昆腾萨穆（量子之和）头骨。"那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掌权者塑造了这种看法；他们使得解放者们显得邪恶残暴、道德败坏、自我服务。这就是我们别无选择地让该地点保持隐匿的原因。"

"跛鹿呢？"

"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叔叔的声音突然变得很遥远。他只跟我们族的长老提到过一次这个地方，但是说的很模糊。他告诉他们我负责这个地方，因为我发现的。他作为一个圣人，很有威望，没有人能跟他比，所以长老们就让我负责这里，但是只是因为他们假设这里就是几块昂克特吉拉的骨头，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于去拜访一个如此遥远的地方有兴趣。"

"那么这里为什么如此神圣？如果不去分享这个神圣，不就浪费了那神圣？"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浪费，"叔叔说。"但这个地点的力量，就和任何真正强有力的东西一样，不是包含在接触它的人数里的。这个地点的力量无关于地点。"

"这是什么意思？"

"昆腾萨穆（量子之和）的场存在于每个地方。它的这种临在性本身，就是如此少的人知道它的真正原因。"

"自由意志？"

叔叔看向我，眼神里表达着惊讶，但他只是点了点头，缓缓地将一根手指放到了我的额头上，触碰到两眼之间的位置，正好是鼻桥上方。"舒服地坐下——我为你展示些东西。"

我坐了下来，不确定他正在做什么，但完全地信任他。"合上眼睛，"叔叔说。"尽可能轻地呼吸。聚集于放慢你的呼吸...想象你是自我涵括的，跟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连接...甚至呼吸空气都是多余的..."

聆听着他的声音，我开始感觉到身体沉入了睡意中。我已经看到一整个全新的世界显现出来，甚至叔叔的声音也屈服于了这个新实相。

古老的森林围绕着我。我则被紧紧地捆在一根粗大的树干上。我听到了叔叔的声音，向身后看去。"这里生活着很多人，生活在一片稠密森林的紧密监禁下。"

"森林...我不理解？"我说。

"这是个隐喻，"叔叔轻声笑道。他看上去明显年轻多了，穿着一件米黄色的束腰外衣，但他的临在性给人的感觉却是相同的。叔叔抬起手，触碰了我的额头。"现在再看。"

我没有感觉运动，可现在，我却身在一片草场。微风扫过金色阳光下的浩瀚平原，高高的青草随风滚起了草浪。远方的开阔处，能看到一座美丽的高峰漂浮在一片浩瀚渺茫的蓝绿色气雾中。

叔叔依然在我身旁，我注意到他的手臂正指着远处的山峰。"在这块大地上，那被知晓意识之山。看看你周围。"

令人惊讶的，原野里还有其他人跟我们在一起。一些画下山峰的图像，一些在作曲，别的一些人则转过身去，看着我们身后的森林。

叔叔耸耸肩，算是替我表达了我的想法。"他们赞美那山峰，但是宁愿画下它的图像，写下音乐或诗篇，而不是去攀登。他指着我们身后道。那些人...他们不喜欢开阔的空间...太大的视野了。他们在野外感觉赤裸裸的。"

叔叔再次将一只手指置于我的额头。"现在看。"

我们在那座山的山脚下；置身于一个深深幽谷的暗影里。这座山非常雄伟。我从未见过如此壮丽...如此恢宏的事物。山的临在性令人敬畏而激发渴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伸长脖子，赞叹它的高耸入云。那顶峰显得无可图及的高。

"有人攀登过它吗？"我转向叔叔问道。

"一些人。有些尝试过但放弃了。绝大多数人甚至从未来到过这么近的地方。山的临在性吓跑了他们。"

"为什么？"

"难道你没感觉吗？它意识的临在性？"

我缓缓地低着头。"感觉到了，可我想要看到更...更高。"

叔叔笑道。"这是存在于你天性里的。当你站在如是雄伟的事物脚下，你要么恐惧它，要么想要攀登它，想要了解那顶峰的视野。现在你看到了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叔叔，不明白这个问题是哪一类的。"事实不是很明显吗？只有一件事被看到——这座山。"

叔叔再次触碰我的额头。我又一次没有感觉到运动，但片刻之后，我们就出现在半山腰的一处狭窄突崖上。

"美丽的风景，你说呢？"叔叔语调夸张地问道。

我往山上看看，又往山下望望。在这处狭窄突崖，感觉并不坚实。这里是谷底上方数千英尺处。我们在一处除了勇敢的野兽不适合任何生命栖息的地方。我几乎恐惧得无法动弹，生怕自己掉下去，那样必死。当我担心自己会跌落时，是很难去欣赏风景。

"正确，"叔叔静静地说——几乎是耳语腔调。"在攀登意识之山时，你会遭遇到一些这样的悬崖——窄崖边，大视野。问题是向外眺望还是聚集于攀登。无疑地，你不会想往下看。"

"你是说，攀登这座山的人不关注下方的人们？"

"我说的是，那是种自然倾向。聚焦于攀登，别往下看。靠你的灵魂来补给。靠你的心智来补给。持续前进。学习，学习...再学习。"

"这么做难道不是必须的吗？"我说。"如果我总是向下看，关注下方谷地里森林、平原里的人们，我很可能会跌落。我不可能完成攀登。对吧？"

叔叔以一种突然而至冷漠看着我，接着就是一推。我感觉心陡然下沉，身体则努力重获了平衡站定在悬崖上。然后我感觉到了又一推，这次更用力，我知道自己会掉下去。我感觉到了完全而彻底的恐惧，竭尽全力的尖叫着。感觉自己像一块金属在坠向坚硬的大地。

距离那闯入我想象中的草丛中血肉模糊的结局仅仅十英尺的时候，我停了下来，静静地漂浮向地面。叔叔已经在那里了，他双手叉抱在胸前。

"完成了，"他宣布道。

我环视着自己的周遭，疑惑着自己是否真地活着，我那惊恐万状的脸感觉被定住了。

"你没事，"叔叔说。"你需要这个体验。"

"我需要这个？"

"清理你的系统，重置你的心智。"

"下次你需要重置我的系统时，能否先征求容许？"我瞪视的目光无疑不会被看到，因为叔叔已转过身去，指着一群人，他们正聚集在一起向这座山祈祷。

"他们在赞美并崇拜这座山。他们从未真正攀登过，但是他们的确爱谈论它的话题。"

" 为了什么？ "

" 什么？ "

" 将我推下悬崖？ "

" 你需要体验那些人们的恐惧。透过他们的眼睛去看到这恐惧。 "

" 这些都是隐喻... 你能直白地说吗？ "

" 在这个地方，隐喻和现实是同一件事情。 "

我不知所措了。我部分理解他所说的，可另外一半却像个黑洞，在将我理解的那部分吸进了黑洞引力场里。我看着他，怒气依然控制着我的脸。" 你想让我学到什么？ "

叔叔突然探下手去一抓，抬起来时手变成握着，然后伸向了一个我完全没注意到的台子上的玻璃盒。他滑开透明玻璃盒的一个侧面，将一只昆虫放了进去。看上去像是蚂蚱。" 这只生物一生都生活在这片没有限制的原野里。我刚刚结束了这种状况。 "

我看着蚂蚱蹦跶在玻璃盒里，撞上了顶部和几个侧面。他停了下来，仿佛被自己环境的这种新状况惊呆了。

" 对于蚂蚱而言，" 叔叔说。" 一切都很好。他毕竟还活着。他看得到周遭所有的正常环境。他无法看到草。如果我将它关上几天，它就将停止蹦跳，逐渐适应这个新家的各个维度（次元）。他需要的全部就是食物和水，而它能幸存下去。 "

" 所以你是说，那些人已经适应了单单就幸存下去？ "

叔叔滑开透明玻璃盒的一个侧面。" 如果你是蚂蚱，会做什么？ "

" 我会从打开的玻璃板下跳出去。 "

"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是打开了？这是完全透明的玻璃。 "

我思考了一会儿。" 我会往每个方向跳跃... 我会进行试验。 "

叔叔拿来根小棍子，穿过打开的玻璃板，伸向那只蚂蚱，蚂蚱却跳向对侧的墙面，一头撞上，侧身倒下。" 你看到了吗，我给他提供了一个出口，它却逃走了？他本该爬上这根棍子，这样，我就已解放它了。 "

" 是的，但它不知道是这样。 "

" 正确。 "

叔叔打开了另一侧玻璃板。" 你说的是正确的。去试验。去尝试攀登意识之山的不同方式。别停留在一条路上... 一个工具上... 一个老师上。如果你奉献了整个生命去崇拜一个事物，当你吐出最后一口气时，却发现它不是真的，该怎么办。却发现自己一生都生活在笼子里，从未通过试验去试图跳出去过，该怎么办。那些从不为攀登这座山操心过的人们就活在笼子里，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恐惧就是那玻璃墙。瓦坎勘卡走过来，打开了一侧的玻璃板，或许还提供了棍子方便他们爬出去，可他们却跳开了，跑进了他们内那些灵魂影响减弱的边界上。 "

叔叔又拿起棍子，轻轻捅向蚂蚱的方向，它跳过了打开的另一侧玻璃板，即刻消失在了围绕我们的莽莽灌丛里。

叔叔将目光转向我道。" 你准备好做同样的事了吗？ "

" 跳出牢笼？ "

叔叔点点头。

"为什么不呢，"我说道，设法听上去充满勇气。"这就等同于你寻求我的容许？"

叔叔走上前来，跟之前一样，将手指放到我额头上。"这等同于没有等价物。"

一瞬间，我们就高高站在了谷地上方，从山上俯瞰着下面呈弧形的地球。这高度是惊人。我抬起头来，能看到顶峰只需要一小段攀登了，但这里的视野已经令人着迷了。叔叔的最后一句话依然回荡在我的心智里。

"太惊人了，"我说道，感觉着风旋转于顶峰周围。我知道我应该很冷，可我感到很舒服。我知道氧气应该很稀薄，可我能很好地呼吸。

"跟着我，"叔叔说。

我们静静地走向这雄伟大山的最顶峰，只听到了风声。抵达了最顶峰时，那全景视野让我屏住了呼吸。叔叔和我惊奇不已地站在那儿，眺望着远方的地平线。

"你看到那个了吗？"叔叔指点着问道。

那是地平线上波光粼粼的一片海。"我不知道那儿还有海洋，"我说。

"你看到那个了吗？"

我跟随叔叔手臂的方向，看到远方的一个城市，那些玻璃幕墙反映出了蓝色的天空。上百万人住在那个城市里。

"看这边。"

再次地，我跟随叔叔的手指，看到了另一条山脉，离这儿非常遥远。虽然没有一座山峰有我们坐着这座高，但看到更多的山感觉很好。

"你不会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直到你来到了这里。"叔叔指着身下那盖满地衣的灰色岩石说道。

"你怎么看这座山？"叔叔问。

"你是指什么？"

"既然我们来到了顶峰，你对这座山有什么想法吗？"

我摇头道。"说实话，我只想着外面这些。"我指着我们刚刚看到的景象道。

叔叔眯着眼睛；他的眼神告诉我，他的灵魂被召唤到了别的地方。"你攀登这座意识之山，是为了从峰顶看到的景象，当你到达后，就不再想到山本身了。而是这里的视野...景象。你可以看到每个事物是以怎样的方式构成这幅织锦，而它将一切生命形态、一切物质，甚至时间和空间，编织成了这独一的一块织物。我们——将这块织物称作很多名字——攀上这座山的人们，但是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的事情。我们都体验着那将这一切连接起来的同一种力量。"

"那些待在森林、平原、峡谷的人们，他们喜欢他们那种分离感。他们在那里感觉到舒适。要看到现在这些景象...需要太多的调整。即将发生的那些事件将改变这种状况。伟大入口会移除掉这种分离的感觉。"

他停下来。看着我，眼睛再次睁开来。"玻璃盒...将变得可见。人们会看到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盒子，他们会跳出去了。"

"跳到哪儿去？"

叔叔举起双臂作了个包罗一切的手势。"视象的世界。"

我开始感觉到头晕，怀疑是缺氧真地影响到了我。我蹲下来，以防止自己重重地跌倒在脚下的多棱岩石上。

"看这里，"叔叔说。

我奋力抬起头来，看向他的方向，最后一次感觉到他的手指触碰我的额头。

我所记得下一件事就是山洞的味道、相对的黑暗、深深的寂静，还有叔叔搭在我肩上的手。"你还好吧？"

"我想是的，"我勉强说道。"你将我带去了哪儿？那是什么地方？"

"它是我以想象力创造的地方。"

"我怎么可能在其中？"

"我邀请了你。"

"但怎么办到的？我没有记得你邀请过。"

叔叔在我身旁蹲下来，手臂环过我的肩头。"我们上外面吧，走动下，也许再弄些水。我们也该去看看考安了。"

我跟随着站起身来，他帮助我站定下来。在山洞的昏暗光线下，我瞥视了他一眼，感觉到他如此强烈的关爱。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人，他们的使命感被如此清晰地铭刻于他们的人格里，以至于你也会尝试成长到他们的高度，尝试被卷入他们的激情里。我感觉到了这种卷入，尽管我身体很虚弱，另一种类型的力量却正在进入我。

第五十二章量子见证者

当我们走到外面那相对明亮的深谷天光里，我的视野有些模糊。叔叔指着一块大石头。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找考安，然后为咱们搞些水和吃的。

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到底在这个充满纤维和树木的要塞里，到哪里去找水和食物，他已经转身走去。我被一个人剩在这里苦苦思考，聆听着他的脚步声消失成静寂。几分钟后我听到考安和叔叔交谈着向我走来。

我们将去一口我们几年前挖的井那里，叔叔宣布。你可以在这里休息。我们也会带些食物回来。

食物？

考安呵呵笑了。如果附近没有食物，我不会来这里的，你说呢？

你是说，这附近有个麦当劳？我问。

考安假装生气。我们在附近栽种了一个菜园子。有很好的蔬菜，并且莓类现在应该正成熟。

只要不再是蘑菇，我微笑着说。

叔叔点头。我们会很快回来。

他们转身顺着那条我们刚才来时的同一条路走去。我聆听他们的脚步和声音模糊于包围着我所在空间的安静里。太阳光透过高高的树枝，稀疏的光点映在我身旁的地面上，随着那停留在高处，而从这个位置感觉不到微风，一明一暗的跳动着。这个地方的美丽无可否认，只是这里满是经过多个世纪的洪水夹带而堆积起来的，稠密纠缠在一起的漂来的枯木和纤维。

突然，一种无可否认的临在，如同一个矮小的影子移动于我的身后移动。我能感知到它的接近，但是我的五种感官都无法证实这一点。我竭尽所能地观看、聆听，可是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到任何东西。我的心脏向我猛击出它的暗号，暗示着什么事不对劲，然后我听到了。

"他们终于走开了。"

是娜姆。我急忙转过身去，她正在我和叔叔刚才所在的山洞里走出。穿的很正派（我略感宽慰），一件金色的长袍，相较而言不太显身材，甚至掩住了她的脚。" 走开，" 我转开了身，说道。

" 我不想，" 她冷冷地答道。" 另外，我非常确定你会发现，我的信息很有用。"

她走进了我的身后，我能感觉她正盯着我。我能感知到她的双臂正以一种古怪方式移动着，因为我可以感觉到脖子上的微弱气流，但是我抗拒着回过身的冲动。我只想无视她。

" 你觉得让他离开那么容易吗？"

" 你什么意思？" 我继续看着前方问道。

" 上帝。"

" 看，或许他是你的上帝，但不是我的。"

" 噢，他是。他是权力之巅。难道你认为上帝会是个虚弱的人类... 就像你的小不点印第安人朋友那样？"

我忽略她。竭尽全力地假装她不在我身后。我聚焦在我的不安上。我所坐的那块石头正在将我的屁股催入睡眠。我挪动着去寻找更舒服的位置，当我抬起头来，娜姆出现在了我面前，在她身后，耸立着昨晚那个几乎杀死我的怪物，看上去如同一座无法控制的摩天大楼。我石化了。心脏快从胸口跳出来了。

这个怪物的脸正俯看着我，如同恶霸俯看着靴子边的被踩碎在土里的蚂蚁。当我看向他的脸，它非常古老，皱纹满布——在每个方面都非常丑陋，可是，当我眨眼睛时，它突然变得可以容忍——甚至有几分英俊。在同一瞬间，我同时被迷住和吓到了to my core。我试图说些什么，可是发现我也无法说话了。

" 我带他来，以便你们能交流一下，" 娜姆草草一笑，这时，怪物碰了下她的脖子，她就僵住了，仿佛僵住了停格的动画里。

怪物将她移到一旁，仿佛在摆弄棋盘上的棋子，然后，他以瞪圆眼睛看向我。我在坐着的石头上后撤到了还能支撑住我的边缘。我猜，死亡已经非常接近了——不是以秒也是以分计。

" 你玷污了你的上帝，惩罚你对我而言是个值得考虑的消遣。" 他靠得更近了些，仿佛是想更好地感知到我的恐惧。他的皮肤有细细的鳞，整体呈金绿色，脖子和脸颊还带有淡淡的红色。也穿着件金色的袍子，凸绣着深紫红和橄榄绿的繁复几何图案。

" 为什么？" 我声音嘶哑而干瘪地问道。艰难地咽着口水，设法找到更多的单词。" 如果你是上帝，为什么你还需要惩罚我？难道你不应该去担心更为宇宙性的议题吗？"

" 我注意到了你的行为，你该为此而荣幸 " 怪物假笑着说道。

我盯着他，因为某种原因，我感觉无所谓了。或许我有种死的愿望。或许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无论什么原因，我就这么盯着他的眼睛，并非常确定地意识到了一件事情：这个创造物的强大远远超出了超出我对力量的估量程度，他在每个方面都很古老，但是，我憎恨他。我感觉到我的心脏在反感他带爪的手指、鳞状的皮肤，险恶的眼睛、鹰勾的鼻子、高耸的身形。如果有可能，我真想拳击他的脸，将他扁成某种低级形态——蚯蚓之类的。

不是因为他自称是娜姆的情人，也不是因为他的自我如此出格到自称上帝。更多是因为他的好斗，以及能从他身上感觉到的极强的控制性。我知道他在很多层面控制着我。我能在他的目神、姿势、陡峻的临在，以及最显著的，他的心智里，感知到他的影响。

一种诱惑性的吸引人的非凡魅力在引诱着我怯懦地、顺从地应允他的指令。以一种让我感觉几乎无力抗拒的方式运作着，我只能寄希望于通过破罐破摔和愤怒来抵制他。于是，愤怒变成了我的同盟，虽然在当时，我认为那是勇气，但现在，在冷静的记忆中回顾，我得承认，那只是愤怒。

"你无法触及我，我对你说的无论什么都毫无兴趣。"我回瞪着他。心脏跳得如此之快，我的心智旋转起来，如同一个疯掉了的检视官跑到了地狱去闲逛。

"你这种厚颜无耻只是你的自我人格而已，"怪物回应道。"不要让这成为你毁灭的原因。"

"我不需要你的建议。带上她，离开我。"我瞥了眼娜姆的方向。

怪物高兴地大笑起来。事实上我觉得他有点开始喜欢上我了，可这时，他的双手攥成有力的拳头，我能感知到，他的耐心正在从我的眼前蒸发掉。我必须说点什么来挽救自己的性命。"为什么你对我如此地生气？"

怪物看上去恼怒于这个问题，但在他思考着答案时，拳头松开了一些。"你玷污了我跟娜姆的关系，他伸出一根充满憎恨的稠密而尖锐的爪子指着我的方向。"

我放松了一些，在作为我椅子的坚硬石头移动下位置。"如果我道歉的话，你会宽恕我吗？"

"不"。

"你刚才说你是上帝，上帝不就应该这么做吗？"我微微偏过头说道。"宽恕？"

"作为上帝，我决定上帝该做什么，不做什么。"

"但是你应该作个好榜样——"

"闭嘴！"怪物吼道，声音深沉而轰鸣。

又来了，我无法再将这一切搞得更紧张了，我就厚颜无耻、破罐破摔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真这么干了。"为什么上帝需要个情人？上帝存在于所有这一切之上。"

"你被极度地误导了。上帝必须和他统治的人一样，否则，我怎么能够理解我的创造物们自找的那些困境？"

"就是这个...你刚刚也说了，上帝会去理解。如果他会理解，他就能够宽恕。"

怪物带着如此高高再上的眼神俯看了我一阵子，以至让我忘记了自己是人类。我感觉自己更像生活在森林地面上的生物——盲目爬行的那种。下一个瞬间我感知到了一种运动。就好像被一个黑洞吞噬掉，然后撕扯出了我的世界，抛到了宇宙的另一侧。

这就是死亡，我自付着。

一股强烈的懊恼感，淹没了我的灵魂或者我所剩下无论什么部分。我无法睁开眼睛。我试着回忆自己是否听到了枪响之类的巨大声音，是否能回忆起疼痛感或任何被杀的证据，可是没有记忆被找到...一种我太为熟悉的状况了。

我感觉自己似乎在旅行，但我已经失去了视力。周围的一切都是一种模糊的运动、声音、色彩、和令人厌恶的懊恼气氛。我不明白为什么是以这种方式去感觉发生着的一切，或者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突然，出现了一种浩瀚而极端的寂静，我感觉到那种运动放慢了直至停了下来。我睁开双眼，看到了一个充满了人造光的，没有窗户的模糊世界。这时我感觉到什么搭在了肩上，回头一看，是那个自封上帝的怪物的带爪的手。

"我们这是在哪儿？"我挣扎着开口问道。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异样，仿佛我们所在的房间没有共鸣或反射的空间。

"你一个新的时间和空间里。你非常接近于你虚构的伟大入口被发现的那些科学方位。我想让你看看，你被告知会制造出来的这个大发明。我想让你看看它带来的结果，看看它将如何地引发你人类同胞的困惑和混乱。你准备好看到真相了吗？"

我斜视着这怪物，声音冰冷地问道。"我们在哪儿？"

怪物轻蔑地看着我。"向你展示这个空间...这个时间，只有一个目的，这样你就能看到：向人们揭示出，他们是不朽的，而且没有一个上帝来指导他们是多么可拍的主意。"

"什么？"我明显迷惑了地大叫道。"直接告诉我，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单纯的观察，"他轻蔑地说。

他手一挥，一条长长的线出现在我们下方。急速地伸向远方的地平线，远到看不到终点，但我假定，它会一直延伸下去，至少这是它给我的印象。在这线上浮现出了很多又小又薄的屏幕，看上去就像内置于那条线里的扑克牌，正树立起来。一定有数百万个。每一个里都有动静，仿佛一部电影正在上演——我可以看到模糊的运动，但无法看到任何的细节。

一个屏幕亮了起来，我瞥了眼那怪物。他正在聚焦其上。他抓起我的手，拉着我道。我们就去那儿。

我所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自己正如捕食的鸟儿般地，向着那屏幕，俯冲而去，如同爱丽丝穿越过looking glass——只是我们正以致命的速度飞行着。更接近那个屏幕后，我能感觉到时间在慢了来。这是一种内脏的感觉，感觉我们在降低速度同步于屏幕的运动——或更准确的讲，是屏幕另一侧的那些运动。

我像一只昆虫，准备着撞上飞驰汽车的挡风玻璃，可当我们穿过了屏幕时，我惊讶于进入竟是如此容易。我们像雾状的存在般，又继续飞行了一会儿，直到那魔鬼——他依然拉着我的手——指着一个巨大的建筑物，示意那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滑落到那高级办公楼的一扇窗户那里，并从那窗口毫无困难的进去。在那里大房间里有很多人，像是个联合国会议室，因为那些不同颜色的种族，服装，和我听到的语调。

这里有大约四十人坐在观众席里，主席台上有十二个椅子，面朝着听众。那些听众在笑着聊天，仿佛精神很兴奋。当我们的脚触及了听众席后部的地面，那魔鬼回头看着我，放开了我的手。他们无法看到我们。我们完全处于他们感官雷达的范围之外...目前为止。

我们在哪里？那些人是谁？

耐心。这就是你的伟大入口。

我看向他，看到他一只眼睛里的微光一闪，但他保持着沉默，忽略了我的问题。

不一会儿，一群人走上台，坐在了他们的座位上一没有一个人说话，但是多数人在微笑，看起来对自己的地位感到满意。一个中年男子走上了讲台，长长的银发，白色的衬衣，灰色的西裤。那男子后面跟着一个推车，那推车静静的在自己的驱动力下，漂浮着进入了房间，悬浮在距离讲台地面约四英尺的空中。一些听众席里的来宾开始探头看着，想知道那推车上的是什么。我可以看到一些小玩意儿，看起来像金戒指，还有几副眼镜。

那个中年人开始问候房间里的听众。"感谢你们的耐心。我们的延期完全是我个人的错，我为此道歉。你们看，我是习惯性的迟到...自从几年前我们发现，时间是我们心智的一项发明，我就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漠视起时间表来了。请宽恕我。"他以传统的姿势优雅的轻微鞠躬，然后将他的注意力转回到他推车上的小玩意儿。

"他是谁？"我对怪物低语道。

他忽略掉我，直视着前方，仿佛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

空气里有一种浓密感，让我不太舒服。这不是氧气缺乏，感觉更像是空气变得难以置信的浓重、稠密，如果我足够仔细地去看，我能看到，当人们移动时，有一道光的重影，这给了他们一种只会持续一小会儿的幽灵般的外观。

讲台上的男子清了清嗓子，意在安静台下的嗡嗡声。我知道你们得到的信息是，我们机构已经发现了一种我们确信可以改变世界的东西。我也知道你们多数人不敢相信这一点，虽然我们以往也发明和一些让物理学天翻地覆的东西。他停了一下，微笑着稳定自己的状态。

我们邀请了全球的政府和企业的首领。你们每个人年都有数百万人的跟随者，他们相信你们的判断，他们将你们作为闪光的，判断人类种族的正确性与善的范例。我将向你们展示的，会震惊你们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而言，它则会证实他们长久以来的信仰，而还些人...则会将其视为威胁。

现在，那些将这个发明视为威胁的人，让我首先告诉你，我们并未真正发明什么，我们仅仅重置了科学工具，以看到那迄今为止不可见的事物。我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称为人类的火焰中的一点火花。我们一直在寻找所有物质中最难以捉摸的这种物质——如果能被称之为物质的话。

那男子轻微挥手，停了下来。"我知道你们不耐烦了，是的，我可以在这里，关于人类灵魂的，以及我们机构如何发现了它那轮廓线和微弱的能量的话题，讲上几个小时，但是你们没有人可以分享我的热情，所以我就在这里，直接给你们看。"

他俯身向前，从那推车上的金指环中拿起一枚，放在手里，欣赏了一会儿。看上去如此之简单，他轻轻地说道。在很多方面来将，的确简单，可它是数以千计伟大的心智及心脏的产物，而我，我只是个幸运的人，在这儿将它展示给你们，世界的精英领袖，但是请相信我，我在这个发明只有很小的影响。他将戒指戴到右手中指上，然后戴上一副特制的眼镜，扫视着房间，仿佛正在研究他的这群听众。

好像这里的各位都有灵魂，他调侃的宣布。听众席升起了柔和而礼貌的笑声。我首先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技术，然后我会让你们自己来用自己的方式体验一下。一名女子，50来岁，穿着白色的宽松上衣，灰色的宽松长裤，从台上的座位上站起身来，径直地走向讲台前的男子。

杰丽戴着眼镜有个装置能播发她所看到的图像，她将要看到的是你们的集体性灵魂。我们称这个技术为“量子见证者”。女子戴上指环，将眼镜架在鼻梁上，礼堂的灯暗了下来。在舞台后方一面一直未用到的屏幕突然亮起来，绚丽的色彩在其上舞蹈着、移动着，如同北极光。观众们集体地发出一阵敬畏的呼吸声，他们观看着，镇住了，这另一世界的闪耀彩光正揭示着它们自己。

我回头看身边的魔鬼，但是他消失了。我感觉到一定的放松，但是同时，我没有他变得完全迷路了。我一个人不可能找到回去的路。我甚至无法记得自己从哪里来的一最后的记忆。我的过去在一堆混乱的熊熊燃烧的篝火里烧失，于是一种很怪异的恐惧吞噬了我。关于自己被流放在一个无法探测的，未来时空领域里的观点，让我从内核里感觉到恐惧。

观众席里某个人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恐惧聚焦。

透过这个技术，每个人看起来都相同吗？这个提问来自一个高个男子，坐在听众席的前排。他穿着长袍。他的语调是中东口音。

不，主持人说道。但是**每个人都一直在变化。没有人能精确地保持住同一种状态哪怕一瞬间。**

那么说，不存在固定的身份？我们无法通过灵魂的外貌而记住他？那高个男子问，声音里带着惊愕。

不，讲台前的男子说道。**人类的灵魂并不固定于一种我们——灵魂的人类对应物——这样的形态上。我们，在灵魂层面，会持续地变化或进化成一种新的表达。**

这是你现在在告诉我们的，那高个男子轻微的摇头说。我们怎么知道你在看入灵魂，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

我将要通过实例给你证明。

那个主持人走到讲坛那里，用身体语言对身后的屏幕发指令。那屏幕变成一个菜单，他不断通过他手的其他动作，选择着各种选项。突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躺在床上的男子。他身旁有另一个男子在看着他。

主持人指着大屏幕道。“床上躺着的这名男子，是我们的同事，他同意运用你们刚见证过的这项技术，来拍摄下他过世的过程。主持人回头看向屏幕。马上，视频就会切换到，坐在那儿的那位男子以量子见证者收集到的影像——他是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当房间的灯光再次变暗一个层级，听众席里传来一些嗡嗡的议论声。我仔细的看着这个正在死去的男子。他很老。有八十以上，可能有九十多。我感觉到他很熟悉。我无意识的被看到的场景吸引，向那个屏幕靠近。

躺在床上的男子突然抓住胸口，脸部微微抽搐，仿佛正经受某种不适。他的身后是一屏彩色的形态，看上去正缓缓曼舞于他的头顶上方。他深深地呼吸了几次，随着每一次的呼吸，头顶上方的光就变得更加鲜艳。这时，他变得非常地安静，而头上的光停止了盘旋，移入了他的身体，仿佛是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吸入着。

突然间，一颗昆虫大小的磷光从他的心脏区域浮现出来，接着又一颗，再一颗，然后是数以千计——成千上万——的微小光团，仿佛聚集在了这个此刻已然无力的身体上方。那光就如同天空穹顶的繁星，轻柔地波动着，彼此联接起来，仿佛正在形成某种更大的构造物。

慢慢地，那些光结合形成了某种只能被称作人类形态的东西。跟躺在床上的男子有着相同的外貌和身材，只是光粒子处于持续不断的运动中，就如同寻找光亮的不安飞蛾。我继续着自己向那个躺在床上男子靠近的移动。我已经站在了走上讲台的台阶跟前，我尽可能仔细地观察那个男子。他会是我么？它看起来很像我。我感觉到一种无法按捺的熟悉感。那就是我。那应该是我。这怎么可能？就在这个瞬间，我听到了一声兴奋得尖叫。

我看到他了！

我抬头看，发现杰丽在径直看着我。我不应该是可见的，但是她戴着那个量子见证者眼镜，并且直接在看我。

什么... 谁在这里？那个主持人问。

... 所... 罗... 门... 她仿佛在一种深度催眠状态，说到。

于是一种不解的议论声从听众席扩展开来。

在哪？主持人戴上指环和眼镜，问。你在哪里看到他了？

她直接指着我。如果有可以描述那个瞬间之感触的语言存在，我一定描述它，但是没有那样有表达力的词。我能够用语言说出来的只是，最多是一种描述的投射，就是我一会儿希望瞬间就消失从那里逃离，一会儿又希望加入我的团队跟他们活在一起。我石化了。我不想在世界精英的面前，成为古怪的异型。我非常确定，我不想以这种方式被暴露出来。

他在这里！那个主持人宣布。这太不可思议了！所罗门，你可以看到我么？

我点头，然后闭上了双眼，不知道这场景接下来如何进展。

你能听到我说话么？

我再次点头。

你可以说话么？

我径直看着他；我不记得他，就是说如果有可能拥有未来的记忆的话。我可以说话，你能听见么？

主持人看了听众一会儿。这是未曾预料的惊人的发展。请纵容我一会儿。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非计划的，所以，你们正见证着科学的一个新侧面。我们全都见证着。

听众席里每个人都倾身向前，坐在椅子边上。一个绅士站起来，清了清嗓子。他穿着夜色深蓝丝绸坎肩，黑色休闲裤，看起来是亚裔。他个头不大，但是因为他在前排，应该是个重要人物。

一元onessa博士，我想我是代表这里所有人在讲话，你已经用这个技术让吓到和搅乱了我们。太多的未知数了... 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你有能力看到一个死人的灵魂。或许甚至还能交谈。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一旦这个技术在任何时候被泄露出去，世界的围墙将会崩溃。

哪个部分威胁并让你混乱呢？一元博士问，将两手放在讲坛上，低头看着那个亚裔人。

让我混乱的是，你刚说了看不到一个个体灵魂，而你又识别了这个人... 所罗门... 这个死去的一

请宽恕我打断你，副主席，但是这... 这个所罗门的出现是个黑天鹅事件（意外）。我们也不知道这以为这什么，它为什么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你正身处科学发展的

最前沿。你不应该被迷惑...你应该...你应该感到惊叹。一元博士握紧拳头，挥舞着表示强调。

那个副主席背着手走到了我所在位置的几英尺以内。我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他。他是个很英俊的男子，四十中段，黑色闪亮的头发，美丽的皮肤。他的目光透过我向前直视，但是我感觉到他在试图感觉我的临在。

那个副主席伸出手手。我希望现在试试这个量子见证者。

我闪到一旁，远离那个副主席，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瞥了一眼杰丽，看到她一直聚焦于我。我看到那个副主席在手指上戴上指环，并小心的将那眼镜放在脸上，我后退着。他在哪里？他问，转向一元博士。

一元博士指着我，他的手指非常精准的定位我。那个副主席转向我，我看到他的面孔因聚焦而缩紧。他的右臂伸向我，我能感觉到一种互动，不过就像轻风一样细微。你是谁？

我瞥了一元博士一眼，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所罗门，我说。

我可以看到他说话，那个副主席说，但是我听不到声音。这真是奇迹。

一元博士微笑。看，没有什么可害怕。正是这位所罗门，设计了我们用以捕捉并处理实时图像的方法。反讽的是，又正是他，实现了以我们的技术看到灵魂这种可能性。我们只拥有数据...大量的数据，但却一直无法去看到它、感知它，我们知道它永远不再是同一个技术了。不幸的是，我们对声音还没有类似的接口界面。所以，恐怕我们无法同他交谈——

很多声音从听众席升起，形成了一个混声。我也想看看这个。

请，请，一元博士一平静的口吻回答，每个人都回得到机会。我们三个尺寸：小，中，大...指环必需适度地贴近你的手指...眼镜则是通用的。

我曾经经历过很多奇异的状况，毫无疑问你已经读过了，但是这个，这个感觉是最奇特的。我即将成为世界精英们那窥私癖的迷恋对象。他们那穿着我们行星能生产的最高档服装的手臂，探伸过来，触摸着我那徘徊于一个不同次元的灵魂的稀薄原子。我变成了异地幽灵玩赏园的一份子。我哆嗦了起来。我想要离开。这一切正变得完全不同于我的想象，我突然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

大约二十个人围在我周围，凝视着我，并相互凝视着。我更加激动了，因为他们没有带着量子见证者，我是不可见的。

突然我听到一声大声尖叫，人们因为极度恐惧而从我周围后退。

你们世界的无畏领袖们！看看他们，一群老鼠。

我回头看到那个上帝-魔鬼在我身后，低头瞪着那些吓坏了的观众。他的手臂威胁的伸展着。离开这里的时间到了。

我最后一次看向房间。杰丽正凝望着我，双眼里闪烁着泪光，我能看到她的唇在战抖，开始构造一些我能读懂的话语。我爱你。

我想我回应了，至少我试着构造出那些想说的话了，但这时，房间开始转变成一种模糊的千变万化色彩和形状，而我，跟往常一样，失去了意识。

第五十三章抵抗

为什么邪恶会如此容易的在我脑内取得控制？我问这个问题，希望得到回答，但是没有回答出现。我是吸引它们的磁铁，而我已经因为他们那无情而执着的迷惑和恐吓而疲惫不堪。那方式对我很有效。我真的被他们给搞得感觉迷惑而弱小。

当我回到自己的身体里，躺在刚才坐的那块大石头旁边的地面上，上述就是涌入我脑海的念头。我渴望睁开眼后，看到的是我孩子们的面容。我希望跟妻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并排躺在床上。我希望坐在自己家的露台上，单纯的歇息，而不必担心世界的状况。其他人都可以那样，我为什么不能呢？

当我听到远处的声音，这些图像立刻被挤到我脑海之外。考安的声音很容易辨认。叔叔更加低调些。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如此怪异。身体感觉到如此地沉重，如此地笨拙。我勉强移动着自己的手臂，但是没有气力站起来，甚至坐起来。我在那里躺了几分钟，聆听着那接近着的声音，希望拿魔鬼或娜姆不要在这里伏击他们。我竭尽全力抬头看，观察我坐着的地点，但是我的头太沉重，我只能看到一只不引人注目的蚂蚁，在爬过我躺着的地面。

突然我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怎么了？考安问。你摔到了？

他立刻弯腰俯视我，我能听到叔叔在他身后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

可能是什么突然发作了，考安说，回头看着叔叔。

叔叔转身走开。不一会儿我感觉冰冷的水泼在我脸上。那冰冷让人麻木。我挣扎着想开口，这次多了些控制力，不过又因为冷水而颤抖着。

我...我没事...只是再给我一些时间...

是娜姆搞的？叔叔问。

我勉强点头。

给他个毛毯，叔叔说，我守着他。

考安站起来跑进我身后的一个山洞。叔叔坐在了我身旁。我依然在自己的位置，内心里在诅咒自己这窘迫的状况。我受够了。如果我进行这个美妙发明的全部努力，只是为了带来我看到的一场精英们的闹剧，我不想参与了。伟大入口，量子见证者，不论叫它什么，只是个被诅咒的有名无实的游戏。那就是其本质。

就在那个瞬间，我失去了自己全部的决心。你们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奇怪，我为什么会放弃一个伟大入口这样的，如此伟大而重要的发明，但这是个消耗战，娜姆和她的邪恶上帝终于将我战胜了。我休战。

我现在只想回家。我不想再说话。我不想再谈论任何有关灵性或重任的话题。我希望坐在自己的多媒体屏幕前，观看一个连续剧，并将自己深埋在正常里。

我形成自己的这个计划只用了几分钟。当考安拿着一枚泛着潮湿味道的毛毯回来时，我的计划已经明晰了：尽快回家，尽量少说话。我的计划就这么简单。我知道自己会遇到叔叔和考安的阻力，但是容易的是，他们不会打击我，恐吓我，伤害我，或试图强迫我屈服。比较起来，拒绝他们更容易。

那就是我的计划。

抵抗。

第五十四章溪流

叔叔抓住我的肩膀，用头部示意我跟他来。昨天，我们在深夜回到了他那朴素的小木屋。现在是早晨，考安和我在整理行装准备离开。

我忠实于自己的计划，虽然我因为没有回答他们的提问，而被愧疚感折磨着。但是我清楚的告诉他们，我没有情绪谈论那些。现在叔叔拉着我停下整理行李，希望我单独跟着他去个地方，我强烈感觉到他会最后给我施加压力。

我们走了几百英尺，来到一个靠近一条小溪的空地上。我们完全在沉默中走着，而那溪水的音乐，如此柔和，是那寂静林子里唯一的声响，如此包含着一切。叔叔径直走到小溪边，在野草茂密的岸上，盘腿而坐。他拍了拍身旁的地面。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起。这草因为阳光而温热。露水已经干了。

叔叔是个高明的推销员。他有一种方法，能温和地说服未来去变成他的现在。

我在他身旁坐下，我的肉体依然处于从高强度运动和各种受伤中恢复的阶段。我的其他状态充满了希望，主要是因为我渴望重新跟家人们团聚，一位我现在有了刚恢复的记忆，我又可以工作了。我因为可以回到工作状态而感到兴奋。深深沉入自己原来的平凡生活，像一项镶满宝石的皇冠，在引诱我。

"天空是个奇怪的地方，叔叔说。一旦它暗下来，你就只会注意到它无边无际地黑暗。而在白天，它看上去更友善...更关爱。在夜里，布满星光的空无赫然来临，你会感觉到如此渺小和失落。"

我聆听着他那智慧的声音，完全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但是确定不了跟我目前状况的关联。

"将你的道路延伸向遇到的一切吧，所罗门。这就是你能做的全部。你已经看过了黑暗。你也感受了一个人能够有多渺小和失落。这是所有人都会感觉的。只是你更强烈地感觉到了它，但是这就是索玩脱的道路。别躲藏。你过了那个时候了。是时候让它流动起来了。"

叔叔低头看着小溪。"这条小溪看起来疲惫了，对吧？"

"有些吧。"我点头。

"它源于一处地下泉水。从未真正停止过流动。它的音乐注满了森林，它的滋养使草木生长，它不知疲倦地支持着生命，甚至雨水没有落下，太阳烘烤着大地。它甚至以生命抚养着我这样一个老人。"叔叔转向我，微笑道。

"在很多方面，它都是我的生命线，可我从没见过它的源头，但它依然找到了我。每天来到这里取水，这个源头的一个新的部分都会迎接我。它总是在流动。有些日子比其他日子流得慢些，但从未停止。"

"十二年前，我们遇上一场干旱...非常可怕的干旱。整个夏天只下了两天雨。这条小溪照顾我活了下来。无论它看上去多么虚弱，至少对于我而言，这就足够了。"

叔叔停顿了一会儿，直直地望着前方。"我理解你的处境。真地理解。他瞥了我一眼，仿佛是确认我正在聆听。你找回了记忆。工作和家庭在呼唤你。你有一千的理由放弃你的使命，而你却只需要一个：恐惧。"

"如果愿意，你可以叫它恐惧，"我回答。"我看到了我被卷入的那件事...我看到结果...我看到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了这个技术的样子，它的名称，它的工作方式，一切。我看到了，叔叔。我清楚的看到它，就好比现在看到你在这里一样清晰的看到了。"

"你怎么看到它的？"

我摇头。"我真的不想谈论这事。抱歉。"

叔叔扯下几根草叶，塞进嘴里，随意地咀嚼起来。"往下游几英里，这条小溪分成了2条。再往下游走，其中一条注入进了一条污浊的大河。另一条则流进了一个小池塘，感谢那些辛勤工作的水獭。这个池塘水晶般清澈。可如果我带你去了那条

大河，你会说，这儿的水不好。他转过头看着我，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神透进了我内里。是谁带你去你的未来的？"

我收拢双腿，环臂抱着。"我说了，我不想谈这事——"

"存在着多重的未来，叔叔解释道。它们可以改变。它们总是在改变。我能给你看到褐色的脏水，也可以给你看晶莹剔透的水。都是引导者决定的。想想你的引导者是谁，它们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它们显示给你那些？"

叔叔站起身来，有些踉跄，我马上爬起身来扶住他。在我稳住他和我自己时，他抓住我的双肩，看着我，眼里带着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热情专注。"你就是你所是的。如果你选择改变这一点，隐藏它，破坏你的使命，你会遭遇到更多。你所追寻的正常生活...它不在了。对于每个到了你这步的人都一样。他将手抚在心上。这里的跳动会确保这一点。"

他退后了一步，抬头仰望了一会儿，仿佛是在看运动着的什么。在这个微小的时间间隔里，我看到了他之所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看到了他的本质，而它如此的明晰——一种使命奉行的明晰。正是我所缺少的东西。

"你在哪儿找到它的？"我几乎想也没想就问道。

"什么？"

"你的信念...你绝对的使命奉行。"

他将手插进夹克口袋，看着我，浅浅地谦逊笑道。"我不知道。它就这么出现了。它一直在我左右。他们一直在我左右——"

"他们是谁？"

"瓦勘坦卡Wakantanka...有翼存在们。它们一直在我周围。"

我指着胸口。"他们没有围绕我左右。因为我看到的一直是邪恶的家伙。如果他们像你那样揭示出他们，或许我会更确信一些。"

"如果你期待他们像娜姆那样显化，那就不用再期待了。他们是微妙的。他们或许现在正在和你说话。"

"哪儿？怎么说？"

"他们会透过任何事物来到。一朵花、一只昆虫、一只鸟、一个孩子、甚至一个我这样的老头。"

他凝视了我一两秒钟，而我感觉到，在我的心中，升起了某种庄严、坚实、无比纯净的东西。感觉就像一团火轰然点燃于我的内里，电光火石间，自从第一次遇见娜姆以来已经一点点战胜了我的那全部的憎恨、愤怒、挫折、绝望全都被燃毁了。这一切发生得以方式的方式是一个谜。我只知道，在叔叔投来的这短暂凝视里，一切都被转变了。我并不假装知道，这些转变的发生是如何因着一个眼神、姿态、或者由共同改变着我内在所是的上千个微小事件所构成的某种魔法般的交响乐。可我知道，那一刻，叔叔是正确的。或许正确并非我所寻找的用词。更好的用词是，他是真实可信的。

真实可信里有一种力量。它无法被从大部分人生活其间的表层领域中制造出来。它无法以意志或肯定来产生。它不是被某个人的信仰或思维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不是可视化的。它是一种重复了上百万次的爱之品行；一种始终如一雕琢，而将个人使命转变成最终质变的雕塑。

这就是它照亮我的方式，尽管与其说是照亮更像是一击锤击。叔叔的爱没有一丝情绪。这爱被包含在某种更高次元的东西里，那触发了我所感觉到的转变。这爱从某个崇高的地方瀑布般落下，找到了荒凉树林间、一缝日光下的我。

几秒钟。这就是所需要的全部。不过，当我现在写到它时才明白，那远不止是时间或者经验累积的问题。那是与灵魂的界面联系，灵魂明白怎么去穿透幻象看到那真实之物：那不带有一颗恐惧原子地存在着的个无可定义之物。

"他在等待，"叔叔宣布，指着木屋的方向，打断了我的遐想。他走上前来，拥抱了我。"我去散步。我已经跟考安告过别了。我一直就在这里，如果你需要我...我知道你不会的。"

叔叔趁我整理思路开口的功夫，走开了。"感激...感激所有一切，叔叔。"那很蹩脚。现在，当我在书写这文字，我感觉到羞辱，因为当时没有说些更加有说服力，更有意义，衷心的的话，却因为自己那时的体认而变得笨嘴笨舌。

我感觉自己是受到了祝福的，我触碰到了位大师的心。什么大师，我无法准确地表述成语言。我只知道，如果存在着身穿人类衣服、行走于地球上的大师，叔叔就是一个。

我希望变得更像他。

我目送着他寻找途径，跨过小溪，到了对岸。他举起手，回头看了一眼，表示听到了我最后的话语，轻微的点了一下头，然后就走开去，消失在树丛里。

爱胜利了。我明白了这一点，同时在那个瞬间，我也明白了，爱也差一点被我错过。我发誓做个像叔叔那样的人。我向那些有翅膀的存在们祈祷，请他们帮助我，帮助我变成他那样的人。帮助我拥有完成我此生目的之使命的承诺。话说回来哪里还有别的选择呢？无论后果如何，在那些魔鬼的魔爪里生存，绝对不是的选择余地。

我站在那里，脚踏大地。阳光在温暖我的身体，清风在温柔的帮我冷却依然在我内部燃烧的火焰。我的思路，回到了那个会场里，杰丽在用口形说出那三个满含神圣力量的字眼时的面容上。

她是谁？

第五十五章一百英尺

在我们离开叔叔的木屋开始归途只过了二十分钟的时刻，考安终于开口了。你可以尝试连接。

嗯？

你可以试试给你妻子打电话，他说。我一般在这个位置，总是能够得到一个讯号...足够音声通讯。可能不是很优良，但是值得一试。

你可以停下来一下么？可能那样连接惠更好些...噪音更少？

考安微笑着将车停下来。我打开门，走了出去，在车背后，打开了我移动设备的电源。德雅。

我等待那信号接通。我耐心静候。

所罗门，是你么？德雅的声音通过电话传来，伴随着一种不安的僵直。

对，是我。你在哪里？

还在我父母的家里。你在哪里？

奔向机场的路上。我今晚到家。

你的旅行怎么样？

饶有兴趣——

你的摄影进展如何？

这趟旅行跟我预计的有些不同...

你没有感觉不舒服吧？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得到你的任何联络，我一直在担心你。

嗯，没有，我很好，但是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好的，什么问题？她问。我可以感觉到她脸上的微笑。

你是否记得那个，我们在那里吃过怪异寿司的，绿色山脉电影节的小咖啡馆——

噢上帝！噢上帝！你恢复记忆了！你恢复记忆了！噢上帝！

当德雅开始重温我们那些共同的记忆，我热泪盈眶的聆听着。我们聊了十分钟，找回着一个又一个的记忆。那仿佛像在一个完美设置的星图里，从一个星座曼舞着飞翔到另一个。

我们欢笑着，哭泣着，从我的心底涌出漫溢的爱，我在聆听她讲话时，一直对自己反复耳语，我爱你。

你刚才说什么？她终于打断自己，说。

我说了一个人在现在的场景里唯一可说的... 我爱你。

这里出现了个停顿，然后我听到她的声音颤抖，竭尽全力在忍住泪水。我会尝试是否可以明天到家。我想见你... 我需要感觉你。我也爱你... 上帝，我几乎忘了说这句。那怎么发生的？你的记忆... 怎么发生的？

我用那只自由的手拢了拢头发。我如何能够解释这一切？这很复杂。我会... 当你回到家里时，我会尽力给你解释。

你回忆起所有一切了？

我想是的，我说，但那是记忆的特点，你永远不能确认忘记了什么。

我真想你，她说。孩子们也向你。乔恩有些孤独，因为他的表亲都是女孩子。

你是否希望我到机场就帮你更改你的旅行计划？我会在一小时后到那里。

我会自己来，我挂掉这电话就行动。这种时候我父亲的关系网会很有用。

越快来越好，我说。

我会的。我会的。

我可以听到她的声音漂远，仿佛她在渐变的消失于静止中，然后我就失去了信号。

该死的！我喊道。

我打回去，但是已经没有信号了。

我因为电话断掉而引起的恼怒，立刻被重新跟德雅连接的喜悦中融化了。那是种美妙的感觉，于是我心底有一种东西开始在重构，那种我在以前几周的那些探寻中曾经失去过的宝贝。我以为自己在寻找记忆，现在明白了，原来我在寻找的是情感。这些情感。就是我现在感觉到的这种。

我携带设备里有德雅的照片，我用手指扩大它。它在我面前打开，几乎等身大小，悬浮在空中。在这早晨的日光里，它消退了，但是我依然可以看到那种我喜欢的精华留在那里。

我回忆起排这张照片的经历。我们一起在一个田纳西州乡下的一座无名小山散步，我们找到了自己找到的一条小路，我们已经走到了原路返回会很遗憾的位置，因为我们感觉那条路会带我们蜿蜒前进而绕回到我们停车的地方，但是当太阳开始

降下树梢，我开始了怀疑。德雅一直鼓励我继续前进，她的自信如此坚决，我别无选择只好顺从了她。

途中当我们走到一个地点，我的固执控制了我，让我听了下来。我竭力说服她，说我们需要回头，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需要在没有任何给养的情况下，这个森林里过夜。这是我不喜欢的结局。德雅摆脱了所有常识，还是说服我继续前进了。我们激烈的争论了好几分钟，但是我最终妥协了，但那条件是，如果我们在走十分钟，仍然没有看到我们的车，我们就回头。十分钟后，我又停下来，宣布我们到了该回头的时刻了。我们别无选择。

她抓住我的手，开始顺着那条路继续前进，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她一直在说，就只差一百英尺了，求求你。

那以后每到一百英尺处，我估计的距离，我就会慢下来，再次坚持回头，而她总是同样重复自己的就只差一百英尺了，求求你，走吧。

有那么一次，我将手从她手里抽出来，并不坚决的告诉她我开始折返。她当时用灵魂的目光看着我。一个人？

她再次抓住我的手。此刻，我都可以在自己的记忆里清晰的看到她，鲜活在那光线，风儿，渐渐退色的树木色调，以及那树叶和野草的芬芳里。我于是没有在坚持，一直跟着她走了下去。

当时可能在八百英尺距离处，但是几分钟后，我们看到了透过树木间隙的金属闪光，告诉我们车的临在。德雅当时如此兴奋——我们都很兴奋——她决定我在那个我们看到车的精确位置，给她拍一张照片，于是我拍了这张。她目光里昭示着胜利。那照片现在与我而言，又增加了许多层级的含义。

靴子摩擦地面的声响吸引了我的注意。如果想赶上航班，我们最好出发吧。考安温柔的宣布。你准备好了？

我闭上屏幕，照片凝缩回到了我手中的设备里。是的，我没问题。走吧。

聊的不错？他问。

感激你的耐心等待，我点头说。这是我手术以来第一次...跟自己有记忆的德雅谈话。

考安轻轻的点头微笑。他启动了吉普，我们在沉默中驾车前进。这是一种注入灵魂的沉默。

第五十六章视象

接下来十分钟，我闭上了双眼，试图回忆我跟德雅那些旅行的更多记忆。我们已经从那条只有两条车线的土路毕业，走上了依然在松峰居留地内的沙石路，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细节。我知道如果再问问考安，就可以知道更多细节，我很清楚他知道那些细节，但是，完全说实话，我并不关心那些。

我感觉吉普慢了下来，我睁开眼，看到一个男子在我们前方顺着公路行走。他在背朝着我们走路，左臂悠闲的伸展出来，作着一个希望搭便车的姿势。

我想让他搭车。考安俯身过来，看着那男子说。你同意么？

当然，我说。你认识他？

...应该不认识。

我们的吉普停了下来，那年轻男子走近我们的后座车窗。感激，朋友。你们去那里？

机场，考安说，你呢？

那可以。我叫乔纳斯。

我叫考安，这是所罗门。上车，我们可以带你一程。

乔纳斯将一个小挎包从开着的窗口扔进来，就上车坐在后座上。他二十出头，**长长的黑色头发披在宽阔的肩上。他带着满是灰尘的牛仔帽，蓝色仔裤和红法兰绒上衣。他给人一种平易的感觉，虽然我不知是什么让我产生了这么个印象。**

考安恰同？他问。那个考安恰同？

呵呵，那根据情况，考安回答。

我知道你。你是个波士顿的心理医生，对吧？

接近。

你也是个萨满。

也被称为这个。

那么，我需要你的帮助。

考安目光聚焦在道路上，但是我感觉他在定期通过后视镜观察他的新客人。你意思是说不只将你带到机场？

乔纳斯转向我看了一会儿。你也是个精神病医生？

不，我在东部教授电影学。

乔纳斯再次转向考安，俯身向前座着。我感觉到他的一个膝盖顶着我的椅背。我昨夜作了一个梦...可能是个视象。他停顿了一下，靠回椅背，双手叉在胸前，望着车外。不知道他在场，我是否可以聊这个。乔纳斯一一种中立的表情看着我的方向。

他没问题，考安解释道。

哎吭尼嘿克斯呕哑忒旺邑戈啦哇吖影呐瓦纳哎嘻匹一

我说了，考安打断他，不用瞞所罗门。

乔纳斯停了一下，整理着思路。我对他的梦很感兴趣，但是如果他不希望让我知道，我也没有意见。我无所谓，如果你愿意，就可以用土话说。

说英文，考安说，否则就聊天气。

乔纳斯深呼吸一次。这个梦跟呸伞味有关。他语调依然在说服考安，有那么几秒，我只能听到发动机的嗡嗡声。我可以感觉到考安的耐心一浓重而固执。

好吧，乔纳斯让步，我就用英文讲这个梦，但是如果我说了这个瓦嘻触不应该听得内幕，你的责任哦，朋友。

够公平，考安冷静的回答。

" 这个梦发生在一个古老的时代， " 乔纳斯开始讲道。 " 我们民族还以旧方式生活着，圆锥帐篷和鹿皮衣服。我们聚居在一个山谷里，四面都是雄伟的大山，山谷中央有一块湖。我们的村庄就靠近这块大湖的湖岸边。 "

" 我正在熟睡，这时听到了一种怪异的声音，我醒过来，向帐篷外望去，看到整个村子，几百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快步地向湖边走去。有些甚至奔跑起来。我决定跟上他们，看看是什么在发出尖锐的声响。朋友，这声音异乎寻常。超过了我听过的任何怪诞声音。 "

" 我到了湖边，能看到水下有什么，不过很模糊...无法完全看清楚。我只知道在那儿的每个人都是因这个...这个水下之物而来的。 "

"就是这个生物制造的声音吵醒了你醒？"考安问。

"我想是的，可来到湖边后，就再也听到它的尖叫声了。代之以的是，水面开始隆隆作响，就像水正在沸腾一样。水下的什么东西在引起这种激荡。这时，我看到一名白皮肤女子从水中升起来，安静地向岸边走来...就走在隆隆作响的水上。"

乔纳斯停了停，深吸了一口气。"毫无疑问，她就是白水牛女。她来到岸边，我们村的所有人开始站排成一行，一个个地都来到她面前，而她则触摸他们的...这里，他指着胸口上方。然后向他们脸上吹气，然后他们就这么慢慢消失不见了。"

"全村的人排列成行，一个接一个地允许这种状况的发生。就好像这正是被期待着的，而他们希望如此。没有人强迫他们消失，他们想要这样。"

"感觉大约二十分钟后，我看到最后一个人站在了白水牛女面前，消失了，现在，我单独跟她在一起。她站在湖岸边。白皮肤，长头发，目光清澈—不像我们的。她招手示意我到她那边去，但是我...我不想消失进...某种未知世界，即使我的族人都去了。所以，我摇着头，蹒跚着后退着。"

"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正站在我跟前，冲我微笑。我能感知到她的...她的力量。那太惊人了。但我依旧害怕她将会对我做什么。她说了些我不理解的话，这就是我需要你帮助的地方。"

"我正听着，"考安说。

"她说，心脏内里和人所共享的呼吸，就是要移入下一个世界时，我所需要的唯一工具。"

"但我解释说，我从来不指望去下一个世界。我只想留在现在这个里。"

"她冲我微笑着说道，好人正在离开，前往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地方，在那儿我们不必再生活于邪恶及其刻意制造的冲突的阴影中了。"

"这就是她精确的原话？"考安问。

"我想是的。"

"继续。"考安鼓励道。

"然后，她给我展示了某种电影之类的东西。我看到山脉上空出现了一些巨鸟—巨型雷鸟。我向你发誓，那是雷鸟，朋友，而且非常多...或许有数千只。甚至天空都开始暗下来，如此之多的巨鸟，它们开始盘旋于湖上，一些则俯冲下来，仿佛在探索湖里的情况。我转向白水牛女，她看上去漠不关心，就好像雷鸟并不对我们感兴趣。"

"这时我看到有几只潜入了湖里，它们正扭斗于那些...那些海洋生物。好一场大战，我站在湖岸边观看着，白水牛女站在我旁边。整个湖，则是...是...战场。"

"我被看到的吓坏了。这场是善恶之战，可我无法说出谁是善、谁是恶。战斗如此激烈，朋友，可我却并不真地担心自己的安危。就仿佛我是个无名小卒。"

"观看了这一切大约一、两分钟后，白水牛女转向我，说道，我的时间到了。"

"战斗立刻悄然消失了，再次只剩下了她和我，但这次我们是在一个雾蒙蒙的地方。她就是我唯一能看到的事物，那就好像身处云里。我感觉十分地舒适...安全。这时，她将我带到一扇突然出现的窗口前。我们正俯瞰着这个行星...地球...缓慢地旋转在我下方，而她说，这是她，然后她指向我，说它也是我。它是每一个

人，而我们想要得到自由，可我们并不自由。我们想要相互热爱，可我们并没有这样。我们想要是毫无恐惧地生活，可我们却陷在了恐惧的抓控中。"

"我问她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切都出问题了？"

"她微笑着，就像我问到傻问题时母亲的微笑。她说这就是学校的方式...这个行星就是一所学校。朋友，整个行星。她说，地球是整个宇宙里最好的学校之一。我们来到那里...来到这里是幸运的...能够成为地球学校的一部分，是一种殊荣。这个学校是其间一切的集合体；每个人在地球故事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地球就相当于一个硕大的教室，只是没有老师和课本。每个人都是老师...每个人都是课本..."

我回身一瞥，看到了乔纳斯的脸。他的眼睛迷离在了回忆之穴里。我太了解这种表情了。

"这时，突然之间，他说着闭上了眼睛，我们飞翔在了城市、农场、丛林和乡土村庄的上空，她会指着一栋建筑或人家说，这里的人们正在挣扎，正感觉到悲伤，感觉到愤怒，感到被遗弃等等。我问她每个人都这样吗？"

"她点头说，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甚至植物和动物们。甚至石头。甚至空气和水。每个人和每个事物，都感觉着这样的感觉。这不是需要逃离的感觉...这不是需要仇恨或恐惧的东西。这是学校。这就是我们。它就是我们。顺随它而流动，从中学学习慈悲。那就是她告诉我的。"

"这就是梦的结尾？"考安问。

"不完全是，"乔纳斯说。"我们最后又回到了湖岸，然后她问我是否准备好了。"

"准备好什么？"考安问。

"移向下一个世界。我说准备好了。我已经看够了。她说，我会依然在地球学校里，但是它将变成一个共振共鸣的地方。然后，她触碰我的胸口，而我感觉到身体开始嗡鸣—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正在像类那块湖之前那样地振动着，这时，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吹到了我的脸上，那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甜蜜气息...离开、继续前行成了我唯一想要的东西...然后我就醒了。"

我默默地听着他的梦，怀疑自己是在一部电影中。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演员。乔纳斯也像个演员。考安也像个演员。每一件事情看上去都像剧本写好了的。怎么可能这样？怎么可能这个年轻人就这么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吉普车里，讲述的梦跟我的梦——如果我可以称其为梦的话——还联系得如此紧密。我一半是气愤，一半是兴奋；一种奇怪的状态，我向你保证。

我总是听到这个称为自由意志的奇妙而确然的东西，说我们每个人都享有着特别的恩典来共享它，可我却感觉自己就像个布偶，被玩弄在上帝或也可能是低阶神的手中。无论它是什么，我被遗赠自由意志来作为我的某部分，它在某个最享有恩典的位置，编排着我行走的通道，遭遇的人们，甚至我呼吸的粒子，和流过我的光子。编排着每一个事物。

乔纳斯的梦如此地类似于我梦，以至于我发现的那些记忆又被搅起了。我一直希望一路安静过回家，这样我能回忆回忆德雅和孩子们，甚或我最近跟叔叔的经历，可现在乔纳斯的梦，如同一道四扩的闪电，揭示出了我最想要保留在黑暗的那些图像。

那场战斗都是怎么回事？昆腾萨穆（量子之和）为什么会被巨鸟袭击？白水牛女真地是珍妮丝吗，或者可能是瓦内莎？到底发生了什么，能容许两个偶遇的人以这种方式碰撞在一起？我的心智因这样的几率而摇摆退缩。

"你怎么看？" 乔纳斯问考安。

"一个强有力的视象，" 考安回答。

"我就知道！" 乔纳斯拍着大腿道。

我看向考安，他在对自己微笑。我回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对我而言如此异乡的杂木林地带，不过，我仔细想想，发现自己世界里的一切，居然都充满着异乡感。这一切如此不真实，我当时真的是那种感觉。我知道我爱着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我知道那些记忆强烈而有纽带感。在那之外，我就不能确认什么是真实的。找不到其他重要的事物了

一个视象。视象是什么？我想问问考安，竟冲口而出道，视象又是什么该死的东西？更主要的是，它又能造成什么不同？我有过各种的视象，看看它们将我带到那儿来了一带到这个荒无一物地方听人讲更多的视象。我身体里的每个原子，只想单纯地感觉到家人之爱，而将所有那些超自然视象，留给那些追求着与创造者的更亲密连接的落寞家伙们。我不需要这个。我需要爱。

我真地不知道我的情绪为什么会如此地灰暗；或许是乔纳斯无意间偷走了我的独特之处。或许我厌倦了关于昆腾萨穆（量子之和）的那些个不规则蔓生的叙事了。或许乔纳斯是那感觉上摇摆不稳的混合物中的又一个变量。酝酿于我内里的某种东西正试图自由飞行、抬起头望、积极正向，可它依然太弱小，太过专注于笼罩在头上的阴影一如同一只风筝摇摆怒风中。我的某个受过充分训练而被编程了的部分，一直被拉向着所有的方向：家庭、工作、娜姆、最初诞生者、灵魂、伟大入口、瓦内莎、叔叔、以及我对那怪物神的持续恐惧。它们全围绕着我，如同考虑周全的同谋者，他们看上去并未认识到更别说关心我的感受了。

这大概就是原因吧，我感觉到不被关心。我可是索玩脱！我被寄望于制造出纳至关重要的链接，而使得人类的最伟大发现——引导人类走向灵魂的领域——成为可能。谁关心过我需要什么？不是将所有这些灵性指令塞进我的脑子，不是强迫我看到未来，不是在那些我甚至不知道叫啥的地方乱飞... 让我跟家人待一起，感觉爱吧。

你瞧，就是这个。这就是我的感受，合情合理吧。我能听到考安和乔纳斯讨论梦的更深含义，但是我听进去。我假装在听，偶尔点下头，肤浅地望着他们的研究，如同一个机器人，但是整个过程中，我有条理的那部分都在为自己的待遇而悲恸。一个索玩脱应该不需要去忍受引诱、魔鬼的欺凌、和不间断的恐吓。宇宙应该保护他。庇护他。提供一种安全感，这样他才能承担其任务。

我几乎能听见叔叔谈起移情作用，以及一个人需要生活在这种焦虑中以便理解他人是如何生活的。好吧，我已经处理好恐惧了。就在彼时彼地，当梦的解析被细化到原子层级，飘浮在吉普车内时，我完成了那个永远将恐惧忘在脑后的承诺。我决定，恐惧再也不会控制我了。恐惧再也不会通过诱惑将我从自己的家人那里分开一家人是我确认的唯一真与善；所有一切之中，对于我最核心并且最重要的是家庭。

通过整个旅途，乔纳斯证明了自己是个很有趣的旅伴。他是个天才的沟通专家，因为看到他年少轻狂式的对视象的自负，也让我的某个角度对他感觉同情。宇宙会在某个时刻，用那章鱼脚般的吸盘，将他拉下那高高的舞台，让他回到地面，直到他再次被黑暗吞噬，从而开始学会谦卑的感激人类的境遇。

我正在走下愤世嫉俗的伸缩梯。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但是同时，我正在慢慢远离自私这个词。愤世嫉俗者只能是无私的，我告诉自己。但他们依然可能是个有灵性的人。他们只是需要某个庇护所去躲避引诱和怀疑机械化拷问。

我闭上眼，满足于自己找到了出口。出口总是存在的。环绕着我之最黑暗的阴影，就是跟娜姆的罪恶感。它就像一条被我囚禁的青藤，推开着我盖在其上的盖子。某种不可见的自然力增强着它的压力，让我知道那不可能藏得住。它总会找到揭示自己的机会。它会一再地羞辱我，这个索玩脱会看上去低人一等，会受到诱惑与人类躯壳弱点间剧烈碰撞的痛斥。

我希望睡觉。我希望那睡眠带来的温暖的忘记，但是说话声一拉寇塔语一现在开始在吉普内流淌，我知道考安让我自己无处理自己的问题。我转头看着窗外，拉寇塔南部的杂木林地带。一大片星空从我们越过的一棵大树背后跳出来，形成了一束黑色背景的光痕，缓慢变幻着仿佛慢动作的云朵。我想起了我的电影，我的作品。那感觉如此遥远。我的摄像设备在后背箱里，我一直就没有打开它们。这以前我甚至没有想起它们。

第五十七章家

当我打开前门，家的样子，活生生的提醒我自己的记忆恢复了。墙上挂着的所有照片，现在开始向我耳语它们的故事。从很多角度而要，我以前的生活可以说很有魅力，特别是我年轻时，为了拍那些纪录片和通过照片研究边缘文化，走遍了世界。我目光触及的每张照片，都含有一首歌，但是当我看它们第一眼时，那歌声断断续续的，仿佛我的脑，因为依然处于学习与那些像素连接技术的中途，突然变成了结巴。

我的乐观主义情绪又摆动回来了。我到家时，是个美丽的傍晚。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太阳正在走向地平线，在所有一切身上披上了一层粉红的光晕。起居室里充满了这种粉红光芒，我为了保持这个状态，没有开灯。

闪烁的留言电话将我带到了厨房。我触摸屏幕，一个自动语音宣布我有三个留言和九个自动进入垃圾箱的信息。我等了一会，留言就开始了。那是瓦内莎的母亲。

透纳先生... 所罗门，我是考瑞，瓦内莎的母亲。我只想知道你是否依然打算来访，大概什么时候。我们非常激动地想要见到你... 无论如何，如果你能回个电话就太感激啦。

祝好，所罗门。

我开始哭泣。我整个身体都在鸣奏，就仿佛亿万的原子在随着一个声音——一个共鸣——而振动着。考瑞的声音，悬浮于厨房那粉红的朦胧光线里，包含了一种为我最核心部分所知晓的熟悉感，而我无法遏制着流下的泪水。所以我并没尝试忍住。

我就这样待了几分钟。想要再听一遍留言，可是做不到。我无法驱使手指去触碰电话重播。只能这么静候着，看着叶影舞蹈于厨房的墙上。我的思绪转向了瓦内莎，还有她所赠与我的礼物。然后我拿起了电话，静静听着。

你好... 所罗门？

你好，考瑞。

感谢你回电。

我本该早些打来，但是我确实刚旅行回来。

没关系。我知道你有很多分散精力的事情...事实上，我很抱歉打给你电话，这就是随年纪而来的东西之一，变得没耐性。

没关系，我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对了，我妻子跟孩子还在土耳其，所以，明天我能过来拜访你，因为周三之前他们都不会回来。这样可行吗？

明天下午可以吗？

好的，那就这么定了？

我问问杰森，稍等一下。

电话沉默了一会儿，几秒后她回来了，声音欢快而强烈。好的，这样非常好，所罗门。

太好了，那么一点左右见。

好极了。我们等着你。

再见...

好的，再见。

房间一下子陷入了深深的寂静，我则惊讶于刚才这十分钟以如此的方式自行展开来，以至于明天一早我又要开始一趟新的冒险。我并不真正想去。是吗？

我的计划本来是在家里度过一个宁静美妙的日子，静候家人回归。坏消息是，德雅没有能够搞到一张早些的机票，所以她需要利用她原定的机票。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待，这就是现实之艰难的一个角度，但是另一个角度，这反而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拜访瓦内莎的父母。也许这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将我从邂逅叔叔的教导而带来的所有那些超自然体验中，放松出来的机会。

杰森和考瑞是那种脚踏实地的地球人。我绝对确定，我在这个访问中，不会有任何太兴奋的奇遇。

那个傍晚的余暇，我重读了瓦内莎的日记。我带去了拉寇塔，但一次都没有打开过。日记中有一段特别引起了我的注目。我读了它好几次，每次都感觉到迷惑。

爱凋敝于恐惧中。恐惧是复杂的事物。恐惧是心智所感觉到的一种程序侵入。这种程序是体制性的机能障碍。那体制则是少数人的创造物，这些人希望操控整个行星，他们相信自己真地能够控制这个行星，并将它的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

所有人类都感觉到了这个程序的侵入，甚至包括那些创造该程序的人。是的，无论是对恐惧还是对恐惧成因的理性理解.....都发生变异了。这个程序一直调整着。它有节律地迁移着，这种节律既是行星性的又是高度个人化，而且二者相互影响着。正是这种历史悠久的相互影响，创造出了该程序的飞轮效应，润滑着网络上的人类节点，以便该程序能够悄然潜伏于文明中，并一个世代接一个世代地传递下去。

这个程序没有终点。它是永恒的。它永远存在于显化的各个次元里，唯一的问题是程度不同，但更大的也更为引人注目的问题，是一个人的如何对该程序进行反应的。

解调（于程序的某部分）去调谐（于程序的另一部分）是一个策略。埋头苦干是另一个策略。还存在着上百个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讲，有多少人类化身，就有多少不同的方式。心对该程序的响应则是调节进同情中。也就是允许该程序去浸透

身体和心智系统。心是温柔的，融通的，开放的，接纳的，宽恕的，慈悲的，理解的...，它是所有这些甚至更多。

这个程序是漠然的。这程序是没有心没有情感的。

以同情来回应这个程序是天性，而非愚昧。这就是为什么洞察力如此重要的原因。心是灵魂的眼睛和代言人。灵魂看到了这个程序并理解其目的。它共舞于该程序，却从未变成该程序。灵魂通过该程序而学习，却从未试图去教导它，改变它，甚至以某种微妙的方式转变它。

这个程序就是自由意志。

这个程序就是进化。

这个程序服务于人类大家庭的更大目的。

有人会说，这个程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里。这种看法是人类心智系统的产物。该程序并不像第三方一样存在于我们内里，仿佛我们是它的宿主。我们就是这个程序，更准确来讲，我们是这个程序的外投影像。每个人类都是自由意志的外投影像，而自由意志则是该程序的内核，但甚至在这个内核的核心本质之下，还存在着某种更为扩张性的完全无法界定的东西。

这个无法界定之物，只有着一个目的：借由该程序来（使得自己）被界定。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枚光子，而集体性地我们将我们的光贡献给了这个自时间开端以来就一直存在于隐匿中的东西。我们正在变成光，这将最终解析出那存在于程序之下的无法界定之临在——推测，应该就是该程序的创造者。

那么，每次你对抗该程序，每次你软弱地共鸣于它的驱策，而转调进恐惧中时，你是在与之共舞？你是在从中学习？还是在咒骂、憎恨它，愿它毁灭，推它远离，甚至是恐惧它？因为，如果你这么做，你的光就会变得减弱，你的爱就会枯竭。那无可界定之物的外貌，就会继续忠诚符合于它的名称。

心是从我到我们，从我们到那无可定义之物间的连接。如果你希望将自己的光，洒落在那无可定义之物上，就容许你的心去观看和说话吧。你要如何做到呢？倾听你的想象力，但不是人类大脑的那种，不是心智的那种，而是去倾听你感情的想象力。哪些情感？那些允许你与该程序共舞的情感。那些允许你从该程序中学习的情感。

这个程序是中立的。这是因为它包含了一切。而包含了一切的東西，按照定义当然是中立的。这也是本然之心的天性。心是中立的，因为它包含了一切。它因万物而存在。它搏动于万物中。它交互于万物。它与万物同流。它爱着万物。

这个程序不会爱。这个程序不会恨。这个程序不会产生好与坏。这个程序点亮了我们，以便我们能够照亮那无可定义之物，并走向它的方向。可那是什么方向呢？方向是唯一要紧的事。你需要透过你自己的心去辨识出这个方向。你所学到的每件事，所有那些界定着你的戏剧，一切你所采取的行动，都可以被这九个字所修正。如果这样做了足够长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方向就是静止，允许，接纳和爱。

那并非时间或空间上的方向。那事实上根本不是一个方向。它是坚持的宽恕态度；是将自己向所遇人事敞开来的智慧；是在你的生命中对生命的允许。它是那作为你生命之源的爱在向外流淌。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被激活了，心就不会再去寻找。它只是吸收。表达。它疗愈...即使当不可能疗愈身体和心智时，它也会产生疗愈。它会产生疗愈，是因为它于同情中将自己的光提升至于编写该程序的那个临在性。

而其余一切的疾病，稠密性，非正义，在这光里都被看着是程序。心就是光，这光活化了我們——作为集体——之所是的图像。

这种图像我们可以称之为爱，可当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口头禅般地念叨这个词时，是缺失着这层意义的。爱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所以在心之道路上，一个人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将爱定义成那无可定义之物的甘露。

我揉了揉眼睛。我理解其中一些。一些则看上自相矛盾。一些则感动了我。我唯一知道是，我太累了，无法完全理解它，于是就合上了日记，但在这么做时，我注意某页角落里的一幅小小的涂鸦。是个孩子的画像。奇异而美妙的流动线条赋予了这幅画以生命它。瓦内莎是位艺术家——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尽管画是微缩的，细节却惊人的细致。画出它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她得用放大镜、最细的铅笔、以及耐心。大量的耐心。

我从厨房抽屉里，掏出了一只放大镜。我需要看到它更多的细节。整幅肖像只有一枚小邮票大小，它如此地吸引了我的好奇，惊跑了我的疲惫。当我以这只高倍镜头扫过画面时，能看到巨大的关怀被赋予了每一道线条。这些是达芬奇般的手笔，只是它们包含在一个手臂无法自由挥舞的空间里。她怎么做到的？

放大镜一点点扫过肖像，那双眼睛里有着一种闪耀光芒的爱的表达。那些眼睫毛则像是灵魂之窗的精美窗帘。继续看下去，发现这张脸甚至有一种熟悉感。这是瓦内莎儿时的自画像吗？

没有丝毫的白化病特征，尽管肖像看上去有点像她，可艺术家常常会将自己的容貌跟模特的混合起来。我翻看日记，查看每页的页边，找到了另外六个画，都是微缩的，都是美丽的描绘，全是同一个女孩，年龄看起来则从一岁到大约三岁不等。画像旁没有任何签名，也没有任何能说明关系的迹象。

我合上日记，决定让它继续作为秘密保持。我需要休息，因为明天上午需要开车跑很远的路。我本想再给德雅打个电话，跟她解释我去看望瓦内莎父母的旅行，但是我知道她应该在睡觉——在她那个时空领域，目前应该是凌晨三点。我就改成给她发了一个快速视频短信：

嘿，宝贝儿，是我。我几分钟前回到家了，我听了家里电话留言，发现一个瓦内莎妈妈考瑞德留言。我给她打了回去，就约好你那里——里斯本——明天上午。我明天一天可能会基本在旅途中。不过...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明天会在哪里。想你。深长脖子等待再见到你和孩子们。还有两天呢...噢！我可以熬过去。爱你，替我紧紧拥抱孩子们。拜。

然后我说，送信，听了一会儿又说，关机。我想象德雅早晨醒来，收到我的信息，然后给我回一个视频短信。毫无疑问，当她听说我的计划，一定会处于责任的提醒我小心驾驶，并祝我快乐...可能还会让我照些照片，让她跟孩子们看到那农场的样子。我几乎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响在我脑海里。

我自付着，明天上午我会离家去拜访里斯本的隆勒。我喜欢这个头韵，从楼梯走上卧室时还大声地重复了几次：里斯本的隆勒。

第五十八章考瑞

那是个美丽的上午，我顺着洲际道路走在奔向纽约州里斯本郊外一个小农场的旅途。小农场很少见。我检索过了，在纽约州只有两百以内。小规模意味着独立性。隆勒家族不知怎么能够保持住了一大块圣劳伦河畔的土地。那里是黄金的农业区域。

当11号县道出现，我知道我已经接近了。时间才刚刚过午，我打开车窗，希望新鲜空气能够让我保持清醒。不知为什么，我很疲劳。可能是发动机的嗡嗡声，也许是我去南拉寇塔的旅游疲劳终于找后账了。

我的大脑在排练如何编排我的访问基调。什么语调最合适呢？我得到了你们女儿的心脏，太感谢了。我真的能够表达出这感谢么？我是否应该向瓦内莎表达着敬意，而不是向他们？那父亲杰森，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没有跟他聊过。他仿佛藏在背景里。可能是个不爱说话的类型。旧时空，独立农庄。没有儿子，只有一个白化病的女儿，作为农场主，他们一定生活的很艰难而与世隔绝。

我决定停止心理排练，单纯地对他们的行为方式作反应。这样我就不需要自己的行为方式了。

路很直，乡下的风景在平坦的农田和森林之间不断切换。有些偶然出现的湖泊，总会有白鹭在岸边悠游。我依然看不见圣劳伦河，但是我知道它在我左侧，几英里之外，穿越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

德雅和孩子们在为了明天的归途整装。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正在作准备。我带来了相机设备，希望我可以有机会拍些农场动物的照片给乔恩和玛瑞萨欣赏。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农场。我也希望隆勒夫妇能允许我给他们拍些照片。

当我来到28号县道，我仔细观察，注意寻找着树皮大道，那是我几乎到达的标志。我知道他们会在等我，也许做好了午饭等我呢。几分钟后，我的标志出现了，我跟随那条路，来到他们的农场。

他们的车道是碎石路，蜿蜒着绕过一座树木茂密的小山丘。山丘的另一侧，一座农舍进入了视野里。被涂成白色，带有红色的百叶窗。房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显得有些破旧，但是那修剪齐整的草坪，新砌的干草堆，则平衡掉了任何的凌乱感。看上去...很舒适。

我停车时很紧张。我的心在轰鸣，我有一种期待感，清楚的知道在我内部跳动的心，是这个房子和其内人们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会认出什么吗？我问自己。我抓起背包，打开车门。

" 欢迎你，所罗门！ "

那是考瑞，正站在门廊山，白色围裙围着粉蜡色的螺纹连衣裙。我停下了脚步一会儿，看着这一切。提醒自己，我来这里不只是为了其他人也是为了瓦内莎，而我能感知到，映入我眼睛的一切都进入了我的心脏，在那里，它会以某种方式传递给瓦内莎。

" 嘿，考瑞，很高兴见到你。 " 我走上台阶，有些不自然，不知道该跟她握手，还是拥抱，但是考瑞带着紧张的笑容后退了几步，打开了纱门。

我们进去吧... 你旅途顺利么？

很好，没有太堵车，我说。

杰森依然在田里，她说，或在某个马棚里，我不知道哪个。我告诉他你到了就给他电话...

考瑞摸索围裙口袋，拿出个移动设备。给我几秒钟。

她回头走进房子，用自由那只手示意我跟她进去。他到了，你能来时就来吧。

她心不在焉的在厨房饭桌旁坐下来，上下打量我。你的照片没有像这样直接看着你清楚。考瑞两眼明快的微笑，仿佛她终于认出了我是谁，或可能只是她度过了初见的窘迫期。

我更喜欢拍照片，而不是被拍，我说，那可能就是其理由。

嗯，我看过一些你拍的照片。我非常喜欢它们。

我微笑，但是保持沉默，跟随着一个不太自然的，突然笼罩了这个房间的停顿。

这是个比我预想的更小一些的房子，但非常整洁。朴素可能是最好的描述。感觉有些空荡荡的。一张单人沙发和一张躺椅摆放在整个起居室里，中间是张咖啡桌，上面整齐地摆着各式书籍和杂志，簇拥着一只插着鲜花的小花瓶。厨房很明亮，阳光充足，能俯看到后院，那里有个小水池，远处是一座漆成红色的仓棚。

你饿么？考瑞问。

我进入他们房子的瞬间，就闻到了类似烤面包的香味，那已经唤醒了我的饥饿。我诚实地点头。是的，有些。

那是什么？考瑞看着我的背包问。

两个东西。我把相机带来了，为了拍些照片，我还带来了这个。我拿出瓦内莎的日记，递给考瑞。我想你可能希望看看它。

当考瑞打开那个日记，她明显的在颤抖。你怎么得到这个的？

瓦内莎通过她的律师转给我的，在我出院后。

我不知道她还有个律师，考瑞安静的自言自语，凝视着她正在翻看的那些页面。我看着她，嘴唇颤抖的读着一些行文。她用手指追踪着那些手写体的弯曲笔划。

"她不是你每天看到的那样的人，"考瑞说，凝视着页面，但是她的目光进入了我看不到记忆里。

"她一直都与众不同...从一开始就是。考瑞合上那日记，同时也合上她的双眼。她出生在深夜。我们毫无准备。她提前来了...而且过程很快。噢，天，我如此生动地记得生她的过程。"

"我只有27岁，一个简单的女人，没有任何理由会想到，自己的基因会创造出瓦内莎这样令人惊异的孩子。考瑞微笑着睁开了双眼。我猜你有很多问题要问吧。可以，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

我坐在厨房饭桌上；触摸的感觉很凉爽。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办，关于这整个状况，我感觉有些不知所措——

"别这样，"考瑞说，轻柔的触碰我的手臂。"我们都有些卡在这里了。让我们将自己的判断抛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吧。"她瞥了眼窗外的后院，接着她那淡褐色的眼睛充满期待地看回到我身上。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

考瑞靠回到椅背上，长长地吸了口气，眼睛泛着泪光。"她是个孤独的人。终其一生她都是孤独的人，但是她丝毫不为此而痛苦。她接受了这境况。这境况就是她之所是，是她所选择的。"

"她热爱写作。甚至还是个孩子时，她就会写些故事，有时候，我会看到她在门廊外大声读那些故事。她有各种各样想象出来的朋友——还给他们都取了名字。她从来都不缺乏想象力。这个孩子。"

"我不知道她在写这个，"考瑞瞥了一眼那日记。"大约五年前，她搬出去了。想要独立——"

"她去世时多大，"我小心地问。

"29岁。"

"怎么死的？"

"癌...皮肤癌。"

"她得这个病多久了？"

"在某种意义上，整整一生。但是所罗门，她身上存在着某些东西...她知道自己的未来，有些时候，我感觉她知道我们的未来——我是指我们所有人。有时候，她会非常详细地谈及到，就像一个人在解说白日梦。我则静静地听着，但整个过程中我都在自付，这是真的吗，还是只是她想象出了一切？"

考瑞再次伸出手来，触碰我的手臂。"你真是一个幸运者，能够得到她这么好的心脏。"

考瑞站起来。你是否可以帮我个忙？

我站起来，以为她会让我帮她去那些什么。好的，当然。

这听起来有些怪异，她指着我的胸口说，但是我是否可以聆听它几秒钟呢？

我其实已经预想到她可能会要求这样，但是她的要求还是听起来很奇怪，不过我没有理由拒绝她。当然。我点头。

她开始很紧张，将她的手放在双膝上，轻微的弯腰。她将耳朵放在我的胸口——没有触到它，仿佛她试图将那声音吸引进去。我凝视着厨房窗外，试图表现的自然些，但是知道在这种环境下不太可能做到自然。于是她将耳朵直接贴在我胸口，紧靠上去聆听着那个，曾经预示过她女儿进入这个世界的声音。

那房子，除了偶尔的咯吱声，就很寂静。考瑞一直弯腰，将她的耳朵紧贴在我胸口，可能有那么15秒左右，然后缓慢的站起来回到正常的姿态。我看到当她在厨房饭桌那里做下来时，双目闪着泪光。

我从来都未真正了解他的父亲。

那句话感觉就像一块大石头投进了一个承满水晶的房间里。嗯？我能说得就这句。

杰森是她继父。她生父是我在空荡荡的酒吧里遇到的一个流浪汉，当时我很寂寞。

我以为你...我是说我以为杰森是——

我知道，考瑞说。所以我先告诉你。如果杰森表现得有些疏远...你现在知道理由了。

好的，我理解，我说。你丈夫是否知道瓦内莎的工作吗？

不知道。我猜他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余暇。但是他是个好人。只是有些太执着于这农场了。她微笑着站起来，向窗外张望可呢个在找杰森。看他有多磨蹭。

我来这里他同意吗？我问。

他同意...他只是不喜欢这个主意。她回头用悲伤的目光看着我。他知道瓦内莎与众不同，但我觉得他有些被她吓着了。

考瑞咳嗽了几下，清了清嗓子，又低头看着那日记。你知道瓦内莎为什么把这个给你么？

我不喜欢跟人初次见面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把握那舞蹈的分寸。我们能够开诚布公到什么程度？多么快的做到？考瑞已经对我打开了心扉；她已经透过一层薄衬衣，聆听了我的心脏。但是她是否真正的理解瓦内莎的观念呢，我是否可以告诉她关于瓦内莎在那视频里告诉我的内容呢？

我决定在手臂长度范围的安全距离内跳舞。我猜她是想让我看到她的灵的一部分。那可能帮助我理解她...和她的心。

考瑞点头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

你是否希望看些她的照片？

是的，很想。

她以一种突然到来的矫健能量走了出去，我坐回饭桌那里，看着那安静的躺在桌子上的日记。一分钟内，考瑞就回来了，并将一个掌上屏幕放在了我面前的桌子上。给你。她指着屏幕桌面的一个文件夹。那个就是。我去准备午饭...还有，嗯，顺便告诉你，杰森十分钟后到这里。他在修理一个东西没走开。

考瑞看着我打开那个文件夹，仿佛她希望看我对那些照片的反应。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是白化病？我问。

她在日记她里谈到--她的白化病了？

我还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不，我没有看到她提到这个。

那么你怎么知道她是个白化病人？

我感到满脸通红，我尽最大努力淡定自己的声音。她曾经跟那日记一起，给了我一个视频。

视频...什么视频？

她自己的。她讲了一些事情。

考瑞走到她的椅子那里坐下，以新的关注看着我。讲的什么事情，所罗门？她说，将一绺头发从满是皱纹的前额拨开。

那一臂距离的舞蹈立刻变成了贴面舞。

第五十九章它

我曾经犹豫过要不要带着瓦内莎的视频来，但是最终我决定不带。部分是因为我感觉那是个人性的，只给我看的，但是从公平角度，如果我是瓦内莎的父母，我会很希望看它。我尽最大努力给考瑞描述这那个视频，但是不触及那些更个人性的角度，包括我在发现为伟大入口中的角色。

" 她是否提到未来？ " 考瑞在我结束描述后问。

" 什么角度？ "

" 就是人类会找到自己的灵魂？ "

得。那不该放出来的猫，已经在口袋外面了。我点头。" 她提到了。 "

" 怎么说的？ "

我在木椅里不自在地变换着姿势，这时，我看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包围住了我。我的世界突然间开始收缩起来，如同成一条黑暗的隧道，原来的所有那些构成我世界的东西，都正被吸入这个旋转的漩涡。就好像死神终于找到了我，正伸出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来拉我进去。我用尽全力抵抗，但那种无情的拉拽不可能被抗拒。

进入了隧道，我感觉到一种彻骨的冰冷，然后是一种恐怖的感觉，因为一个奇怪的存在开始在我的眼前显化出来。我无法说清它是男是女。它的脸畸形、古老、没有任何民族特征，尽管它是个人类...我是这么认为的。

突然间，我被某种神秘的力量一推，跪在了地上。双手被撤到身后捆了起来。我甚至没有想着回头去看看是什么或者是谁在干这一切，因为我目光铆定在一个事物上：淡黄色的双眼附在一张丑恶可怕的脸上，带着如此冷淡的好奇，看着我。

这个存在，以一种怪异的姿势站立着，频繁地变换姿势，仿佛始终找不到让舒适有保障的姿态，不过，在这种频繁的变换中，娴熟敏捷的优越感从每个举动中表现出来。"你认出我了吗？"它问道。声音小心审慎、不男不女。

我将眼睛眯成了细缝，看向它。对这个生物没有丝毫的熟悉感。我摇起头来。

这个存在大笑起来。我则第一次得以将目光从它那讨厌的面孔上移开。它穿着整齐的衣服——不过在写这些文字时，我无法回忆起细节了。看上去它对我的出现，既惊讶又高兴，于是走近来了些，大概五英尺内。

"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只不过存在于最低的次元里。我是你实存性的那些陈腐履历。我是阴影。我是你所忽视、恐惧、拒绝的，乃至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否定的那些部分。"

"这儿是地狱？"我勉强问道，第一次环视了下周遭。我们似乎是在一个带壁炉的房间里，周围还存在着其他的人，不过看上去他们并未留意到我们。他们在彼此交谈着，可我无法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这个生物走得更近来，俯身盯着我看。它的身材相当娇小和女人气。头发盘成了一束束的细缕，看上去找不到一根顺直的。皮肤就像死尸，尽管我从未见过尸体，不过这样的描述应该是恰当的，我确定。

"你看到这个了吗？"这个生物说道。

"地狱？"

它将稻草人般的细细手臂伸向身前，道："这个！"

我惊慌而迷惑地回望着他，道："看什么？"

它退后了几步，继续以强烈地兴致审视着我。"再看。"

我看过去。我是说看向这个生物，试着发现什么比已看到的这些更奇怪的东西，可什么都没看到。"抱歉，我认不出你是谁。你想让我看什么？"

这个存在看上去有些泄气了，又闭上了眼睛说道。"再看。"

我能看出，它在设法聚焦，但相信我，我依然地困惑。不过这时，我看到了，一条模糊的绳索或管子正在我们间显化出来。就像根脐带波动在我们之间，如同浮动在风中的绳子。从我的胃部区域通向这个生物，在绳索里，能看到有什么在流动着。非常的稀薄，如同彩色光的小包裹。无论这是什么，我都像看到任何物质对象一样地看到它了。

"这是什么？"我问道，依然跪在那里，双手痛苦地反绑着。

这个存在睁开眼睛，笑道。"这就是连接起我们的东西。正是这条运作于我们之间的系绳，滋养着我，提供给我生存所需要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滋养你？"

这个存在耸了耸肩。"到底为了什么呢？"

我在捆绑我的绳索里挣扎道。"既然是我滋养了你，给予了你生命，你又怎么会拥有超越了我的力量？"

它再次笑了起来。"你将力量给予了我，就发生于你为了减轻窘迫而体验恐惧、内疚、愤怒、贪婪、自私、仇恨、以及我没有提到其他的恶习时。"这个生物眨起了半边暗淡的眼睛，环顾着房间的其他人，他们看上去就像移动于另一个世界里的幽灵。"

"你想要什么？你为什么将我带到这里？"

"我将你带到了这里？不，这不正确。是你，将自己带到了这里来。是你侵入到了这里。你要独自对进入我的世界负全责。这就是我立刻绑上你的原因。你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我感觉到这个生物在我身后走动着，继续评估着我，大概是担心我带有武器。"就算你进入我的世界，也该是经由一个梦—有时会是毒品，通常则是梦。但是我知道你并不是在做梦..."

"可能我是死掉了，"我主动说道。

这个生物再次站到了我面前。"这太罕见了。你有什么武器吗？"

"武器？"我叫了起来。"我是个被绑着的人！"

这个生物抱起双臂，看上去正在思考自己的选项。它不停地在移动着。我就觉得它从未停止过移动超过几秒钟。

"你说你知道我不是在做梦...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你一直在监视我？"

"这个告诉我的，"它指着连接我们的绳索说道。"你散发出的每一次愤怒和恐惧之类的情感，都会来到我这儿—就通过这条绳索。我能探测出你是醒着还是在做梦。能量是非常不同的。就像你能说出自己是在吃水果还是吃巧克力派。"

"那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我可没想来。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

"没错，好吧，这就是让人困惑的地方。"这个生物走到了几英寸内。它的双眼上覆盖着某种厚厚的粘膜，这使它眼神显得空洞。突然，它抬起双臂，冲着我发出极其恐怖尖叫。恐惧涌满我的身体里，我闭上眼睛，恐惧着这个生物会杀了我。可是，这个生物大笑了起来，仿佛陷入了一种极致的狂喜里。我能看到，在连接起我们的绳索中，光以一种半透明小包的方式从我移向它。于是我意识到了它这是在干什么。它正在测试自己获取滋养品的机制。

"无论你以什么方式来到这里，对我而言都没多大关系。我相信我会留下你。"

"你是什么意思，留下我..."

"你会很好地为我服务—"

"我不会为你服务，"我咆哮道。"放开我，马上！"

"不放又怎样？"

"你真地以为下次你再像刚才那样冲我尖叫时，我还会感觉到恐惧吗？"我乞求道。

"或许会，或许不会，不过我具有非常的发明才能。我将找到刺激你的新方式的。"

"你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我问。

"从你那儿。"他冲我的方向点点头示意道。

"这么说，我是你的创造者，对么？"

" 没错，你创造了我。 "

" 你怎么能够去囚禁并折磨创造出你的人？ "

这个生物看上去被搞糊涂了。" 你创造了我，或许你该告诉我怎么回事。 "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试着平复起自己。我需要聚合起自己的镇静。我不知道这个生物是否有可能无限期地扣押我，可只是听起来就像地狱。它仅仅只是条寄生虫，而我却莫名其妙地将它创造了出来。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没道理。

" 我究竟怎么创造出了你？ "

" 在你两岁时，你得过一场病... 我忘记病的名字了，但你一直不停地哭啊哭。你哭声就是创造我的音乐。 "

这个生物在我跟前不停地踱来踱去。只是看着它就让我心神不宁。它看起来完全无法预测，但我准备好应对它试图诱发的恐惧或其他情绪反应了。我会坚定地保持在中立，可我没有理由不继续问问题。

" 这么说，从我两岁起，你就一直取食着我的情绪—— "

" 哦，不只是你的情绪。你的心智也供给我滋养品，尽管数量要小些。 "

" 那我是怎么做的呢？ "

这个生物微微斜过头来。看起来是被我的这些问题惹恼了。我决定坚持获得一个答案；毕竟我可是它的创造者。" 我怎么做到的？ "

它谨慎地看着我。" 心智具有想象力。它是人类存在的创造中心。它是主意的所在地。当大脑是柔软、开放、好奇的时，它创造出一种我无法处理的情感流形态。当心智变得坚硬、固化、sure in its ways，它创造的情感流就会产生成细腻精美的滋养品。" 这个生物的脸有那么一会儿陷入了一种极度亢奋的表情，接着又恢复到了平常的状态，开始如老鹰般盘旋在我周围。

我们之间的绳索从来不会缠结到一起。当这个生物绕着我走动时，连接到我身体的绳索不断调整，始终保持为一种连向它的直线链接。

我开始看出这生物为什么需要如此多滋养品了。它从不停下来休息。

" 你带着什么武器？ " 生物问。

" 我没有任何武器。为什么你会认为我有武器？ "

" 否则你为何来我的世界？你想要杀死我。 "

" 即使那真是我的意图，但现在看起来你才有这样的力量 。 "

" 不对，你具有那样的力量！你只是不知道如何使用它。 "

" 也许吧，但我并没有意愿去杀死你或其他任何人。我只想回去... 回我的家。我不属于这里，你自己也说了。让我走吧，我发誓我会离开，再不回来—— "

" 啊，可你显然无法控制你所做的事，因为你说，起初你并无意愿来这儿，可是呢，你却在这里。 "

这个生物靠在壁炉上，思考着我引发的两难。" 不，我不能放你走，你必须服务于我，否则我就毁灭了。 "

" 但我一定会死在这儿，如果我死了，你也死。 "

这生物左右摇动着手指，走近了我。" 不一定，你死后我会继续活着。我只是会继续前行。你带给生命的一切都会继续活下去。 "

" 这怎么可能？ "

" 你活着，所以我就活着。这是个简单的命题。让你困惑时哪部分？ "

" 这么说你是不可摧毁的？ "

" 我相信是这样.. " .

我看着这个貌似是由我创造的生物。我无法相信它出自我，或者数我在它的创造上插有一手。我创造了美丽的电影和照片，还有孩子一而没有一个。绝对没有这个。

" 我的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有个像你一样的对应物？ "

" 我无法说清。可能吧。我能告诉你的是，我们这儿非常拥挤。 "

我决定了，我需要做点什么，于是我试着站起身。我看着那生物盯着我，等待它对我施加某种暴力，但什么也没发生。我站了起来，但依然被绑着。" 放开我！ " 我命令道。

那生物大笑道。" 好，感到生气、挫折、甚至爆怒了，是的，我相信这是我最青睐的风味。 "

我恢复着自己的镇定，不过很缓慢。" 感激你容许我站起来。 "

那生物只是微微地点了下头。

"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这么永远站下去？困在这个房间里，互相瞪着，直到其中一个死去... 啊，我几乎忘了，在这里，没有人会死。我吐出一口长长的气。这儿是地狱... "

" 我有我的生活， " 这生物说道。" 我会带你回我家，你将住在那里。 "

" 真的？像个宠物？ "

" 我察觉到你的愤怒了，必须得说，它很棒。太棒了，真的！ " 它揉着肚子大笑起来。

我意识到，每一丝情感都会通过连接我们的绳索自动流向这生物。我想要扯断它，可双手被绑着。我走向这生物，轻蔑地瞪着它。我知道自己在发怒，我无法抑制。来到几英尺处，我停下来，转过身去。" 松开我... 请。 "

" 我不能这样做。这违背我的自我利益。 "

在眼角余光里，我看到一个身影在接近。是个小个子，就像个孩子，当它走得更近些，我能看清了，是博翰。它穿着同样的斗篷，还是拿着他的棍子，只是棍子看上去像是新的。

" 我看到，你已经找到自己那破碎的部分了。 " 他径直地走向我们，朗声说道。我迷惑地盯着博翰，嘴张得大大的。

那生物退后了几步。" 这是最不寻常的。他怎么可能看到你？你是谁？ "

博翰略为瞥了眼那个生物，转向我，道。" 如果你愿意，你就能离开。 "

" 不，他不能，如果你继续这样轻视我，我将灭掉你当开胃菜。 " 那生物突然改变成了你能想象的最卑劣的形态（假设你的想象力真地真地够好的话）。它那充满血泡的脸扭曲得如同长在岩石缝里的老树。双眼一潮湿而无神一看上去就像掠食者，正等待着一场血肉盛宴。我竭尽全力将目光聚焦在博翰身上。

" 很高兴见到你， " 我说。

" 如果这就是你的同伴，我能看出来为什么。 " 博翰咧嘴笑道。" 现在，至于你，他转身面向那生物说道，你可知道我是谁？ "

那生物的脸变得更加丑恶。" 你是个无关紧要的侵入者，我要消灭掉你。 "

"说空话..." 博翰瞥了我眼，摇起头来。"如果你能消灭我，你早就这么做了。我是上帝——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那位——的密使。现在，我要求你往后退，让自己平静下来，闭上你的嘴，免得我失去了耐心。还有看在上帝的份上，停止发出那恶心的气味。"

那生物后退下去，开始恢复成之前的自己。

"我要怎么离开？" 当博翰转向我后，我问道。

"用你离开我时的同样的方式。去宽恕。去爱。"

我指着那生物。"对那个？"

"它就是你！别用眼睛看。那是个幻象。它真地就是你。你化身到这个行星上的整个时间内，所抛出的所有黑暗、所有的怨恨、苦恼、被误导的能量，这些不得不去到某个地方。" 博翰指着那个生物。"这些就去了那儿。"

"那我该做什么？"

"你早就知道。"

在博翰说话时，他的形体开始消失。"不能在待了...不合我的章程。"

"别扔下我，"我恳求道。"我不确定该做什么。"

"事实上，你知道，"博翰说道，他的身影消失在了我焦急的目光中。

"终于摆脱了，"那个生物说着厌恶地摇起了头。"他是你朋友？"

我再次看向这生物。博翰是对的。无论我是多么讨厌承认它，它就是我。我知道我想离开，可是有什么东西将我带到了这里。为什么我会如此厌恶这个生物？如果它真地是我，或者我的一部分，就一定存在着某种方法去和解。

"为什么你想要过得像个寄生虫？"我问道。

"为什么你创造了一个寄生虫？"它反击道，眼睛里闪着耐心智能的神情。

我停下来。清空。我需要更深入。我需要感觉通往心的道路。我需要它的建议。这不是心智能解答的。

我陷在了沉思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创造出一个寄生虫，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干过，"我低语道。

"你以为你的情感都去了哪儿？"这个生物问道。"它们都是能量。能量是守恒的。它只不过变形成了一种新状态，那个状态就是我。我是它的避难所...它的家。"

"如果我能解放你呢？"

"解放于什么？这个？"生物伸开它瘦骨嶙峋的胳膊。

"是"

"我在这种解放状态下能干什么？"

"我不知道，但可以是自由的。"

"如果我是自由的，却没有滋养的活着，我宁愿呆着这里。我不想自由而死。"

我看着这生物，突然感觉到一些东西移入了我的内脏。我看向那连接我们的透明绳索，我能看到流正在转变。光包正在流出生物流向我。我开始感觉到那生物的感觉，它是完全孤独的、分离的、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它们是强烈的感觉，而我尽了我最大力量去诠释它们，但它们正在压倒我。

"我是如此孤独。"我没有对象地大声说道。仿佛其他实存体接管了我的嘴，正在代表我说着话。"我活在这个黑暗的地方，存在为一个被鄙视的家伙。我看着黑暗。它到底都是。传递于我们间的东西，没什么能减轻我的痛苦和孤独感。没有。"

"如果你想解放我，"我的声音说，"那你必须成为我。"

我摇着我的头"不，"我内里在尖叫。

"那你永远无法让我自由，你也不能得到。"

那是我的声音，但话语不是我的。我没有选择它们，是它们选择了。我低头看向那绳索，它内部正闪烁着穿行光包的交换，就像隧道里的车辆。它们全都走向我，10、20、100、1000个能量包猛冲向我的胃。接着我感觉到了一个话音...如此古老以至于我知道那不属于我的实相或我之前经历过的任何实相。这是源于最开端的声音，尽管我无法说那是我的开端还是宇宙的。

我的心智是无声的。我正在被某种力量支配着，甚至那生物，从其表情看，也惊讶于此。当某种永恒的东西持有了我，我的嘴开始说话；"你已经选择去感受和理解你迷失在黑暗里的这部分了。所有人类都有这个面向，而恰恰是这部分，会教导和训练了你的宽恕、慈悲、理解和爱。它是魔鬼给予创造天使们的礼物。"

"将绳索握着你手里。"

没有多想，我将手移向了绳索。我的双手现在没有了任何捆绑物。我能感觉到绳索的能量，但它的资料和质地几乎感觉不到。那生物也做了同样的事。"现在，看着绳索，"我的声音指示道。

我低头看去，生物也这么做。我们突然运作得如同双胞胎，握着我们间的绳索，难以理解地听从着某种更高意识或力量的指令。开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等待着，以我全身的每块肌肉看着那绳索。光包之流开始慢下来，并最终停下来。绳索内不再有运动。我抬头看向那生物，就仿佛正在看着一面镜子。他是我，或者我是他，我不确定是那种情况。当我低头看向绳索，它消失了。当我再抬头看那生物，他也消失了。这时我看到了一个动静，在背景里非常模糊。又是博翰？

接着我看到一束光刺穿了黑暗，一只壁炉大小的眼睛出现了，而我意识到自己的头正搁在一张桌子上。这只巨大的眼睛属于一个小女孩，她距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正察看。我。

我听到了这女孩的声音。"我喜欢他。"我能感觉到她的小手在轻拍我的肩膀。

我的意识依然一半留在那梦里，一半在厨房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已经能够坐直起来，对周围的模糊脸孔眨巴眼睛了。我认出了考瑞。那个灰色短碎发的男子一定是杰森。

"你是谁？"我看着站在身旁的男孩，问道。

"我是杰丽。"

第六十章壁画

或许我是思念孩子们。或许我只是太脆弱。无论因为什么原因，我将杰丽拉进我的臂弯，紧紧地拥抱了她，她也紧紧地回抱了我。我开始哭泣，当看到杰森的表情，窘迫更加强烈了。

他很生气，并且并不试图掩盖。我则处于某种切换状态，也无法掩盖。

一个长长的拥抱后，杰丽退后了几步。你有我妈妈的心。

我落着泪点了点头，望向考瑞，道。我不知道她有个女儿...

卡瑞的嘴唇正在颤抖。我知道。我正要通过照片告诉你，但没有来得及。你晕过去了...然后杰森和杰丽进来了，然后...嗯...你就现在这样了。

多久？我问。

只是一、两分钟，我们正要给医院打电话，可这时你开始说起了什么...我们无法分辨出来，但好像你正在跟什么人对话...

我望着他们。三个人都站着，面朝着我。杰丽约莫六岁，过肩金发，蓝色眼睛，几颗雀斑点缀在面颊上，缺失的门牙，一笑就显露出来。"你几岁了？"我问。

"我七岁，"她说举着双手，伸出了七个指头。"你为什么会晕过去？"

"我不知道，"我摇着头说道。"我很抱歉...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它..."

别担心这个，考瑞插话道。你没事我们就很高兴。

考瑞抚着杰丽的肩膀，温柔地将她引出了厨房，去换衣服，我们几分钟内就开饭，好吗？

好的，杰丽说。

别忘了洗手。

不会的，杰丽回头答道。

杰森走上前来，伸出了手。我是杰森。你给了我们一个惊吓，年轻人。你真感觉没有问题么？

我抬头与杰森的目光相遇。我依然坐着，害怕如果试图起身会跌倒。杰森一看就是个强壮男人，六十五以上，泛灰的头发。身体结实得像公牛，指头有香肠那么粗。穿着牛仔褲，黄白牛仔衫则扎在裤子里，一片衣角露在外面，倔强地抵制着整洁。

抱歉，我说。我已经有这个毛病又那么一阵了...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关于这个，你看医生了么？考瑞问。

这很复杂...

他不想谈论那事，杰森温柔的说。也许新鲜空气可以有帮助。如果你有意，我可以带你出去转转。

我们去试试吧，我说。如果午饭的时间允许。

时间没问题，去吧。考瑞说。

杰森瞟了一眼手表。十五分钟足够了...我开着路虎去。

他转向我，伸出了手。你是否需要帮助扶你站起来？

不，我能应付。说着，我双腿不稳地站了起来，必须承认，**在我的真实身体里垂直站立感觉上非常奇怪。血液从头部涌出，我立即变得头晕**，还好它过去了，我就跟着杰森出门来到路虎那里——一辆跟军车一样的电动车。

好车，我说。

它可以适应任何天气，在这里，那很重要。

所罗门，等一下！考瑞跑到我的车门附近，将我的背包递给我。我想你可能想带着相机。

感激，我说。我知道我的孩子们会希望看到真正的农庄是啥样子。

她拍着我的肩微笑了。好好玩。

那车毫无噪音的带我们出发。那路虎除了轮胎压在碎石路面的声音外，完全沉寂。

杰森指着远处一个牲畜棚说。我们曾经有三十头猪，数不清的鸡，它们当时都养在那里。这么远的距离，是为了减低噪音和臭味，但是每天来回走动就是代价，特别是坏天气，所以我买了这个新设备...至少那是在考瑞那里的借口。他对我挤眼，表示其实他不只是为了这里理由才买了这如此新潮的载具。

跟我说说杰丽？她住在这儿吗？

是的，她是最棒的。整个夏天她都跟着我四处转悠，学习我所有的技巧。也有些她自己的。她和动物们相处得非常好。杰丽说她会对它们说话...她妈妈说过说同样的话...

她像她妈妈吗？

我认为，现在下定论还太早。她具有一些瓦内莎的性格，这是无疑地，但是我们从未见她父亲，所以我不知道基因联营的end。他停了停，笑道。她看起来很像这么大的瓦内莎。有时候，我叫她内希，那是我对瓦内莎的昵称...

他瞥了我一眼，淡淡的笑里含着哀叹。

她是我见到最聪明的；学东飞快，我是说，飞快，而且跟她妈妈一样，看上去非常理解人们。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马上就要到达那牲畜棚。跟杰森交流很容易。我发现自己比预测的更喜欢他，同时仿佛他也很喜欢我，回想起我对他那先入之见的第一印象，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他将目光聚焦在坚硬的石子路面上，让那路虎在越过马棚门口几英尺处，转了个小弯。我可以给你讲很多我们的故事，杰森打开自己一侧的车门，说。我给你看一个。跟我来。

他走进马棚。我下车的瞬间，立刻被刺鼻的动物和草垛的气味袭击。我迅速抓起自己的相机，鲜活的追赶杰森。当我进入了那个牲畜棚，看到几匹马和远处的养着几头巨大肥猪的猪圈。它们仿佛对我们不感兴趣。

"它们有足够的食物，所以它们并不真正把太多注意力放在我身上，但每当杰丽进来，它们全都一每一头一都挤到门口，拱着鼻子去接近她。从没见过这样的事。疯狂的猪们..."

"大约三个月前，我们觉得瓦内莎只剩下几周时间了，就把她接回了这里。杰丽从去年春天就搬来了，只是为了让瓦内莎的负担能轻一些。总之，瓦内莎在医院有位护士，真地非常喜欢瓦内莎，还要求从巴菲娄大老远地赶来探望她。她叫卢拉，一个和善的女孩。"

"这个女孩因为正在失去瓦内莎而极度烦乱，她们的关系因着某种原因已经变得非常亲密。卢拉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周末，走的那天，瓦内莎无法做任何事。她会有些那样的日子，整个身体和心智看上去都从外在撤离了，即使是对杰丽。卢拉提议带杰丽去镇里的冰激淋店，但杰丽说服她来看看这些猪。"

"可是，这位卢拉是个素食者，我以为，她会觉得去看猪会有点像基督徒进了清真寺，但杰丽很坚持。"

"他们到了这里，这些猪跟往常一样涌过来，争先恐后地要见杰丽，然后莫名其妙地，在这个场合里，它们拱地太用力了，门上的一出横档断掉了，20多头猪一哄而出。"杰森自顾自地呵呵笑起来。

"卢拉呆住了。她是个城里女孩，可能从未见过这么吓人的事，于是她爬上了这把梯子，杰丽则在下面继续跟猪们待着。嗯，那些大部分都是快出栏的猪，全有大约230磅，有的可能重达250磅...就像那边那头。"他指着一头猪，大小足有杰森四脚着地时那么大。

在他说话时，我抓拍了几张照片。

"或许是因为所有这些压力吧，卢拉告诉了杰丽，自己对失去瓦内莎的恐惧，她只作了一年的护士，已经失去了如此多友情萌芽。这真地让她烦难。我不明白，杰丽怎么总是能拔出初见之人堵在心里的东西，可她就是做得到。卢拉对她述说了自己的问题后，杰丽向她展示了这面墙壁...跟我来。"

杰森弯腰闪过一处矮的畜栏，我跟随他来到了里面的一面刷着白漆的墙壁前，墙的中央是一幅油画或壁画。约莫六英尺宽，四英尺高。"在照料猪和鸡时，我会让她在这里画画。从她开始画之后的一周时间，我都没想过要去看看。我猜自己会看到些色彩缤纷的图案，或许是一、两匹马，可从未想到会看到这个。"

走近那幅画，能看到一些形状开始清晰起来。室内的光线比我需要的暗些，可那些起伏的曲线就像逗引着眼睛的诱饵。它们绘制得如此优雅，带有一种纤细、韵律和稚气的风格。这完全会是个奇迹。

一个女子躺在一片草地上，美丽的花儿拱垂向她的身体，仿佛在设法触碰到她。她的上方，一个旋转的银河盘旋在头顶，如同漩涡的螺旋，每一条星光熠熠的旋臂看上去也在设法探伸下来触及她。背景里的树木、云彩、每一个东西，看起来都吸引向这个女子。

画的最外侧的几个边缘处，是几十个小小的人类骨骼，看起来正在逃走。画的正中央，一团洋溢的光从那名躺卧女子的胸口。这光是黄白色的，有一种奇特的形态，一种向外扩散的稀薄涟漪，覆盖了整个画面，甚至那些骨架。我注意到，这些涟漪，延伸出了画框之外，但由于室内的柔和光线，很难看清它们延伸了多远。

"这太惊人了..."我终于勉强开口道。"介意我拍些照片吗？"

杰森退到一旁。"只要我不在里面，你随意。"

我以不同的曝光率和取景角度拍了七、八张照片。

"这画是什么意思？"我问。

"好吧，刚才说到的就是它，在卢拉到来的几天前，杰丽就完成了这幅画。可画的就是她，那就是卢拉。他指着躺在草地上的女子说道。"

"你是说，看起来像她？"

"我是说，看起来完全就是她，甚至包括她穿的衣服。"

我停止拍摄了一会儿，望着杰森，虚起了眼睛，无法相信的表情在我的脸上滋长。

我看向画面中央的女子，她微微有些超重，蜷曲的暗褐色头发，穿着蓝色的格子衬衣和牛仔外套，看上去二十五上下。

"我知道这听上去不可思议，"杰森说，"但这就是这里的常态，至少在杰丽和她母亲身上是这样。相信我，我见过太多的类似的了...甚至都不再过问了。如果挨个过问，我就没有时间工作了，就如你看到的，我有着大量的工作。"

"当你问杰丽这幅画时，她说了什么？"

"我没问过，"他答道。"是卢拉告诉我们这事的。她离开时，我们送她去她车上，她告诉我们说，杰丽已经改变了她的人生。我们问她怎么改变，或者以什么方式，她指着这个畜棚说，杰丽告诉了她，她的未来。说她会引导人们去更高的地方或类似的什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女孩，卢拉，自那以后就完全不同了。她现在依然跟考瑞保持着邮件联络，而且下个周末会再来看望杰丽。"

杰森口袋里的铃声打断了我们。如果你们男生找到回来的路，饭在等待。那是考瑞的声音，试图听起来很耐心。

我们在路上了，杰森回答，然后转向我。抱歉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参观了，不过我相信你看过很多草地，而草是我们这里唯一的作物。我们需要会去了。你饿么？

我点着头，可心智还别的地方，追踪着那幅壁画的含义。

她们之前从未见过？走向路虎时，我问道。

卢拉和杰丽？

我点着头，道。嗯，嗯。

没，瓦内莎在院时，杰里跟我们住一起。我不觉得她去过医院，哦，只有一次，而我们一直跟她在一起。对卢拉完全没有印象。

瓦内莎也没提到过她？

没，我相信没有。

我决定将这事先放放。

回农舍的路上，我都沉默着，思索着自己看到和听到的。我闭上眼睛一会儿，将全部的注意力聚焦到那个模糊的瞬间，那个五十多年后的未来，当我离开学术会场时，看到杰丽以口形说出了那三个字。这怎么可能？那个怪物神怎么可能对杰丽知道地如此多，让他捏造出我的那段未来经历？

现在出现了了一个逆喻——我经历了未来？怎么会呢？一旦未来被经历了，它就不再是未来。我的头因这个念头而疼痛起来。但我知道，杰丽会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需要跟她谈谈。单独地。

第六十一章 鹰

午餐很愉快。我们谈论着农场生活，将要到来的冬日，圣劳伦河，以及其他各种关于我个人角度的话题，关于工作和家庭。我们只有一件事没有提到，瓦内莎。我感觉我们为了考虑杰丽的立场，而故意将她从我们的谈话里避开，有那个几次我及时地将自己的比如瓦内莎像杰丽这么大时，是什么样子？或瓦内莎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跟其他孩子们不一样？之类的提问给咽回去了。

午饭后到盥洗间，拍些冷水到脸上，清醒清醒。我需要设法找到些跟杰丽单独相处的时间，可我不知道该问她什么。从盥洗间出来时，我听到杰丽唱起的一首轻柔的曲子飘进了走廊里。

我聆听了一会儿，这时哼唱就停了下来。"你想来我的房间吗？"

她的声音，如花瓣般娇嫩，向挂满像框的走廊飘来。洗刷碗碟的叮叮当当声从厨房里传来。"你祖父母不会介意吗？"我问道。

短暂的停顿后。"不会的..."

每走一步，我的心跳都在加快。我的一部分，或许是最棒的那部分，曾在这条走廊上行走过二十年或这更长时间。一路看着墙上反着光的瓦内莎和杰丽的照片。我来到了一个门口，停下来望向里面，双手紧紧地抓住门框，犹豫地探进头去。

杰丽正坐在床上，面前是一本笔记本，一搭记号笔散放在周围。"这儿曾经是我妈妈的房间，现在是我的。你可以进来。"

"你在忙什么？"

"只是在画画。"她一直没抬头，看上去正专注于手上的事。你可以坐在那边的椅子上，不过它不是很大。

"没关系，我可以站着。我一会儿要开很久的车，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坐着。"

她抬起头看看我，盖上蓝色的马克笔。"你想出去散会儿步吗？"

当我们目光相遇，我微笑起来，点着头道。"就这样。"

"我们的池塘里有鱼儿和青蛙和四脚蛇和乌龟，还有很多这类动物。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只要你外婆同意的话。"

杰丽跳下床来，抓起我的手，拉着我走过走廊来到厨房。

"外婆，我们打算去看看池塘，可以吗？"

考瑞的头来回看着站在她跟前的我和杰丽。当看到我们手牵着手，她微笑了。"天气很好，去好好享受下吧。"

"再次感谢午餐，考瑞。"我对她的回笑道。

她挥了挥湿漉漉的手。"不客气。很高兴有你加入我们。你俩玩得开心些。"

说着话，她就转回了洗碗池，声音都有些变了。

我们手牵手走上了通往池塘的碎石路。她温温的小手，突然捏了捏我的手。"看到那个了吗？"她用另一手指着说道。

我望向她手指的方向，一只巨大的鹰正好掠过头顶，羽翼舒展地捕捉着上升气流。"那是只红尾鹰，"我朗声道。

"那是只大鸟，但是它的尾巴并不太红。我叫它们骑风儿，因为它们骑着风。"

我跟谁争去？我微笑着点点头。"我猜你叫它什么并不重要，它们或许自己就有个名字，而我们甚至无法发出那个音。"

杰丽咯咯笑道。"我妈妈也会这么说。"

"你什么时候开始上学？"我们已走下了池塘堤岸。

"两周内吧。"

"你激动吗？"

她摇着头道。"事实上不。你喜欢学校吗？"

"非常喜欢。"

"为什么？"

"我喜欢学习新事物..."

"是，有时候那很有趣。"

"你朋友多吗？"

"我不知道，"她答道。"你呢？"

"不多...但我猜足够了。"

杰丽领我来到个未涂漆的木头箱子前，箱子木头被风吹日晒得如同老旧的围栏条。它被放置在池塘边的土地上。她第一次松开我的手，弯下腰去。我能听到石块的声音，她从箱子里拾出一些石头，然后盖上了箱盖。

" 我们可以用这些。" 她宣布着转向我，双手抓满了薄石片。" 这些是水漂儿，很好的水漂儿。外公在田里找到了很多，堆得比我还高。我挑出最好的，放在这个箱子里。现在只剩下很少一点了，所以我们每人只能得到..." 她在脑子里默默地数着 "...你会得到六个，而我会得到七个，因为这是我的年龄。" 她自顾自地咯咯笑着，递给我这些石片，我点着头接下了。

" 让我看，很公平。" 我说。

我们轮流着将石片漂向池塘的平静表面。我能看到考瑞从厨房窗口看着我们。杰森午饭一过，就继续忙活他的修理工作去了。阳光温暖，新鲜的空气让人感觉到既轻快又充满活力。

杰丽非常喜爱打水漂，打出最后一个后，她带着调皮的口气提议我们再玩几个。

" 不了，这样就很好 " 我说，" 我已经打完我这份了。 "

" 你想看些很酷的东西吗？ " 她搭起手挡住刺眼的阳光道。

" 什么？ "

" 跟我来。 "

我们绕到了池塘的另一侧，然后，我跟着她穿过了几棵大树，看上去这儿像是森林的边缘了。

" 那里！ "

她指向卡在树颠的一簇枝桠丛。这簇枝桠丛异乎寻常的大，而且制作的非常精心。

" 那是什么？ "

" 那是一只鹰的巢。酷吧？ "

" 的确酷， " 我答道。" 你看见过它们？ "

" 哦，是的，很多次。但现在，它们已经走了。" 外公说，" 它们飞往墨西哥了，这样，它们就能到沙滩上晒太阳了，不过我觉得他只是在开玩笑。 "

她走近那棵树。" 我妈妈曾爬上去过一次。 "

" 真的？ "

" 嗯嗯，我外公告诉我的。 "

" 去看那个鹰巢？ "

" 不，是去看那些鹰。 "

" 那时她几岁？ "

" 和我差不多大，我也问了外公同样的问题，但他要我发誓不去干同样的事。 "

" 那你同意了吗？ "

" 你是说发誓吗？ "

" 嗯 "。

" 当然， " 她点头道，" 我还能做什么呢？ "

我因她的回答而微笑了。" 你外公是否说过，你妈妈摸到了它们？ "

" 她摸到了。她甚至还带回了一只。 "

" 带回了一只，一只鹰宝宝？ "

" 嗯嗯。 "

" 那必定很危险... 大多数妈妈都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被带走。 "

"外公说，鹰妈妈死了，而我妈妈知道了这事。"

"怎么会？"

"我不知道，他没说明。不过她想尽她所能去救它。"

"成功了吗？"

"外公说她成功了。那只鹰长大了一就住在池塘边的的枯树上。它就像我妈妈的一部分，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外公认为使用这个新巢的那些鹰就来自同一个家族。你认为这可能吗？"

她以如此深情如此灵魂的双眼看着我。

"我对鹰不在行，不过，是的，我认为那是可能的。"

我本能地拨开了杰丽脸上的头发，而她轻柔地抓起我的手，握住它。我能感觉到水漂石留在她手上的细小沙粒和泥土。我们一起凝望着鹰巢一会儿。

然后，杰丽开始哭起来。起初很微弱，我只能看到她在抹眼睛...那可能是任何情况，我这么告诉自己。这时我听到抽泣声，求求你别哭啊。然后我的手感觉到了她的手在颤抖，我知道她哭了。

"可以吗？"她问道，脸已经扭曲了，正试图忍住泪水。

我跪下身来，将她揽入怀里。"可以的，可以的。"我轻声重复着。"让泪流出来吧...它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她静静地哭了一分钟，然后断断续续地深吸了2口气。轻抵着我后退了一些，将我的脸捧在她的手心。深深地凝视进我眼底，我觉得从未有人如此深入过。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但其焦点却始终如一，仿佛她正从那一体能被发现的地方，以魔法召唤什么没有名字的东西。

然后，她仍然凝视着我的眼底，突然间，在某个点上，我们相遇了。我能怎么去解释这个点呢？这不是一个决绝冒险的地方，也不是一个索求需要物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凡的瞬间，心与心彼此触碰于某种同步运动里，那超越了我们所谓的时间，在这里，一切都退到了一旁，这样，就掀开了心的面纱。

杰丽依然捧着我的脸，如此轻柔地耳语着什么，起初没听清。她又重复了一遍，这时我意识到那不是在对我的耳朵说的。

"我想你。"

第六十二章一片云

杰丽的情绪，在我们的鹰巢经历后，改变了。她更加地放松，更加地确信我们的关系。我也感觉到了同样的轻松。我们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共同分享了某种脆弱感，而这通常是保留给持久而珍爱的友谊的。

我有个念头说，某一天，我想带上杰丽去见叔叔。他们感觉上像是同类的灵魂，我确信叔叔也会同意...当这个念头闪过心智，我几乎能看到了叔叔正在点着头。

我们依然置身于森林边缘。一起仰面躺着，凝望着看上去无限深远的蓝色天空。我确实没有太多想说的，和杰丽在一起就是很愉快，这时她开始问起了问题。

"你为什么悲伤？"

"我不悲伤。"我回答。

"你是啊。"

"我不呀。"

我知道她能感觉到我内在的什么，可她感觉到的是我跟娜姆的通奸，我当然不打算跟一个孩子聊这个，事实上，更任何人我都不愿提起。

"你总是感知到人们的情感吗？"我问道，希望能转移开她的探究。

"有时候...你不是吗？"

"不，事实上不能。"

"好吧，你确实很悲伤。你知道，每个人都很悲伤。"

"可能我是，有一点吧，但知道原因，或者试着去理解原因，并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

"既然你在悲伤，如果能处理它，不是很好吗？"

"或许这悲伤正在帮助我..."

"怎么帮？"

我正准备说话，却停了下来。一片云突然出现在天上。我看着它，完全怔住了。我听到杰丽问着什么，但我的心智被吸引在了这片奇怪的波浪状云朵上，而事情突然变得明显了，这片云并不是在千英尺的高空，而是正在我们上方只几英尺处形成着。我伸手探向它，它却轻轻地移开了。

我又听到了杰丽在问什么，但是我无法从云上移开目光，或是聚焦在她的声音上。

"你看到这个了吗？"我问。

"我就是这个。"我听到一个声音，而且并非杰丽的。

我看向杰丽的方向，可她消失不见了，我则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充满了光的地方，没有任何维度感或大小感。没有墙，没有地平线，没有影子，于是我看向自己的身体，看看自己是否还存在，但只存在着一种我的感觉，没有物质性，没有被锻造以任何的人类特征。我感觉自己被像被简化成了一只独眼，能看到每一个方向，只是无论我看向那儿的，都只是一片白雾。

这片雾里浮现出一个形体。当它靠得更近后，我能看到那是个女性形体。无论我是出于我coiled实存性一男人、人类、野兽、或灵魂，我都为这个形体的美丽而着迷了。我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赋予这个形体生命的意识不是娜姆，这让我满怀希望。

"你是谁？"我试探性地问道。

"我是你称为瓦内莎的那位女子的最内核振动。"

我不明白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但我感觉到，在那个瞬间，我的人类身体在某个别的世界里颤抖着。

"你是瓦内莎？"

这形体点了点头。它不像一个带翅膀的天使；也不像一个人类瓦内莎。她完全变形了。我用语言能表达的最接近描述是：就仿佛你在看一座大理石雕塑，它是由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技巧所造就的，而且被一种向所有方向放光的内在光源所赋予了生机。这就是我所看到的。

这形体走了近来，我开始看出了嘴巴和双眼，然后感觉到有什么在伸向我，将我沐浴在一种智能里，这智能如此浩瀚、如此深邃，只可能是爱。它不是爱的表达。它就是爱本身。我知道区别的微妙的，甚或是无法辨别的，可是，对我而言，这感觉的本质就是：爱的智能。

" 这是什...你为什么在这儿？ " 我问道。

" 为了感激， " 她回答道，嘴角上扬成一种我永远无法忘记的神圣微笑。我感觉一波能量流过了自己。那是净化。那是明晰在唤起。那是诺言践行——什么诺言，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是单纯地允许它流过我。

那一刻我想起了杰丽。 " 你的女儿跟我在一起。 "

" 我知道。 "

" 她美妙极了。 "

" 我知道。 "

" 你...你现在要做什么？在这儿？ " 我问。

" 我正在为你服务。 "

" 我？ "

" 你。 " 她说这个词，双臂挥展开来，形成了一个圆形。

" 我不理解。 "

" 我知道。 "

" 终有一天我会理解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对吧？ "

" 尽你所能，你就会理解。 "

" 我有过一次某种视象，我说，...关于我的未来。我看到了杰丽。她跟我一起工作，我们工作的那个学会发展处了一项技术——你在视频里和我提到的那个。 "

瓦内莎点了点头，指着她的右手，那里戴了个指环。 " 我知道。 "

" 这么说，我会跟杰丽一起工作？ "

" 是的。 "

" 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她？ "

" 作她的父亲。 "

" 我已经是个父亲。 "

" 我知道，也作她的父亲。 "

" 你意思是收养她？ "

" 早晚。 "

" 谁会允许这样？ "

" 那个讲我的视频传递给你的男子持有一些你将会需要的文件。存在着一个过程。那很复杂，但请坚持。我会尽我所能以每一种方式来帮助你。 "

这时，我完全明白她为何而来了。问题是我无法相信这事。即使对我而言，这也奇异得难以相信。即使这是可能的，德雅又怎么会同意？

" 我会试试的， " 我说，但是我知道瓦内莎能听出我语调里的疑惑感。无论这个世界在哪儿，我在这里是完全透明的。

" 我知道你在这事上会有阻碍， " 她低声承认道。 " 我理解你的关切点。只是去见见他，看着我已启动的这个进程自己推进。这就是我对你唯一的请求。 "

" 我会去见他。 "

" 还有一件事， " 她轻轻地说道。

我带着某种不安的预感等待着。

" 告诉我妈妈，去看看我的橱柜搁板。我有本书在那里。在第32页我写了些东西给她。 "

"如果我告诉她现在的事，她会认为我疯了。"

"她会理解的。请为了我做这件事。"

"我会的。"

当我说出这句话，这个白雾世界开始消散。看着瓦内莎的形体融化进白色的空间里，我开始闻到刚才离开的那个世界的味道，还有凉凉的风，然后我看到了杰丽那永远临在ever-present的眼睛，正低头看着我。

第六十三章衣柜

我跟杰丽走在回农庄房子的归途上，这时来了个短信。我停下来阅读。

那是你妻子来的？

对。

她在土耳其？

对。

跟你的孩子们？

我点头，尽最大努力试图读懂这提问的含义。杰丽弯腰观察一些我们走过的路边的野花。

德雅给我的信息，将我带入了一种完全的意识中。

嘿，索尔，我们刚刚结束整理行装，三个小时内就奔阿塔图克机场。所有一切都照计划顺利执行着。我们到JFK时，我会给你电话，我们就可以约定在新天堂接机的时间——不巧的是，这对你不太公平，因为是清晨。我会给几个朋友打电话。我们应该在你那里时间的早晨六点到达，对，我知道那很早，所以你十点前就得睡。希望你北上的履行一切顺利。等不及要见你！爱你！——德雅。

我微笑，知道她的临在在接近了，但是同时，我跟瓦内莎——无论你怎么定义它——的邂逅，依然在我脑海里轰鸣着。

杰丽告诉我，说我又失去意识了。感谢上帝我还留了个心眼，没有告诉她我去了哪里或在我的意识状态里见到谁了。在我脑海里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一个角是我跟娜姆的不贞，另一个是瓦内莎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我家人的回来。这些角度都感觉很矛盾，我真不知道当它们产生冲突时，怎么会有可能性找到和谐共处。更可恶的是，还有一个阴影般的上帝魔鬼之临在，总是在我存在体的每一个原子中，不可见的笼罩在那里。

当我们回到房子那里，考瑞坐在门廊外一个摇椅上，用平板读书，我们到达后，她马上将它合上并放在衣袋里。你们的散步怎么样？

很棒！杰丽毫不犹豫地宣布。

你给透纳先生看什么了？

所有那些我喜欢的地方。杰丽欢愉的说。

那是个很好的探险。我宣布，我的语调跟杰丽比不那么有说服力。

考瑞笑了。嗯，那很好，我很高兴你有机会探索。杰森依然在外面修理东西。

考瑞转向杰丽。亲爱的，你是否可以去看看外公，并带给他一个苏打水。

可以，杰丽回答。现在？

对，你们想要一个么？考瑞看着我俩。我们都点头，于是考瑞向厨房走去。

你想跟我去么？杰丽问。

我想我还是坐在这里陪外婆聊天。可以么？

可以...但是那个备品仓库很酷的。她将手插在仔裤口袋里。

考瑞过一会儿就拿着苏打回来了，并递给杰丽一个小包。这里有两个，其中一个是你的。

好的，拜，杰丽说着就转身走了出去。她只走了几码就转回身，倒退着前进。我回来时你还会在这里，是吧？

我会在这里，我点头说。

杰丽旋转身体，继续向仓房走去。

你坐么？考瑞问。

那好。

我坐在一个没上油漆的，因风雨而退色的薄板木椅上，但是它很舒服，做起来感觉不错。

这是你的苏打，考瑞说。杰森只喜欢这一个牌子的，我希望你可以将就。

很好，感激。

我喝了一口。我不是很喜欢碳酸饮料，但是当时我很渴，并且我认为只有喝掉人家给提供的全部饮料，才是礼貌的。杰丽是个如此可爱的女孩。

就像她妈妈。

她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是的，我只是希望附近有其他孩子。这个区域的大部分农场，都只由我们这样的空巢老人运作着。孩子们都逃走了。他们想去体验城市。那些明亮的灯火...

但这不正也是瓦内莎所希望的，对吧？

考瑞微笑着合上了双眼，深深地吸了口气。那是部分原因。**这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在瓦内莎的情况中，她希望聚焦。这里，在农场，她很难聚焦于自己的内在世界。杰森不容许她这样一太多杂务要干了。我想这才是她离开的真正原因。**

我知道我不得不提到那瓦内莎衣柜里的书了。自从我看到考瑞坐在廊下的瞬间，我就没有想任何其他的事。考瑞，瓦内莎曾经告诉我，说她卧室橱柜里有本书，而她在32页上，写了些东西给你。

我还没有说完，考瑞就用手捂住了嘴巴。她在那视频里告诉你的？

我点头。一个谎言。我感觉不好，但是真情太怪异，我没有勇气告诉她，因为怕引起更多的提问。收养杰丽的是，在那个时间点，我还不愿意去商量，而我怀疑考瑞也不会愿意。

我失陪一下可以？考瑞将椅子退向背后，站了起来。

我也站了起来。需要我帮忙么？

她看着我，仿佛在打量对手。可能你比我更容易够到它。跟我来。

我将苏打放在我椅子扶手上，跟着她来到瓦内莎原来的卧室。考瑞打开一个衣橱门，指着上层的搁板，那里有一些盒子和几本书。你能够到那些么？

我踮起脚尖，尽可能伸长手臂，但是这个搁板比我预测的要深一些，那些书放的太靠后了。我需要一个小凳子，或什么。

我去拿，等一下。

考瑞几秒后回来，拿着个金属凳子。看这个是否可以。

我站在那上面，现在我可以看到书架上有什么了。我递给她一本书，她期待的翻到瓦内莎说的那页，但是很快就摇头。这个不是。

我再次伸手，有找到一本书，感觉像个旧课本。这个更重些，我伸长手臂去拿，终于成功地拿到并将它小心的递给考瑞。

她再次搜寻着书页，找到我提到的那页。你确定她说的是32页？

我确定。

那上面还有其他书么？

我看看那些盒子...可能里面有书。我伸手进去，但是没有摸到任何像书的东西。她说是她的衣柜？考瑞耳语。等等，我想我知道她指什么了。

考瑞从衣袋里拿出那个掌中电脑，坐在床上，打开它。她妄说了几个口令。书籍。瓦内莎的书库。打开橱柜。考瑞迷惑的看了一会儿，又抬头看我。她提到密码了么？

我摇头。抱歉。

考瑞闭上眼，仿佛在推测可能的密码来试用。她键入了一些字母，但是表情依然焦急，那显然说明是不对。她再次尝试，结果一样。她反复尝试着不同的密码，但是都无效。

我绞尽脑汁在脑海里回忆，看是否有什么瓦内莎告诉我的话内，有密码的提醒。我回忆了整个谈话。于是想起来了。

我知道。

什么？考瑞问。

就是这个：我知道。

密码？

对，试试它。

考瑞键入，于是一个微笑不可控制的展开在她脸上。它管用了。感激你。我上前年也不会试这个。她一定在视频里告诉你了...她做事很诡异。她总是说这句话，而你会感觉她真的没有撒谎。

考瑞低头看着电脑。笔记本。第32页。

我看见考瑞的表情突然变成惊异。噢，哇塞。她真的...她给我留了个信息。

我退出房间，顺着走廊走出来，注意到那些墙上的照片在注视我。我感觉到瓦内莎的临在一直与我同在。我走到外面门廊，又坐下来。我感觉我完成了。是时候回家了。就是那种感觉，当我用放大镜观察一张摄影作品，可以看到每个像素都在其合适的位置上，每个对比度都设定得异常精准，并且每一个色调都完美了。我就可以按下保存按钮，再也不会因这张作品而着急了。这就可以允许我向下一幅作品进军。

我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摄影作品会是什么。

第六十四章收养

当考瑞回来时，她看起来很魂不守舍。我不知道瓦内莎留给她妈妈的信息是什么，但是看起来那不是个太好的信息。那仿佛也预示着我的此结案的结论，由现实变成了梦想。

考瑞坐下来，将手叠放在膝盖上。她依然穿着围裙，那围裙在阳光下都找不到一个污点。她开始轻轻摇动，凝望着天空。你知道，瓦内莎面对人们总是很小心。她不是真正社会化了的人。她看起来几乎害怕人...当然我知道那不是实情。她希望让自己...我猜是...保持洁净...

她语调里蕴含着一丝忧郁。

她回头，面无表情的看着我。我不知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是她真的很信任你。

我不自然的微笑，但是没有开口，发现自己的大脑已经失去了语言功能。我开始认为可能瓦内莎在字条里，跟考瑞提到了收养的事，我的心立刻因为这个念头而收紧。

我几乎不了解他的父亲，但在那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了解他，他也是这样性格的人。对人反复往常...即使是对我，我猜。

她在退色的回忆中停顿。她是否跟你一起过关于这个信息的事？

没有。我摇头，也许稍微太重了些。

考瑞看了我几秒。我转过头，但是我的声音找到了词语，而我无法让它停下来。

你看，我不知道瓦内莎告诉你什么，我也不知道自从我心脏手术后，我的生活怎么了。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是，我生命力的所有一切，我真的指一切，都被搞了个天翻地覆。我的那些失神，并不是单纯失去知觉然后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看到很多事物—人们...存在体...一些梦境。每天都是。我看着考瑞的眼眸，耳语着。每天都是。

她在留言里告诉我，考瑞仿佛忽略了我的直白的倾述。说她已经请你做一件看起来很怪异的事，但是我...我们需要允诺它...可是...我无法接受它，我确信杰森也不会接受。考瑞停了一下，仿佛在试图控制情感。我这时知道了，看来她已经知道了瓦内莎关于杰丽的计划。我感觉麻木，但是我需要说些什么。

关于这事我跟你一样混乱，考瑞。我知道这件事还不到一小时—

你什么意思？她打断我。你怎么会才知道的呢？杰丽告诉你的么？我们是否在谈论同一件事？

收养？那单词自己从我口里飞出来，像个大理石砸在瓷砖地面上，它在这凛冽的秋风里不断的来回大声地弹跳着。一对乌鸦在某处田野深处嘎嘎名叫，而那这就是这寂静的门廊出能够听到的唯一声响了。

她看着我，仿佛很生气，混乱，而渴望着了解什么。如果有收养，那对方就必须是生父...

你们知道他在哪里么？我问。

考瑞摇头。我们没有寻找过。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就只那些了。

考瑞手臂交叉胸前；她的情绪跟我第一次走上她家台阶时截然不同。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跟杰丽在一起时，再次失神。它就那样发生了...我们当时躺在田野里，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你看，我缺少更好的单词描述它，一片云，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在跟瓦内莎交谈了。

考瑞在我说话时站了起来，开始来回走动，然后指着远处的仓房。即使我相信了你的话，他不会的。他来自旧的有钱世家—有很多你无法想象的关系。他会武装到牙齿跟你斗，而我对这一切无能为力。他永远不会相信这个...任何一个...他已经变成类似杰丽的父亲了。噢，上帝。

她停顿，用手捂嘴，看着我。你怎么知道那密码的？

我可以感觉到，那瞬间开始出现的一种怀疑。

你看，我知道这难以置信，但是在我心脏手术前...我跟他毫无二致。我指着仓房。我关于瓦内莎告诉我的内容，撒了谎。是她告诉我关于这字条的信息。这不是来自视频。如果你想看哪视频，我可以给你用电子邮件发个复制。我已经头脑混乱了。我因为这一切大脑不灵了。我没有预谋这一切，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我却在这里。我可以感觉愤怒或抗议在我内部升起，于是我决定先深呼吸。

考瑞，我能够告诉你的是，我跟你一样混乱。让我们给这事一些时间，旁观以下看看这一切会如何发展。可能我跟瓦内莎的对话的那个视象，只是某种奇怪的梦境——

考瑞坐在自己椅子上。那不是个梦。你如果不是从视频或她的日记里看到，怎么可能知道那个字条的存在？没有人能够写出那样酷似瓦内莎手笔的字条。那是她的词句...

考瑞看着外面的仓房，稍稍挺直后背。他们现在往回走了。我们将这谈话内容暂时先作为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吧。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

考瑞停了一下，深深地吸气又缓慢的呼气，试图淡定自己。我看到那路虎出现在视野里，杰丽的声音透过遥远的距离，在叮咚着。

我想看那视频，考瑞静静的宣布，眼睛盯着正在接近的路虎。

我用电子邮件将它发给你。你可以让我看看那字条么？我问。

让我考虑一下。

好的。

让我们为了杰丽打起精神。我知道她会因为送你走而难过。

我点头。当然可以。

你想象不到，她对于我们而言有多珍贵，考瑞说。瓦内莎的要求不公平。我不能跟她争论。她已经不在了。她为什么没有在去世前提到这事？

我的心很同情考瑞。我理解她这种迷惑和恼怒。我不知道。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些都会变得更清晰。

考瑞回头面对我。当他听说这事，我感觉我们之间再也不会沟通了。那都会经由那些律师的手。到那时愿上帝救我们。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无聊的转动着婚戒。

我不需要这样的复杂状况，并且说真话，如果我没有在自己未来的视象里看到杰丽，我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我感觉自己需要读瓦内莎留下的那个字条，特别是需要跟她的律师谈谈，看看他知道些什么。

我望着门廊的窗户，看到了整个农庄和正在停靠的路虎投在玻璃上的波纹状的反光影像。杰丽在向我招手。我回应的跟她招手，尽力作出没有被跟考瑞谈话内容影响的淡定姿态，但是我看到杰丽眯着眼看我，仿佛她看出了我内部的一些不对劲——不只是悲伤。

第六十五章视象

是什么阻止我们去相信一个视象？是缺少物质性？是我们无力去重复它们？毕竟，我无法重复自己的任何一个视象；只有记忆能再现它们。我无法随心所欲地拉下一片云去拜访瓦内莎，但在现实世界里，如果我想要一杯咖啡，我知道如何复制这经验。那么就是说so that was it——无法重复视象，让我怀疑它们。它们总是脱

离我的控制。one-offs, every last one of them只要有一个不灵，所有的都回被怀疑。这种不可测性无法招致相信；只会招致挫折，或许还有失败感。

再说，在视象和梦之间不存在清晰的差别。到底有什么不同？让我们看看，视象应该是预示性的。它述说了个将会发生在未来时间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一群人，而非某一个人。视象总是与利他主义或集体效果相关。梦，更多涉及到私人consumption，很少具有个人之外的任何价值可言，if even then。

在驾车回家的路上，漫不经心地以这样抽象的内对话自娱自乐，很快就发展成了断然地自我厌弃。这是段漫长的路途，我在心里遍览着拜访隆勒家族的经历，疑惑着他们要如何地加入进我的新生活中。

道路在我车下哼唱着，纽约州北部乡下的秋色，魔法般美妙在展开在我眼前。我给德雅发了个短信，知道当时她可能在飞机上。我告诉她自己跟隆勒家族的会见很成功，我正开车奔驰在归途上，等不及快些见到她跟孩子们。那内容感觉有些机械——我的短信——但是我竭尽全力，在我的声音里注入一些感情，但是我的心告诉我，我没有成功。可能我只是太累了。

那一周的后半段，我有个医生约见；可能是我的药方让我总是昏昏沉沉。我想起杰丽在我的车边跟我拥抱告别时说的话。她在我的耳边耳语了那三个字，而我无法回应她，因为我感觉到考瑞和杰森的目光在看我。我感觉很不好，因为没有回应她一个字。杰丽看上去没在意，但我知道她希望从我着得到更多些。

突然，在视野的边缘，我看到了一次微型的光爆及影子，然后就在那儿，娜姆坐到了副驾驶座上。身着金色的长袍——埃及艳后穿的那类。黑黝黝的长发以一种奢华地方式炫耀细长的辫丛和珠宝饰品。

我惊愕得盘子一打，目光在前方道路和她那不受欢迎的临在间来回摇摆着。"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在这儿？离开我！"我叫喊道。

"我离开你足够久了，"娜姆撇着嘴说。抚摸着我的右侧大腿，我赶紧将腿移出她的触摸，结果使得车突然加速了。

"别碰我！"

"你真是个敏感的家伙。"

"你想要什么？"

"为什么我见你就必须要得什么？我只是想和你玩玩。"

"说折磨我才更准确。"我纠正道。

"够了！"她吼道。"我提醒你。你的家人现在正在空中，在三万英尺高度的云层上，以每小时740英里的速度飞翔，只要一个我给出的指令，那飞机就可以掉下来...掉在等在下面的大洋里。她用手势模拟爆炸动作。"

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恨她。

"唯一的问题是她们什么都感觉不到。一切在一瞬间就结束了。另一方面，你必定会负疚自杀，一周之内，或者2周，你可非常的坚强。不过通常那就是一周内的事情...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在一小时内。反正自杀总会随之而来的。毕竟，那是你的自由意志。"

我将车子拐进了紧急停车道。我的心智在飞旋。彻底处于了智力的尽头。我的一部分想要杀死她，尽管我没法做到。她甚至并不实存于我的世界。我另一个部分想要打开车门，就这么逃掉。显然地还存在着第三个部分。

" 停止恐吓， " 我将脸转向她。 " 我会做你希望我做的。只要你告诉我，你希望我做什么才能让你永远消失。是什么？准确的告诉我那是什么，这样，我们双方的心智就都不会有疑惑了。 "

她看着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 如果你这么容易就放弃，就一点不好玩了。 "

" 我只是太累了。 " 我厉声道。

" 还有愤怒， " 娜姆补充道，装出一副心痛的样子。

她挪动下屁股，以便直面向我。

我们在一条两车道的县级公路上。几辆卡车和小车驶过，但大部分是看也不看一眼。开车的人几乎没有谁意识到，什么在我的车里。

" 我亲爱的所罗门，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我的报价就没有变过。怎么你就让事情听起来像是我一直在改变主意呢，可热爱改变的是你。而非我。 "

" 那么你需要为我做些什么。 "

" 什么？ " 她突然好奇地问道。

" 带走这所有的视象。 "

娜姆笑道。 " 我不能。 "

" 为什么不能？ "

" 自由意志。 "

" 好吧，就是这些该死的视象导致了我，如你指出的那样，不断改变主意的。我无法停止它们，无法控制它们，无法叫它们离开。我需要你这样的人帮我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能将这些视象清除出我的心智，我就能像普通人一样继续我的生活。就能忘掉关于索玩脱的所有这些填塞物。所有的... "

" 你希望我去做这个决定，来让你变舒服。这是不被允许的。娜姆冲我摇着食指，同时摇着头道。你必须做这个决定，而且你必须坚持这个决定。视象来了，你就必须立即停止它... 当然，除非那是我。 "

我将头埋进双手里，闭上眼睛。尽可能轻声地低语着， " 让这个视象消失。 " 车里很安静。路上没有车。我转过头去看，让我如此懊悔是，娜姆还在那儿看着我，就像狩猎的鸟在等待猎物咽下最后一口气。

" 没有起效。 "

" 我说过了，你必须在感觉到视象的那一刻叫停。就在它进入你意识的那个瞬间。只有延缓一点，都会太迟了。 " 她微笑着，满意于自己那旋律诗般的嗓音。

" 现在，至于你无辜的家人，他们是如此渴望见到找回了完整记忆的你，我会最后一次饶过他们，但记住我的话，这是最后一次。关于这一点，我们都清楚了？ "

我点着头，视线模糊。 " 我们结束了？ "

" 哪方面？ " 她问。

" 我还会看见你吗？ "

" 完全取决于你的选择。 "

" 看，我的意图就是不伤害我的家人。我不想引发波折，也不想搅起任何麻烦... 给任何人。不幸的是，每一天那些被拉向我的境遇，都在使这个意图变得难以甚至不可能维持住。就好像什么东西在测试我... 将我拉上另一条道路— "

" 那一条路是幻觉。这是我一直在告诉你的。那是个幻觉。上帝已经向你展示了你那所谓量子见证者技术的后果了。你仅仅被看作一个怪物。随便说一句，那还

是被这个世界的精英们。想象下普通人会怎么看。你看，这个认为我的世界能变得可见的整个概念，会摧毁我的世界和你们世界间的脆弱平衡。"

"脆弱平衡？"我问道。"怎么个脆弱法？"

娜姆微笑，开始说起了什么，后来又停了下来。

一片寂静笼罩了车内，我感觉耳朵在砰砰作响。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着。我能感觉到一种临在性或一种转变正在到来。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停止它——就如娜姆指示的那样，但我的好奇心太过强烈。我看向娜姆，而她正以一种愉快的表情看着我。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我结结巴巴地问。

娜姆依旧沉默着，观看着。我能看到一个稀薄的影子掠过身前。它如此地稀薄，以至我眨了几次眼，疑惑着那只是我想象出来的。接着我感觉到一种惊慌感。它从我内脏里蹿升而起，以绝对的恐怖灌满了我的头部。什么东西正在探查我。它越过了某条我被最初构思为一个永恒灵魂时自己所划下的古老界限，它唤醒了我那之前从未浮现出来过的部分。

以我的这个部分，我转向娜姆，爆发出了只能以愤怒来描述的情绪，大声吼出了一个词。"停止！"

在这一生中，我说过出亿万的词句，但是这一个，这一个词，是以钻石光芒的火焰铭刻的，是从那如此深邃、原始的地方汲取出来的，以至于当它通过我时，我完全震惊于了它的力量。接下来这一刻，我望下四周，疑惑着这个词出自于哪里。或许是我身后的某个人说出了它。但是我就独自一人。娜姆也消失了。

我抓起手机。德雅。我的声音微弱而无力。

我等着我的手机搜寻着可以将我们连结在一起的电路。于是我听到了她的声音短信。她的声音，她美丽的声音仿佛涂在伤口上的温柔的创口贴一样，填满了我的耳朵。我等待着那信息结束，不敢立刻给她留言，因为知道自己现在的声音会背叛我。

我开始祈祷。

我双手抚在心上。闭上了双眼。我能感觉到刚才发生这一切的临在性，但我紧抓住了一个新的希望：没有上帝会冷酷到将我独自留在魔鬼们的魔爪中。我祈祷着爱进入我。祈祷着爱进入每一个它还未掌控的地方。祈祷着我的家人是安全的。祈祷着万物的一体性源头会认领我，将我带离从那些想要控制我之人的魔爪。祈祷我未来的每个行为，都被爱所引领，都只被爱所引领。

我向瓦内莎祈祷，向叔叔，向考安，向扣塔瑞祈祷，向提楼帕祈祷，向翠希祈祷，向珍妮丝祈祷，向寰星祈祷，甚至向博翰祈祷...然后我向杰丽祈祷。那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祈祷词，真的，那是个我们每天都在念叨的词句，有时候很随意——我想有些太随意，但是当时我说它的时候，它很直接并且美妙。

我终于放松下来。

这次经历中的某种东西将我清洗干净了。我不知道怎么发生的，但我对一件事情感觉到了确定，我的希望被证明是正当的，因为我能够向我想祈祷的人们去祈祷。我拥有自由意志去请求帮助，去伸出双手寻求爱的希望。当真正的上帝因着我的邀请——我的祈祷——而从它的隐身处步上前来时，可怕的教室，无灵魂的坏蛋，它们全都离开了。

我是值得上这一切的。

奇怪得是，这个简单而深远的洞见，所源自的经历竟然如此得纷乱，以至于被聚合在心与心智的某种接合点上，就像风将落叶吹拢进岩石角落里。在这里，这些经历被聚合成了临界量的能量和洞见，从而引发了一个新的突破。我们可以称之为奇迹，变革，或者仅仅是实验的结果，但是对我而言，这是进入一种新的存在状态的转变。

我不再担心我的视象了

。

第六十六章约见

我的手机通过一个正常的机制，找到了一个卫星连接，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他的号码在呼叫。我驱车走在回家的路上。当时大约下午五点，我希望尝试跟丹尼尔阿彻在他下班前沟通，他是瓦内莎的律师。太阳已经开始在我正在开车的路两旁的树上，散射着温暖的红晕。

下午好，阿彻大卫森透里玛瑟律师事务所，给您接谁呢？

请接丹尼尔阿彻。

是否可以告诉我您是谁？

嗯，我是所罗门透纳。

请等一下，透纳先生，我确认一下他是否可以接您的电话。

我听着那柔和而舒缓的背景音乐，紧张的预演着我将要问的问题。

透纳先生，我是丹尼尔阿彻，我能怎么帮到你？

说实话，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竭力着整理着思路。瓦内莎·隆勒是否留下别的跟我有关的文件？

另一侧出现了一段长长的停顿。我认为这件事更适合你过来面谈，透纳先生。你这周晚些时候能来趟我的办公室吗？

我想可以，我说。不过，你能告诉我一件事吗，我刚刚见了瓦内莎的父母，他们看上去完全不知道她有雇佣过律师的事。她是直接雇佣你的吗？

完全正确，我是瓦内莎的律师。

他父母没雇佣过你，或是为你的服务付过费？

正确。

他清了清嗓子道。周四下午两点你，你方便吗？

我看了下日历。那个上午我约了医生...是否可以换成视频会议？

我倾向于面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两点半怎么样，我争取那时到你办公室？

我刚刚将你标记在了我们的GPS坐标里；我倾向于推荐你乘坐美国铁路公司的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站，我们离那儿只有10分钟出租车程。全程就两个小时。

好的，感谢你。

还有，按照隆勒女士的指令，你不需要为我的服务以及来我办公室的旅程花费，所以请保存好存根。还有其他问题吗，透纳先生？

嗯，没...没有，我想就这些了。感激你的时间，那么我们周四两点半见。

很好。晚安，透纳先生。

也非常感激...你。

拜。

嗯...拜。

我挂断了电话。虽然这不是精确的我期待的效果，但是至少我得到了一个约见，我希望那见面可以给我跟隆勒家族的窘境，添加更多的清晰感。

第六十七章坚持

我回到黑暗的风子里，吃了些速食意粉作晚餐，打开古歌新闻，看了几个头条，就奔向卧室睡觉。我因为做了一天而筋疲力尽。

我刷牙洗了淋浴，就将自己摔在床上给德雅打电话。我现在洗漱沐浴完毕，应该可以见人了，于是就决定给她发个视频邮件。那掌上电脑的视频头打开，我在里面看见了自己。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自己在看一个外星人。那怎么可能是我？那个屏幕上的身影看起来像另外一个人。我真的长的那个样子么？

我关掉视频。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屈辱。我决定发个音频邮件算了。

嘿，宝贝儿。我知道你在归途上。真相快些见到你和孩子们。我回到家了，洗了澡，准备睡觉。我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是的，我将铃声设定在震耳欲聋的层级了。希望你的飞行顺利...我们在...八小时内见。爱你。

将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又检查次闹铃音量，关上了灯。头一碰到枕头，我就合上了眼睛，刚一合上，一些光就在我的脑袋里亮起来。我深呼吸了几次，决定将全部注意力放到家人身上，试着想象他们正安睡在飞机上，但这时我开始看到一个画面，一个莫可名状的地方开始显现出来。这不是个我熟悉的地方。它素净却美丽。柔和的光、雾蒙蒙的紫、蓝色调，背景深处的波动黄色调。这是地球的一部分吗？

突然，我感觉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仿佛一张巨大的嘴张开嘴来吸着气。我感觉自己就像一粒微尘，正被吸入进一个巨人的身体里，可我看不到吸入我的任何源头。唯一知道的是，我正在被什么东西摄入。什么东西或人在吸收我。

我的心智想到了乔纳和鲸鱼的故事。我感觉自己就像乔纳，正在被吞食，可是却没有疼痛甚或恐惧。停止这个视象的念头从未出现过，因为我太陶醉于自己正经验着的这一切了——事实上，我希望跟随它。然后，我感觉到了更多的运动，一种从未感知过的速度感。我正在某种载具里旅行过空间，但感觉不像是飞船或某种外在载具，我觉得我就是那载具。

我不确定自己以这种惊人的速度旅行了多久，但我感知到自己正在慢下来。我开始看见物体，而之前，当我疾驰过宇宙时，我实际上是看不见、听不到、无法说话的一每一种感官都被停止或关闭了，除了一个：运动的感觉。我甚至不清楚，五感中的哪一个感觉施运动感觉，但是，当我的世界开始显化后，我的心智对这个问题失去了兴趣。

我看到的第一个物体是把椅子，接着我注意到，它置于一片野地里，高高的草莽正随着一阵轻柔的风而起伏着。我走近这把椅子，知道它是为我准备的。我应该坐在上面，但因为某种原因，我并没准备好坐下。而是环看着四周。可以看到远方的山峦，但在其他每个方向，就只有向外延伸了几百英里的草地。没有树木，没有任何形式的房子或高楼。只有广阔荒芜的草原。

我查看着这把椅子。它是木制的。外观上判断是手工的，我突然有个念头，它是为我特制的。

这时我听到了一声宁静平和的声音。"坐吧。"

我环视向所有方向，身体旋转得如同陀螺，可并没有声源。那声音再次要求我坐下，因为身在它的世界，我觉得仅仅出于礼貌也该听从。就小心翼翼地坐下来。

"为什么我会在这儿？"这个声音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我的脸必然彻底地扭曲成了一团。"为什么你会问我？"

"因为是你将我带来这里的，"那个声音道。

"我将你带到哪里？"

"是。"

"我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如何来的，为何而来，以及你是谁...我什么也不知道！"

吐出最后一个字时，我感觉什么东西从身上脱落了。那感觉就类似于解开了宇航服，脱到了地上。刹那间它被从我身上剪断掉了。

接着，我感觉到了。一种能量流，出现在了所有可能的角度，所有可能的轨迹，奔向着一个焦点：我。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宇宙里的一轮太阳，所有我曾所表达出去的光，都正在返回到我这个核心。这时，我感到发生某些东西转变了，而我的核心被拿走了。我不知道它如何被拿走的，但是我感觉它离开了，它被代之以了一种深深的黑暗。在这黑暗的空无里，我是彻底独自一人的，可却没有恐惧。我没有了时间感觉，空间感觉，生物性的感觉。我存在于开端——我的开端。

渐渐地，我感到一种弥散的光浮现出来，意识到自己正坐在之前看见的那把椅子上，但是我内在的一切已经改变了。

"现在你想起原因了吗？"那声音问。

当这信息进入我时，我缓缓地点点头。

"那告诉我吧。"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不直接揭示出你自己。直接将真相告诉所有人。公布知识，区分什么是真，什么非真。"

"如果是这样，我要如何处置你？"

"什么意思？"

"你持有的目的是什么？"

我明白了这个声音指的是什么，解释一下，我感觉这个声音就是我的创造者——可能也是你的创造者。它从未以话语告诉我这一点，不过我觉得，当你来到你创造者的确定临的性附近时，你就会知道那是它，所以我知道了。

"或许没有目的，"我回答，"但是真相就是真相。它不同应该被扣留或封装起来，只给少数来饮用。我不理解这一点。这就是我将你带到这里的原因。"

"真相没有被扣留。"

"它被扣留了。你没有意识到吗？"我带着困惑的语调问。

"看看你跟前摇摆的草丛。"

我看过，看到的是之前看到的同一片草原。"嗯？"

"想象每根草就是一个化身在人类形态中的灵魂。你看到它们在随着风的鼓吹而摆动吗？"

"是的。"

"那风吹过每一根草。没有一根例外。没有一根被排除在外。"

"真相又如何跟风儿一样了？"

" 你觉得单个的一根根草都知觉到风了吗？ "

" 我不清楚。 "

" 如果俯身看看地面之下，你会发现这庞大的草原事实上是一个有机体。每条根系间相互连接着。拔起一根草，就像从你的头上拔掉一根头发。如果看着自己的一根头发，你不会将之认作是你。你将之认作你的一部分。它是个片段，而且是个微小的片段。这是事实吧？ "

" 是。 "

" 但是，当它在你头上时，它就是你。只有在它分离于你时，你才会做出这样的区分。 "

" 我猜... 我犹豫的说， " 不知道这个声音会将话题带向哪里。 "

" 你的一根头发，和你的... 就说... 你的手臂，具有同样的价值吗？ "

" 不，当然不。 "

" 它脱落了，你会长出另外一根，对吧？ "

" 是。 "

" 手臂就不了？ "

" 嗯。 "

" 但技术上来讲，它们都是你的一部分。亿万个构成你肉体临在的每一个细胞，流经你身体的每一个感觉，创造自你内里的每一个念头，你持有或创造的每一个灵感性的想象力洞见，这些都是你的一部分。 "

" 可是，你思考过界定出你的这个整体？ "

" 可能没。 "

" 你还拥有的这星与生俱来的不朽火花，是我从我自己分出来赠与给你的。这火花也是你，不是吗？ "

" 是。 "

" 你思考过自己的这个部分吗？你想象过它的实相吗？你是否真正理解了，它是如何运作于细胞和原子构成的物理载具之下的？ "

" 不经常。 " 我承认。 "

" 你是否思考过，通过随风摇摆，你就会找到真相？ "

" 你说的风是什么，我不理解？ "

" 风就是推动着你的外部力量。它在你世界里——你假定的那些扣留住真相的世界——是强有力的指挥棒。 "

" 我假定？ " 我带着些许义愤大声道。 " 它们就是在扣留它。 "

" 我刚说过了，真相没有被扣留于任何人之前。你可以抱怨这个世界以它的风使你变得镇静，将你吹离了航道，抱怨这风就是你没有指导者的原因。你可以尽情主张这一切，但你不能说真理被隐藏于了你之外。 "

" 那我为什么无法看到真相？ "

" 你总是抱怨自己无法看到的東西，在这么做时你就变得看不见了。你的一片视野就失落在了你每一个抱怨的字眼里，每一点分离的感觉里，每一个认为真相被隐藏于你之外、我被隐藏于你之外的念头——不论多么短暂。 "

我在和我的创造者对话，至少从此以后，我不能再说我的创造者是隐藏着的了，但是我只能听它的声音。

"或许你没有被隐藏起来，但是你难以被找到。至少你应该同意这一点，对吧？"

"我不同意。我是如此易于找到。"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断言？"

"我在这里，那里，每个地方。我存在于万物里——"

"是，我知道这个概念，但它就只是个概念。人们，普通人，无法看见你，或是跟你交谈。你已经被包装进了宗教和灵性文本里。我甚至见到过冒充你的魔鬼。甚至现在，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你就只是那个概念。"

出现了长长的沉默，我真希望自己没有提到魔鬼。

"存在着很多的创造者，也存在着很多的冒充者。存在着很多的幻觉，也存在着很多的幻觉制造者。我依然是我之所是，而任何可往往知晓我的人都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找到我，他们所找到的，即使不完全精准地一致于我之所是，也是可以接受的。这全都是创造过程的一个部分，这个创造过程就是，我身体的原子们——你就是其中之一——去发现我的整体——你也是其中之一。"

"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允许混淆或半真理存在。如果你的造物不理解它们实存性的基本真相，它又如何服务于你？"

突然，刹那间，我站在了一个凝望盥洗室镜子的男孩身后。而他没有感知到我的出现。这是个六岁左右的男孩。正在冲着镜子做鬼脸，这时他突然停下来，仿佛看到了什么。他微微睁大了双眼，接近着镜子，越来越近，直至眼睛距离镜子仅仅一英寸了。

我看到他沉浸在了镜中映像上。发现他的眼睛正深深地看入，寻找着什么表象之下的东西。然后，他以纯真的语气低语道。

"我认识你。你不是我。你是...别的什么。事实上你不在这里，对吧？来吧，咱们玩个游戏。你出来，显露出你自己，我会跟随你。"

男孩微笑着，缓缓地离开了镜子。我能看到什么东西移动于孩子头顶的空气里。形态就像透明色彩的万花筒，悬浮得如若云朵的翻滚边缘。它从男孩身体里升出，随即飘出了浴室，男孩则跟在它后面。

木椅的坚硬感将我带了回来，浩瀚的原野又一次包围了我。我四下观望，多少期待能看到那孩子追逐彩光的男孩，可原野里空空如也。

"那是什么？"我问。

"那是你孩提时的一段记忆。你不记得了..."

我摇头道。"不。"

"孩子们知道部分的我。不是所有儿童，但是比成人要多。他们接近我的方式是游戏性的。他们做着实验。他们始终信任。他们不断在看向表层之下。他们不会将我呼唤到一片空旷的原野，坐在一把椅子上，询问哲学性的问题。他们不执着于我。他们在安静的瞬间里寻找我。他们邀请我一起嬉戏。"

"如果我被隐藏着，那只是因为你已经选择了相信你被告知的，而非直接与我嬉戏。这是你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了。"

这个可怕的词又出现了，而我的创造者还在强调它。我非常生气。自由意志看起来就是个诅咒，一切邪恶、误导、跟宇宙间间的古怪错误都是因它而起。

"这么说，自由意志就是你允许混淆和半真理来祸害我的同类的原因？"我问。

"作为创造你的力量，我并非控制你的力量。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没有了任何造物。作为你的创造者，当你不带有条件、公式、仲裁、中介地选择了我，我只会很高兴。但是，你必须以你自己的方式，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来探索我。这就是我简单的信条。我没有其他的规矩。"

"那当人们不必要地死去时... 又是怎么回事？"

"在整个宇宙中并不存在不属于整体的事物，不论它显得多么被误导，多么邪恶。整体就是万事万物。我是万事万物间的相互连接。就如你有亿万个细胞运动在你的身体内一样，我也有无穷尽的生命运动在我的内里。像你一样，我也有情感和一颗心。像你一样，我也有一个心智。像你一样，我也有一个灵魂。但跟你不一样的是，我将宇宙里的万事万物都持有在我的心智里，我的皮肤延展过了所有时间性的世界，我的情感栖息于所有的存在中，我的灵魂存在于每一个事物内里。"

"在时间还是想象之物以前，我就实存着了。我创造了种种模板，以便宇宙能存在为一种动态进化和交互连接的生命系统。一盎司一盎司地，我完善着这项设计，但对于我的造物而言，这看起来却是不完美的。看起来却是个充满了谎言、诡计、——以及如你所言的——混淆和半真理的剧场。"

这声音停顿了下道。"我要给你看看这个。"

下一个瞬间，我悬浮在了一个隐匿在黑暗中的村庄上空。远处能看到一些闪烁的灯火。一座石头建筑吸引了我的注意，而我发现自己正朝它飞去。突然间，我置身于一个房间里，手织的挂毯挂满了墙壁。一张大木桌放在房间的中央，桌上是一些裹着的书卷—只有一个打开的。一个女子坐在桌子最里边，显然正在睡觉。

房间异常地安静。几根蜡烛提供着微弱的光亮，我感觉很确定，自己是被带回了过去的某个时间来见这个女子，而不论她是谁。我不确定她能否看到或听到我，所以我清了清嗓子。"打扰下？"

她依然睡着。

"打扰下？"我大声一点。

没有反应，甚至没有低语声或者抽动。

我来到她旁边，低头看着那些署了名的手写信件。起初完全看不懂它，但当我继续看下去，这些文字慢慢地自动重组成了英文。

我又瞥了眼那女子；她大约三十岁。黑褐色的头发，挽在了某种发网里。衣衫是简朴的奶油色的纺羊毛女裙。即使在睡眠中，她的脸上透露着非凡的坚强。

我再次看向打开的书卷，我刚要开始读，门开了，走进来2个男人，穿着类似鹿皮的外套，红布像围巾一样地围在脖子上。他们显然看不见我，进门后停在了距离女子几英尺的地方。

其中的一个，较高的那个，摇动着女子的手臂，说道。"恰瑞斯，醒醒。"

女子缓缓地抬起头，深靠进椅子里。"我不走。"

"你必须走。"

"我希望留在这儿。"

"你没有选择。"

"如果我留在这儿，他们会怎么样，杀了我？"

"那几乎是肯定的。"

"如果走掉，我是会活得久些，可我的使命就失败了。就如他们希望那样...不，我会留下来。"

"恰瑞斯，"那个年长的男子走上前来。"从你是小女孩起我就认识你了，身为你的监护人，我必须坚持，你现在就离开...为你自己好，也为所有爱你的人。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会保护你，你就会活过你的敌人，这样，你就能凯旋归来。"

高个男子来到桌子边，坐到恰瑞斯旁。"在他们来抓你之前，我们只有几个小时了。如果你在这儿，他们会带走你，他们必定会折磨你，直到你宣布放弃你所写的。这样一来，你的选择就只能是宣布放弃你所信仰的——"

"那不是信仰，荷叟纳斯，那是我的视象。"

"我...我们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不会理解。他们会折磨你，直到你宣布放弃——他们不会在意你是个女子。你受到的对待，会跟其他被确认为叛国者的人完全一样。"

他停下来，长长地叹了口气，抬头直视着恰瑞斯。"救救你自己。我求你了，救救你自己。"

"我看到的每一件事，我写下的每一件事，我跟愿意倾听的人们谈到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那都是真的。"

"真实对他们而言根本不重要，年长的男子说道。他们会毁灭掉威胁到他们的任何事物，而你，你威胁到了他们。"

"那么大概到了他们得面对真相的时候了..."

"并在这个过程中杀掉你？"年长者沮丧地转过身去。

荷叟纳斯双手相扣放在桌上，凝视着它们，仿佛那就是房间里唯一的物体。"求求你，恰瑞斯。我知道你想跟他们战斗，但你没有这样的能力。我知道你想对自己真实，可我们活在一个扼杀真相及真相追求者的时代。"

恰瑞斯站起身来，将双手放在桌上，摆出威严的姿态。"我不会宣布放弃我所看到的。我的创造着，也是你的及每个人的创造着。这位创造者跟国王或其教会没有瓜葛。这位创造者渴望在这里被我们知晓。她将一只手抚在心上。这位创造者被那些谎称最了解它的人玷污了，可正是他们将我们的创造者描绘得仅仅强于一个专横的孩子。这种状况必须受到挑战，如果除了我——一个弱女子——没人愿意这么做，那么我就必须站出来。"

那两个男子带着悲伤而无可奈何的眼神看了看彼此。荷叟纳斯从桌边站了起来，转向恰瑞斯道。"如果我们无法说什么做什么来说服你，那么告诉我们，你离开了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恰瑞斯微笑着闭上了眼睛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个肉体倒在地上，真相会继续留存。真相顽强地围绕着我们。甚至连那些将打倒我的人，也明白这件事。他们害怕这件事。他们徒劳地试图将黑暗圈向外扩大，希望真相会放弃，并最终离开，但真相不会离开。它会胜出，或许不在这一世，甚或不在一千世后，但时间是最大的幻觉，将真相染成了怯懦的颜色，尽管真相事实上是永远不会消亡的持久性力量。"

响起了一声敲门声，一个老妇人拄着拐杖缓缓地走了进来。

"妈妈，你不需要来，"恰瑞斯说。

年长的男子走上前去，伸出手臂搀住她。

" 我知道。我知道， " 老妇人说着挥了挥手示意不需要搀扶。 " 不管怎样我还是来了。无论这2位跟你说了什么，你都好好听我说。我只告诉你一件事... 一件重要的事。 "

老妇人走向桌边的椅子，荷叟纳斯移过椅子接住她。在她的带领下，恰瑞斯也坐了下来。老妇人围着条黑褐色披巾，下面是某种褐色皮裙。她因年老而满是皱纹，但看上去拥有一种让一屋子人都肃然起敬的活力。

老妇人在椅子上调整坐姿，拐杖放在桌上，发出刻意的声响。 " 你还是孩子时，我就知道你与众不同。我知道你拥有一种天赋... 或者诅咒... 这是无疑的。我告诉你隐藏起它，不是因为我觉得你错了，而是因为我担心这一天的来到。我知道如果你分享你所看到的一你所知道的，牧师们早晚会听到，而你会被投进监狱。 "

" 我试图将拯救出这样的命运，但失败了。老妇人缓缓地摇着头。上帝啊，我恨这种控制。我恨这种不能作为自己... 内在的实相生存的状态。我恨这种控制... 很这种权势者说什么就得做什么的状态。我恨这个。 "

老妇人以浮肿的双手抬起桌上的拐杖，目光避开了恰瑞斯的凝视。 " 你有着坚强的意志。你会成为牺牲品。成为殉道者。我甚至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但我要告诉你，我知道你是给予这个世界的一个礼物，即使这会毁掉你。我知道你是什么。我知道。无论你做了什么，我都永远地爱着你，而且我会一直祈祷你重新返回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你... "

老妇人停下来，用披巾擦拭着满含泪水的双眼。恰瑞斯坐在那儿倾听者，目光锁定在妈妈身上。

" 去做你感觉能服务于来此之目的的事吧。到头来，还有别的选择吗？ "

老妇人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抓起拐杖，慢慢地站了起来。恰瑞斯也站起来，拥抱了她妈妈。两名男子低着头，快速埋下的脸上挂着巨大的悲伤。

" 我们留你在这儿祈祷。 " 母亲说道。

监护者默默地拥抱了恰瑞斯，跟着母亲出了房门。荷叟纳斯等他们离开后，一脸上痛苦地走近恰瑞斯。

" 不用这么担忧，我亲爱的荷叟纳斯。我会没事的。 "

" 不，你不会的， " 他低语道。

" 即使不会，这就是我的选择。 "

" 让我留下来跟你在一起。 "

" 我妈妈是对的，我需要祈祷。 "

" 我跟你一起祈祷。 "

" 我一个人。 "

荷叟纳斯，感知到了无可避免，就拥抱了克瑞斯。 " 我会永远爱着你，我也会，祈祷着你再次归来，就像数以千计的其他人会做的那样as will 。我会see to that。 "

" 别勉强任何事， " 克瑞斯爱抚着他的脸，温柔地说道。 " 向我保证。我不希望任何人做任何事，除非他们渴望那么做。 "

荷叟纳斯点头答应着克瑞斯的要求，开始哭了起来，克瑞斯双手放到他肩上。 " 看着我。我会好的。在这个或者别的某个世界，我会好的。我的创造者守望着我。她后退了几小步。甚至现在，我也感觉到了那临在。我的创造者就在附近... "

" 当他们来抓你时，请别抵抗，" 荷叟纳斯恳求道。" 什么都别说。只是跟他们走，而且... 而且尽量合作。好吗？ "

克瑞斯点点头。" 我会的。 "

他们拥抱了更长时间，我看着他走出了那房间，回手关上了门。

我看着这整个场景，就像坐在舞台前排的人，但我知道这些不是演员。降临于这个女子身上的暗淡现实，充满了房间，拜访她的人们非常有说服力，但却都感觉到了无力对抗即将到来国家武装力量。

我试图想出这一切可能发生的时代。克瑞斯是谁？这是个我完全不熟悉的名字。这个地方是哪儿？因为某种理由，我感觉是中东。

克瑞斯坐回到椅子上。我挥动起双手，尽可能大声地说着话，但很显然，她无法看到或听到我。再说，我又能对她说些什么？

克瑞斯双手扣放在膝盖上，闭起了双眼。" 我向你祈祷，真正了解我的一体性存在。我在服务于我在这个微小世界里的使命，被卷进了无知和selfish betterment的混乱中。我就像一片落叶，被某种强大的风暴带到了这个... 这个绝境。此时此刻，我因恐惧而颤抖。我不希望离开这个身体... 这个地方... 我的人民... 我的家人。我想要留下来，继续你交付的拯救工作，可现在，我害怕这个国家那无可避免的愤怒会将我消声。这种愤怒一直在我的门阶外积累着。我已经感觉它被拉得越来越近，像玩弄猎物的猎人般在悄然逼近我。我得说，其到来只有一、两个小时了。 "

克瑞斯停了下，面孔因着决绝地鄙视而扭曲了。" 我可以感觉到，当主教用他的问题恐吓我时，那喷到我脸上的呼吸，他只计划着一件事，将我变我意欲服务的这个国家的叛徒。 "

" 最高远、最广阔天空中的伟大存在啊，我内在诸世界的最深心脏里的伟大存在啊，让我在这艰难的时刻属于你吧。紧贴着我就如我紧贴着你一样，让我们共同走上前方的道路吧。 "

克瑞斯停下来，睁开了满含泪水的双眼。有一瞬间，我感觉到她看向我。她看到了什么东西。我就站在她对面的桌子另一端。我只是观看这一切，但当我看向自己时，能看到自己正散发出一种光，流向克瑞斯的方向。这光没有颜色，但它是振动着的、明亮的。

光开始聚拢来，形成一个球体，这个球体跟随我的每个念头而脉动着。我一思考，就听到自己的念头以口语的形式从光球里传来。就好像我正在通过这个光球传导自己的想法。

能看到光球的光照在克瑞斯脸上，我知道，自己正以某种方式在她的世界中显现化出来。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惊叹于悬浮在桌子上方的球体而变得迷惑不已。

" 这是你吗？ " 克瑞斯兴奋地低语道。

我的起初的冲动是保持静默。隐匿。但看到克瑞斯，我无法漠然了。" 我是所罗门。 "

" 我的创造者？ "

" 不，不，完全不是。 "

" 那你... 或者什么？ " 克瑞斯问道，那最初的兴奋感被我的回答抑制住了。

我犹豫起来，不确定该如何回答。" 我不知道， " 我轻轻地承认道。

她的眼睛不敢相信地眯成了缝。"你听到了我的祈祷？"

"是的。"

"那你就是我的指导天使？"

"不是。"

"你是天使的一员？"

"不，我就跟你一样，只是来自另一个时代。"

"什么时代？"

"2021年。"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说，"不过，你来自哪个地方或哪个时代并不重要，尽管你看起来完全不像我。"

"事实上，我就跟你一样。我是个人类；我只是在通过这个光球跟你说话，因为这就是我能向你说话的唯一方式。"

"我懂了...所罗门，既然你在这里，一定有它的原因。"

克瑞斯抱起双臂，就像人们试着分析某种复杂状况那样。"你是一个人吗？"

"看上去是的。"

"你最后跟谁待在一起？"

我要如何解释这件事？我刚才跟那个创造出所有实存性次元里之生命的超级存在在一起。这是个私人的想法，但当我这么一想，就听到话语翻滚进了房间里。

"这么说，创造者将你带到了这里..."克瑞斯惊讶地捂住嘴，低声道。"那是怎么发生的？"

"什么？"

"创造者怎么将你带到这儿的？"

"我...我不知道。"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带到这里吗？"

"我也不知道原因。"

克瑞斯微微低下头，俯身向前，探出手去触摸光球。当手来到了光的几英寸范围内，光变成了一种琥珀色，并开始跟她的手互动。它开始流向她的左臂，缓缓地淹没了她的整条手臂，然后左肩，然后缓慢而审慎地流遍她全身上下我能看到的部位。她在散发出同样的琥珀色光芒。

"发生什么了？"她问。

"我不知道。"

"我感觉完全不同了。我在...我在变得没有了感知。噢，我在...我在死去。"

我看着她的身体以优雅的慢动作，扑倒在了桌面。美丽的面孔安静地关闭了通向其下之灵的入口，一道金琥珀色的光从她身体躯壳中一腾而起，瞬间消失了。

和她消失得一样突然，我瞬间回到了那木椅上，面对面对着无垠的草原，然后我开始再次感觉到一种运动，正在我的内在深处酝酿，如同启动了的发动机的轰鸣，渐渐变得越来越强烈。我知道自己正被送回家一回到那个躺在康乃迪克州新天堂市一个安静街区某张床上的身体里。回到一个看上去如此遥远而且如此显而易见的渺小的世界里，但是，因着一种对理解的追求，我奋力问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向我展示这个？至少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以很多的方式被‘衣服’包裹着，那声音回答道。你已返回去战胜了那些试图将真相推离的人。你就是我持久留存性的表达。”

这时，我了解了我创造者的意思。在这个瞬间，我理解了每一件事。在时间的这个最微小片段里，时间不再存在了，无可知晓之物向我揭晓了它自己。

第六十八章重聚

新天堂的机场，虽然跟拉瓜地亚或罗干比较，是个相对小的的机场，但是对于寻找登机口的旅客而言，仍然是个吓人的迷宫。因为外面依然很黑暗，所以我看着那些高大的玻璃窗户，却只能看到反射影像。我研究着自己的镜像，想起了自己作为一个小男孩跟上帝游戏时的场景。我祈祷自己的家人会认为我没有变质——就是说，我依然还是那个他们了解而爱着的丈夫和父亲，但是我显然觉得自从我上次跟他们分手以来，很多状况都改变了。

首先，我的记忆恢复了。还有我跟娜姆的复杂瓜葛以及自己的不忠。更不用说还有杰丽和关于收养的那整个话题。我试着将那些事清理到大脑之外，我成功的忽略了那些一阵，但是这些纠结总是不可避免的回来，仿佛那些满脚泥巴的淘气鬼。

我也发生了更为根本的改变。我所有的这些经历一直在重塑我，我能感觉到自己跟旧有自己及世界间的种种连接，我一度运作在那里，又跌倒在了路边。某种程度的恐惧感包围着我，因为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同一个人了。等待期间，我甚至担心，我的家人是否能认得出我一不是皮肤这部分，这部分他们当然认得，而是我皮肤之下的那部分。

我感到讽刺，在体验了失去记忆而不认识家人一个月后，终于恢复了记忆，回到家人身边，现在却在担心他们会不会认不出我。一个机场宣布航班到达的广播，将我拉回了现实中，于是我看到了他们的飞机滑行在跑道上。

黎明已经开始昭显它自己，但是那窗户的反射影像，让我们感觉到外面比实际要黑暗些。我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早晨6：02。准时，或接近准时。

几分钟内，旅客就开始在我身旁如潮水般流过。他们在我身旁如毫无感情的行尸走肉般漂浮而过，我看着他们疲惫而无神的面孔。是乔恩的声音第一个找到了我。他们依然在那滑行跑道上，但是我可以听到他那兴奋的高调频率，然后我就看到他背着双肩狂奔向我等待的怀抱。

我拥抱他时，被快乐淹没了，我用手感觉着他那瘦小的身躯，紧紧的抱着他。玛瑞萨随后赶来，加入了我们的拥抱。孩子们单纯的融入了我，我感觉到他们那种回到家，再次拥有那个已经找回了那些包含他们共同历史之记忆的父亲后的释然感。一两分钟后，我站起来，将德雅拉入我的臂弯，自从我在病床上醒来后，第一次亲吻了她。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流过我们身畔，我可以听到他们在耳语着自己的念头，但是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和快乐。

我们在后来回家的一路上都笑着，交谈着。没有人发现我有什么不同，没有人觉察到我戴的那个不断变薄的假面背后的真实。他们见到我扮演的这个父亲和丈夫的角色而太开心，以致无法看透这个表面虚像而触及到内部那个新的我。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刻会来临。那就是我们那次重聚时，感觉到的唯一不自然的角度。

第六十九章潘多拉

有一类焦躁会毁掉一个人生活其间的庙宇的入口。我就曾住在一个庙宇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那种笼罩在灵性薄雾中的，有着神圣的典礼，轻柔祈祷的仪式，或着浸透于创始人话语中的老师传承。不，我的庙宇构建于上千次行为重复之上，以这种重复，我精心构筑起了一个已然变成我之庙宇的世界——内在和外在的世界。

这之后，我的心耗尽了。所有的治疗手段：先进医疗措施、注入心脏的心脏干细胞，先进的药物，甚至包括两次外科手术，全都证实了同样的结论：毫无结果。修复我既有心脏的努力全都无效，我需要另一颗心，没有它，我就是个死人。这就是我的焦躁，然后，瓦内莎，解救了我的我的拯救者，出现了。

她的心，以其全部的编码，全部细微暗示，全部的塑造手段，全部的执意的爱之赠与，不知怎么地改变了我，以一种如此意义深远如此无法估量的方式，以至于我就像一块翻滚在湍急河流里的石头。我被抛进汹涌的流水中，与河床的每一次撞击，都在将我打磨成某种不再被覆着或包裹着任何庙宇的东西。

但我们从机场回到家，打开那些行囊的过程耗费了我们将近一个小时。我几乎一直留在德雅身畔，聆听她那些关于葬礼的细节，她父母的近况，和土耳其生活的变迁，她亲属们如何应对着那些出现在那个地区的政治动荡。我问了上百个问题，试图——可能是潜意识的一将谈话只局限在她的体验之上，因为不知道如何解释我自己的体验。

乔恩和马瑞萨都很疲劳，他们打开行李后就洗澡，吃了些麦片粥，就寝了。他们第二天要上学，所以他们小睡后就要聚焦在他们的学校作业和毫无疑问会出现的，跟朋友的见闻分享上面去。

孩子们睡了，我们的行李整理也基本结束，德雅和我终于在我们的早饭餐桌旁休息下来，喝着咖啡和奶油包。谈话也终于转到了我在南搭寇达的经历上。

对了，索尔，你为何带着相机去那里，却没有带回来任何视频或照片呢？德雅问。

开始了。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咖啡杯一小会儿，试图整理思路，保证拿出了可理解的说明。但是在那个刹那的时刻，我知道不可能存在理喻。

那太复杂了... 我已经预演了一百个不同的方法来向你就是这... 这... 我的这个体验，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式——

直接告诉我就好了。德雅打断我，手伸向我的手臂。

我看到她的双眼在发出警觉的光芒，她靠向我。

我一直在体验... 视象。

什么类型的视象？

就是那种感觉很... 真实的。我确定那是真的。

那些都是关于什么的？她问。

我犹豫。记得那棵在我们后院里枯萎的树么？

我还没有离开太久。德雅渲染得微笑着。

我曾经被魔鬼折磨，而那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叫娜姆的，搞的。

搞什么？

让那棵树萎缩... 甚至可能...

你不是当真吧...

我当真。

你看见魔鬼了？你在告诉我你看见魔鬼了，而那些魔鬼到处游荡，杀害我们的树？并且你...你还给他们中的一个命名了？你在开玩笑吧？

德雅的表情从关注变成了慌张。我发觉她突然就像在看一个显然染上了精神疾患的陌生人一样看着我。

我不只看到魔鬼，我也看到上帝...和其他的。

德雅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多久了？

从我手术后在医院醒来的早晨开始。

那是你吃的药。一定是你的药造成的...她几乎耳语着那些词句，她的目光朝向内在。

那不是因为药物；我现在已经将近两周没有用药了。

那么可能这就是原因了。

德雅，我没有疯，我可能有些幻觉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我不疯。自从我得到了这个，有些什么发生了变化。我指着自己的心脏。我还没有告诉你，就是瓦内莎...她给了我一个视频...噢上帝，这很复杂。那些话就这么从我嘴里倾泻出来，我知道随着每个新的揭示，都会让一百个新的疑问在德雅脑海里旋转。我需要减速，但是一旦这种揭示启动，我无法找到减速的方式。每一件事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德雅站起身，走到水池那里洗了她的咖啡杯。视频？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这个？

我自己都无法解释这一切，又怎么能够找到一种她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呢？瓦内莎不是普通人——

我是否可以看这个视频？

我思考了太长时间。

所罗门，告诉我视频的内容。

那只是个自制的视频，瓦内莎在里面谈论她自己的心脏。她说她知道自己的心脏会被一个人得到，而那个人将要在四十年内进行一个发明。

什么类型的发明？这话语缓慢的从她口中说出。

人类的灵魂。我回答。

德雅从供纸机那里抽出一张纸巾，不自然的笑着。好吧，你是说你的心脏捐赠者是疯子，而这个在你内部的心脏在引发幻觉？大概是这样么？

不，我没有说她疯。

你相信了她？就是你将要发现人类灵魂...嗯，在四十年内？这对于你而言听起来不像疯话么？瓦内莎认识你么？她是否知道你将要得到她的心脏？

不准确是...但是她有过视象——

不要再提那些视象。预言家们可以有视象，不是你或你的捐赠者。那些...那些是想象，可能是医药导致的结果，或因为你的手术造成的复合症状。可能她在视频里提到这些主意，并且她...将你诱骗到这里面去了。我不知道...

我跟我的心理医生到南搭寇达去，你知道的。他介绍他叔叔给我，他们是族群的灵性领袖，他叔叔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证实了什么呢，索尔？他们说你是什？一个预言家？默哈默德或耶稣在世？

德雅再次在桌边坐下。我迷失了。我不知道这对话走向何方。每个方向看起来都很惊险，每个失误都会导致自己悬挂在一个新的悬崖上。我让厨房的寂静引导着我们。

好吧，我跟随你的游戏，德雅终于开口，她的声音很遥远。为什么魔鬼杀了我们的树？

那魔鬼叫娜姆，她杀了那树，是为了证明她的力量。她在恐吓我——为什么？她为什么恐吓你？

他们不希望有那个发现。

那么，这个魔鬼——娜姆——知道，就像你心理医生的叔叔和瓦内莎一样，你将在四十年内发现人类的灵魂，而魔鬼们不希望人类有这个发现，所以他们就杀死了一棵树？在我们的后院？索尔，你听起来这不像疯话？

她的目光在哀求我。我很想同意她，就只为了结束这个谈话，但是潘多拉德盒子已经被打开，已经没有办法再关上它了。

是的，那听起来是疯话，我承认了，但是那是真的。自从我的手术之后，发生了那么多事件，可是我不能开口描述所有那一切。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你需要理解，这就是我的生命。

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我不再是那个几个月前的人了。我不再以我心脏移植前的价值观，看待这个世界了。

就是说，所有一切都会改变？那就是你在告诉我的么？你知道我本来在我们结束一个正常谈话后，想要干什么吗？

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个设问，所以我等待她自答。

我本来希望上楼，做爱。那就是我在飞机上所能想到的唯一情节——自从你告诉我你恢复了记忆后，那就是我唯一的念头。

她说这些时，双眼开始涌出泪水。所罗门，你了解我。你不应该期待我相信你的狂想...我决不会相信跟这样的情节关联的事物。当你去见肯德尔医生时，你需要答应我你让他给你检查这个侧面。继续恢复吃药...不要再去见这个心理医生。他给你不好的影响。

这些不是狂想，我耳语。我不知道该叫这些什么...这些经历，但是当我体验这些时，我知道这些比我们此刻的对话更加真实。

那么你看见这些魔鬼和上帝，她几乎喊叫着，愤怒在她声音里越来越强的涌现出来。你跟他们谈话？你触碰了他们？

我因她的提问而打冷战，特别是最后这句。

索尔，我是真实的。你可以触摸我，看见我，聆听我，感觉我。你真的在说，所有这些狂想，都比我更加真实？比我们的孩子们更加真实么？

她再次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到冰箱那里。肯德尔医生。

电话机进入了拨号模式。我的心沉了下去。

告诉他你刚才跟我说的一切内容，请他给你再次推荐，你需要个新心理医生——一个愉快而压抑的声音打断了她。肯德尔医生的办公室。

喂，我是德雅和所罗门透纳，肯德尔医生在么？

是否急诊？

德雅直接凝视我的双眼，所。是。

请等一下，我看看是否可以帮你接通。

柔和而催眠的音乐立刻充满了我们的厨房，而我凝视着自己的双手，知道自己已经无可奈何了。我在一个巨大力量的掌握之中，那力量想要让我体验屈辱，将我打败，将我送回到那个被深思熟虑出来的正常之中去。这个掌握力量增添了一种新的强度。

那个新的力道就是德雅。

第七十章迷路

有时我们找不到声音来描述你知晓的真相，即使对着你深爱的人。我跟德雅的对话，让我们两个都不满意。值得庆幸的是，看到医生对我的解释给与了开明的理解，可能考安在其中起到了正向作用，值得感激。肯德尔医生给我们解释说，心脏移植手术的心理调整，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我经历的这种精神混乱，虽然非常少见，但是有时也会因为焦虑或压力而发生。

我选择了不在德雅在场的情况下谈论我的病情。她坚持让我换个新的心理医生来治疗，并请求肯德尔医生再次推荐一位。他说当我明天去时，他会给我准备一个。我们在十分钟内结束了医生咨询。他仿佛很释然，因为听说那急诊不是关于物理上的，而是关于心理上的。我们十分友好的结束了我们的电话谈话。

之后德雅看起来很疲惫，瘫软在她的椅子上。

我抱歉提到了这些，我主动大话，但是我需要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全部，还是有更多的？

我低头。她的目光太难以直视了。还有更多，但是我不认为你想听。

德雅伸手握住我的双手。索尔，如果这些都是你的药物副作用，我可以面对它们。但是如果你再说你现在开始看到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而这就是实相，我就不知道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状况了。

我没有疯。

她叹口气。我想看那视频。

我摇头。现在不行。

索尔，我需要看它。我需要理解瓦内莎将什么栽种在你头脑里了。

我不发解释为什么，但是我不希望她看那个。瓦内莎在她的作法里有些招人误解。我至少记得这个侧面。在我打开那道洪流的闸门之前，德雅需要一些时间消化我刚告诉她的一切。

回头给你看。

现在。

我想起了我们的那些争吵，我很少赢，但是这次我不想输。德雅，我不想给你看。那需要一些时间。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你不会理解。你会判断那时错误的，而那不是错的。

可能是。

关于这事，你需要相信我的话。此事没有错。

那么就让我看。

你看，我会在感觉合适的时机给你分享，我答应你。我现在只是没有到达那一步。好么？

你是否给她父母看了？

没有。

他们知道其存在么？

知道。

而他们没有想看？

考瑞想看，但是那是个隐私——瓦内莎跟我之间的。我不知道...我感觉那只是给我看的。

你见到她父母时，发生了什么？

那个角度？

你没有告诉我一切，你没有给我看那视频，我们怎么了？

她有个女儿，我脱口而出。名字叫杰丽。

瓦内莎有个女儿？

是的。

我不知道她已婚。

她未婚。

她女儿在那里么？

我点头。

她现在跟祖父母住在一起？

我再次点头。

你有事瞒着我，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希望自己蒸发。那就是我的愿望。我知道我们谈话的那些转角，我知道那都会导致从陡峭悬崖的坠落。我希望避免那个，但是我也知道那也只能推迟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我明天去见丹尼尔阿彻，而德雅就会知道我去曼哈顿，我无法撒谎。

瓦内莎，作为她遗嘱的一部分，要求我...就是你跟我...收养杰丽。

我让这揭示内容在我们安静的厨房里回响，但是我可以看到德雅的表情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什么？

那是她的要求——

你看，这就是了，德雅说，这证明她疯了。你不会在考虑答应她吧，是么？

我明天见她的律师去。我感觉我至少欠她这么多。

她把心脏给了你，但是她无权告诉你如何生活，我们共同的生活。所罗门，如果你去见她的律师，你就在玩她的游戏——

那不是个游戏，我说。我自己的恼怒开始萌芽，我没有察觉到，但是我声音里的焦急立刻让我清晰的觉知了自己的状态。

噢，对不起，我说，将声音软化。我知道这都很让人不解。我也希望自己没有以这种方式都向你倾倒出来，但是我别无选择。我需要你理解我经历的这一切。杰丽是个很可爱的女孩——

几岁？

她七岁。

她祖父母知道么？

知道。

他们同意这个预计的收养？

不，我摇头。

为什么去见她律师？那只是时间和金钱的浪费...那做法是错误的。我知道你感觉一定程度的责任...她给你你自己的心，我们也感激她，但是她不应该从坟墓里伸出来，要求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来养大她的孩子。那不对，如果她自己的祖父母不同意，就更加不对了。这不合理，所罗门，你看不出来么？

我理解你在说什么，我同意你说的大部分内容，但是我需要见她的律师，至少将这状况平息一下。

德雅长长儿大声地叹气。好的，去见那律师吧，但是你要清晰的表明，我们不会承担养大瓦内莎的女儿的责任。好么？

我点头，希望对话就在这里结束。

你还是有隐藏。还有什么？

我用力地咬住下嘴唇。我能感觉到情感正在汹涌而出，却没有东西控制它。我整个身体看起来都在振动或者颤动，就像一种震颤正酝酿在我相对冷静的外表之下。接着，它发生了。我像个孩子般哭起来。噢，上帝，我无法停止。根本无法忍住，尽管我竭力将它堵向内在。一旦开始，我就无能为力了。只能乘上它四处奔腾，如同一个人航行于风暴肆虐的深海。

德雅着急了一小会儿，就触摸我的肩膀。没关系，索尔。我们都会有这种艰难的时刻...特别是你。可能我不应该在你手术后这么快，就去参加我姐姐的葬礼。我呢是不知道你在经历这么多。会好的...会好得...会好的。

我感觉裸露无余，但是无所谓了。

你为什么如此生气？德雅在我找到一定程度的淡定后问我。

当我刚刚恢复记忆时跟你通话，我立刻感觉跟你如此亲密。我感觉伸手就可以触到你，虽然那时你在千里之外。现在，你就在这里，我可以伸手触摸你，但是我们却没有真的在一起。

那么是为什么呢？你告诉我你看见很多东西，跟很多怪异的恐吓你的存在交谈，你被要求收养一个陌生女孩，而我就应该简单的接受这一切。理所当然的容忍这一切？

德雅将双手放在膝盖上，摇头。请记住，我最近也在很大的精神压力下。因为你生病，所有那些失败的测试结果和手术，然后有颗心脏可以用了，你就做了移植手术。你得到了第二个生命，但是那一切都是以你失去记忆为代价。然后我姐姐去世...现在有出现了这个状况。

她耸肩。我该怎么办？我害怕。我跟你一样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这种距离感。相信我。我跟你一样真实的感觉到了。你内部有什么不一样了，我可以感觉得到...

德雅站起来，俯身亲吻我的脸颊。我了解你。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自从我在美萨那个小画廊里看到你的摄影作品，我就崇拜你。我知道你有个特别的灵魂；对正义的敏感，不只是唯美。我们会找到办法渡过这境况的。

我要去看看孩子们。我知道你说还有很多没有分享，但是我无法处理再多的了。让我们将余下的先放下。明天你去见肯德尔医生和瓦内莎的律师。我明天需要回去工作，然后我下班回家后，我们开一瓶红酒，你告诉我一切。好吗？

我点头。孩子们怎么办？

我们将他们锁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他们会有很多作业，我确信。

德雅走开了，她的肩膀有些无力。我在自己脑海里叫着她的名字。我本想叫住她。我希望跟她连接，但是我们之间已经升起了一堵墙。那是因为没有跟她坦白自己跟娜姆的外遇么？还是因为德雅那种认为我这种状况是某种心理失调或狂想的主观判断？无论这堵墙是用什么石块垒起来的，它们都在吟唱着一个信息：你迷路了，你孤身一人。

第七十一章水上行走

心脏的搏动，被以巨大的精准性而可视效果放大了出来。肯德尔医生办公室里这些色彩斑斓的屏幕和无线耳机总是令我困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在电器店里。这是一种悦人的体验，去聆听自己的心跳，去真切地感觉到这种似乎无法被时间扭曲的持久性力量。只有到了最后，当它完成了最后一次收缩，而时间终于高呼着自己胜过了这团看似不朽的肌肉时，它才会安静。

我内里的这颗心强壮而有力，不是指在运动家体内能找到的心血管调节的方面，而是指，我这颗新心脏的精髓本质，永远不会屈从外界影响。没有阴影能投射其上。没有黑暗能压倒它。没有恐惧的低语能找到通向它耳朵的路径。

心真地在聆听着外面这个机械化的世界吗？难道不是心智在从外界接收指令，希望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心，可心却太过忙碌，而没去读取这些信息或是没去处理心智送来的任何东西。心智送来将琐碎的信息，关于身体行为，生理控制，社会规范的矫饰，可是心，却受着自身目的的驱策，只是单纯向着那七十亿人类心脏所创造的能量之海广播着自己。

这种节律性语言是什么？我仔细聆听着，很确定这是一种语言。它正通信着什么信息，那个彩色屏幕试图获取这些信息，但是仿佛用梯子攀登摩天楼，其局限性显而易见。

我闭合双眼，切断了视觉输入，单单聆听着自己心脏这让人舒欣的声音。这就是我吗？它是我身体的最核心。它是最先生长出受精卵——分裂细胞——的部分。它是我身体的能量源。这节律平稳、精细、轻柔，永远流动得如同乘风的叶子，毫不施力。

抱歉让你久等了，索罗门。肯德尔医生一身白衣来到了诊室内，一只手里拿着他那个不离身的掌中电脑。我看到简妮将你都挂进了设备里。

事实上我发现仅仅聆听就是一种疗愈。

我知道你指什么。我的很多患者都这么说，特别是当他们得到新的心脏时。他调侃的眨了眨一只眼，打开了电脑。所罗门透纳记录。

几秒内，他就在阅读了，他在消化我的心脏编码的各种解释，嘴唇几乎看不到蠕动。

理论上讲，你恢复的不错。没有拒绝反应的迹象。我不知道你没有吃药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无论你的办法是什么，那都证明很有效。可能南卡罗拉跟你合拍了，嗯？

你可能是对的，我说。

肯德尔医生是个大个子。他二十年前曾经在耶鲁打过棒球，他仿佛是那种干什么都很顺，但是各种状况都平均水平的类型。并不是我不敬重他在心脏手术上面的名声，在这个狭窄的领域，他很杰出，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个心外科医生，你会一个他是个副棒球教练。

你昨天那个电话让我吓了一跳，你妻子似乎认为你失败了。你怎么看？

我还是希望继续用恰同医生。他理解我的状况——

可能吧，不过你妻子昨天给我复述了昨天的骚动，并且如果我不给你推荐一个新的心理医生，她就差恐吓要告我医疗失误了。现在，我不想卷入你们的个人事务里，我感觉需要给你这个卡森医生的联系方式。你怎么办，那是你的事。如果你想见两个心理医生，你也可以决定那样做。

你怎么想？我问。

关于你的心理状态？他问。

我点头。

你的病例没有瑕疵——你既然有资格接受这个手术，就说明你有个完美的简历。没有家庭性精神病史。你像个口哨一样纯净。

他停了一下。我今天早晨在他办公室里遇见考安了，看到医生微笑。我问他对你进展的评价，心理学角度，他说你在水上行步。这是他的用词，不是我的。我将这解释成一个好征兆。可能你妻子——德雅——因为你说了这么多看到奇迹事物的话而有些压力。如果是我就会停止那些形象的描述语言。聚焦于赞赏，有多么美丽... 这一类的话。路程还很长，你懂的。

他伸出手。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他，他将它对这他的电脑摇了摇，就还给了我。好了。我会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你是否喜欢他的努力方向。我通知他的办公室你可能会联系他们，但是没有提到别的。

卡森医生，对吧？

他点头。直爽，中道类型。你会喜欢他的。专业人士型。写了一些书，等等。谷歌他一下，你就会发现他是顶尖层级的专家。

好的，感激。我会联系他，约个时间。

我放心了，肯德尔医生绕过了德雅昨天那个令人不舒服的电话。我当时不太想跟她分享我被卷入的一切，我感觉到他也是同样想法。

我们又寒暄了一会儿我就离开了，我几乎跑上三段楼梯，去跟考安打个招呼，但是我需要赶上三十分钟内那班去曼哈顿的电车。

我离开肯德尔医生诊室时，外面的天气很灰暗寒冷。看到医生的助手给我叫的出租在等我。我在那后座上的读取器那里摇了摇自己的手机，就听到一个过于正式的语音说：第50合一大街，合一车站，新天堂，CT。正确？

对，我说，靠在椅子背上，等待出租哼唱着起航。

你的目的地大约在七分钟后到达。感激你乘坐黄色出租。

我几乎说道。不客气。

第七十二章六百万

旅程的终点是一栋玻璃建筑的十七楼，接待区是弗兰克弗洛伊德莱特（译注：有老实工匠的意思）风格的内饰，秘辛（译注：有使命的意思）牌家具，在四下里摆放成显眼而优雅的丛集。在我注意到接待小姐之前，她就留意到了我。

我能帮你么？她带着英国口音问到。她是个好看的女子，四十五岁上下，长长的褐色头发扎成马尾。她穿着灰色上下阿玛尼商务套装，合身的昭显着她的体型。

嗯，我跟丹尼尔阿彻有个两点半的约见。

她瞥了自己的屏幕，微笑了。他喜欢人们叫他丹尼尔，你记住就好。我这就告诉他你来了。那边的壁柜里有咖啡和瓶装矿泉水。你可以自己任意取用。

感激。

噢，你可以将大衣挂在那里。她指着一个空的大衣架。

好的，再次感激。

我挂好外衣，抓了一瓶水，坐在那里看杂志。等待区很宽敞，只有我一个人。这个办公室的这么大，却除了我只有那个接待小姐在，这让我吃惊。

轻柔的背景音乐，我相信是甲壳虫乐队的经典乐章，此外这个办公室就沉浸在一种浓厚而奢华的寂静里。偶尔，我可以听到那个接待小姐接电话，但是这整个空间感觉怪异的寂静和不活跃。

我想象着德雅和孩子们如何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日常之中。德雅整个早晨都很沉默。聚焦于帮孩子们准备上学和出门。她似乎很少注意到我，直到她出门前，那也主要是再次跟我敲定，我见到瓦内莎的律师时，一定要坚决，并且要跟肯德尔医生商量新心理医生的事，请他推荐。

我在等待中，决定给卡森医生办公室打个电话，看看能够约见。那至少可以缓解一下我关于昨天跟德雅对话的负疚感，还可以向德雅显示进展。

卡森医生，我跟手机说。

几乎立即接到了一个回信。下午好，这里是卡森医生办公司，我本人此刻不方便接你的电话，但是如果你留言，我会尽快给你回电话。如果是急诊，就请拨打203-774-1800。感激你。

然后是个长的停顿，和一个短铃。嗯，我叫所罗门透纳，我被肯德尔医生介绍给你的诊所。我希望约个下周或以后的时间。如果你可以给我回个电话，就非常感激。我的号码是，860-554-2132。感激你。

那是个我可以活用的伏笔。

从眼角余光里，我注意到身穿蓝西装的男子接近来。三十五以上，灰色碎发，留着胡须。身型优雅，偏健硕，绝对属于运动员型。戴着银框眼镜，更突显了他本就高贵的面孔。在走近我的过程中，能看到他脸上的微笑正在升温。

透纳先生，很荣幸见到你本人。

谢谢，也很高兴见到你。

没麻烦找到我们吧？

没，没有...都不是问题。

我看见你已经有水了，很好。我为我们准备了个会议室...我向你保证，那比我的办公室会宽敞些。请跟我来。

我抓起水，跟随他穿过办公区，走进一条镶有优雅的红木镶板的狭窄走廊，廊墙上装饰的油画在大量卤素灯的探照下美丽异常。

美丽的画作...我点评道。

谢谢，我的合伙人都是些收藏家，他们家里没空间放了，所以从几年前，他们开始将藏品带到办公室来，现在我们这儿也快没有空间了。我们常开玩笑说，我们需要为这些艺术品找个更大的办公室。他自顾自地咯咯笑道。

他在一个巨大会议室的门口停了下来，右手示意我先进。

你为什么不在那边先坐下，我去去就来。

好的，谢谢。

我坐在一张僵硬的红色皮椅上，交叉起双腿，手指敲击着大大的会议桌，这桌子看起来也是红木的。走廊上的油画显然不是复制品，但我没认出任何一位艺术家。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了，这个律师事务所不会便宜。欣慰的是费用不需要我支付。

在会议室里等待丹尼尔期间，我从未听到或看到任何合伙人或助手。空气里悬浮一种几乎可以被感知到的深深静谧。

丹尼尔回来时，杂耍般捧着一些文件夹和一杯咖啡，稍显困难地设法安全放到了桌面上。好了，感谢你花时间来这里见我。

至少这是为瓦内莎做的。我说。

嗯，好的，我知道她也会表示感谢的。

他打开一个文件夹，抽出一份文件，放在自己面前。瓦内莎的遗嘱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寻常的一

原谅我的打断，可...可瓦内莎怎么会雇佣你们事务所来拟定遗嘱？你们是商务诉讼事务所，对吧？

事实上，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所罗门...我能称呼你所罗门，对吧？

当然。

请叫我丹。这里不存在任何刻板拘谨，尽管外表看来似乎会有。我跟这些炫浮的装饰毫无瓜葛，我向你保证。

他微笑着呷了口咖啡。

事实上，瓦内莎认识我父亲。

怎么个认识法？

噢，好吧，你看，我父亲是个非常富有的人。这个事务所事实上是他的。我只是后进合伙人。他在技术领域的投资，好，让我们这么说吧，极其的成功。瓦内莎是我父亲的一位顾问。

顾问？

对，好吧，这可能不是正确的叫法，但他相当喜欢她的点子或建议，而她非常擅长于提供一些深刻的洞见。我不知道她如何做到的细节，我也不认为我父亲会关注那么多。她提出了洞见，这就足够了。

他们协议的一部分就是，她将从他的事务所获得免费的法律咨询，我父亲就敲定我来做这件事，以偿还这项债务...现在他已去世了。

抱歉，他是最近去世的？

六个月前，事实上，几乎就是那一天...以某种方式，我父亲完全是被瓦内莎带走了。我个人只见过她一次。对于我而言，她就像个幽灵，但是我父亲会给我讲的她那些故事，让我觉得她是某种...非凡的存在。

哪一类故事呢？

我不确定它们是否有关联，所罗门，为了节约时间，我想直接跳到与她遗嘱相关的她那些愿望。她指定我发给你那个视频光碟，我假定你已经看了。正确吗？

是的。我点头道。

你说你拜访了她父母，所以我假定你也见到了杰丽，她女儿。正确吗？

是的。

这些就是引入她遗嘱下一阶段的前提约定，而揭示下个阶段对我而言有些挑战性。

丹停顿了下，仿佛是在看面前的文件，但他的目光却是盯着桌面上。你看，所罗门，瓦内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非常信任你这个心脏接受者，相信你会带给她女儿最好的影响。她想让你收养杰丽。

我有个感觉，他期望我表现出慌乱，但是我平静地看着他，道。我知道。

怎么会？你怎么知道的？丹问道，一种困惑的表情掠过他的脸。

我不太想说。

好吧，作为瓦内莎的律师，你说到的关于瓦内莎的任何事都不会使我吃惊或震动，所以别只是因为你觉得太古怪或... 奇异，就留着不说。与她有关的每一件事，如我所言，都是非凡的。

丹的身上，在他那专业人士的façade下，有什么东西，让我感觉他还没准备好知晓瓦内莎的目的，一旦我告诉他一件事，就会xzlead引出另一件，然后瓦内莎的整个蓝图都会被揭示出来。我不能那样做。她需要被保持为一个秘密。

她父母对这个主意毫无兴趣，我说。她的继父很富有，我已经被她的母亲考瑞告知，他会采取一切的法律措施来阻止这次收养。

我能处理这些法律问题，不用担心它。更大的问题是，你对这件事的接受。你接受吗？

收养？

对，收养杰丽，由你做她的监护人。

我同意，我妻子不同意。

丹 靠回椅背上。是的，好吧，这会让事情复杂化，尽管我相信瓦内莎预料到这个问题。

怎么个预料法？我问。

作为杰丽的监护人，你还会被赠予，按她遗嘱的规定，六百多万美金。我猜这或许会改变你妻子的意见。

现在我真地糊涂了。瓦内莎怎么得到的这么多钱？我看着丹，在我的问题设置还没成形时，他就回应道。

这是一大笔钱，我知道。就像我说过的，她帮助我的父亲—她拥有一种天赋，她会运用它去达成一些她所相信的事，而她所相信的就是，你，所罗门，会抚养大她的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了... 我低声说道。

现在他们能够上最好的学校。瓦内莎规定，她的钱完全在你的控制下。你能以任何你觉得合适的方式来用这些钱。你是该账户的唯一受托人。

一百个疑问围着我打转。我依然不理解，瓦内莎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这是真的吗？

丹露出大大的微笑。我向你保证这是真的。我们事务所托管着这个账户，它就我们的银行里，甚至我们谈话时，它都在收益着利息。

可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我所说，我父亲是个非常富有的人。即使他只拨出瓦内莎带来的投资收益中的很小一部分，也是百万级的。他留给她了钱。而且毋庸置疑的，这些钱是自由且干净的。有些法律文件需要你签字，我们会一起协商出最好的办法来摆脱那些麻烦的收税人，但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你也会保留下超过五百万的美金，尤其又因为我们律师费用为零。

看上去瓦内莎已经如此精心地安排好了这一切，我嘟囔道。她还有更多...的计划吗？

有的，但是此刻，我不被容许去说。

在所有这一切中，杰丽该怎么办？她的感受该怎么办？她的意见该怎么办？

一切都刚刚好，所罗门。瓦内莎已经...让我们这么说吧，她在计划中已经考虑到这一点。

我真地不想卷入法律战争。她父母会知道这些钱，他们会以为我收养杰丽的唯一原因—

我们会动用这个世界的最好的法律头脑。我们会完成这件事，无需担心它，就像我刚才说的，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决定。如果你愿意签署那些文件，我们明天就可以行动，六周之内就能完成了。

怎么可能？瓦内莎的父母会武装到牙齿来战斗。

所罗门，让我来操心这个。好吗？

在跟我妻子商量之前，我不能签署任何文件...

是的，好吧，她也需要签署一些文件。所以...当然了，你需要让她也涉入这个决定中。说多久多久签字，只是种假设。瓦内莎想让收养分阶段实施，希望这能为你的妻子提供缓冲时间来适应这种...这种形势。

他停顿了下，瞟了眼手表。我复制了你俩需要签署的文件，在未来几天你们浏览它时，我会随时准备好回答你们的问题。听起来公平吧？

我点着头。这整件事看起来荒谬不真实。瓦内莎不是我假定的那个孤独、挣扎的内向者。她更像一位策略家，一位计划者，看入了遥远的未来，并希望确保其最终的表达。我惊诧于她从未见过我却能如此影响到我生命的能力。我不知道这怎么可能，但她正精准地引导着我走在她所计划的进程里。

还有件事，丹说着站起身来，将一张纸滑到我面前。如果签了这个，你就是那个账户的正式签受人了。

这是什么意思？

那些钱就是你的了。

什么？

那些钱就是你的了。瓦内莎没有设置任何条件说，你必须收养杰丽才能得到这些钱。这些钱是你的了。我还需要给你发些银行账户信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处理它。签下它，我会在明天早上将帐户转到你名下。正式转交大概得需要几天时间一到那时你就可以开始花这些钱了，但这些只是银行手续而已。

你是跟我开玩笑嘛？

所罗门，如果有什么事是我从不开玩笑的，那就是钱，尤其是这么大金额的。他从西服胸袋里掏出一根金笔，递过来。钱是你的。没有任何条件。

一个签名，我就得到六百万美金？

那是在收税人到来cometh之前，不过是的，钱是你的。

我低头看着这张合法的纸。我的心智几乎无法进行阅读了。我处于一种惊愕引发的慢动作状态。看着账户数字、我的名字、律师事务所的名字，还有一个红色胶印上打着这不是复印件！

我抬头望着丹；目光大概依旧表现着不敢相信。

这就是她希望的，所罗门。我只是在实现她的愿望。这就是我所作的。签了它，然后告诉我，你跟你妻子在阅读这些文件时的疑问。他将一个皮制文件夹从桌面上推过来。

我再次低下头看着那张纸，签名线上空着，下面是我名字的打印体：所罗门.D.透纳。一种突然而至的冲动激起了我，我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怎么可能是这样？她怎么可能对我如此确信？我自己都不确信。

丹拿走签好的纸，放回文件夹，对我微笑道。我会复印一份，明早发给你。

我缓缓地将笔放回桌上。丹探身拿起它，优雅安适地放回口袋里。

还有什么需要吗？他问。

我将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突然意识到双腿有些站不稳了。我扶着桌子站了会儿，以恢复平衡。没了，我会和妻子阅读它们。我想她会有一堆问题，但是...但是我想感谢你在这事上的帮助。

不客气。他伸出手来，被我紧紧地握了下。我送你出去。

我跟着他来到大衣架那儿，穿上我的夹克，抓起我的新文件夹，最后一次跟丹握手。然后茫然地走出了办公室。

没有对下行到大厅的电梯上所展示的那些奇幻雕刻留下什么记忆。几乎没有注意到出租车停靠过来，载我上车。我唯一能惊愕的就是，自己的生活突然变得如此不同了，但接着我就意识到，关于这事没什么突然的。自从我得到新心脏以来，我就一直上升于某种漩涡中，这个漩涡对所有人都是不可见的，除了一个人，瓦内莎。看上去只有真正她知道，漩涡会将我和她女儿带往哪儿去。

我需要想个办法跟德雅开示这个消息。丹有一件事说的对，六百万美金可以让我们的对话容易得多。

第七十三章二十六节

火车提前了两分钟。我将自己的车票升级成包厢，那里有张床，一个大沙发，甚至还带个专用洗手间。我希望隐私，现在我绝对可以花得起这个钱了。我坐在出租奔向车站的整个过程里，一直都在犹豫，是否要给德雅打个电话报告这个消息，但是我还是决定等到我们见面，因为那样可以更容易解释状况，并读她的反应。

尽管包厢不大，设施却很好。没有行李，我只是脱下夹克甩到上铺。掏出手机，打算读点什么，这时我听到种奇怪的噪音，如同弄皱锡箔纸时的声音，接着就立即闻到一种如同火药的味道充满了房间，我转过身去，看到了伯翰。

"我找到你了，"他似笑非笑地宣布道。

"你是找到我了...你为什么要找我？"

"我有些消息带给你。"

" 好的... "

" 他们知道杰丽的事了。 "

" 谁? "

" 你知道是谁, " 伯翰怒吼道。 " 他们一直在跟踪她。 "

" 为什么? "

" 你知道为什么! 不要跟我装傻。 "

我能察觉到, 伯翰心情很糟。他还是穿着他那标志性的黑色旧袍, 拿着那条脏兮兮的棍子, 对我的所有感官而言都极度的怪异。

" 你看起来情绪不好, " 我说。 " 什么事在困扰你吗? "

" 当然, 是有事困扰我, 我这不来这里了吗? "

他靠在下铺床沿上,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 我处于危险中。 "

" 因为你一直帮我? "

他点点头。

" 他们怎么知道的? "

" 你觉得呢, 他可是上帝? "

" 那怪物不是上帝— "

" 好啦, 让我们这么说吧, 他的力量就像上帝的, leave it there。 "

我坐下来, 疑惑着能怎么才能帮到伯翰。 " 我没想要让你陷入麻烦。为什么你一直帮我? "

伯翰望向别处, 看上去是在研究那些正在上火车的人们。 " 我看到了你能够做到什么... 尽管身为一个低级的人类。我觉得你有拯救的价值。就是这样。 "

" 他们为什么追踪杰丽? "

" 不只是杰丽或你。对于每一个在他们称之为主权独立化的越狱过程里扮演重大角色的人, 他们都会追逐。 "

" 什么意思? "

" 你将要发现的那个东西... 他们称之为主权独立化。他们知道这会揭露出他们。他们的控制就无法再起作用了。他们将被看到他们真正的面目, 他们将无法再将恐惧灌输给人类去控制他们。他们将这视为必须避免的事件。 "

" 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这件事? 接受: 人类必然会进化并逐渐觉知到更深的自己? "

" 控制... 就是这么简单。他们想要控制这个行星的资源, 包括人类这种资源。他们想要就可能长久地保持住这种控制, 所以, 任何危害到这种控制的事件或个人, 都会被视作敌人。他们紧密地控制着他们的敌人。他们雇佣了我这样的存在, 去追踪他们、观察他们、并报告他们的情况。 "

" 并没有太多像你这样的人,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就相对容易来进行追踪。 "

" 有多少... 像我这样的人呢? "

" 现在只有二十六个。 "

" 存在着二十六个索玩脱— "

" 有二十六个在这个时代化身于这个行星上, 他们的天命就是创造出那被我们族类知晓为主权独立化的事件。还存在更多以外围方式涉入其中的人, 但是我们并不追踪他们。太复杂了。他挥了挥他那些可怕的手指。 "

"这二十六个人身上...会发生什么?"我问。

"我们的最好策略向来都是将他们放牧进疯癫中,一旦到达了那里,他们就会寻找药物治疗,有时候那甚至会被强加到他们身上。发生的方式情况不重要;我们会确保他们被灌入镇静剂。药物会让他们协调于现有秩序。其中一些人继续过着非常多产的生活...而拯救人类的念头或倾向...已经枯萎了,一旦这样了,我们就停止追踪他们。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

"杰丽呢?她也是这二十六人之一?"

"她是那个..."他非常轻声地低语说着什么,在背景噪音里,我不确定他在说什么。

"什么?"

伯翰敌意地看了看四周,倾身向前,以更强低语声说道。"她就是那个人。她是个完成发现的人。就是她。我们族类都都知道这一点。在她出生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追踪她了一通过她妈妈。那是世系相传的。"

"所以说,你们想要让我们变疯,这样我们就会停止尝试去帮助人类冲破,你们族类将我们置于其中的那个监狱?就这么多?"

"就是这样。"他点头道, a little too matter-of-factly for my sake。。

"操!"

伯翰面对我这种不加掩饰的反应,明显有些畏缩。

"太疯狂了!"我说。"谁决定的人类就应该是囚犯?"

"我不知道哲学上的理由,也不关心。我只知道一件事:完成自己的工作,否则就得忍受后果。在我的情况里,后果是不确定的,但我知道那会是痛苦和冷酷的。所以,我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告诉你,刚才这些信息的。"

"为什么?"

"我已经解释过了。你在我追踪的人中是第一个值得值救助的。就这么简单。"

"救了我,你会死的。这听起来不像一桩好买卖。"

"或许吧,但我拥有了希望。"

"比如什么呢?"

"或许你是对的...存在着另一位上帝,而那一位会宽恕我。"

在我回应之前,伯翰就慢慢消失在了狭小包厢的灰暗光线里。我几乎能感觉到了他的微笑。

我看着他刚才坐过的位置。我疯了么?我是否已经走在了这条被稳定亢奋药物毒害的道路上,那些药物会将我的感觉麻木掉,让那些声音静下来,让那些视象不再出现,将我变成一个枯萎的正常人?这就是我的命运吗?

我拿起手机。德雅。

嘿,索尔。她的声音立刻让我淡定了,虽然她的语调是不明快的。我是否可以给你打回去,我在忙呢,我需要在今天下班前搞完它...都很顺利么?

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你没事吧,你听起来有些怪怪的?

我没事...

你在哪?

在火车上,回家路上。

你的会面很顺利？

我到家会告诉你...谈的很好。很好。

你得到新推荐了？

得到了，我已经给他们打约见电话了。

太好了。感激，索尔。

她停了一下，我感觉自己的念头奇怪的静了下来。

你保证你没事？她问。

我爱你，我在一种自己都想快速叫停的习惯里说道。

...索尔，我也爱你。我们会走出这一切的。不要太着急，好吗？

我会尝试。

好，我需要忙去了，索尔，我到家后你就可以给我讲你今天的故事了。

好。

拜。

拜...我将手机放回自己口袋，开始凝视窗外车站那无声灰色光线中，快速沉入黄昏之黑暗的，滴雨的午后。

"为什么你要告诉我杰丽的事？"我以低语的方式大声问道。火车突然微微的抖了下，我感觉它在拼命地脱离车站，就好像车站是约束一般。

我想象着，某个未来时间的自己正回顾着这个坐在包厢里的我。另一个自己，透过反转的时间镜头窥视着。我这未来的自己会理解我的选择吗？他看着我时是带着慈悲吗？还是反感？我怀疑自己是否真地拥有什么的选择。天命里存在着选择吗？或许我的选择是在太久之前做出的了，以至于我不再记得它们了。。

我希望那未来的自己会是慈悲的。

第七十四章遗嘱

我们共进了一顿完美的家庭晚餐。我从我们最喜欢的餐厅，带回了中餐外卖，摆放在那里准备好，等待着德雅和孩子们回家。晚饭后，坐下来跟他们进行放松的交谈，真的感觉很好。我给他们讲我访问隆勒农场的经历，但是没有提到杰丽。玛瑞萨给我看了他们在黑海和其他各种土耳其乡下拍的照片。乔恩给我讲他跟祖父在安卡拉各种博物馆里的探险经历，这好像成了他旅途的亮点。

我们享用了抽签曲奇作甜点，德雅提醒孩子们该是做作业的时间了，他们就拖着沉重的步伐和面孔走开了。德雅跟随他们出去，确认他们关上了房门，聚焦于学习。

中餐外卖既好吃又高效；我只花了一分钟就清理了餐桌山我们的晚宴残局。我给德雅和自己倒了红酒，静候她归来。德雅走下台阶过来时，我的心跳加快了。

我回来了，她宣布，滑入厨房。

我把玻璃杯地给她。为这个漫长而充满爱的人生，干杯...

她喝了一小口。这是高级红酒。

卡可布瑞2005，特供品。

这个很贵。我不记得我们还有这种酒。

我们没有。我买外卖时顺便买的。

好。你仿佛比你在火车上给我电话时，感觉好多了。

是的。

我感觉我们在庆祝什么... 是吗？

不知道，可能应该庆祝吧。

发生什么了，每当你有事要告诉我，我都能够感觉到。什么事？

肯德尔医生已经控制了我的所有状态。不再发生拒绝反应一类的了。我的所有指标都回到了正常范围。

太好了。那真的值得庆祝。她跟我碰杯，喝了一大口。那些视象怎么样。他说了什么吗？

不，没有。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卡森医生，我给他办公室打电话，留下了一个关于我希望约个诊疗约见的信息，但是还没有收到回电。我明天上午将会再打电话。

好... 律师那边怎么样？

我停顿，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很难解释...

只要告诉我一切就好了，从始至终。德雅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瓦内莎跟我今天见到的律师父亲合作。他叫丹尼尔阿彻。

丹是儿子还是那个父亲。

儿子。

瓦内莎跟那个父亲合作，在律师事务所？

我认为不是一更像一种顾问。

作什么？德雅问。

他没说明，但是我的印象是她帮助丹的父亲挣钱... 大笔的钱。反正瓦内莎获得了那个父亲的免费法律服务，他创建了这个律师事实所。他六个月前去世了。

因为瓦内莎得到了免费的律师服务，她就让他们准备好了全部让我作为监护人收养杰丽的法律文书。

但是她甚至不知道你是谁... 她决定将自己的孩子交付给任何人，只要他拥有了她的心。这很疯狂，是不是？

可能，我不知道。关键是，瓦内莎让这个曼哈顿的巨大律师事务所来运作她的收养计划，所以她父母，根据丹的见解，没有可能与他们抗衡。

为什么？

我不准确的知道理由。他只是看起来非常有信心。

德雅触摸我的手臂，凝视着我的双眼。你已经告诉他我们不感兴趣，对吧？

我快速微笑并皱眉。你看，我还没有讲完呢，的确... 我告诉他你反对--

但是你不反对！索尔，那不是我们的计划！

淡定，给我一分钟来解释。

德雅又喝了一口酒。

瓦内莎在丹父亲去世时，得到了一大笔现金遗产--

多少？

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是应该在百万级。

哇塞...

我深呼吸一次。瓦内莎在遗嘱里立了一个六百万美金的帐号... 她在遗嘱里将这些给了我。

我看着德雅的表情突然变成了惊诧。什么？

我带着不自然的微笑点头。嗯，那钱是我的。我已经签收了。那些钱将会在三天内转帐到我的名下。

德雅看着我，目瞪口呆。六...百万...美金？她在嗓子内部，精致的发出每一个单词的声音。

是的。

交换条件呢，索尔？我们需要养大她女儿么？她女儿十八岁之后，就会得到那笔钱或类似的条件？

不，没有条件。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是必须收养杰丽。无论如何，这六百万美金已经是我们的了。

噢，上帝！你确定这事？

丹明天上午会发给我一个那些文书的复印件。你可以自己看。

这是真的么？你不是在幻想吧？这不是你的一个幻觉吧？

我拿出丹给我的那个皮夹子，打开，拿出一些文书。德雅用手指翻阅着，并在某些段落停留浏览，然后一个缓慢的微笑出现在她脸上。我们用这些钱想什么都可以？

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丹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们进最好的学校。如何花这些钱，是我们的选择。

噢，上帝...它不会给我们带来责任？

收养杰丽？

嗯。可能这就是瓦内莎诱导我们收养杰丽的计划。

没有条件，我说，但是我还是希望收养她。

德雅看着我，仿佛看着一个突然消失得事物。为什么？

因为那是瓦内莎的意愿。

她父母呢？杰丽的父亲呢？他们的意愿呢？

隆勒夫妇希望留下杰丽，但是丹说他们会改变主意，或在法律上输掉，我不知道是哪种。**杰丽的父亲，是个流浪汉，七年没有出现过了。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联系他。**

她没有任何姐妹或兄弟？

我摇头。

六百万美金...你真的确定么？

我尽最大能力确定。

那个律师事务所很可信？

他们的办公室很豪华。他们主营商务法，但是他们有民法律师事务所人脉，已经雇佣了最好的一家来处理这整件事。德雅，你看，我知道我们有自己的家庭，加上杰丽开始会很怪异，但是我见过她，她很...她是个奇迹。如果瓦内莎希望我成为她的监护人，我需要小心的考虑这件事。

为什么？她已经过世了。愿上帝给她安宁，她给了你心和...和钱，但这是她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义务收养她的独生子。对吧？

并不是说我们有义务，我安静的说。但是我希望。我希望养大杰丽。

哦...我真的很吃惊听你这么。什么变了？你是个好爸爸，不要误解我，但是养育孩子？你总是将时间用在你的工作上，没有真的投入给孩子们。

这不公平。

好，那么关于这些事，我的感觉怎么办呢？

我非常尊重你的感觉。我希望你参与这个决定。我已经打开视野了，希望在这件事上，你也变得视野宽阔些。可能见见她——

杰丽？

对。

德雅向后推动椅子，站了起来。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到，索尔。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家有另外一个孩子，特别是带着如此多包袱的一个——

你什么意思，包袱？杰丽是个七岁大的无邪儿童。她会给我们家带来什么包袱？

德雅面无表情。也许我现在无法找到精准的词语表达。关于那些钱，我很兴奋，那是...那是我很久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但是我们是个家庭，如果我们收留了这个杰丽，这会改变一切。乔恩和马瑞萨德感觉呢，他们在这里不也有发言权么？

作为扩展，他们是，不过决定不是他们来做。你就在假设他们会不喜欢这个主意。我不知道，如果他们见了她会怎样看。

现在你也想让孩子们见她了？

她失去了母亲。她父亲消失了。她跟祖父母住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场。我认为她祖父母是优秀的人，但是瓦内莎希望她女儿跟我们生活...这里一定有缘由。一个很好的缘由。

那么，我希望知道那个缘由。德雅用那穿透性的中东血统眼睛看着我。你是不是知道，却不告诉我？

我摇头，直到半真相就要冲口而出了。我确切地不知道，但是瓦内莎感觉好像了解我。她不知为什么了解我。可能她是个灵媒或类似的人，无论她了解什么，我都希望尊重它。

我还是希望看那视频，德雅说，在桌边坐回来了。可能...也许我看到瓦内莎后，对于这整个事情，会具有更加接近你的感觉。

你会说她疯了。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想呢？

我看着自己的空红酒杯，直到我不要表示一些承诺。好的，明天我将让你看。

为什么不先在看看？

每次一小步。

你为了我还是为了你自己，放慢速度？

我自己。

德雅大声叹气。我明天上班，那么明天晚上。成交？

成交。

德雅对着我微笑，拉起我的手。六百万美金？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个。我们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我们等几周。不必急于干什么。

我知道，但是我们需要保证那些钱的安全...正确的去投资...全部投资。

我们会进展到那里的。现在它就 very 安全。

这就是我们谈话的结束。我们又聊了一些关于卡森医生的事，又在厨房餐桌上，用几分钟一起浏览了他的网页，那网页在全力推广他的最新著作，书名是：失忆症：康复策略。

我感觉我们的关系里，出现了一种自然状态。可能是红酒的效果，可能是六十万美金，可能是我那准备跟卡森医生交往的姿态预示了健康，但是无论什么原因，我感觉到一种跟德雅的亲近感。

跟她坐在餐桌的同一侧，真的感觉不错。

第七十五章我愿意

德雅看视频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我用自己目光的余光，看着她的身体语言。她整个过程都很安静。她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我。事实上，她从来目光没有离开过屏幕。

结束后，她转身看着我。你在干什么？

你指什么？

她疯了，你知道的，对吧？

我不知道。

精神疾患是遗传的。杰丽可能有同样的疾病。即使她没有，被她养大，也会带来足够的问题。

那是我第二次看那视频，我还是被它感动了，跟第一次一样。德雅的攻击并不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但是我还是被她的指责的稠密性给搞了个措手不及。

你在哪里看出疯狂了？

全部...

这没有帮助。

她在谈论你的未来——我们的未来——仿佛她是那个计划者。那不会让你皮肤发麻吗？

如果她是唯一的一个人...

哦，是的，有个南卡罗拉的灵媒也同意她。索尔，这是二十一世纪，而你是个大学教士。你怎么可以对这些如此认真？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哑口无言。我的一个部分依然处于惊愕状态，我没有预料到德雅会以这样的方式攻击这个视频。这整个收养话题，突然变得更加无望了，因为分歧和头痛的角度又增加了。另一个我知道德雅只是听到了我那些冒险经历的一小部分，我又怎么敢去跟她分享全部呢？我麻木了，我看不见前行的道路。

你见到卡森医生时，带上这个。我认为他需要看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控制了。她是...她是...仿佛她在催眠你，或类似。你看不到那个角度么？

我缓慢摇头。

索尔，她不是在预言未来，或暗示，或建议这些将会发生...她是在告诉你将要做什么，何时做——

你到底不喜欢那个部分？

我不喜欢她让你不要吃药的事实，而你真的没有吃——

但是你看结果呢。我的指标全部很完美。

德雅忽略我。我不喜欢她给你日记这个事实。那些的什么？我可以看么？你看了么？

没有，没有看完。

我感觉她在利用你，索尔。仿佛她有个不能完成的使命，现在她希望你做她的通道或类似的工具。你绝对需要给卡森医生看看这个。

你为什么攻击它？我问。你看不出她的好意么？她那种特殊能力，能够用来描述精微——

我跟她没有过节。她很伟大。她看起来是个愉快的人，但是她显然不正常。她很执着。她在自己的狭小世界里挣扎过，单身母亲，死于癌症，我一点也不嫉妒她，但是我不喜欢她以这种方式伸向你。她在让你对某事承担责任，而她在通过说谎的方式实现这个目的——

什么谎言？

就是关于你将会发明一个可以改变宇宙的东东... 索尔，醒醒吧，你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

我正要回答，她却扬起了手。不要提那个灵媒或你原来那个心理医生。我不认为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

她长长的呼吸，在沙发里深深地坐下。跟卡森医生聊聊吧，给他看看那个视频，然后我也希望听听他的咨询。

你希望跟他谈谈？

我希望参与这件事。我希望听听专家的意见。可能我是过度反应，或者我忽略了什么要素，但是我希望听某人告诉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带着一种不自然的能量站起身。你明天七点见他？

对。

带着那个视频，一定要问问他对此的看法。你会做到么，索尔？

我停顿。

索尔？

那种麻木又回来了。一切都仿佛在关闭。只剩下唯一的路：同意。

我愿意。

第七十六章肉体的监禁

办公室很小，到达那儿后，我感觉似乎有点冷。我能闻到了空气里的咖啡味，但我在心里提醒，继续穿着外套。不安的时候，我总是感觉更冷，而因为某种原因，来到这个办公室，我感觉到了不安。

我到达时，候诊室里有个老年女子。她在读杂志，快速而不安的瞟了我一眼。

我可以帮您么？一个坐在入口旁边转角处的接待桌背后的年轻女子说到。

嗯，我跟卡森医生有个十一点的约见。我叫所罗门透纳。

好的，透纳先生。能否请给我看看你的手机？

我将我的手机给她，她扫描它。你来。

当我键入密码时，她扭头看着别处。好了。

感激你。你可以坐下来。他一两分钟就可以出来。你要咖啡么？

不，我不用。不过还是感激你。

几分钟后，那扇门开了，一个少年，背后跟着个年长男子，走进了候诊区。我认出那个男子是卡森医生。那个少年看起来像在哭泣，但是正在试图淡定自己。

卡森医生走到接待桌前。琳达，请给卡瑞约个下周五的就诊时间。同一个时间可以？他转向那个等待的妈妈，他现在已经站起身，拿起自己的外套和手包。

嗯，那时间可以。

好。卡森医生凝视少年的双眼。有时状况看起来比实际的要糟糕。现在就是那样的时期。懂了？

他跟那少年握手，然后转身走向他的办公室，关上了门。

我一直低着头，因为我不想见证这个少年的离去。他看起来很有压力。然后，我听到门关上了，我感觉很奇怪，卡森医生没有走上来自我介绍。

那母子俩走出那办公室后，房间变得怪异的安静。我环顾四周，一个海水鱼的景观鱼缸放在候诊室的内侧角落附近。我看着那些五彩缤纷的鱼儿，在那占据了鱼缸后部的，巨大而空洞的石头结构周围环绕游动，或快速遁入其中。

突然门开了，卡森医生捕捉了我的目光。透纳先生，你为何不现在就进来。

我走近后，他伸出了手。我是卡森医生，很高兴认识你。

也感激，您。我的引言有些结巴。他的办公室装饰的很有重点，但是并不做作。有个豪华的沙发，和几个围绕着咖啡桌的堆靠垫的椅子。整墙的书籍和他自己的教育履历证书，以一种并不细微的方式，证明这他的权威性。

那么透纳先生，你希望我叫你什么？

叫所罗门就好了，你呢？

我希望你叫我卡森医生，如果你不介意。我知道那听起来很正式，我表示歉意，不过我认为这比叫我的名，格若，更加适合我。

我也这么认为。

在那边坐下吧，我们可以开始了。我看了肯德尔医生发给我的你的资料，我有几个问题问你，这也许是个很好的开场白。你陪我玩这个游戏？

当然，听起来不错。

我知道你七周前，接受了移植手术，得到了一个女人的心脏，正确？

对。

你产生了底层拒绝反应，那反应引起了至少可以成为临死体验的经历，正确？

对。

在你的临死体验里，你是否看到任何的... 视象或有过特殊体验？

对，那些是——

他举起手。现在还不需要说，所罗门。我只是希望感觉一下你的状况。继续，你还体验了近六周的失忆症。正确？

完全失忆？

我为了变化性而点头，但是他当时正在低头记录，我就决定开口。对。正确。

你在以往的个人环境或远近亲属里，没有过精神疾患的病史。正确？

对。

并且你跟你的妻子和肯德尔医生揭示过，你在几天前看到一些怪异的幻觉。正确？

对。

并且这些视象从各个角度看起来都很真实？

对。

感激你，所罗门。感激你的耐心，因为我希望据此来理解你这里样例的更宽广波及点。现在，我们是否可以从你来提问开始？

我迷惑不解的看着他。

你会有很多疑问，没有么？

事实上没有。

卡森医生笑了。他大约六十岁左右，灰色头发，蓄着胡须。穿着褐色的开襟羊毛衫，里面是胸口印着条白鹿的白色长袖衫，熨烫平整的黑色西裤。他相当整洁，大约六英尺高，还戴着金色玳瑁老花镜。

他在平板里做了一些记录，然后看着我，摘下了老花镜，将它塞在衬衣口袋里。

给我讲讲你为什么觉得你需要来这里，也许你可以从这里谈起？

他触摸自己的平板，将它放在我们面前的咖啡桌上。我相信你不会介意，我录音我们的治疗过程。我只喜欢在理解你这个样例的框架话题时，做记录。但是当着进展到了实际的工作中，我还是喜欢录音，那样我就不会因为记录而影响速度，因为我书写技术不精。可以？

当然，很好。

那么，继续，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用手梳拢头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手术后，就开始持续不断的看到一些视象。

定义你提到的持续不断。

每隔几天，但是有些日子我会一天内有两三次这样的视象。

这些视象发生时，从某种意义上就和你完全醒着时一样真实？

我并不是总处于醒的状态... 不，又是我会晕过去... 漂移到另一个实相。

那么当你漂移到其他实相，你是否仍然觉知这个实相？他指着地面。

有时。

所罗门，你说你并不是一直醒着，那就表示你有时在体验视象时，是醒着的。我希望你选一个这种状况的例子，给我准确描述一下发生的事情。

我突然不自然。如果我告诉你其中一个视象，那是有上下文的，你听起来不会认为它合理。

没关系。我不会介意它们是否合理。我在从中寻找其他的信息。在这个时间点，我并不关心故事情节。好么？

我点头。好，又一次我在自己家后院的一个草坪躺椅上休息，这个女性存在就坐在我身边。她叫娜姆。她是个很诱人的女人，但是除了长相其他没有让人喜欢的角度。她的目的只有一个：恐吓我，让我保持作个正常人类。

那是为什么呢，所罗门，为什么她希望你做个正常人呢？

因为她相信我会在大约四十年后进行一个很重要的发明，那发明会让人类能够看到自己的灵魂。

而她不希望人类看到自己的灵魂？

她不希望。

为什么？

因为她和她的同类会失去对人类的控制...我说了一半停下了。我察觉到，也许太晚了，我的解释听起来有多么的疯狂。如果我在几个月前听到任何人给我讲这个故事，我一定会当场认定他们疯了。

继续。卡森医生鼓励我。

我不能。

为什么？

那听起来象疯话。我认为你需要整个故事的前后接续来理解它，而那会需要很长时间。

你认为你在被视象骚扰，所罗门？那就是你给自己的诊断？

你看，我是个媒体学教授。我做了个心脏移植，因为我如果不做就活不了。不知为什么，一个神奇的安排让我得到了一颗心，不是一个平常的心脏，我得到了一个女人，在我这无知的认知里，我认为她就是诞生在这行星的最接近圣人的存在。她的心进入我身体后，就开始发生一系列事件。现在，这一系列情节中有些听起来就像疯话，这我承认。但是我没有疯，只是因为我看到并听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事相？我不同意。

卡森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我第一次发现在他办公室的一个角落，有一个老座钟，半隐藏在他的书架背后。那嘀嗒的时间在沉默的宣布着自己的存在，和那房间里过长的沉默间隔。

肯德尔医生提到你见到了你捐赠者的父母。那会见怎么样？

他平静地看着我，很有信心。他仿佛真的很有兴趣听我跟隆勒的体验，但是我内部有些什么在呼喊不要告诉他这些。很好。

他们是好人？

很好。

我知道如果我不给卡森医生看那个视频，德雅就会生气，于是我拿出了手机。我妻子让我给你看这个视频，我知道那是个很奇怪的要求，但是那一定是她见到我后的第一个提问...你给他看那视频了么？

现在？

嗯，如果你想看，只有十分钟长度。

是关于什么？

那是我捐赠者给你。

你认识自己的捐赠者？

不认识，她的律师在她死后发给我的。我移植几周后第一次看了它。

为什么你妻子坚持让我看它？

我猜她希望听听你从它对我的影响角度的意见。

它如何影响你了？

我不知道。从我的观点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妻子又不同见解。

我手里拿着手机，伸向他。开始他对这个主意感觉有些不舒服，但是当视频开始后，他慢慢变得好奇起来，然后，在视频开始后一两分钟，他的身体语言开始变得更加激动，他的目光更加专注。在中段他开始做一些记录，然后我感觉他忘了我在这房间里了。

我从那微小的手机扬声器里聆听着瓦内莎的声音，但是看不到她。她的言辞充满了灵性并让人感动。怎么会有人听到这些话语而认为她疯了呢？是我彻底失去了分辨力吗？

当那视频结束时，卡森医生用手擦拭双眼。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有力量的视频。你能够确定她不是个演员？

不是演员，那是瓦内莎，我的捐赠者。

你确定？

是的...我见到了她的父母，看到了她的照片。那是她。

抱歉我这么问你，但是这个世界会跟我们变戏法，我以往有过被骗经历。他深呼吸。

卡森医生倾身靠近我，将手机还给我，然后靠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你第一次看这个时，什么感觉？

我惊诧。我回答。

正向的？

我认为是的。

你的捐赠者...瓦内莎，对吧？

对。

她很特别——毫无疑问。你妻子发现着视频的哪个角度很引起她的关注呢？

我看到他的反应，放松了很多。他仿佛真诚的被这视频打动了，几乎在与我的观点共鸣。那是个很复杂的状况，再次的，上下文的关联性决定一切。

好的，那么你为什么不在给我讲讲那些呢？

瓦内莎有个孩子，杰丽，她七岁，跟她祖父母住在纽约州上半部的一个农场。瓦内莎希望我手阳杰丽。瓦内莎还给我留下了一大笔钱，这是我几天前才知道的。这个收养的话题就是这复杂性，而我妻子并不像我期待的那么兴奋。

你说瓦内莎给你留下了钱...

对。

这些钱要求你收养杰丽么？

不。

但是你妻子感觉到那种压力？

我猜是的。

你见过杰丽？

嗯。

你妻子呢？

没有。

他做了个记录。房间再次陷入了沉默，嘀嗒声闯了进来。我感觉到突然的头晕，然后看见一孔炫目的光出现在身旁，转身一看，娜姆如埃及艳后般地躺在沙发上，穿着的华丽长袍带有金色、琥珀色、及多种的褐色，还醒目地点缀着洋红色。

我更喜欢这一个。她指着正在写记录的卡森医生。

你想要什么？我斜瞥着娜姆，问道。

就如你们世界说的，我的一磅肉。她拖着邪恶的长声大笑起来。

你看到什么人了？卡森医生突然严肃地问道。

我指着沙发。你无法看到她？

当然，他无法看到我，娜姆宣布道。那有什么好玩？

所罗门，描述你看到的。他的声音是命令式的。

我跟你提过的女性存在——

——那就是你提到我的方式，女性存在！我还以为我们是情人！她再次笑起来，就像一个人以折磨自己最大的敌人乐趣。

闭嘴！我大喊道。

所罗门，告诉我你看到的。集中注意力！聆听我的声音。

娜姆，正躺在你的沙发上...就在那里！

她就是那个试图说服你回归正常的？他问道，兴奋感提高了他的语调。

他真可爱...娜姆发声大笑起来。她站起来，径直地走向卡森医生。我能如此轻轻地看透她的身体。卡森医生坐在他的椅子边缘上，看着我。

娜姆开始用手缕过他的头发。嫉妒吗？

闭嘴！我再次说道。

你真的应该试着扩展下你的词汇表，亲爱的。

走开！马上！

描述你所看到的，所罗门。

瓦内莎的视频是个美妙的触及，娜姆说，她转头贴着肩说道。你几乎说服了他。现在，你能好好享受锂元素里的人生了。再见，所罗门。

刹那间，娜姆消失了。我意识到自己的嘴正半张着，而我正流着口水。站在那儿，双臂颤抖。我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我会如此愤怒。我应该无视她。我应该简单地无视她。可已经太晚了。

我缓慢的重新恢复理智，坐回去，用我的外套袖子擦嘴。

刚才发生什么了？我勉强开口。

没关系，所罗门。你没事。一切都很正常，只要你放松。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羞辱。我的声音在一种模糊的耳语中沙哑。

没关系。这不需要感到羞辱。你只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压力可以导致怪异的现象。我们可以面对它。我认为今天的工作足够了，所罗门。我会给你开些药，帮助你控制这些视象，那样你就不需要再面对诸如娜姆那样的存在了。好么？我去就来。

我点头，一半在聆听，一般沉浸在自己绝望的时空里。我感觉到娜姆在耳语那个虚饰的单词：将死（象棋用语）。伯翰不是警告我了吗？我没听进去。我没有正确地行动。我搞砸了。我不该那样反应！

我在开始发疯么？我是个精神分裂者——一个妄想症病人，不适应社会的寄生虫？噢，上帝，我突然想死。发生了什么？我开始哭泣。那是我当时感觉有能力做到的唯一贴近自然的事了。

在我那些哽咽的哭声里，我听到卡森医生跟另一个房间里的什么人的闷声闷气的说话声。他在跟药剂师口述处方。那个能够保持人们正常的药物，被装在一个塑料瓶里，贴着满是警告的标签，扩展到了网上。我几乎可以听到药片的哗啦声，从漏斗倾注进入那个如时间沙漏般的承接容器，填充着那个过度破碎的希望的山峦。

我已经完全绝望了。

我无法描述我在卡森医生诊室里的经历。当德雅问到，我尽可能少说。她因为我终于可以从新药里得到帮助，让我减少被那些妄想和幻觉骚扰，只感觉高兴了。这些单词都成了我的家庭里的常用词。我恨那些单词。跟其他任何单词相比，我最恨这些单词。如果你曾经被指责发疯，我保证，这些词就也会出现在你的前三名痛恨清单里。

第三个？多重人格失调。我也恨这个词。

六百万美金出现在我的帐号里，而混乱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这是如此的鲜明对比。一个恐怖的峡谷。我希望奔跑在长满高高青草的原野，大声欢愉的呼喊，跟我的孩子和德雅一起，跑向一个山丘背后的金色沙滩，但是我被这些词语给打上了标签，那些单词将最巨型的轮船压沉，将它们拖向深深的海洋。

有时，令人生气的是，人们会谈论他们如何得到运气，他们的船终于回家，但是我可以看到自己的船，在以慢动作沉入一个没有海图的异域海洋，没有人敢到那里航行，或写关于那里的诗句。我，用一个字表述，就是完了。

在这种状态下，我已经不知道哪里是结束。我依然走动，跟人们说话；我依然醒来，睡下。我依然吃喝，有时甚至听到笑声在我胸内震荡，但是生活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个空洞；一种失落感。那是一种激烈的，残忍的对一种曾经如此充满希望的生命之降格，在这种失落里，希望本身被替换形成了不可忍耐的，无情的宇宙。

我变得非常娴熟的，将一切跟那个单词清单冲突的表达，都隐藏起来，我变得不可见，几乎沉默。有时它们会象火星一样浮现在点火器前，但是火星无害。火星可以在你命名它们之前就死亡。它们将头探出来，呼喊它们疯狂的语言，然后在那些单词被理解前就恢复宁静。

那个处方，是一种抗神经活跃药物，可以保证我变成正常浓汤的奴隶，这浓汤让我有足够时间，面对这个时空，我的家庭和朋友，甚至让我也相信，自己是他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永远不。我怕自己相信了它。我感觉我所来自的世界，就是我将要奔向的世界，而我不属于那个介于那两者之间的世界。

我之后又接受了几个卡森医生的治疗。最后一次是跟德雅去的，在她的要求下。整个关于收养杰丽的话题，已经被那个有力的单词：不确定性，自然的推迟成一个未来的课题。在我从发疯状态恢复的过程中，一切都变得具有不确定性了。我的名字也被暂时性的从银行帐号里删除。我的工作状态成了长期病休。我的家人在小心的等待我再次显示出恢复理智，落地，正常，平衡，健康，积极并有责任感的迹象。（这些单词，顺便提一句，已经组成了我最恨的清单的前十名）

我知道，只有一个疯子才会有这样的最痛恨单词清单。

我生命中唯一有意义的就剩下记忆了。有些让人气愤，不是么？我和记忆，就像油和水。没有别的了，我活在记忆中。我会用整天整天的时间，回忆那个岛上的一个梦境，视觉化珍妮丝。我会想着翠希，她那完美的技术荣光，回忆她的词语。有时我甚至发明新的词句，但是我记不住它们。

孩子们是我的救星。如果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我怎么能够走过那些岁月。他们像理解其他人一样理解我，蕊然有时我感觉他们恐惧我的状况。他们听到了那些单词。那三个词，在我们家里像微小的疯马飘荡。那些词语有种力量，生成一个不

同的人物，让那些人物被人恐惧，蕊然他们并不可怕。我猜我对于一些人是可怕的，但是他们并不住在这里，他们也没有再来过。

娜姆消失了。那个伪装上帝的魔鬼也不在了。甚至伯翰也不在了。有时我会向冥星祈祷，希望他可以听到。有时我会向自己的创造者祈祷，说一些并不经常善意或甚至积极的话，我只是希望我的造物者知道我的自由意志没有得到荣耀。或至少印象中是那样的。但是我很少祈祷，因为祈祷并不会为我点亮任何永久性的回应，让我感觉到，触及到，或紧握。

我需要一把火把，一个我可以高举而可以抛入那个包围着我的黑暗中的火炬。我只能不断的拿起它，不断反复投放；期待它不会进入水中，或沉入深谷，希望能够保持其光亮，将我引到进入更清明的觉知里。

我在这个迷失的状态，学会了圣经里的语言。它们很简单：学会隐藏自己。学会做其他人希望你做的。只向他人贡献你希望得到的。将真理的话题留给其他人。上帝关心的是虚伪的服从。活在其他人推崇的行动里。除非你是个圣人，否则不要真诚的依灵魂生存。我知道这些。这些被书写在每一个疯狂村落的店铺门口。

我下楼跟孩子们吃饭，德雅忙着准备三明治和饮品。那不是个周六就是周日，因为孩子们在家，我真的不再关心每天是哪天。每天都基本跟另一天差不多。电话响了，德雅慌忙将盘子放在桌上，告诉我们开饭后，就跑出厨房去接。

我看着自己的三明治，像研究一个考古物件一样研究它。

乔恩看着。有什么好玩的，爸爸？

你看到这个图像了么？

乔恩从椅子上站起来，看了看。你指那个？

那个。

看起来像人脸。

是脸。

谁的？玛瑞萨问。

我认为很像乔恩，我说。

你将要吃我？他笑着说。

我摇头。我不能吃。你应该吃这个，不是我。

我跟你换，乔恩提议，将他的盘子推过来，像魔术师一样交换着三明治。

好了，你的上面没有面孔。

我们吃着三明治，笑着看乔恩吃自己的脸。晚饭快结束时，乔恩开始出冷汗，并晕眩。他有那么一刻看着我，眼睛开始轻轻向脑内方向翻滚。爸爸，我感觉难受。

德雅！我大声喊道。玛瑞萨用手捂着耳朵咧嘴。

乔恩瘫软在他的椅子上，慢慢失去控制，仿佛一个木偶失去了控制线。我慢慢落在地上，躺在那里，像个破碎的玩具。玛瑞萨尖叫。我慌张，不知道该怎么办。

德雅跑进来，惊愕的看着我。发生什么了？怎么了？

乔恩。我指着他那小小的，以怪异的姿势躺在地板上的身体。

电话——厨房... 9-1-1，德雅一半在喊叫。

急救中心，我能帮你什么？

我需要一辆救护车，地址是，422雷恩布汝克大道，我儿子昏迷了。

我给你接通EMT，请静候。

我聆听着，仿佛在一个电影里。德雅坐在地板上，抱着乔恩，他没有反应。我希望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活跃的行动仿佛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慢慢后退，瞪眼看着。德雅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她的指令都是针对玛瑞萨和911话务员的。

在大约两分钟内，救护车的呼啸就充满了我家附近，几秒后，EMT就充满了我们的厨房。我被吓坏了。

当他们用担架将乔恩抬走时，德雅看着我。她的眼神很像狼。乔恩吃了你的三明治么？

我当时非常不解。她为什么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当时可能摇头了。我很恐惧。他们换了。玛瑞萨说。

跟你爸爸在一起。德雅命令到，然后就跟着EMT跑出了厨房。

我啃着指甲，这是我最近开始的一个习惯，从厨房望着救护车，德雅坐在后部，渐渐消失在闪烁的车灯和刺耳的警笛嘶叫声，后来那声音也慢慢消失于沉寂。

玛瑞萨走过来拥抱我。我依然呆望着窗外。发生什么了？我问。乔恩...作了什么？

他只是病了，爸爸。他不会有事的。

我们可以去看他么？

现在不行。以后能。好么？我们去看电视吧？妈妈会马上给我们电话告诉我们最新进展的。

你确定？

来吧，爸爸。走吧。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看个电影。

玛瑞萨温柔的拉我来到起居室，帮助我坐在我最喜欢的那把椅子上。当屏幕亮起来，我因为那明亮而闭上了眼。我开始捉摸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将这些神秘片段拼在一起？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乔恩的病是我的责任。仿佛我导致了这个状况。

我突然如此疲惫。我的眼皮像沉重的门扉，终于合上了。

第七十八章肉饼

当我醒来时，房间里很黑暗。多媒体中心已经被关上了电源。只有一个微弱的屏幕指示灯，将很少几个光子辐射进入这个房间里—足够我看到自己的表盘。是六点。

我听到了德雅的声音。我挣扎着站起来，血流立刻流入我的腿部，我踉踉跄跄的向厨房走去。

德雅在压低声音，但是我几乎可以听懂她的全部表达。我靠在一个书架上，聆听着。

...他是儿童保护中心的人。

不，你能相信么？

我感觉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不，他不知道。他在睡觉。

带一个晚上的行装就足够了。

玛瑞萨。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的朋友没有一个可以帮忙监视他。

只有一个晚上。

妈妈，我得挂电话了。

我也爱你。

我会的。

你也是。

拜。

我进入时，厨房里的灯光异常明亮。

乔恩呢？

德雅看起来吃了一惊。他在医院，索尔。你不记得了？

他没事么？

他食物中毒了，就这样。我回来拿过夜的行李...我今晚去他房间陪他。医生只是因为小心才让他在那里观察一夜。他自己在那里会有些害怕。

你希望我也去么？

不...你就留下来陪玛瑞萨吧。明天是周六，乔恩明天早晨就会被允许出院了，可能11点左右。那时我们就会回来，我们会一起度个放松的周末...可能看些棒球，生壁炉。听起来如何？

我点头，我得眼睛依然在适应那光亮。

食物中毒？我说。

嗯哼。

我们--玛瑞萨和我为什么没有中毒？

你们俩的火鸡是另一包里的，德雅看着自己手机上的桌面说。

噢，我给你做了一些你最喜欢的肉饼，在冰箱里。玛瑞萨说只喝汤--她在试图保持体型。我跟她谈过了，那时你睡着了，我就没有叫醒你。所以，你饿了的话...就吃吧。如果你需要什么就给我电话，并照顾好玛瑞萨。她从厨房餐桌抓起一个提包，吻了我的脸颊。我去了。

拜...我说。告诉乔恩我爱他，可以么？

我到医院就给你电话，你可以自己告诉他。

我点头，勉强做出个微笑。

玛瑞萨在楼上她自己房间里，别忘了照看她。拜拜。

拜。我安静的说。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电子们打开的声音，然后德雅的车启动了。几秒后车库门又关闭，静寂再次回到了这房子。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是我上楼去看玛瑞萨。

我看入房间时，她在打手机。

...耶，我可以回头给你打么？

谢谢...拜。

她抬头用深褐色眼睛看着我。嘿，老爸，怎么了？

你还好么？

嗯。你跟妈妈谈了么？

她刚出门去医院了...

我知道。你饿么？

有些...

那我们吃饭。我去准备。

好的。

我们下楼来到厨房，开始准备我们的食物。我准备喝的，玛瑞萨用微波炉热饭菜。

刚一坐下，我立即感觉到有什么在捅我的肋骨下方。一看，什么都没有。过了一会儿又感觉到了，我立刻低头看去，还是什么都没看到。这时我感觉什么在拽我的裤子，这次我看向桌子底下，看到了手持棍子的伯翰。一根手指放在双唇上。我看着他——他几乎是透明的。我刚要说话，他就左右摇起头来，指着玛瑞萨的方向。

玛瑞萨正在从微波炉里取出肉饼。

我好像听到你的手机响，我说，我会将食物摆放在餐桌上...如果你希望我来搞。没关系，他们可以留言。

如果是乔恩或你妈妈打来的呢？

嗯，我想你是正确的...等下，我去看看是否他们。

她一离开，我就弯下腰来看向桌下。心跳得飞快。

别吃那些食物，伯翰低语道。

为什么？

里面掺了药。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正在进行药物治疗，你知道的，对吧？

我晚上吃一片，早晨吃一片——

那些只是糖丸，伯翰打断道。他们希望你感觉自己似乎拥有用药的控制权。他们一直在监视你，看看你是否真地在给自己用药。真正的药，他们则放进了你的食物里。

他们是谁？

你的医生和妻子。

我能听到玛瑞萨跑下楼梯的声音。

我...我不相信你。

你自己决定吧。我正试着帮你...找到你非常难...可能除了我没人...能做到。

随着每个词的说出，他越发消退成了透明态。玛瑞萨走进来时，我依然看着桌下。

你在找什么，老爸？

电话响了。

是妈妈，玛瑞萨坐在自己椅子上，倾身过去看了号码显示后宣布。

电话，厨房...嘿，妈妈。

是我，乔恩。

...嗯...我想我掉了个东西。

我发现你还没有将我们的文晚饭摆在桌上。

我以为我掉了个东西。

没关系。对了，我的手机，并没有响。我怀疑妈妈还没有到达那里。

她在椅子上坐下。你找到了么？

我慢慢站起来。什么？

你在找什么？

不，我想没有找到...

我突然明白了，伯翰说的是真的。乔恩就是因此而去医院了。我们交换了盘子。他吃了我那被下了药的食物而病了。我被我自己的妻子和医生蒙蔽了，得儿子在偿还那代价。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我最喜欢的食物，肉饼，在瞪着我，热气腾腾，那诱惑的香味直冲我等待的鼻孔。我口里满是口水，但是我看着它，苦着脸，将那盘子推开。

怎么了，你不饿？玛瑞萨问。

我想呆一会儿再吃。

那我给你一些我得汤，但是没有那么多。对不起。

不，我没事。我呆会儿再吃。

好的。

噢，嘿，乔恩。打开你的视频吧。我们想看看你满身仪器电线和管子的模样。

很好玩。老爸在么？

嗯，我们坐在厨房这里。快点，打开视频。

嘿，老爸。

嘿，乔恩。你怎么样？

我没事。我猜好多了。

我想你，我说。你妈说你明天就可以回家来了。

我想是的。

太好了。你回来我们可以玩游戏了。好么？

太棒了。

可能看些棒球... 所以尽快康复哦。好么？

没问题。

德雅？

嗯，索尔。

谢谢那肉饼。

不客气，她回答，稍显小声。

我会尽力。

妈妈在那里跟你在一起？我问。

对。

好。她陪你过夜？

我猜是的，但是我根本不害怕。

我也在那种地方呆过，我说。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就像在一个酒店里。

只是你全身都被插满管子，玛瑞萨补充。

闭嘴。乔恩说。

打开视频，我就闭嘴。

孩子们... 德雅在背景里。

你们已经决定用餐了么？德雅问。

我吃了，玛瑞萨回答，爸爸还不饿。

是肉饼耶，他会感觉不饿，那还有什么能够让他饿？德雅用调侃的口气说。你感觉好么，宝贝儿？

我没事，只是还没有饿。我一会儿就吃。

好的，我们这边就这么多了。你们那边还有什么别的要说？

乔恩，对不起。

为什么对不起？

因为你病了。对不起。那个三明治应该是我得。本来应该是我食物中毒。

没关系，老爸。

你原谅我了？

那不是你的错，老爸，但是，当然，我原谅你。

好的，感谢。我爱你。睡个好觉。乔恩。

你也是，老爸。

我呢？玛瑞萨插话。

一定在一点前入睡，好么？德雅的声音更加遥远，但是很清晰。

第七十九章掩埋

我找了两个小时才找到。起初我以为它们是咳嗽糖浆，但为什么要这么小心地把它们藏

在高厨房的橱柜里呢。然后我看到了我的名字。黑暗的琥珀色玻璃瓶，带着垂直的公制计量标准和复杂的反篡改盖子的电子编码，如果不打破瓶子，我就无法打开它们，但玻璃看起来很厚，可能一种牢不可破的合成物。

其中一瓶叫碳酸锂盐，另一瓶叫奥氮平口服剂，名字配得上周期表了。盖子是5毫克的剂量容器。根据环绕着瓶子的处方，我的剂量是开始时10毫克/每天，一个星期后逐渐增加到20毫克/每天。处方上的日期是六天前的了，这意味着我服用两种药物近40毫克/天。

它是液体的，这意味着德雅可能下在橙汁和食物里给我吃。我记得橙汁的味道怪怪的，现在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我感到不知所措，被我最好的朋友的欺骗，最关心我的一个人，也是那欺诈地把药物发送到我的血液里、希望化学的复合物会根除我奇怪的幻觉和天真幼稚的妄想的人。我的灵魂被用来交换我家人——特别是德雅的心境的平静了。然而，她花了一晚上在医院里照看我们被她下了毒的儿子，尽管是无意的，但她只需要叫我吃药，这事本来就不会发生。

我应该把它拿走吗？我有些怀疑，我没有拿另一瓶治疗心脏的药，我想她和好医生认定我不会愿意吃这种新的混合物。我 不是在吃糖衣药片吗？我想是吧。但也许我跳过了几次。我不记得了。

我只想到一件事，我找到了我的电话。

恰同医生。

那是在一个星期六晚上，已经很晚了，差不多九点的时候。电话响了五遍。我正想着你什么时候打来电话。你现在怎么样，所罗门？

不好。

哪里不好了？考安问道，声音突然关切起来。

我的…哦…德雅不太接受我的视象。总归来说…事情很复杂。

肯德尔医生告诉我你在看新的精神病医生。我想和那有关，哪里出了问题？

直到几分钟前我才知道...德雅不经我允许或让我知道就喂我一种混合的抗精神病药...我被下药好恢复正常。

你有证据吗？

是的。

你的医生也是同谋？

不是很肯定，但我想是的。

去他的...好吧，听着，我会在二十分钟后去到你那里。我们可以详谈一下，做一个计划——

还有更多的，我的儿子，乔现在在医院里，他吃了我的一些午餐食物，结果倒在了厨房的地板上...急救人员把他带走了，

他没事吧？

没事...

感谢上帝。你现在在哪里？

在家里。

跟德雅在一起？

她在医院陪乔。

你的女儿呢？

她在这里和我一起，在楼上她的房间里。

你想听听我的建议吗？

我需要一些东西，建议，希望，计划，无论你把它们称作什么。现在...我感到绝望。

坚持住，伙计，会没事的。抓起药物把它们扔掉，埋了它们，不管你怎么处理，确保它们消失了——

如果德雅知道怎么办—

现在别担心这个问题，只要确保这些药物都消失了，然后，你在听吗？所罗门？

是的。

冥想。

嗯？

你听我说。冥想。读瓦内莎给你的日记。读一些冥星说的话。无论什么你觉得能让你摆脱你沉重的状况，让头脑清明起来的东西。一旦你去到那里，就继续往里走。想象你在德雅的位置会怎么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所有的事。

好吧.....

你听懂了吗，所罗门？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想是的。

就这样做。然后给我回电话。

今晚？

嘿，今天是星期六晚上，我会延长三四个小时才睡觉。如果你按照我的指令去做，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好吧，考安...

嗯。

我需要听你亲口说。

什么？

就是我没有发疯。

电话稍稍停顿了一下。我听见他深吸了一口气，所罗门·透纳，你没有发疯，但是我理解为什么你周围的人会认为你是疯了，现在去工作吧。

沉思。

哼？

感激。

谢谢。

再见，所罗门。

再见。

我把我的电话塞进裤口袋里，抓起两只瓶子。它们每个约有四分之三满，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很重。我找到了一个塑胶袋，把它们装在里面，然后走出去到车库拿了一把铁锹。然后走到那棵树枯萎的确定地点，把袋子埋在他们把树挖出来时形成的同一个洞里，感觉它们很搭配。

由于地面很硬，挖的过程中我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注意到玛丽莎正从她卧室的窗户望出来，和什么人在通电话，她看着我，等我看到她，她立刻离开了窗户。

她在和谁说话？我看起来一定更疯狂了，但我埋掉袋子的愿望没有减小，就在我把它放在地上开始用冰冷的泥土盖住它时，我的电话响了。

是德雅。

第八十章瓶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从口袋里拿出电话时，时间正好是晚上9：11...我摒住呼吸，铃声让我完全清醒了。突然，我意识到有点冷，可惜离开房子时我没有穿外衣。

嗨，德雅。

你为什么跑到外面的后院挖东西？她的声音很严厉。

我的头更清醒了但我突然感到喉咙很干。我在埋东西。

什么东西？

两个瓶子。

长时间的停顿。

你在哪里？我问。

在医院。

你和乔在一起吗？

我是...我正走去等候室...希望如此，它没人。所罗门，怎么回事？

我刚告诉你了，我在后院埋瓶子。

为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的，索尔，什么瓶子？

它们是抗精神病药。你一直在我背后给我下的药。毒倒了乔并把他送进了医院的药。那些瓶子……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一声很大的呼气声充满了我的手机扬声器。所罗门，我筋疲力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和卡森医生谈过，他建议先用这种方法试试，看看你的反应怎样。我们觉得你不会同意服用它们。

我听到她的声音变软了，我知道她在流泪。

没事，我轻轻地说。没事。

不，这不好。都是因为我，乔现在在医院里。儿童保护服务中心已经跟医生和我谈过话了，他们担心乔的安全，还有玛丽莎也是。

这是什么意思？

在乔回家之前，他们想与我们见面…

就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下毒吗？那是一次意外！

他们明白的，德雅说道。这只是他们工作的方式，医生说这是他们的协议。医院必须向儿童保护中心报告任何关于中毒的事故，包括孩子在内。他们必须调查它。

她停顿了一下。所罗门，如果你拒绝服药，恐怕CPS可能需要把我们的孩子带走。

我的膝盖弯了下去。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请不要那样说。

在你埋了那些瓶子之前，想想后果。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你爱我吗？我问。

我爱你。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但我是出于爱才这样做。

欺骗怎么会是爱的行为？

哦，索尔，爱可以是任何东西。它是能成为任何东西的一样东西…

我知道她哭了，尽管她尽可能地小声，但我还是听见了。德雅，我可以原谅这种欺骗，但我不会继续服用这些药物。这不对。我没有疯。

是你的医生下的结论，说你有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而你知道他是专家。

专家也会出过错。

好吧，如果CPS（儿童保护中心）要求这个专家提供意见，你认为他们会相信谁的意见，是你还是卡森医生呢？

我不想再看卡森医生了。我还会继续看精神科医生，但只看恰同医生，我要你去见他，你可以和他谈我的情况。他有不同的看法。

那对我们与CPS的关系有何帮助？

他会担保我，他会告诉他们我没疯，不需要服用抗精神病药。

索尔，让我问你一件事…在过去的一周左右，你见过任何你能说是幻象的东西吗？你听见任何声音了吗？你有任何过你将拯救世界的幻觉吗？

我从未认为我将拯救世界。这是谎言！

好，好，但回答我的问题，有吗？

没有…

从昨天晚上开始，你已经有一整天没有服用药物了，我担心你又开始看见东西了，也许不是今晚或明天，但它会发生，然后呢？恰同医生会住在我们家里，用什么魔法唱词或祈祷让这些幻象消失吗？我不能让你在孩子们周围看见东西，他们会吓坏的。这对他们不公平。

让我问你一件事…如果我没有提过看到幻象的整件事，你会知道我有任何变化吗？

也许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孩子们会发现。纸包不住火。他们已经知道你正在看精神病医生，你变了。

我是变了，因为你一直给我服用的药物，我再也不会吃它们了，所以你需要慢慢适应那样。你会见恰同医生吗？

我几乎能看到她用手捋她长长的棕色头发。好吧，这正是我要做的。我们将尽快会见恰同医生，在他方便的时候，如果你想的话，我们将恢复他作为你的治疗师。我们会把整件事看做是与卡森医生有关的错误并请求CPS给我们另一个挽回的机会。但你必须确保恰同医生让我们回到这里，好吗？

他会…做的。

你认为他能在周一早上CPS的办公室与我们会面吗？

为什么？

他们想与我们谈话，如果他能加入我们的话，情况会很不同。

直到那时之前，乔都必须呆在医院里吗？

他们现在正在检查。

乔知道吗？

不知道…

我讨厌这样，我苦恼地说。

没人喜欢这样，索尔，甚至医生们也对整件事感到不满，我之前和CPS办案员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会谈，他看上去很通情达理。我唯一的问题是我提到过卡森医生，而他是整个过程里都在记笔记，所以如果我们周一突然带去了的是新的精神科医生，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好的说法。

好冷，我突然说道。我要进去了，你想要我今晚过来医院吗？我感到我的头很清醒…也许我可以跟乔解释这个情况。

睡个好觉，索尔。我会留下来陪乔的…我已经在这里了。他累了，我相信他很快会睡着了，也许明天…

你听起来也累了。在那里睡得着吗？

我怀疑，但没关系。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明天补睡…索尔？

什么？

如果你又开始看到东西了…魔鬼、上帝、怪物，不管你看到什么，你会告诉我吗？

你想要我这么做吗？

是的，…索尔？

什么？我打开后门，走进里面，感受到我们家庭房间的温暖。

星期四晚上朗里·考瑞打电话来，德雅试探地说。她想和你说话，但是你现在在睡觉，我问她是否有什么消息……

有吗？

她说她的丈夫心脏病去世了，她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的心如此疼痛，不得不强迫自己做深而有规律地呼吸。星期四…那是两天前。我得打电话给她。我得打电话给她。我的上帝，德雅，你应该让我接电话的。你必须信任我。你必须…信任我。行吗？你不应该对我隐瞒-

499

我知道。我搞砸了一切。对不起，索尔。她干巴巴的声音很小声，每一个字都带着沙哑。过去的这个月对我来说很吃力，我想我快承受不住了，就象有一种强大的磁铁在将我从你身边拉走一样，而我让它拉走我。我没有反抗它…而我本应该反抗的。原谅我，索尔。

我原谅你，但我需要给科林打电话。我明天早上再和你谈，好吗？

好吧。

晚安。

再见…

电话挂断了。我在椅子上坐下，纠结着是否应该给考瑞打电话…很晚了，几乎9：30了，但我必须告诉我已知道她和杰丽的损失

你还好吗？玛丽莎问道，将她的头伸进起居室。

我没事。我刚收到一些坏消息，一个朋友去世了。

玛丽莎走到我的椅子附近，什么话也没说伸出她的手臂。我站起来拥抱了她。这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所有的最好的感觉。

第八十一章坚强的一侧

我记得父亲告诉过我，一个坚强的人才能活下来。当然，儿时听这句话，你会疑惑，脆弱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又是谁在恰当地决定你是脆弱还是坚强？长大成人了，我记得几次经历，会让我看着自己，想象我属于天平的哪一侧：脆弱还是坚强。

长叹了一口气后，我选择了坚强。

因着某种纯粹的本能，我掏出了手机，听着铃声响起于纽约里斯本一个寂静房间里。

喂？

这是杰丽的声音…有那么一会儿我无法开口说话。

是你吗？她问道。

嘿，杰丽。是我。你还好吗？

我还好，但我很悲伤。你会来参加葬礼吗？

什么时候？

明天。

几点？

我不知道，外婆知道。

她还好吗？

她跟姨婆在一起。我觉得她不太好。

你觉得她能来接下电话吗？

我问问…我…我为你画了一幅画。

你吗？我很想看看它。

明天你来，我给你看。

我不确定是否能去，杰丽。我儿子在医院里，所以我必须留在这边。也许你可以给画照张照片，用电子邮件发给我。

出现一段长长的停顿。我能听到背景里说话声。

是透纳先生。杰丽压着声音喊道。

姨婆过来了，她长声道，接着声音变成了细细的耳语。你儿子没事的。别担心。我希望你明天能来...拜...

交接电话的声音充满了我的耳朵。

透纳先生，我是考瑞的妹妹，朱利亚。你是她朋友么？

是的。我是...我是得到她女儿心脏的人...

噢，天，她说，我去叫考瑞，等一下。

我等了将近一分钟，然后听到电话被人拿起来的声音。

喂？

考瑞？

是。

我是所罗门。

噢，嘿，所罗门，感谢你打来电话。

抱歉我打得太晚了--

没关系。目前一切都感觉很模糊不清，所以时间对于我真的已经不再一样了。

你怎么样？

有些失落。

我可以帮什么吗？

你明天能来么？

几点？

葬礼是一点，然后我们会回到这里共享一些甜点和咖啡...或类似的。即使你无法赶上葬礼，还是很希望你能来这里。

你确定？

自从拿到瓦内莎的信后，我读了上百次...她有她的理由。或许她看到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我offer依然stand。把她的视频发给我，我也会把她的信发给你。

我们即刻交换了邮箱地址。我告诉她我会尽最大努力明天去表示敬意，但是在没有跟我妻子商量前无法作任何承诺。我向她解释自己生活中目前发生了很多事，我也有些迷失。

她声音里有一种绝望感。我如感觉自己一样感觉到了她的这种情感。或许，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样的。

我按下了发送按钮，知道那视频已经走在去考瑞那里的途中。我祈祷自己做了正确的事。就是瓦内莎同意我这样做，而考瑞可以从这视频的得到些安宁。

从出生那刻起就存在着一个终结。这就是生命的奇怪悖论。我想要站在坚强的一侧，我想要活下去。我需要活下去。

第八十二章无穷大的心

我发出视频几分钟后，那封信就到达了。我犹豫了一会儿。没有封面文字，只是一个带有附件的空白邮件。我打开它，开始阅读。

亲爱的妈妈，

你一直是我生命中爱的一个稳定来源。当我挣扎着适应这个总是先我一步，疾变着形态的世界时，你总会让我明白，我的不同是有原因的。我不是在受惩罚；我是被祝福的。

你的声音是唯一曾对我说过这些话的声音。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可能会让你怀疑，你对我的信任是否放对了地方，但是，我是从一个受祝福的地方，写下这些文字的。

我想让杰丽跟那个接受我心脏的人生活在一起。

我知道你只有在真正相信我没有疯，才会按照我说的做，而我知道我已经通过这么多年，在你那里将这个相信的皮筋拉得很紧，有时接近拉断的地步。问题是，在这个世界里，理智健全和愚昧疯狂的界线，很少是清晰或明显的。这界线遭受着刻薄的评判，同样的评判也导致了像我这样的人处于静默或默默无闻中。

如果我内里存在着什么疯狂的话，那就是我所坚持和追求的那个东西，却是大部分人所认定的自身脆弱点：他们的心。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着心。我将它视为无穷大的心；将它视为于这个世界里连接起我们的能量生成器。身体分离着我们。心智分离着我们。历史分离着我们。空间和时间分离着我们。可这无穷大的心就是那连接起我们的东西。

一天，完全意外地，我揭开了遮蔽在无穷大之心上一挂长帘，从此之后，我就透过着这扇窗户看了出去。我看到的事情之一就是，一名男子将把杰丽塑造成她计划将成为的人；这名男子拥有着我的心脏。

我不相信救世主和弥赛亚，你也知道，而杰丽并非这类的人，但她将发明的某种东西，会彻底革新我们行星上基于灵魂的生命形态。这发明又属于服务于人类最高最深部分的工程。它不是一种琐碎的灵性。它不是新近的这种冥想趋势，也不是有着华丽等级制度的便利宗教信仰。它是我们所校准之物——我们将成为之物的核心。

这项工程的影响深远而广泛，而在其人类相关部分的顶点处，就是我的女儿，你的孙女。听起来不太可能，对吧？这个拥有了我的心的男子，会使得它成为可能。

他是谁呢？他对于我就跟对于你一样，是个陌生人。当他进入你的生命，你将能够判断我是头脑清楚的。所以求求你，妈妈，别急着判断，别为我的话扣上没有可能帽子。我是我所是的这个样子，部分正是因为你，即使在我的皮肤之下我显得如此不同，这种不同也只是因为那里就是我存在的地方——我存在于皮肤之下。

妈妈，我请求你，将杰丽，你宝贵的孙女，放手给一个我们都未见过的陌生人。这是我的愿望。唯一剩下的事就是，这会成为另外三个人的意愿：你、杰丽、和那个即将得到我的心的陌生人。我以这样的方式写下这封信，以便只有当我在死后跟这个接受了我心的人取得联系后，你才会读到它。如果你正读这些文字，正是因为他将它们带入了你的思考范畴，你可以非常地肯定，正是因为我——而非他——你才正在读着这封信。他只是我的信使。

你的态度会影响杰丽。请尽最大努力将你的态度只保持在心中不言明，这样，她的决定就能自由地做出，而不会受到你的、杰森的、甚至我希望成为她监护人的那个人的影响。另外，杰丽的生父不见了。别去找他或是以任何方式在其他方面接触他，因为这只会搅乱我的要求，可能杰丽会学着你去寻找。

或许在这件事情上，未必会像我所相信的那样发展。但如果你和杰森抗拒并决定反对我的要求——让杰丽由我的指定者收养，那么，我给我的律师留下了在法律层面推进的详细指令。这是我最不喜欢的选项，而我还是提到了它，以便你意识到我信念的坚定。这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我轻松从事的什么事。

妈妈，请理解我做出现在这样的事是因为我的视象。如果我错了，那么我们心跳的源头就是错的，而这是不可能的。我坚信不疑。请让我这最后的愿望成为现实吧。

我以我全部所是爱你。谢谢你将生命的诅咒变成了对我的祝福。因为你，所有这一切才变成了可能。

你

的女儿，

瓦

内莎

第八十三章细胞之战

或许，一种清澈而神秘的火焰就燃烧在每一颗心里，温暖着一间带有俯瞰人类完整天命的大窗户的房间。在那里，时间和空间的规模如此浩瀚，以至于变得不再真实，而消融进了它们所生自于的那个幻象里。

我读了两遍信。这是瓦内莎的愿景。我清晰地感觉到了，就像任何人对此类事情所能感觉的一样。不管怎样我都必须去一趟里斯本。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必须去见考瑞和杰丽。但我也感到留下来陪伴家人的责任，尤其是乔在医院里。

我用手指激活手机。恰同医生。

这一次，他在铃响第三下的时候接了电话。嗨，所罗门。事情变得可真快。让我感到惊讶。

事情不象我想的那样发展，但我还是取得了进展。

它从来不会象计划的那样进行... 但计划仍在进行当中... 我族人喜欢这么说。所以，有新消息吗？

德雅跟我和解了—

也许你本来就不需要看心理医生，考安咯咯笑着说。还有什么？

记得我心脏捐赠者的父母吗？

纽约州北部的那个，恩，顺便问一下，你的拜访怎样？

很好，但瓦内莎有个女儿...

事情复杂起来了... 父亲呢？

无处可寻，但那不是重点。我看到了瓦内莎的视象，她告诉了我关于留给她母亲的信的事，她还说她希望我收养杰丽。

哇塞... 你看到这个？

是的。

好吧... 那么现在情况如何？

更疯狂了。

真的？我收回我之前说的你不需要心理医生的话。

我会见了她的律师——

瓦内莎的？

是的。

为什么？

她在她雇佣的律师事务所里与创办人一起合作从事某些方面的工作，不知怎地让他赚了大钱，当他在六个月前去世之前，他留给了她一堆钱，而她在遗嘱里把它留给了我。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你所指的一堆钱大约是多少？

六百万美元。

不可能！

是真的，只是还有更多的真相。

现在你听上去开始有点象电视直播频道了。

考瑞——

瓦内莎的母亲？

是的，她丈夫星期四死于心脏病。

老兄，你生活中的一连串事件够让人心烦意乱的，考安说道。你肯定所有这些都是真实可信的，而不是药物引起的夸张？

这是我的生活。

嗨…好吧，我决定收回我的声明。你绝对需要一名心理医生。那么，你打算怎么做？

我大约半个小时前跟德雅谈过了；她同意我停止看卡森医生。

这对他来说太糟糕了，你已经给他制造了一个极好的个案分析。

你今晚喝酒了吗？我问。

泰，我们今晚喝酒了吗？

我听到背景中泰的声音道，如果那是我妈妈，回答是没有。如果是我爸，就说我们糟透了。

考安大笑起来，然后突然停下了。也许喝了点。来吧，放松点，今天是周六晚上。

额，我要你当我的心理医生对付儿童保护服务中心。我们在周一早上会面。你能来吗？

什么时间？

我会回复你的，我现在只知道在早上。

等等。泰，你还记得我周一早上有些什么安排吗？

你在九点和十点有预约。之后直到一点钟之前你都是空闲的。

你听到了吗？考安问道。

听到了。

我最早11:30有空。如果那可以的话就打电话告诉我。

好吧…如果不行呢？

我可以做一个电话会议。我可以在和病人会谈时离开十分钟。我肯定我能在十分钟内说服你们那些例行公事的CPS家伙，而另一方面，我的病人，可能就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了。

好吧，到时我再回复你，我说，但我想恢复你当我的心理医生，德雅同意了，我也希望你和德雅见一面。

…好吧。你想让我做什么？

告诉她我没有疯。

这事没那么简单，所罗门，我会与你俩会面，到时我们再看看情况怎样，但这个女人，就在几小时前用强烈的药物欺骗你，她不会因为我说你没有疯，就轻易改变她的想法的。

杰丽怎么样？你打算去那里做什么？考安问道。

考瑞把瓦内莎写的信发给了我。在我打电话给你之前，考安，我读了它两遍。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收养杰丽。而德雅反对这么做，但也许现在她会改变她的心意。

你得明白你和德雅，还有潜在的和孩子们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一切都很复杂…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得到的。

你说得对，考安低声说。你说考瑞的丈夫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星期四。

葬礼呢？

明天。

你被邀请了吗？

是的，我在给你打电话之前给她去了电话。她似乎对我收养杰丽的想法开始有点接受了，但我可能有些言过其实。她只是有点疲惫和困惑。

如果你要问的话，她在两个月内接连失去了她的女儿和丈夫。这着实有点令人难以承受。德雅会和你一起去吗？

参加葬礼？

是的。

我怀疑她不会去，我回答说。

德雅已经脱离了你旅程的轨道。你每采取一个单独的行动都会让你们彼此离得更远。我建议你让她陪你去。

那孩子们呢？我们有一个孩子在医院里…她从未离开……

是啊，也许你是对的，愚蠢的主意。没关系。

你觉得单独合乎情理吗？我问。

你感觉怎样？

我想去，但我同意我不能继续独自一人去，这只是增加了我和德雅之间的距离。

见机行事。至少你在考虑变数和后果。德雅在医院，对吗？

是的。

你可以打电话给她，跟她讨论一下备选方案。

我们上次谈话时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她可能睡着了。

在医院里吗？你曾经遭遇过这种事吗？

非常有趣。好吧，我给她打个电话。

所罗门？

是？

你办妥了吗，你明白我说的什么吗？

是的，埋了。

"好。还有一件事...杰丽存在某种我能与之调音的东西，她融入你的家庭的过程不会那么容易。她就像来自于一个不同的地方。"

"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意思？"

"不要过度解读，我依然在努力深入我所感觉到的与她的那种共鸣，不过她不是一般的人类。我知道，瓦内莎也不是，但杰丽可不是容易取悦的。它很古老...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它会吓到人们。如果我能像现在这么容易地感觉到她，她就已经开始采取某种行动了。"

"她是个美丽的孩子，无邪、和善、有礼貌。我觉得你错了。"

"也许吧...提到这个 只是因为这值得一提。"

"瓦内莎在信里说，杰丽就是发现那一切的人。"

"一切是指伟大入口？"

"是。"

"哇...有这个可能，不过着会使她成为终极标靶。你们两人在一起，将扮成德克萨斯那样大的标靶。你最好开始储存热量。"

我提醒自己他喝酒了，然后深呼吸来让自己淡定。"自从我们上次谈话后，发生了那么多事。你酒醒一些后，我会再跟你聊。"

"我或许错了...不过别低估我的感觉。我拥有这种能力一辈子了，叔叔从未往这些火上泼过冷水，所以我学会了相信它。好么？"

"我要给德雅打电话了。你跟泰勒夜晚快乐，不要开车。"

"最后一件事，你跑掉之前，杰丽并非发明者。这个工程并非任何人的发明。它是个有机体。它是鲜活的。它有着自身的智能。它不会仅仅因为某个人出现了，撑开眼皮，睁开眼睛，就变成了一项发明。它本身就是个实存体。而我们全是它的一部分。"

"好的，考安，我没有声称自己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瓦内莎所感觉的那些，或许只是语义上的知道，但是她写道，杰丽就是你说的那个撑开眼睛的人。"

"你必须去爱一个计划集合起来的方式。"

晚安，考安。

晚安，所罗门。

我关了电话，朝起居室四周看了看。房间很安静，墙上分散着黑白照片，一个只有很少几本书的橡树书柜和更多的照片俯视着书桌，桌上有一台显示器，它的屏幕保护程序是形状不断变换和扩散的柔和的光，就象是被风吹散的云一样。我看到乔的一双鞋子，在朝着院子的滑动玻璃门的旁边。这些都是真实的。这是我的生活。我真的想要收养杰丽来复杂化这一切吗？在大脑的偏远深处的某些地方，我能感觉到一阵头痛袭来。我揉揉脖子，站起身来，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感觉自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浑身载满了那些定义出我的战争伤痕——可能没有什么比胸口那条十七英寸的伤口更能够定义我的了。

我又坐了下来，将手抚在胸口，单纯地聆听。我能感觉到在层层皮肤、肌肉、肌腱和骨头之下，那轻柔的低语里就隐藏着赋予了我之所是的一切以生命的澎湃搏动。这颗心脏那源自陌生人联合世系的基因基质，对我而言是异域且无知的，对瓦内莎和考瑞则不是。可点亮我的东西却来自于一个——至少最初——受到我其余部分攻击的源头。我的细胞曾抗拒她的细胞，而现在，我不确定谁胜出了。

第八十四章其余的一切

一旦我打电话给德雅，就无法撤回了，如果我邀请她去和我一起去参加葬礼，这意味着她得在早上把乔接回家，即使那样我们可能也要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才去到朗力斯。真的值得这样做吗？如果我一个人去了，那意味着，无论我从这个经验里得到什么，都只是我自己的，而且潜在地加深了德雅和我之间的裂缝，

我启动我的手机。德雅。

它只响了一次。嗨，索尔，一切还好吗？

我刚和考瑞、然后是考安... 恰同医生通完电话…。 你现在可以说话吗？当然，等我一下。

我听见关门的声音，好了，说吧。

你在哪里？

在洗手间。

乔睡着了吗？

我想是的，但护士不断地进来，所以，他很难睡好。

你呢…你试过吗？

睡觉？

是啊。

我很累，但还不需要睡觉…至少在这里。

听着，考瑞邀请我参加明天一点钟的葬礼，我猜你没有兴趣参加，你会去吗？

我能见见你吗？

行，等等。我激活摄像机。

你为什么开一下灯，所罗门？你的脸很黑。

这可能是一件好事。我很长时间还没照镜子了。

德雅轻轻地笑了。你看起来很好。我只是想看看你。你看得见我坐在厕所这里吗？你肯定不会比我— 在医院浴室的样子更糟。

我猜乔是在单独的病房里？

是啊，只是在角落里。

好… 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索尔，如果CPS早上来释放他，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十一点后才到家。这岂不是我们要... 四点才到那里？

差不多。

那不是太晚了吗？

考瑞说只要我们去，晚点也没关系。

她期待的是我们，而不只是你吗？德雅问道。

她没有特别说。我只是觉得这可能是你评估事情的一个好机会。

你指的是杰丽，我明白你想要做什么，索尔，如果不是因为乔的情况，我可能会去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我无法去。

她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思考的表情。你还打算去吗？

如果我去，你会不高兴吗？

老实说…是的，但原因不象你以为I的那样。我想和恰同医生谈一下，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个CPS的失败事件，然后再一起决定下一步做什么。如果那包括了去里斯本

与杰丽会面，我们就那么做，好吗？她迅速地笑了笑，但她自己很清楚有点勉强。我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就这么办，我说。

谢谢，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

如果见过杰丽后，我不打算收养她，你能接受吗？

听到她这个问题，我在椅子上有点不安地挪动了一下。我不知道。让我们顺其自然吧，我无法在现在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就像你说的，让我们走一步算一步，我会发送鲜花给考瑞，并打电话给她解释我无法去的原因。下周晚些时候我会去她们那里一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

我停顿了一下，德雅仍然沉默着。你为什么不休息一个礼拜，德雅。

索尔，你知道我做不到。我不是在休病假。

你不再需要工作了…我们有钱。就休息一个礼拜，告诉他们你需要请假解决一些家庭问题。这是真的，不是吗？

我会考虑的，现在，我想解决CPS的这个麻烦，让乔回家，行吗？

对，好吧，你是对的。

你说你跟恰同医生谈过话？

他有点喝醉了…但还是有帮助的。他能参加CPS的会面。会面时间是什么时候？十点。

好，他到时得来参加会面。那行了吗？

我想不得不这样。

他在九点和十点都预约了客户，所以他说他会中间休息十分钟参加会面。他肯定他只需要十分钟就够了。

他们怎么知道是他而不是一些冒名顶替的人打来的电话？

我相信，他们会做一些认证工作的。

好吧。我明天会跟他们提这事的。

我明天也要来参加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参加，他们会不会觉得有些奇怪？

他们已经觉得这事奇怪了，但也许你是对的，如果你想来，我可以在八点钟来接你，然后我们可以在星巴克吃早餐，然后和乔在医院等他们。怎么样？

一言为定。我们带上玛丽莎吗？

不，让她睡觉。

好吧，到时再见，晚安，德雅。

我爱你…她轻声说道。

我也爱你。

我的头脑越来越清楚，感觉也好多了。我打电话给考瑞，告诉她我的情况，没有提到所有的细节，但是我想让她知道我的儿子在医院里，如果不是那样，我就会来的。我解释说本周晚些时候我会尽量抽时间过来，可能和我的妻子一起来，她似乎同意了，但是我感觉到一种隐隐的暗流，就象某人想和你分享一个秘密但却沉默不语时你感觉到的一样。

然后我问她是否收到那个视频，她收到了，但还没有机会去看，她需要正确的空间和时间，也许过几天，等葬礼结束后，她这么说。然后她问我是否看了信。我回答说：是的，不清楚该如何解释我的反应，但我知道她是明白的。

考瑞有些异样，她是宿命的，好象未来已经在这里了，尽管没有告诉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在我们谈话快结束时是一个长时间的、尴尬的停顿。有一会儿我以为她哭了。出什么事了，考瑞？

我听到她吸鼻子的声音，她的嗓音突然变得小声而谨慎起来，当我第一次听到杰森大声叫嚷时，我就知道什么事情不对劲，我不知道是心脏病发作，他从未有过心脏方面的问题。我还以为有什么事让他不高兴了…但是等到我来到谷仓，他抓着他的胸口，在地板上抖动着。我叫了9-1-1，告诉他们我们的地点……整段时间他都在剧烈的疼痛里，而我…则惊慌失措。

当我放下电话，他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泪水，我以前从未见过他哭…真的，也许有过一点点，但从来没有象那样的。我不断求他留下来，不停地对他说，他会没事的，但他只是看着我，象一个溺水的人。

他说，放手…于是我放开他的手，以为我的手抓得太紧了，伤了他，然后他又抓住我的手握着，一边摇头一边掉眼泪。他叫我让杰丽走。那些就是他说的最后的话。

看上去他不大可能对我说这话，因为当我把瓦内莎的信的内容，他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都反对它。他爱杰丽…但有什么东西变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但它一定是变了，所罗门。

她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我回味着她的话，尝试从她的角度去理解她。

也许在最后时刻他看见的东西改变了他的想法。

那能是什么？考瑞问道，她的声音略略提高了一些。

也许他见到了瓦内莎。我见到她了…当我和杰丽在野外的时候，我看到她了，你读过她的信，她说她会这么做的—

我可以说不，几乎没有什么是瓦内莎做不到的，但她不是圣人，所罗门。

只有圣人能做这些事情？

嗯，我一直是这样被教导的。

那么，你如何解释这事呢？

杰森明白他错了，并想确信我知道他的真实想法，而不是自私的那个，他真正的想法。他想让我知道这是他最后的遗言。因为他知道，我知道该知道的一切了。

一切？

就是他爱我。

她的话停留在我们之间那几乎不存在的抽象的空间

考瑞？

我在。

休息一下。下个礼拜我会尽力过来看你和杰丽的，可以吗？

好的，这很好。谢谢你的电话和聆听，所罗门，你太好了，这么耐心地听一个象我一样的老女人说话。

我听到她在电话里的笑声。

晚安。

晚安。

第八十五章脖子

我们带着咖啡喝糕点来到乔的病房，我们走进房间时，一名护士正在照看乔，她匆匆看了我们一眼说，你们两个有什么症状吗？

嗨，乔，我说着，把两杯咖啡放在梳妆台上。

嗨，爹地。

有什么问题吗？德雅问道。

他的体温上升了，抱怨肌肉疼痛。家里有人出现流感的症状吗？

德雅和我看着对方，不约而同地摇摇头。没有…

那么，护士说，再次转过身来看着乔。我们就监察他吧。

你认为这跟食物中毒有关吗？德雅问道。

护士向我们转过身，仔细打量着我。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留意的，可能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是流感，我们会好好照看他的。对吗？乔？

乔想笑笑，点了点头。

护士一离开床，德雅和我就冲到他的床边，德雅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他肯定在发烧。他的体温多少？

一百零二华氏度。

你最后一次检查他是什么时候？德雅问道。

四点钟的时候，护士说着，看着她的平板电脑，那时还是正常的。

乔，学校里有人得流感吗？

我不知道…也许有。

他能吃糕点吗？我转身问护士。

现在让他吃医院规定的饮食吧。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抱怨过肠胃的问题，但我觉得最好还是谨慎一点的好。

顺便说一下，我叫所罗门，是他父亲。

我是奥克利女士。日班护士，很高兴认识你。

谢谢你的照料，我说。

不客气。我会让你儿子和你独自呆着。医生大概会在…她瞥了一眼她的平板电脑，…大概三十分钟后过来。

奥克利女士转过身，迅速走了出去。我看着乔。他看上去象是病了。有点象得了流感。

" 这…这是刚得的？" 我问，转向德雅。

" 当我离开医院去接你时，他看起来还是好好的。乔，你什么时候开始感觉不好的？"

" 你离开的时候…我开始感到肌肉酸痛和有些头痛。"

" 他们给你吃了什么吗？"

乔摇了摇头。

德雅从床上站起来，看着我说 " 我要去和奥克利女士谈谈。我很快就回来的。" 我伸手摸了摸乔的额头。对他笑了笑。" 我想你。"

" 我也想你，爸爸。你感觉怎样？"

" 我很好，我离开医院好一阵子了... 我可不想它们。 "

乔笑了。

我感觉到头部一阵跳动。大概是昨夜的头痛又来了，但无论这是什么，它报复性地突然发生了，然后我听到了，娜姆的声音。

" 一旦你贴上了神经病的标签... 就永远是神经病了。 "

我转过头去，她正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架着二郎腿，指尖嘲弄地直指着我，就如同一个刽子手。

" 出什么事了，爸爸？ "

我转回向乔恩，挤出一丝微笑道。" 没什么，只是突然感觉到一阵头疼。 "

" 所罗门，所罗门，所罗门。你失掉了你的希望，现在，你正抓着你最后的稻草。你无法对抗我们。你知道这一点。我们在每个方面都远远高于你。无论你在棋盘上走什么子，我们都已经制定好了下一步游戏策略。投降吧！ "

我忽略掉她。我知道她正试图干什么。我不停地轻拍乔恩的额头。" 闭上双眼，乔恩。试着休息下吧。我会一直在这儿。 "

" 不，你不会一直在这儿， " 娜姆道。" 你会住在一个疯子农场，野人牧场，傻子老窝，愚人农庄，随你怎么叫它，你总归会以它为家。 "

我转身，瞪着她，但保持着沉默。

" 你不相信我？ " 我听到一阵轻微的沙沙声，回头一看，她站起身来，走到乔恩的床边。那看着这个。

娜姆向乔恩伸出手去，她的双手，抖动着向乔恩的脖子伸去。我坚持着不采取任何举动。咬紧了牙关，看着她慢慢逼近乔恩。

" 再有一点点... " 娜姆低声道。

当她的双手环锁住乔恩的脖子，我的脸颤抖起来。我什么都无法做。我不得不保持不动。我无法动弹。突然，乔恩睁开了双眼，里面满是恐惧。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表情。我试着抓住娜姆的手，拖离乔恩的脖子，可它们纹丝不动。整个房间突然跌入了慢动作。我能听到乔恩的尖叫，然后我被什么人拉倒在地上。毫无抵抗。依然能听到娜姆的声音，仿佛作为最后一次羞辱，她正将我拖进她的世界里。

" 希望你会喜欢你的新家，所罗门。这样去看待这件事吧，你的生活变得彻底简单了。你会有很多机会凝视那些白墙，你会跟很你一样的人待在一起，你会拥有专为你准备的膳食，最棒的是，你能跟那些真正明白，疯子就该被... 嗯... 被关起来的医生们交谈了。 "

我看着她抛了个飞吻给我，慢慢地消失进了空气中。我能听到德雅在抱着乔恩哭泣。我能感觉到一双强壮的手将我摁在地上。接下来，我感觉到肩头的一下刺痛，感觉着房间盘旋进了黑暗里。

我就让这一切这么发生了。

第八十六章有风景的房间

等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正坐在一辆好像是货车或卡车后面的地板上，我头昏得厉害，环境又是如此地陌生，我选择离开，于是重新闭上眼睛。

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看见头顶上的灯光。我被带到一个走廊。我再次不想与这个地方有任何关系，于是我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内在世界。

第三次睁开眼睛，我感觉到鼻子上的什么苦味。一下子眨巴着睁开了眼睛，看到一个房间，还有一个穿西装的男子坐在跟前。我从未见过他。他的脸刮得很干净，衣装整洁，我得说这是非常精致世故的外貌。他头发短齐，皮肤一看就是混血儿，不过显然是非裔美国人。

所罗门，感觉怎样？

很累…

我是福尔森医生，这是我的助理，温特斯先生。你在纽约的一家精神康复中心里，离你家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你妻子在你的医生的指导下，将你送来这里做一些疗养和康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点点头。

好。你想喝水吗？

我又点点头。

他递给我一杯水，我很渴，一口气喝了大半杯。

你将留下来我们在一起，由我们监督，我们会治好你，把你送回家的。我们的计划就是这样。听起来不错吧？

乔怎样了？

你的儿子很好。他还在医院里，他对你的药物有点过敏反应，卡森医生用的某种药。叫NMS，或神经阻滞剂恶性综合症。这是用来形容过敏的一大堆词，但这就是乔得的病，不是流感。

我看着他的样子一定很古怪。

我们在这里说真话，所罗门，我不会隐瞒任何事情，无论你能否理解，你可以放心，我会永远只说真话。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提问，但我只回答一次，所以你需要集中精神，那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

我瞥了眼温特斯先生，他看上去有些无趣。大个子，护士服，从头白到脚，足有六英尺半高。

我所在的这个办公室很大，而且是非常标准的办公室。几张塞满了文件夹的金属办公桌，几把黑色皮椅子，一张褐色沙发，两端各一个黄色小靠垫，另外还有些必要的书籍和医疗器具。唯一的窗户非常小，远眺着窗外的乡村树景。

我仰起头问，我在哪里？

精神康复中心，就在纽约州康沃尔的郊外，我们这里距离你家只有一小时的车程，你的家人想的话可以随时来拜访你。

我一定得留在这里吗？

目前是的。我们需要查明你看见这些幻觉的原因。

发生了什么事？

在医院里吗？

我做了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

所罗门，你的妻子发现你在医院的病床上想扼死你的儿子。

怎么会有人认为我想杀死自己的儿子？这些话让我冷到了骨头里。我用手捂住我的嘴，厕所在哪里…我感觉不太好。

福尔森医生和温特斯先生同时站起身，扶我走到他的办公室后面拐角处的一个小小的卫生间那里，我跪在那里呕吐，令人羞辱的经历的形式有很多，但至少对我来说，这绝对是年度羞辱里最有力的竞争者。

等我吐完了，我挣扎着回到指定给我的椅子，在温特斯先生的帮助坐了下来。

那不是我，我当时想救他，我用嘶哑的嗓音说道。

从谁那里救他？

娜姆！

娜姆是谁？

我不是很清楚。自从我离开医院，她就一直跑进我的世界里来威胁我。她就想让我发疯，这样我就无法完成我的使命……

福尔森医生向前倾着身子。你的使命是什么，所罗门？

我想了一下。我的使命，无论它指的是什么，都似乎显得很遥远——。我困惑它现在还跟我有什么相干。

可以再给些水我喝吗？我问。

我决定拖延时间，重新评估一下自己都说了些什么。也许我太坦率了，谈论娜姆是一个错误，这些人根本就不会相信。我喝光了水，把空玻璃杯递回给温特斯先生。

谢谢。

他勉强点了点头。

那么，你的使命是什么，所罗门？

我低下头来，注视着自己的双手。一条细细的塑料腕带装饰在我的右手腕上，上面充满了奇怪的编码。我穿着从未见过的衣服，灰色的宽松裤和T恤衫。我的衣服哪儿去了？

这个中心里的每个人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所罗门。我们这么做是确保不会有人因别人的穿着而感到烦恼。你是要告诉我你的任务的性质……

你穿着西装。

我是医生，我指的是每个病人，现在，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认为你的使命是什么呢？也许它是你的治疗里重要的一部分，能帮我们让你重新回到康复的道路上。好吧？

老实说，我的任务迄今为止都是与未来有关的，它与现在几乎没什么关系。

让我来做裁判吧。

我太累了，我指着他的沙发。我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会儿吗？

福尔森博士转向他的助理，你为什么不把所罗门带到他的新房间？他可以在那里休息。他站起来，低头微笑着看看我。休息一下，所罗门；我们稍后再谈。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挣扎着站起来，立刻感觉到温特斯先生强有力地抓住了我的上臂。我踉跄着地走向门口，还得感谢他的支撑。我们走过条空荡荡的长长走廊，进入了一个电梯。福尔松先生将我的腕带放到个扫描仪上，然后按下数字5。我们上行了两层。走出电梯，往右一转，我就看到了许多开着的房间门，里面的人们都穿得跟我一样。

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则看着外面。每个房间都有个带着金属细栅的窗户，通向着外面又限制着视野。我感觉福尔松先生不是个爱说话的人，所以我

也出于尊重而保持沉默，但是我也在试图理解自己这个新的周边环境，于是我明确的感觉到，我完了。当一个人感觉自己完了，就不会那么轻易的说话了。

当我们来到了我的房间，福尔松先生晃了晃安全卡打开门，引着我走了进去。

你的房间。你可以睡在那儿。他指着个单人床，床垫中央凹了下去，就像淡淡的微笑。

我看了看四下。看上去空空如也。闻起来枯燥乏味。没有图片，没有颜色，没有具有创造性的物件。我感觉到一种置身off-white的窒息感。

那边有个厕所，但仅仅只是厕所。淋浴器、肥皂、毛巾、和其他所有东西都在你左边走廊尽头的公用盥洗室里。我大约一个小时后回来，然后带你四处转转，做些介绍，诸如此类的事情。好吗？

他以那双无趣的眼睛俯视着我，看上去如此远隔。我点了点头，anything to be alone这总比孤独好。

他离开房间，回手上门。我马上试了试门把手。被锁上了。我是个精神病院里的囚徒。没有拥有任何私人物品。关在五楼的一个房间里，外面是一片树木繁茂的野地，看上去打理地很好，适合做高尔夫球场。我的窗户覆着一道铁丝网。我的床上铺着发黄的白色床单，还夹杂着泛酒红的琥珀色。我还拥有一个看上去是被许可的设备：电视机。

我蜷缩在自己的新床上。床板又硬又冷，薄薄的床单上有某种我无法说清，但让人不舒服的味道，我就知道。

要是能刨出后院里的抗神经病药，一口喝下去，该多好，这样我就不会一头冲进这召唤我的疯狂中了。诚实地讲，这可能是平生唯一一次，我想到了自杀。

第八十七章揭露

几天过去了，我在适应这个自己新命运里的其他居民和这个被称为四通梅森康复中心的地方。根据我的新朋友们给我的信息，这是个一流的有名的设施。大苹果地区最好的疯子都来这里，其中一个这样告诉我。

我知道了一些名字，但是说真的，我并不介意那些名字。目前认识他们的面孔就足够了。这天是个周四，我在等待德雅的初次探视。我用了整个上午计划着我该跟她说什么，但是我会几分钟后就忘记，这让我很生气。

不再有视象环绕着我，虽然我知道，我的很多疯子同伴都具备全息的高科技视觉接收特权。我们还需要电视干什么？

我基本上不跟别人交往。我找到了一个有着真正书籍的图书馆，我借了一本宝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读过第五页。我睡觉很多。我没有真正的时间表。福尔松医生会参加我跟德雅的会见，所以我不会跟她有私会的机会，那是个给我压力的现实，我指如果我集中思考这件事。

温特斯先生希望我每天上午都剃须，但是我强烈拒绝，但是那种拒绝也只局限于一个人拒绝一个手脚是自己两倍大小的对手的力度。我感觉自己是个被社会抛弃的人。我看起来可能也很像一个脱离主流的人。我开始蓄留三天长的胡须，它看起来呈现顽固的灰色，不像我头上的发色。

周四上午，我在公共盥洗室，我在观察自己的胡须，因为那灰色而兴趣盎然。当我看着镜子，我开始研究自己的影像。我模糊的记起，自己作为一个少年时看着自己镜像的体验—那是否一个梦境？我仔细观看着。

我看你啊，我说。你是个空空的载具。无论灵魂在你内里演绎过什么...都消失了。我举起手，砸在了镜子上，于是我在恐惧中听到了哗啦一声响。我极度紧张。我是个有暴力倾向的人么？我知道我被定义成是个疯子，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过暴力倾向，但是却有很多可以证明反面的证据。我正在看着这个证据。

我尽可能假装正常的离开那个盥洗室。这就是在一个疯人院里最好的角度；你的同伴们从来不对你的行为给与太多的关注。他们都有着各自自己的世界在占据他们。他们都是最糟糕的证人。

我用那个上午的声誉时间看电视。我只被允许看三个台。没有新闻台，只有教育节目。

午饭时间前后，我听到尖锐的敲门声，温特斯医生以他那标签性的沉默人格出现了。准备好了？

我跟着他一言不发的来到了福尔松医生的办公室。如果你对于我的用药有所担心，我也是。我知道自己一直在服用药片，也在喝某种味道极度怪异的液体药剂，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它们的名称。那不重要。我没有任何话语权。

福尔松医生坐在他的椅子上，德雅在我进来时看着窗外。她回头看我，因为我的样子而吃惊。不一会儿她就开始哭泣。我看着她，从来没有感觉过如此的孤独。她靠近我，故意的，像一个尝试低头看入一个蒸汽喷气口。索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的第一个提问跳了出来。乔恩...乔恩...怎么样了？

她低头。好多了...他回家了。他没事。

福尔松医生清了清嗓子。我们为何不都坐下，放松，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一些咱们的计划了。他膝盖上拿着个记录本，手里拿着笔。

做好姿态将自己的洞见留在那廉价的白纸上。他穿着灰色西服套装，所以我俩在颜色上怪异的雷同着。

温特斯先生，你可以去做别的事了，我们在这里没事的。

那个雪峰般的男人转身走开了，随手带上了门。

德雅依然凝视着我。我们的目光相交于一种怪异的既熟悉又迷惑的拥抱中。她从书桌上抓起一个盒子，坐在福尔松医生给她拉出来的椅子上。她将那盒子放在脚边。这是一些我带给你的东西。主要是读物和一些你的摄影作品...

泪水哗哗地从她眼中流下。我希望自己也能哭。可我内在已经死了。这种冷漠中存在着一一种奇怪的均衡和平静，不会受外或内的影响，因为这面具如此沉重，没有光能照透。这就是黑洞式的人格。

感激，我安静的说。

所罗门，你为何不坐在这里？福尔松医生说。

我感觉像个在一个斥责自己的校长面前的孩子，而我妈妈在此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们先在已件事上取得一致吧，就是让我们这次会见的预期保持简洁和面对现实，他开口。我们不要期待任何突破或和解。我们不需要感觉到必须宽恕或将以往的纠葛一笔购销的压力。那些事需要时间来发酵其真实含义。我们同意么？

德雅从来没有将目光离开过我，我也盯着她。我看到她点头，我感觉自己的头也在作同一个动作。

好。

福尔松医生转向他右侧。德雅，我们有个很久保持的传统定义说，探视者，今天就是你，需要先开口。你有什么想说的么？

索尔，为什么？

那不是我干的，德雅。

我看到你了。

那是娜姆，我当时试图阻止她。你知道我永远不会伤害我们的孩子——

我知道，但是我看到你干了。

我用手梳拢头发。我怎么说才能让你理解我的世界？我一直被一些存在体折磨，他们不希望我完成我来这里需要完成的使命。

那又是什么呢，索尔？救赎人类，让人们从对自己灵魂的无知里解脱？你就是个新预言家？是那样么？

我看到了...我嘟囔。

什么？福尔松医生问。你具体看到了什么？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因为像个妄想的孩子一样坐在他们面前而感到羞辱。我被带到了未来——

大点声，所罗门，我听不见你的话。

那有关系么？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我疯了。就这样。现在又要怎样？

德雅开始低泣，于是我希望自己能跑回过去的一个时间点，将所有者一切关于我这个虚无缥缈的使命带来的冲突性经历都抹消。消除所有那些我被定义要做的事，或要成为的人。我希望被忘记。我本来应该接受娜姆第一次给我的那个帮助。我当时如此愚蠢，居然认为自己可以胜出。

请不要那么消极的定义我们对于你的理解力，所罗门。我们是你的帮手。我们希望理解你。我们希望你告诉我们你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们，可能我们能够找到办法帮助你。你明白么？

我看着福尔松医生的眼睛。没有任何你能够做的。我的任务失败了。相信我。

没那事，福尔松医生勉强的说。引起多重人格失调的原因是未知的。这在我的专业领域里，是个未解之谜。我们可以观察它，我们可以减轻其症状，我们可以用纸将所有那些出现的麻烦包起来，希望那些纸能够撑住，不过这病对于我们依然是个神秘的谜。

你们两个需要知道，我已经这样治疗了三十年了。我看到很多奇迹般的康复。康复会发生，并且经常发生在向你这样的案例中，所罗门，他们都声称他们是失败的案例，祈求我们不再坚持治疗他们。我不会那样的！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尝试。是为了努力。去看透是什么最底层的原因让你混乱，并且我不会介意你的中立状态，你的怀疑，或你那关于你是个失败案例的假设，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可能在一个瞬间奇迹般的发生根本转换。

他深呼吸一次，将笔放在离膝盖上的记录本上，透过他那老花镜的贝纹镜框看着我。现在，如果你不介意，告诉我们你的经历。

这是我第一次看出他的人性，他不再是那个机械的修复些破碎的，被定义成疯狂表象的人。我开始打开心扉。

我告诉他们我的使命，尽自己最大可能，以一种可以理解的聚合性的角度描述那使命，不过有时还是会混乱。我在描述中，有几个瞬间，看到德雅以一种迷惘的

表情看着我。我告诉他们我跟叔叔，昆腾萨穆（量子之和），珍妮丝，魔鬼-上帝，和其他一切的经历。甚至提到坎透。福尔松医生一直记录着，偶尔问我一个问题，但是主要是让我说。

那是个很长的会见，但是只有一个经历我没有说出来，那就是那晚，我跟娜姆在通往昆腾萨穆（量子之和）的路上的出轨行为。因为我在一个疯人院，我知道被药物毒害到了一种未知的程度，将我所保持的所有秘密都倾倒了出来，我知道不会再有一个比此刻更好的时机，来解释这个所有轻率行为里最卑鄙的一个：我曾经跟试图杀害我儿子的生命体做爱。

当这个念头出现，我停止了讲话。福尔松医生看着我，停止了记录。

有什么不妥的事，所罗门？

我可以感觉到它从我内部涌上来。我可以感觉到那个并不情愿的发自我内脏的冲动在升起，来到我的胸口，扩展在我的脸上，然后以一个巨大的爆发从我头部出去。我用自己那双，看到了太多不该看到的各种世界里的形态的双目，看着德雅。

这些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接受她的提议，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那样我本来可以重新成为我自己。

还有时间，索尔，德雅说。

不，你不懂，我断断续续的说。所有这些我讲给你的事物，对于我而言，都是真的。这些事以一种...可以触及的方式发生着。这些不是梦境...不是那种你可以醒来...他们就可以在几个小时后消失的梦境。这些是并行时空的视象。娜姆存在...于某些时空...她是真实的，而我跟她做过爱...

德雅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福尔松医生。福尔松医生轻轻抬起手，仿佛在给我们两发出一个保持冷静的信号。让我们深呼吸一下再继续。所罗门，这些年，我曾经跟上百的患者工作过，你是第一个如此快速的，以如此精彩表达来打开心扉的人，我希望对此表示感激。这是个很好的征兆，而你应该被赞扬。

这个解密，就是你刚刚讲的，看起来就是你病态的核心。你讲出这些看起来很难，所以这个解密在这里是被欢迎的，无论当你讲出来时，还是德雅听起来会有多痛苦。往往就是这些承认，会最有作用。

他转向德雅。当你聆听这些，你的话将会表达你的感觉，不过你依然对所罗门告诉我们这些的勇气表示感激么？

德雅偷偷瞟了福尔松医生一眼。她的眼睛红肿，但是已经没有剩余的泪水落下来。他以一种毫无希望的表情看着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这一切，索尔。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感觉自己需要被想象中的存在体折磨。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认为我能够相信这些...这个神话...这些神话。他们在你周围发生着，上帝们和魔鬼们，圣人们和天使们，跳大神和...和一个住在没有知道之处的女巫师。

因为一些奇特的命运，你得到了一个精神不稳定女子的心脏。感激你给了你这个活下去的机会，但是我认为她在以某种方式传染你...正如她在视频里提到的，而我不知道这怎么会有可能发生。

也许这一切都有缘由，而这些会在一个月或一年后，会对我们解密而变得非常显而易见，但是目前...我极度混乱，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神经是否正常。

我需要保持强大，照顾孩子们。我会辞掉工作，这样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这一切。我已经通知他们了。我妈妈将会在得到签证后就立刻过来，她可以帮我。但是我需要你尽快康复。我需要你... 索尔，我们都需要你。

我盯着那个放在德雅脚下合成地板等待着的纸盒。它里面装着跟我从前生活关联的线索。我听这她的声音。那是我十五年前疯狂爱上的同一个声音，但是现在在说出奇怪的话，同时这语调里有这无法理解的恐惧感——那种我带来的恐惧。一种沉重感填满了我，无限静寂而确实。它向沉重的铅作的大氅般包裹着我。我保持静止，安静，等待着一些声音，词语，感觉——一些可以将我带入讲话模式的契机，但是我没有找到。

所罗门？福尔松医生的声音充满了房间。你有想要说的么？

我继续盯着那个盒子，然后我感觉到了些什么。它很小，几乎小到让人注意不到。那是个声音。是的，那是个声音。一个孩子的声音，我想——可能是我的。这个声音属于以声音无法分别男女的年纪。这声音，没有跟任何面孔或名字配合，在我内在产生了。它开始打开我的嘴。它开始说话。

我很害怕。我不是你们认为的那个人。我与众不同... 我已经变了。我是一种语言竭尽全力都无法描述的存在。我是一种跟你或你都不同的存在。我不是你们的同类。我不是你们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我就是我。我很害怕，但是我是我。

德雅抬起手放在嘴上，开始颤抖哭泣。她只看了我一下。我感觉她的双眼打开了一个瞬间，就是当人们透过话语，服装，面孔，和身体语言，看到底下内在时的目光。当他们看到一些比身体广阔，感觉到与之相连接时的那种目光。

德雅从她椅子上站起来，走过来拥抱我，很不舒适的弯着腰。那很不自然，但那是她第一次伸向我。她直起身，退后一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衷心的讲话。

我用微笑回答她，而我内在的声音退回到那个古老地方的尖顶宫殿。

我看我们可以在这里结束了，在这个好效果的瞬间。福尔松医生说，他也站了起来。他走到门口打开门，我听到他跟秘书说了些，关于叫温特斯先生来的话。

我看着德雅等待的目光。她弯腰拿起那个盒子，递给我。这是你的。我会带来更多。

我何时能再见到你？我问。

周六。我周六会来。

你是否收到任何来自恰同医生的消息？

她的表情暗淡了一下。他在你的手机和咱们家电话上，各留过一个信息。肯德尔医生打来电话也说曾经接到他的电话。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所以我没有尝试。

求求你，是否可以告诉他我在这里？

我会的...

福尔松医生回来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来访，德雅。这是我已忘见证过的最好的会见治疗。我对你们两都抱有很大希望。周六，你们可以单独见见了，做计划吧，好吗？

我们都点头。温特斯先生的临在充满了那房间，我可以听到他巨大的脚步声砸在地板上。我站起来，类似机械的拥抱了德雅，然后退后，看着她那种像孩子刚刚告诉了妈妈一个坏消息之后的表情。

当我拿着自己的盒子，后退着走过房门，福尔松医生和温特斯先生跟在我背后。我用口形说出几个字：对不起。然后就在她有机会可以说什么或作什么之前，转身走出去了。温特斯先生，像个大象的影子，跟随着我。

第八十八章 内希

一阵骚动声惊醒了我。我在傍晚太阳开始下山时就入睡了——它一定要拉着我一起。但现在，我能听到走廊的人声，他们在费劲地移动着什么，我半梦半醒地走了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我看到两个EMT，搬着沉重的包，离开了楼道对面的房间。我来第一天就见过对面房间的她。她一直卧床不起。看上去不太好——我是指健康方面——所以我算计着应该保持距离，也是这么做的。

我听到一个EM在走开时抱怨道："她应该在医院，而不是精神病收容所。"当电梯吞噬了他们后，走廊安静下来。我拖着黑色拖鞋，横穿过走廊，将虚着的门推开了些，朝里面望去。

我平常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很少冒失地走进邻居的院子，或是寻求任何方式的社交，尤其这里又都是些讨厌的家伙，可是什么却在呼唤着我，不过一直到那天为止，我都不知道召唤我的是什么。

"嘿。"一个声音传出自房间的黑暗中——房间窗户被自制的遮阳物盖着。

"嗨，我是——"

"我知道你是谁。"

"真的？那应该你来告诉我。"

一阵轻声的笑从床上传来。在昏暗的光线下，我能大致地看到她，一个暗暗的身影躺在床上。

"你的名字叫什么，对吧？"

"对...如果我打扰了你，我可以走..."

"不，事实上我喜欢你留下来。"

她咳了一会儿，然后艰难地吞咽着口水。"他们说你是那个人，你是吗？"

"我不知道...我之前是个教师。"

"不，不是那个。他们说站在这里的你就是干那事的人，你是吗？"

"你的名字叫什么？"我避开她的问题，问道。

"他们告诉我，你来这里是为了救我。现在，你要怎样做到呢？"

我环视着房间。非常确定房间是空的。"他们是谁？"

"啊，你无法看到他们吗？"她带着惊讶的语气说道。然后出现了长长的停顿。"所罗门，我在地球上不会待太久了，但我一直想见到你，或是像你一样的人。"

"我不确定你认为我是谁，可我不是疗愈者。"

"不，我不需要疗愈者——根本不搭边，再说...考虑到这11年的居留经验，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地想要留在这里。进来吧，你可以坐这里。"

我的眼睛这时已适应了房间里的昏暗光线，可以看到她床边一把椅子的模糊轮廓。我坐下身来，听到椅子因我的体重下咯吱作响。

"我叫桑德拉。我曾经是个音乐家。演奏大提琴、小提琴、钢琴、竖琴，和我的手能触碰到的几乎任何乐器。我不喜欢管乐器，但运用双手，我非常擅长。抱歉，

看我这自我暗示般的口气... 弗洛伊德听到了一定翻白眼的。" 她无力地咯咯笑道，又开始咳起来。

" 我可以去拿些水给你吗？ "

" 那太妙了。 "

" 马上回来。 "

我快速穿过走廊来到盥洗室，抓起一只塑料杯，盛满水，折回来，非常小心地递给了她，因为光线实在太暗了。她像很久没喝过水似乎大口喝起来。我开始怀疑是否有人在照顾她。

" 你有什么家人吗？她递回杯子时， " 我问道。

" 每个人都有个家，所罗门。甚至是我。问题是，我的家庭是否我这么个女儿，而在从这个角度看，答案就不太清楚了。你看，我是个牧师的女儿。我被相信圣经和圣言的亲人们抚养大的... 然后我走上了同一条路。只要没人能够理解你，任舌头自己说话就没有问题。可我开始任舌头自己说话，而且我的话语是可被感知理解的。我敢说，它们是美丽的，这可没有任何真正的自大，我远远超越了那个。不过我的话语有个问题，它们不是宗教性的... 事实上，该死的是它们是反宗教的。 "

" 我的亲人们在我十四时将我踢出了家门。不是字母意思，他们只是将我放在一个寄宿学校，而那儿就成了我的新家。每个夏天，我都跟我的音乐老师一起生活。他将我作为自己的宠物。不管怎么样，这就是我学习演奏的经历。我很有才能... 他是这么告诉我的，我开始了街头艺术家的生活，但是各个世界间的分隔变得越来越薄，一天晚上，在跟一些朋友吸某种时髦毒品时，我来到了那个我只能称为家的地方。 "

" 这是我第一次完全地剥去了累计在我整个人上的所有东西。那就像是个宇宙淋浴，你感觉到，年复一年地被吸入你身上的每一颗黑色原子就这么简单地蜕去了，被冲刷进了某种巨大的下水道，它们在那里的某个依然居住着低等野蛮生命的宇宙死水坑里，被再循环利用。 "

" 总之，那之后我一直在吃这种毒品。我想要体验到那个世界的更多东西。我想感觉那种扩展感，然后我开始看到一些东西。我的朋友们开始避开我... 好吧，有一个例外，不过现在他也离开了。 "

" 我经历过这些。我了解那种不被理解的感觉。有一次我梦见我会成为一个心理医生，用音乐疗愈。我试过，但是药物很难让我拒绝它们... 于是我就落到了这里。 "

她停顿了一会儿，我能听到她的嘴在动，但如果她是在说什么，就不可能听见了。" 你不知道你是谁，是吗？ "

她笑了起来，又开始咳嗽。" 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当它来自一个确诊为疯子的人？啊？ "

我在椅子上扭动了几下。

" 我没有让你不舒服的意思。自从停止演奏乐器，我将对话作为我的音乐。 "

" 怎么？ "

" 我不知道，话语有一种韵律，你知道，它们会在你说话那个人的心智里四下乱蹦并创造出种种形状。对方又创造出一种形状送回给你，很快这就出现了一种音乐的流动。你从来没有听说？ "

" 恐怕没有。 "

" 我猜，不常见，但如果你知道如何去做，就会很好玩。 "

" 你病了吗，桑德拉？ "

" 你指肉体上，对吗？ "

我露出微笑，尽管我知道她无法看到我的脸。" 是的，肉体上。 "

" 我还有大约一周时间。无论如何，这就是他们告诉我的。所以我必须将自己所有的负债者整理好。 "

" 什么负债者？ "

" 该死，我希望有根烟。你不抽烟，对吧？ "

" 不抽。 "

" 没想到。结婚了？ "

" 是。 "

" 好人总是... " 她叹着气，但是很轻微。

" 有孩子？ "

" 两个。 "

" 宝贝儿... 好吧，既然想要个丈夫和孩子已经太迟了，这些负债者不得不等待另外一世了。我的负债者必须处理宽恕的问题。我必须宽恕我的家人。 "

" 你的亲人们在哪儿？ "

" 诚实地讲，我不知道。真希望自己知道... 所以说，这将是一种单向的宽恕，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但那些引导者，祝福他们的心，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会确保起发生。 "

桑德拉停顿了下，然后无声地冲自己笑着。" 他们的确很喜欢你，所以那猜那意味着我也喜欢你。 "

" 桑德拉，你是因什么而濒临死亡？ "

" 跟每个人一样... 生命。好吧，我生命的一些混乱不是每个人都会遭遇，但毒品上瘾和神经分裂症的确是可怕的坏伙伴。没有人告诉我这些。这2个看上去就像我这一生里的便道。结果，这个便道却是个错误。 "

" 你有兄弟姐妹吗？ "

" 有，他们比我小，我并没有机会真正了解他们。我做街头艺术家时听说，其中有一个还数落过我—他历尽艰辛寻找我，可当他见到我... 正好我处于坏日子。我时常会有些坏日子。总而言之，事情没按预期的方向发展。那发生在大约... 十二年前吧。 "

" 你多大了？ "

" 二十九... "

" 如此年轻... "

" 是，我曾经在格林威治村一个叫玫瑰转角的酒吧演奏过钢琴。一个好地方。老板听到我在他餐厅外的街上演奏小提琴，就邀请我进去。我看到了他的钢琴，告诉他我第一乐器就是钢琴，于是他就让我演奏。我定期去那儿，他会在餐厅关门期间，让我弹奏钢琴，我就转向更高阶的音乐，任其流淌。 "

" 你演奏的是什么类型的音乐？ "

" 更高阶的音乐是我的叫法。事实上没有这种类型。它就这么源源而来，流出我的双手。记住，你正在跟一个八岁时就任舌头自己说话的家伙谈话。乐器只是另条舌头罢了。 "

" 谁是你的引导者们？ "

" 你想要名字、描绘、姿态、还是角色... 你想知道什么方面？ "

" 你make 听上去他们好像认识我。他们怎么会认识我？ "

" 所罗门，你在这里，是因为那个首席讨厌鬼不想让你四处转悠。你吓坏他们了。我的引导者们称你为灵魂阅读者，我认为那完全是跟你的使命有关。等等... "

桑德拉的左臂举了起来，砰地一声拍在胸口上。" 他们想让你知道，勒希将会有所帮忙，如果这话对你有任何意义的话。 "

我突然有了种怪异的感觉，那种因为感知到某种不可见但极其有力之物的临在性从面前经过时，全身发麻的感觉。

" 晚饭将在十分钟内开始供应，请到自助餐厅用餐。 " 单调的广播洪亮地回响在桑德拉的房间里。

" 好了，你需要去拨拉些吃的了。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所罗门。那些EMT离开后，仅仅你出现在这里，就真地帮到我了。感谢。 "

" 我什么也没有做... 不过不客气。我再停留会儿。他们给你拿吃的来吗？ "

" 噢，是的，我跟你们同时开饭，他们将吃的拿到我房间来... 你知道，房间服务就像昂贵的酒店，只是食物吃起来像粪便。 "

我笑了起来，注意到这是一周内的第一次。" 我晚饭后再来。 "

" 所罗门，你不需要照顾我，或是做什么。今晚我可能很早就睡觉了。他们在晚饭后会给我注射非常之美妙的药物。我怀疑自己在那之后还能醒着多久。 "

" 那我明天早晨来看你。 "

" 所罗门，有没有可能，来看我时，你手上再拿着些烟？ "

" 我会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 "

" 谢谢，我只是需要在戒烟前美美地抽一口。 "

" 晚安，桑德拉。 "

" 你也是。 "

我站起身，走回自己房间，坐下来，打开发现频道。二十九，正在精神病院里死去。晚饭无法让我提起兴趣。我失去了食欲。

无论桑德拉的指导者是谁，他们拥有着一一些真正的洞见，因为除了杰森和考瑞，没人知道内希，这是杰森对瓦内莎和杰丽的昵称。奇怪的偶发事件在疯人院里非常的寻常。

第八十九章 电话

我盯着那个放在我书桌上的盒子。我从跟德雅见面会来，就很想打开它，但是我太紧张了，于是那个盒子从此就没有被碰过。我知道SRC职员一定已经搜查过它，以免任何类型的绳索，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任何跟我旧生命有关联的东西，都会污染我的新生命。所以我没有检查过它。

我听到了一声尖锐的敲门声，然后看到它被塞缪尔（译注：旧译撒母耳，希伯来先知）先生打开了，他是我们的夜班助理，他用不友好的目光看着我，因为对他而言将我限定在房间里是他的责任之一。你有个探视者——一个恰同医生来了。

来访者，他们这样给我解释的，就是只能被允许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来访，从周三到周日，除非他们是你的主治医生，或紧急情况。SRC是个私人设施，所以他们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

技术上，考安不是我的医生，但是他一定找到办法说服他们放他进来了。

我跟着塞缪尔先生来到考安等待着的图书馆，然后进入一个考安正在里面来回走动的里屋会议室。

感谢你来看我，我说着拥抱了考安。

他巨大的身型看上去就像避难所。

你好吗？他抚着我的双肩，凝视进我的眼睛，问道。他的凝视是搜索性的且强有力的，我不得不转脸躲开。

我还好...我觉得我还好。

考安转向塞缪尔先生。你能给我们些私人空间吗，感谢？

塞缪尔先生撤身退出了我们所在的房间，就在会议室外假装看着书。图书馆已经关闭了，从会议室的玻璃窗看去，几乎是全黑的，而塞缪尔先生让自己在玻璃窗前始终保持可见。他竹竿身材，穿着一身典型的白色护士服和一双网球鞋。头发是金褐色的，有着与众不同的口音，不过我无法说清楚有什么不同。

你怎么进来的？我耳语。

很好玩，我正要问你同一个问题。考安调侃的笑着说。

感激你来，我猜是德雅告诉你的。

他点头。当你关于CPS会议没有给我回电话，我就知道有什么不妥了，我尝试了各种自己知道的方式在试图跟你联系。

阿泰也来了，但是他在车里。他让我偷偷带来这个。他瞥了一眼背后，看见塞缪尔先生在低头看一个书架，就给我了一包曲奇。将这些放进你的裤袋里。他耳语。

替我谢谢阿泰。我说。

我会的，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我们书桌旁坐下，背对着窗户。

我解释了将我送到SRC的导火索事件。考安懂我。我还告诉他我跟伯翰在火车上的会见。考安带着巨大的关切聆听着。这是他的最好的品质之一，他真地在聆听。那不是局部地调谐接收；那就像雷达锁定在目标上，注意力的每一个原子都铆定在每个词的感觉中。这会让敞开心扉的过程变得简单了很多。

你喜欢这里的医生么？

福尔松医生？

考安点头。

我其实很喜欢他。

好。

那些药呢，你知道你在吃什么药么？

没有线索，不过在这里我感觉比跟卡森医生开的填充物打交道时好多了。

你怎么能够进来见我呢？我又问。

贿赂。

真的？

那是唯一一个保证福尔松医生不会知晓的方法。

你贿赂了塞缪尔先生？

他点头。

你保证他不会说出去？我问。

不确定，但是他很感兴趣，因为他拿了贿赂。还有，我告诉他你很有钱，他应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考安对我使个眼风。

既然我们在谈论贿赂，我说，你能查查5-25房的病人是谁吗，还有再帮我点忙？

没问题。什么忙？

你有纸笔么？

他伸向上衣胸口的口袋，递给我一只笔，然后在我们背后的书架上找到一本书，撕下最后一张相对空白的页面。

你要即兴作曲么？他笑着说。

一旦你知道了她的姓氏——她名是桑德拉——将他们给我的律师事务所，告诉他们尽一切费用找到她的家人，并带他们来探视她。

考安用惊愕的表情看着我。他们会在我的指令下行动？

那就是我计划的一个缺点。我怎样才能声明考安是我的代言人呢？告诉塞缪尔先生如果我可以给律师打个电话，我可以给他五百美金。

那么，塞缪尔先生可以为你开个帐号了，但是，天，更重要的，我可以将自己的手机给你，你给我五百。考安笑了。我反正需要换代了。

他双目微笑看着我。你房间里有阳光么？

有些。

着手机可以用太阳能充电用一个小时。但是直射日光更容易充电。

你确定没有这个能活下去？

我确定。

好的，感激。那我就可以明天自己给丹打电话了。

我又少了一间需要着急的事，考安说。但是你还是需要我找到那人的姓氏，对么？

我点头。

你不能问问这个桑德拉，她姓啥吗？

我不确定她是否会告诉我... 我有种感觉这件事是必须做的。

好的，我会给你办，然后拿着那个名字给你电话，加上我能够找到的关于她的其它信息。我们这里分手后，给我二十分钟。

感激。

考安对他的手机进行一些设定，我们谈论着我那天早些时候跟德雅的会见。他告诉我他跟德雅的电话内容，感觉德雅在尽最大努力帮助。然后他就将手机递给我，倾身靠近我的方向，挡住这个交接不被塞缪尔先生看到。

我将所有的密码都取消了，并设定了太阳能充电模式。你应该用的很好... 只需要保持铃声沉默，并且只要你不用它，就关了电源。好么？

好的，我懂了。还有一件事，你有烟么？

你抽上了，嗯？

不是给我的。

从来都不是...他打开外套口袋，拿出一盒半开的烟，以他给我手机同样的方式将烟递给我。

如果我们站在那边那个家伙一直看着我这个姿势，他将会以为我喜欢你...你懂我指什么吧。

我有些不自然的笑了，但是抓起那包烟，塞进我裤子口袋里。

你是否也需要打火机？

如果你舍得。

都是你的。

再次感激你来这里看我。

那就是我们的工作。互相照顾。他拍了拍我的后背，从桌边站起来。

卡森医生依然是我记录上的医生？

他点头。

那是我将让律师处理的另一件事。

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并且有几百万美金用来滋润那个机制感觉不错，嗯？

理论上这有优势，但是迄今为止，你看，这也没有带来太多的值得得意的优势。

我们都笑了，并相互拥抱。考安坐了回去，我回到了自己房间，由塞缪尔先生护送。当我们到达我的房间，塞缪尔先生看着我。

我应该搜查你。

他只是给了我一些曲奇，我承认。

给我看看。他右手腕屈，手掌向上，手指在舞蹈。

我从自己前裤袋里将那些曲奇拿出来，交给他。他看看我，又看看那曲奇。有不少啊，你分享吧。

他打开曲奇，拿了三个，将其余的留给我。

晚安，他说，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关上了门。我被所在房间里过夜，但是我已经拥有了我能够期待的最重要的技术手段。

我以自己认为有史以来最灿烂的面容微笑了。

第九十章主权积分态

考安在塞缪尔先生将我锁在房间了之后十五分钟后，打来电话。我正在吃泰勒带给我我曲奇，喝水将他们漱下去。那是巧克力片曲奇，味道就像天堂般美妙。

事情有了结果，关于桑德拉的判断，我是正确的。她的名字叫阿利森.李。一直是位音乐钢琴演奏家，直到三年前，她跟精神分裂症之间的战争终结于毒品上瘾，而她也再无法隐瞒自己的精神疾病了。

根据入院记录显示，她的父母在中国。还有个兄弟，但只知道姓氏同样是李，不太容易寻找到他。据考安说，他的地址没有出现在任何入院文件里。

塞缪尔医生用200美金的开价，让考安阅览了她的入院资料，那是在他允许考安来看我时得到的200美金的后继收入。这对于塞缪尔先生而言，是个很好的收入。我开始看到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了。

我在跟考安通完电话，就立刻将手机关了，将它小心的放入德雅带来的盒子里。我将它放在两本相册下面。我猜SRC人员已经搜查过那个盒子，所以他们就不会再看它。还因为，在这个房间里真的在没有地方藏东西了。

我关了灯。本来还让电视机开着，后来也关上它。房间不可思议地安静，而且几乎全黑。我想到了一条走廊之隔的阿利森。我希望她正在安睡。开始为她说一些祈祷的话，这时，我感觉到什么正搅动于房间里。睁开双眼来却什么也看不到了。看不到家具的模糊轮廓，看不到网窗外的星辰。我身置于在别的什么地方，在我四下环顾时，世界缓缓地就变成了寰星的露营地。

"我一直等候着你的归来，"他说道。

他穿着传统的绸缎长袍，颜色是皇家蓝色，带着金色的装饰，长长的黑发束成了一条马尾。正隔着火堆坐在我对面，几乎是上次见到他时完全相同的情景。

"这怎么可能？"我虚着眼睛看着他问道。

"我们减弱了那些药物。你其实没有吃下任何药...只是看上去在吃它。那只是个安慰剂，但不是给你，而是给你的医生们的。"寰星笑对着我，漆黑的双眼看上去就像黑洞，吞噬所有一切。

"怎么做的？"

"分子。我们修改了它们。通过能量。"

"就这么简单？"

"并不简单，除非你知道怎么做。"

他伸手示意我坐下，我照做了。

"有些东西我想告诉你，"寰星说，"但是首先，你必须按我的指令行事。你愿意吗？"

"愿意。"

"那你就没有准备好。"

我望着他，尽管周围没有镜子，我想象得出自己的表情是完全茫然的。

"给我说说你的经历？"他要求道。

"刚才出了什么事？我做错了什么吗？"

他闪过一丝微笑道。"你愿意毫无疑问地执行我的指令——"

"可我信任你，为什么不呢？"

"信任是好的，但应该常常质疑。永远别放弃属于你的意愿，即使这样你得抛却我的意愿。"

我不作声地感觉着自己脸上的茫然。

"你是主权独立的。你的世界会尽其所能地告诉你并非如此，但你就是这样的——主权独立。你同时也积分整合于你所在领域的其他一切存在。所以你即是主权独立的又是积分性的。在这种状态下，你能够运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却又被连接于其他一切存在们，通过一张个人责任网络，也就是说，通过心之美德——这是唯一的盟约。"

"你懂了吗？"

"我点点头。可甚至要去质疑...你？"

"这并非无礼的信号。这是你理解了主权独立性的信号。这不是故意对抗权威，这是在练习你的心去校准于主权积分态，在某些世界里是这么称呼它的。那是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的意识，无论我们是否以这个名字称呼它。"

"我觉得，你是知道的，现在，我正住在一个精神病院..."

"是的。"

"那我可不是主权积分态。现在，我穿着不属于我的衣服，被锁在一个房间里，被叫到时才吃东西，我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我怎么会存在为一种主权性的积分态呢？"

"校准于它。"

"我要怎么做到？"

"在一个被结构成等级制度的世界里，要达成任何事都始于校准。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着等级或分层，所以校准就具有决定意义，我将向你演示...在得到你的容许后。他对我点着头，于是我也点头回应。"

瞬间，我们就通过某种无形的方式，飞翔在了一个绝对原始的美丽地方的上空。一挂巨大的瀑布，跃入了一片茂密的热带丛林，我们飞入一个水池，距离瀑布落入河流处只有几码远。

湍急的水声令人兴奋。我能感觉到水流将我们推下下游去的力量，我们晃荡地如同漂进了河里的苹果。不一会儿，咆哮的水声平息下来，水流也完全减弱了，于是我们得以浮游向河岸，将自己撑上岸，仰面躺在堤岸那温暖的沙地上。

"你看到那个了吗？" 冥星上指着高悬在我们头顶如同绿色阳伞般树枝。我望过去，只看到了树叶，没有特别或不寻常的东西。

"你是说那些树叶？" 我尝试问道。

"更仔细地看。"

我虚起眼来，可还是没看到不寻常的东西。我只看到了些树叶。

"试着别去看那些叶子，而比较是去看叶子们的运动，以及汇聚于它们最低端的那东西。"

瀑布散布的水雾，使得这些树叶保持着一种恒常的鲜亮碧绿，水滴不断地从叶子上滑落，我观看着这些水珠滴落于我们的身上。具有着一种催眠性。我继续观察着，间或感觉到一滴水珠滴落在我臂上和脸上。

"继续观察，" 冥星说道。"耐心会有回报。"

接着，就发生了，我正注视一滴水珠从头顶高处落下，不知何故，就是知道它会击中我。我观看着，它将自己的能量，卷缩成足量的一团，以至于突然间脱离了叶片的边缘，容许着地心引力引导着它的去向。它开始坠落，而我则观看着它饶有意味地落入了我的眼中。当它击中我的眼睛，我即刻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尽管它存于这个世界里，却变得像水一般。这是一种非常奇异的经验，我开始溶化，我流进了河流中，感觉着自己融汇进了那奔向下游的水里。

我冲刷过石块、大卵石，还有那些探伸到河里的光滑枝桠，它们就如同树木的四肢长伸向了一个新的世界。我听着奔流冲击的水声；感觉着这运动丝毫未被欲望和意志力牵累着。如是的流动，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感觉着运动却毫无意志。虽然分离的却又是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是狂喜，这就是校准。

这个念头一击中我，我就立刻坐回了冥星身旁，他面前谦和的篝火深嵌在背景中远山的朦胧轮廓里。

"我...我理解了。" 我心神不定的咕哝道。

"校准就是流动。那你是随顺着什么而流动呢？"

"爱？"

"这是个问句？"

" 爱。 "

" 那么，这个爱又源自哪儿呢？ "

这是个好问题。我思索了一会儿，准备着自己的答案，直到感觉就像一个测试被完成了。" 它源于这里。" 我将手抚在自己的胸口道。

" 记得那瀑布吗？ "

" 是的。 "

" 它就像心，但在瀑布之前，存在着一个源头，那又是什么？ "

" 那整条河流是源头。" 我说道。

" 所以我们是校准于爱的联合整体，而非一滴小水珠一个体的自我。我们校准的是作为整条河的我们（而非作为分离水珠的我们）。 "

" 主权积分态... " 我几乎是在耳语。

" 是的。 "

" 但如果它只是一个概念，假如我过去从未体验过这种状态，我又怎么去校准某种仅仅只是念头或概念的东西呢？ "

寰星仰望了天空一会儿。" 它的发生对你而言会以一种突然而至的方式，但是，你，人类载具内的这个你，也仅仅只是个念头或概念。你只是一直将它接受为你的实相罢了。这就是唯一的区别。所以，一旦你校准于关于你真正自己一整条河流一的更宏大画面时，你就确立了你优先用来与宇宙互动的一种新感官。这能够在潜意识层面被完成；且并不需要你以祈祷或可视化来意愿它显现出来。只需抱着被校准于... 成为整条河流的渴望。余下的，就如他们所言，会随后而至的。 "

当他的话结束时，我睁开了眼睛，看到我黑暗房间模糊的灰褐色轮廓。又是我独自一人。我再次怀疑自己的精神是否正常。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能这么轻易地离开自己的世界，看到其他的次元？我提醒自己，至少这次是寰星而非娜姆。为此，我真的很感激。

我睡下来，希望我的校准方向被wind-cradled风带向一个更高、更广的视野，在那里，每个地方都被聚合在一个熠熠生辉的框架内，每一个命了名的事物都消失不见了。

第九十一章复杂化

这是个周六。德雅回来探视，我因为将见到她而兴奋。我的头脑很清晰。我不知道自己的药是怎么被减效的，或是否寰星的话是基于事实，我只知道我开始感觉... 正常。我不喜欢这个用语，而你，亲爱的读者，一定也已经绝对确实的知道这个，但是我没有其他用语来代替它。

他们每天在上午七点刚过打开我的房门。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词，有趣农场，为什么用来代表一个精神康复设施，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人在欢笑，或感觉快乐。多数居民（我还是愿意用这个单词来代表患者们）总是有些像被设计好程序的玩具般，在三个区域的方向内打发他们的日子：盥洗室，食堂，公共区。

公共区是个接待探视者，和让居民跟他们交互的房间。我喜欢图书馆因为那里很安静。我喜欢独自一人，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我的同伴居民们，我只是仿佛没有什么跟他们类似的角度，因为他们都喜欢在公共区看电视，并因为遥控器而争斗着。因为只有三个频道可看，所有这些频道都是教育节目，这对于我仿佛没有意义。

我决定尝试给丹阿彻打电话，虽然我并没有太大自信保证他在，或他有个公开的电话号码。

我打开考安手机的电源，快速看了一眼走廊，确认没有人在附近。走廊空荡荡的；居民们毫无疑问都在公共区里放松度日。我找到那个律师事务所的号码，拨号。

我立刻被导向语音留言引导。它告诉我可以选择的几个律师的语音邮件地址，我耐心等待丹阿彻的邮箱被提到。开始它一直没有出现。

可能我听漏了。我再次拨号，重新聆听那语音，这次我完全聚焦注意力，但是结果一样。没有丹阿彻的号码。

我关上电话，将它放回盒子，放在那些相册底下，我还没有打开过那些相册。也许丹只是偶尔才使用这个律师事务所。那是他父亲的事务所，所以阿彻的名称并不一定代表丹阿彻。我再次拿出手机，打开电源。你是否有：丹尼尔C阿彻，纽约，曼哈顿的号码？

我耐心的等待。那自动应答语音译那种标签性的仿人类语音说：马哈顿没有丹尼尔C阿彻，但是有个丹阿彻在查鲁西315西第33街。号码是：646-524-8188。你希望拨这个号么？

嗯。

我订到拨号声，我的心跳的稍微比平时狂野些。我因为什么而不自然呢？

嘿，我是丹。我现在无法接你的电话，不过请给我留个短信，我就可能给你会电话了。暂时拜拜。

那就是他的声音。这种认出让我平静了很多。我决定留言。

嘿，丹，我是所罗门透纳，我耳语。我给你打电话，想请你在一个特殊状况下我个忙...我走到我的门口，看了看转角处。没有人在那里，于是我关上了门。

这很复杂，我说的复杂，是真的复杂。因为你目前无法联系上我。不过，我需要你用尽一切搜索手段，找到下列人物。时间很紧，我将会支付所有必要的费用，请将这事作为你工作的最优先级别。

我请了清嗓子，试图尽最大能力清晰的讲话，但是又不能太大声。名字是阿利森李。她曾经是纽约地区的交响乐钢琴家。大约三年前，她被收入一个私营的精神病院。她将要死去。我需要找到她的任何家人。可能有个兄弟住在美国，但是我没有他的名字。你提供的任何帮助，都将会是被感激地。

还有一件事，我希望改变我的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主治医生。我...我目前的心理医生不太有效，我需要回到我原来那个叫做考安恰同的医生，来管理我的心理健康。如果你能帮我搞定这些，然后等我周一给你电话，我也会非常感激你。

抱歉如此漫长的留言...我会在周一给你电话。感激。

我关上电话，立刻将它放在通常被隐藏的盒子里。我走到门口，若无其事的打开它。有两个居民在缓慢的沿着走廊走向盥洗室，他们在争论着什么，但是此外走廊就很空旷而安静。

我想起了给丹的留言。他会怎么想？有点在战场上的感觉，可这正是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在战场，但是有盟友。我因这个念头笑起来，横穿走廊去看阿利森。

第九十二章离去

我在半开的门上敲了一下，小心的打开它，桑德拉，你醒着么？

我听到吃力的呼吸声，判断她睡着了。我走近她床边，看着她。

她是位亚裔，年轻，而且我确信，在一段时间里，美丽曾在她的整个身体上占据过显著的位置。可现在，她看上去就像电影里描绘的毒品上瘾者一苍白而毫无生气的皮肤，深深的眼袋，消瘦而憔悴。她，用一个词说，就是衰弱。

我轻轻摇了摇她肩膀，几乎只感觉到了骨头。她在慢慢地耗逝。没有IV监视，没有医疗设备。什么都没有。我走到盥洗室，在她杯子里装满水，拿了回来，放在她床边。

这不公正，一个如此天才的女子在这病床上等死，没有任何人在照顾她。我走出那房间，来到公共区，想找个人论理。温特斯先生像个石像哨兵般站在一个门旁。

桑德拉或阿利森，无论她叫什么，就是5-25房间，我走廊正对面的一有人在照顾她么？

他用如此空洞的双眼看着我。她是你什么人？她跟你有什么关系么？

没关系，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来她房间，她显然病了。

你看，这里每个人都有病，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监护。费用削减。他用手指点。新药在那里，这里人更少了。这就是这里的运作方式。

可这并不能有效运作，温特斯先生。这就是问题所在。人们需要爱和关怀，而她显然没有两个都没有得到。

温特斯先生抓住我的手臂，将我拉到外面楼道。听着，我告诉你个小秘密，那里那个女孩，她得不好的。也许不是她的错，但是这就是这里的规则。她只剩下几天时间了，她就会死。知道？所以你为何不去找个新项目去让自己着急呢，因为这个... 这个已经结束了。它已经结束了。

那么你们就已经不再对她寄予希望了... 只让她死的容易些？通过什么也不做，来让那死亡来的更快些？

你是什么，医生么？他问。

我想说的只是，即使她只有几天活头了，我们是否可以让她死的轻松些？

他推后一些，看着我。你是说安乐死？

不，当然不是。只是保证让她得到她所需要的一切。那样她就会舒服些，感觉到自己被关怀。

我们给了她我们能搞到最好的药。她看起来很舒服。

真的么？那就是让她感觉良好的方式？

我开始走开，被这个对话搞乱了。温特斯先生沿楼道跟了我一小会儿，可能他的良心让他开口了。你看，朋友，如果你愿意照顾她，我可以给你任何你需要的东西。我需要留在这里和食堂里。我不能总是留在她那里。

我玩味着他的话。好吧，我照顾她。我会给你一个需求清单。好么？

我会尽力而为。

不，你说我如果照顾她，你会给我需要的一切。我会做个清单。我有钱，但是没有在我这里。如果你用你自己的钱搞到了我需要的东西，我可以还给你钱。

他举起手臂。你看我像个自动提款机么？我不会借给你钱的。你以为我疯了？我在这里工作... 那不会让我也变疯子。这就只是个工作，朋友。

如果我还给你为我买东西时花费的加倍的金额呢？

加倍？

嗯，你花一百美金；我讲还给你两百。这可是个很好的回报，不是么？

你怎么做到呢？

我将会让我妻子来搞定。她今天回来探视，我将会给她说说这事，我们将会做到。那就给三倍，那样你就得到我的交易了。

好吧，我说。就三倍。成交？

我们握手，然后我走回阿利森的房间，很高兴有了个计划——尽管如此简陋——但是却可以从某种角度帮助她。我知道跟温特斯的交易很大胆，但是我希望，如果我的清单很可理喻，温特斯先生会很好的实现他的承诺的。我直接回到了自己房间，抓起一张纸和一支笔，来到阿利森的房间，我决定在这里静候她醒来。

我坐在她床边的那个椅子上，开始写，三个清单。第一个是关于SRC已经拥有的物品，比如干净床单，枕套，新床罩，毛巾和饮用水，食物。

第二个是关于营养饮品和蛋白饮品。我不知道这些是否会有效，但是我还是写上了，还有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

第三个清单写了一些更加有挑战性。我希望看看是否能够让某个医院帮她做个医疗判定，看看是否氧气瓶和其他医疗设备是否可以让她更舒服些。我知道这第三个清单，会需要超出温特斯先的手头资源和能力来运作，所以就决定去跟福尔松医生谈这个清单。

我听到阿利森动了几下，就走了过去。"我在这儿，阿利森。要我给你拿什么吗？"

她眨着眼睛，试着聚焦在我的脸上。"你是谁？"

"你的邻居，所罗门。"

她轻轻微笑。"他们说你会回来的..."

"他们还告诉你了什么？"

"说你会带来香烟..."

我微笑着点点头。"我带了。"

"难道你是爱人？"提到香烟似乎激活了她起床的兴致。阿利森挣扎着坐起来，我则尽力协助，但却有点像试图让破玩偶自己站起来。

"这里有些水。"

她喝了几口，递回杯子。"烟在哪儿？"她的声音低沉而嘶哑。

"给。"我递给她了根，她立刻放进了嘴里。我从口袋里掏出火机，点着它，而她却大笑着将烟从嘴里喷了出去。"我不能抽烟，所罗门。我只像感觉下烟在嘴里的感觉。我想假装一下。我的肺已经耗尽了。我可不那么急着离开这个地球...尤其现在我有了个好邻居。"她艰难地挤出一个微笑，道。

"你能帮我捡回烟吗？我想我把它吹到床那头的某个地方了。"

我找到烟，放回她嘴里。

"谢谢。另外，如果他们在这里抓到我吸烟，我非常确定，我的床会竖到停车场去，那还是假设，他们允许我拥有一张床。"

我们都笑了起来。

"我在作一个给你的物品的清单。"

"清单？"

"新床单，蛋白饮品，类似这样的东西。你还需要些什么？"

她探究地凝视进我的眼睛里一会儿，仿佛海员在试着确定所在的方位。"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所罗门？我甚至无法成为超过一、两周的朋友。我浑身恶臭。看起来像坨屎。我是注射类固醇的神经分裂症，我的性格尖酸刻薄。你从这儿能刨出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是这么做了，因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事。"

"为什么？是什么让这么做成为了正确的事？"

"因为如果处于你的位置，这就是我想要的。"

"好了，别假设你想要的就是我想要的...该死，我更喜欢我们都在黑暗中那会儿。"

她避开我的目光。"我不想你盯着我看，好么？"

"我没有盯着你看。"

"好了，别说了。"

出现了一段尴尬的长长沉默。

"我对你做了些调查，"我希望开启一轮新对话。

"真的？我那么让你感兴趣？"

"仅仅三年前你还是个音乐会钢琴家——"

"那是谎言。我不是什么音乐会钢琴家。我从没那么优秀过。你回去自慰吧，让我单独呆会儿。"

"阿利森，我一——"

"我叫桑德拉。停止叫我阿利森，该死。你不了解我。你无法了解我。我是某种之前从未存在于这个行星的事物，诚实地讲，我甚至不是人类，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我高兴被丢弃在这里，所以帮帮忙，别再做任何让我继续生气的事了。听懂了吗？"

她的话就像武器。每一字都刺过我的皮肤，掘入我的心里。我知道，站起来、离开去，再不回来，是非常容易的事。这就是她想要的，可因为某种原因，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会走，"我说，"但我会继续帮助你，所以你得习惯它。你没有办法拒绝我的帮助。问问你的指导者们。"

她摘下了嘴里的烟，就仿佛它是点燃了的，在床沿上轻弹了下，就像上面有虚构的烟灰。"马上离开。我想睡觉了。"

她吸了一口烟，扭过头去。

发生了奇怪的事，我并未打算做什么，但我感觉什么升起于我的内里。你可以叫它更高自己或者灵之类的，老实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伸出手去，将她的手握在我手里。这是只骨瘦如柴、触感冰凉的手，尽管她本能地往回抽，我却用双手将它紧紧握住，她的挣扎是短暂的，而我看到，泪水无声无息、毫无掩饰的从她眼框里滑落下来。

她的脸望向房间远端的墙壁，我的目光则对着窗户，避免盯着她看。我寻求去聚焦于爱，那种当你是整条河流时，出自你最深部分的爱。

"现在你能放手了。"她低声道。"你没必要待在这里。"

"就回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想要我的帮助，还是不想？昨夜你提到，我甚至会拯救你...这一切都只是闲聊吗？"

她转过头看着我，第一次直视进我的眼睛里。"这就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一直就是我的问题。"

"你知道有一天我会做什么？"我问她。

她合上双眼，当她再次睁开眼来，它们忽闪得如同飞蛾子翅膀。"我们命名了的事物，它们都存在于过去。未来的事物只有那些真正无可名状的事物。你将做的事是无可名状的。即使你试图思考它，过名相来让它们诞生，你也仅仅是在那广阔得看不到脚下地面外的一切的山洞里，擦亮一根火柴而已。"

我感觉到这个临在盘旋进了房间。躺在床上的的是一个九十磅的人类流浪者，精微而脆弱，被训练成了我们整个种族也只有少量人能够想象的某种精密之物。我能感知到她的心智——因着判断和误解之手的扭曲——而将自己降缩成了有着黑暗命运的伪造品，以保护站在她身后的引导者们。

"你是她一位引导者？"

"我是。"

"为什么是你在跟我说话？"

"你问了一个只有我们能回答的问题。"

"她本可以回答不知道。"

出现了长长的沉默。

"离开她，"我说道。"让她在这身体里最后日子做她自己，只做她自己。"

"她爱我们，没有我们她会毁灭的。"

"她正在随你们一起死去。离开她。"

"你凭谁的权威要求我们离开？"

"我只拥有自己的。"

"你确定这一点？"

"是。"

"我们感知到你比你所说的大得多。你比那大得太多了。但是，你并没让自己成为那大过一个单纯人类的存在。那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权威。"

"你已经带给了桑德拉一些我们无力给她的东西。我们拥有着最好的动机，但我们不理解你们的世界。我们会将她交到你手中，只要你承诺你会守在她身边，但这份承诺必须是纯粹的。"

我看到她在等待我的回应，如同鸟儿撞上玻璃窗后，等待着自己的恢复。"...我承诺。"

"那么我们释放开她。"

慢慢地，阿利森的眼睛眨巴着睁开来，当它们发现我就开始聚集在我的脸上。"发生了什么？"

"我跟你的指导者们谈过了一"

"他们走了！"

我无法说清，她是高兴还是惊骇。我只能说，从她的表情看，她正在探索自己的内在事务——聆听内在的话语声，如同母亲在孩子长大、离开后，寻找着孩子们的声音。

"他们走了..."

香烟从她震惊的薄薄嘴唇上滑落下来。

第九十三章敌手

很小的时候，或许三岁时吧，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我在跟一棵巨大的树搏斗，它的树枝是活的，还企图抓住我。我知道，尽管我不知自己是怎么知道的，它需要我变成它的一根新树枝，而我不想变成树枝，或是跟树有关的任何东西。

我不懈地跟它搏斗着。这是一场不该三岁孩子该面对的搏斗，但我却面对着。

温特斯先生带着我去参加我跟福尔松医生在德雅来访前十五分钟的周六会见。当我们进入电梯，温特斯先生用眼角看着我。你搞好你的清单了？

我递给他清单。我需要发票。你给我搞到这些，我就让我妻子给你用电子银行付给你三倍价格。好吗？

他扫视那清单。我将首先做个测试运行。如果你妻子合作，我再给你搞定其它的东西。这里是她付账的地址。

他给了我个手写数字的纸条，我放进了自己的宽松裤里。

嘿，没有时间进行测试运行了，我请求他。就全部搞来吧。

如果你希望我一次性全部搞定，我需要四倍价格...这真的很难搞。如果你妻子决定不合作，我假定那就是我的主要风险。

我二十分钟后就见她！我将会知道她是否会合作，所以我将在你待我回房间时，确认开始执行这一切。好吗？

我还是需要四倍价格...我需要搞很多东西呢。

我电梯门开了，我叹了口气。只是这个清单。写一个就三倍了，成交？

他点头后，健步走在我前面。

当我们来到福尔松医生的办公室，我坐在我的椅子上，交换了问候。他让温特斯先生等在外面，并关上了门。

那么，所罗门，你今天感觉如何？

很好...你呢？

他看着我，显然因为我问了他这个问题而吃惊。他从桌上拿起自己的记录本和笔。你知道你妻子马上会来探视你么？

知道。

好。

他在我对面坐下，开始在他的记录里翻找，找某些特别的记录。你的上一个心理医生——卡森医生之前的那个——是个叫恰同的医生，对么？

我点头，不理解他为什么问。

有什么理由让他的电话留在你房间里么？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能感觉血流在冲上我的面孔。我无法找到一个好的回答，于是我撒谎那是我最不胜任的事了。可能我妻子不小心带了进来...

我们在她将它给你前仔细的搜查了。里面没有手机，所罗门，如果当时有，我们不会允许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恰同医生来这个设施了。现在，我们并不经常提起的是，我们这里被允许装有二十四小时视频监控。我们发现了恰同医生在昨夜8:32准时来到了这里。他用了我们的电话入口系统——你可以在这张照片里看到他。这就是他，不是么？

他递给我个打印的考安的跟入口系统讲话的照片。我没有看到SRC入口的记忆，但是这看起来很有说服力。我只是盯着我手里的照片，和福尔松医生那冷静而固执的面孔。

所以我的提问是，是否恰同医生昨夜来看你，并给了你他的手机，或你偷了他的手机？

我没有偷！我分辨。我的反应纯属本能。而当我反应过来，我发觉那可能不是正确的回答。

那么为什么恰同医生将手机给了你，并且，他并不是你的记录里的医生，那他是怎么进入这个地方的？

我将那照片还给福尔松医生。他来了，因为他希望帮助我。他将自己的手机给我，因为我祈求他给我。

为什么？

我希望跟德雅说话——

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纽约城一个丹阿彻。而其它一切电话都是昨夜8：30以前。谁是丹阿彻？

这些跟我的康复有什么关系么？

让我决定什么跟你的康复有关。他是谁？

福尔松医生轻微的挺直了后背，眨了几次眼。什么事那么重要，需要你给律师打电话，而不是给你的妻子和孩子？

我开口说话，但是感觉自己大脑在撤离。一股热波从我脊椎涌了上来。

关于阿利森李，你知道些什么？我问，听起来很像个私家侦探。

所罗门，我是提问的一方，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跟这有关联。我希望跟我律师谈阿利森的事。

福尔松医生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那么你为什么想这么做呢？

她将要死去，我希望看看是否可以找到她的家人。

这时一个显而易见的放心表情在他脸上扩展开了。那么如果他可以找到她家人，又怎么样呢？

我可以出资接他们飞过来，让他们可以诀别。

很好的念头，所罗门，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你违反我们设施规则的事实——

我以为自己的心里医生可以在时间外来访。

恰同医生并不是你的心里医生。我是你的主治医，卡森医生是你的记录主治医。你完全知道这些。我可以将这种情况用来吊销恰同医生的执照，鉴于他破坏了我们的患者-医生关系。你请你妻子告诉恰同医生你在这里，她就告诉他了。你利用你妻子破坏了规则。这是不可接受的，所罗门。

阿利森将会死去，只有一点点甚至根本没有医疗介入，我唯一的愿望是帮助她，我回答。如果你想因此惩罚我，就请便，但是你不要将我妻子或恰同医生卷入这事...

否则呢？

我在自己椅子上倾身向前，眯着眼。我就让我的律师彻底调查你，让你的大脑遨游。

以什么可能的角度呢？

职员患者比率，不给一个垂死的女子提供医疗保障——她曾经是个乐团钢琴家——

她告诉你这些？他聚焦目光看着我。

有什么区别么？

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

我很生气。我感觉自己并不真地像是要向福尔松医生披露什么，可是我刚刚却在用法律角度恐吓他，这会让我在跟他和德雅上一次会诊时得到的所有金奖进展，被取消。

他现在并没有作为一个心里医生在看我，而是作为一个对手。不幸的是，他拿着通向我幸福的钥匙，而我们两个都清楚这一点。

所罗门，如果你故意违反这里的规则，你怎么可能从这里出去呢？

我双臂交叉胸前。

我们发现了那手机，我就给你妻子打了电话，就是了状况。我取消了你今天的会见，因为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你的行为——

你不能这样做！

我能，所罗门，因为这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部分，照章办事。如果你不想守规则，那么就会有后果。

那你们照顾患者的规则怎么办？阿利森躺在她肮脏的床上，孤独，甚至没有一杯水可喝。没有药品——

透纳先生，不要跟我斗智！福尔松医生站起来，愤怒的朝我挥舞着手指。你在这里是个患者，在我的掌控之下。你无法定义关怀规程，你对这个屋顶下任何人的医疗处理都没有发言权。我是这个诊所的负责人。你懂么？

他走到自己书桌前，放下他的记录本，将笔扔在上面。回你的房间，今天此后的时间就都留在那里，反省一下你对这个设施规则的低估行为。我给你个建议，透纳先生，不要用法律手段恐吓我。我的主要赞助人，就是那个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女人，有个儿子也在这里，她不会对你的恐吓有太好反应的，因为她喜欢这个地方，你知道她怎么得到她自己财富的么？

我扭头不看她。

她曾经是JP摩根的副总。所以，你不要恐吓我。

好，我对恐吓你表示抱歉。你跟我妻子说了什么？我小声问。

你说什么？

你跟德雅说了什么了？

我告诉她你有不服从规则的征兆，我别无选择只好采取紧逼措施...那就意味着每天一定时间要将你关在你的房间里，这就表明没有探视。

她何时可以来看我？

可能明天下午，我们将会根据咱们下一次聊天效果决定。还有，所罗门，不要将阿利森看作要死的人。她这里有毛病。他指着自己的右太阳穴。医学上，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我凝视他，奇怪他为什么会相信是这样。我怎么可能再相信他呢？你看，我有钱。我可以给阿利森雇个私人医生，让他们做的全面——

所罗门，你没有听我的话。她的状况是心理性的。这里。他再次指着自己的头，这次更加强调。

那么为什么那些离开她房间的EMT们两天前说，她应该在一个医疗设施里？

他在自己书桌椅子上坐下来。可能你误解了他们。你正在接受一个包含强有力抗兴奋剂的治疗程序...很难说。他假装忙着在自己书桌上找文件夹。

温特斯先生？他用力的喊。

门被小心的打开了，温特斯先生走进来，刚进了门槛。

将透纳先生带回他房间，他需要在那里呆到明天上午。懂了？

温特斯先生点头。食物呢？

福尔松医生上下打量我。只给碗饭，但是在房间里吃。

温特斯再次点头，然后用他的手示意我跟上他，我就跟他走。

当我们上了电梯，温特斯先生按了电钮，将我的挽带在上面晃了一下，然后叹着气靠在了墙上。你一定把事情搞得够糟了。

我没有开口。

温特斯先生将我带回房间，就在他将要讲我所在里面时，我开口了。

嘿，等一下，如果你今天晚上给我开门让我去帮助阿利森，我将给你200美金。

开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五百美金。那就是交易。

嗯，一个小时？五百美金？

嘿，医生在怀疑你，那意味着他会监视你，那意味着我将冒更大的风险。决定权在你，朋友。

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下次何时能见到我妻子，那钱可能要多些时间才能兑现。

我将给你三天，过了就每天加五百。懂了？

我点头。还有一件事。你是否可以看看她是否需要什么？我指着阿利森的房间。

他瞪着我，然后我从门口退回去一些，快速瞥了一眼阿利森的门口。它看起来关着。

感激...我说，看着那个浅白的门在我眼前被关闭。我甚至没有尝试去检查它是否真的被锁住了。

第九十四章宽恕我

当你一无所有，要紧的事也就非常非常少了。

当温特斯先生将我锁在自己房间里后，我转身面对自己的书桌，我发现那个盒子消失了。我的相册都没了，加上盒子里其他的一切。我很生气。我打开电视，发现它也被做了手脚，打不开了。我被剥夺了一切。

我在床上躺下，闭上双眼。

一个索玩脱，真的呀？我更像牢房里的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记得从南卡罗拉回程的路上，曾有过什么看上去似乎难以磨灭的意识感和理解。我是个灵性领袖。我是个被精英们看护着、指导着、帮助着去担负重大使命的人物。现实的证据却坚定地反驳了这一切，因为不那么温柔的混乱入口，就像巨人的手，压制了我的翅膀。

这还是假设，我真有一双翅膀去被压制。

我那永远绝对可靠的灵跑哪儿去了？那个叫瓦内莎的灵性神童，她那伟大而广阔的心又跑哪儿去了？他们都抛弃我了？或许，我就像上帝桌面上的文件，被随便地拖向了一个看起来就他妈像垃圾桶的图标。一个宇宙光标抓住了我，将我悬在了

垃圾桶上方，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我失败于某个测试。我只希望我知道似乎哪一个。这可是个长长的清单，我确定。

在你置身于上帝的垃圾桶里，真正的问题是你会感觉到彻底的孤独。那里可能充满甚至满溢着很多的东西，但孤独不该是这种状态下会享受到的东西。它应该像沙漠里的小水泡，非常稀有，并会迅速地消亡在时间之下。可我的孤独看上去却加深了，并以鲜艳的荧光记号笔，强调地勾划出我内在的黑暗。

有一次我到一个新几内亚的村庄，为BBC拍一个电影，我曾经观看一个人在他自己棚屋后面的林子里，进行一个古老的仪式。我的翻译让我看着别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人将要杀了他自己。我告诉他我们需要制止他，但是他说不，我们需要让他完成自己的责任。

那是个如此怪异的经历，眼看着一个人在火塘里，将熊熊燃烧的东西浇在自己身上，那火塘大到可以烧死一头熊，绝对不应该是烧一个人用的，但是对于那些村民而言，那区别并不是物质性的。那个人曾经导致另一个村民的死亡，所以他必须偿还，通过这么做，就可以让上帝们息怒，否则上帝将会像这整个村子讨债。

我那时很年轻。我当时并不像现在这么理解生命的神圣，所以我打开摄像机，拍摄了他。当他开始他的仪式，我将镜头推近；当他将植物油浇满自己身体时，专著的表情充满了他的脸。我透过自己的镜头看着他；他没有愤怒，只有那因恐惧而来的不安颤抖。他爱着的那些人，围绕着他，咏唱着在他们心里活了几千年的歌谣，有些哭了，有的在嘶叫。

有人给了他一个火把，那个给与的人缓慢的退后，竟然没有好好看那被害者一眼。后来我听说，那个给与者是那个他杀的人的兄弟。那个人举起火把，说了一些祈祷词，可能关于自己行为的，然后将火把拿到脚下，然后腹部，然后快速举到脖子。他全身在几秒内就被吞噬了。我只能看着。我没有任何办法。我持续高速自己，我没有办法。

那以后整整两天，我没有说话，没有吃东西，甚至没有尝试跟其他人交往。可是我第二天见到了那个人的亲人们，他们仿佛比往常更忧郁些，但是他们照常吃饭，谈话。这更加让我对他们——他们所有人的愤怒加剧了。我认为他们是不信上帝的傻子。我从来没有敢跟我的翻译说这些，因为怕我的话会找到表达，而我也会被交付一个火把。

我没有将那视频给BBC的同事看，但是我的一个助手偶尔在编辑室看到了它，他后来请了一个月病假，后来再也没有跟我开口说话。那视频被没收，而我因此受到了处分。我应该出于人性责任...制止那事发生。一个BBC公司的心理医生看了它，看到一半就离开那房间，并咬牙切齿的责骂我。我感觉很糟，仿佛我对这个人的死，负有部分责任。那整个场景一直让我不安。

那天晚上，在我跟那个公司心理医生见面后，我来到数码仓库，我知道这视频一定被保存在那里，于是我找到了它，复制了一张盘，然后删除了源文件。我将那盘拿到处于伦敦市中心的BBC大厦屋顶，还带了一个金属垃圾桶，一盒火柴，和一瓶司考奇烈酒，用来作为接近纯酒精的功效。

我躲在一个巨大的HVAC结构背后，它将整个伦敦的楼顶档在我视线之外，向那个人祈祷。这是瓦内莎的心在我身体内跳动前近二十年的事了，我当时用那种非常恳请的感情向这个无名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除了看到他死亡的瞬间外，没有

过任何交往的人祈祷着，我请求他宽恕我。我请求上帝宽恕我，并泛泛请求所有跟我那发自灵魂的罪孽清理共鸣的存在，宽恕我。

当时我感觉很孤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孤独，我对这那个从桔黄色渐变成黑暗的天空哭泣。天黑了，还剩下足够的烈酒，我将那瓶子里的液体小心的浇在那个存储着我见证过的物理记忆的化工塑料材质上，然后将它丢在那个垃圾桶里。我划着一根火柴，说了最后一个请求赎罪的祈祷，然后将火柴投入其内。那个桔黄色的天空重新出现了一小会儿，然后一股刺激性的烟雾就流入了我的肺里。

我不断咳嗽，但是没有人听见。没有人知道我在那里。我差点将肺咳出了胸口，我认为在我跪在那里是，有那么一个瞬间看到一个人，站在那个HVAC的灰色金属墙壁旁边。我看着，但是他就像光之影子。于是我应到了我寻求着的词句，充满了那夜空：宽恕我。那就像个回声，镌刻在那些环绕我的高楼大厦之深谷。

那以后每当我去伦敦，我都回感觉到那个词句，依然在那些楼房之间回荡着。

屋外的天空渐渐暗下来。我看着不同形状的影子舞蹈在头顶的天花板上。它们突然以一种仿佛活起来了的方式催眠着我，眼皮变得沉重了，我陷入了沉睡中。

第九十五章倒圆角

梦对于我而言是少有的事。自从移植手术后在医院床上醒来，我一直不做梦。讽刺的是，我一直在看到大量的东西，却不是睡眠时，而是在醒着时或是某个转变了的实相中。

温特斯先生将我锁在房间后，我陷入了睡梦中，梦见了自己回到了那个小岛，坐在一间聆听室里。珍妮丝不在那儿，但是我感知到别的什么东西的临在。透过那将我隔离于水下世界的厚厚窗玻璃看过去，慢慢地我看到金色的光在黑色的水里舞蹈起来。

那些光看上去就像萤火虫，我记得子我还是个孩子时在后院里看到过，只是这些是在水下。突然，我在耳朵里听到了静电声，而那些舞蹈的光也越来越接近，直到我能看到它们是附在一条巨大的无翼海龙身上。是翠希。

我深感宽慰地微笑起来。我一直希望再次跟她对话。"我是如此高兴能再次见到你，"我说。

她的声音开始出现，但却是一种扭曲的细碎破音，这样锯齿状的频率无法被识别成一种语言，但慢慢地，我开始间或地听到些能识别出的词语。"存在着...感觉...去看...当它...现在。"

她壮丽的形象慢慢以一种完美的沉着姿态盘旋出来。光在她全身焕发和脉动着，顺着她身体呈现为一种弧形，她那光芒四溢的眼睛，如同太阳，投射出一种神奇的魅力。

"请原谅，可我无法理解你说的，"我的声音里透露着敬畏。

"是...来...你将...我所说的...你...世界。"

我越发感到泄气。我如此想要理解她说的，如此希望能跟她对话。"翠希，我无法听清你说的！请帮助我理解！"

"存在着...某种...如果你...那声音...能...你。"

静电快把我搞疯掉了。我竭尽所能地喊叫道。"让我听清楚！"

我突然悬浮在了蓝色的海底，缓和而倾斜地从上方透射下来的光线在水波里翻腾着。我转过身去，翠希就在跟前。

"当你身在我的世界，听就变得如此地容易，"她说。

"我看进她的双眼，感觉那是家的图标。我想要拥抱她，可臂膀实在太短了。"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问。

她那巨大的头点了点。"你回来了。我能如何为你服务？"

我感觉还没准备好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从未遇到过什么人会如此快地请求为我服务。"我...我...我疯了。"

"你感觉到爱了吗？"

我点点头。

"你表达了爱吗？"

我又点了点头。

"你在依爱而行动吗？"

"我想是的。"

"那么你并没有疯。"

"我在一个精神病机构里..."

"你就在你需要去的地方。"

"那为什么我需要在哪儿？如果我被指望作为一个索玩脱，一旦人们知道我在精神病机构呆过，谁还会听我说话？"

"跟我来。"

翠希突然舒展开身体，潜向海洋深处，我则跟了上去。我们来到了海底，这里只有一点点昏暗的光线，但足以让我看到这儿无处不在的石头了。她张开了嘴，一种高亢并具有穿透性的声音传了出来，一些石头开始摇晃起来。

"你看看哪些石头在动？"她转向我问道。

我仔细地看过去，还有些石头依然在前后摇动。"那些倒圆角的？"我试探地答道。

"对，那些倒圆角的、小块的、圆滚的、平衡的。他们跟海底的接触只限于身体的中部，两端则向上探起。有些石头也是倒圆角，但相对平坦的底部让它们只能平躺着，因为它们还不够圆滚。"

翠希从左眼射出一道光，照着一块倒圆角的圆滚石头上。"这块就会对振动起反应，因为它被冲刷得完全成形了，那些底部平坦的，则以其全部的重量拥抱着海底，要么就是太扁平而无法站起来，它们也会动，却极其微弱。"

"你就像这块倒圆角的石头，你的端缘——向上拱起，当创造者话语的振动回响于你的世界时，你就会摇晃起来。你向它移动着，在这种运动中，你被带到了你需要去的地方。"

"我需要发疯？"

"地球上的那些秘密绘制着人类命运的人并不关心人类的分类标签。它们关心那些爱的世界以及如何使得其对所有人变得可见。当他们这么做时，它们或许看起来很奇怪，不关心现实世界的幸存和成功，但那只是因为它们看到了爱的世界并希望加速其显化在所有世界中。"

"但如果我被关起来，被标记成疯子，就没有太多我能做的以将爱的世界带给...随便什么地方。"

"当倒成圆角的石头摇晃时，"翠希解释道，"一些石头或许会说它不稳定。它跟其余的不同步了。它应该停下来。它应该和其余的保持协调，拥抱海底。就像其余的那样。但你不同于扁平的石头。洋流已经将你塑造成了你现在所是的样子，因为这种形状，你对所有的振动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

"就你的情况而言，你开始看到了视象。新的人进入了你的生活来作为催化剂。你开始看到外显世界不是唯一的实相。因为你是索玩脱，你被那些人迫害着，他们希望人类继续拥抱海底，安适于对所有振动的无感、忽视或抵制中。"

"你看到那块石头了吗？"

光从她的左眼投射到一个我没有留意到的巨大石头上。

"现在看到了。"

"这是一个意识集合体，彼此群聚成了一种共享性的信念。它根本不会移动。它巨大而僵化，就像一群动物，感觉着群体的安全。但是，以尾巴的轻轻一拂，我就能将这个固定的团块变成一堆碎石。"

说完她摆起尾巴甩向巨石，巨石立刻破碎成了数百块碎石。石渣沙尘沉淀下来后，能看到那些碎石呈现出齿状的边缘，变成从刚才那个整体的碎片。

"这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光滑，"翠希说，"当洋流流过它们时。其中一些会变成倒圆角，它们会找到微妙的平衡去探向上方那水面之外召唤着的光源。其进行取决于时间，但仅仅片刻之前看上去是破坏的事情，事实上恰是那被需要去将它们塑造成主权独立个体的东西。"

"我的问题是，在疯人院里我无法做任何事，你说的跟有什么关系？"

"有时候做一件事看起来是微小的，孤立于更宏大经验的，我们会说，没有人会注意到。而这些行为转变了某种引发那横扫万物的链锁反应的东西。我们常常看不到微小之事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它们就存在于那里。"

"所以有什么事是我必须去做的呢？"

"有些事你已经在做了，已经开始行动了。跟随它。这就是你需要做的全部，记住你是沉浸在影子里的无缝灵魂，这样你就会释放出那些被限制的东西。"

这时，我开始感觉到一种隆隆声。石头在我周围摇晃起来。我寻找着翠希，可她消失了，我整个身体开始颤抖，因为那振动开始将我颠簸进了一种恐慌感中。

醒醒！

我揉了揉眼，看见温特斯先生摇着我的肩膀。这该死的药...

我的房间很暗，只有从楼道照进来的光线。抱歉...我做梦呢。

好啊，如果你愿意把你那一个小时梦过去，去哦很乐意，但是我还是要七百美金。

我可能出于半睡眠状态，但我还是记得我们讲好的是五百美金，请不要试图改变交易。

我瞥了温特斯先生一眼，有那么一秒感觉他在微笑。

我会在阿利森房间，所以请在一个小时来叫我。

我站起来，我们走出去来到楼道。如果你需要这里的什么东西，请现在拿着，因为我要锁上这个房间。

好的。

不要让人看见你，好么？温特斯说，他转身顺着楼道走回了公共区。

我说过，我会在阿利森房间里。

随便...

我横穿楼道，依然因为那个梦而踉跄。阿利森的门关着，有那么一瞬，我担心它是不是锁着，但是门把手是转动的。

能为你效劳吗？

一个女子正坐在我平常坐的那把椅子上，在平板电脑上写着什么。她抬起头来，短发卷曲，表情愉快。看上去她因我的进入而吃了一惊，但将门推开一些后，能看到阿利森支撑在床上对我微笑着。

啊，他是我的快递员，所罗门。你又带烟来吗？

第九十六章环

生命能够被看成是曲线的，我猜，这曲线是的无限大的，但有时候，它们看上去可以是任何东西但就不是无限大的。它们看上去是被制造成这样的，就像一个孩子拿着一张纸的两端连在一起制成一个环。环一定会出现。真地不存在别的可能性。

"我是她邻居，"我微笑道，"...走廊对面。"

"我是个医院的护士—默瑞丽丝护士。很高兴见到你，所罗门。"

"你是...新来的？"我问。

"福尔松医生下午来电话，说明了情况，并认为最好我能来看望下阿利森。我也这么认为。"她亲切地笑道。

我立刻喜欢上她了。

我注意到，默瑞丽丝护士在使用阿利森这个真名。

"你可以进来，如果愿意的话。"

我回手关上门，走近床边。

"你说福尔松医生给你打了电话？"

"是的，"她点头。

"今天你感觉怎么样？"我转向阿利森问道。

"今天好些了，"她虚弱的说。

"太好了。"

"温特斯先生来看过你需要啥吗？"我问。

"你叫他来的？"阿利森问道。"早该猜到了...我还以为他只是感觉到内疚。你干了什么？"

"请求他稍稍照顾下你。"

"好...我猜也是你做了什么弄了个护士到这儿。"

"我很高兴你得到了些应得的关心。"

"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应得了，但是我喜欢这位。"她指着默瑞丽丝护士道。

"我们刚谈到了钢琴...阿利森告诉了我她音乐方面的背景。默瑞丽丝护士道。你知道吗，她曾经在林肯中心演奏过。"

"不，"我摇着头会心一笑。"但我知道，她身上存在着一些特殊之处。"

阿利森微笑着回应我，但她的脸色看上去有些疲惫。

我听到默瑞丽丝护士在椅子上扭动，注意到她已经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认识你吗？"她问。

" 我无法想象那怎么可能， " 我回答。

" 你在这里多久了？ "

" 两周左右吧 "。

" 大约一年前，我来过这里一次。或许不久我就会想起来。我对人有着很好的记忆力。 "

我指着自已。 " 药物和记忆不调和。 "

她微笑起来，但依然注视着我。她很年轻，可能二十八左右，没有戴婚戒，但其他的每根手指上戴着银饰，包括右手拇指。双腕内侧的一些纹身，则明显地显示她不是普通的护士。

她的声音非常平和。淡淡的西班牙口音，但很轻微，给人舒服的感觉。

" 那么，你们俩怎么遇到的？ " 默瑞丽丝护士问。

阿利森坐立不安，翻过身去抓起一支藏在些纸片下的烟，戳进嘴里。 " 烟。 "

" 烟？ "

" 对，她问我，是否能带给她些烟，而碰巧我办到了。 "

" 但你没有真地吸烟吧？ "

" 我还理智得不至于那样... "

" 我正好就住在走廊对面，那天我看到了些护理人员，就意识到这边有人病了。我就朝里面望，然后... 我们就成了朋友。 "

" 那是他的故事，事实上，我昨天还咒骂过他，本应该将他扔出去，可我被卡在这床上。 " 她咧嘴笑道。

我瞥了眼默瑞丽丝护士，她依然在注视着我，微笑道。 " 她夸大其词吧。 "

" 你的故事是什么，所罗门？你怎么沦落到这里的？ "

默瑞丽丝护士靠回椅子里，就像她准备好聆听我的人生故事了。

" 我怎么会沦落到这里... 好吧，我进行了次心脏移植，看上去一切都始于此，因为这之后我几乎立刻看到奇怪的视象——事实上甚至在手术期间就开始了，于是我的生活全变了。我开始在清醒时看到东西—— "

" 哪类东西？ " 默瑞丽丝护士问。

" 我确定你不会真地想要开始这个话题， " 我说。 " 那会让你在这里呆上整夜。 "

" 给我个梗概；我对这类事情很有兴趣。你不会震惊我或什么的。 "

" 好吧... 我点头道。我被一些像海龙的生命体拜访，还见到了我的创造者，还有一位叫寰星的灵性老师，以及一些我宁愿不提到的魔鬼，还有一位南卡罗拉的萨满——他是现实中的人——我是指肉身的。这些就足以概括了出亮点了。 "

" 可你为什么沦落在这里？ "

她就这么看着我，就好像在说，我这个概要没啥大不了的。每个人都会看到些东西。对吧？

" 好吧，信不信由你，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类视象是正常的... 特别是发生在大白天。 "

出现了长长的停顿，我们转向阿利森，她已经入睡了，沉重地呼吸着。

" 我可能该走了， " 她轻轻地说着，站起身来。 " 一个有趣的巧合... 我曾照顾过的一位女子，就是心脏捐赠者。大约两个月前过世了。她是... 我非常好的朋友。 "

一听到这话，我就知道了，她就是杰丽画的那女子。我无法记起她的名字了，但我记得她的画像，确实很像，而且她也是个医护工作者。我的整个身体因这突然而至的领悟而颤抖起来。

"你还好吧？"默瑞丽丝护士察觉到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认识你...我是说不是我认识...是我听说过你...我拥有了瓦内莎的心。"

这句话刚出口，她就震惊地双手捂住了脸，然后走上前来拥抱住我。她开始静静地哭泣，但我知道那并非忧伤或悲痛；而是一种欣慰和缓解的情感—就像一个环闭合了。

"那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一直看到视象，"她耳语道。然后退后了几步，长久的凝视着我。"我有如此多的事要告诉你。"

第九十七章阿敏

她名叫卢拉，我们一直留在那儿聊天，直到温特斯先生来带走了我，将我装回我那上锁的房间里，就像将盒装奶放回冰箱里一样。

我们在阿利森睡着后，聊了至少大约四十分钟，然后门被打开来，温特斯先生拍了拍他的手表，我才难过地离开。我们匆匆道别，她许诺说，很快就会再来看望我们—甚至可能就是第二天。

自从来SRC以后，这一晚是我睡得最踏实的一晚。我拥有了希望：阿利森走上了更好的路，而现在我看到生活的荒谬可能正翻开新的一页，那是由一只悦人的手所写就的，没有了磕磕碰碰的忧伤和孤独碎片，一种新的希望在我内在绽放开来。我甚至敢去期待这不是仅仅一页，而可能是一个新的篇章。

周日清晨来临，我听到了我的门被开锁，然后看见福尔松医生背后跟着温特斯先生，来了。

早，所罗门。今天你情绪如何？

棒极了。

他以一种怀疑的角度看着我，不知道我是否在调侃他。...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他指着我的椅子。我可以坐下么？

当然。

温特斯先生，你是否可以告诉阿敏医生我们将会在大约十分钟内到她那里？

温特斯先生转身顺楼道走去，如果可以用行动就不要用语言。

我有些吃惊的看着福尔松医生。阿敏医生？

对，她是我们东楼的心理医生，她专业是多重人格心理失调。我认为你们两个应该见见，让她给你作个初步评估。

什么是多重人格心理失调，你为什么认为我患了这病？

我从来没有说你得了那病，其实，我不认为你有，因为那病的人格特征跟你的不太一致，但是我们这里有个世界级的专家，所以听听她的意见只是为了合理性。如果能证明你跟这个病有关，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更加精准的治疗程序。

福尔松医生坐下来，用顽固的目光看着我。所罗门，说真的，我发现我们上次那个会见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令人满意。你能否告诉我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我看着他，就仿佛一个很希望表达真诚的人那样，但是我不知道这真诚是否有安全。我还是决定真诚。我也同样的不满意，至少你没有被锁在一个房间里，其规格完全就是牢房。我在那里没有任何事可做，就只能睡觉。

噢，对，但是我没有希望你睡觉，所罗门，我希望你反省自己的行为。你反省了么？

好，我离开你办公室前就有答案了。那个禁闭就单纯是个惩罚，你清楚得很。

他看着窗外，叹气。你得到什么答案了？

就是我需不能管闲事。我聚焦在自己的事上。跟随规则行动。等等，等等。

你仿佛那些咏唱经文的人，却没有真正的信仰。你感到那是精准的么？

不，我听起来像个分享自己醒悟给聆听者的人，那聆听着应该不是你，而让你满意并被打动，而移动到另一个话题上面... 比如，我妻子何时可以再来。

福尔松医生将手放在膝盖上，仿佛准备站起来走开，然后又突然坐回椅子上。所罗门，你是个非常特殊的患者。你有这种神奇的表达自己的能力，但是我不认为你真的相信你所说的内容，相信，就是指你拥有那些感觉。

他看着我观察我的反应。我保持淡定而平静的表情。

关于你的探视权，我今天会允许你一个访问权，但是你需要记得规则，尽最大努力遵守它们。我也应该有权利要求你这么多吧？

是的。

那好，那么我给你妻子电话，商定一个今天下午的探视时间。还有什么其他收获么？

我本来想感激他让默瑞丽护士照顾阿利森，但是我做不到。而替代性的，我选择了另一个赞赏角度。我喜欢你的领带—颜色很好。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领带，仿佛忘了今天戴的那一条，然后给了我一个快速笑容。感激你，所罗门，这个也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条。

他转身要离开，然后注意到阿利森的房门，然后好像突然记起什么。噢，顺便提一句，我开始让一个护士照顾阿利森。她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注意了。

感激你。我说。

他点头。你可以在结束跟阿敏医生的会见后，吃个早饭。我带你去她那里。

我几乎沉默的走着，但是他偶尔会说些关于天气的话或介绍我们偶然路过的房间。

我从未去过东楼，它是SRC的一部分，但我从未见过甚至听说过。SRC看起来好像曾经是个大宅，后来改成了精神病院，尽管难以想象一座这么大的建筑，怎么可能一度是私人住宅。三楼不像五楼，没有被降格太多。依然保留着楼道里的高级地毯和原有的木制墙围，或许是有些老旧了，但古时代技艺的古老品质对任何有眼光的人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

阿敏医生的办公室，跟福尔松医生一样，也在三楼，到了那儿，我留意到，这里有同样的老式油布地板，不过这儿的家具更合我的胃口，古老而又华丽。

我们走进去时，阿敏医生正坐在书桌旁。我相信，她应该是埃及裔，身材结实，五十开外，一对硕大的眼睛，看起来从脸上鼓出来太多了些。还抹着鲜艳的蓝绿色眼影，我知道这是主观意见，但这眼镜的确更强调出了那鼓起的眼眶，以至于她看起来就像条金鱼。欢迎，请进来。她亲切地说道。

她绕过书桌走过来跟我松散的握手。

这是透纳先生，福尔松医生说。我有另外一个会议要参加，我就把他交给你这有能力的手里。

感激，医生。我们将只是友好的谈谈。所罗门，你可以坐在那边。

阿敏医生跟随福尔松医生走到门外，我听到他们在楼道里耳语，但是听不到他们对话的内容。不一会儿她就回来了，带着个不自然的微笑——就是那种主人迎接一个没有被邀请的客人来参加家庭晚会的表情。

她抓了一把握旁边的椅子，坐下。福尔松医生跟我分享了你的病例，我对此很感兴趣。我们每天早晨都互相共享我们的患者病例，特别是那些我们发现特别有挑战性的。昨天——

对不起，医生，但是你每天都这样工作么？我是说，这是周日上午...

她因为我的观察细节而开怀的笑了。我们很敬业，所罗门。工作很苦，时间很长。你知道那故事的。

你是否因为要见我才特意来的？我问。

不，我一直在周末上班。

好的，抱歉我打扰你了，只是感觉很奇怪。

周日是我们探视者最多的日子，阿敏医生解释道，所以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增加。可能周日医院里职员数比平常日子都要多。我知道那听起来很奇怪，但那就正是心理学的角度。

我们都嘿嘿笑了。

那么，福尔松医生在我们的职员会议上提到，你两个月前接受了一个心脏移植。你的妻子...阿敏医生看着自己的记录本，...德雅，在跟我们分享一个担心，就是可能你的心脏捐赠者可能对于你的突然个性改变有贡献。我的专业就是关于群发性心理失调的治疗，这看起来很少见，但是在我的患者里，其实是很真实的现实。就是他们直接关联环境里的某个人，一般是具有权威性影响力的人，会将自己的观念传染给他们。这很像某种心理上的病毒或——

我举起手。你们在听取我妻子的建议，突然做出诊断说，我看到那些幻觉的事，都归咎于我的捐赠者是个疯子？

听我说完，所罗门。这只是我们正在探讨的一个想法，没有人在这里责备什么。好么？

好，但是反对那个并不太微弱的关于我的捐赠者是个疯子的意见。

疯狂，不是我们愿意在这里使用的词句。它很不精准...有着很多包袱。现在，你关于你的捐赠者，直到些什么呢？

首先，你告诉我你的专业是关于什么的。我说。

她停了一会儿，评估这如何进展。我给你的例子。我曾经有个患者，她是个忠诚的妻子。她跟丈夫住在一个农村地带，他丈夫是个什么都会做的退休者。他被几个幻觉困扰着——特别是关于外星人..那些天外来客。他认为他们在监视他，甚至在晚上来访问他。后来，他妻子也产生了同样的幻觉，部分是一种传染机制。

你听说过因为心脏移植而引起的案例么？

没，她回答，但在理论上，那是可能的。一种相对较新的医学分支被称为**能量心脏病学**，其基础就是能够被传递于心、脑之间的电磁信号，正是通过这种电磁传

播，大脑接受到了出自捐赠者心脏的信息。有很多关于这种症状的病例研究，但是从来都没有过心理学的领域病例，至少我的知识范围内没有。

那么，你为什么认为见我会有任何关系？

所罗门，你没有家族病史，没有医学原因，没有痴呆症，没有毒瘾。他们在你得失忆症的时候将你的大脑图像化过，我们都看到了那些扫描结果，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导致精神疾患的物理上的理由。唯一的显然角度就是来自心脏移植和随之而来的失忆症带来的精神压力，但是像你这样性格的拥有足够家庭支撑的人，一般都可以处理这样的压力，而不会崩溃，特别是崩溃到你目前的地步。现在你崩溃的事实，你落到这个地步，意味着作为一种可能性，这影响是来自你的捐赠者的心理状态。

你知道她留给我的视频？

阿敏医生点头。

也知道那个日记？

她又点头。

那么我假设你知道她有个女儿，和她希望我收养她？

是的，你看，就你看到的那些东西和感觉到部分幻想——她的幻想——而言，这些可能都是其心理致因。

我被击而麻木。我不能相信他们居然在朝着这个角度探索。我跟整个人类种族的距离感，一下子变得如同被光速推开的望远镜。

所罗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没事吧？

不，我不太好。瓦内莎与众不同，但是并没有疯，也不是精神分裂或其他任何你们用来描述的词语。她是个不同的灵魂，并且作为对你问题的回答...我感觉所有人都在试图伸出一根手指指责她，而我不喜欢那种状况。

所罗门，我没有试图在这里指责任何人。我们只是谈谈瓦内莎的话题吧。我的兴趣在于试图理解你的观点。我有个开诚布公的头脑，我真的很尊重你对她的看法，因为你比我更了解她。好么？

她听起来很真诚。她的话语让我冷静。

她驾起腿，看着她膝盖上的文件夹，里面有她的笔记。她是个白化病人？

对。

她死于皮肤癌？

她妈妈这么告诉我的。

那么你见到了她父母？

对。

还有她女儿？

对。

她只有一个孩子？

对。

你看了几篇她的视频？

三次。

你读了她的日记么？

一部分。

你喜欢你读到的内容么？

喜欢。

她女儿多大？

七岁。

你喜欢她么？

非常。

你心脏移植后，见过瓦内莎么——不是通过视频和照片，我指，你是否在现实中见到过她？

该死的。我不想谈这个。

我梦见过她...

梦...就是你睡觉时？

嗯，我看到她显化了，她告诉我关于她留给她母亲的一封信的存在。我告诉考瑞，她妈妈，而她妈妈就找到了那封信。如果没有那个梦，她永远不会发现那封信。阿敏医生开始写记录。那封信是关于什么的？

那是瓦内莎观她母亲允许我收养杰丽，她女儿。

并且你读了这封信？

对，她妈妈发给我了。

什么时候？

就是我入院前一天。

所罗门，所罗门，你认为你儿子，乔恩，如果你收养了杰丽，他会怎么反应？他们不是年龄相仿么？

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个。

但是你认为他们好好相处很重要，不是么？

我想是的。

告诉我你在医院里时的经历，就是你单独跟乔恩在一起时。

我用怀疑的眼睛看着她。这就是她引导我到达的地方了。你是在想象我希望杀了自己儿子，这样我就可以收养杰丽？

她举起手防卫。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所罗门，如果你无能谈论关于医院的经历，我不会强迫你，但是请理解，这没有丝毫的责备。我只是试图理解瓦内莎在你崩溃前夕，对你精神状态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你成为崩溃的那件事不是事实。我只是试图从一个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看见的存在体的攻击里，救我的儿子。她是个自我从手术后就一直折磨我的存在体。她希望我在这里。我用我自己的右手食指朝下指点着强调。

这个就是你提到过的娜姆，对么？

对。

她停了一下，看着自己的笔记，专注的呼吸着。我知道在你接受心脏移植时，做过一个很详细的梦。你在一个岛上，对么？

对。

你被隔离于所有一切，但是岛上有个女人，如果我的笔记正确，她也是个白化病人... 正确？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她在一个地下的构造物理生活。她可能只是因为少见日光而皮肤偏白。

或者她是个白化病人...阿敏医生说。

可能。

你刚才说，娜姆希望你在这里。你是什么意思？

她希望我被打上疯子的标签，于是我就不能完成我的使命了。

那么你是否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你的使命？

那可能在你的笔记里有...我说，怒火在我的词句里悬浮着。

我希望听你告诉我。你可以告诉我么，所罗门？

我感觉自己在被向一个什么方向引导着，就像一个失去了所有目的感觉的马，我将会被作为患者而判定无用。我没有被允许找到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我痛苦的发现，显然阿敏医生就是那个打开帷幕的人。

我记起当自己是个孩子时，我发现了一个美丽的蛹，我当时认为里面是只美丽的蝴蝶。我将它从树枝上取下来，带回家；我将它放在自己温暖的手心里，希望它能够在我找到一个合适的罐子前，不要孵化。

一周后，它还是没有打开，我的耐心耗尽了。我单纯为了加速它的诞生，就决定在那个蛹上划个口子，希望这可以成为对那里面的蝴蝶的鼓励。我用了一把尖锐的刀子，并且我的手术水平就是个九岁孩子的程度，结果我发现自己割的太深了。我快速将它放回罐子，但是我知道自己做错了。那只蝴蝶永远都没有出现，最后我将它埋葬在我家后面的林子里。

我感觉阿敏医生在打开我的蛹，但是她会看到，如果她看，我已经离开了。我没有在那里。她正在寻求一个幻影。

所罗门，告诉我你喜欢你的使命的什么角度？

我理了理思绪，决定继续。我将会在四十年内，在一个将会发现人类灵魂的机构工作，使用一种我参与发明的技术，发现人类灵魂。任何使用这个技术的人，都会得到关于人类灵魂存在性的不可推翻的证据。这是个将要改变世界的发明，因为那样就不再有人可以独占或控制灵魂。不论是用科学，宗教，政府，教育...没有任何角度可以控制灵魂了。所有个人都能够看到，自己是永恒的生命，至高无上而超越于我们知道的时间之外。这就是我的使命。它将会带来自由。真正的自由。

你是否记得伟大的神，普罗米修斯？阿敏医生问。

我记得那个名字。

他从众神那里盗火给人类，导致众神惩罚他的结果。你感觉自己像普罗米修斯？

不，我摇头。

但是你的使命，不就是跟这个一样么，你带来了火一照亮了人类种族，于是那些神们不高兴了，因为他们是那些决定人类何时得到火的存在...而不是一个人。

你所说的神们，我不知道你指什么。但我不是一个人。我说过，那是个机构，我是那个机构的一部分。

你是否在你的某个视象里看到过这个机构？

是的。

怎么看到的？

一个魔鬼，我找不到更好的名字，他带我到了四十年后的未来，给我看了。那个量子观测技术——

这是个在未来允许我们看到自己灵魂的技术？她打断我。

是的。

而你在这个开发里产生了作用？

是的。

你看，所罗门，有时候我想知道自己在未来作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相信关于未来的视象，况且你说的，这是个魔鬼给你看到的。你相信这个视象么？

不是完全信。

是什么让你相信其任何部分呢？

我看到中年的杰丽。那其实是我第一次让她看到我。

你什么意思？

我在知道杰丽的存在前，就体验了我的这个未来经历——当时我甚至不知道瓦内莎有个孩子。

那很有意思，她温柔的说，在自己一子里挪动身姿。按照一般常识，你的体验很不可思议。你是否能够理解，当你的妻子和心理医生听到这些时，他们会发现这很难以置信？

是的。

我确实没有过任何这样的体验，她说。我怀疑你妻子也没有过。可能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人有过。你可能是个唯一的体验者。你认为那是可能的么？

我无法判断。

所罗门，你说瓦内莎希望你收养她女儿...杰丽。那是个请求还是个命令？

一个请求。

我在自己记录里看到，这个请求跟六百万美金连在一起——

那钱是她在遗嘱里留给我的，不是收养杰丽的后继结果。

你确定？

是的，她的律师特别强盗了这一点。

好的，但是你应该同意，当有人给你那么多钱，你一般会感觉一种遵从他们意愿的义务。

是的，我认为有些人会的。我在知道那些钱存在之前就希望收养杰丽了。

你为什么认为你有那么强烈的意愿去收养她呢？

我见到了她，并且我爱她，那很难解释。我们有种自然的连接。

瓦内莎的父母对这事什么感觉？

他们开始不太赞同这个意见，但是她的继父上周去世于心脏病，这改变了一切标量，于是她母亲，在我上次跟她说话时，看起来更加合作了。

瓦内莎是否给她父母留下了钱？

我不知道。

所罗门，在你心脏移植前，你跟你妻子关系好么？

好。

当你手术后，得了失忆症，她是否支持你康复并且重新加入家庭的努力？

是的。

然后她姐姐去世，她跟你孩子们去了土耳其——他们去了一周，对么？

是的。

而你在这期间跟恰同医生去了南卡罗拉？

是的。

你是否认为那很奇怪，就是你的心理医生听了你的故事就突然将你拉走，去见他的一个住在南卡罗拉印第安居留地的叔叔？

是的，开始是的，但是我们也有一种强烈的连接感。

那又是什么呢？

他们知道那些我在岛上见到的生物。它们对他们而言很神圣。

真的？什么生物，你可以在具体一些么？

它们被称为昆腾萨穆（量子之和）。它们是神秘的生物，但是它们存在于那岛上，我在梦里见到了它们。这对于恰同医生而言，非常感慨。

为什么会那样？

他们在居留地里保有者这些生物的骨骸，在一个只有很少他们族人知道的神圣地点。

真的... 你看到了这些骨骸么？

是的。

并且那些骨骸看起来就像是你在梦里看到过的生物的？

是的。但是我在很多年前拍了一部电影，叫杰牟尼，而那些生物出现在那个电影里。然后有个法国的人类学家来跟我联系——在我手术前和手术后——她在一个九千年前的山洞里发现了那些生物的壁画。

那么这些生物看起来像海龙？

类似。

它们是干什么？

它们是信息的携带者... 是关于如何导航进入意识的更高次元。我知道的不确切。

它们是说话的龙？

对于我而言是的。

恰同医生也跟那些龙沟通么？

我摇头，快速去掩护考安。他知道那个神话，他已经发掘它们的骨骸很多年了，但是没有对话。

当你告诉恰同医生你曾经跟其中一个昆腾萨穆（量子之和）对话，他相信你么？

我不知道，你需要问他。

她在记录里翻了一页，清了清嗓子。当你在南卡罗拉时，你跟一个女人有过任何关系么？

我开始摇头，但是我知道她的提问方向。娜姆... 但是我不能过她是个女人。

她是什么？

是某种黑暗存在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将这用词语来表达，但是她不是个物质性的人类。那个晚上，我迷路了... 而她找到我并引诱了我...

这看起来是你最难于谈论的部分了。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背叛。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我看够了他那种不忠... 我不是那样的。我希望德雅相信我。

她相信你了么？

我长长的叹了口气。她曾经相信。

但是现在不是？

嗯，我对于发生的事感到羞辱。我只能说那时我不是自己。那时我很软弱。而我痛恨自己那时如此软弱。我可以超越它，但是在我的生活里有如此多的失调，即使我告诉她我的忠诚，我不认为德雅能够相信我。对她而言，这些都在我的脑内。

不是么，所罗门？

那就是我一直在说的一不。这些并不存在于我脑内！当这些发生时，娜姆进入我的时空，她就像你一样真实。在所有角度都绝对完美，只是她可以在不同时空穿越。

三个月前我在等死。我没有梦想，希望，视象，我的世界跟其他所有人一样——简单，物质性，可触及并且真实。其他所有一切都是...幻想。我清醒的觉知，我所说的一切，作为实相，都是如此难以置信，但是对于我，它们就是实相。而这个真相就是我可以依靠的一切，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一面。

阿敏看了下自己的记录，然后缓慢的合上记录本。你是否需要我的初步评估？是的。

你的故事是我听说过中最难以置信的，我想你保证，我曾经听说过很多好故事。我从你那里没有感觉到别的，只是透明性，所以我相信，你相信自己的经历是真的，我认为瓦内莎对你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是她现在成了你的一部分，有人会说，成了你最重要的部分。

我想看那个她给你的视频，我也想阅读那封信...还有那日记。你还保留着它们么？

我想是的。我妻子拿着那个视频，那封信在我手机里，她要问拿着我的手机...我认为。那日记我藏起来了，我不确定我是否愿意分享它。

阿敏医生仿佛同意暂时不去追究那日记。我认为我会想见见瓦内莎的母亲，甚至可能见杰丽。

我害怕了。我不认为有必要跟杰丽说这些——

我只在得到她监护人同意的条件下去见，那会是瓦内莎的母亲...

考瑞，我提供。

是的，考瑞，感谢你。如果考瑞同意，我会只是对杰丽做个简单的评估，不会让她感觉不舒服的。没有粗鲁的提问。

你希望从杰丽那里得到什么？她对所有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我明白，但是她是这个飓风的风眼，不是么？那个静止的中心点，但是围绕着她是这样的...混乱。我希望得到这个附加的洞见，这样我才能得出一个更加精准的诊断。你是否可以在这件事上帮助我，所罗门？

那是否意味着我今后就要继续见你？

你决定，但是，是的，我希望继续我们的会见。

那么你认为我得了这个群发性多重人格失调？

我不知道，我需要更多时间和信息去发现结果。她温暖的微笑，缓慢的站起来，有些吃力。她用右手食指拍着自己脑袋。打开头脑。我总是试图保持开阔的思路。

如果我可以决定，我希望你做我的心理医生。

好的，我看看我怎么努力就可以让这一切发生。你妻子下次什么时候来访问你，你知道么？

今天下午...

我看看福尔松医生是否可以给她打电话，让她把我想看的那个东西带来。她还可以将你提到的另一个电影带来——那个你拍的。

杰牟尼？

她点头。

她可以带来。

还有考瑞的电话号码？阿敏问。

她如果将我的手机带来，我可以给你看那封信和考瑞的电话号码。

阿敏医生看了我一会儿，停了一下。你为什么不希望我看那日记？

我不知道。

好吧，我们目前就不追究它了。阿敏医生交臂。所罗门，你来到这里后，是否看到过幻觉？

没有...

你确定？

我做过一个梦，但是那真的是个梦。

好，那么我就让你吃同样的药物。

最后一个问题... 你的财物资源是否在一个联名签署的帐号里？

你指瓦内莎留下来的钱？

她点头，低头看着我。

是的，那是个联名帐号。

好的，就这么多。我们今天就结束了。我会给温特斯先生打电话，让他带你回房间。

我的表情反射性的表达着迷惑。你为什么问我帐号的事？

噢，没什么。我只是希望看看你妻子在你住院期间，是否会承受着任何财务压力。有时如果没有共享帐号，表示家属会遇到经济困难。那会对康复努力增加压力和负担。那是个通常性提问。

好... 但是福尔松医生从来没有问过我。

她叫了温特斯先生，告诉他来接我，然后走到她门口，打开门，仿佛跟我说，你到了可以走的时刻了。

我根据她的示意站起来，臣服的走向她和那门口。

福尔松医生可能已经问过你妻子关于财务安排的事了，那就是为什么他没有问你。我总是喜欢兴趣患者的观点。

她看着楼道。你带路人马上就来。我祝你今天愉快，我可能在你妻子来访时过去自我介绍，如果你认为可以？

当然... 我点头。

温特斯先生，以他那种标签性风格，沉默的走在我前头，带我走向食堂。当我们到达电梯里，他提到他后两天将会不在，但是他还是期待着周一的支付。

不用担心，我今天见到德雅。她会处理的。

我越过他走向早餐，拍了他的后背。我竟然很饿。几乎所有的其他患者都已经吃过了，所以食堂几乎是空的。

温特斯先生为了确信我吃药，一直等我喝下后才离开。当他的任务完成后，他就毫无响动，也绝对一声不吭的走开了。他那巨大的身躯，全身白色服装，带来一种重量之外的沉重性临在。其中隐藏着什么，一个黑暗的故事，或某种匮乏，我还无法精准感觉到，但那是个被封锁在这个山峰内在的，从来都不见光明的伤痕。

第九十八章着魔

福尔松医生在怕我的肩膀。我是否可以跟你私下谈谈，所罗门？

我从桌上站起来，我正跟几个病友一起坐在那里，当我跟着福尔松医生来到楼道，我感觉到一种突如其来的不自然。他猛然停下来，旋转回身面对我。

你妻子... 德雅，在来这里的路上，她带着你们到儿子来的。

我开口说话，但是他制止了我。那不是我的意思，但是你妻子坚持，说你儿子希望见你，并且不接受任何其他选项。我跟阿敏医生谈了，她认为这对于你的康复会有帮助，于是我很犹豫的答应了... 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你回做出最好的行动，并且... 他再次抬手不让我说话。我不允许你们有私下见面的时间，于是阿敏医生同意在她办公室招待你们的会见。

他瞥了一眼手表。她将会在二十分钟内到这里，可能这是个好时间让你清理自己。

他从头到脚上下看了看我，然后就走开了。

医生... 我可以问个问题么？

他停下来，转回身。嗯？

我应该跟乔恩说些什么？

真相。他快速回身，继续快速走在楼道里。

我想问另一个问题，但是没有问，而是向盥洗室走去，确定那好医生是对的；我需要一个很好的洗漱清理。

当我在那个打碎的镜子里看着自己，我犹豫着不知道是否该刮掉胡须。也许乔恩看到我这个样子会吓一跳。我决定静候，在这样我被允许的有限的的时间里，急躁行动，可能只会让我显得更糟糕。我代之以快速洗了个澡，换了一套新的灰色宽松裤和上衣病服。

我淋浴后，温特斯医生在我房间里找到我。你知道那事，他说着，将自己手指弯曲成一个半握拳状态，示意着门口。

我们几分钟后就到达了阿敏医生的办公室，我在那里被温特斯医生安置在一个椅子上，被命令坐下，然后他就离开了。我一个人在那办公室里，不知道其他人哪里去了。我感觉温特斯先生像个护法一样，就在那个打开着的门外。

突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顺着楼道传来。那是乔恩的声音。这稚嫩的声音在那些楼道木板墙壁间回响着，传到我耳中。我也听到了阿敏医生的声音，像圆润的玛瑙，她带有轻微的埃及口音。那听起来像是她在想乔恩解释着什么。当他们到达，我期待的站起来，面朝门口。

老爸！乔恩跑过来，没有任何保留的拥抱我。

我闭上眼，品味着这个娇小双臂的拥抱。我的天使来了，我说。你有长高了？

也许，他说。你留胡须了！他指着我的脸。

被判决的罪恶感... 我微笑，让他用手梳理着我凌乱的胡须。

我四周找德雅，但是只看到阿敏医生。我看着乔恩。你妈妈呢？

我认为最好你们两个人单独见面，阿敏医生回答。我几分钟后会让温特斯先生去带你妻子来。

感激你，我说。

我抱着乔恩站起来。他是个很轻的男孩，而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肌肉不再是从前那样强壮，虽然我告诉自己也许只是因为乔恩长了。

我们坐下。阿敏医生坐在中间的椅子。乔恩希望坐在我膝盖上，我们就在同一个没有扶手的椅子上拥挤着稳定了下来。

乔恩，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坚持来看你爸爸？

我希望见到他，乔恩认真的说。

但是你跟妈妈怎么说的？

乔恩突然安静并且紧张起来。我告诉妈妈在医院里时，你没有碰我。

我看着乔恩，我的眼睛瞪大了。你看到她了？

乔恩摇着头，更紧地依偎进我的怀里。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但我感觉什么东西在挤压我的脖子，但不是你的手...你...你在跟什么我无法看见的东西搏斗来着。

乔恩？阿敏医生安静的说。你爸爸从来没有触碰你的脖子，对么？

乔恩点头，我感觉到他更紧地靠近我，仿佛他希望埋藏在我内部。

乔恩，保证所有的人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真相很重要，因为，除了你爸爸之外，你是在哪个病房里唯一的人了。感激你让发生的真相变得更加清晰了。

我感觉乔恩在我胸口处点头。

我是否可以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在这事发生后立刻提到它？阿敏医生以一种友好的口吻问。

当时一切都发生得如此快速，他们立刻就将爸爸带走了，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了妈妈，但是她不听我说...没有人听我说。于是他们告诉我你在医院里，你感觉不舒服，所以...你看...我以为你跟我得了一样的病。

他的声音变得更小了。后来玛瑞萨告诉我你疯了，于是...于是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他抬头看我。妈妈一直告诉我你在医院里...就像...像你病了一样。当她说她今天来看你，我告诉她我想来。于是我告诉她你没有疯...

在他细说着他的故事时，我的心舒展开来。我感觉到牢笼的门正在打开，也许还没像我所选择的那样完全敞开，但是的确打开了。一道新的光照射进了我的黑暗房间，我环抱住它，没人会怀疑，这是一道美丽、纯净的光。

我紧紧抱着他。感激你，乔恩，我亲吻着他的脸颊，说。

他抬头用眼角余光看着我。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么？

那要医生们来决定，天使，我们会知道的。

阿敏在她椅子上挪动着。乔恩，你说你没有看到任何事物，除了你看到你爸爸在跟什么搏斗，但是你感觉到有什么在你脖子上。你认为...那个压住你嗓子的会是什么？

魔鬼。乔恩以一个孩子的说服力看着阿敏医生。

你为什么认为那是魔鬼呢？她问。

我不知道...我感觉它是。

你曾经听到过你妈妈或姐姐，在他们讨论你爸爸住院这件事时，提到过这个词，魔鬼么？

没有...

当你爸爸跟那个压住你嗓子的东西搏斗时，是否说过魔鬼这个词？

乔恩慢慢摇头。他依然蜷曲在我膝盖上。

我感觉阿敏医生完成了，她靠在椅子后背上，击了一下笔记，然后站了起来。

我让温特斯医生带德雅来。可以？

我点着头，怀抱着乔恩。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治疗。**有趣的是，当一切都被带离了身旁，你却感觉到一种对纯真的回归，这自有它的宽慰性。生命中那些复杂的事物都已远去，余下的全部，就是去面对孤独和误解。**有那么一阵子，在来到SRC后一、两天时间里，我以为自己甚至失去了家庭。我命中注定要彻底孤独，被灌着药，像只笼子里的动物，偶尔被不再了解我的人们探视下。

现在，乔恩的故事和一个新医生，让我有了个希望。

德雅到达时，看到乔恩在我膝盖上，就不自然的微笑。我没有起身。

嘿，索尔，她说。很高兴见到你。

你好？我问。

好...很好，你呢？

好多了，感激你带乔恩来。

我其实别无选择，她微笑着坐在一个阿敏医生给她的椅子上。

乔恩在解释他在医院里的经历，阿敏医生解释道。他很有帮助，再次感激你，乔恩。

不客气，乔恩安静的说。

温特斯先生，你是否可以带乔恩到儿童游戏室，并照顾他？我们不会很久？

温特斯先生淡淡的微笑着点头。当然。

好的，乔恩，你跟温特斯先生去，玩一会儿吧，好么？我说。

我可以呆在这里么？

抱歉，但是现在是大人们的时间了。

好吧...

他从我推上下来，走到温特斯先生那里。

就在楼道尽头处，阿敏医生说，转向德雅。探视者们都喜欢利用它。可以？

德雅点头，阿敏医生向温特斯先生点头，示意可以走了。

他们离开了，我可以听见他们走开时乔恩在问一个问题。我希望他能够发现温特斯先生比我看到的更加爱说话。

阿敏医生打开她的记事本。再次感激你带乔恩来。我想所罗门跟他连接是个很值得高兴的事。

德雅点头，瞥了我一眼。她显得紧张，可能因为乔恩刚才在这里。

德雅，你知道乔恩刚才说他爸爸没有触碰他，或试图掐死他。你对这个证言是什么感觉？

他清了清嗓子，看着阿敏医生，避免跟我目光接触。我很高兴乔恩说出了真相，如果那就是真相，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

那是什么？阿敏医生问。

德雅面对我。如果你真的感觉到魔鬼，而那些魔鬼在伤害我们的孩子，这怎么能够让事情有改善呢？可能你是被附体了...或...或可能你说的是真话，那些魔鬼

在试图阻止你做那件未来四十年后的事。我不知道，但是无论什么理由，我们的孩子们处于危险之中。

你是否相信所罗门说的是真的？阿敏问。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但是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孩子不会被一个被着魔的父亲，或那个试图折磨他的魔鬼伤害。无论哪种情况，我怎么可能忍受呢，索尔？

她以一种祈求的表情转向我，我无语。所有我关于尽快离开这个地方的希望，这些希望就在她看着我的这个瞬间枯萎了。她不是因为乔恩来SRC而恐惧。她恐惧的是我，和那些我带入我们生命的魔鬼。

我之所以带乔恩来了是因为他在今天上午福尔松医生来电话约定时间后，哭了整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他比你想象的更加向你，所罗门。过去四个月，你几乎没有在家，主要在医院里和这里。他知道这里不是个普通的治病的医院。他知道你在这里，因为人们认为你...你看到一些东西。这对于他真的很艰难。玛瑞萨有了更多自己的生活，但是你...你是他的生命...

我望着阿敏医生，仿佛寻求她的支持。她一定可以说些正面的话，一些为我辩护的话，但是她如此客观的看着我，仿佛该我说话了。我挣扎着开口。

我不知道怎么来回应这一切，我缓慢的说话，语调里有一种轻微的颤音。你在说什么？你要放弃？那就是代替选项？跟我离婚，然后让我远离我们孩子们？这怎么可能是解决方案呢？

我将离婚的底线抛出来，是为了让德雅否认它，但是她保持安静，于是我的心沉入了一个我太熟悉的深谷。我感觉那种陌生感。她的疏远理由形成了一种可理喻的队列，而没有一个是我可以将其打翻在地而战胜的。我因为乔恩得到的能量，现在消失了。我回到自己的内在，进入那个不可劝慰的，让我变成空无的地方，但是这里更加安全，可以避免听到更多的伤害性语言。

我们的会见这时其实已经结束了。那会见很简洁而明要。我知道德雅需要什么。那目前就变成了一个处理时间的问题，那些成叠得纸张，整洁的装订在一起，就会来到我面前，最后一页上面绘有一个用于签字的下划线，底下印着我的名字，呼唤我来完成这个同意的意志。

我没有再见到乔恩。后来的情景对于我，都成了一种模糊的记忆。我记得德雅跟着阿敏医生离开。我留在办公室里，盯着窗户看。我看到一簇V字形图纹的云朵，流过窗户的宽度，然后就消失在墙壁里。

当阿敏医生回来时，我的悲伤达到了极点，我拒绝说话。她终于放弃并让温特斯医生将我带回自己的房间。他询问我关于钱的事，但是所有话语仿佛对于我都不可用了，所以我就保持一种沉默围绕着我。我知道他明白了周日不会是他所期待的支付日了。

第九十九章生物

塞谬尔先生给我拿来药。我周日晚饭没有吃，当他带来晚饭，我将它拒绝了。药物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拒绝的。他等我吃了所有的鸡尾酒液，并喝水冲下去。

我记得寰星说过我的药物被一种力量以某种方式减轻了效果，让它们对于我的系统不再那么有毁灭性的药效，但是今晚我喝药时，居然希望那些药可以发生全效。将我毒害带到一个淡定的毛毯内，我祈祷着。

塞谬尔医生离开二十分钟后，我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同，于是我将自己从床上uncurl拉起来，穿过楼道来到阿利森的房间，希望谈话占据了注意力会帮我缓解点沮丧情绪，哪怕就一、两分钟。

我走进去时，她房间很安静。能听到睡眠中那富有韵律的呼吸声，可我还是走了进去，坐到床边的木椅上...真希望追逐我的是死亡，而非那些想让我生活为被关押的迟钝疯子的疯狂魔鬼。

我听到一声咳嗽，看到阿利森玻璃般的眼睛里一闪反射出的过道灯光。"是你吗，所罗门？"

"嗯，"我说道，依然不确定自己是否想交谈。

"你听起来在生气。"

"一个坏日子。"

"探视者？"

"你怎么知道？"

"探视者带来了他们的评判，评判带来了沮丧。要不...他们就带来了他们的爱，而爱却难以留下。你是哪一种？"

"都有。"

"哦，那就够呛了。"

"你今天怎么样？"我问。

"安定。"

"默瑞丽丝护士来过吗？"

"没，我想她会明天来。"

"我能给你拿些什么吗？"

"那些杂种乘我睡着时拿走了我的烟。尽管我以为藏的相当好了。他们大概是在找钱什么的。就不该在这里找那些东西。"

她自顾自地咯咯笑起来。

"他们也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抱歉，没烟了。"

"你曾疑惑着过，是否有谁会关注我们？"

"一直疑惑。"

"我曾在音乐厅演奏过，所罗门。将近3千个人聆听着我的手指在象牙琴键上轻弹，是在林肯中心—非舍大厅，一个好地方。他们会聆听我早曲目中演绎进的每一丝细微差别、每一次情感爆发，他们不是喜爱我就是咒骂我，但多半会是喜爱。无论怎样，他们关注我。"

"尽管没有接触那些人，我却曾以我的手指触动了他们。这是奇迹。有时候，我会在听众和乐团成员来之前，在音乐厅里弹奏，而我会想象，某个人坐在听众席的一张椅子上，我就单为他演奏。我感觉甚至在空空的大厅里，也总是存在着聆听者。"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终止了演奏？"

"我从未终止演奏，真的。我依然演奏着；只是在我的脑海里。我不设防的...我觉得我的大脑活跃过度了。它在一切事物中都听到了音乐。甚至还是孩子时，我就能听到音乐在演奏，我问我的朋友，他们就会看着我，好像我疯掉了似的。我早

就习惯那种目光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就不再问了。我猜，重点在于一没有人能够听到它。"

"在我开始接触到音乐，并通过钢琴演奏出它后，它就不再是问题了。这样其他人也能听到它了，他们甚至花钱来听它。自从我开始分享出它，它就不再是问题了。"

"你是个天才神童？"我问。

"不，我是完全自学的...甚至有自己的音乐语言。直到一次事件的几年之后，我都不是一个拥有特别技术的钢琴师。"

"什么事件？"

"有一次我爸爸打了我..."

"为什么？"

"我没有做家庭作业，而我的成绩因此而不佳。我太过忙于捕捉和写下那音乐了。当他发现后好好地打了我一顿。"

"听起来不像个事件，"我评论道。

"事件不是这个。在他打完后，我计划离家出走，跑去一个朋友家。我们住在北京的外郊，完全是郊区，我朋友家在一英里之外。我们家之间隔着一大片野地，我就在黑暗里穿越这片野地。我绊到什么而摔倒了，当倒下时，头撞到大石头上。将我撞晕了。"

"等我醒来时，不只是后背疼痛，还难过于父亲的恩典，而且我的头还流着血，我完全麻痹了。就那么仰面躺着，凝视着夜空——该死，我唯一能做的竟然是：望着星辰。"

"但后来，我开始听到极其微弱的音乐，它自天空中源源而至。我确信那是音乐。它不是我之前听到的那类音乐，它更像一种从天堂里倾泻下来的浩渺的旋律，因为某种原因，我听到它了，而它则...进入了。"

"这就像一个来自其他世界的人拜访了你的家，给你一些那个世界的东西，以证明他们是真实存在的。我意识到，我所听到的音乐不是存在于我的头脑里，它源自于行星、恒星、一切万物的运动。一个有着整个银河系规模的音乐家，正在通过某种运动和能量的形式递送出它的音乐密码，而尽管不理解其物理原理，我却理解了那些声音。"

"这个事件又如何将你变成一位音乐会钢琴家呢？"

"我在野地里躺了两天。无法动弹。是某种类型的麻痹症——现在不记得那个医学名字了——反正我就这么失踪了。我的家人和朋友到处找我。我甚至无法叫喊。在那片高草丛生的野地里。我能听到他们在周围找我，一些人甚至就在十英尺内，但除非正好踩到我，他们无法看见我。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可能就这样死在离家几百码的地方。"

"他们怎么找到你的？"

"一只狗救了我。当我终于被发现后，我在医院里度过了两周，进行了你能想象到的各种测试，但我记住了那音乐。因为几乎造成了我的死亡，我爸爸的愧疚变成了我的国度里的金币，允许我在音乐学校接受钢琴课教育，而这就是一切的开端。"

"你曾认为过，是那宇宙音乐家将你放到了这里？"

" 你是说，让我发疯？ "

" 是。 "

阿利森无力地微笑起来，摇着头道。 " 不，是我让自己发疯的，因为我允许那音乐拥有了对我的太多控制权。我需要平衡，而我没有对这需要让步。我的头脑里有太多的话语声... 太多的音乐... 它超过负荷了，这让我到了这里。 "

她望着我。 " 那么，他们在这里用什么精选词汇来描述你呢？ "

" 我觉得他们依然在决定中， " 我答道。

" 哦，说啊，他们一定有些结论了。 "

" 最近的一个看上去非常讨人喜欢：共享性心理失调。 "

" 佛利 哦 迪欧克斯（法语）， " 她说。

即使在昏暗的光线里，我的迷惑表情还是产生了应有的影响。

" 2个蠢货。 " 她补充道。

" 你怎么知道这个的？ "

" 它也在我的菜单里。尽管没坚持太久。他们决定用了：肉块、土豆神经分裂症，外加少许叫作MPD的香料。 "

她像个不耐烦的老师瞥了我一眼。 " 多重人格失调症。 "

我倾身向前，双肘支在膝盖上。 " 为什么你会来这里？ "

" 我试图杀死自己很多次。他们不断地从我手上救下我。最后，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威依据，mind you，他们决定将我治疗到不再有力气杀死自己。药物将最终满足了这一需要。于是我就到了这里，等候在死亡的门口。 "

" 你最后一次离开房间是什么时候？ " 我问。

她皱起了眉头，说道。 " 或许一个月前。 "

" 让我们明天去溜达一圈。 "

" 我无法走路。 "

" 我会弄来把轮椅。 "

" 别指望他们会有那东西。 "

" 这儿是个医院，他们必定会有。无论如何，我会找到的... 只有他们有，你会跟我去吗？ "

" 你先找到轮椅吧，然后我再决定。 "

" 好的。 "

我们又聊了大约十分钟，然后看着阿利森慢慢淡入了又一轮的睡眠。当那赋予韵律的呼吸声充满了房间，我留在了那儿。我没有地方可去。这个地方也打发时间的东西。没有事物呼唤我去的什么地方或是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坐在椅子上，开始忆起我坐过的另一把被浩瀚的原野包围着的椅子。我将自己想象成上帝世界的侵入者，检视着紧锁的门，撬动着窗户插销，直到找到一个能打开的。

但这一次，我没有去任何地方。我不需要去。它来到了我这里。一种光在我面前形成着，起初没有形状，但被我的聚焦所滋养壮大着，当我看着它，它就开始生长。它变成了一个身体，非常可能是一个人类存在，但我无法确定，因为这光是如此精纯，以至于任何细节都被吞噬在了它光芒四射的能量里。

阿利森的房间像着火了一样明亮，但就我而言却没有热的或不舒服的感觉。 " 你是什么？ "

"跟你一样，"那光说。

"你是谁？"

"这要紧吗？"

"你想要什么？"

"向你展示些东西。"

"什么？"

这个词一离开心智、嘴巴、或者它最初形成的随便什么地方，我就感觉到了运动。我被某种风抓住，扯出了自己的身体，吹到了一个看不见任何东西的黑暗地方，但是我能感觉到泥土，知道自己是坐在一个山洞的地面上。突然，没有一丝疑问地，我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岛上。

就是在这个山洞里，我划亮的第一根火柴，最终将引导着我遇到了珍妮丝和其后的切。为什么我又来到了这里？我是双手在泥地上摸索，寻找着火柴，只费了很小的力气，我的手指就碰到了火柴盒，立马打开来。我划燃了一根，光从木棍头上倾泻而出，足够让我看到左手边的石壁。

盒子里还有大约十根火柴，我紧紧抓着盒子。走近石壁，看着从前的某人画下的手绘图案。我指尖捏住火柴举了起来，仿佛那是支微型火炬。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图案，没有属于地球的，但看上去却莫名其妙地感觉熟悉，就是你在梦里或神话书里会看到的那一类。我向上探出手去，触摸其中一个图案，它勾画出一条昆腾萨穆（量子之和），一触之下，它就发出光来。我立刻抽开了手。这是我的想象吗？我鼓起勇气，再次触摸它。这次它发出了光，但我感觉到手移进了石壁内，就好像石壁消失掉了，或者也可能是我的手消失掉了——我不确定。

接着，我感觉到什么在将我拉进去，而我别无选择只有顺随。当我进入石壁内，能感觉到突然而至的凉意和深深的漆黑，这提醒我再划燃一根火柴。这一来，周围的空间就揭示了出来：我身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如果存在石壁，一定远离得贫瘠的火柴光无法照显出它们。我开始颤抖了起来，因为一种临在正在我面前，一个光粒一个光粒地聚合起自己来。

火柴熄灭了，我就赶紧划燃另一根。于是光揭示出，一个生物正在我眼前聚合着，它不是物质构造的，而比较式宝石般的光构成的。当它在我眼前聚合着时，火柴用燃尽了，但这生物散发出的光，现在已远远足以照亮我们共享的这个空间了，而我得以看清了这个石室的规模。它在每个方向都有穹顶体育场的三倍那么大，而正在显化的这个生物就需要这么大的空间，因为它非常巨大。

我不加思索地一小步一小步地后退着，看着这个巨大的生物以这样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显化出自己，彻底地绑定在了这奇观中。很难去界定这个生物，直到它几近完成显化时，可即使这时，我也不确定从现在这个角度，是否看到了它的全貌，所以，无论我能够提供怎样的描述，恐怕都是不完整的。龙这个单词，对于我所看到的这生物，只是一种苍白的隐喻。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它是巨大得多的昆腾萨穆（量子之和），不过它不是水生的。它是天空中的。它是纯粹的光，其构成是如此繁复、如此美丽，以至我感觉到，一丝奇妙的微笑闪过我的面孔。

这个生物，因为缺少更好的说法，我只好用这个称呼。这个生物类似于一条巨大的有翼暴龙，只是它显然缺失了尖牙、quick-to-anger怒眼，以及那标志性的喷火鼻息。它看起来极度的沉静和庄严。

我疑惑着这个生物的显身只是巧合，而当它光之身体的最后一部分飘浮着，在双眼上方就位后，这双眼睛睁开了来。那种感觉不太是恐惧它会故意地杀掉我，更多是担心自己身置其临在中的这个生物甚至不会注意到自己是否杀掉了我。

它的双翼比任何航船都要大，可当该生物调整双翼的位置时，它们却移动地如此优雅。它的眼睛不同于一般的眼睛，它们是透明深邃的球体，深远而神秘。"你已将我呼唤成了存在体，你所渴望的是什么？"

这声音轰鸣于整个石洞的巨大空间里，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因它的能量而振动着。这个生物身上存在着一种和时间一样古老的力量。

我知道自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否则会有被脚趾夹意外压碎的后果。我以能集合起来的全部力量开口说道，希望我微小的声音能传进它的耳朵里。"我不知道，自己在将你呼唤成存在体。我只是试着触摸了下一个看上去像你的图案。"

"你触摸的那个图案就是我。你因为这个果断的行为而获得一个愿望，你打算要还是不要？"

"一个...一个愿望？"

"就一个。"

"能是任何事？"

"我看起来像是在所能做的事情上有所限制的吗？"

我死命地摇着头，不想惹这个生物不高兴。"不...不，完全不。你看起来完全地...无所限制。"

"那么就告诉我你的愿望。"

"我现在就需要决定吗？"

"我给你一小会儿来思考。"

"你有什么建议？"我问。

"关于你愿望的建议？不，我会建议你聚焦并快些决定，因为我无法再这个世界显化太久。"

就如你能想象到的，一个人被突然推到这个位置，也是一种困境。这个生物的临在使得我的愿望——任何愿望——看上去都微不足道。我毫不怀疑，这个生物有着不可思议的愿望达成的能力，我只是不知道，什么愿望，怎样一个愿望，才是我想要达成的。

关于金钱和权力的肤浅愿望当然不是我想要的。像世界和平这样的影响深远的愿望，会将如此多的责任置于我肩上，我赶紧摇起头来。"我能先问你几个问题吗？"

"你已经问了三个问题，却没有提出一个愿望。如果你希望问更多的问题，我感觉有必要警告你，你的提出愿望的机会可能会消失掉。尽管聚合成你所看到的这样子花费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离开得却非常非常之快。"

"我明白了。你是个昆腾萨穆（量子之和）？"

那巨大的头颅点了点。"我是天空中的，但就如你能看到的，我们跟他们是有关系。"

"我见到过昆腾萨穆（量子之和）。我甚至跟他们族类中的一位交谈过。我见过他们的骨骸，也感觉过他们的临在。相比他们，你庞大得多，而他们本身就已经

是令人惊诧的生物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给我提供了一个愿望，他们却从未。你能回答这个吗？"

"在某种意义上，每个问题都是一个愿望，这个生物回答道，声音伴随着每个单词而轰鸣着。我就不把这个问题计作你的愿望了，不过注意别再问更多问题了，因为下一个问题，我只会将之作为你的愿望。"

它的双翼，竖起来的话，从低端到最顶点足有摩天楼那么高。扇动时就像飓风刮起的海浪。

"我为你提供了一个愿望，因为这就是当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以你那样的精准方式召唤了我后，我会做的事。找到我的人数量很少，当他们敲响我的门，我会打开它，并为他们的勤奋提供一个奖赏。"

"我的水生兄弟们服务于其他目的，尽管不像我这样授予愿望，但他们也拥有这么做的能力。因而，不这么做只是他们的选择而已。"

我对这个答案不满意，现在我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不问会被算作愿望的问题来得到更多的信息。我需要非常地小心。"我是一个使命被卡住了的索玩脱。"

"你的愿望是什么？"这个生物坚持道。

我精准地重复了自己的刚才的陈述，然后等待着，暴露在这个生物的心情引发的密不透风的狂想中。

"为什么你的使命被卡住了？"这个生物最后问道，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被关在一个疯人救济院里。我即将失去我的家庭，而他们是我整个生命的中心。我得到了一个女人的心脏，而她看上去在强迫我做一些给我的生活带来麻烦的事情。我被指望要将人类灵魂揭示给我的种族，但我不清楚那怎么有可能会发生。这些就是主要的原因。"

我完全确定，自己能继续说下去，但在说话时，我禁不住注意到，这个生物的尾巴开始以一种不稳定的方式移动起来。在大多数动物中，这意味着烦躁，所以我相应地缩短了回答。

"那么，确保你的使命不被卡住，就是你的愿望？"这个回应回荡在这巨大的空间里。

我小心地思考着这个问题。我无法找到丝毫不妥去做出肯定。是的几乎跳出我嘴巴，但我闭住嘴来憋了回去。我想要的跟我所需求的之间是存在着微妙区别的。

"伟大的存在，我希望见到指派给我这个使命的那位。我希望理解我的使命，移除对其目的的所有怀疑。我请求你，同意我这个愿望。"

"你的愿望是有瑕疵的，但无论如何，它将被同意。"

"瑕疵是什么？"

这个伟大的存在开始分解开来，正如它保证过的，看起来它解体的步调极其迅速。

"瑕疵是什么？"我大叫道。

"你的愿望被同意了，"这个生物说道，声音已经不那么洪亮，细声得就像 uncontained 的声音。"它会在自然的时间之流中到来。它不久就会到来。"

"我要怎么知道它来了？"

光开始纷纷地落下，如同电焊机焊舌上溅落的火花，一些落在了我身上，能感觉到它们透入了我的皮肤下，以某种仿佛燃烧的光的东西透入了我内在深处，填满

了我。几秒之后，最后的火花缓缓地飘落到地上，在泥地上燃烧了会儿，嘶嘶作响着陷入了黑暗中。我握紧了我的火柴，却感觉到某种异常。

那是把椅子。

第一〇〇章轮椅

我像一颗生活在最狭小空间里的种子杂草，被无情的墙壁和无帘的窗户紧紧挤压着，但关于有翼昆腾萨穆（量子之和）的梦，给了我希望：无论是什么在以我为食，无论什么黑暗在吮吸我的光，都终将结束。

那是个周一，我只有一个任务就没有其他计划了：找到一个轮椅。早饭后我问塞缪尔先生，他是否可以找到轮椅，他只是给了我一个不可置信的目光。

你到底为什么需要轮椅？他问我。

我解释后，他认为那是个坏主意，但是我坚持后，他告诉我自己去找。我建议了贿赂但是显然我的钱只是个神话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一或者那也是可能的。

我知道他关于我自己找轮椅的话实在调侃我，但是我决定认真地接受他的挑战。虽然院墙外的世界里商务和专业人士的周一是个最忙碌的工作日，SRC的周一确实最缓慢的。整个机构里的护士和医生人数可能不足十个。当我溜到电梯那里，看看自己是否可以去三楼时，楼道几乎是空的。

我按了下楼按钮，就像温特斯先生多次操作的那样，然后就等待电梯。它终于来了，我走进去，将我的腕带在扫描仪那里晃了一下。门关上了，但是那电梯仿佛消化不良，停了一下就有打开了门，仿佛要将我吐出去。

应该有楼梯。我在每个走廊尽头都找了，因为建筑物一般都会有楼梯，但是那个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门被锁着。

于是我记起食堂里给出的食物应该通过某处入口，来自下面的楼层。如果我可以走进食堂的内室，那里就应该有个电梯。我尽最大可能若无其事的溜进那个饮料角落—这是我的病友们用来代表分发药物场所的名词。

我找到一个若无其事走过那道门的机会。门的另一侧没有人。那个房间很小并且很空，只有白色纸箱子，而在房间的内侧有个门。我缓慢的打开它。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就大胆的探索着进入了另一个房间。我听到一些声音，就躲在了一个挂满大衣的衣架背后。那声音是两个女子的，她们可能是厨房的工人。她们就如出现时一样突然的消失了。

我继续深潜入敌人的领地。事实上觉得很有趣。当我鼓足勇气冲进电梯间，按下了下行箭头时，我的专注力、智力和各种感官全都临在于当下。我听到金属推车在电梯内移动的响动，电梯在奔向我所在的楼层。我怕万一电梯里有人，就退后躲藏在角落里。

当电梯打开，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男子推着一个金属推车，上面装着一打左右托盘，走下电梯，将它推向跟我所在处相反的楼道方向。值得感激的是，那电梯门被设定成缓慢关闭模式，所以我就有可能在那门关闭之前。溜进去。

我按下3按钮，注意到这里没有扫描仪。那电梯犹豫了一下，就平滑的下降了。我祈祷不要有人在我下面的楼层等电梯。我通过四楼，然后就在三楼停了下来。门打开了，我静候着。这里没有人，感激上帝。当那门开始关闭时，我伸出手臂，它们再次打开了。我小心走过那门，快速顺着楼道走去。我听到一些声音，有些惊慌，

近处只有一扇门，它是关着的。我的想法很简单：门没有上锁，里面没有人...拜托。我没有真正的选项，只能靠机会。

我转动门把手。它打开了。第一部分：完成。我进入并且尽最大努力安静的关上我背后那道门，快速扫描了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人。第二部分：完成。我环顾四周，看是否有任何像轮椅的东西，但是这个房间看着像个医生办公室。有个窗户提供了足够的视觉光线，于是我走向书桌，看到一部电话。

那是个旧式电话，就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我抓起那个设备，按下说话钮。产生了一个可以拨号的声音。我需要呼叫查号台，于是我拨了411，询问了丹阿彻办公室的号码，然后拨了那个号码。

早安，阿彻戴维森透里玛所律师事务所，我给您接通哪里呢？

请接丹阿彻。

我是否可以知道您是谁？

所罗门透纳。

请等待一小会儿，透纳先生，我给您接通他的音声邮件。

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对，就听到一个接通音，然后是语音留言。嘿，所罗门，我是丹，抱歉我现在不能接你电话。我收到了你周六的留言信息，但是你没有留下给你回电话的号码，所以我就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个私人信息。请键入你的帐号号码。

我被搞糊涂了。我看着那个电话号码系统，按下9-5-9-7，然后静候了一会儿。

嘿，所罗门，这就是我的信息。

阿利森.李现在在纽约康沃尔的石匠康复中心。她以化名，桑德拉.王，在那儿待了三年五个月。她23岁时从纽约卫理公会教派医院转出，被安置在石匠机构。她住进医院是因为数次的自杀未遂。总之，她有位富有的捐助者，始终想要保持匿名，正是这人付钱让她逗留在了石匠康复中心。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次逗留被假定是临时性的一或许是几个月，但却拖延了三年多，而捐助者最终失掉了兴趣。或许他们认为她应该已经回归音乐会钢琴师的角色，可这从未成功过，所以，他们停止了支付。现在她可能靠医疗福利支撑着。我不确定她为什么还在那里。过去三年来她身上并未真正出现什么症状。

她有个兄弟叫光海一跟她同姓。他是个橙子郡一家飞机公司的工程师，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能联系上他。她父母住在北京，父亲是政府官员，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曾来过美国，我们没有关于他们地址或电话的任何信息。所以这个兄弟就是我们最好的线索。

现在，关于你医生的问题。你能指定任何你想要的医生为你的特约记录医生，除非你是非自愿地递送进一所精神健康机构。这样一来，如果你被认为做决定，做决定就变成了你妻子的责任，除非你事前建立了精神病治疗预先指令，我怀疑你没有。你妻子可能会利用你目前医生的意见，但她也可以寻求第二方意见，而她的决定具有最终的权威。

如果你处于这样的处境，你就需要让我了解细节，这样我们才能启动一个程序来确保你脱离出你妻子的权威。这可能是个非常恼人的程序，但我确信我们能为你办到。

还有件事，这可能有关联，你妻子的律师要求关闭你们的共同账户，所有法律事宜都由她的新指派者，米斯特理查德康奈利，接手。通常这类事件发生时，假如

指令时出自共享账户的双方当事人，我不会特别关注，但由于你上次的留言，这件事情感觉很奇怪。你能让我知道发生了什吗？

就这些，所罗门。我希望你的世界里一切顺利，并且你读到这个信息时，请一定给我留个回答。感激。

这时出现了短暂的蜂鸣。请按下1留言。完成留言后，请再次按1或键入其他按钮选项。感激。

我的心脏快速跳动。我看着自己手里的电话，怀疑自己在这个条件下是否还有气力留个任何聚合性的信息。我深呼吸一次，这是接话员的声音再次响起，告诉我费了太长时间来回应。我按下1，然后走到那个房间的远处角落，拉开自己跟门之间的距离，就对着角落开口了。

丹，我是所罗门，我耳语，非常清楚自己听起来就像被害妄想症患者。感激你的信息。我被违背自己意愿关进石匠机构里。我被安上了...害我孩子的罪名，而我没有害他，甚至我孩子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我还是在这里了。我需要你的帮助，丹，如果德雅将我们的钱转帐到一个新帐号，我就不知道我怎么承担你的服务费了，但是我会想办法支付的。

我希望你联系阿利森的弟弟，安排他来这里探视，如果他愿意。请处理这事。

还有，请尽你一切可能，寻找将我从这个地方释放的方法。如果我可以将恰同医生指定为我的记录医生，那就会有很大不同。请跟新天堂的恰同考安医生联系，看你们两个有什么可以做的。

最有一件事，德雅可能在准备跟我离婚。如果她想要钱，那只是一件事，但是我认为她可能为了阻止我再次见到自己的孩子，因为她怕我再伤害他们，那就会让我非常恐惧。我不知道她有个律师。那对于我是个新信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理查德康奈利。

丹，如果你可能来这个探视...我停顿了。我知道那对你要求的太多了。我知道你很忙...我真的不再有任何可以称为可用资源的了。我现在用一个我不应该进入的办公室里的电话在跟你讲话。你能够做到的任何事，都会是非常值得感激的。感激你。我会经自己最大可能尝试再次给你打电话。

再见。

我按下1就将那电话放在了书桌上。

可能药物比我预测的要有效果。我如此聚焦于溜下楼寻找一个轮椅，而我却忘记了我妻子可能在悄悄地瞒着我，跟律师们在谈论如何将我封杀出去。我可能会落到像阿利森一样的处境。

我需要往脸上泼些冷水，在自己这现实里呼吸，然后...然后又怎么样呢？我是个疯子患者。我比那些等在死亡队列里的人们拥有更少的自由，他们至少可以跟他们的律师商谈如何取悦于那些权力人士。我感觉血流冲上面孔。我开始感觉怒火，但是当我想到发火，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对谁生气。

第一〇一章爱

跟丹打完电话，如果你可以将那叫做通电话，我失去了自己寻找轮椅的欲望。我甚至失去了自己被抓获的恐惧。他们会怎么样呢？我甚至没有权利走在楼道里？我竟然期待着有人撞见我，问我在干什么。

于是没有多久我就如愿以偿了。

她很矮小，穿着名牌上写着勘第斯的护士制服。而我则穿着自己的可笑的灰色调，在疯子间非常流行的制服，这些疯子群体就是一个小型而沉默的跳蚤市场，这里的交易权力都被掌控在像勘第斯这样的管理者手里。我在没有人监视的状态下，在只有医生，和那些谋划着从楼上那些疯子里榨取收获的探视者们，才可以自由走动的楼层游荡着。

先生，你去哪里？她问。

我回头看到她，她悄悄跟着我来着么？

她拉出一个扫描仪，指向我。请亮出你的手腕。

我伸出右手，装疯卖傻。

另一个。

我扬起左手，就像在说再见的姿势。我是患者4-7-2-6-A（阿尔法的头音）-L（狮子的头音）-3-1-2。

透纳先生，你应该在五楼。你怎么来这里的？

人类心理的规则真的很奇怪，当有人认为自己疯了，你就几乎感觉到一种义务来给他们装出一个样子。至少那是在见到勘第斯时的感觉。

可能是传输激光搞得...我不能确定。我回应她的瞪着我的目光，仿佛我在防御一个攻击，然后用双手触摸自己胸口。我好像完好的降临在这分子层级里了。你看我有什么不正常么？

勘第斯看着她电脑里我的记录，可能看出我没有暴力倾向。你在找什么，透纳先生？

一个轮椅...我们有没有可以借给我用一下的？

勘第斯几乎笑了出来。你为什么需要轮椅？

你看，勘第斯，我楼层有个年轻女子，她几乎一个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房间了，我很希望能让她坐在一把轮椅里，陪她看看更多一些我们的美妙环境...可能看看饮品柜台，食堂，或那个最人气的公共区。那是否要求的太多呢？

如果我可以给你找个轮椅，你就会不引起任何麻烦的回到你的房间里么？

如果你可以给我找个轮椅，我就提名你做石匠康复中心的主席，我还会毫无骚动的回到我的房间...无动乱。天，我几乎将这两个混淆了。

她微笑。好的，跟我来。

我感觉像个刚刚被母亲全息了让它小心跟随其游水姿势的雏鸭。我们顺着楼道走到一个储仓间，然后勘第斯护士告诉我在楼道里等候。一分钟内她就推出来一个轮椅。

这个可以么？

它几乎确定可用。非常感激你！你希望坐上试试么？我可以推着你走。

她用一种轻微的不自然表情看着我。不用了，但是我希望让你将它推到电梯那里，可以？

无异议。

我将它推倒电梯那里，她沉默的跟着我坐电梯上来。当电梯门在五楼打开，她顺着楼道指点。你的房间。

我带路，我说。

当我们来到我的门口，我推着轮椅停了下来，指着阿利森的房间。你看，勘第斯，你是个圣人，阿利森将会得到你的圣行恩典，我想你保证。你想见见阿利森么？

我需要回到我的护士站，透纳先生。一天愉快。

这个我可以用多久？

我回告诉塞谬尔医生你拿着它——那将会由他来决定。

再次感激。

那是我自从来到这里后，我看到的第一个慈悲的举动。我如启动自己的装疯模式一样快速的关闭了这装疯模式，然后将轮椅推向阿利森的房间。

哒铛！我推开门叫道。

我觉得自己听到了你在楼道上的声音。你真地做到了。给我弄了个轮椅。

那么，你准备来个回旋了吗？

像我这样子？

尽管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会弄来的。

感觉浴袍应该不错...

好的，还有呢？

烟。

还有呢？

没了，就这么多。

那么，如果我带回了这些，你就在你的新轮椅上来个回旋？

我答应了。

马上回来。

我知道浴袍不会很难搞到。那些都是标准项目。很多患者用它来做日常服装。烟，那就会有些难搞，但是我还是有希望的。

我从公共区开始，疯子们聚集在这里看电视，并争夺遥控器。我站在那个投影仪屏幕前正中间，保证自己被看到。对不起，你们这里有谁有烟可以分享给我一些么？这是用于作好事的。

用于什么？

那么你有烟么？我询问这位体毛如此厚重，让他看起来像个狼人的粗壮男子。

我只是想了解那目的。

先给烟。有人么？

一个年老女子用轻微的点头示意我。我仿佛记得她的名字叫阿格内斯或阿那贝尔，就是以A开头的那种。她看起来很像个能够有烟的类型。我走到她那里。

如果是给桑德拉的，我的回答是否定，因为她的状况不允许她抽烟。

是的，就是给她的，她不抽它。她只是喜欢假装抽烟。

这么说，我还能重新得到它？她昂着头，仿佛将要签署一个合约或条约。

当然可以，我想那可以被安排好。

阿格内斯-阿那贝尔小心的看了一下周围，打开她的口袋，拿出一个小扑克牌盒。她打开那些卡片，抽出一根向大麻卷的东西。

这些是烟草制品，对么？我问。

我自己卷的。我的儿子，是个亚特兰大城的银行家，然后神秘的耳语。...将这些烟草混在每日女王蛋糕里，放进那些美丽可爱的塑料袋子里。没有太多的烟草，所以我每次只能卷七根或八根，但是那真是好烟丝。

阿格内斯-阿那贝尔至少六十了，没有牙齿，但是很温暖。像个年轻人一样苗条，但看起来强壮而友好。她把烟递给我，我小心的接过来，用手掩盖它。我出于冲动，俯身吻了她脸颊一下。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我。真的很久没有年轻男人这么做了，我几乎打了你一个耳光。小心哦。她微笑着用手指指点我。记住，不要让她抽它，我希望你能够完好无损的将它还给我，那么我们就能像雨天一样舒服。她点着头道，几乎跟叔叔点头时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他。

我再三感激了她，并保证她的烟会被小心的照顾。

我正要走开时，她紧紧的抓住了我的手腕。好好照顾那个女孩。她最后的日子应该是最好的日子。你给我的那个吻，也给她一个。她值得的。她确定是的。

塞谬尔先生正在饮品柜台准备午饭前的药物。多数患者在早饭和晚饭时吃药，但是我发现有些在午饭时也吃药。他们看起来更像僵尸而不像人类，面无表情的像长脚水鸟站在那里窥伺猎物，只是这些鸟儿们行动太缓慢，无法捕捉任何猎物了。

塞谬尔先生，你是否可以给我一个干净浴袍给阿利森？

他从柜台背后瞥了我一眼。第一，她叫桑德拉...所以需要这个名。第二，我现在很忙。所以那需要等待。

我可以自己去拿，如果你告诉我它们在哪里。

那正是问题所在，你不能自己去拿。我听说关于你跟轮椅的传说了，朋友，你不能四处游荡获取物品。你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去了三楼...在我当班时。你让我失去了二十美金，因为堪第需要零花钱了。所以你已经让我花了二四元，并且那还有可能更糟。

我会处理这二十元，其实，我可以给你四十。

噢，好，就像你跟芒特温特斯说的。

我很会干那事的，真的。

还有个问题，他继续给患者们准备着药品，并说。假设你推着你的女朋友到处游荡，而福尔松医生路过看到你，你会怎么说？

说你慈悲心肠，给桑德拉拿来了轮椅，以便她可以走出那个她过去一个月都被关在其中的房间。

你认为他会有那么一秒相信那说法？

那么，我希望我跟他说什么？我看在墙上，问道。

告诉他你祈求我给你那个轮椅，并且如果不拿你就恐吓我。

好的，他会相信这个？

如果你卖力，他就会相信你。

好的，懂了。你何时能拿浴袍来？

他做了个轻微鬼脸。可能午饭后。

好的，感激，我说，并开始离开。

记住，四十美金，对么？

记住，午饭后。我头也不回的说。

回到阿利森的房间时，她正在睡觉。我将藏在右手的烟草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能闻到浓郁的烟草味飘满了整个房间。我将轮椅靠到房间里墙，弄出了一声响动。

"你回来了？"阿利森沙哑地问道。

"抱歉，没想吵醒你。"

"那只能是艾比的香烟...我猜对了吗？"

"我知道她的名字是A开头的。"

"我能拿着它吗，所罗门？"

我将烟递给她，然后坐到椅子上。她将烟放在鼻子下，闭上眼来。"我父亲有多爱它，我母亲就多痛恨它。"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差不多20年来，他一直管理着北京的一个郊区。"

"类似一个市长？"

"嗯。"

"他现在退休了吗？"

"我不知道。"

"你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

"四年前...大概吧。"

她四下看了看，将烟抛到嘴里。"我没看见浴袍。"

"午饭后，塞缪尔先生就拿来。"

"我被感动了，所罗门。我被感动了。"

她长长地拨了口烟，假装吐着烟气。

"我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我问。

"你已经赢得这权利了，开火吧。"

"你觉得自己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

"是什么让你觉得我具有一个使命？"

"不是每个人都有个目的吗？"

"也许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一个使命。"

"区别在哪儿呢？"

她望着我，眼睛虚成一条缝。"我的目的可能是理解如何生如何死，但我的使命也许是写一首歌，帮助人们理解如何生如何死"。

"这就是你的使命？"

"谁知道呢？"

"你认为你的使命出自哪儿，我意思是...谁将它赋予了你？"

"为什么你会问我？你没看到我的状况吗？对你而言，我看上去像个咕鲁吗？我过去倒常常听到各种声音，他们应该能回答你，可他们并非都是智慧和喜悦的。他们只提供意见，而且热爱与分享它们。"

阿利森摘下嘴里的烟，吐出一口长长的不可见烟气。"你必须是个哲学家才会这么关注这类问题。我关心的是一几乎一生都在关心的是一种被连接上某种更大智能的感觉。我知道我这小小的大脑不是它，无论这大脑多么强大，都不是它。这大脑是个音节，也知道它自己只是个音节。没有太多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你知道的。"

我思考着她的评论，房间安静下来。

"我们出去飙车时，你得将烟留在这里。"

"我知道..."

突然，她的声音反映出一种纠斗于冰冷而隐藏的情感的心理。"所罗门，我很孤独。有时候，我身受着那些波浪...我只能将它们描述成爱。它们向我涌来，就仿佛我是沙滩海岸，它们冲刷着我，一波又一波，可我却没有办法分享它..."

"你希望怎样分享它？"我问。

她咯咯一笑，叹息道。"你会怎么分享爱？还存在着其他方式吗？"

出现了一种尴尬的沉默。我感觉就像突然被谁扔进了雷区，唯一理智的做法就是保持静止。

"我没有暗示什么——"

"我没觉得你在暗示什么。"我说。

广播插入进来，宣布午饭准备好了。

"所罗门，去吃些午饭吧。我突然累了。"

"我给你带些什么？"

"他们会拿些给我的，别担心。"

"回头我随便去确认下，塞缪尔先生是否给你拿来了新浴袍。好吗？"

她微笑着点点头。

阿比的指示在耳边响起，我弯下腰去亲吻了阿利森的脸颊。她抬起双手轻柔地抱住我的背，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臂膀毫无力气，那是由于肌肉萎缩。

我站起身来，从她嘴里取走了烟。"我把它留在这儿，毛巾下面。"

"毛巾是干的吗？"

"是的。"

"好的...所罗门，别误解了，不过，我爱你。"

我微笑道。"睡会儿吧。我也爱你。"

在这里，爱找到了一种方式去表达它的渴望。或许就爱那真正的辽阔而言，这是有些笨拙和模糊，但彼此没有阻隔的两颗心之间，除了爱别无一物。爱就是那被充盈了的真空。它突显于黑暗的生命中，如同一片从不知晓黑暗的光之碎片。

第一〇二章金枪鱼

塞缪尔先生没有食言。午饭回来后，我看到一件干净的睡袍搭在轮椅上，床头柜上的一盘食物几乎没有动过。

"你感觉怎么样？准备好兜风了吗？"

阿利森看着我，淡淡地、调皮地微笑道。"诚实的说，没。"

"你吃饱了吗？我可以等你吃完。"

"哦，我吃够这食物了。"她几乎是对自己咕嘈道。

"面包卷很棒。"我建议道。

"或许对你而言吧。我甚至看着都无法忍受。"

"你恋爱过吗？"我冲口而出。

"...嗯..."她瞥了眼我这边，害羞地说道。

"当时你也没有食欲吗？"

"比现在有，为什么你要问这个？"

"他也是个音乐家？"

"为什么突然对我的恋爱生活感兴趣了？"

"不是突然，真的，只是...就这么跳出来了。更多是好奇。就跟我讲讲吧。"阿利森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梳子，梳理起头发来。

"他并不真地干过什么事。他父母是名流。"

"哦，无所事事的富家子。我猜音乐会钢琴师总是吸引来这类人。"

"我们并不吸引任何类型。我也有过没钱的男朋友。"

"可你并不爱他们，对吧？"

"他们不理解我。"

"那个名流就理解你？"

"他跟我一样疯...这会有帮助。"她带着心照不宣的微笑看着我。

我抓起轮椅，推到床边。"你想怎么开始？"

"我可不想...是你想。"

我抓起睡袍，放在她身旁。"穿上吧，我会转过身。等你准备好了，我就抱起你，放到轮椅上。听上去像那么回事吧？"

"我能自己坐上去。不需要你当拐杖。好吧，背过身去...我可不能让你这么看着我。"

我背过身去，听着她费力地穿着睡袍。我能听到她起身时床发出的咯吱声。"好吧，可能我需要你稍稍帮下我坐到这玩意儿上，因为它有轮子。"

半秒内我就冲了过去协助，一只手抓住她的手，另一只手稳住轮椅。"抱歉，我忘了锁刹车了。"

"没关系。"

"你的手感觉好凉，你足够暖和吗？"我问。

"我从未足够暖和过，"她回答。"让我们赶快搞完这事吧。"

我转到她背后，将轮椅推出了房间。"这是我的房间，如果你有兴趣知道的话。"

"见过了一个房间，你就见到所有的房间了，"她说。

"你想先去哪里？"

她指着身后。"回我房间。"

我忽略掉继续问道。"公共区怎么样？"

"所有人都会在那里。我不知道..."

她从自己浴袍口袋里掏出烟，塞进嘴里。"我知道...我是个坏榜样。"

"你会被捉到的，他们就会拿走它，这就意味着我无法将它还给艾比，她会恨我的，我的信誉就全毁了。"

"好了，好了，别哭了。它消失了。"她将从嘴里拿出烟来，"小心地攥在手里。"

"我还能闻到它。"

"你比我妈还烦。"

我们路过电梯，跟站在电梯前的患者打招呼，他们显然在电梯前等待着看楼层显示的灯标，谁会走出来，或谁在电梯上。他们通常是那些在公共区里，败在了遥控器争夺战里的人们，而这个电梯口，就是他们消磨时间的备用位置。

我将她推到自助餐厅，这儿几乎没有人。一个保洁员正在清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两个患者一都是中年女子一在一张小桌子上玩扑克。她们瞥了眼我们的方向，但是几乎忽略了我们。

"如果你能吃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那会是什么？我"问。

"寿司。"

"哪一种？"

"无所谓，只要是新鲜的，而且是由一个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制作的。"

"这里没有寿司，那鱼怎么样？"

"我喜欢鱼，尤其是金枪鱼。"

"在这里等下。"我背靠着饮品吧台挪着步子，趁保洁员不注意溜了进去，在后厨里搜索起任何算是鱼或金枪鱼的东西。不用说，我压根没将寿司作为过选项。翻了几个橱柜后，我听到慢吞吞的脚步声。

"你在找什么，为什么你会在后厨？"

是个保洁员，一个更老长的男子，留着跟我一样的灰色胡须，但不同于我的是，他看上去听起来都是来自于印度的。

"我在找金枪鱼，你知道我们这儿是否有呢？"

"你是个病人。"

"而...你是个保洁员。嗨，我是所罗门。"我伸出手想跟他握手，但他没有相应的动作，事实上，他望着一边，完全没看我，仿佛是在确定自己没有陷入实际的玩笑或者不得体的事情。

"你需要回到餐厅。"

"我会的，但是我真地想为我的朋友弄点金枪鱼，她，正如你看到的，只剩皮包骨头了。你知道哪里吗？"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扫描仪和对讲机一后者容许他们跟同层楼其他人员进行联系。他开始激活对讲机。

我举起手来。"请别那样做。我不会危害任何...我...我只想给她弄点金枪鱼。好吗？如果你帮我弄点吗，我会立刻回到餐厅。"

他停下来，审视着我，大概是在评估我进攻性，而我觉得，无论谁看到我，就算认为我有攻击性也是微不足道的，何况是一个也留着我这样灰色胡须的人。

"回到外面去，我会拿盘金枪鱼给你。但你需要马上回去，待在外面。"

我开始往餐厅走去。"两把叉子...感谢了，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或许再来些喝的，"我高兴地补充道。

我能感觉到这个保洁员在看着我离开。我意识到，自己听起来是个需求太多的患者，但是我假定，自己花了这么多钱住在这儿，所以有正当的权利提出要求。

我回到阿利森所坐的桌子边，坐到她身旁。"我跟厨师...或...保洁员说了，根据你的要求，他答应为我们作份金枪鱼。"

"是的，我听到了他的热忱了。"

"你能听到？"

"这些墙很薄，"她冲我微笑道。

"我希望他真地为我们作一份金枪鱼，而不是打电话给塞缪尔先生，把我们撵出去，但从概率上看，他打电话并举报我们的可能性更大些。"

"那么，你的这个疯子男友，你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可能四年前...大概吧。"

"他去哪儿了？"

"大概南太平洋的某个岛上，在那儿他能喝着插小伞的马爹利，和晒出了褐印的比基尼美女调情。我真的不知道。在我崩溃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

我模糊地听到了的盘子响动，我视这为一个好的信号。

"你呢？你妻子怎么样？"阿利森问。

"事实上，我昨天才见过她。"

阿利森笑一下，然后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没问你最后见她是什么时候，而是你们关系怎么样？"

"那依然得再看，但是目前，我不抱太高的希望。仅仅是我见了些人，看到过些视象，就彻底吓到她了...不只是我看到些东西，而是...是那些黑暗实存体喜欢骚扰我和我的家人。"

"怎么骚扰？"

"如果我告诉你，你会觉得我疯了——"

阿利森伸开细细的胳膊，耸起了肩。

"我知道，"我说。"这就像犯人声称自己无罪，我在疯人院里，我当然说自己没有疯，但在我的情况中，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她伸出手来，轻拍着我的手背。"我相信你。"讽刺味浓郁，但无论如何，我喜欢她的触摸。

"你曾看到过你那些声音的来源？"我静静地问道。

她缓缓地摇起了头。"没，它们就只是些声音。"

"我就像看你一样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实存体。唯一的区别是，如果我真正认真地看，而非随便一看时，他们微微有些透明，你可能会说没啥区别，特别是室内或夜里。"

"他们是恶还是善？"

"我2类都看过。"

"而你妻子担心的是邪恶的那些？"

我没打算告诉阿利森，医院的乔恩那事，或是在南卡罗拉跟娜姆的肮脏交合。"我认为这2类都吓到她了，只是邪恶的那些想要将我逼迫进像这里这样的黑暗小路上来。事实上千真万确，正是他们将我扔进这里的。"

"这么说，他们真得如此邪恶吗？她直直地看进我眼底，问道。对于我而言，他们事实上都是天使。"

有趣的是，一个人的自身利益，那满溢而出的种种未被满足的需求，有时候却因另一个人的悲惨命运而以某种方式被填满了，就仿佛存在着一种朴素无华的解决之道，一个人悲伤的流露会在另一个人内里产生出希望。这一刻，我明白阿利森是对的。或许娜姆，对她而言，就是一位天使。或许在这无限广阔的生命里所发生着的一切是如此的复杂，使得要做出分析变得不可能。

我很高兴阿利森让她的手停留在我的手上。

那位保洁员为我们拿来了post-lunch meal，没有客套，没有语言，只是小心地放到我们之间。我能看到他迅速地瞥了眼阿利森，然后他的表情看起来柔和了些。

" 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先生？ " 我问。

" 沙弥尔。 "

" 我叫所罗门，这位是阿利森。 "

他微微躬身，然后转身走开了。

这是个晚宴盘，大块大块的罐头金枪鱼稀稀落落地倒在盘子中央的一大片生菜叶上。对我而言，这看起来有点像猫食，加上刚吃过饭，看起来我是没有食欲。我抬起头来发现阿利森正望着我。在这双人类眼睛里存在着某种显然与感激有关的东西。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特性，但当你看到它，你就知道是它。她以不同的眼神在看着我，而这温暖了我的心。

我们吃了一起吃的第一次餐，一盘菜，两把叉。几分钟后沙弥尔又拿了两杯水出来，砰地放在桌上。

" 吃完后，你们可以将盘子放在那边的柜台上。 "

" 感谢你，沙弥尔。你是今天我很荣幸地遇到的第二位圣人。 "

他带则些许的惊恐看着我，不确定该怎么解读我的话。 " 不客气。 "

我并没有假装知道，爱是何时或如何出现在两个人之间的。或许那就像有人说的，完全就是一种向外的投射，可我不这么认为，与爱有关的不是地方。真正的爱看上去是从最微小的关爱微粒衍变而来的，如果那最初的微粒是真诚的，它就会一通过某种神圣的规则一吸引来更多的微粒。更多的爱。接着，血管里被充盈了这种为各个宇宙赋能的必不可少的基质，而生命则突然间变得神奇。

我的叉子在食物上挑来挑去，基本上是在假装吃东西，但阿利森看上去很享受她的金枪鱼，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们谈论着外面世界的事物，就像金鱼在闲聊着鱼缸外的东西。话题无关时事政治、了无生气的秋日天气、媒体的不公正；我们谈着不可见的事物：创造的过程、冥想、以手指触及灵魂的方式、以及无论我们拒绝或放弃生命都继续向前流淌的方式。

我们压根就没去公共区。阿利森变得疲倦了，我将她推回到她的房间，协助她上了床。将轮椅小心放到床后的角落里，希望塞谬尔先生或温特斯先生会将它当成个无聊的家具而无视掉。我给她打来杯新鲜的水，放到床头柜上。躺下一两分钟内，她就睡着了，我从浴袍口袋里搜出那根烟一几乎毫无内疚。它有些变形了，所以我将其拉直下，放到了身上。

我弯下腰，吻了她的脸。

" 感谢你， " 传来非常非常微弱的耳语声。

" 我以为你睡着了， " 我低声道。

" 我在努力保持觉醒，所罗门。我在努力。 " 几乎即刻的，赋予韵律的呼吸开始了，我缓缓地退行着走向自己的房间去。

我回忆起手术之前，我的心是充盈的，我相信是爱充盈了它。我感觉到对孩子和德雅的强烈的爱。而且我很确定，我依然爱着他们，可现在，我正感觉到对于一个女人的如此深沉的爱，而这个仅仅一周前才遇到的女子，曾经彻底地被她的生活摧毁了。被丢弃的布娃娃是描述她最好的方式，可我毫无保留地爱着她。

可能是因为孤独和隔离。每次想到阿利森，我都感觉到一种轻微的晕眩，而我知道，这是一种更高的爱，超越了肉体需求、年龄或健康。某种我之前从未感觉到过的东西，占据着我俩之间的空间。我必须小心些，但我不想小心翼翼。

第一〇三章来访者

周二除了我跟阿敏医生下午有个约见之外，跟其他日子别无二致。还有就是我可以自由的在五楼游荡了，那就意味着我在阿利森的房间。我们谈论了我们的孩提时代，我们的童年是如此的不同，她，在北京长大，而我，在开普镇。

一声尖锐敲门声，我回头看到了温特斯先生。

桑德拉？他越过我问道。

是？

你有个来访者。

她看着我，惊诧的张开嘴。一个年轻的中国男人走进了她的房间，她立刻哭了起来。我看着他们拥抱，他们都迷失在了彼此之内。我站起身，轻轻的缓慢后退。一个男人，站在温特斯先生身后，被日偏食一般挡着，捉到了我的目光，并且用口形表达着你不认识我这几个单词，并用力摇头。那是丹阿彻。我迷惑了，同时被激活了。

这是他弟弟的翻译。他不知道她是否还会说国语。温特斯先生宣布，几乎是对着我。

我伸手跟丹握手。我叫所罗门...住楼道对面。

很高兴认识你，所罗门，我叫丹。他穿着牛仔裤和桔色毛衣，里面是笔挺的白衬衣。

我将注意力转向阿利森和她弟弟，他们的拥抱是我看到之中最触及灵魂的。甚至温特斯先生都饶有兴致的看着。

怎么...你怎么找到我的？阿利森啜泣。

丹走进房间，看着光海，说了几句很像中文的话。光海回答后，丹就转向温特斯先生。他说想跟他姐姐单独呆一会儿。你可以好心允许么？

阿利森用不解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她感觉到什么事情不对劲。我只是用微笑回应她，希望可以缓和她的迷惑。

温特斯先生告辞并示意我跟着他，但是阿利森打断了他。所罗门，我希望你留在这里。

我会在三十分钟后回来，温特斯先生说完就离开了。

怎么回事...你怎么找到我的？阿利森问，她的目光反射着惊异。

她弟弟拉着她的双手。所罗门跟他律师联络一就是这个人...他是...他不是翻译，他是所罗门的律师。光海开怀的微笑。阿利森，来见阿彻先生，他安排了一切。

光海的英文有些断续，但是足够用。阿彻先生找到我...我住在加州的圣安娜。我在一个小公司当工程师。他给我电话，告诉我你在一个医院里，病得很厉害。我知道你被送进医院，但是我们找不到你，因为他们用了假名字—桑德拉王。

光海转向丹继续说道。他用私人飞机接我出来，然后带我来这里。我...我太高兴了。他双目充满了泪水，并且用袖子擦着脸。

阿利森就像看到一棵树突然开口说话一样看着我。你做的这一切？

我微笑着低头看她。我是个很小的角色。

阿彻先生，太感激你了。我真的不能相信我弟弟居然来这里见我。她靠过去，用手抚摸他的短发。光海，你看着老多了...你开始谢顶了？

他不好意思的微笑。妈妈的遗传...

他们知道么？阿利森问，她的语调突然变得清明。

我立刻给他们打电话了。

你怎么告诉他们了？

丹戳着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来到房间的另一侧。我们时间不多，所罗门——朋友，我太高兴见到你了！感激你做的这一切，丹。

没问题，很高兴能帮忙。政策是这样的，在听证前我无法将你带出这个地方，但是我已经将一切都启动了。我跟恰同医生谈过了，他也会帮忙。

他回头看看阿利森和光海，他们现在正用中文聊天。那个新帐号是海外的一你妻子新建立的。那显然表示不想让你访问它。我们认为那可能在一个土耳其银行里，但是我们还没有确认它。无论如何，你妻子并不是在最近几天冲动性的进行了这个行动。

这意味着什么？我用大声地耳语问他。

丹扭头看着别处，仿佛在整理思路。你的房子上一个周日被上了出卖市场。这一切被慎重的谋划着，我们只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当地银行的伙伴关系发现的，但是那房子在上市第一天就被卖掉了，现金交易。

我回头隐藏自己的表情，但是有个选项，一个四个字母的单词逃出了我的口——虽然我还有头脑来耳语这个词。

丹触摸我的肩膀。你看，我们认为她将会搬回土耳其，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只是看起来像。她有没有双重国籍？

我点头。

还有孩子们？

我再次点头。

你的房子卖出的钱在另一个帐号里，它在你的银行里。如果我是赌棍，我敢打赌那是她给你的离别礼物。

我不关心钱...

我理解，但是这不只是关于钱。

我能做什么？我哀求。

在她准备好文件前，没有什么可做的。她利用你的状况，占了绝对优势。她的律师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孩子们怎么办？如果他们搬到土耳其，我怎么见他们？

当时间到了，我们会想办法的，不要担心。目前更大的课题是将你从这里弄出去。我在通过法庭争取从肯德尔医生，恰同医生，卡森医生那里拿回你的全部医疗记录。

你在这里的医生叫什么？

阿敏医生。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记下那名字。福尔松是主任医生，他有见不得人的秘密，我们在试图揭露他。他指着我身边。她怎么样，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她的状况？

你是什么意思？

医疗疏忽，类似的情况。

你能将阿利森也从这里弄出去么？

我们可以努力。

丹，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偿还你——

我是否告诉过你，瓦内莎给我父亲挣了一大笔钱？他用一个扭曲的皱眉看着我，但是在这种情形下，那看起来却是恰当的。

我点头。嗯，你提到过。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些折叠整齐的东西。这是十张一百美金。恰同医生认为你可能在这里需要它们。

我抓起它们将她们放进衣袋。感激。

我想拍几张她房间的照片——

我抓住丹的手臂。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救出她？

为什么？

福尔松医生提到过，这个机构背后的资金来源，是个JP摩根切丝的执行官，并且她儿子也在这里——

那就连成链接了——

什么链接？

我们找到的关于阿利森的文章里，有一排提到，她有个富有的匿名男友，他们曾有过某种自杀协议。他俩被发现于一个酒店房间里... 你知道那个执行官的名字吗？

不，他只是说是个女人，银行高层。这就是知道的全部。

... 好的，这就应该足够了。我们会调查这事。

... 他用的是过去时。

你是什么意思？丹问。

福尔松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说，她过去在那里工作过，现在可能退休了。

知道了，好。那就将会帮助缩小范围。我们会调查。如果她儿子依然在这里，她就不会愿意让我们公开关于他精神状态的一或者他前女朋友身上发生的事情的——信息。

保护她不出现在报纸上，丹。好吗？

那些将只是恐吓。我们不会做任何出格的事。你得到我的承诺了，但有时候对于这些人，恐吓是你唯一能做的。

丹看着那对每分钟一英里速度谈话的兄妹。

你这边做得很好。所罗门。你干地真地很棒。他们隐瞒她姓名的事实，带给了他们严重的法律问题。光海完全不知道他姐姐的下落，我会从这里开始。通知亲人是法律义务。她父母生活在北京的事实会成为他们的借口，但根据恰同医生的信息，SRC知道她有个弟弟住在美国，他们却没做任何事去联系他。我有种感觉，我们这位银行执行官就是幕后...

接近中的脚步声让我们全体都警觉起来。福尔松医生走进了房间，拉链夹克和灰色西裤，让他看起来整洁精悍。上午好。我听说来客人了。他转向光海。你就是桑德拉的弟弟吧。

光海用疑问的目光看着他。

丹马上走过去，伸出手。上午好，我是丹阿彻。我是光海的翻译——英文不是他的第一语言。

噢，好，翻译，阿彻先生，我是福尔松医生。我是这个机构的头。看来你已经认识所罗门透纳了——

对，我们正在努力给他们一些隐私时间。

让我问你一件事，阿彻先生，为什么一个像你这样的高等律师，会来当翻译？我不认为在你的职业生涯里，你需要在这个舞台作兼职。

福尔松目不转睛的看着丹。我无话可说。感谢上帝，丹有话。

事实上我不再操持法律业了，丹轻松的说。

你当然不，福尔松医生嘲讽的回答。但这并不改变你进入了一个私人拥有的机构，并且以虚伪身份行动的事实。所以我将要请你现在就离开。你的探视时间，已经证实结束了。

你确定你想以这种方式玩牌吗？丹问。

福尔松医生瞪着丹。我只是在跟随我律师的建议。我确信你也会同意，那是聪明的做法。

那我可以私下跟你说2句吗？丹问。

我跟温特斯先生在一起，所以私下是局限性的。

如你所愿，丹在他被福尔松医生推出房间时说，他就等在楼道里，我相信温特斯先生已经事前被安置在那里了。

阿利森和她弟弟理解的看着我。

怎么了？阿利森在福尔松医生走到外面楼道后，问。

丹是我的律师，福尔松因为丹在这里而紧张。他希望他出去。就这么简单。

我可以听到他们在外面谈话。但是我无法理解那含义，虽然那听起来很热烈。

光海看着我，他的双眼因为泪水而湿润。我姐姐告诉我很多关于你做的好事。我感激你所做的一切。他礼貌的点头。

不客气。应该的。我同步的回敬鞠躬。

丹进来了。现在我们该走了，光海。跟你姐姐说再见。我们出去时，我会安排下一个会见。

两姐弟拥抱并道别，光海发誓会再来，并跟我匆忙的握手，然后就走出了房间，有些不安。丹背朝着楼道站着，用口形说：我们走后他们会搜查你...我没有猜出他想说的后半内容，但是前半就足够了。我将那一千美金拿出来，快速的交给阿利森。藏起来。

我走到丹那里，跟他握手。感激你。

没问题，坚持住。他转向阿利森。你们俩。

阿彻先生，感激你。阿利森将手盖在心上强调着。

丹跟光海沉默的顺着楼道走去，福尔松医生和温特斯先生在后面紧紧跟随，并示意我跟他们走。

回头见，阿利森。

拜...她温柔的挥挥手说。

我刚进入楼道，温特斯先生就站在我的房间门口，指着里面。进去。

我走进，温特斯先生就立刻搜查了我。他有没有给你什么？

谁？

不要跟我装聋。

没人给我任何东西。我反驳。

他嘟囔着叹口气，结束了他全面的触拍。你现在就留在这里。阿敏医生将会在你的时间段给别人看病。我将给你拿晚餐来，你现在处于紧闭中。明白了？

我点头，然后在我的书桌旁坐下。

你是否可以帮我照顾桑德拉？保证她有食物和水？

你又在答应给我钱？他嘲讽的对着我笑。

多少？

朋友，我需要有一个计算器，来跟踪管理你欠我的数字。你的债务在不断上升，而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美金。

只要你帮我离开这里，好么？我在钱上很大方的。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相信你，但是我还是决定再给你一天。那以后，朋友，你就自立了。

温特斯先生说完这话，就扑通扑通的走出那道门，于是那个标签性的锁门声回荡在我耳畔。

第一〇四章门

那个傍晚，我的食物跟平常三倍的药一起来了。我跟温特斯先生点评那增加的药量，而他只是耸肩，但是坚持让我将它们全部喝下，我就喝了，期待着彗星在守望着。

三个小时后我还是睡不着，而SRC根据他们关禁闭的标准流程，将我的电视也设定成无效。我无聊到了极点，就像个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开始在自己房间里走动，但至少这也是锻炼的一个机会。那些药品，如果它们生效的话，就是它们在保持我清醒。

经过了三十分钟烦躁地踱步后，我听到门上轻微的敲击声。走了过去，无法确定那是我想象出的声音，还是有谁在敲着门。

传来一个模糊的声音，但我不确定那是谁。

" 所罗门？ "

听起来像是阿利森的声音，可因为那是耳语，所以很难说。

" 阿利森，是你吗？ "

回答微弱得无法听明白意思。

" 你怎么来这儿的？ " 我问。

" 记得轮椅吗？ "

" 这是我的试金石。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你能听到我的吗？ "

" 是的，把耳朵紧贴在木头上。 "

我按她的指示做了。

" 我会贴着木头说话， " 她说道， " 这样即使我在耳语，你也能听到我了。你能听到我吗？ "

" 非常清楚... "

听敲击声，那儿就是我的嘴的精确位置。

她敲地非常轻，而我则想象着她坐在轮椅上。敲击声加上这粗略的视觉化，让我感觉到了确信，我知道了耳朵放在哪儿能得到最清晰的声音，然后将耳朵精准地贴在了那个位置上。

"好了，现在试试，"我说。

"所罗门，我爱你。"

我的脸，我非常确定，我的脸被一种我毫无准备的电压所点亮了。我几乎哭出声来。

"所罗门，你听到我的话了吗？"

我只是被淹没了那么一会儿。"我听到你的话了，我也爱你。"

我觉得自己听到了她呼吸到门上的气息，或者是我想象出了它，我不完全清楚，但我感觉到了我们之间的一种连接，是一堵厚木门远远无法遏制的。谁也没有办法说，我们——我们的能量，那真正界定着我们的东西——就只有我们物理身体的边缘那么大。我知道的不是这样。我相信所有人也都知道，只是有些人承认了罢了。

"所罗门，过去这一周里，你所为我做的...比之前任何人为我做的都多。我觉得如果不是你出现来做了这些，我大概已经死掉了。那些声音告诉我，我只有一周，或许两周时间了。我一直在将自己饿死。那是我离开这世界的唯一方法。"

"我再也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的耳和心都等候着。

"我弟弟说，你是他见过的人里唯一一个真正做了些事情来证明自己的神志健全的人。他是个敏感的人，按西方人对强大的看法，他不太强大，但在位于心智和大脑之间的那个地方，他是智慧的。无论如何，我想要告诉你这个，我想要告诉你，我同意他的看法。我同意他的看法。"

"阿利森，我在这个地方学到的事情就是，苦难不是故障。苦难有着某种目的。或许在你的情况中，这目的还未揭示出它自己。我只能对你说，我希望你的目的交融与我的目的。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

"记得那次我告诉你，我喜欢在对话中聆听音乐吗？"

"是的，"我说。

"此刻我就清晰地听到了。非常的美妙。"

我微笑起来。"今晚你吃东西了吗？"

"你知道，"她回答，我"做了个白日梦，我们在某个餐厅里吃饭，2个人都把自己撑坏了，几乎都无法走出餐厅去了。"

"所罗门，要改变我的那些习惯，我还需要些时间，但我会改变它们的。现在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不再是一周前的状况了。对我耐心些，好吗？"

我听到她的心在如此清晰的诉说着。柔软、脆弱、敞开、真诚，所有那些在我们关系开始的日子里，她向我展示的防卫设备全都消失了。她诉说中的情感轻易地穿透过门传递过来。

"无论我能做什么来帮你。"我回答。

"我希望你能帮我推轮椅，控制这个东西真的好痛。"我听到了她轻声地咯咯笑道。

地上的一阵细微的摩擦声，将我的注意引向了地板。"所罗门，我正试着从门缝里塞进去些东西，你能够着吗？"

一片纸出现在那分隔开门脚和地板的四分之一英寸的空隙里。我抓起它，看到了一些手写体的字。

我将耳朵贴回到大门上。

" 待会儿再看。 "

" 我会的... 你写的? " "

" 我想我该回去了，所罗门。我希望你明早能来看我。睡个好觉。我会一直在楼道对面思念你的。晚安。 "

" 晚安，阿利森。 "

我听到轮椅发出的细细咯吱声，能察觉到她不在了。我把纸拿到书桌上，打开了灯。

"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在我内里看到没有人看到过的东西，而你看到它是在我最低点时。最糟糕时。几天前你问到我的使命。我只能告诉你，我希望它交融于你的使命。我希望跟你在一起。 "

" 如果我们变成了我们渴望变成的，那我会得到我的奖赏。你的仁慈握住了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浸透了我的遗弃感和幻灭感觉，将它们转化成了爱，而你做这一切时恰是你自己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时。 "

" 我正在重建我的力量，一旦拥有了它，我就同你分享它。它不可能再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但这种力量，在我的世界里就像一种我异域之物，我会很笨拙，会犯错，我知道。 "

" 但是请耐心些。我会赶上你的步伐。我承诺，我会赶上来。 "

永远地爱，

阿利

森

我想象出一片光的云朵，由我心脏的双手构造出来，飘过走廊去，它的内里被铭刻了一个念头，如同一场充满希望的温柔细雨，洒落到阿利森身上。什么念头？我们将从这里走出去。一起。

第一〇五章只有我的

我正睡着，我的门开着。我听到了那古老的咯吱声，于是我好奇的想知道新的一天会带来什么。是温特斯先生。他看着里面的我。牙齿精灵是否也给你带来些钱？我依然的静候。最后一天。

我回得到它的，我嘟囔。相信。

信仰跟废物同韵是有理由的，他说着走开了。留下我的门开着。

我思考着他的话，在我脑海里比较着这两个词，没有发现它们完美的和弦，但是我还是得到了它的要点。他为什么问我是否精灵也给我留下了钱？

于是我开始寻找阿利森给我字条，它不见了。温特斯先生拿走了它，他拿着它顺着楼道走去。我沿着走廊跑过去，路过盥洗室，在交叉路口区域旁边的电梯队列那里，朝两侧观望。他正在走入电梯。

我尽最大能力快跑，尽最大努力喊叫。温特斯先生！站住！站住！

门开始关闭，我在最后一秒，将右臂伸进去，那门突然歉意的打开了。那是个人隐私。那是我的。还给我！

他向后推我，然后再次按下电梯按钮。我向后退。给我！

紧闭就意味着紧闭，没有对话。这看起来像对话。我需要上报它。那就是这里的运行规则。

他低头看着我，他高大的身躯，带着一种毫不隐藏的身体语言，毫无掩饰的昭示着一个原始的讯号，他在物理上优越于我。我立刻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我推后了一步。你瞧，我有钱。我可以先在就给你钱。只要你还给我。好么？

我看出他在考虑我的建议。他环顾四周。我的喊叫已经引起了几个患者的注意，他们正在从楼道另一头，就在公共区门外，窥视我们。他将我拉进电梯。嘿，这是最后一次我聆听你关于钱的陈述。我给你精准的一分钟，让你去给我拿五百美金。你拿来了，你就可以把这爱的纸条拿回去。懂了？

我可以看到他太阳穴的血管在跳动，他目光盯着我；组成他身体的每个细胞，都仿佛在给我压力。

我点头。给我两分钟，等在这里，我马上就回来。

我没等他答应，就回身朝阿利森的房间跑去。我冲进她的门。阿利森，我交给你的钱...我半句话悬空的环顾周围。她的床收拾干净了，轮椅也不见了。一股消毒水的气味刺入我的鼻孔，我的心悸动的如此强烈，我开始颤抖。我毫无感觉的顺着走廊跑到电梯那里，经过那些现在开始看着我，不安的起哄并谈论着。泪水开始从我双眼奔涌出来，我知道出事了，而那是我最不愿意知道的消息，但是我需要知道。

我跑到电梯那里，我的肺在起伏。阿利森在哪里？我喊道。

温特斯先生将手放在耳朵上。谁？

就在那个时刻我被激活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人疯狂，但是我知道，在那个瞬间，我疯了。我冲向温特斯先生，不是因为我恨他。只是因为他偶然成为了我世界出现的一切问题的象征。我跑向他，仿佛我在攻击他。他后退到靠在电梯墙壁上，于是我感觉到一个巨大力道在拥抱我，因为他用手臂抱住我的中段。

我拉回右臂，将拳头尽最大力量打在他的裆下。我听到大声地嚎叫，他抓着我的手臂松开了，他跪在了地上。电梯颤动着。我看到那纸条从他裤子衣袋里探出头来，就抓起它跑开了。现在有一大群患者站在周围，有的为我喝彩，有的期待的看着周围，仿佛世界末日在接近。

我跑向那个我唯一能去的地方：我的房间。我关上了门。我的手臂在发抖。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纸条。我希望救它。我希望重读它，但是我的大脑关闭了，词语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含义。当我最后一次凝视它时，泪滴和汗滴落在了这褶皱纸上。我将它撕成碎片，丢在我的厕所里，将它们冲了下去。我别无选择。这里没有可以藏住这些词句的地方。它们不是给其他眼睛观看的，只有我的。只有我的。

我发出一声受刑时的嘶叫，将所有我可以在自己内部找到的愤怒和不公正的感觉释放了出去。然后就蜷缩在我的床上，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惩罚。

我听到了温特斯先生走过来的响动。我听到我的门打开了。我继续让自己蜷曲在一个保护性的地带。

你就要对你的行为感到抱歉了，你这个小杂种。你以为你安全了，因为你哭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间？F你！

我感觉到膝盖骨上一个轻微的刺痛。我的门被大声关上，然后就听到它被锁上了，仿佛一个邀请黑暗的帘子。我继续蜷缩在自己的床上。我无法动弹——动作需要动机和坐标，或都需要，而命运却让我感觉到，我不具备这两者的。

第一〇六章 恐吓

一声敲门声将我从一个深深的熟睡中惊醒。我房间的光线和暗淡。那可能是下午四点多。我怎么可能睡了这么长时间？门开了，但是我太过晕眩，没有力气看看来的是谁。

所罗门，你攻击了一个我们的履行工作责任的职员。这里是个私人机构；我们有自己的规则要遵守。你在这整个楼层，引发了一个严重的精神压力。你有要说的么？

我听出了福尔松医生的声音。那声音虚伪而充满仇恨。

我眨了眨眼，感到头晕。我感觉自己就像从一个过夜的醉酒里苏醒。我努力聚焦于他们的面孔，但是它们不断的从我焦点里溜走。

所罗门，我是阿敏医生——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攻击温特斯先生。

我听到他们耳语着什么，但是我依然太不清醒，没法清晰的思考。阿利森在哪里？

更多耳语。

告诉我你们把她放哪里去了？我说，我的声音很费力，但是我的话很模糊。

我感觉到自己手臂的另一个刺痛，立刻感觉到一股能量，和脑海里一种上升着的明晰。我摇了几次头，并揉着我的眼睛。

她在哪里？我的眼神聚焦在了两个医生身上。

她不关你的事，福尔松医生回答。你目前的注意力，应该是重新考虑什么行为可以让你能够离开这个机构，重新回到你的作为大学教授的生活，并且对社会作贡献。那不是你想要的么？

我转向阿敏医生。她在哪里？

所罗门，福尔松医生是对的；你的焦点需要放在你自己的行为和康复上。我们很担心你执着于另一个患者，而失去了你自己对于什么对自己最好的观点。什么对你的康复和恢复最有用...

我将手放在头上，感觉到一阵头痛在来临。你们的诊断总是开始于一个基本而单纯的错误，就是认为我疯了，但我没有疯。我看到东西。那是我唯一的问题。我看到的那些并未让我成为疯子或精神失常。所以我不需要康复；我不需要人帮助我理解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让我不看到那些我看到的，真实存在的东西！你们明白么？

两个心理医生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进行下去。

如果你们不希望发生一个可以搞垮这个机构的诉讼，那么我建议你们将阿利森带回她房间，然后让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福尔松医生冷笑着后退。透纳先生，你有个有趣的律师，我们有个有趣的律师——你真的希望进入这个方向并浪费你的时间和资源么？你不认为你的康复比四处投掷法律手雷更重要么？有些可能在你自己脸上爆炸的。

我用手指指点福尔松医生。你记住我的话；我将会花费自己全部可能想到的资源，用来摧毁你，如果你不把阿利森带回来，并让我们自由。

福尔松医生双臂交叉。如果你恐吓我们，我们就无法帮你，透纳先生。我们的规则是将有攻击性的患者转院到伏羲克矫正机构——一个聚焦于犯罪精神病的机构。我们没有财源，我们也没有设计成可以处理那些有暴力倾向，并且攻击和恐吓我们职员的患者。这只需要我动一下我的笔。你明白这个状况有多么严重么？

我深呼吸，让时间流淌。我将手放在心上，希望平静自己，并将新的观点带入自己的场景。你们将阿利森带走了。为什么？

那会带来什么妄想呢？我冷静的问，我的眼睛在聚焦注意力中闭合着。

你幻想你能够救她，福尔松医生回答。

你在这里是个患者，不是个医生。你没有权力邀请家庭成员，他，你并不知道，就是那个引起他问题的人。

你是在说她弟弟来这里对她不利？那样会...会让她的康复推转？那就是你要告诉我的么？

所罗门，阿敏医生说，关于这个患者，有很多你不了解的复杂角度——她叫阿利森。

对，好的，阿利森是个复杂案例，因此，这要求其阍福规则具备更多的敏感角度，而你了解这些。你可能无意之中，因为带她弟弟来这里，导致一些真正的伤害——

如果你们发现有用，就可以将所有的事，用复杂来掩饰，然后藏在其背后，但是我明白自己知道什么。阿利森在走向康复。问她。她自己将会告诉你。

福尔松医生耸肩。透纳先生，我们不鼓励患者给自己诊断，或给其他患者诊断。那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唯一的具备完整图景，并且被训练过，并且拥有工具来——

省省你的评判吧，我打断他。你满是狗屎，而你们都知道这一点。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欺辱我，但我的法律恐吓是真的。将阿利森送回来，并让我们都离开这里，否则我将摧毁这个机构。你明白了？

我的声音在颤抖，但不是因为恐惧，不是因为紧张。我希望他们知道我具备完整的智慧，并且我在恐吓他们的生计。我记得丹说过：有时所有能做的就是恐吓他们，而在我的状况下，这就是我所有能够做的了。

你的恐吓是空洞的，福尔松医生说。回到你的厕所，看看镜子，看看你是否依然比我们还相信这些话。你是个患者...

我尽最大可能用力举起手，瞪着他。你说你有个有趣的律师，真的？你最好搞个魔术师，因为那将会是你需要的，如果你做了任何伤害了阿利森或我的事。我是个耶鲁的教授！不要跟我斗智；我将会摧毁这个机构，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要求。

透纳先生，基本上你说出的言辞，都可以在法庭上用来查证，并且SRC是个由在纽约城拥有最高身份的支持者捐助的，具有很高信誉的机构。你，相反的，却是个精神不安定的患者，你的犯罪纪录表明你曾经企图杀害你的儿子。而你妻子选择了不起诉，但是这都不是不可以翻案的。还有，你攻击性的伤害了我们的一个医护人员，你还恐吓并跟你自己的心理医生吵架——那些试图帮助你的医生。你认为法庭会认为那一方更稳定而可信？

福尔松医生转向阿敏医生并轻微的掉头，手指着门。让我们给透纳先生一些时间，考虑一下他的选项。我相信一旦他头脑清醒，他将会希望恢复跟你的康复治疗

阿敏医生看着我，她的目光在取悦于我。所罗门，考瑞和杰丽明天来见我。你希望见他们么？

单是杰丽名字的发音，就将我带到了一个新的实相里。我点头。是的，我希望。

福尔松医生第一次微笑了。好，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你明天可以见他们，如果你保证放弃你的恐吓，并允许我们进行我们的工作。没有妨碍，透纳先生。我们取得了一致？

我点头。

那么我们一致了？他眯眼看着我。我希望听到你讲话，透纳先生。

是的。

好。我希望你今晚留在你房间里。我会让他们把晚餐和药拿到你房间。我们明天将会恢复你的楼层内自由行动，如果你有进步的迹象。我们取得一致了？

是的，但是阿利森怎么办？

她被照顾得很好。把你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他回身面对阿敏医生，并将他的手臂伸向门的方向。晚安，透纳先生。

他们走出门，我听到的最后一个声响就是锁门声，于是我的房间恢复了怪异的寂静。外面的光线几乎都消失了。

第一〇七章 灵-心-万物

这一晚，我渴望着离开房间的机会。没有任何用以分心的东西，还被迫全然摊开地看着那些重压于个人清明心智上的问题。我的问题如此地多——阿利森被拉离我的生命，妻子离开，孩子被带走，被指控谋杀儿子未遂，房子被卖，财产被劫，杰丽明天还会来这个可怕地方。这些问题变成了我的固着点，它们千真万确地正在将我逼疯。

我需要某种方式去看到些新东西。通常，当人们被要求去遭受我所面对的这些巨大失落时，会诉诸于药物或酒精，可尽管我有药物，它们却几乎没作什么来减轻我的痛苦感。这就相当于未麻醉地接受外科手术，而且疼痛是真实、沉重且持续存在的。

我内在的世界被污染了，我不得不呼吸着这污浊的气息。痛苦不是我新相识。我了解它那干渴的喉咙和弯曲的指爪。但通常情况下，痛苦不会一层叠一层地堆积起来。太多层了。谁在测试我忍受稠密绝望的能力吗？我决定质问这个问题。找出我自己的答案，要不就找出我所创造的这污秽世界内里深处的无论谁。

我呼唤着冥星。想象自己坐在他的篝火旁。使自己进入了敏锐的放松状态中，想象着他营地的每一个细节。我想让他给我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也可以是任何人，不必是冥星，在某种意义上，我希望是某种更高的力量。我需要一位位于最顶点的人，能够将我生命中各个事件的最高视野传递给我。

什么都没发生。

我试着视觉化岛上的聆听室。什么都没发生。

我想象着高草丛生的广袤原野上那坚硬的木椅。什么都没发生。

我想着珍妮丝和她地下石室。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我开始祈祷。不是向某个人或者神。我只是祈祷着。如果谁愿意听，这是个自由意志的宇宙，他们是被容许听到的，我完全不关心会是谁。我说到了自己的情况，我如何地被冤枉。被囚禁。被虐待。我的捕食者们是如何地真实和超次元的。

我所爱的和关心的一切是如何被从我手中夺走的，就仿佛我做了什么无法解释，理应被谴责的行为。

结束了祈祷后，我却没有感觉到好些，考虑到没有什么被感觉到，也没有回音被听到，也许还更糟些了。只有空空的黑屋子。我是个看得到视象的人，可已经有些日子什么都没看到了。哎，讽刺的是，我在疯人院里，却无法变成疯子。

我仰面躺着，后背因为跟温特斯先生的打斗而疼痛着。我想起曾在瓦内莎的日记里读到的关于呼吸的文字。整整一页都奉献给了一个词：呼吸。这个书写优美的大大词语周围，围绕有许多小小的文字，小到我需要放大镜才能看到。这些文字都是关于：跟随呼吸，呼吸系统即是意识，放松即是真相，不拒绝任何事物。

一个如此简单的词语，怎么会成为整本日记里，唯一被瓦内莎给予了整页篇幅的词呢？在这一刻，我让自己的呼吸成为了自己宇宙的中心。没有任何奇特之处，mind你，我只是聆听着它。跟随每一次气息的吸入和呼出。想象亿万枚的氧原子，涌入肺叶，进入血液，行至我的细胞，如同空气世界的使节，会见了内里的细胞们。

这个时候，我开始感觉到内在的一种转变，某种细微的模糊概念：我已越过了一个实相的边界，进入了一个新实相。我让眼睛继续闭着。根本不关心自己到了哪儿。继续聚焦于自己的呼吸上。

我听到了突如其来的砰的一声，于是我睁开眼来，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眼前是一个异常壮丽的世界，仿佛是由天国之灵的手雕琢而成的，这美丽如此强烈，以至于没有任何的稠密、扭曲、生硬、不均称、邪恶、不和谐，能够存在于这个世界里。

显然我是独自身置于一个墙壁是奶油色的巨大建筑里，开启着的巨大窗户，遥望着的郊野森林那激动人心的风景。镶嵌成奇异图案的宝石装饰着墙面，仿佛在表达一些我无法理解的概念。

" 哈喽？ " 我试探性地询问道。感觉我就像个赤贫的旅行者，误入进了一座废弃的宫殿里。 " 这儿有人吗？ "

这个宫殿或者无论它是什么，看上去空无一人。

我继续穿行在这些装陈华美的房间中，然后听到一阵模糊的但熟悉的声音，是孩子们在嬉戏。我从一扇窗户望出去，看到几个孩子正在外面玩耍。我找到一个通向屋外的门道，向他们走去。虽然我挥着手，但看上去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

其中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终于看向了我的方向，然后对朋友们说了些什么，就朝我走来。 " 嗯，有什么需要？ "

" 我这是在哪儿？ " 我问。

" 啊，这么说，你迷失方向了。 " 这孩子辛辣地评论道。

他大约八岁，黑皮肤dark-skinned，黑卷发，但眼睛是深蓝色的。穿着白色背心和蓝色齐膝短裤。有点口音，但我无法说清是哪儿的。

" 我完全迷失了，甚至都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迷失方向了。 " 我微笑着，非常清楚我让自己在他面前显得脆弱。

男孩伸出手来。 " 我是麦凯尔提。 "

" 我是所罗门，很高兴认识你。 "

" 嗯，好吧，你挑了个好地方来迷失方向。 "

" 看起来的确如此。 " 我看着四周说道。

" 你想跟我们一起玩吗？ "

" 你们在玩什么？ " 我问。

" 捉迷藏。 "

" 我认为我需要做点什么，可我又觉得我不得不做点别的什么。 "

" 到底是什么呢？ "

" 我不知道。 "

" 那就来玩吧，也许回头你会想起来的。 "

他伸手拉住我，我勉强地跟了过去。那边还有五个孩子，全是同似的年纪，而且衣着和长相都相似。女孩们都是直顺的黑发，而男孩们则是卷发。除此以外，就难以说出他们间的区别了。

" 你知道规则吗？ "

" 捉迷藏的？ " 我问。

" 对。 "

" 我知道。寻找者得数多少下？ "

" 二十... 你想作寻找者？ " 麦凯尔提问道。" 我们就藏在这儿，这个花园里。 " 他指着花园的周界道。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在如此陌生的地方充当寻找者，但我还是点起了头。这美丽的日子非常诱人。所有的孩子看起来因为来了新的寻找者而兴奋不已，或许是想他们最钟爱的隐藏地是不可能被我发现的。

麦凯尔提示我来到一棵大树边，这树的树围少说有十五英尺，他告诉我闭上眼睛，面向树干，开始数数。

" 准备好了吗？ " 孩子们兴奋地齐声问道。

准备好了，我回答着转向树干，闭上了眼睛。开始数起数来，立即就听到了四散开去的脚步声和嬉笑声。我存在于这个当下里。感觉到一种愉悦在身体泉涌出来，很久没感觉过这样的感觉了。

" ... 18, 19, 20. 准备好了没，我来了。 "

我回转身去，看到叔叔站在我跟前，饱经风霜的英俊脸上，现出露齿的微笑。

" 你找到我了， " 他说。

" 怎么会？... 这是怎么发生的？你从哪儿来？ "

" 我们好像有点失望了？ "

" 一点点儿... " 我微笑着走上前去，拥抱了他。事实上，目前没有我更想见的人了。

" 让咱们走走。 "

" 孩子们怎么办，我应该告诉他们，我跳脱游戏了吗？ "

" 他们知道的， " 他开始走开去，我赶紧跟了上去。我们走上的这条小路，穿梭在树木高擎却竟然没有灌木丛的森林里。雪松的气味非常浓郁，空气则非常的纯净，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词：呼吸，以及它是如何将我带到这里的。

我们来到一小圈适合坐人的石头旁，叔叔就指着其中一个，仿佛是在为我提供椅子。

他自己坐在一块石头上，我随着他坐了下来。

"见到你真好...真的是你吗,对吧?"我问。

"总之是我的一部分。"他摸着下巴咧嘴笑道。"你在寻找什么,所罗门?"

"几分钟前,我会说,是找六个孩子...现在我不这么确定了。或许是找你吧。"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生活在居留地,我们没有玩具,但我记得,我的继父从苏族瀑布远足回来时,向我展示了他在那边商店带回的圆珠笔。还将它给了我。我没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我猜我本可以用它四处涂画来着。可我对那写写画画没有兴趣。我将笔分解开,发现了一根弹簧。这就有趣了。之前我从未见过弹簧。我会按压它,看着它被压缩扁,然后我会放开它,它就会从我手里跳出去。"

"不久之后,我就搞清楚了如何让弹簧弹向我想要的方向,后来...很快我就创造出一个游戏。我没有太多朋友——我们住在丛林中——即使以居留地的标准来看,那儿都是偏远地区,但我仅有的几个朋友,都很喜欢这游戏,这根小小的弹簧会被我们玩上几个小时..."

他合上眼睛,停了会儿,道。"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吗?"

我摇了摇头。

"你就像一根位于拇指和食指间的弹簧,它们正在挤压你——将你压缩小,而你正在以你全部的力量抵抗着。你想要找出,这拇指和食指属于谁的手。而一旦你找到了,你就会跟这只手的主人有一场很棒的对话,甚或一拳打到他脸上。我说得对吧?"

我点了点头,知道说他是错的并非选项。他是叔叔。就我的经验来看,他从未出过错。

"你知道这是谁的手吗?"

"我的"我说道。

他快速地点了下头。"为什么你要对自己做这样的事?为什么你要将自己压缩成这样微小紧绷的形态?"

我留意望去,看到他真地在拇指、食指间拿着根弹簧。

他调动拇指和食指,将弹簧压弯得如同一张弓,然后射进了高高的空中,消失在了树梢间。

"放开它。没坏处。啊?"

他微笑着,满足于将弹簧射进了树林,然后再次转向我,道。"没有人企图控制你,所罗门。没有人在压迫你,将你压缩得如同弹簧。你的医疗者们是好人,他们只是将你的视象世界看作花园里需要被剔除的杂草。所有人,所有实存体,甚至黑暗的那些,都仅仅在做他们相信合于他们自我利益的事。这就是运转中的自由意志。"

"自身利益?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心态运作,我们就完蛋了。"

"或许吧,但自由意志存在了很久很久了。当人们生活于分裂中,将身体看作自己首要的和终极的外观时,它是混乱的。那就是自我心智的世界,在那儿皮肤是实存性的边缘。灵魂-心脏此刻正在诞生。这就是索玩托们在这个行星上准备了几千年的事情。伟大入口正是其顶点。"

"人类存在为什么,索玩脱就存在为什么。索玩托的天性,就是去存在于自己的皮肤帆布之下。去感受整个人类的感觉...去经由全方位地存在为他人之所是来达

成理解。但远不止这些，索玩托会遭遇到阻止那伟大发现的所有篱笆、围墙和防护网障碍。"

"发现什么？"

"灵魂-心脏。"

"所以说，索玩脱，应该在这个世界的林立的自我心智官障碍里让自己放开手？就是这样？他们只是俯下身来，接受一切？好吧，或许我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个索玩脱。或许我应该让到一旁，让其他人接手我的使命。"

"哈，使命让渡，"叔叔大大地咧开嘴笑起来。"我一直想知道，它何时会弹出那不耐烦的脑袋。考虑到你的境遇，你确实干堤非常棒，阻击了它如此之长。"

"这算是一种恭维..."

"这是在帮助你看到，爱一直占据着优势。你没有放弃。你没有屈服。你爱着。"

"我试过了，尽管我已经失去了妻子和孩子——"

"——不是我所谈及的爱。"

"那或许你能够告诉我，你所谈及的是什么，因为我应到你说到爱这个词。"

"爱不是一种情感。爱不是被想象或投射出来的感觉。爱是一种意识状态，从个体的灵魂流向心，而将个体的视野校准到主权积分态。"

"又出现这两个词了，"我说。"我不理解。同时存在为分离的和整体的不一"

叔叔抬起了手，站起身来，跪在我们所坐的大石头前的土地上，画了一颗心，接着是一条3英尺长的垂线。"这条线的顶端，"他在竖线上端画了2条像漏斗的线。"就是灵魂。"然后在竖线下端打了个大大的点，"下端则是人类存在。中间就是心。这条线就是主权体。"

他画了条同样长度的水平线在心的位置横穿过垂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这就是连接轴，容许主权体与其他存在相互作用和共享。这就是积分态。作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主权积分态：灵魂到心到身体，心到超出皮肤之外的宇宙。它是一种传动过程。这就是索玩托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一直不断地教导的。不存在让渡，我的朋友。"

叔叔坐他的石头板凳上，悄悄地瞥了我一眼。而且，你才刚刚开始。

我接受了他的解释，但这只会让我更为好奇地想知道，叔叔在另一个更为私人的问题上的意见。"叔叔，我遇见了个女人...她对...她对我而言就是非常重要，完全讲不通，但是我有种强烈的愿望，想将她带入我的生命。另外，我还遇到个小女孩叫杰丽——"

"这对我而言太复杂难懂了，所罗门。我是个简单的男人。我教导索玩脱，但我选择自己不成为索玩脱...主要是因为些你早就知道的原因——女人！"他开玩笑地转动着眼球，道。"我唯一能告诉你的是，将这个主权积分态的符号置于你每个举动之前，它会直接而准确地引导你。"

他站起身来，伸展着腰身。石头做板凳。坏主意。下子见面，由我选地方。叔叔长长呼出一口气，看着我，道。"爱就是灵-心-万物的状态。如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需要知道的，所罗门，那就逃逸出我的视野之外了escape my sight。就像我这样。"

他千真万确地在一眨眼的功夫消失不见了。

"叔叔?"我站起身,四下转着寻找我的老师,可他不见了。"我想问问你,是谁给指派了我的使命..."我的声音消失进了痛苦的静默中。

这片树林突然让人感觉到冰冷和疏离,我做了个有意识的决定,移回身体。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它,但距离它只有三英尺时,我停了下来,俯看着躺在床上的身体。它是那个主权体垂线的最底端——仅仅是一个点。稠密、低级、笨拙、糊涂,但它却在每个方面看又是壮丽的,因为它被连接着灵魂-心-万物,而in one second,它清楚这一点。

第一〇八章一千美金

朝阳将我唤醒,或者我这样认为,但实际上,是温特斯先生坐在一个椅子上看着我,所以可能是他的临在将我从迷蒙中唤醒。

我稍微将自己身体抬到比手肘高一些。你会将我的椅子弄坏的。我的声音有些嘶哑,但是作为一个刚刚从深度睡眠醒来的人,这可以算是一句相当清醒的评语。

温特斯先生显然没有从我的观察评语里找到幽默感。x,我带给你一个你可能感兴趣的信息,他说。

我在床上坐起来,将腿盘在身下。什么信息?

他举手用食指指着上方。首先,你需要对于打了我下身一拳给我道歉。

我深呼吸一次;这不是我喜欢的早晨醒来的方式。好的,我抱歉打了你。

他以他那标签性的风格,弯曲着手指。

...并且我不会再干了。我屈服了。

我希望那信息是关于阿利森的。

温特斯先生在那个木椅子里动了一下,我认为我刚才的评语要成真了,因为我听到那个椅子为了支撑他的体重开始出声了。

我偶尔听到福尔松医生说你的妻子和孩子搬到土耳其去了。她要跟你离婚。甚至卖了房子。将你的个人物品放在了一个保管箱里。只是认为你应该知道这些。

他缓慢的站起来,在裤子上擦着手上的灰尘。

我已经知道这些了。你是否知道关于阿利森的信息?

你有十分钟吃药和用早餐;否则,如果你让我需要给你将这些端来,我将会让你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都关禁闭。他一言不发的离开了我的房间,但是他让那门开着。我知道他在试图伤害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情绪很好,并且因为那些遂于我而言,都是过时的消息,所以并没有伤得太深。

我散步来到阿利森的房间,期待那极小的概率,就是因为我的恐吓她也许回来了。但是我发现她依然不在。在我往里看之前我就知道她的临在不再这里。那房间跟我昨天看到的一样,只是那消毒气味淡化了。

我四处看着,猜测她能够将那一千美金放在哪里。我打起她床头柜上的台灯,底座上没有。我来打她的洗手间,这里也没有可以藏东西的地方;甚至连唤起孔的网眼,也太狭窄无法将任何东西塞进去,或没有希望取出来。我在她床上躺下,试图想象她会将它藏在哪儿。我检查了她的枕套,但是那里也没有成果。

我站起来,将床垫拉到一侧,察看一两边都没有。不过这看起来像个巨大进展。我记得阿利森告诉我她曾经在自己房间里,藏了很长时间烟,所以她的藏密场所,其大小一定足够放入烟的宽度。那塑料地板有个墙裙,我突然感觉那墙裙正好是承载一根烟的宽度,并且它曲线形的接触地面。我开始顺着她房间的四周寻找,于是

我看到了它，在她洗手间门背后。那里的墙裙被轻微的外卷起来，松动着。我无法将手指伸进去，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什么，于是我确信，那就是一叠钱。

我对着阿利森祈祷了一句，感觉到我的皮肤酥麻，然后我的双肩处涌出一阵颤抖。我有了个计划。

我将那钱放在那里——它在这里比我拿着它，或藏在我房间里安全多了。我拐弯抹角来到食堂，看到温特斯先生在等我。

我正要你去将你锁起来。把它们喝进去。他递给我放着三个纸杯子的托盘。你的早餐在那边。

我顺序喝了它们，每次吞咽都咧嘴，然后将托盘还给他。他检查它们，然后看着我。吞咽。

我吞咽后，根据他的培训张开嘴。

去吃吧。

我迟疑。

你想要什么？温特斯先生问。

假设我能够拿出一千美金，你是否可以安排阿利森回到她房间？

在非常偶然的时候，我看到过温特斯先生笑，但是我没有准备看到他真诚的捧腹大笑。那几乎吓坏了我。

朋友，你是个有趣的精神病，朋友。去吃吧。

我倾身他的方向，将我的声音变成耳语。你瞧，我有那么多钱。如果你能够办到，我就给你十张笔挺的一百美金票子。

温特斯先生靠近我的脸，几乎一英尺以内，然后缓慢的说。你不知晓的是，在你昏睡的时候，我们搜查了你的房间。我们将你房间的每个平方厘米都过了一遍。你什么都没有。他缓慢的收回靠过来的面孔，并一直凝视我的眼睛。去吃吧。

我想起了叔叔的忠告，将主权积分态的符号置于每个举动之前，于是我试着尽我所能地这么去做。我觉得温特斯先生在疑惑着我在干嘛，因为他正不舒服地看着我。他来到饮品吧台旁，抓起我的手臂，将我拉到包着金属皮的橡木桌边，桌上托盘里是凉了的食物，指着这些无辜的食物。"吃掉！马上！"

"我坐坐，"我说。"来吧，你有时间，我们能为此事找出个答案。我知道，在钱的问题上，我一直在叫狼来了，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次我真地有钱，而且不在我的房间，所以你没有找到它。我现在就能带你去拿，只要你承诺，会安排阿利森回到她原来的房间。"

"即使你给我一百万美金，我也无法做到这事。福尔松医生在做所有的决定。护士没有发言权。他推着我坐到椅子上。最后一次，吃。"

"给你一千美金，你能做到什么？"

或许是我的坚持说服了他，我不清楚，但是他坐下了。"该死...看，我或许在晚上能给你安排次十分钟的见面，但只能这样子了。"

她在这里？我兴奋得问。

你给我看看那钱...我就可以安排一个短暂见面。我能够做到的最大努力。

我抓起那蛋糕，快速吃了一口苹果酱。给我来。

当我们来到阿利森房间，我停住了。给我一分钟。

不，我要进来。

不行，那样你就发现她的藏密地点了。

他将我推进去，显然我的计划在开始走向崩溃。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弯腰用手指挖掘那个墙裙，但是我的手指太大了。我无法将手指放入那底下。你是否有螺丝刀或类似的工具？

他弯腰看着那墙裙，仿佛满意的看出，那很像个藏宝处。他在衣袋里摸索，然后递给我一个钥匙。试试这个。

我拿起那钥匙，将它在那个狭窄的地方内扇形的拨动，于是将那叠好的票子碰落在地板上。温特斯莱抓它们，但是我更迅速些拿到了，然后我就退后不让他抓到。

现在，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交易。

你现在的立场不能违反规则。温特斯先生开始缓慢逼我后退，将我困在阿利森房间最内侧的角落里，用他那巨大的框架，阻挡着出口。

我将给你五百美金，然后在我见到阿利森之后再给你五百。好么？

我数出五百钞票，伸出我的手。他拿起它们，数了数，因确认那钱是真的而感到满足，然后将它们塞进衣袋。我有了一定程度的希望。我祈祷他点头并离开。

但接下来，那些弯曲的手指又伸过来了。剩余的。

" 我的提议合情合理。如果你是我怎么做？ "

" 我会杀死自己。 "

他这即刻的回应，无论因着何种原因，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刺痛了我的感情。突然间，我能感觉他是多么脆弱。在这山脉般的皮囊下是一个孩子在哭诉着：我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我跟任何人一样脆弱。我唯一能够期待的，就是他的正义感能以某种方式胜出。

" 下面的话听起来有点怪异，温特斯先生，我真地希望你别往坏处想，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看到他的双眼好奇地望着我。...我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公平地对待我。我唯一需要你作的就是让我拥有这样的待遇。同意我的提议吧。这才公平。这才公平。 "

我看到他眼睛一亮。他理解了，但这并没阻止他径直地走上前来，从我松开的手里夺走剩余的五百美金。

" 我会试试，今晚就安排。 " 说着，温特斯先生将钞票塞进口袋，走出房门去。

我低头望向刚取出钱的那墙裙，看到了一截烟露了出来。我弯下腰去，轻轻地抽出来，拿在手里。这是只半截烟，布满灰尘，那黄褐色的烟丝细碎而松散。我将它塞了回去。这么做时，听到类似纸片的什么摩擦着烟。

我从卫生间抓起一条毛巾，将毛巾角塞进空隙中，带住纸的边缘，拉出了一部分。这样就足够让我用手抓住它了。纸上是一首诗。

他带给我的东西

从未有谁带来过。

一根烟。一个护士。

他来了，那些声音走了

他找到了我弟弟。

还有勉强算是的寿司。

可他带给我的这一切

都比不上那称为希望的东西。
我没有种子没有水没有阳光
可我现在拥有一朵花
在我心里。

第一〇九章48小时

午饭后，我在房间里看电视。我听到了温特斯先生那标签性的脚步声，顺着楼道走来，结束于一个尖锐的敲门声。来访者。福尔松医生叫你。跟我来。

谁是来访者？

你的律师。

我感觉到内脏里一种突如其来的焦虑，不过还是很高兴听到，丹没有放弃我。

当我到达福尔松医生的办公室，温特斯先生护送我进来，告诉我坐下，并关上了门。两分钟后，我听到外面走廊里的接近而来的脚步声。传来耳语声，并且听起来他们在争论。

我能够识别清楚的唯一的一个词，是在哪对话的末尾。那个词就是同意了。

门开了，丹第一个进来，还有跟福尔松医生和一个我没有人出来的人。我拥抱了丹，转向福尔松医生。

所罗门，这是若纳金森，SRC的律师。我们让他来参加你们的面会，因为你说了太多恐吓这个机构的话。我们一般会允许你跟你的律师独自见面，但是因为你过去一周的行为有些... 不合适，所以检认法庭同意我们监视你的第一个面会。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很希望那样，那么在阿彻先生的下一次面会时，你就可以跟他单独见面一个小时。你同意么？

我看到丹正点着头，不过到他脸上能看到受挫的痕迹。

那么，你就在这里观察并聆听？我问。

是的... 并且回答所有你可能遇到的问题。

好，那么让我们从你们为何将阿利森转移到新房间开始。

所罗门，丹打断我，打开一个文件夹，戴上阅读镜。目前，让我们聚焦于直接跟你有关的事情上。他瞥了我一眼，仿佛在说：由我来掌舵。

好的... 我说。

首先，让我们从最新消息开始。我已经对你根据犯罪程序法的强迫入院提出请愿——

那是什么意思？我是个罪犯？

因为在医院里的那个事件，警察来了，并且在当时将你的入院定义为杀人未遂。所以，这里的主任，福尔松医生，就将你记录为，根据犯罪程序法第730的强迫入院。这意味着，你的部分或全部公民权都可以被冻结，这将根据你的行为评估被决定，而这评估必须在你入院的30日内完成。

评估后，就会跟法庭一起填写一张记录，这个记录将定义你的治疗计划和预计入院期间。现在，因为你妻子没有起诉，我就恳请检认法庭将你转为精神健康法，这更适合你的具体状况和历史。

虽然SRC是个私人精神病机构，它也必须遵守纽约州的指针，那就是允许你有打电话，和跟家人沟通，以及得到任何法律帮助的权力。也表示它们必须允许你接待探视者，只要那些探视者能够遵守正常的探视时间和规程。

根据汉得森法官签署的这个特殊命令，这些权力必须立刻被恢复，你们都拿到了副本。丹从他那厚厚的阅读镜片上方看着福尔松医生和金森先生。

那么...我随便什么时间都可以给你或我妻子打电话？我问。

不是任何时间，丹纠正。而是在你可以得到电话使用权的时间里，你必须被允许这个权力，当你一

准确的说，金森先生打断他。你的行为必须符合我们的规程和程序，才能得到对这些权利的访问。拳击我们一个护士的睾丸，就不能让你得到这些权力。

金森先生是个英俊，梳洗整洁的人，穿蓝色的带坎肩三排扣的套服，衬衣纽扣考究，明黄色的名牌领带，那图纹里的满头蛇发的美杜沙在伸头瞪着我。很难不去喜欢他的样子。而我，穿这灰色病号服，显得不太有资格跟他同在一个房间。我想象那蛇发美女看到我恶心的样子。

丹合上了他的文件夹。所罗门，你从进入SRC以来，被关了几次隔离？

三次...我认为。

丹转向福尔松医生。我是否可以拿到你对每一个事件书写的指令？

金森先生倾身跟福尔松医生急促的商谈。福尔松医生明天传给你。

我希望在今天离开之前拿到，丹回答。

我的助手今天休息，福尔松医生说。这不能等到明天么？

不，不能。我等着你给助手打电话，拿到那些文件，或需要我给法官打电话？丹从他西服外套的前胸衣袋里拿出手机。

可能福尔松医生手头没有这些文件。金森在自己椅子上晃动。

你是说他没按照规程？

他很忙...

你们机构目前的入院率是多少？丹问。

这跟你无关。

那么你们的医生-患者比例呢？

这也跟你无关。

福尔松医生，威廉考林是这个机构的患者，正确吗？丹摘下阅读镜，平视着福尔松医生。

再说一遍，这跟你无关。金森先生说。

威廉考林是你们最有名望赞助者其中一位的儿子，她是退休的JP摩根切丝执行官，珍妮弗考林。目前她在担当他们的董事。她的儿子，威廉，被指控三年半前在卡莱尔谋杀自杀者未遂——

你这是要往哪里引导？金森问，他的怒火在上升。

阿利森李，而非桑德拉王，正是原始警察记录中的名字。她是考林先生谋杀未遂的受害者。我的当事人发现，阿利森李在这个机构受到的虐待，跟他本身遭受的待遇非常有关系。

那是谎言！福尔松医生喊叫。

先生，请仔细听我说，丹说。我不希望把那些事挖出来，特别是起诉期限还没有到期，但是我随时将重新打开此案的审理视为可能，将光明带入这个肮脏的交易，这交易让威廉考林——一个暴躁，疯狂的社会名流——入院SRC，而他本来应该在瑞克监狱服役四年，或至少应该在飞逝可罪犯病院被关押。

丹的声音变得异常平静，且坚决。他企图谋杀一个乐团钢琴师，她父亲是个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我的律师事务所可以让那个故事从这里飞向北京...他瞥了一眼自己的劳力士，...在十秒钟之内。

关于那类事，你没有任何证据。那些都是...假设。福尔松医生说。

威廉考林在这里么？

金森倾身，将左右放在福尔松医生右臂上。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好结束这个会见

我不那么认为，丹继续。考林先生在到达这里几周内就离开了，不是么？他目前在某个第三世界国家，品尝着柠檬饮品，而那个差一点被他杀了的女子，却在这里，在你的监视下慢慢死去。

我希望你马上离开，福尔松医生站起来说。这些都是无知的谎言，我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听这些的！

丹站起身来，手指戳着福尔松医生的胸口。放屁！这些不是谎言。我会翻看每一块石头，那怕砂砾那么小的石头，我会将这作为我个人的使命。我会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决不停步，直到吊销你的执照被吊销，关闭这个机构。

丹停下来，坐了回去，他的声音变得出奇的平静。给你点有趣的数据，福尔松医生，38%的精神病医生在吊销执照的一年内就会自杀。你知道这个吗？

你想要什么？金森先生用和缓的声音问，示意福尔松医生坐下来。

我的当事人和阿利森立刻被转定为主动入院患者状态，并且允许他们在48小时内出院。

如果我们都做到了呢？

我们就休战。此后你将再也得不到我们的任何音讯。

如果我写下那些，你会签字放弃追究的誓约么？金森问。

你将那誓约发给我，我读一读。如果合理，我们就签字和解。我向你保证。丹探身向前，将他的名片交给金森先生。

福尔松医生坐下来，看起来老实多了。

我不确定刚才这三分钟，自己是否眨过眼，突然间，我感觉到眼睛的干涩。房间里的能量突然静下来，但刚才这波猛烈的潮涌，将我激荡到眩晕。这一切都真地发生了？我看向丹寻求着一些证实，他的眼里是鼓励的微笑。

难道最残酷的状况真的被一扫而尽了么？

我希望跟我的当事人单独呆几分钟，丹提出，然后就站了起来。

金森先生瞥了福尔松医生一眼，发现他依然还没有转出刚才会议的余波。跟我来。你们可以在过道对面的房间里谈。

我们跟着他来到一个小会议室，有一张桌子，八把椅子。金森先生关上门出去了。

丹跟我站在那里。

你说阿利森被搬走了？丹在听到关门声后立刻问。

是的，他们昨天将她搬到机构的另一个部分去了。

你怎么知道她依然在这里？

我给了温特斯先生一千美金，今天晚上可以见她。

这提醒我了...他又递给我一沓钞票。万一。

感激，我说，我会尽量不讲它们弄丢。

我回头看看门，将声音变成耳语。你认为你是否可以在离开这里前，要求去见阿利森？

我认为我可以要求一切，包括让她回到她原来的房间。她弟弟想在回加州前，再见见她。我带了一个代理人协议，所以我可以让她也签署它。此后我就是她的代言人了。

非常感激。

不客气，所罗门。有那么一天，我会给你讲这整个故事。

关于威廉考林，你发现什么了？

古老的世系。跟金融界和政界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采访了一些他的前女友，那结果很有帮助。我们知道了他被放在SRC只是为了平息那些谋杀未遂的风波。我并没有说他不在这里，但是有谣言说就在他被带到这里的几周后，他就在巴拉圭出现了。当我们从警察那边调查时，线索就变得非常无望。考林这样的家族，将阿利森这样的人看作是必须消灭的对象——危险的存在。他们只是希望他们死掉。

阿利森的世系也非常引人瞩目。过去一千多年里它产生过一些卓越的领袖。

你怎么会了解世系方面的事？听起来不像律师事务通常会关注的事情。

所罗门，我们并非典型的那种律师事务所。他使了个眼风，拿出个手机，递给我。拿着它，以防万一。我很确定，现在他们会对你好多了，但是还是将它藏起来。我所有的号码都在里面，还有光海酒店的电话。

德雅有什么消息么？

有，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行动的了。让我们先把你弄出这个地方，然后再谈论那些。我们会有很多时间的。

好的。

我走前，你还有什么事？丹问。

你见到她时... 告诉阿利森... 我...

我会告诉她，不要担心。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打开门，走过楼道，仿佛这里是归他所有。

第一一〇章 怀亚特

回到我房间后二十分钟内，阿敏医生就来了。她穿着黑西裤套服，紫色条纹胸针，淡藕荷色衬衣。她看起来有些紧张。

考瑞和杰丽在路上... 我每分钟都期待着他们到达。你希望见他们么？

是的... 绝对希望。

那你梳洗一下，然后，你准备好就来我办公室。

迷惑的表情爬上了我的脸。

她指着手腕。你的手牌现在有三楼访问权了，你不再需要护卫了。你变成自愿入院患者了。

我可以走出去了？我问。

你可以，但是让我们以合适的方式处理这事。好么？她快速微笑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

我走近自己的洗手间，洗了脸。我很兴奋见杰丽和考瑞，虽然我的状况不太可自夸。至少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在一两天内就可以被释放了。

我清理干净自己后，就走到电梯队列那里，按了下楼按钮，然后走上去。我按下数字3，用我的新近被赋权的手牌确认，然后电梯就开始下降。一个微笑扩散在了我的脸上。自由是如此相对的概念。

当我到达了三楼，一个年轻女子示意我。你是所罗门透纳？

是...

请跟我来。

她穿着便服，可能是一个管理人员，我不知道。她带我来到一个房间，站在门口一侧，示意我进去。请在这里等待，阿敏医生马上将会来见你。

她关上门，我听到她沿着楼道走去。

我不明白阿敏医生为何要在这样有着又小又暗外窗的房间里见面。房间里侧墙上挂着低垂的帘子，我决定打开它们。结果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窗，另一侧看上去像儿童游戏区的毗邻房间。我所在的房间看上去只有一个目的，观察玻璃另一侧发生的状况——我猜这玻璃窗是块单向的镜子。我能看见一些桌子，有些上面是电脑，有些上面是积木和绘图设备。对侧墙上有块大黑板——从很多方面看，这房间都像个教室。

我环视这个房间，留意到三把高脚圆椅和一张高脚桌，桌上放着个对讲装置。后面有个小酒柜，一盏打光灯散发着20瓦的微弱光线。我走了过去，满心希望里面会有些水。可它是空的，电源都没插。

门开了，福尔松医生冲了进来。我要你立刻离开。马上。

阿敏医生邀请我来这里...

他关上身后的门，可能为了不让可能发生的争执被外面听到。哪怕美国总统请你来这里；我要你回到五楼。

不。我淡定的说出简洁的语言。

你在这里的治疗还未结束。我是这个机构的主任，你需要服从我的决定，否则

否则什么？我的医生请我来这个房间，我就要留在这里，直到有个人用可理解的语调跟我解释我为什么需要离开。

他瞪着我，显然无话可说。

这时，什么东西分散了我的注意力。那是阿敏医生带着杰丽和考瑞走进了游戏室。杰丽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带着白色风帽的粉色T恤。正环顾那个房间，亚麻金的头发从风帽两侧探出来。

考瑞看上去有些分心，怀疑地盯着那面镜子，坐到一把太过矮小的红色塑料椅上。我能看到阿敏医生在说话，但听不到声音。"你们怎么打开声音呢？"我问。出乎我意料，福尔松医生打开了音频信号。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是感觉不太舒服，就说出来，好吗？"

杰丽点了点头。

"你知道为什么来这儿吗？"阿敏医生问。

"你是指外婆告诉我的来这儿的原由，还是我自己知道的来这儿的原由？"

我听到福尔松医生走近了玻璃窗。

杰丽依然站着，仿佛正在试着感知着该坐在哪儿，甚或是否该坐下。她看上去放松又好奇。脸庞活泼又美丽，我内在的每一颗原子都想要拥抱她。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所以为的原因，"阿敏医生微笑着说道。

杰丽一边绕着房间走动着一边说道。"好的，我知道透纳先生在这儿，我知道他需要我的帮助。我相信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你觉得透纳先生需要你那种方式的帮助呢？"

"他很悲伤...他身体里有我妈妈的心脏，你知道这事吗？"

"是的，我知道。你妈妈非常令人感激地捐出了自己的心脏。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很悲伤呢？"

"他在这里。"

在杰丽说出这话时，她径直地看进了我的双眼。我瞄了眼福尔松医生。"她无法看见我，对吧？"

他走到房间后面，关掉一直开着的打光灯，返回到位子上，继续作着沉默的观察者。

"你认为这儿是个悲伤的地方？"阿敏医生问。

"你不觉得吗？"

"我猜可能是吧，但这儿也是个人们能得到治疗的地方。"

"你们会治疗一个没病的人？"杰丽问。

"你不认为透纳先生生病了吗？"

"你是指这里？"她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道。

阿敏医生点点头。

杰丽笑了起来。"你不知道他是谁，对吧？"

"你是指什么？"

杰丽继续绕行在房间里，来到了镜子前，随意地检视着它。她径直走到了福尔松医生跟前，伸出手来，摸到镜玻璃。杰丽开始轻声地哼唱起来，忽略了阿敏医生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是谁...杰丽，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认为他是谁？"

"你认识这个男人吗？"杰丽精准的指着福尔松医生的位置，问道。

"那是面镜子，杰丽，你指的是什么男人？"

"他是个治疗者...可他因治疗别人而疲惫了。他自己需要被治疗。"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看。我看到。我知道。"

阿敏医生瞥了眼考瑞，她耸了耸肩。

杰丽张开嘴来，一阵微弱的颤抖传遍了她的身体。我能从她内里看到一种不同。"你的儿子很好。"

"谁的儿子？"阿敏医生问。

杰丽依然仰视着福尔松医生，他明显地开始颤抖起来。

"他说他知道，当时你无法再做更多了。"

阿敏医生清了清嗓子。"杰丽，你能告诉我，你在跟谁说话吗？"

"他说是时候讲讲他的故事了...他希望你能说出来。如果你这么做了，会修复每一件事的。"

阿敏医生站起身来，走了过去，手臂环住杰丽的肩膀，想要将她轻轻地推离镜子，但杰丽站在原地，继续聚焦于福尔松医生。

" 他希望你宽恕你自己..."

杰丽闭上眼来，左手展放在镜面上，阿敏医生站在她身旁，被她强烈的聚焦所深深吸引住了。

" 将你的手放在这里。" 杰丽说。

福尔松医生泪流满面，依然颤抖着。只见他缓缓地将手放到玻璃上，迟疑地听从了一个七岁孩子的指示。

" 记得那天吗，我们一起放风筝，我的风筝断了线，自己飞走？"

福尔松医生恍惚地点着头。

" 这就是发生的全部；我自己飞走了。不是你弄断了线，是我选择了这样。我选择了它。我需要宽恕你的理由，但我还是宽恕你，因为我知道，这会帮助你宽恕你自己。如果还有什么你能给我的...就是这个。宽恕你自己。"

杰丽睁开眼睛，" 抽开手去。他是个非常好的男孩。我非常喜欢他。"

阿敏医生望着那镜子，表情介于迷惑和焦虑之间。抱歉离开下。

我看着福尔松医生，他各种迹象表明，他被震惊了。你没事吧？

他在懵懂中退后，看着我，目光发散。

我们房间的门，突然打开又关闭了。

发生了什么？阿敏医生问。

我...她...她跟我儿子说话了。刚才他在这里。

我不知道你有个儿子，阿敏医生的声音突然切换成一种警觉的语调。

他死了...在我...我们到被卡罗来纳的一个沙滩露营。我...我睡着了，而我亲爱的怀亚特去游泳，然后一个...一个激流卷走了他。他当时只有八岁...我从来都没有告诉他海里会有激流...我本来因该告诉他的，噢，上帝，我本来应该告诉他的——你必须跟沙滩线平行的游泳，但是我没有告诉过他...我没有教会他。医生崩溃了，跪在地上，失控的哭泣。

阿敏医生跑过去安慰他，将手放在他双肩上，重复着那个全能的安慰用语。没事...没事...没事...

我缓慢的退后，来到门口，安静的打开门。

不要去那里，所罗门。阿敏医生依然留在福尔松医生那里，但是她知道我要去哪里。

为什么？

我希望对杰丽做个评估，如果你去了，那会改变动量的。

对不起，但是我需要见她。我离开时将门回手关上。

第一——章马克笔

通向游戏室的门开着，当我进去时，杰丽开心地尖叫着跑上来拥抱住我。我合上眼睛，任她的头贴放在胸口。能感觉到她那双小手在轻拍着我的后背。这个是欣喜若狂的瞬间。

当我睁开眼睛，发现考瑞正看着我们。" 感谢你带她来。" 我低声说道。

" 她想要见你，" 考瑞微微笑道。

我双手捧起杰丽的脸，凝视进她的眼底。" 感谢你来。"

她对我笑起来，明媚而自然，只有孩子能这样，这时，就仿佛乌云聚集在了她的心智里一般，她突然忧惧地看着我。" 他们要来了。"

" 谁？ "

"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只是感觉到了他们。 "

我环顾四下，什么都没看到。

考瑞看上去也心神不安，站了起身来。

" 你是指那些医生？ " 我问。

" 不， " 她摇头道。 " 这些是... "

这时我看到一下明亮的光爆，仿佛一道裂缝打开来，紧接着又突然关闭了，然后娜姆和博翰站在了我们跟前。娜姆牵着根绳索，像狗一样系着博翰。他看上去情况很糟，满脸血痕，双眼红肿，浑身瘀伤。整个人被打成了浆糊状。另一方面，娜姆则显得雍容华贵，金色的披风裹着件美丽的黑袍。

她狠狠地一脚将博翰踢在地板上。 " 干得好，你找到了他们，你的狗命被饶恕了。 "

娜姆开始围着杰丽和我绕行起来。我双手环城防护姿势抱着杰丽。转过身去看考瑞，但她显然没有觉察正发生的这一切——她的脸冻结在了时间里。

" 好啊，好啊，所罗门。我看到你找到了个小不点朋友。我应该嫉妒吗？ "

我忽略掉她的话，眼睛盯着她，对博翰说道。 " 博翰，我能做些什么？ "

" 对我做... 还是对她？ " 他声音嘶哑地回答道。

" 不妙呀， " 娜姆打断道。 " 你沿途又捡起了个朋友。他正在变得像你一样有用。现在，这个可爱的东西，或许她能大有用处。 "

甚至在娜姆来到我们所处位置的几英尺处时，杰丽依然保持平静。能听到她的呼吸声。我将目光盯着娜姆身上，不确定她要干什么。

娜姆绕着我们走动时，双手始终背在身后，我则始终转动着身体面向着她，所以我们的被背一直没暴露出来。

" 你想干什么？ " 我问。 " 我已经在希望你来的地方，在精神病院里了。你现在又想干什么？ "

" 是什么让你觉得我想从你那儿得到些什么呢？ " 她伸出一只手来，触摸杰丽的金色拉链，我赶紧打掉她的手。

" 别碰她！ "

" 如此精致的必朽生物... 人类。 "

我感觉到杰丽开始颤抖，就抱得更紧了些。

" 为什么你要搜寻我？ " 杰丽问。

" 啊，她说话了？太妙了。终于有些智力的人，问了个值得花费我时间的问题。 "

娜姆虚起眼来看着杰丽。 " 我搜寻你，我亲爱的，是因为你有重要的价值... 你有重要的价值是因为你是连接起现在跟未来的桥梁。你是变异体。是大自然的怪胎。是突变异种。 "

" 现在，我意识到这些词汇在你们的世界不讨人喜欢，但在我的世界，他们被热切期盼着。他们是转变整个种族的手段。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进化论者，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 " 她大笑起来。

" 可是我能看出，你并不懂；你的眼神像所有人类一样呆滞。或许你并没有我想象的早熟... 让我这么说吧，我想要你，因为对于我族类而言，你是危险的。 "

" 我怎么会是危险的？ " 杰丽问。

"我怎么会危险...哼...太有趣了。跟我装纯？你确定那是明智的吗？"

"我在你内里看到的是恐惧，杰丽说。你就像我爷爷农场里的吸血林蚤，当它们吸得太饱了，就会掉到地上，恐惧着被宿主踩到——"

娜姆突然用手指戳向杰丽，道："别以为我无法即刻就地结果了你的命，别动哪怕一秒钟这样的念头。你竟敢这样对我说话？你只是个卑劣的人类小孩——"

"——你所惧怕着的人类小孩。"杰丽即时接完了这个句子。

娜姆的嘴张在那里，仿佛被杰丽偷走了她的话。

"你应该马上离开，"杰丽说。"待在你的世界里。别试图控制这个世界，因为它不属于你。"

娜姆转过脸去，我能看出愤怒正耗尽其沉着，仿佛硫酸泼在了肉体上。"当事情完成时，我会离开这个世界，而你这样的人则已经去了你们的新伊甸园。那时，无论你以为自己处于怎样的安全中，你的基因天赋都将受到考验，被那些执行我的命令的人。"

"她拿着记号笔，"博翰喊道。

"闭嘴，你傻了。"说着，她夺过他手中的棍子，砰地击中了他头部的一侧。

说时迟那时快，我抢过去帮助博翰，尽管我不清楚如何才能对抗娜姆。在她要挥出第二击时，我抓住了棍子，她转过头来看到是我。她的眼睛是金绿色的，愤怒从其中膨胀而出，当她看到我试图介入时，大笑了起来，挥动棍子挣脱出我的双手，向我的袭来。

"什么是记号笔？"我问道，希望博翰足够有意识到回应。

"她能用它来找到——"

"闭嘴！"娜姆对着博翰咆哮道。"闭嘴！"

"她怎么用它？"我问着话继续后撤着。

"她将把它置于你的一——"

娜姆狠命地刺出一只手臂，试图用某种看上去像高科技匕首的东西扎刺我。我往后一闪，勉强脱离了她的所及范围，却一屁股跌坐到几把椅子上。这时，她又以那装置刺向杰丽，割破了她的手肘上侧。这让我彻底失去了控制。我跳起身来，以我全部力气冲向娜姆，她以一种如此奇怪的表情看着我，扬起了一只手，我立刻感觉到时间缓慢了下来。

"再见，所罗门。我得到我想要的了。"她举起那把刀，刀刃上，杰丽的血依然滴落着。她的声音缓慢而不连贯，突然变成异常深沉，仿佛一个机器都模仿她声音的和弦，而她正在耗尽能量。

在一种光和时间扭曲的混合体中，我看着她消失掉了，但是她来时那样在一道闪光中，而是一种慢动作的消失过程。再看向博翰，他已经不见了。我看到杰丽捂着手臂，就赶紧奔向她的方向，但时间减速了，我只得挣扎着去移动，就像在一个所有事物都变得缓慢的梦里。

考瑞开始了移动，我能看到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逐渐知觉到发生了什么。时间恢复着它自己，当周围的一切开始重新获得现实的模样，我也开始感觉到时间和空间的一种均衡。

"发生了什么？"考瑞双手捂着嘴站着。甚至还没有注意到杰丽在流血。

我跑向杰丽。"让我看看，甜心。你还好吧？"

"噢，上帝啊，"考瑞说着冲向杰丽。"发生了什么？发...发生了什么？"

左手肘附近，鲜血浸出了杰丽的白色衣袖。她则镇静地思索着刚才发生的事，但还是处于轻程的惊吓中，身体颤动着。我撕下自己的汗衫，包扎起她的手臂。瞥了眼镜子那边，疑惑着大家都看到了什么。

两个医生都跑了进来，显得很不懂，都主动来查看杰丽的手臂。他们将她带到楼道另一头的诊室，然后福尔松医生给她缝合了伤口。四个大人都围着她，而那场没有被谈论的事件，就像等不及的阴云，悬浮在我们头上方，等待着释放其雨水。

福尔松医生缝合杰丽时，头脑很清晰了，他的双眼依然红肿，但是在他完成这个任务时，他的双手很淡定，我认为我看到他从衣袋里拿出一瓶酒，喝了一口。考瑞在整个过程中非常安静，在杰丽被缝合时，允许我提供者着各种支撑。

伤口总共缝了12针。当绷带终于包好后，所有人沉默地走到福尔松医生的办公室，坐了下来，包括杰丽。

阿敏医生第一个谈及了这个事件，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遥远。"我听到杰丽说了什么他们要来了，于是站起来，看看她说到的是什么。我...我看到一道闪光...几乎...几乎就像一次爆炸，然后就好像你们消失了两秒...或许三秒。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转过头去，看到福尔松医生正看着我所看到的，于是再次看向你们，杰丽就在流血了。发生了什么？你们能解释下吗？"

我在椅子上不安地移动着。"那是一"

"先让杰丽给我们讲吧，"福尔松医生轻拍着我的肩膀，建议道。

杰丽坐在深紫色的皮椅里，双脚无法触到地面。她正穿着件大了她2号的SRC标准配发汗衫一就像我的。她的头发有些乱，但除此之外看上去都非常平静。"这是来自其他次元的实存体。他们不是人类。"

"你是指幽灵什么的？"福尔松医生问。

杰丽轻轻地摇了摇头。"这些是一度被称为这个行星的诸神的存在。"

"你的手臂怎么会这么快就割伤了？"阿敏医生问。"你们只消失了几秒钟。"

"对于你们而言，看上去像几秒钟，"杰丽说。"对于我们而言，那看上去就像是三、四分钟。"

阿敏医生看着我。"这是怎么发生的？"

"娜姆..."我回应道。"...是不可预知的。她能做那些对我们而言看起来就像魔术的事...比如...比如将时间变慢。娜姆有某种高科技刀子...她试图刺杀我，我跌坐到了椅子上，趁我在地上时，她割伤了杰丽。"

"为什么？"阿敏医生和福尔松医生齐声问道。

杰丽开始轻轻地抽鼻子，我站起身来，引她到我椅子边，然后抱到我的膝盖上，双臂环住她。"谈论这事，你会不舒服吗？"我问。

"我会跟你..."

"只有我？"

"他们不会相信我。"

福尔松医生在椅子上倾身过来。"杰丽，你看到了我的儿子，怀亚特。他没有跟你提到的这个实存体在一起吧..."

"噢，没。他是个非常好的男孩。我真地喜欢他。"

福尔松医生坐回椅子上，释然感浮现在他脸上。"当你做那...当你与...与灵们交谈时，你看见他们了吗？"

"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成为记忆部件的东西。我看到你们放飞风筝的经历，就像观看一部电影，你们在一个满是大树的公园里，怀亚特的风筝是条红龙，你的是黄宝石。"

福尔松医生低语出一句话。"太惊人了。"

"她妈妈也是这样，"考瑞说着拍拍杰丽的后背。"或许我们应该走了。你累了，杰丽？"

考瑞，我说，我将会在一两天内出去——

真的？杰丽挺身抬头看着我。你会来看我们么？

是的，我一定去。我将跟你外婆商量安排。

好，这周末？

我尽力。

我本能的感觉到两个医生都很希望继续他们的调查听取，但是杰丽是个七岁女孩，第二天要上学，而我是个自愿患者，一两天后就被释放。所以他们有种遗憾的感觉，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再探索这个，一生中只有一次的离奇经历。

但是一些精彩而激活灵魂的事件，在他们这个不太出色的游戏室里发生了，他们不会很快忘记它的，特别是福尔松医生。

第一一二章六张照片

跟杰丽说再见是艰难的。不只是因为她物理上离开了我；我也担心着娜姆用的那记号笔。杰丽认为她知道娜姆为什么那样做，可我没有机会问她。我唯一知道的是，娜姆说过，她得到了她想要得到的东西。杰丽的血？如果她来将什么放进杰丽的身体里，她应该是说，我做了我来这儿要做的一而非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这一切都令人混乱且不安。

这时我的新手机响了，感激丹的好意。我接电话。喂？

所罗门？

嗯，是我，丹。

只是希望给你个简报。我没有见到阿利森。他们将她转移到一个新机构——哪里？

没事的。我已经跟他们谈了他们将会在今晚七点前，把她带回来。如果她晚了一秒，你给我打电话，好吗？我拿着金森的手机。

好的...

你怎么样...你听起来情绪低落？

杰丽来探视，刚走了。

我理解...丹说。那探视进展如何？

很好...奇异，怪诞，结束于缝合十二针...

什么？

那是个很长的故事，丹。当我从这个地方出去后，我会找个时间跟你谈的。可能我们在某处喝酒。我会给你讲述一切...如果我能讲的出来。

听起来不错，所罗门。我会喜欢的。还有，我告诉金森我希望那个誓约在今天结束前作好，我希望明天就可以签字并成交。我们都需要签署，阿利森也要签——

为什么阿利森？

她才是真正的被害证人。我只是个发言人。你，我也不认为他们会担心你太多。所以，是的，阿利森需要签字。

好的。

誓约签署好之后，你就可以走出去了。听起来不错？

我们俩，对吧？

对...阿利森能走路么？

她将需要一把轮椅。

她的治疗怎么办？

我认识一位护士，我计划雇用她跟阿利森住在一起。

我猜她不是来自SRC的人吧？

她曾经是瓦内莎的保健护士。

哦...好。嘿，所罗门？

嗯？

我给你找了房子。

你什么意思？

你明天出院后，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地方，你可以在那里呆到你找到自己的家。

我停顿，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对我如此的好。这真的感动了我。我当时真的不确定，我是否有能力负担他的费用，而他却单枪匹马的将我从SRC抢夺出来，还顺势将阿利森也带了出来。

所罗门，你在听？

感激，丹。我在。只是被你的好心给感动了。

丹干笑。我曾经告诉过你么，瓦内莎给我父亲装了一大笔钱？

我笑了一下。嗯，你告诉了我，但我不是瓦内莎。

你坐下来了么？

没有...

那就给你自己先找个椅子坐下来吧。

我环视房间，决定我的床就可以了，就坐了下来。好了，我坐下了...

你得到的那六百美金...

嗯？

瓦内莎想到了很多。她在那第一次支付中，只给了你十分之一的金额。我想...不要问我，她怎么知道的...她知道你的妻子将会夺走那钱。目前还有另外的五千万美金，留在一个海外的帐号里，作为留给杰丽的财产，如果你成为了她的监护人，那些钱就会被转到你的名下，作为执行者根据你的决策使用。

被预测的下颚半张事件如实发生。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某种形式的休克传遍了我的全身。

什么？这与其说是个提问，不如说是个复述，丹也知道。

我给你找了个房子，离里斯本不太远，就在圣劳伦河岸边。我在广告上看到那里风景优美。里面有部分家具。我租了一年...给你足够的时间。我已经用邮件给你发了一些照片。你可以自己看看它们。

你们准备好出来时，给我电话，我让驾驶员带你过去。如果你希望那个护士跟你们一起走，我也可以安排。她叫什么？

噢...墨瑞丽护士...卢拉。L-U-E-L-L-A...

收到。瓦内莎提到过她。她知道这些么？

不...

如果她照顾过瓦内莎，她应该知道的差不多，丹说。

所罗门？

...嗯？

这是瓦内莎希望的结果。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对这一切安排满意么？

满意。只是有吃惊，没有别的。

可以理解。好了，我让你自由。看看那些照片，我们回头再聊。好么？

感激，丹。

不客气。一切小心。

你也是。

电话结束了，我打开邮件应用程序。一个信息在等待我，其标题写得很不可思议：是的，调音成功。我打开它，我的大脑没有承载任何期待。

所罗门，

我处于偶然找到了这个。但是我认为你会发现，因为这里离杰丽和她外婆很近，所以方便。希望你喜欢它。

祝好，

丹

一共有六个附件，我用手指触摸那些图标，它们就同时像卡片一样整齐的重叠排列在一起。第一张，是一个宽广的别墅园林，通过两排树木掩映的入口道路，通向一所三层楼的木制别墅，中间三层高，两边都各降低了一层楼。它很大。这不是那种夏季用的小别墅。

第一张图像，是从后部露台拍的，对着那条流经屋后的河流。河上有个岛屿，这河看起来有两百英尺宽，而那岛屿显得很小。我感觉我看到了上面有个码头和小船。

第三张图片是厨房--一个装饰漂亮的美食家类型厨房，那毫无疑问可以增进我本来就很出色的厨艺。

第四张照片是个卧室，仿佛在楼上，因为我看到那窗外的杨树树冠。那里有一张床，也是圆木制的，两个床头柜，但是此外，这个房间就很空旷了。它很宽敞，开放，木制地板，和部分印度图纹的地毯。

第五张图片有些模糊，但是照得是个运动室，有个乒乓球台，泳池桌椅，和各种靠在木制墙壁上的旧弹子机。有一扇玻璃拉门，通向后院，我可以看到一个老式的秋千挂在树上。

第六张图片是客厅，有个巨大的海湾画窗，面对着那条河。那里家具很少，但是在那房子中间，有一台音乐会用钢琴，像斯芬克斯一样，傲立在美丽的黄红相间的波斯地毯上。我不精准的知道为什么，但当我看到它时，双眼充满了泪水。

第一一三章合约

我拿着晚餐会房间，跳过了饮品柜台。我注意到温特斯先生看着我走过他的药品分发器，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不过我可以从他的态度里感觉到一种不满。

当时几乎是下午六点，我坐在卧室里，对着食物托盘，有火鸡，土豆泥和肉酱，一些圆形的胡萝卜，看起来像用清澈的糖水浸泡过。我集中于火鸡和土豆泥。我竟然很饿。

每当我听到楼道里的响动，我的心就停止一下跳动，希望那是阿利森回来了。到了六点四十分，焦急倍增。我将我的托盘送回食堂，看到温特斯先生在清理饮品柜台。我接近时他以某种轻蔑的目光看着我。

没有退款。

什么？

你不能因为桑德拉回到了她房间，就拿回你的钱——那是你的决定，不是我的。今晚我依然计划带你去。

好...她在另一个地方，你计划怎么带我去？

我有车。

不过，我不关心钱，你可以留下它。你知道她几点到这里么？

他的态度突然好了不少。我听到的最新消息是，随时可能到。

好，谢谢。我起步离开。

你明天离开？温特斯先生问。

我想是的。

你跟那个女孩？

计划是那样。

我希望你实现计划，朋友。

也感激...你。

我走回自己房间静候。

7:01我给丹打电话。

嘿，所罗门，我猜阿利森还没有回到那里？

我很担心。我说。你能确认一下她的状态么？

我马上给你回电话。

感激。

我坐在椅子上，拿着手机。我最想做的就是，看到她明天见到我们将住进去的房子时的表情。我祈祷她的安全，那些祈祷词毫无费力的流淌着，直到电话将我打断。

他们在两个小时前遇到了麻烦，所罗门——

什么...什么类型的麻烦。

阿利森试图自杀。她目前正在橙子地区医疗中心的重病观察室。

我的时空突然开始崩潰成浓雾。什么...发生了什么？

她割腕，所罗门。她失血很多，他们在抢救她。我可以在...大约两个小时内赶到那里，如果不堵车，但是那是我的最佳努力了。

我几乎不记得自己跑过楼道，我跑进食堂。温特斯先生，你可以带我去欧润地区医疗中心么？

不，朋友...她要来这里...

我试图平稳呼吸。求你...求你带我去那里。她试图自杀。我需要去。求你。

天...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我举起手机。我律师告诉我的。

好的，等等。

他拿出对讲机。玛丽，你看看是否有人能可以从现在开始，帮我照看五楼两个小时左右？

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回答。

现在。温特斯先生瞥了我一眼说。

我拿出一叠钱。我给钱，我耳语。

他示意我将钱放回去。

嗯，是紧急情况。

好的，感激。

我欠你一次。

温特斯先生看着我。我们走吧。

我跟着他出来，到他车那里，这期间他也给福尔松医生打电话，告诉他这事。开始福尔松医生反对，但是当他听说这了整个故事后，他答应打电话给那医院，得到详细的信息后，回电话通知我们。

我们在州际公路84西路段以八十迈每小时疾驰时，福尔松医生回电话了，温特斯先生将他的声音放在了免提。

他们也不精准的知道发生什么了。好像她得到了一个手术刀或剃刀，在她前臂上划了一个四英寸的口子。

怎么...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她怎么做到那个的？我问。

显然，她并不是很合作，或不想说话。

他们发现了她用过的那个剃刀或她用的工具么？我问。

不知道，但是根据他们告诉我是手术刀或剃刀，表明他们可能不知道。可能一切都快速的发生，他们聚焦于救她的命了吧。

她目前的状态怎么样？我问。

她在恢复，输了两次血，伤口也缝合并包扎好了。她在恢复活力，但是依然不说话。

她选择不说，还是她意识不清？温特斯先生问。

我不确定。

好的，医生，我们在五分钟后到达那里。

我将在十五分钟后到那里，那么我们那里见。

所罗门？

是？

关于阿利森，我很抱歉。我们会作一切我们能做的，我答应你。

感激，我嘟囔。我的大脑麻木。

拜。

拜。

温特斯先生关了电话。

我给丹回电话，给了他最新消息，告诉他先静候。我得到新消息后，会给他回电话。他给光海打电话，安排他来医院。

我们到达医院时，被带到一个急诊室附近的一个房间。阿利森在一个三面由塑料推拉墙壁组成的房间里。技术设备从她床背后的墙壁里伸出来，提供着她的生命数据，温特斯先生将头伸进塑料墙，仔细地看那些数值。ER护士在跟他交谈，我缓慢走近阿利森。她的眼睛紧闭着。她看起来像个人类的孤儿，沉默的忍耐着她那个充满了蜂鸣和闪烁灯光的世界。

她的左臂，手肘下部被包扎着，血痕渗了出来。我将她的手握在我手里，轻抚她额头，抹开她的头发。弯下身来在她耳边低语道。"阿利森，是所罗门，我带了香烟来。"

她轻微地搅动了下。我感觉到她的手在动，就像她在试着攥紧我的手。

"你醒来了吗？"我问。

能看到她嘴动了动，眼帘不易察觉地颤动着。

"你离开了她，我们告诉过你，永远不要...离开她。"她的嘴翻动着，但我有某种感觉，这不是她在说话。这声音刺耳又起伏不定，带着一种不像她的韵律。

"我没有离开她，是她被带离了我。"我低声说道。

"你怎么能让她被带离？那跟你离开她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法子，带着她跟我一起走。我有座房子，我会带她去那儿。我有了位护士来照顾她。她不会再缺失任何东西，包括爱。你们能够将她交在我手里。我会带她离开这里。"

"我们怎么能信任你？"

我停了下来。"我无法说出什么来赋予我的可信性。我是身处低位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你们不需要信任我，"我说。"你们可以陪着她，但你们必须承诺我一件事。"

"什么事？"

"如果你们听到她再次弹奏钢琴，你们必须承诺我，离开她。"

"如果她没弹呢？"

"那你们可以留下来。"

"你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公正的人，尽管没有完全信任你，我们觉得你的建议是适合的。所以，我们接受这条件。"

我感觉到一声轻微叹息从她身上释出，然后她就睡着了。我亲吻她的脸颊，然后继续握着她的手，直到福尔松医生来到。温特斯先生站在外面，仿佛在警卫着一个易碎的房间。我能够听到他们在交谈，但是听不到单词。

突然，阿利森搅动了下，我感觉到什么移入了她的身体。这是最奇怪的体验之一，因为她张开眼来，看向我，可我立刻明白了，那不是她。

"你是谁？"她问。

"我...我是所罗门。"

"噢，许愿者被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你是谁？"我问。

我听到福尔松医生探进头来。"你在跟她说话吗？"

"给我几分钟，好吗？"我说。

他的头退了回去，能听到他跟温特斯先生一起走开了。

"我是你，正对你说话。"

"我不理解..."我坦承道。

"你的使命是被我...我们的手所写下的。我满足了你的愿望，前来见你。"

"为什么以这种方式？为什么通过阿利森？让她休息。"

"使命就像弓所射出的箭，瞄准着以不可预知方式移动着的目标。箭从来不是相同的。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命——每个活着的生物都有着一个不同的使命。可是只存在着唯一的一体性使命。"

她停下来，闭上了眼睛一会儿。"你理解了吗？"

"我想是的..."我答道，"但我不确定自己真地理解了。我感觉到一种奇怪的矛盾情感。我想让这声音离开阿利森，这样她才能休息，可对于有翼昆腾萨穆（量子之和）授予我的愿望而言，这个声音就是其答案。"

"但什么是一体性使命？"我问。

"就是创造出一种潜能，主权积分态意识以其完整表达存在于一个领域内的任何感知性生命形态中的潜能。"

"只是潜能？"

"在自由意志的领域，这就是最高使命。"

"那谁创造了这个最高使命？"我问。

"你"

"我"

"自由意志，想起来了么？"

"不，"我是说，"谁最初创造出这个使命——这个一体性使命的？"

"再次的，我的回答是同样的...你。"

"我怎么能创造了什么却没有相关记忆？"

"就和你做了个梦第二天全忘记了一样。"

"在你的世界，动荡和转变的世界，写下使命的你的那个角色是不可见的。你感觉就像一个演员被给予了错误的剧本，于是你寻找作者，因为你想改变它。你想让它符合幸福的标准，因为那就是你所在世界的圣杯。但当你写下你的使命时，你知道幸福是随着它所对应的绝望和悲伤而起伏涨落的。"

"关键是将那作为一种意识状态的爱带入你的世界，而如果你将主权积分态的潜能保有在你的存在里，那你就只能这么做。而这个使命就是我们...你所写下的。你所遭遇的每一次转折，每一次碰撞，每一次细微的改变，都将你带向这种体认。当你拥有了它，你将发现使得其他人也同样拥有它的方式。"

阿利森正凝望着我，我们周围的技术设备正凝望着我，我感觉整个宇宙正以某种方式俯看着我。这是种怪异的感觉。我的手抚过满是胡须的脸，这提醒了我，过去三个月里，我遭遇到多少的改变。我处于可想象到的最奇异情形下，可我却感觉到一种意识的显露。感觉到一种清晰出现我身上，精准地配合于我的眼睛所见之物。

一个ER护士进入了这个房间，检查着阿利森的生命指标。我看着阿利森的双眼闭上了，我能感知到，我的一个部分，正撤退着模糊进某个地方，长久以来，我一直举着探照灯，在这地方解码着它的世界。

第一一四章完美时刻

阿利森在大约午夜两点，被转移到了另一个房间。她的生命数码在趋向稳定，她不再被认定是个高风险的患者了。福尔松医生和温特斯先生在午夜前后才离开，在福尔松医生走前，他给了我足够的关于阿利森病情进展的新信息，告诉我她的康复进展，从各个角度都是很正向的。

我依然穿着那件灰色的病号服，这让每个可以读懂我拥有着一个精神病机构的会员卡的人，都感到警觉。福尔松医生曾经答应给我一件新衬衣，但是我拒绝了他。那并不是很优先的课题，但是我还是同样的感激了他的好意。

阿利森的弟弟，光海，在福尔松医生和温特斯先生离开后不久，就到了。他非常生气，反复问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她为什么被移动了？我尽最大努力解释那些理由，但是我并不比他更加明白为什么。好消息是，在光海到达前，阿利森的病情已经好转了很多，那就让我的说明显得容易多了。

我看着阿利森，她有时仿佛在做梦，偶尔会说出一两个单词，但是那些词读很模糊，即使我将耳朵贴近她的嘴，也无法听懂。

我在凌晨一点左右，尝试着给乔恩打电话，但是他的电话只是单纯的响铃。没有留言。我试着呼叫马瑞萨，结果一样。我知道他们已经走了，但是我需要试试。也可能他们能够感觉到我的努力，即使没有别的效果。

当我回到阿利森的房间时，光海在跟她聊天，虽然阿利森看起来依然睡着。他用中文说着什么，看到我之后，立刻住口了。

她累了？他问。

我确定她喜欢听你的声音。我说。

他微笑，但是立刻变成皱眉。

她很坚强。她曾经非常坚强...

她会再次坚强起来的。不要担心。

什么时候？他问。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的提问，所以我就没有回答。

我需要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光海突然宣布。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告诉他们，她在未来几天就会被从那个医院发放出来了，她将会跟一个爱她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他将会照顾她。告诉他们她将会住在一个河畔的巨大而美丽的别墅里，我们将会尽可能快的给他们发照片。告诉他们那些...不要提到目前这个。好吗？

他以一种希望相信的目光看着我，但是还有疑问。那都是真的么？

是真的，我说，我的目光聚焦在阿利森紧闭的眼帘上。

你是对的。就该说这些事。感激你。感激你。

光海鞠了几个躬，就走出了那个房间。~

我坐在阿利森床边的椅子上，用手梳理自己的头发，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祈祷。我视觉化了叔叔画的那个奇怪的十字图，于是我听到了试图蠕动的嘴唇的响动。

...我在哪里？

那就是我一直静候着的声音。

我的椅子几乎在她身后，于是我将手放在她的床的一侧，为了不吓着她，我缓慢的移动。我可以如此清晰的看到她的面容，她的搜寻着的目光，在寻觅某种她认

识的事物，寻找某种可以将她拉近到她自己世界里的事物。突然，她的目光找到了我，我可以看到她的灵魂挣脱出来，以闪烁泪水的形态，奔向我。

噢，上帝，所罗门，是你么？她试图伸出手臂，纠缠着她的塑料管子们在限制她的行动，但是我将面孔移向靠近她的位置，让她可以触摸到我。我们的双眼找到了对方，就是这个瞬间，从我的第一次，被哭泣填充的呼吸开始，我所迈过的每一个步伐，都是为了将我放置在这里——到达这个完美的时刻。

第一一章给你

那辆房车真的有些照耀，但是丹坚持说，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舒服的坐进去。那个驾驶员，专用司机，是个高个子带有英国口音的男子，带着高帽，黑制服一非常笔挺。丹坐在前排座位上，面朝后，那个分割玻璃被降下来，他几乎一直看着我们。光海，阿利森和我坐在后排座位，阿利森在中间，对着我们坐的是卢拉，泰勒和考安。

那是个完美的秋日午后，充满了笑声和好朋友之间的聪颖对话。阿利森两个小时后才被医院释放了出来，而目前我们离我们的新家已经很近了。整个旅程，阿利森都拉着我的手，即使在她小睡期间；她也靠在我肩膀上，并继续拉着我的手。

泰勒为我们带来了小吃，那是一些美味的寿司三明治，泰勒这么叫它们。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阿利森喜欢寿司的，但是它们味道像天堂。丹其实是个魔术师——这是泰勒给他的昵称——他安排了所有这一切，让我们集合到一起，在我们的暂新家园里，共同渡过周日，并且为这个房子开光。

丹询问了我们的专署司机后，宣布我们离目的地只有一英里了，并告诉我们，斟满我们的香槟酒杯。他回头问，是否有人想发表最后的祝酒词。

阿利森立刻举起自己的酒杯，她的目光有些顽皮。我想我跟所罗门的第一句对话是，我问他是否会拯救我。我不知道当时这些话来自何处，但是，结果是，那真的是个正确的问题来问这样一个男人。我为所罗门干杯。她转向我。感激你。她靠过来亲吻我。一阵嘎声的和弦和玻璃杯的碰撞声响彻了那辆房车。

不过，在所有人喝香槟前，阿利森加上了另一个祝酒词。我也想为瓦内莎干杯，她，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让所有这一切发生了。为瓦内莎。

为瓦内莎，所有人都和声，然后他们都同时将酒杯送到口边，但是阿利森又摇头。还有一个... 为那个幕后的英雄，他将我们聚拢在一起，让我们都成为新朋友... 他为所罗门和我找到这个新家园... 为丹。我们爱你。

丹曼通红的举杯，然后我们所有人，都用眼角余光，看着阿利森，看她是否还要加上一个祝酒词。她喝了一口，然后我们就跟随她喝起来。

我们突然减速停在了一个沙石路上。

我们到了，丹宣布。

我们顺着院子内的车道转了一个弯，就看到了我们的新家园。那些橡树和榆树几乎没有了叶子，但是直到转最后那个弯之前，房子一直被松树掩映着。它在接近黄昏的午后阳光下闪光，让它披上一抹桔黄色光晕，而我们全都因为它的魅力而目瞪口呆。

我已经给阿利森看过所有的照片了，但是当我们实际的站在实物面前，实相才开始被感觉到，我突然仿佛明白了，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干扰或阻止未来变成当下。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当我们走进我们的新家园时，我看到阿利森的表情明亮了起来。我们的朋友们在观览一楼的厨房和起居室，阿利森却另有目的的走着。我协助她爬上那个通向客厅的短小楼梯，当她看见那个钢琴，就拍了拍我的手臂，放开了我的手。那是她在用这种方式说，等在这里。她不需要任何帮助的走向那钢琴，仿佛在这整个房子里，她只想看的这个。我从那扇巨大的花窗里，可以看到她的部分面影，我感觉她在微笑。

她拉出琴凳，回头看着我，然后带着闪耀的微笑只说了2个字：给你。

我靠在离她大约三十英尺的墙上，闭上我的双眼，聆听着那最美妙的诗意音乐充满我们的家。

第一一六章湖畔

收养文件签署前，杰丽来访问我们的新家。我们的房子已经够大的了，但是还带有一个客人用的单栋别墅，它更像湖畔小屋，一是因为其大小，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它离河岸只有十五英尺。

那天很冷，雨夹雪的小颗粒打在地面，屋顶和树上，那嘈杂的响声仿佛冰雹风暴。劳拉和光海在修理来可用的别墅，那里有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厨房和舒适的客厅，朝向一个露台，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妙无比的河流风景，那条河以一种无法描述的平静，缓缓的从这里流过。

考瑞和杰丽按时到达了。隆勒的农场里这里只有十分钟车程。我跑到门口，兴奋的请他们进来。

哇塞，它可真大！杰丽拥抱我之后说到。

嗯，是的。我回答。我过一会儿带你到处看看。

我拥抱了考瑞，让他们跟着我来到厨房。让我给你介绍阿利森。阿利森，这是杰丽和她外婆，考瑞。

阿利森带这个围裙，在准备午餐。她依然骨瘦如柴，不过她的体力在稳定的恢复，她的手臂像方舟一样打开着，杰丽就走了进去。

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传说。他们俩拥抱，考瑞和我目光相遇而微笑。

你们是否可以帮我准备午饭？阿利森问。我想要一个帮手...

我本来计划带他们看看房子，我说，不过我让杰丽决定。

我想留下来帮忙。我可以回头再看。杰丽说。

阿利森走到考瑞这里，拥抱她。也很高兴见到你。

感激你邀请我们过来，考瑞说。

我将带你转转，我说，咱们让这两个火头军作午餐...

杰丽，你记得卢拉么？

当然。

我来到厨房墙上的内线对讲筒那里，按下一个按钮。卢拉？

几秒钟后。嘿，所罗门，怎么了？

来人了，大约四英尺半高，金发，看起来非常像个天使...

杰丽！卢拉几乎喊叫着。

杰丽来到话筒这里。嘿，卢拉。

我马上过去...你欠我一个巨大拥抱。

好的，杰丽嬉笑着说。

我拉住考瑞的手臂，将她带出了厨房。该是你的观览游时间了。

我们走上楼，来到客厅。

杰丽的手臂怎么样？

在治愈途中，但是留下了一个难堪的伤疤，不过她看起来不错。只有还有些僵硬，没有别的了。阿利森怎么样？她手臂怎么样？

那个伤口很深。她的坐标定位有些问题——手臂的影响，但是伤口本身恢复得很好。卢拉帮助很大。

卢拉住在这里？

对，我们有个客房——其实是别墅...但是它很好。魅力的河畔风景。过来到窗户这边，你就可以看见它。

我们走过那钢琴，我指着那个客房，被一簇光秃秃的杨树部分掩藏着。我们在那里有个多余的卧室，考瑞。我拉她停下来，将手放在她肩膀上。考瑞，你应该把那个农场卖掉了。来这里跟我们住吧。

她瞥了我一眼，稍微有些惊诧于我的邀请。感激你的好意，所罗门，但是我想旅行去。我被束缚在一个农场里，几乎四十年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天天只看着那河流。我知道杰丽会在这里成为好帮手...我流浪的时间到了。我将会把农场卖给杰森的家族。他们希望留下它，我会卖很多钱...嗯...我可以用来全球旅行，并且在旅行过的不错。可能当我回来时，我会接受你的邀请，如果它依然有效。她微笑。

太好了，我为你高兴。我不知道你想旅行。如果你需要任何什么，就告诉我们。好吗？

好的。

我把杰丽的东西都放在车里了，考瑞说。你希望现在把它们拿进来么？

中止观览？我快速朝她微笑。来吧，我给你看看杰丽的卧室，然后再去拿她的东西。

我们走到卧室，谈论着考瑞的旅行计划，她决定先去看布拉格，因为她家族的起源在那里。我能够感觉到她因为生命的这样新展开而兴奋着。她就是我的养母，正如杰丽是我的养女一样，我对考瑞的爱也别无二致。

我们公进了美妙的午餐，充满欢笑和佳肴。杰丽真的很喜欢光海，特别是当她听说他是个为国际宇宙空间站发明一个有用机器人的主要成员，而这个机器人将会事实上负责运营在地球外空间里的整个复杂的空间站。

午饭后，杰丽跟我出去到考瑞的车那里，将她的东西拿了进来，那包括两箱子衣服，和一些大盒子，她声称什物。

你喜欢自己的新卧室么？我问她。

嗯，非常。

你可以将它改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可以养些植物，甚至可以换床上用品...我们将会允许你做任何你喜欢的事。

我是否可以涂画？

当然，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那就是我想做的。杰丽说。

好的，我们将会去工具店，只要我们在附近找到一个...我们都笑了。

那是个完美的日子。考瑞一直到三点才走。我送她走时有很伤感，但是她承诺说她会每隔几天都来看我们，直到她展开翅膀，转型为一个旅行者飞走。

她走后，我跟阿利森和杰丽走到河畔。杰丽看到那河水很兴奋，并且立刻开始寻找打水漂的石子跳跳。她顺着河畔找到了一些，然后很快将它们带回来给我们。她找到了五个跳跳，给了我们一人一个，她自己留了三个——我注意到这是她的特质。阿利森揉了揉手臂，将她的给了我，于是我有两个了。

我滑下河岸，现在跟水平平行，竭力跟我开始打水漂，数着它们引起的圆圈水纹的个数，比较着我们的成效，逗得阿利森在上面高兴的为我们喝彩。那天很冷，但是雨夹雪已经停了，变成了最精致的雪花，它们如此温柔的飘落下来，仿佛诸神之吻。

杰丽递给我一个石子，指着下游。顺流扔出去，它会跳得更远。

也许是因为那块石头的理想形状，完美的重量，和恰到好处的光滑度，也许是因为她的建议很有智慧，总之我们看着那块石头，飘飞在水面上跳了如此多次，我们竟然数不过来了，后来它终于缓慢减速，被河流吞噬了。

后记

天色很黑。深夜——也或许是凌晨。这间卧室很宽敞。一个年少的女孩香甜地酣睡着，她的灵魂身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一名女子身着一袭飘逸长袍，头发纯白，皮肤白净，身周带着一种耀眼的光晕，她俯着头以怜爱的眼神看着那女孩。女孩的手臂被这位女子抽出毯子，一道伤疤显露出来。

这女子伸手探向自己的手臂，拉出一些看上去像是闪烁光粒子的东西，温柔地抹到女孩的手臂上，女孩的手肘附近的那块伤疤，如同一道融化的白蜡，渐渐消失了。女子俯下身来，亲吻了女孩的前额，把她的手臂掖回毯子下。

女子发现一个什么东西吸引了自己的注意。走得更近去的同时，她身体的光逐渐照亮了墙壁上的一幅未被完成的画作。画面描绘了一条海龙和一名年少女孩悬浮于一片深蓝的深海中。画中的女孩眼睛睁着，而那个海龙看上去正在跟她交流。

这女子合上了自己的双眼，脸庞渐渐平和下来（译注：这半句是意译）。她伸手取了只铅笔，开始画一个女孩的脸庞，画地如此完美无瑕，除了完美这个词，没有办法来描绘。

一旦你体味过飞翔，行走于大地上时，你将永远带着一双转向天空的眼睛，因为你曾到了那里，因为你将一直渴望回到那里。

——莱昂

纳多·达·芬奇

全文完

Quantusum

